

第一章

在天气晴好的下午,里德太太总会带着她的儿女和我到户外去活动。我向来不喜欢在远离居室的地方散步,更何况是在寒冷的冬日午后。我对这种散步一直都很恐惧,因为回家时我的手脚会被冻得麻木了,而且保姆贝茜还要没完没了地训斥我,这实在是没什么意思。再加上身体没有伊丽莎、约翰和乔治亚娜·里德那么好,心里总有一种自卑感。我也就老是巴望着取消散步。

那天上午我们跟往常一样在落光了树叶的灌木林里闲逛了一个多钟头。本以为下午仍要忍受散步的痛苦,可是从午饭时起就开始刮起了凛冽的寒风,一时间厚厚的乌云堆满了天空,暴风卷着雨雪呼啸而来。这样的天气肯定不能外出了,我为此而暗暗高兴。

午饭以后,我们都呆在客厅里。里德太太侧倚在壁炉边的沙发上,她的几个宝贝儿女——伊丽莎、约翰和乔治亚娜围坐在她的身旁。我是不能加入到她们当中的,因为她们对我从不表示欢迎。里德太太说我性格不随和,没有活泼可爱的举止,更没有文雅坦诚的品德,所以她不得不剥夺我享受诸多上等待遇的权利。里德太太似乎曾经表示过她为此而感到遗憾,而且她说,她还没听到贝茜说我的习惯有所改变。

我远远地站在一边问:“贝茜怎么说我啦?”

“简,我可不喜欢你这样总是寻根问底的人。再说,打断大人说话,这样的小孩子实在是很不礼貌的。坐到一边去,不说话也没人把你当哑巴!”

早餐室就在客厅隔壁,尽管不大,却有一个书架。我偷偷地溜了进去,抽了一本插图丰富的书,然后爬到窗台上,像个土耳其人那样盘起腿坐着。为了使自己处于一种类似与世隔绝的境界,我还把红色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我右边的视线被深红色的窗帘遮住了,左边明亮的玻璃窗,保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护着我免受十一月里严寒的伤害 ,又使我不致与外面景物隔绝开来。我一边翻书 ,一边遥望午后的冬景。远处是茫茫的迷雾 ,近处的草坪和灌木则因风吹雨打而显得湿漉漉的。阵阵凄厉的寒风中叫杂着连绵不断的雨雪呼啸而过。

我现在低头看的书是比依克的《英国禽鸟史》。吸引我的是书里丰富精美的插图 ,对这本书的正文我其实没多大兴趣。虽然我还只是个孩子 ,图的说明文字我也走马观花似的浏览一番。里面谈到海鸟经常栖息的地方 ,谈到那儿只有海鸟居住的孤寂的岸石和海岬 ,谈到从最南端的林内斯堡或纳斯直到北角之间的挪威 ,海岸线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许多岛屿——

北冰洋的漩涡 ,在世界尽头

为岛屿的凄冷咆哮

大西洋的波涛

使赫布里底岛风狂雨暴

我也会很留意在书中提到的拉普兰、西伯利亚、斯匹次卑尔根、冰岛和格陵兰荒凉的海岸 ,还有广袤的北极地带——那荒寂深沉、渺无人烟的地区 ,亘古至今的严寒积聚起来的坚硬的冰原是多么晶莹光滑。屹立在汹涌咆哮大海中的礁石 ,搁浅在荒凉的海岸上的破船 ,还有那一弯窥视沉舟的冷月 ,文字说明使这些插图更富有趣味了。

刻着铭文的墓碑 ,凄冷的墓地 ,一扇柴门 ,两株老树 ,被残垣断壁围着的低矮的地面 ,黄昏降临时的一抹新月 ,我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情调。

停在死寂的海面上的两艘船 ,我断定是海上的幽灵。

魔鬼从后面按住窃贼的背包 ,太恐怖了 ,我赶紧翻过了这一页。

这里又是一幅可怕的情景 :长角的魔鬼坐在高高的岩顶上 ,俯视着一群围着绞架的人。

每一幅画都是一个故事 ,当时我的理解力还不发达 ,感情也不怎么健全 ,因此这些画对我而言非常神秘 ,就像贝茜讲的故事一样动人 ,我被它们深深地吸引住了。冬夜 ,贝茜心情好的时候 ,她会 把熨衣桌搬到儿童室的火炉边 ,一边熨衣服 ,一边给围在周围的我们讲一些关于爱情和冒险的故事 ,来满足我们这些爱听故事的孩子。这些故事大多是古代的神话 ,或者是歌谣 ,要不就是来自我后来发现的《帕美拉》和《莫兰伯爵亨利》。

把比依克的书摊在膝上时我感到心满意足 ,至少眼下我快乐无比。我什么都不怕 ,就怕有人来打扰我。偏偏在这时 ,早餐室的门被打开了。

“喂 ! 多愁善感的小姐 !”约翰 · 里德大声喊道。他突然停住了 ,因为他发现屋子里是空的。

“她跑到哪儿去了 ?”他继续喊 ; 丽茜、乔琪 ! (丽茜是伊丽莎的呢称 , 乔琪是乔治亚娜的呢称) 简不在这儿 , 告诉妈妈 , 她出去淋雨去了 , 这个死丫头 !”

“还好把窗帘拉上了。”我这样想 , 心里指望他没有发现我藏身的地方。约翰头脑简单 , 眼神也不好 , 他自己是发现不了的。可是伊丽莎在门口一探头 , 就大声喊道 :

“她在窗台上呢 , 错不了 , 约翰 !”

我赶紧跳下来 , 心里明白约翰要拖我出来了 , 我吓得要死。

“什么事 ?”我不安地问。

“你应该说 ‘您有什么事吗 , 里德少爷 ?’”他回答 ; 我命令你过来 !”他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 , 打个手势让我过去站在他面前。

约翰 · 里德是个年仅十四岁的学生 , 比我大四岁 , 我才十岁 , 他长得又高又胖 , 这一点不太符合他的年龄 ; 肤色灰暗 , 一副病态 , 大脸盘 , 五官粗糙 , 手大脚大 , 四肢发达 ; 吃起饭来狼吞虎咽 , 搞得肝火很旺 , 两眼无神 , 双颊下垂。这时他本该呆在学校 , 可是里德太太却以他身体不好为由 , 把他接回家里呆了两个月了。他的老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迈尔斯先生曾说 ,家里给他送的糕饼甜食太多了 ,不然也不会整天无精打采的。里德太太却听不进这些良言 ,她认为约翰脸色不好是因为用功过度 ,或者是想家了。当然这种理由在里德太太看来是高雅的。

对他的母亲和姐妹 ,约翰不见得有多少感情 ,对我则抱着明显的恶感。他欺负我 ,打我 ,经常如此。一见到他 ,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吓得骨头上的每一块肌肉都痉挛起来 ,手足无措。因为无论他怎样对我 ,我都无处申诉。仆人们不会同情我 ,怕得罪了小主人 ,里德太太则对此充耳不闻。即使约翰·里德经常当着她的面打我骂我 ,她也熟视无睹。当然 ,约翰·里德更多的是背着她打我。

我像从前一样驯服地走到他的面前。他朝我吐舌头 ,足足有三分钟之久。知道他要动手了 ,我不免心中紧张。也不知为什么 ,这当儿我又不禁凝视起他变形的脸来。也许他从我的脸上看出了这层意思 ,二话没说就狠狠地揍了我一拳。我踉跄了一下 ,倒退了两步才站稳。

“我要揍你 ,你跟妈妈说话竟然敢那么无礼 !”他说 ;“你居然还躲在窗帘后 ,你刚才为什么那样盯着我 ?你这个耗子 !”

我现在心里只想着如何捱过随之而来的殴打 ,对于约翰的斥骂 ,我反正习惯了 ,也不想回嘴。

“你在窗帘后干什么 ?”他问。

“看书。”

“让我看看。”

我跑到窗前 ,拿出那本书。

“你没资格拿我的书 ,妈妈说你靠我们养活。你没钱 ,你爸爸没给你留下钱 ,你该讨饭去。你不配和我们上等人的孩子在一起吃住、穿我妈妈买的衣服。今天 ,你竟敢翻我的书 ,我非教训你不可。这些书都是我的 ,过几年连这幢房子也是我的。滚到门口去 ,别碰着镜子和窗子 !”

我按他的教训做了。一开始我没有反应过来 ,直到看到他举起那本书 ,掂了掂 ,然后猛地向我扔来。我才惊呼一声 ,本能地朝旁边一闪。但已经来不及了 ,书打在我身上 ,我跌倒在地上 ,头撞在门上 ,疼得厉害。血流了出来 ,皮磕破了。我心里的恐惧达到了顶点 ,随之而来的却是另外一种情绪。

“你残忍 ,你是个坏孩子 !”我说 ;“你是个杀人犯 ,监工头 ,罗马皇帝 !”

我读过哥尔德斯密斯的《罗马史》 ,知道尼禄、克利古勒的惨无人道。我曾经在心里暗暗将他们同约翰相比较 ,不料这时竟叫了出来。

“什么 ! 什么 !”他喊道 ;“她居然敢这样与我说话 ! 伊丽莎、乔治亚娜 ,你们都听见了吗 ? 让我不告诉妈妈 ,我可得先要——”

他冲过来揪我的头发 ,掐我的脖子。在我眼里 ,他活脱脱就是一个暴君 ,一个杀人狂。几滴血滴进我脖子里 ,我的头疼得厉害。这时 ,剧痛压倒了恐惧 ,我也不知双手在干什么 ,只是发疯似地与他扭打在一起。我脑子里乱成了一团。什么也听不清 ,只知道他不停地骂我“耗子 ! 耗子 !”并不断地大声嚎叫。伊丽莎和乔治亚娜跑上楼去叫里德太太下来 ,后面跟着贝茜和使女阿葆特。他的援军一到 ,我们被拉开了。混战之后 ,我只听有人说 :

“哎哟哟 ,这么野 ,竟敢打约翰少爷 !”

“谁见过这么发脾气的。”

最后是里德太太说话。

“把她关进红房子 !”四只手马上抓住了我 ,把我拖上楼去。

第二章

事实上,我是有点失常。一路上,我不停地反抗,从前可没有过这样的事。这样,贝茜和阿葆特小姐更加讨厌我了。我知道,会有一场奇特的惩罚跟随而来。于是,我像反抗的奴隶一样,在绝望中决心反叛到底。

“扭住她的胳膊,阿葆特小姐,她真像条疯狗。”

“丢人!真丢人!”女仆喊道,“你都干了什么,爱小姐?你竟敢动手打起少爷来了,他是你恩人的孩子,你的小主人啊。”

“主人?他怎么能是我的主人?我难道是佣人吗?”

“你说的什么呀,你还不如我们佣人呢!你什么事都不干,自己养活不了自己。行了,坐下吧,琢磨一下你的臭脾气。”

我被推进了里德太太指定的那间屋子。她们按着我,逼着我坐在一张凳子上。我不禁跳起来,像弹簧一样。不过,我马上又被两双手扭了起来。

“你要再不老实的话,就把你捆起来!”贝茜说,“阿葆特小姐,借你的吊袜带用一下。”

“看到阿葆特小姐开始从腿上解带子,我明白了这其中包含着新的耻辱。我愤怒的情绪冷静了一些。

“别解了,”我喊道,“我不动就是了。”

表明为了不再反抗,我用双手紧紧抓住凳子。

“记住,不要动!”贝茜说。看到我确实顺服了,她才放开我。然后,她和阿葆特小姐抱着胳膊站在那儿阴沉着脸,怀疑地盯着我,似乎怀疑我神经是否正常。

“她以前可没这样闹过。”最后,贝茜回头对女仆说道。

“她一直是这副德性。”对方回答道,“我觉得她太狡猾了,我从没见过,她还这么小就这个样子。太太同意我的看法,我和她谈

过。”

贝茜没有答话，过了一会她冲我说道：

“放明白点，小姐。里德太太养活你是她的仁慈，如果她不让你在这儿住，你就只好去贫民窟了。”

对此，我无话可说。对生活的最初回忆就包含了诸如此类的暗示，这种指责在我听来意义早已模糊，不再新鲜了。只是每听到诸如此类的话，我心里就难过极了。阿葆特小姐也说：

“别以为你和少爷小姐一块生活，就可以与他们平起平坐了。太太领养你只是出于好心与仁慈。你永远两手空空，而他们将来会有很多钱。你得低声下气，委屈求全才成。”

“跟你说这些也是为了你好。”贝茜接着说，语气稍微缓和了一点。“你要学得乖巧一点，做个有用的人，这样还有可能呆下去。要是再这样胡闹任性，里德太太准将你撵出去。”

“再说，”阿葆特小姐说，“上帝会惩罚她的，在她发脾气时要她的命，那时看她去哪儿？好了，贝茜，随她去吧，反正她不会对我有什么好印象。爱小姐，等一会剩下你一个人时，好好祷告一番吧。要是再不改悔，魔鬼会从烟囱里出来抓你的。”

关好门，上了锁，她们走了。

这是个很少有人住进来的方形的房间。除了有几次大批的客人涌到盖茨海德府，以致于不得不动用所有的房间外，我不记得有谁住进去过。然而，这却是整幢房子里最宽敞最豪华的房间。粗大的红木架子床，挂着绛红色的锦缎帐幔，神龛似地摆在中间；两扇很大的窗户，百叶窗永远地关着，半掩在用相同布料做成的窗帘后面；床脚边是张桌子，桌子上铺着红色的台布，地毯也是红色的；墙的颜色则是黄褐色的，稍微有点红，橱子、梳妆台，还有椅子全都是用红木做成的，床上堆着被褥和枕头，盖着马赛布罩，在周围深色陈设的映衬下，白得晃眼；床头还有一张安乐椅，也是白色的，同样地醒目，前面还放着一个脚凳，这样，安乐椅在我眼中像一个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白的宝座。

这儿很少有人进来 ,所以没有生火 ,屋子里阴冷得厉害。它离儿童室又远 ,所以静得怕人。一个人呆在那儿 ,整个屋子就像宫殿般庄严肃穆。女佣人只在星期六进来一次 ,擦掉积在镜子和家具上的一个星期的尘土。里德太太要隔好久才来一次 ,查看一下。橱子里有一个秘密的抽屉 ,里面保存着各种牛皮纸文件、首饰盒 ,还有她亡夫的一帧小像。而红屋子的秘密正在她的这个亡夫身上。它如此神秘 ,以至于虽然富丽堂皇 ,却显得特别空寂。

九年前 ,正是在这间屋子里 ,里德先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殡仪馆的人从这里抬走了他的棺材。从那天起 ,这屋子就回荡着一股哀怨之气 ,因此没有人轻易闯进来。

现在 ,我坐在一张软垫矮凳上 ,照着贝茜和可恶的阿葆特小姐的吩咐 ,一动不动。那张床就耸立在我面前。右边是高大的木柜 ,左边是遮蔽起来的窗子 ,两扇窗子中间是面镜子 ,镜子里映出了大床和屋子里空寂肃穆的景象。四周的壁板黯淡驳杂。过了好久 ,我才敢挪动一下。我站起来 ,心想也不知她们把门锁上没有。走过去一瞧 ,天哪 !真锁上了。牢门也没有这么严实。我恐惧地往回走 ,经过那面镜子时 ,我的目光被镜子里面的东西吸引住了 ,不由自主地仔细望进它的深处。这是个虚幻的世界 ,里面的东西比真实更冷漠 ,更阴暗 ,在我的对面 ,有一个古怪的小家伙 ,拼命瞪着我 ,脸色苍白 ,在死一样的寂静中 ,一双惶恐的眼睛在昏暗里不停地转动 ,闪闪发光 ,像一个真正的幽灵。或者是贝茜晚上讲的故事里的半人半妖的小鬼 ,从沼泽地里或荒草丛生的深谷里钻出来 ,出现在夜行人的面前。我又坐回到矮凳上。

那时虽然很迷信 ,但还没有完全占据我的心灵。我怒气正旺 ,被奴役的反叛情绪依然使我亢奋。如果要我向可怕的现实屈服 ,我得先拼命抑制住自己澎湃的情绪才行。

约翰·里德的野蛮 ,他姐妹的傲慢 ,他母亲对我的厌恶 ,佣人的

偏心，这一切，如同水里的渣滓一般，在我混乱的脑海里翻腾开了。为什么我老受折磨，老受欺侮，老挨骂，总也摆脱不了厄运呢？为什么我总令人讨厌，既使竭力想让人喜欢，也总是白费力气呢？伊丽莎任性自私，却受人尊敬。乔治亚娜给宠坏了，总是挑三拣四，凶狠刻薄，蛮横无礼，大家却都纵容她，原谅她的一切缺点，难道仅仅是因为她的美貌和红润的脸蛋以及金黄色的髻发吗？至于约翰，他胡作非为，扭断鸽子的脖子，弄死小孔雀，放狗去咬羊，乱摘葡萄藤上的果子，偷摘花房里珍贵植物的嫩芽，还叫他妈妈为“老姑娘”，有时还骂她的黑皮肤，虽然他长得和她一样。他从不听她的话，偷偷弄坏她的衣服，可是里德太太仍叫他“心肝宝贝”。没有人有敢违拗他，更不用说惩罚他了。而我虽然谨慎小心，尽量讨好，却从早到晚仍免不了挨骂，说我淘气、讨厌、阴险、鬼头鬼脑。

我被打倒在地后，碰破了头，现在还隐隐作痛，血流不止，约翰揍我，没有人责备他，我只不过让他以后不再干这种事，却遭到了众人的讨伐。

“不公平！真不公平！”我在心底喊道。痛苦刺激着我的理智，使它过早地成熟了，一种力量支持着我。同时，又使我决心采取某种不寻常的举动，来逃脱这种摧残自我的迫害——譬如像逃走，或者，万一走不成的话，就这样绝食饿死。

那个下午本来就很凄凉，可以想象，此时此刻，我是多么惶恐不安啊！脑子里乱成一团，心灵正进行着一场搏斗，它愤恨难平，不断地提出问题——我为什么会活得这样苦？我无法回答。如今，隔了——我不愿说隔了多少年——我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可是，在那时，我心灵的撞击是在怎样的昏暗和蒙昧中进行的啊！

在盖茨海德府，我郁郁寡欢，与别人格格不入。我与里德太太、她的孩子们或者她宠爱的佣人，没有丝毫的相似之处。如果说他们不爱我，说实话，我也一样不爱他们。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异类，在脾气、能力、爱好上，都与他们不同，我一无是处，不会讨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喜欢 ,不能替他们锦上添花 ,我是一个害人虫 ,浑身是刺 ,对他们的行为和见识 ,我充满了鄙夷与愤慨。我无法与他们中任何人友好相处 ,这样的人 ,他们怎会去关心和爱护呢 ? 我知道 ,我很笨 ,天天落落寡欢 ,一点也不像别的小女孩 ,又漂亮又活泼 ,否则的话 ,即使我靠人过活 ,无父无母 ,里德太太也会对我好的 ,她的孩子们也会愿意做我的伙伴 ,对我真诚的 ,佣人们也不敢动不动把我当作替罪羊。

光线渐渐暗下来 ,已经过了四点了 ,阴沉的下午逐渐变成凄清的黄昏。雨仍在不停地敲打着楼上的窗子 ,风在院子后面的树林里呼叫着。随着我身体变得越来越僵硬 ,我的勇气也渐渐消失了。往常的自卑、自我怀疑和无可奈何 ,冰水一样浇在那渐渐熄灭的激情上。人人都说我很坏 ,也许是真的。刚才我想到了死 ,怎么能这样呢 ? 那不是罪过么 ? 我不配死。盖茨海德教堂圣坛下的墓穴真的吸引我吗 ? 据说 ,里德先生就埋在了那儿。我不禁想起他来 ,越想越觉得毛骨悚然。我不记得他长得什么样子 ,只知道他是我亲舅舅 ,和我母亲一母同胞。父母去世后 ,是他收留了我。他死前 ,曾让里德太太发誓 ,把我看作亲生女儿抚养成人。在里德太太看起来 ,她并没有违背这个誓言 ,因为在她的可以容忍的限度里 ,这样待我已经行了。然而我只不过一个外来人 ,绝不是她的亲生儿女 ,甚至也不是他们家里的人。自从我舅舅去世以后 ,我和她就没有什么亲属关系了。而她 ,只是被一个诺言束缚着 ,可以想象 ,当时许这个诺言时 ,她是多么勉强啊。她不喜欢我 ,我与他们都合不来 ,我妨碍了他们的生活 ,我这个陌生人仿佛会永远和他们搅在一起 ,这一定令她非常烦心。这样一个人怎能做我的母亲 ,她又怎会真正喜欢我呢 ?

我忽然产生奇想 ,如果里德先生还在世 ,他一定对我很慈祥。对此我坚信不疑 ,从来没有动摇过。我呆呆地坐在那儿 ,眼睛不时地打量四周。白色的床铺和昏暗的四壁 ,还有那面发着微光的镜

子,这些就像电石火花,不时激起我想起死人的故事。传说死人在九泉之下也惦记着生时别人对他许下的诺言。如果知道有人违背了他们的遗愿,他们会重返人间,惩罚违背诺言的人,为受到虐待的人报仇。我现在正受着不公平的待遇,我是里德先生的外甥女,里德先生不会不管我的。没准儿他会离开教堂的墓地,或者也可能是到天堂地府之类的别的地方,来到这间红屋子里,站在我面前。我停住抽泣,擦干眼泪,四处看看,黑暗中是否有一张光环围绕的脸,以奇异的怜悯看着我。我不敢再哭了,怕我的悲伤会引来一声突然的安慰,我知道这样的声音只能意味着我碰到鬼了。本来,里德先生的出现应该能给我些安慰,但一想到若真的出现这幅情景,我会怕得要命。我使劲儿不去想它,让自己镇定下来。我抬起头,甩开垂在眼前的头发,大着胆子看看四周,周围一片漆黑。突然,墙上亮起一道光,我想着,那是从百叶窗里透过来的月光吗?不过,月光是静止的,而那亮光却在不停地闪动。在我凝视它的时候,它又一下子跃到了天花板上去了,并在那儿不停地晃动。如果是现在,我很快就会想到,这亮光多半是有人穿过草坪时,从他手里的灯笼发出来的。那时我满脑子可怕的念头,神经都快要断裂了。在我眼里,这道亮光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幽灵。我的心跳加速了,头开始发昏,耳朵里充满了声响,我认为是翅膀煽动的声音。在我的身边,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黑暗中活动。我感到四面的墙壁向我压来,我快要窒息了。我无法忍受这种恐惧的折磨,冲到门边,不顾一切地使劲摇晃着门锁。过道里有人跑过来,我听到有人开锁的声音。门开了,贝茜和阿葆特进来了。

“你病了吗爱小姐?”贝茜说。

“多可怕的声音,把人的耳朵都要震聋了!”阿葆特嚷道。

“让我出去,我要去儿童室!”我喊道。

“怎么?你受伤了吗?你看到什么啦?”贝茜追问我。

“我看到一道光,鬼要来了。”我紧紧抓住了贝茜的手,她没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往常那样生气地把手缩回去。

“她是故意这么叫的，”阿葆特厌恶地断言；“她叫得真邪门！她要是疼得要命，那倒可以原谅。可是，她只不过想把我们叫到这儿来。我可看透了她的鬼把戏。”

“怎么回事？”里德太太已在过道里，松开的帽子在不停地飘动，衣服沙沙作响，她边走边用严厉的声音道：“阿葆特、贝茜，我吩咐过你们，把简·爱关在这儿，直到我自己来看她。”

“可她叫得太响了，太太。”贝茜说。

“别管她，”这就是回答。“别抓着贝茜的手，小东西。你别以为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出去了。我最恨说谎的孩子，你别想跟我耍花招，没有用，我必须让你明白这一点。你还得在这儿再待一个小时，直到你完全屈服了，老实了，那时候再放你出来。”

“舅妈，可怜可怜我吧！饶了我吧！我实在受不了了——您换个方法惩罚我吧，我快被吓死了，如果……”

“住嘴，你胡言乱语，真让人恶心。”她心里准是这么想的，毫无疑问。在她心目中，我很会演戏，是个早熟的演员。我被看作一个脾气暴烈、心灵卑鄙、狡诈阴险的混合体了。

里德太太很厌烦我的痛哭流涕，等贝茜和阿葆特退出后，她也不管我伤心到了极点，二话不说，把我猛地朝屋里一推，然后“哐”的一声，锁上门，就急匆匆地走开了。她走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大概我昏迷过去了。这样，在不知不觉中，闹剧结束了。

第三章

我记忆中接下来的一件事是 ,我觉得我在做一场恶梦。睁开眼睛时 ,眼前一片红光 ,一条条又粗又黑的东西在其中横穿而过。有人在我耳边细语 ,声音仿佛在被疾风或激流扯来扯去 ,显得苍白无力。迷迷糊糊中 ,我分不出东南西北 ,惊悸而恐惧 ,精神恍惚。过了一会儿 ,我发现我躺在一个人的怀里 ,我靠着他 ,感到舒服极了。以前从来没有人这么温存地抱过我 ,他让我把头靠在枕头上 ,或者是他的胳膊上。

又过了五分钟 ,那片可怕的红光消散了。我才发现我是睡在自己床上 ,梦中所见的红光是儿童室的炉火发出来的。桌上燃着蜡烛 ,原来已是深夜。贝茜手里端着一个水盆 ,站在床边。还有一位先生 ,坐在我枕头边的椅子上 ,低头俯视着我。

这个陌生人 ,和里德太太没有什么关系 ,也不会是盖茨海德府里的人。有他在我身边 ,我感到很舒畅。我相信有人保护我 ,心也踏实下来。我瞧了瞧贝茜 ,在我心里 ,她远不像阿葆特那么讨厌。我把目光从贝茜身上移开 ,开始打量那位先生。我认识他 ,他是劳埃德先生 ,是个药剂师。佣人们有病时 ,里德太太就请他来。当然 ,如果是她自己或是她的孩子 ,就会请别的医生。

“喂 ,你看我是谁 ?”他问道。

我向他伸出手 ,同时说出了他的名字。“我们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他握住我的手 ,微笑着说。他让我躺下 ,然后吩咐贝茜 ,对我多加照顾 ,夜里千万不能让我再受惊吓。又叮咛了几句 ,说明天还会再来 ,然后走了。我很想让他留下来 ,有他在身边 ,我有一种安全感。他走了 ,我很难过。由于他走时 ,顺手关上了门 ,屋子里顿时昏暗起来。我的心里又压上了沉甸甸的哀伤 ,心绪也消沉下来。

“想睡吗 ,小姐 ?”贝茜温和地问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对她一直很敬畏 ,这少有的温和使我不敢回答 ,生怕一不小心又会使她发起怒来。“我试试看吧。”我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想吃点什么吗?”

“不想 ,谢谢你 ,贝茜。”

“那么我要去睡了 ,已经十二点多了。夜里有什么事 ,你喊我一声。”

这种温和着实让我吃惊!我于是大着胆子问:

“贝茜 ,我怎么了?我病了吗?”

“我看好像是 ,都是在红屋子里哭出来的。不要紧 ,你很快就会好了。”

贝茜回到隔壁的女仆房里 ,对塞拉说:

“塞拉 ,你陪我一块睡吧 ,今晚我可不敢一个人在儿童室里陪着那可怜的孩子 ,她说不定会死的。她昏过去了 ,这真是怪事。可能她真的见到什么了 ,太太也太狠心了。”

塞拉来陪她过夜 ,两个人上床后 ,又嘀咕了半个钟头 ,才慢慢睡去。我隐隐约约听见了几句 ,有点儿明白她们在谈些什么。

“一个穿白衣服的东西从她身边窜过 ,然后便不见了……”,
“一条黑狗跟着他……”门上有人敲门 ,敲了三下……”他的墓上出现一道亮光……”等等。

两个人睡去了 ,炉火和蜡烛也熄灭了 ,我却保持着清醒。我的感官在紧张地运动着 ,感受着四周黑沉沉的夜 ,这种恐惧只有孩子才能感觉到。就这样我在可怕的清醒中度过了这一个漫长的夜晚。

这次事件虽然在我身上没留下长期的疾病 ,却使我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刺激。直到今天 ,一想到此 ,我还心有余悸。是啊 ,里德太太 ,你让我的心灵受到了多大的摧残 ,尝到了多么可怕的痛苦!但是 ,我还是原谅你 ,因为你并不知道你曾经做了些什么。

第二天 ,直到中午 ,我才起来。穿好衣服 ,裹着披巾 ,我坐在儿

童室的壁炉边 ,仍在不停地啜泣。这种心灵的痛苦 ,让我难以忍受。昨天的昏厥 ,使我身体极度虚弱 ,我几乎支持不住了。我刚把泪水拭去 ,不一会儿就又流满了脸颊。里德家的人都不在家 ,他们和里德太太坐马车出去了。没他们在面前 ,我应该高兴才对。阿葆特在另一个屋子里 ,也不在我面前。只有贝茜 ,忙着收拾玩具 ,整理抽屉 ,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现在她对我说话很温柔 ,这有点反常。过惯了挨打受骂的日子的我 ,面对眼前的情景反而有点不习惯了。在我的印象中 ,这应该算得上天堂了。然而 ,也许从前的摧残太严重了 ,我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能让我感到安慰 ,对生活我毫无兴趣。

贝茜从楼下用一个盘子端来一个馅饼。盘子的颜色很鲜艳 ,上面绘着一只极乐鸟 ,栖息在一个花环上 ,花环是用美丽的旋花和玫瑰花做成的。我喜欢这个图案 ,它总是令我赞叹不已。我很想仔细地瞧瞧它 ,有几次我提出想仔细看看 ,却被里德太太拒绝了。他们认为我不但没有这种权利 ,而且也不配。如今 ,这件渴慕已久的瓷器就在我膝上 ,里面还放着诱人的糕点 ,贝茜不断地劝我尝一尝。可是 ,就像许多企盼已久的东西 ,因为姗姗来迟 ,就错过了机会一样 ,贝茜的这番好意落空了。它来得太晚了。我不但难以咽下馅饼 ,而且连图案上鸟儿的羽毛 ,花儿的颜色也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吸引力。贝茜问我要不要看书。提到书这个字 ,我的心暂时兴奋起来。我请她去一趟书房 ,把《格列佛游记》拿来。这本书 ,我读了一遍又一遍 ,我非常喜欢里面的故事。我也相信 ,这些故事全是真实的。我觉得它比神话还有趣。这一想法促使我干了许多荒唐事 ,我曾徒然地在顶花叶和风铃草中间 ,在蘑菇底下和连线草覆盖着的古老墙根下寻找过那些小精灵。我没能找到。我不承认失败 ,只是想 ,这些小精灵大概都逃离了英国 ,到某个树木更加茂密、人口更加稀少的国度去了吧。我也相信有大人国和小人国 ,我想 ,它们一定在地球上某一个地方存在着。因此 ,我一直在心底存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个梦想 ,那就是将来某一天 ,我要做一次长途旅行 ,我要参观一下其中小人国的小小的田野、房舍、树木、小人、小牛、小羊和小鸟 ,还有大人国的森林般的麦田、强壮的猎犬、巨大的猫和塔一样高的男人和女人。然而 ,从前这样的乐趣 ,如今却找不到了。书就在我手里 ,漫不经心地翻着 ,往昔的魅力消失了 ,我觉得它寡淡乏味。所谓的巨人 ,不过是精瘦的魔鬼 ,小人也变成了恶毒的小妖 ,而格列佛只不过是流浪者 ,他身处险境 ,十分孤独和凄凉。我合上书 ,不敢再看下去 ,轻轻将它放在那块还没有动过的馅饼旁。

贝茜收拾完了房间 ,洗了手 ,坐在我身边。她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些零碎的绸缎 ,为乔治亚娜的布娃娃做帽子。这些绸缎很美丽。她一边做一边低声唱 :

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一起去流浪

这首歌我听了不止一遍了 ,也很喜欢。每次听到它 ,都有一种愉快的感觉。贝茜的嗓音很甜润 ,而且在她的音调里 ,总掺杂着一种凄凉与哀伤。有时 ,她做活出神了 ,那歌声就会更加低沉缠绵。尤其是“ 很久很久以前 ”这一句 ,唱得像挽歌里哀伤的调子 ;接着 ,她又唱起了另一首民谣。这才是真正的哀歌 :

我四肢劳累、双脚肿胀

征途漫漫 群山茫茫

看不见月儿泻下清光

暮色四合 ,遮住了游子的方向

为什么让我 ,只身远离家乡

又逼我走向乱石草莽

人心叵测 ,只有天使善良

低低地倾听 ,我的脚步声响

夜风习习地吹拂

天上无云 ,只见星光

那是万能的主
赐予我的安慰与希望
即使我由桥上坠落
桥下是吃人的泥浆
天父的允诺与祝福
我与他都不会遗忘
我有一个信念
无处可投时 ,天堂
是我安息的处所
上帝啊 ,你是我的朋友

“得啦 ,简小姐 ,别哭了 ,”贝茜唱完以后 ,说道。这句话等于没说 ,就像对火说“别烧了” 。不过 ,她又怎能理解我呢 ,她何曾经受过那种可怕的折磨 ?上午 ,劳埃德先生又来了。

“怎么 ,已经起来啦 !”他一进儿童室就说 ;“喂 ,保姆 ,她现在怎么样啊 ?”

贝茜说我很好。

“那她应该快活才对啊 ,可怎么一点儿也不呢 ?简·爱小姐 ,上我这儿来。你叫简 ,对吗 ?”

“是的 ,先生 ,我叫简·爱。”

“噢 ,你在哭吗 ,简·爱小姐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你是不是哪儿疼啊 ?”

“不疼 ,先生。”

“我想大概是为了没能跟太太一起坐马车出去才哭的吧。”贝茜插嘴说。

“不会的 ,她这么大的孩子了 ,不会再闹这种别扭了。”

这是毫无根据的指责 ,我也这么想。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我赶紧反驳说 :“我才不为这事哭呢 ,我从来不的。我最讨厌坐马车出去。我哭是因为我太不幸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哦，小姐。”贝茜说。

我的话把药剂师弄糊涂了。我站在他面前，他两眼直瞪着我。他那灰色的眼睛很小，也不明亮，不过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很锐利。他长得并不漂亮，看上去却很和善。他仔细地打量着我，说道：

“你昨天是怎么病的？”

“她摔倒了。”贝茜又插话说。

“摔倒了？这是小娃娃的事，她这么大了，还不会走路吗？她有八九岁了吧？”

“我让人揍了一顿，”感到自尊心又一次受到伤害，我不顾一切地说，“不过我生病是因为别的事。”我补充了一句。劳埃德先生一边听着一边嗅了嗅鼻烟壶。

就在他把鼻烟壶放回背心口袋时，铃声响了，这是招呼佣人吃饭的。劳埃德先生知道是怎么回事。“在叫你呢，保姆，”他说，“你下去吧，在你回来之前这段时间里，我可以开导一下简小姐。”

盖茨海德府一直执行严格的吃饭制度。贝茜倒不想走，又不能不去，因此她感到踌躇，最后还是去了。

“你生病不是因为摔倒，那是因为什么？”贝茜走后，劳埃德先生问我。

“我被关进了一间屋子里，那间屋子闹鬼。他们把我锁在那里，直到天黑。”

劳埃德先生笑了笑，又皱了皱眉头。“鬼？咳，到底还是一个孩子！你怕鬼么？”

“我怕里德先生的鬼魂，他就死在了那间屋子里。无论是贝茜还是别人，晚上只要能不进去，他们谁也不想进去。把我一个人关在那儿，连一支蜡烛也没有，他们好狠毒啊——太狠毒啦，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胡扯，就为这事你才认为自己不幸吗？现在是白天，你还怕吗？”

“不怕，可是黑夜马上又要回来了，再说——我不快活——非常不快活，还有别的事情。”

“什么别的事，说给我听听好吗？”

我希望我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越详细越好。可是，真要说起来，却又是没有那么容易。孩子的感觉是灵敏的，可是不能分析这种感觉。即使多少能分析一些，也不知如何用语言表达出来。不过，这可是一个机会，或者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机会，错过了这个机会也许我再没有倾诉的时候了。我犹豫了一会儿，就尽力地做了回答，虽然显得空洞无力，却完全真实。

“首先，我父母双亡，也没有兄弟姐妹。”

“你有一位慈祥的舅妈，还有表兄表妹啊。”

我又犹豫了一下，然后大胆地说：

“可约翰·里德把我打倒在地，舅妈又把我关进了红屋子里。”

劳埃德先生又一次掏出了他的鼻烟壶。

“盖茨海德不是一座漂亮的房子吗？”他问道，“住在这儿你不感到幸福吗？这房子富丽堂皇，很有气派呢！”

“这不是我的家，先生，阿葆特说我根本不配在这儿住，还不如一个佣人呢。”

“喂，难道说你想离开这地方吗？那可太傻了。”

“只要有地方去，我很想离开这里。可是，这得等我长大以后，否则，我不可能离开盖茨海德府。”

“有可能——谁知道呢。除了里德太太，你还有别的什么亲戚吗？”

“没有，先生。”

“你父亲那面也没有人了吗？”

“我不知道，我问过里德舅妈，她说我可能还有几个姓爱的穷亲属。对他们的情况，我一点儿不知道。”

“如果真有这样的亲戚，他们很穷，你愿意投靠他们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贫穷不仅在成年人心目中是可怕的,对于孩子更是如此,我一想到褴褛的衣衫、匮乏的食物和无火的炉子,眼前就是一幅凄惨的图景。当时,我还不懂得什么是勤快的工作,也不知道工作和贫穷的关系。只是直觉把贫穷和粗鲁联系在一起,认为贫穷毫无让人尊敬之处。在我看来,贫穷就是堕落的同义词,一旦到那一地步,我的品行必定更加卑劣。

“不,我可不愿做穷人。”我回答道。

“如果他们对你很好,你也不愿意吗?”

我摇摇头。穷人还会对人仁慈,这在我是不可想象的。况且还要我学他们说话,养成他们的习惯,没一点教养。在盖茨海德村子里,我见过穷苦女人,有的在茅屋门口奶孩子或者洗衣服,让我长大了像她们一样,不,我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宁肯降低身份去获得自由。

“你的亲戚真那么穷吗?他们都是工人吗?”

“我不知道。听里德太太说,即使我有亲戚,也准是些穷要饭的,我才不愿意去要饭呢。”

“你愿意上学吗?”

学校,对我来说是个新鲜的词儿,我不大知道学校是怎么回事。贝茜倒提起过,说年轻小姐要套着足枷、系着背板——以保持身体垂直——坐着,举止要非常文雅规矩。尽管约翰恨他的学校,还总是骂他的老师,不过想想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好恶是靠不住的。在来盖茨海德府以前,贝茜曾在另一家人家做过活。通过那家的小姐,贝茜听到过一些关于学校的事情。虽然贝茜谈到的那些训练骇人听闻,不过她说那些小姐都很有本领。她们画的风景和花卉很美,她们会唱歌会弹琴,她们会编织钱袋,她们能翻译法国书,这些都打动了我的心。我很佩服她们的这些成就,而且我还有一个秘密,那就是想和她们较量一下,我不相信我不如她们。再者,进入学校,正是我渴慕已久的长途旅行,将彻底改变环

境 进入新的生活 而且我很乐意与盖茨海德府一刀两断。

我考虑了好半晌 终于做出了决定。

“我想上学。”

“嗯 嗯 谁知会怎样呢？”劳埃德先生站起来 说：“这孩子是该换个地方 换换空气了，”他自言自语又补上了一句：“她神经受到了刺激。”

这时 贝茜吃过饭回来了 同时 一辆马车辚辚地沿着石子路驶进来。

“太太回来了吧 保姆？”劳埃德先生问道：“我走之前 想和她谈一谈。”

他跟着贝茜去了早餐室。从某些迹象上来看 那位药剂师一定向里德太太提了个建议 把我送到学校去。毫无疑问这个建议马上被接受了。我曾听贝茜与阿葆特谈到了这件事。那天晚上 我早早地上了床 她们以为我睡了 说起了悄悄话 阿葆特说 里德太太很高兴 终于摆脱了我 我讨她厌烦。还说我鬼头鬼脑 似乎在监视着每个人 或者在暗中准备着什么阴谋。阿葆特小姐把我当成了谋杀王室的盖伊·福克斯了。可是我才这么大啊！

在阿葆特与贝茜的这次谈话中 我第一次知道了我的父亲是一个穷牧师。他和母亲结婚 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许多人认为母亲这样做降低了身份。我的外祖父更是大发雷霆 他一分钱也没有给她 还和她断绝了父女关系。父亲和母亲结婚以后 父亲一次在访问穷人时染上了斑疹伤寒。当时他所在的那个工业城市正流行这种疾病 又传染给了母亲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他们先后去世了。

贝茜叹了口气 说道：“简小姐真可怜 阿葆特。”

“是啊，”阿葆特回答道：“要是她长得好看一点 这种命运实在能让人怜悯 可是她偏十分遭人讨厌 这小家伙 实在无法让人喜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不太讨人喜欢，”贝茜表示同意；如果是乔治亚娜的话，处在这种情况下，至少会更让人可怜。”

“是啊，我喜欢乔治亚娜。”阿葆特热情奔放，嚷了起来；“小宝贝儿！——长长的髻发，红红的脸蛋，蓝蓝的眼睛，简直像画出来的，太可爱了！——贝茜，晚饭时真想吃一只威尔士兔子！”

“我也是——再加上烤洋葱，好了，我们下楼去吧。”她们走了。

第四章

我的生活从此有了希望。从我跟劳埃德先生的谈话中,从贝茜和阿葆特的言语中,我有可能获得一种变化。而且我相信,这种变化不久就会来临。我默默地盼望着,盼望着我的日子会好起来。然而,几天过去了,几个星期过去了,好消息却一直没有踪影,也没有人再提起过它。我的身体康复了,却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更加隔离的环境。里德太太不时用冷酷的眼光盯着我,却很少与我说话。自从红房子事件后,我和她,还有我和她的孩子之间更加泾渭分明了。这都是她一手造成的。她让我睡在一个特定的屋子里,让我一个人吃饭,不让我跨出儿童室一步,更不让我走进客厅,加入到我的表兄妹的行列。虽然她从未提起送我上学的事,但我看出她不能再容忍我住在这儿,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底下了。我有一种预感,这个变化迟早要来,因为她现在不能看到我,一见到我,眼中的厌恶之情就无法克制,这种情绪比以前厉害多了。

在里德太太的影响下,伊丽莎和乔治亚娜也尽量不和我说话。约翰一见到我,就向我做鬼脸。有一次还想动手动脚,我立刻火冒三丈,曾经爆发过的那种激情一下子在心中熊熊燃烧起来。我怒发冲冠,决心拼死反抗。他一看情势不好,马上一边咒骂一边赶紧逃走了,还说我打破了他的鼻子。说实在话,当时我真想对准那个隆起的部位揍去。他被我的神情或举动吓得丧魂失魄。当时我真想撵着揍他,但已经晚了,他跑到里德太太身边,向她哭诉:“该死的简·爱像疯狗一样向我扑来。”但他的话被粗暴地打断了。

“别提她的名字,约翰。我告诉过你,别靠近她,她不配别人理她,你和你的姐姐再别和她来往。”

我正在楼梯栏杆上趴着,听到这些话,一点也不顾忌自己说了些什么,只是猛地用力喊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们才不配和我来往哩！”

尽管里德太太很胖，听到我这奇特的可怕的宣言，她却一阵风似地跑上楼来，把我拖进儿童室，使劲将我按倒在我的小床上，厉声地恐吓我，以致我这一天都不敢从床上爬起来，或者再多说一句话。

“如果里德舅舅还活着，他会对你怎么说呢？”不自觉中我喊出了这样一句话，连我自己也大吃一惊，怀疑我的舌头出了毛病，因为它并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什么！”里德太太低沉地说，灰色的眼睛里立刻充满了恐惧。她一时手足无措，抓我胳膊的手也松开了，两眼瞪着，仿佛不再相信我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可怕的魔鬼似的。那双冷酷的眼睛在暗示我，一场惩罚已经逃不掉了。

“里德舅舅就在天上，他知道你在做什么，他都能看到你做的一切，还有我爸爸妈妈，他们知道你是怎样把我关了一整天的，知道你希望我死掉。”

里德太太回过神来，她抓住我死命地前后摇晃，然后打了我几个耳光，一句话不说就走掉了。贝茜走过来，训了我足有一个小时，来证实我实在是个坏孩子，在人们抚养的孩子中，我最坏，而且任性。听了这些话，我半信半疑，因为当时我心中确实翻腾着许多坏念头。

十一月、十二月和一月的一半过去了。在欢腾的气氛中，盖茨海德府像往常一样度过了圣诞节和新年。人们互赠礼品，举办各种宴会和晚会。我自然只能冷眼旁观。看伊丽莎和乔治亚娜每天梳妆打扮，看她们穿着薄纱衣服，系着红色腰带，还有一头精致的髻发，然后翩翩若仙地下楼到客厅里去，这是我唯一的乐趣。我能听到楼下弹奏钢琴和竖琴的声音，能听到管事和仆人来回走动的声音，能听到人们用茶点时杯盘的叮当声。听够了这些撩人的声音，我就离开楼梯口，又回到了凄冷寂寞的儿童室。说实在话，并

非我渴望加入到那群人当中。我知道 就是我去 ,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个寂寞的儿童室里 ,虽然有点凄凉 ,但我并不感到痛苦 ,只要贝茜对我好一点 ,能让我和她呆在一起 ,安静地度过这黄昏的时光 ,我就心满意足了。我还到挤满先生和女士的房间里去干什么 ?在那里 ,里德太太会不断地用眼瞪我 ,单是这种眼光我就无法忍受。然而 ,贝茜很难常常待在我的身边 ,她刚替年轻的小姐打扮停当 ,马上就去厨房和管事房里去了 ,那儿都是热闹的所在。我只好一个人呆坐着 ,抱着一个玩具娃娃 ,看着炉火渐渐微弱下去。我不时看看周围 ,蜡烛被贝茜端走了 ,屋子里很黑 ,我不知道有没有比我更邪恶的东西和我作伴。炉中的余烬转成了暗红色 ,是我上床的时候了 ,我使劲解开那些结和带子 ,脱了衣服 ,爬上床去躲避寒冷和黑暗 ,上床时我也不放开我的玩具娃娃。人的心灵总会寻找点寄托 ,我爱这个叫化子般的玩具娃娃 ,在无人可爱的情况下 ,这个玩具娃娃便是我的爱人 ,我的一切 ,从中我获得了一点安慰和乐趣。现在回想起来 ,当初我是多么可笑啊 !就是这个小玩意儿 ,我把它当作有生命的东西去爱。如果睡觉时没有将它搂在睡袍里 ,我就无法入睡。只有它安稳地待在我身边 ,我才觉得快乐 ,我相信它也同样快乐。

我盼望客人离去 ,盼望听到贝茜上楼的声音。时间似乎停滞了。贝茜也偶尔上来一趟 ,找她的顶针或剪刀 ,或者带一块甜面包或奶酪饼给我 ,算作我的晚饭。她坐在床头 ,看着我吃完后 ,就替我掖掖被子 ,并且吻我好几次 ,嘴里一边说道 :“晚安 ,简小姐。”贝茜温柔的时候 ,在我眼里 ,她是最美最善良的 ,我多么希望她永远这样啊 !然而 ,在平常 ,她总把我推来搡去 ,骂我 ,让我干许多本来该她干的活。这种温柔对我来说是得之不易的。她很能干 ,干什么事都利利索索 ,还会讲许多动听的故事。从她讲故事留给我的印象看 ,我认为她就是这样的人。她的长相也相当不错 ,身材苗条 ,乌黑的头发 ,漆黑的眼睛 ,非常端正的五官 ,健康的皮肤 ,如果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些给我留下了好印象。尽管她脾气急躁 ,没有是非观念 ,在盖茨海德所有的人中 ,我还是比较喜欢她的。

一月十五那天 ,大约是早上九点钟。贝茜去楼下吃早饭去了。我的几个表兄妹还没有上他们的妈妈那儿去。伊丽莎戴上帽子 ,穿着暖和的衣服 ,跑到花园去喂鸡了 ,这是她爱干的事情。伊丽莎小姐很有做生意的天才 ,她把鸡蛋卖给管家 和花匠做花根、花种和花枝的生意 ,当然 ,管家和花匠都受到里德太太的暗示 ,花坛上的花儿 ,无论她卖多少 ,他们都得买下。而伊丽莎只要有利可图 ,哪怕卖掉头发她也愿意。她还有攒钱的嗜好。靠卖鸡蛋她攒了一笔钱 ,最初她用一块破布包着 ,藏在隐蔽的角落里 ,只是有几次被仆人发现了 ,这使伊丽莎担心极了。在丢失的危险面前 ,伊丽莎只好屈服了 ,同意交由里德太太保管 ,但利息很高——百分之五十或六十 ,利息一季度结算一次 ,她认真而精确地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乔治亚娜坐在一张高凳上 ,对着镜子梳头发。在顶楼的抽屉里 ,她发现不少假花和掉色的羽毛 ,她把这类东西插了满头。而我在铺自己的床铺 ,在贝茜回来之前 ,我一定得铺好 ,这是贝茜吩咐我的——贝茜把我当作她的下手 ,不停地让我干活 ,比如收拾房间 ,抹抹桌椅等等。我仔细地整理好我的床 ,叠好睡衣 ,然后走到窗台边 ,准备收拾一下窗台 ,因为那儿图画和木偶玩具散乱地摆着。突然 ,乔治亚娜冲我大声嚷嚷 ,不准动她的玩具 ,那些小椅子、小镜子、小盘子、小杯子 ,都属于她的财产 ,我立刻住了手。因为无事可干 ,我便对着窗玻璃哈气 ,窗上凝结了一层霜花 ,哈出的热气融化了霜花 ,上面便有干净的一块地方。再从那儿看庭园 ,一切都笼罩在严寒的威慑下 ,静悄悄的 ,仿佛都冻僵了似的。

站在窗子的后面 ,本来可以看到看门人的小屋和行车道 ,然而霜花挡住了视线。我贴着刚被哈化的一部分 ,就能够瞧见外面的景物。这时大门给打开了 ,一辆马车驶了进来。我心不在焉地瞧着 ,车子辘辘地驶上车道。到盖茨海德的马车经常有 ,可是从来没

送来过我感兴趣的客人。我听到马车停在房子跟前 ,接着有人按门铃 ,然后有人开门请客人进来。这一切都与我无关 ,这时我的注意力被另一样可爱的东西吸引住了。一只知更鸟飞过来 ,落在樱桃树上。这棵树挨着窗子 ,树上光秃秃的。知更鸟一定饿了 ,它叽叽地叫个不停。桌子上还有面包和牛奶 ,是我早饭剩下的。我掰了一口 ,把它弄碎 ,然后推开窗子 ,把面包屑放在外面的窗台上。这时 ,贝茜跑上楼 ,到儿童室招呼我。

“ 简小姐 ,快脱掉围裙。你躲在那儿干什么 ? 早上洗脸没有 ? ”我在回答之前 ,又把窗子推开了一次 ,我撒了些面包屑在窗台上。也撒了些在樱桃树枝上 ,这样鸟儿就能吃上面包了。我将窗户关好 ,然后回答道 :

“ 还没有呢 ,贝茜 ,我刚把房间打扫好。 ”

“ 淘气鬼 ! 你都干了些什么 ? 脸红红的 ,像干了什么坏事。你干嘛开窗子 ? ”

我不想回答 ,再说 ,贝茜匆匆忙忙的 ,也不见得肯听我解释。她把我拖到洗脸架前 ,用肥皂、水和一块粗毛巾将我又搓又洗 ,幸亏时间不长。又帮我梳了梳头 ,解下我的围裙 ,然后催着我下去 ,说有人找我 ,在早餐室等着呢 ! 我还没来得及问问是谁找我 ,里德太太在不在场 ,贝茜就早走了 ,还把儿童室冲我这面的门给关上了。我只好慢慢腾腾走下楼来。快三个月了 ,这段时间里我从没有到过里德太太面前。我呆在儿童室里 ,时间太长了 ,早餐室、客厅对我来说又陌生又可怕 ,我简直不敢进去了。

前面是早餐室的门 ,我站住了 ,两腿不停颤抖。那时候 ,不公平的惩罚使我变成了可悲的胆小鬼。大厅里空荡荡的 ,我一个人站在那儿 ,心里很不平静 ,我既不敢回儿童室 ,也不敢进客厅 ,待了十多分钟 ,我还在犹豫不决。这时 ,早餐室的铃猛地叫起来 ,看样子 ,我不得不进去了。

“ 是谁在找我呢 ? ”我心里一边嘀咕 ,一边去扭门把。门的把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很紧，拧了一两秒钟也没有拧开。“房间里除了里德太太，我会见到谁呢？——是一个男人呢还是一个女人？”门把转动了一下，门开了，我走进去，毕恭毕敬地行了个屈膝礼。猛抬头看到——天哪，是一根黑柱子！是的，那个人穿一身黑，直挺挺地立在地毯上，细长的个子，确实像根柱子。顶端作为柱头的，是一张冷酷的面孔，活像一个雕刻面具。

里德太太坐在炉边——她经常坐在那儿。她对我招手，示意我过去，我照她的话做了。她向那个石像般的陌生人，这样介绍我：“就是这个小姑娘，请你考虑一下。”

那个黑色的柱子活动了一下，慢慢朝我转过头，浓眉下一双灰眼睛，闪着喜欢寻根究底的光芒。他研究了我好一会，接着用低沉的嗓音说：“她个子太小了，有多大了？”

“十岁。”

“这么大啦！”他的话里流露出怀疑。然后又注视我一会儿，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小姑娘？”

“简·爱，先生。”

说话时，我壮着胆抬头看他，发现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的绅士——也许那时我的个头实在太小了。他的五官很大，全身的轮廓显得生硬呆板。

“哦，那么简·爱，你是一个好孩子吗？”

我没有吱声，因为我与我那个小天地里的人格格不入，他们认为我很坏，所以我无法回答。里德太太颇含深意地摇了摇头，算是替我作了回答，然后又说：“这个问题还是别说了，勃洛克赫斯特先生。”

“如此说来，我深感遗憾。我得跟她谈谈。”说着，那根笔直的柱子弯下身来，坐在里德太太对面的扶手椅上。“过来。”他说。

我从地毯上走过去，立正站在他面前。此时，他与我离得很

近 ,几乎紧贴着我的脸了。这是怎样的一张脸啊 ! 大鼻子 ,大嘴巴和大豁牙 !

“ 看到一个孩子很淘气 ,真让人遗憾。”他开始说话 ; 尤其是一个小姑娘 ,更不能淘气。你知道坏人死后到哪儿去吗 ?”

“ 下地狱 !”我不加思索地说 ,这谁都知道 ,我在心里说。

“ 地狱是什么样子你能告诉我吗 ?”

“ 是个火坑。”

“ 你愿不愿意掉进火坑被火烧 ?”

“ 不 ,先生。”

“ 你知道如何才能避免呢 ?”

想了一会 ,我终于回答了。这个回答糟糕透顶 :

“ 我要保持健康 ,不要死掉。”

“ 你怎样保持健康呢 ? 每天都有人死掉 ,许多是比你还小的孩子。就在一两天前 ,我埋掉了一个五岁的孩子——她可真是一个好孩子 ,她的灵魂现在正在天堂玩耍。如果是你死了 ,恐怕就不能这么说了。”

看来他对我疑惑很大 ,我垂下目光 ,看到在地毯上有两只大脚。我叹息了一声 ,心里希望能离他远一些。

“ 但愿这叹息发自你的灵魂深处 ,你为你的恩人带来了很大的烦恼 ,你该为此忏悔才对。”

“ 恩人 ! 恩人 !”我不禁在心里嘀咕 ; 都说里德太太是我的恩人 ,真是这样 ,恩人实在是个贬义词。”

“ 每天早上和晚上 ,你都记得做祷告吗 ?”他继续盘问。

“ 是的 ,先生。”

“ 你读《圣经》吗 ?”

“ 有时读。”

“ 愿意读吗 ? 喜欢读吗 ?”

“ 我喜欢《启示录》、《但以理书》、《创世纪》、《撒母耳记》、《出埃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及记》的一小部分《列王纪》、《历仪志》的一些段落，还有《约伯纪》和《约拿书》。”

“《诗篇》呢，我想你该喜欢的？”

“不，先生。”

“不喜欢？唉，真出乎我的意料！我有一个小男孩，比你还小，已经会背六首赞美诗了。你要问他愿意吃一块姜汁饼干呢，还是要学一首赞美诗？他肯定会说：‘哦，学首赞美诗吧，天使们都唱赞美诗，’他又说：‘我要做一个人间的小天使。’小小年纪就这么虔诚。为此他还得到了两块饼干的奖赏呢。”

“赞美诗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我说。

“这证明你的心不好，你得祈祷上帝给你换一个——换一个纯洁无瑕的心——拿掉你那个石头心，换上有血有肉的心。”

里德太太的话妨碍了我要提的问题，因为我想问问这位先生如何给人换心。她让我坐下，单独与勃洛克赫斯特先生谈话。

“勃洛克赫斯特先生，我说的不错吧。三个星期以前，在我的信中已经给你说过，这个小姑娘需要管教，需要送进洛伍德学校，接受学监和教师的严厉的教育，或许能改变她撒谎的恶习。因此，勃洛克赫斯特先生，如果蒙您把她收进洛伍德学校，我将非常感激，我希望贵校将她培养成我所希望的那样。简，当着你的面说这些话，我是有用心的，为的是不让你再欺骗勃洛克赫斯特先生。”

这就是我害怕里德太太的原因，她不伤害我就无法生活，这成了她天性中的一部分。我恨里德太太，从她那儿我从没得到过快乐。我想讨她的欢心，也努力地去做了，我听话，并且巴结她，然而都失败了。看到了吧，当着陌生人的面，她说出了上面的话，这就是对我的报答，我心如刀绞。我感到，她已经在我未来的生活中，设下了无形的障碍，播下让人嫌恶和摒弃的种子。她这是毁灭我的希望，本来我对未来充满了幻想，谁知我的生活仍是她指定的。如今，在勃洛克赫斯特眼中，我是一个坏孩子，撒谎者，怎样才能让

他改变这种看法呢？

“毫无办法，真的无药可救。”我强忍泪水，眼泪只能表示我的痛苦，我赶紧擦去，也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这确实很糟糕，这么小的年纪就欺骗人，”勃洛克赫斯特先生说，“这和撒谎差不多。凡是撒谎者都要下到火湖里受罪，里面满是火和硫磺。不过请太太放心，我们会将她调教好的，我会向谭波儿小姐和其他教师交代几句的。”

“教育她要用特殊的方式，”我的恩人说，“我希望她成为一个彬彬有礼，有用的人。至于假期，如果方便的话，我看还是让她在洛伍德度过吧。”

“非常明智，太太。”勃洛克赫斯特先生回答道，谦逊非常适合于洛伍德的学生，因为它是每个基督教徒的美德，我特别指示学校要坚持这个宗旨，着重培养学生的容忍谦让。对此，我做过专门研究。我可以举个例子，证明我的研究已经完全成功了。前几天，奥古斯塔，也就是我的二女儿，随她的妈妈去学校参观，回来后就对我说：噢，爸爸，洛伍德的学生看上去真文静朴素，头发梳到耳朵后面，围着长长的围裙，衣服外面还缝了个小麻布口袋——和穷人家的孩子一点没有区别。还有，她们盯着我和妈妈的衣服，似乎从没见过似的。”

“这样很好，我完全赞成，”里德太太说，“只有洛伍德学校的制度最适合简·爱这样的孩子，我怕世界上再没有这样适当的学校了。亲爱的勃洛克赫斯特先生，我是一个主张坚韧的人，在任何事情上，我都这样认为。”

“是的，太太。这是基督教徒的义务，这对于一个虔诚的人很重要。凡是与洛伍德学校有关的机构，也都以此为准则：简单的伙食，朴素的衣服，简陋的设备，勤劳的习惯。”

“我很满意，先生。这样对简·爱的前途是有好处的，她可以在洛伍德当学生，受到教育，并且找到她自己的位置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的，太太。她是一棵精选的植物，在苗圃里将得到特殊照顾。我想，将来她也会为有幸被选中而感激的，这是一种无价的权利。”

“好吧，勃洛克赫斯特先生，我一定尽早把她送去；说实话，抚养她是一个艰巨责任，我巴不得早点摆脱。”

“当然，当然，太太。那么，现在让我祝你早安。一两个星期后我将回到勃洛克赫斯特府，现在，我有一个当副主教的好朋友留住我不放。不过，我会寄个条子给谭波儿小姐的，告诉她又有一个小姑娘要去，那时，收留她一定不会有什么困难了，告辞了。”

“再见，勃洛克赫斯特先生，代我向勃洛克赫斯特太太、小姐、以及少爷问好。”

“好的，太太。小姑娘，这儿有一本《儿童必读》，你可以在祈祷的时候，读读它，尤其是玛莎·吉莱莱那部分，讲的是一个孩子暴死的经过，这都因为她太淘气了，并且还说谎骗人。”

说完，勃洛克赫斯特先生塞给我一本小册子，打铃叫来马车，坐上车走了。

大厅里只剩下我和里德太太。她在做针线活，我默不作声地看着她。就这样在沉默中过了几分钟。在这几分钟里，我仔细打量了一下她的身体和容貌。她大约三十六七岁，很健康，宽肩膀，高个头，四肢发达，身体结实丰满。脸盘很大，下颚十分发达。她的额头很低，下巴又大，又突出，嘴和鼻子相当端正，在淡淡的眉毛下，一双严厉的眼睛熠熠发光，她的皮肤黝黑，没有光泽，头发接近亚麻色。因为身体结实，她从来不生病。她是一个非常精明厉害的管家人，全家老少和所有佣户都受她管制，只有她的女儿有时敢藐视和嘲笑她的威信。她穿戴讲究，而且很有风度，这样，相貌和服饰便相互映衬，相得益彰了。

离她有几码远，我坐在一张凳子上，手里拿着那位先生给的小册子。勃洛克赫斯特先生指明要我特别注意那一章，明明是对我

的警告。刚才的一切 ,里德太太对勃洛克赫斯特先生的谈话 ,在我心里扎了根 ,犹如针刺。他们所说的一切 ,所想的一切 ,我都能体会到。我的心中此时充满了怒火。

里德太太停了活计 ,视线移向我 ,与我的目光撞在了一起。

“ 出去 ,回儿童室去 !”她命令道。也许我的眼神又冒犯了她吧 ,她的语气尽管尽量克制 ,火药味依然很浓 ,我站起来 ,向门口走去。但又返了回来 ,穿过房间 ,走向窗户 ,径直来到她面前。

我有话要说 ,残酷压迫让我忍不住要反击 ,但怎么反击呢 ?我用什么报复我的仇人呢 ?我搜肠刮肚 ,终于说出了这番在心底压抑好久的话 :

“ 我从不骗人。我要会骗人的话 ,我就会对你说我爱你 ,可是我要说 ,我不爱你。除了约翰·里德 ,世上我最恨的就是你了。这本撒谎的书 ,你还是给你的女儿乔治亚娜吧 ,她才爱撒谎哩 ,不是我。”

里德太太的手仍然一动不动地搁在她的活计上 ,只用冰一样的眼光瞪着我。

“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她问道 ,那口气 ,与其说是和一个小孩说话 ,倒不如说是在与一个成年的对手说话。

我厌恶她这样的眼神和声音 ,我浑身发抖 ,无法克制自己。于是我继续说下去 :

“ 我很高兴 ,你不是我的亲戚。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 ,我决不会再叫你一声舅妈 ,长大以后也绝不会来看你。如果有人问我喜欢不喜欢你 ,问你待我怎么样 ,我就说 ,我一想起你就恶心 ,你对我残酷极了。”

“ 你怎么敢这样说话 ,简·爱 !”

“ 我怎么敢 ,里德太太 ?我怎么敢 ?可这是事实 ,你以为我没有感情 ,你没有爱和仁慈也能过 ,我不能。还有 ,你没有一点同情心 ,我到死也忘不了你多么凶狠地把我仍进那间红屋子里 ,把我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里面。无论我怎么祈求：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里德舅妈！你一点不心软。你这么惩罚我，无非是因为你那个坏小子毫无理由地揍我，把我打倒在地。不论谁问我，我都把这个千真万确的事情告诉他，别人都说你是个好女人，其实你很坏，心肠又狠，你才会骗人呢！”

说这番话时，我被抑郁很久的心灵像被解放了一样，一种自由感、胜利感鼓舞着我，我像进入了一个新天地。我看到里德太太双手高高举起，身体发抖，连脸都扭曲了。这是害怕的表现，活计从她的膝头掉了下来，她脸色苍白，几乎要哭了。“简，你错了。你这是怎么了？干吗这样激动？你要喝点水吗？”

“不，里德太太。”

“你想要点什么，简？我敢发誓，我一直很想做你的朋友。”

“你才不呢！你对勃洛克赫斯特先生说，我是个坏孩子，喜欢骗人，喜欢撒谎。我发誓要让洛伍德所有的人知道，你到底是个人什么样的人，你都干了些什么。”

“简，这些事你还不不懂，小孩子应该知错就改。”

“我并没骗人。”我粗声地叫道。

“但你必须得承认，你脾气不好，简。现在回到儿童室去吧。好孩子，躺一会就好了。”

“我不是你的好孩子，也没法躺下，还是马上送我去学校吧，里德太太，我讨厌住在这个地方。”

“是得马上送她去上学。”里德太太低声自语道。然后，收拾起活计，赶紧走出屋去。

现在，我就像一个得胜的将军，独自傲然挺立在战后的战场上，只是独自一人。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恐怕也是我赢得的第一次胜利。我立在刚才勃洛克赫斯特站过的地方，黯然享受着胜利后的孤独。最初，看到里德太太狼狈逃去，我默默地在心里笑了，心里有一丝快意。然而，我狂暴的情绪很快平静下来，心房也开始

像往常一样有条不紊地跳动。我开始后悔刚才鲁莽的举动,我那样与长辈顶嘴,毫无节制地发脾气,对像我这样的孩子并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我觉得我的心情是这样的:刚才,在与里德太太顶嘴时,我的心像那燃烧的原野,大火熊熊,席卷了一切。然而,大火过后,归复平静,荒野上只剩一片焦土,这是多么凄凉啊!这样反省了半个小时,我认为自己的行为过于疯狂了。然而,我遭人迫害,不得不更猛烈地反抗别人,这样的处境不是更加悲凉么?

第一次报复人,我尝到了滋味,像喝酒似的,刚一喝,芬芳甘醇,过后却满嘴苦涩,我有一种中毒的感觉。现在,在我的心中倒真想请里德太太原谅了。出于本能,或者说出于经验,我没有这么做,因为这样只能使她更藐视我。如果这样,我不敢担保我这种天性不会再次爆发。

如果有可能,我真想避免动用这冲动伤人的言辞,而找些别的好方式。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药物,能治疗我的性情,让它平和一点,而不是那样忧郁易怒。我拿起一本书,坐了下来,努力使自己能看进去。书里有几篇阿拉伯故事,本来都是我所喜欢的,然而我的思绪在四处游离,我不明白书中到底讲了些什么。推开早餐室的玻璃门,见树林里无声无息的。地上覆了一层白霜,没有风,也没有阳光。我提起外衣的裙裾,用它蒙住头和胳膊,走出门去,来到林子里的一个僻静处。然而,那静立的林木,落下的杲果,还有秋天遗留下的枯黄的落叶,被风吹成堆,如今又冰冻在一起,这一切又怎能勾起我的兴趣。我斜倚在门上,远眺空荡荡的荒原,那儿只是白茫茫的一片。没有羊,没有小草,也许小草正受着严寒的摧残。这真是个万分阴沉的日子,阴霾的天空,预示着一场大雪就要来了。天上不时飘下几片雪花,落在冰冷的小径和苍茫的草地上,不再融化,我孤独地伫立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低声自语:“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简小姐!”突然我听到一个响亮的呼唤,“你在哪儿,该吃饭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

我听出是贝茜的声音，便站着没理她。一会儿她沿着小路轻轻地走过来。

“你这个淘气鬼！”她说，“我在叫你呢，你干吗不来？”

贝茜的到来，至少比我刚才在心里琢磨的事情让人愉快，尽管她仍是咋咋乎乎的。现在，我才不在乎保姆的发火呢，里德太太的失败，似乎使我的心境开朗了一些。我伸出胳膊搂着她，我不知道她能否感觉到我的喜悦。

“好啦，贝茜，别抱怨了。”

她很喜欢我这个举动。从前，我可从来没有这么大胆过。

“你真古怪，简小姐。”她低头望着我，“你这个孩子，真是个人看不透的小家伙！我想你快去上学了吧？”

我点点头。

“就要离开可怜的贝茜了，你不感到难过吗？”

“你哪会把我放在心上？你总是不停地骂我。”

“你这个小家伙，你该大胆些才是。从前你总是胆小、害羞，这可不好。”

“什么，你想让我挨打呀？”

“胡说八道！不过对你严厉倒是真的。连我妈妈都说，你这样的境地很不好，她可不想让我像你这样。好啦，进去吧，我还有好事要告诉你。”

“骗人的吧，贝茜！”

“傻孩子！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死盯着我干嘛？你的眼神多么忧郁啊！好啦，今天下午太太、小姐和约翰少爷都出去了，听说是吃茶点，你和我喝杯茶怎么样？我叫厨子给你特意烤了块蛋糕。一会儿我们收拾一下你的抽屉，给你打点一下行李。这一两天内，太太就让你离开盖茨海德府了，还同意你挑几件玩具带走。”

“贝茜，你得保证，我走之前别再骂我了。”

“好吧 ,我答应你。不过 ,你要记住 ,不要怕我嘛 ,万一我说话的样子很凶 ,别吓成那样 ,那样才真让人生气哩。你应该做个好姑娘。”

“我不会再怕你 ,贝茜。我对你已经习惯了 ,可是我马上又该怕另外一些人了。”

“你若怕他们 ,他们就会讨厌你了。”

“像你这样吗 ,贝茜 ?”

“我倒不讨厌你 ,小姐。和别人比起来我相信 ,我还是喜欢你的。”

“你从没有表现出来啊。”

“你真厉害 ,你这个小家伙。从前你可不这样 ,你怎么变得这么大胆了 ?”

“我快离开你了 ,再说——”我想说出我和里德太太之间的事 ,转念想了想 ,觉得这事还是不说为妙。

“这么说 ,你很高兴离开我了 ?”

“没有的事 ,贝茜。说心里话 ,这会儿我倒真有点儿难过。”

“这会儿 ?有点儿 ! 我的小姐 ,你这话多令人伤心啊 ,我请你吻我一下 ,你大概也不肯吧 ,你大概又说你不愿意呢。”

“我要吻你 ,我很乐意这么做 ,低下头来。”

贝茜弯下腰 ,我们互相拥抱。然后 ,我们心情愉快地走进屋子。那个下午 ,气氛宁静而和谐。晚上 ,贝茜又给我讲了几个迷人的故事 ,唱了几首她最拿手的歌曲。唉 ,即便像我这样的人 ,生活中也会偶而出现阳光灿烂的时刻 !

第五章

一月十九日早上 ,时钟刚敲过五下 ,我就起床了。赶在贝茜进来之前 ,我已经洗好了脸 ,衣服也快穿好了。这时 ,半个月亮正要沉下去 ,月光从狭小窗户上泻进来 ,照在我的床上。借着清亮的月光 ,我穿好了衣服。今天 ,是我离开盖茨海德府的日子 ,六点钟 ,将有一辆马车从宅门口经过 ,带我到一个陌生遥远的地方去。盖茨海德府里还没有人起来 ,只有贝茜在儿童室里生火 ,给我做早饭。可是 ,我什么也咽不下去 ,想到要出远门旅行 ,我心里很不平静。在这个时候 ,有谁还能吃得下去东西呢 ?贝茜劝我吃几口她准备的热牛奶和面包 ,这番好意却落空了。她只得用纸包几块饼干 ,放在我的袋子里。帮我穿上大衣 ,戴上帽子 ,她自己也裹上披巾 ,然后陪我一起离开了儿童室。经过里德太太的卧室时 ,贝茜问道 :“你不跟太太告别一下吗 ?”

“不用了 ,贝茜。昨天夜里 ,她到过我床前 ,告诉我早上不要去打扰她 ,也不必再打扰我的表兄表妹。她对我说 ,我应该记住她是我的朋友 ,她还要我对别人也这么说 ,我很感激她。这番话是在你去吃晚饭时说的。”

“你怎么回答呢 ,小姐 ?”

“什么也没说 ,我把脸用被子蒙着 ,转过 ,身面朝着墙 ,不理她。”

“这就是你不对了 ,简小姐。”

“做得完全对 ,贝茜。你的这位太太不是我的朋友 ,而是我的敌人。”

“唉 ,简小姐 !可别这么说 !”

“别了 ,盖茨海德 !”穿过走廊 ,走到门口的时候 ,我暗暗叫道。

这时 ,四周昏昏沉沉 ,月亮已经沉下去了。贝茜提着一盏灯走

在前面。开始融化的雪 ,把台阶和石头弄得湿漉漉的 ,映着灯光闪闪烁烁地。我在车道上匆匆地朝前走 ,冬日的清晨阴湿寒冷 ,我的牙齿在不住地打架。一缕灯光从看门人的小屋里漏出来 ,我们走到那儿时 ,看门人的老婆正在生火。前天晚上送出去的我的箱子 ,在门口放着 ,早已用绳子捆好了。还有几分钟六点 ,我和贝茜在看门人的小屋里等着。六点敲过没多久 ,我听到了远处的车轮声 ,知道是马车来了。我来到门口 ,车灯在黑暗中摇晃着飞驰而至。

“她一个人走吗 ?”看门人的老婆问。

“是的。”

“有多远 ?”

“五十英里。”

“太远了 !真是奇怪 ,里德太太怎敢让她一个人走这么远的路。”

这是辆套着四匹马的马车 ,车子顶上也坐满了旅客。马车在门口停下来 ,管车人和马车夫大声叫着 ,将我的箱子托上车顶。我搂着贝茜的脖子 ,一遍又一遍地吻她 ,直到最后终于被人拉开了。

“一定要好好照顾她啊 !”我被马车夫抱上了车 ,耳边听到贝茜在大声向管车人叮嘱。

“没问题 ,放心吧 !”有人在回答。这时 ,车门砰地一声给关上了 ,另一个声音说 :“好啦 !”我们就这样出发了。就这样 ,我离开了贝茜 ,离开了盖茨海德 ,驶向了一个未知的地方 ,那个地方在我眼里遥远而又神秘。

在我的记忆里 ,那一天极其漫长 ,我们似乎走了好几百英里的路 ,穿过了好几座城市 ,最后在一座大城市停下来。旅客们下来稍作歇息 ,到饭店里吃些东西 ,马也被卸了下来 ,管车人把我带到一家客店 ,问我吃不吃东西。我回答说想吃 ,他便把我一个人留在一间大屋子里 ,出去了。我在屋里来回走动 ,看到两头有壁炉 ,从天花板上吊下来一个枝形吊灯 ,屋壁的高处钉了一个陈列架 ,不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大红色的,上面满是乐器。我心里很害怕,总是怕有人进来把我拐走。贝茜讲的人贩子的故事似乎马上会应验在我身上,这使我觉得莫名其妙的恐惧。这样过了很久,管车人终于回来了。我的保护人——管车人在我心目里已俨然成为我的保护人了——把我抱到马车上,他也爬上自己的座位,吹了一声哨子,我们便又沿着勒城的“石子街”前行了。

天气很不好,整个下午都潮乎乎的,远处雾气迷蒙。天又黑了,我突然意识到,盖茨海德真的离我远去了。从离开勒城后我们不再穿越城市,周围的景色变成了苍茫的远山,在地平线上蜿蜒起伏。暮色四合时,我们来到一个山谷。夜幕降临,掩盖了周围的景色,风在黑压压的树林里低声嘶吼着,无休无止。

我在风的催眠曲里睡着了。睡梦中觉得车子猛地一停,我马上就被惊醒了,看见有个女人站在车门边。借着灯光,我发现她的长相和衣服都像一个仆人。

“简·爱小姐在这个车上吗?”她问道。我答应了一声“是”,车门打开了,我被抱了下来,有人拎下我的箱子,马车立即又向前驶去。

长途的旅行,使我精神萎靡不振。坐得太久了,腰酸腿疼,身体都僵了,车马的声音和颠簸弄得我晕头转向。我镇定了一下,发现四周伸手不见五指,只隐隐觉得面前是一堵墙,墙上有一扇门。我的向导领我进去,顺手将门关上,上好了锁。现在我才发现这儿有好多幢房子,勾勾连连,占了好大一片,有几扇窗户里露出灯光。顺着一条宽阔的石子路,我们往前走,脚下尽是肮脏的泥水。进了一扇门,穿过一个过道,那女仆领着我走进一个生火的房间就出去了,只留我一个人呆在那里。

我一边烤冻僵了的双手,一边借炉火的微光打量四周。这是一个客厅,糊着纸的墙壁、地毯、帷幔和光亮的桃花心木家具,虽然都不太奢华,屋子也没有盖茨海德府的客厅宽敞,不过这儿还是非

常舒服的。我正研究一幅画,看它上面画的是什么时候,门开了,有一个人端着蜡烛进来了,她的后面还跟着一个人。

走在前面的是一位高个子的女士,半个身子裹在大披巾里,额头苍白而宽阔,黑头发和眼睛,面色严肃而端庄。

“怎么能让她一个人来,她还这么小,”她把蜡烛放在桌上,细细地看了我一两分钟,对另一个人说:“她显然累了,还是让她马上睡一觉好些。”然后又转向我,把手放在我的肩上问:“你累吗?”

“是的,有一点儿,小姐。”

“一定也饿了吧,米勒小姐,让她吃点晚饭再去睡吧。你是第一次远离父母吧,小姑娘?”

我对她说我父母早就去世了。她又问了问我父母去世多久了,我几岁了,叫什么名字,能不能读书写字,会不会做活计,诸如此类的问题,然后摸摸我的脸颊,说希望我做个好孩子,就让米勒小姐把我领走了。

那位小姐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她大约二十九岁上下的样子,她的嗓音、神情和风度都让我为之倾倒。走在我身边的米勒小姐虽然看着比那位小姐年轻几岁,却显得很普通。脸色虽然还红润,却是一副饱经沧桑的面孔。看样子她是个助理教师,这从她匆匆忙忙的步履和动作可以看出来,好像总有什么事还没做完似的。后来我发现情况果然如此。她领着我,走在这幢不规则的大房子里,一个个小房间,一条条过道,全都寂静无声,多少还有点凄凉。前面是一间大屋子,离老远就听见一片嘈杂的人声。我们走进去,发现这房子又宽又长,两张大板桌放在屋子两头,桌子上都点着蜡烛,四周坐满了九岁、十岁到二十岁年龄不等的女孩子。虽然她们不过八十多个人,在昏黄的灯光下,我却觉得她们的人数多得数不清。她们的衣着古里古怪,全是式样奇特的褐色呢罩衫,还系着长长的麻布围裙。她们正在学习,因为明天要检查功课,所以每个人都很用功。刚才听到的嗡嗡声,就是她们一齐背诵的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音。米勒小姐让我坐下 ,我便选了靠近门边的凳子坐下了。她走到这间屋子的前头 ,喊道 :

“各位班长 ,收拾好课本。”

于是 ,四个高个儿姑娘从座位上站起 ,围着桌子转了一圈 ,把书收好放在一边。米勒小姐又道 :

“各位班长 ,去把饭盘拿进来。”

那几个高个儿姑娘又走了出去 ,不久就返了回来 ,每人端着一个盘子 ,盘子上放着一份份食物 ,我不知道是什么。盘子中央是一壶水和一只杯子。杯子是公用的 ,谁想用就谁用。轮到我的时候 ,我只喝了点水 ,因为我实在有些渴了。不过由于疲惫和激动 ,我还是不想吃什么东西 ,因此我没有动我那份食物。不过 ,我终于看清了 ,那是一张薄薄的燕麦饼 ,分成了好几块。

吃过饭 ,各班在上楼之前 ,又听米勒小姐念了段祈祷文。我实在累坏了 ,也没留心仔细看看卧室是什么样子 ,只觉得屋子的长度和教室差不多。米勒小姐帮我脱下衣服 ,和我睡在一起。睡意朦胧中 ,我看到了一排排的床铺上很快给塞满了。过了一会儿 ,大约有十分钟吧 ,最后一盏灯也灭了。四周静悄悄地 ,漆黑一片。我也很快进入梦乡了。

由于太累 ,那一夜我只醒了一次 ,发现米勒小姐还躺在我身边 ,窗外风雨呼啸 ,接着又睡着了。那一夜过得真快 ,做梦都来不及。宏亮的钟声把我惊醒了 ,发现姑娘们正起床穿衣。外面天灰蒙蒙的 ,屋里亮着一两支灯芯草蜡烛。我勉强爬起来 ,把衣服穿好 ,天真冷 ,冻得我直打哆嗦。因为一只脸盆六个姑娘合用 ,所以我好不容易等脸盆空出来时 ,才匆匆洗了把脸。钟声再次响起 ,大家站成两排纵队 ,走进了教室。教室里灯光昏暗 ,冷的像冰窖一样。米勒小姐念了段祈祷文之后 ,然后大声喊 :

“分班 !”

马上响起了嗡嗡声 ,秩序乱了 ,米勒小姐不断喊道 :“安静 !保

持秩序！”过了好一阵，恢复安静以后，大家面对桌子围成了四个半圆形。每个人手里捧一本书，即使是空着的座位上，也放着一本像是《圣经》的大书。我不知下面要发生些什么事情。这期间，不断有人嗡嗡地说话。米勒小姐从这一班走到那一班，严厉地把这些声音压了下去。

随着钟声又一次响起，进来三位女士，她们在空座位上坐下。米勒小姐也坐在靠近门的第四张空椅子上，周围是一群年龄最小的孩子，我也被安排在其中，坐在最后一个位置上。

开始上课了，我们先背诵祷文，然后念几段经文，接着又朗读了《圣经》中的几个章节。这样大约一个小时过去了，功课做完了，天也大亮了。钟声似乎不知疲倦，如今在敲第四遍。于是大家又排好队，按班级鱼贯进入另一间房子内吃早饭。我早就饥肠辘辘了，前天吃了那么点东西，一直拖延到现在，实在饿坏了。眼看就能吃上东西，我实在高兴。

餐厅很大，里面却很阴暗，或许是因为天花板太低了。说来也怪，两张长桌上的食物，虽然热气腾腾，却无法引起我的食欲。而且我发现，同来吃饭的人，一闻到这股味道，人人都表示出不满意。站在前面的是高年级，这些姑娘在窃窃私语地议论不休。

“真讨厌，又烧糊了。”

“安静点！”突然一个声音叫道，我一看，不是米勒小姐，而是一位高年级教师。只见她板着脸，坐在桌子的上手。她又黑又矮，衣服却很漂亮。另一张桌子的上手坐着一位比较健壮的女士。米勒小姐坐在我那张桌子的下手。我在找昨天晚上接见我的那位小姐，却没有找到，有个老太太坐在另一张桌的下手，长得稀奇古怪，看上去像个外国人，后来才知道，她果然是法语教师。早饭开始之前，大家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又唱了一道赞美诗，之后，仆人给教师们送来茶点，早饭这才开始了。

我又饿又累，食不知味就将我那份粥吃了两匙。肚子里稍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填了点食物后,饥饿感一减轻,我就发现手里的食物实在难以下咽。那怎么算是粥呢,我认为它几乎是烂土豆呢,别说我不想吃,只怕饥饿的胃也不欢迎它哩。我一边用汤匙搅动自己的那份粥,一边观察别人,发现每人都努力地想咽下去,可大多数还是不得不放弃这番努力。就这样早饭算结束了,可是没有人吃这样的早饭。为了这份没进肚的早餐,感谢基督,大家唱了一首赞美诗,然后离开了饭厅,回到了教室。我是最后一个离开饭厅的,走过桌子时,发现一位教师尝了尝粥,然后看了看别的教师,露出不高兴的样子。其中一位,就是长得很健壮的那位,低声自语道:

“做出这样的东西,真恶心!多可耻啊!”

离上课还有十五分钟,似乎这段时间不禁止说话,大家都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因此教室里乱成了一锅粥,每个人都在谈这顿早饭,每个人都大声痛骂,或许这是她们仅有的权利和安慰,这些可怜的人儿。教室里只有米勒小姐,一群姑娘气鼓鼓地围着她,吵吵嚷嚷地在说着什么,勃洛克赫斯特先生的名字不断地被提起。米勒小姐一边听,一边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不过她也没有制止这种言论——无疑,她能体会到这种普遍愤怒的情绪,对此事也深有同感。

钟敲了九下,米勒小姐脱离包围圈,在屋子中央站定,大声喊道:

“静下来,都回到自己座位上去!”

纪律发挥了作用,哄闹开始平静下来,五分钟后,人群开始变得有秩序,喧闹趋向于平息。几位高年级教师按时就座后,我不明白大家在等什么。屋子两侧的板凳上,八十个姑娘整齐地端坐着,一动不动。她们的头发齐刷刷梳向脑后,没有一络鬈发;她们的衣服一式一样,都是褐色的,领子很高,脖子上有一条窄窄的领饰,前襟上系着麻布口袋,很像苏格兰人的钱袋——这是装活计用的。这样的打扮,真让人感到莫明其妙;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每

个人的脚上是乡下制作的有铜扣的鞋子和一双羊毛长袜。在这群人当中,有二十多个年纪大的姑娘,或者不如说年轻妇女,这衣服更不适合她们穿,穿上这身衣服,再美貌的女人也会黯然失色。

我打量着她们,也留意看了看那几位教师——在她们中间我还没发现真正我喜欢的老师。身材粗壮的那位实在粗俗,黑皮肤的那位一脸凶相,那个外国人却让人难以琢磨,米勒小姐满脸沧桑,显然是操劳过度。我的目光从这张脸向那张脸游移,突然,似乎为一根发条带动似的,全校人员同时起立。

发生什么事啦?没听见谁下命令。我的脑子一下子糊涂起来,等我反应过来,大伙又坐了下来。全都将目光集中在一点上。我也顺着看去,只见昨晚接见我的那位小姐,在屋子的那头站着。她扫视了一下两边的姑娘,没有说话。米勒小姐过去问了一个问题,得到回答后,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大声说:

“一班班长,把地球仪拿来!”

一班班长去了,这时候,那位女士慢慢踱到屋子中间,我的目光紧紧跟随着她,我暗暗惊奇,我的产生崇敬的器官为什么这么勤奋,我对她产生的那种崇敬的心情,至今依然保持着。现在是白天,她的美貌清楚地显示出来,她身材匀称,修长而又美丽,长睫毛像描画出来似的,把宽阔的额头衬得十分白净,琥珀色的眼睛,透出仁爱的神情,按当时的时新样式,她把两鬓的头发,卷成圆圆的发髻,因为长辫和髻发在当时还不流行,她穿着紫色的衣服,镶着一种黑丝绒的西班牙式的饰边,也是当时很流行的,虽然表在当时还不普遍,在她的腰带上却悬挂了一块,金光闪闪。想想吧,亲爱的读者,秀美的容颜,洁白明净的皮肤,端庄的风度,优雅的仪态,这是怎样一幅肖像,这样的想象或许能对谭波儿小姐有一个正确的印象,正如我方才所描绘的。后来,有一次去教堂,她让我拿着她的祈祷书,我在书上面发现,她的全名是玛丽亚·谭波儿。

这位小姐就是洛伍德学校的学监。她在一张放着两只地球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桌子前坐下，一班的学生围到她身边，她开始给她们上地理课。其他几位老师让低班的学生围在一块，让她们背诵历史、地理。这样有一个钟头之后，她们又开始写字和作算术题。谭波儿小姐这时给年龄大的姑娘上音乐课。就这样，一个小时一堂课，钟总算敲响了十二下，学监站起来。

“有一件事情要宣布一下。”她说。

喧闹声本来已经掀起，此话一出，马上又静了下来。她接着说：

“早上的饭做得不好，你们可能都没有吃，现在一定饿坏了，我已让人准备了面包和干酪，给大家作午餐。”

教师们都觉得震惊，都拿目光瞪着她。

“这件事我会负责。”她加了一句，仿佛是给教师们作解释，然后走出了教室。

面包和干酪端进来时，大家兴高采烈，立刻将它瓜分了。“去花园喽？”不知谁说了声，大家都戴上一顶粗草帽，上面还扎着彩色的布条，外面套一件灰色的呢绒外套。我和她们一起，裹在人群里跑了出去。

花园很大，四周的高墙，掩住了外面的景物，带顶的回廊和几条宽阔的通道，围着中间一片空地，空地上有一个小花坛，那是分给学生的园地，让学生在上面种植花草。春季，鲜花盛开，这儿应当很美，但现在是一月末，处处凋零枯萎，一番衰颓景象。在这样冷的天气，显得搞室外活动实在不适宜，虽然没有下雨，蒙蒙的细雾四处弥漫，周围阴沉沉的一片昏暗，我站在那儿，四处张望，冻得浑身发抖。昨天那场大雨，下得地上湿漉漉的。身体健壮的女孩子还可以，跑跑跳跳，做些比较激烈的活动，而身体差的女孩子却只有聚在一起，躲在回廊里，寻求一点温暖，她们像是飘浮在浓雾里，我经常听到有人发出干咳声。

我谁也不理，似乎大家也没注意我。一个人站在那儿，我并不

感到不舒服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孤独。裹紧外套 ,倚在回廊的一根柱子上 ,我竭力不去想透骨的寒意和在体内咬我的饥饿 ,我让自己沉湎于思考之中。游移不定的思绪 ,支离破碎 ,我有点迷茫 ,忘记了自己究竟身处何方。盖茨海德府和从前的生活已非常遥远 ,仿佛一场梦。现在的生活 ,对于我又是那样地陌生 ,至于未来 ,则更深不可测了。我四下看了看这花园 ,这房子 ,像个修道院似的。这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物 ,一半是旧的 ,另一半却是新的。新盖的一部分很有气派 ,装着竖框的格子窗 ,很像座教堂 ,这部分被当作宿舍和教室了。门上有一块石匾 ,上面刻着如下的字 :

洛白德义塾——这一部分重建于公元 $\times \times \times \times$ 年 ,由本郡勃洛克赫斯特府内奥米·勃洛克赫斯特建造。“你们的光也应照在人前 ,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将一切荣耀归于你们的天父。”——《马太福音》第 6 章第 16 节。

这段文字我反反复复读了好几遍 ,想弄清楚其中的含义 ,绞尽脑汁 ,也毫无结果 ,这“义塾”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前面的文字和后面经文有什么关系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听到背后有人在咳嗽 ,就转过头去 ,发现一个女孩坐在附近的石凳上 ,埋着头 ,显然看书入了迷。我站在那儿 ,远远地可以看到书名——《拉塞拉斯》,从没有听说过 ,这引起我的好奇心。在翻书页时 ,她顺便抬头看一下四周 ,我径直对她说 :

“你这书有意思吗?”我想 ,或许某一天 ,她会把这本书借给我的。

“我很喜欢它 ,”她稍有犹豫 ,看看我 ,然后才回答。

“里面讲了些什么?”我又问。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我也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勇气 ,竟然有胆量这么大胆地与生人攀谈。也许是她看书的神情 ,触动了我 ,引起了我的共鸣 ,或许因为我也爱看书 ,尽管看的都是些肤浅幼稚的东西 ,有深度的书我还无法理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可以翻翻，”那女孩回答，同时将书递过来给我。

我将书翻了翻，发现内容并不如书名吸引人。可能是我见识肤浅，我认为《拉塞拉斯》极其无趣，里面没有仙女也没有妖怪，密密麻麻的书页上，看不到眩人耳目的东西，我又将书递给她，她接过去，也没说什么。她正要低头看书，我又鲁莽地对她说：

“你能告诉我，那石匾上的字是什么意思吗？什么叫洛伍德义塾？”

“义塾？不就是你住的这幢房子吗？”

“为什么又叫它义塾呢？它和其它学校有什么不一样吗？”当然有，这是带有慈善性质的学校，你、我、我们大家，都是慈善学校的学生。你大概是个孤儿吧，你爸爸或者你妈妈是不是去世了？”

“在我记事之前，他们就去世了。”

“我明白了，这儿的姑娘不是没有爸爸就是没有妈妈，或者是父母双亡，之所以叫义塾，是因为它是专门教育孤儿的。”

“我们还需要付钱吗？他们是白养活我们吗？”

“有的我们付，或者我们的朋友付，一个孩子每年总共十五镑。”

“那怎么还叫我们是慈善学校的孩子呢？”

“十五镑根本不够付膳费或学费的，缺的钱只好靠捐款来补足。”

“谁捐呢？”

“附近或伦敦的一些太太先生们，因为他们都很善良有爱心。”

“谁是内奥米·勃洛克赫斯特？”

“你说石匾上刻着的名字吗？那是一位女士，是她出钱建造了这部分新的房子。现在，这儿的一切由她的儿子接管料理。”

“为什么？”

“他是这个机构的会计和经理。”

“这么说，那个高个儿的女士，也就是让我们吃面包和干酪的

那位女士不是这房子的主人了。”

“你说谭波儿小姐吗？当然不是，我倒很希望是她。不过，现在是她向勃洛克赫斯特先生负责，勃洛克赫斯特先生供给我们所有的食物和衣物，他到别的地方去购买。”

“他住在这儿么？”

“当然不——他住在一座大宅子里，离这儿有两英里路。”

“他是一个好人吗？”

“他是一个牧师，听说他做过许多善事。”

“刚才听你说，那个高个儿女士叫谭波儿，对吗？”

“是啊。”

“那么别的教师呢？”

“有一位管干活，还有剪裁——我们得自己做衣服，什么东西都得自己做，比如外衣和外套——那是史密斯小姐，脸有点红的那位。有一位教历史和语法，兼管二班的背诵，就是那个黑头发的斯凯契德小姐。还有那个裹着披巾、腰里用黄丝带系一块手绢的是比埃洛夫人，她教法语，来自法国的里尔。”

“这些老师你全部都喜欢吗？”

“挺喜欢的。”

“喜不喜欢那个挺黑的小个子，还有那个……什么夫人来着？我叫不上来她的名字啦。”

“斯凯契德小姐脾气有点不好，你可千万别招惹她，比埃洛夫人这人还挺好的。”

“谭波儿小姐是不是最好的？”

“当然了，谭波儿小姐人又好，又聪明，懂的很多东西，比别人都强。”

“你在这儿多久了？”

“两年了。”

“你也是个孤儿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妈妈不在了。”

“在这儿还算可以吧？”

“你问的真多，我要看书了。这次我回答的真不少。”

钟声又响了，这次是吃饭的时候了。大家又回到屋里。这儿，饭厅里到处飘荡着煮熟的食物味道。然而，这种味儿并不比早晨的味儿鲜美多少，同样一点也激不起人的进食欲望，饭菜被装在两只白铁桶里，从里面挥发出肥肉味，可能肥肉已经臭了，那味儿有些呛人。我想，这大杂烩肯定是烂土豆和臭肉搅在一块煮成的。每人一份，虽量不少，却实在难以下咽，我竭力地吃着。同时心里在暗暗揣度，不知以后的饭菜是不是天天这样。

饭后，我们又回到教室，继续上课，直到下午五点。

那天下午，上历史课时，斯凯契德小姐让一个小女孩出来，一个人站在大教室中央。我一看，正是在走廊上与我谈话的小女孩。我觉得这件事十分丢人，尤其是她已经这么大了——她看上去有十三岁，或者更大些，这种责罚实在太过分了。她却并没有哭也不脸红，这使我十分惊异，我认为她一定会羞愧难当。众目睽睽下，她很镇静，紧绷着脸站在那儿。“这种责罚她如何能忍受呢，而且还那么处之泰然。”我想，“如果是我，我大概要无地自容了。”看来，她根本不在意这事，那神情表明她的思绪不知飘到哪儿去了。她超越了自身，惩罚与处境都不是她考虑的事。她这是在做白日梦吗？你看她的眼睛盯在地上却不一定在看什么，我肯定，她的目光转向心灵深处，走进了内心，她所关注的是记忆深处的而不是现实的东西。别人说过白日梦，以我的理解就是这样。那天下午，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无法判定，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好姑娘呢还是淘气的姑娘？

五点以后，一小杯咖啡和半片黑面包，是我们的又一顿饭，我吃得很快，大口地吞下面包，大口喝掉咖啡，只是量太少了，我没有填饱肚子，多么希望再来一份。饭后休息了半个小时，接着又是上

课 然后是一杯水 ,一块燕麦饼 ,做完祈祷后 ,我们上床睡觉。这就是我在洛伍德生活的第一天。

第六章

与前一天一样,第二天我们起床,依然是借助灯芯草蜡烛的微光。天很冷,水罐里的水全冻上了,洗脸这道程序这样便免去了。外面刺骨的东北风刮了整整一夜,风呼啸着从卧室的窗缝钻进来,把我们冻得在床上直打哆嗦。从前天晚上开始,天气就变了,到现在滴水成冰。

祈祷和《圣经》诵读时间,长达一个半钟头,还没结束,我就感觉我要被冻死了。好不容易盼到吃早饭,万幸粥没有被烧糊,吃着还可以,只是量太少。我这一份更显得微不足道,多么希望再多一倍才好呢。

已经两天了,我一直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观察着洛伍德的一切。今天,她们把我编进四班,还布置了功课和作业,这样,我就正式成了其中的一分子了。课程不断地变换,使我摸不着头脑,课文又长又难,背诵起来真有些困难。因此,下午三点钟,当史密斯小姐把一块两码长的布条和针、顶针等东西塞给我时,我心里倒十分高兴。按照吩咐,我呆在教室的角落,安安静静地,自己给布沿边。周围很安静,大多数人在做针线活,只有一个班围在斯凯契德小姐周围,还在读书。我能够听见她们课文说些什么,也可以听见斯凯契德小姐对她们的褒贬。我知道她们在上英国史。回廊上的朋友也在其中。开始上课时,她坐在全班最前面,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发音或是句读上的毛病,她突然被调到全班末尾去了。即使这样,斯凯契德小姐仍常常点她的名字,引得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我听见斯凯契德小姐不断地说:

“彭斯(像对男孩子一样,这儿的姑娘一律用姓来互相称呼。这应该是她的姓了)彭斯,不许踩在鞋帮上,伸直脚趾头。”彭斯,下巴缩回去,难看死了。”彭斯,昂首挺胸,我不想看到你这副样

子。”如此等等。

读了两遍课文 ,大家合上书 ,开始对姑娘们进行考核。这课讲的是查理一世王朝 ,里面有船舶吨税和造舰税等问题 ,很多人回答不上来。只有彭斯 ,对内容了如指掌 ,每道小难题到了她那儿马上迎刃而解 ,对答如流。我想斯凯契德小姐这次该表扬她一下了吧。可是出人意料 ,她反而大声训斥 :

“你这个肮脏的小家伙 ,让人讨厌。早上为什么不洗指甲 ?”

彭斯默默地听着 ,我对此十分惊讶。

“她为什么不告诉她 ,”我想 ,“水冻住了 ,没法洗脸洗指甲。”

史密斯小姐让我绷紧一束线 ,分散了我的注意力。一边绕线 ,我们一边聊天。她问我可曾上过学 ,会不会绣花、编织、缝纫等。在她让我走之前 ,我再没机会看斯凯契德小姐在干什么。等我终于有了时间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斯凯契德小姐刚下过一道命令 ,我没听清内容 ,只见彭斯立刻离开了教室 ,不一会儿便从隔壁的小书库里拿了一束树枝回来 ,她非常谦恭地行个屈膝礼 ,然后把这个刑具交给了斯凯契德小姐。她不等吩咐 ,就自动地解下围巾 ,那位教师立刻用那束树枝在她脖子上抽了十来下。彭斯毫无怨意 ,一滴泪没有流。不知不觉中 ,我的活计停止了 ,我的手在发抖 ,心里升起一股无名之火。而她却神色泰然 ,毫无变化 ,还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把笤帚送回去。”斯凯契德小姐大声吩咐 ;“你这个小丫头 ,什么时候才能改掉你这邋遢的习惯呢 ?”

彭斯顺从地把笤帚送走了 ,从书库出来时 ,我看她正把一块手绢塞进口袋 ,面庞上还有一丝泪痕。

在洛伍德 ,一天中最愉快的时间是傍晚的游戏时间。刚吃下的那点面包和咖啡 ,虽不能完全消除饥饿 ,却也给人提供了继续活下去的能量。整整一天 ,神经高度紧张 ,现在总算可以放松一下了。为了代替蜡烛 ,炉火可以烧得旺一点 ,这样教室里也比平常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和一点。夕阳西下，远处有一抹晚霞。大家可以大声喧哗，自由自在地走动，因此使人产生一种愉快的感觉。彭斯挨打的那天晚上，我像平常一样，孤身一人，在喧闹的人群中独自伫立，也并不觉得孤独。我站在窗前，掀起窗帘，只见外面大雪飘飞，窗格上堆满了雪。把耳朵贴近窗户，隔着玻璃在嘈杂的人声中，我依然能听见屋外呼啸的风声。

在别人，或者对那些刚离开温暖的家和父母的羽翼的人来说，这风声或许最能撩起人们的哀愁，感人思乡。可是我却不是这样，事实上，眼下这种情景却让我狂热，让我兴奋，让我不顾一切。我盼望喧闹更加杂乱，风声更加凄厉，让暮色更浓，天地间一片浑沌。

跨过几条长凳，钻过几张桌子，在一个壁炉前，我发现彭斯跪在那儿，正借着炉火的微光在看书。她是那么入迷、专注，外界似乎不复存在了。

“还是《拉塞拉斯》吗？”我来到她身后问道。

“是的，”她说，“我就快看完了。”

过了五分钟，她把书合上了，这使我非常高兴。

“现在，”我想，“她也许可以与我谈谈话了。”

“我知道你姓彭斯，可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海伦。”

“你从哪儿来的？远吗？”

“再往北一点，那个地方几乎挨着苏格兰。”

“你还回去吗？”

“这事谁也说不准，这是以后的事，不过我倒愿意回去。”

“你大概很想离开洛伍德吧？”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为什么要离开？到这儿是为了受教育，任务没完成怎么能离开。”

“可是斯凯契德小姐对你太凶了，你为什么还愿意留在这儿？”

“哪儿的话，她对我是要求严格，她讨厌我的缺点。”

“如果是我，我会讨厌她，憎恨她，反抗她。她要是敢拿鞭子打我，我就夺过来当着她的面把它折断。”

“你不敢，否则，勃洛克赫斯特先生一定会把你从学校开除，也让你的亲戚丢人。忍受痛苦不要紧，除了自己，别人谁也不知道，也就不会为你痛苦了。这比鲁莽行事、牵连那么多人要强多了。再者《圣经》中也告诉我们，要以德报怨。”

“可是，在屋子里罚站、挨打，那多丢人啊，那么多人都盯着你看，再说你又不小了。我都受不了，何况你呢！”

“既然无法避免，那就只有忍受，这就是做人的本分。命中注定的事，你无法忍耐，又承受不了，这不但软弱，而且愚蠢。”

这套逆来顺受的学说我既感诧异，又无法理解。她对惩罚她的人的宽恕，我更无法苟同。也许海伦·彭斯的身上有一种我看不见的东西，这种东西使她待人接物时有点特殊。我想，也许她是对的，而我错了。可是我不愿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只好把它留到以后，有时间时我会仔细想想的。

“你总认为你有缺点，缺点是什么呢？我觉得你挺好的。”

“那你可错了，看人不能只看表面。我很邋遢，的确如斯凯契德小姐所说。东西我不能收拾整齐，也很难保持整洁。我粗枝大叶，总是忘掉规矩，本来是做功课的时间，我却经常看闲书，我做事一点条理也没。还有，有时候我也会口出怨言，正如你一样，说受不了。这自然让斯凯契德小姐生气，因为她爱整洁，恪守纪律，做什么事一点也不马虎，这是她的天性。”

“还有脾气怪戾，”我补充说，海伦·彭斯却不同意我的说法，她就闭嘴不说了。

“谭波儿小姐待你凶不凶？她也像斯凯契德小姐吗？”

这时，她那绷紧的脸，掠过一丝温柔的微笑，这是谭波儿小姐名字的魅力所在。

“谭波儿小姐是个好心的人，她对任何人都很温和，哪怕是学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校最坏的学生 ,否则 她肯定会十分痛苦。对于我 ,她很温和 ,看到缺点 ,会很和气地指出来 ,如果我做了值得表扬的事 ,她就赞誉有加。只是 ,我实在顽劣 ,连谭波儿小姐都无法使我变得好起来 ,她是那么温和、那么通情达理。这就证明了我是多么无可救药啊 !对她的赞扬我很珍视 ,但即使是这样的鼓励也没能让我养成谨慎和思索的好习惯。”

“奇怪 ,”我说 ,“要做到谨慎还不容易吗 ?”

“也许对你来说很容易 ,我相信。今天上午你上课时很专心 ,我留心你了。在米勒小姐讲课文和提问时 ,你一点也没有走神。而我却总是精神恍惚。本应该记下斯凯契德小姐讲的东西 ,但往往听着听着 ,就不知身在何处了 ,听着听着 ,我就陷进梦幻状态。有时觉得自己在诺森伯兰郡 ,耳边响起潺潺的流水声 ,我会以为那是我家附近的那条河呢——这样 ,老师提问我时 ,我得先清醒一下。由于我在听幻觉中的流水声 ,老师讲的东西我根本没听进去 ,她的问题 ,我自然一时答不上来。”

“今天下午你不是答得很流利吗 ?”

“那也不过碰巧了 ,今天读的那段东西很有意思 ,所以我没有梦见溪流与深谷。我在想 ,查理一世这样聪慧的人 ,怎么也会做出那样的傻事 !他诚实正直 ,为什么只盯着王权不放 !他为什么看不见别的东西 !这未免太遗憾了。如果他看得远一些 ,看看时代的趋向 ,那多么值得庆幸啊。不过虽然这样 ,我还是喜欢他 ,同情他 ,敬重他 ,他是被谋杀的国王 ,他不是也很值的同情吗 ?是的 ,他的敌人很坏 ,他们使没有权力伤害别人的人流了血。他们竟然把他杀了。”

对她讲的话我不知所云 ,摸不着头脑 ,她现在在自言自语 ,她忘了我不能理解这些话 ,我重新把话题拉回来 ,以便我能听懂。

“谭波儿小姐上课时你也走神吗 ?”

“当然不 ,我爱听谭波儿小姐讲课 ,她讲得很生动 ,她教授的知

识我很需要。”

“那么，在谭波儿小姐眼里你一定是个好学生喽。”

“还算可以吧。不过，我没有使出最大的努力，我很随便，这不是主观上的。所以这样就没有什么了。”

“不简单。别人怎样对你你就怎样对别人，我就这么认为。如果人们都对坏人宽容，一味迁就，那坏人就更加猖狂了，更加肆无忌惮了。这使他们变得越来越坏，而不会使他们改邪归正。我想，在我们无故挨打时就应该狠狠回击，——狠狠地回击，教训他一下，让他永远不敢再欺负人。”

“你还没有受过教育的改造，等你长大了，你就会认为这种思想不可取，而会改变的。”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海伦。某些人，无论我怎么努力讨好他，他还是讨厌我，那我就会更加讨厌他；如果有人给我不公平的惩罚，我就不能不反抗。我认为这是上天赋给我的权利。这正如有人爱我、照顾我，我就去爱他一样。如果我觉得做错了，应该如此受到惩罚，我会心甘情愿地受罚。”

“这种道理只有异教徒和野蛮人才会接受，基督徒和文明人是不能这样的。”

“你的意思我不懂。”

“最能克服仇恨的不是暴力——最能治愈创伤的也不是复仇。”

“那么是什么？”

“你可以看看《新约》，基督会教给你怎么做的。按他说的去做，以他的行为为榜样，这样才能拯救自我。”

“他怎么说的？”

“爱你的仇敌，祝福诅咒你的人，对恨你的、凌辱你的要待他们好。”

“这么说我应该喜欢里德太太了，这绝对不可能，还要我给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儿子约翰祝福 ,这我也绝对办不到。”

海伦不明白怎么回事 ,这次轮到我给她解释了。我讲了我的故事 ,心里一激动 ,我的话就变得尖酸刻薄。我用自己的方式 ,叙述我怎样受了虐待。我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 ,滔滔不绝、毫无节制 ,语气里怨气冲天。

海伦静静地听着 ,我说完了 ,想 ,也许她该对此发表些她的意见吧 ,可她缄口不言。

“你看。”我烦躁地说 ,“里德太太是不是很坏?”

“她对你是不怎么好。可是你为什么把这些记得这么清楚详细呢?她只是不喜欢你的性格 ,就像斯凯契德小姐不喜欢我的性格一样。虐待从来没在我心上留下一丝痕迹 ,可你对这些记得太牢了。为什么不忘掉呢?把她的严厉和由此引起的你的过激情绪统统忘掉 ,你不就快活了吗?我想 ,人生如此短暂 ,不能用来积蓄仇恨。我们都有罪 ,我相信这一点。但是 ,不久就会有那么一天 ,我们的灵魂离开这腐朽的身躯 ,也就摆脱了罪过 ,堕落和罪恶就会离开我们 ,只剩下精神——它是生命和思想之源。它依然那么纯洁无瑕。像离开造物主刚附上肉体时一样。从何而来 ,仍归何处。可能它与比人类更高级的生物相通 ,说不定已是通过光荣的主 ,沿着阶梯 ,一直通到大天使的心灵中去。我相信 ,它不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 ,走向撒旦的身边 ,从而使人类也变成魔鬼。我坚持这个信念 ,这并不是谁教给我的 ,我也从不向任何人提起 ,但我很热爱这个信念 ,因为它给了我一个希望 ,也就是永生是一种安息 ,是一个温暖的家 ,而不是可怕的地狱。而且 ,一旦有了这个信念 ,我就能区分罪人和罪行 ,我就能在憎恨他的罪行的同时宽恕他 ;有了这个信念 ,我也不会滋生报复之心 ,不会为堕落而恐惧 ,同时也不会因为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抑郁寡欢。我清心寡欲地活着 ,静等末日的到来。”

海伦低着头说话 ,到最后 ,头垂到胸口了。我看出来 ,她不想

再多说什么了 ,她确实是在与自己的心灵沟通。这时 ,一个班长——一个长得很高也很粗鲁的姑娘走过来 ,操着浓重的昆布兰郡的口音大声说道 :

“ 海伦·彭斯 ,快去收拾干净你的抽屉 ,叠好你的针线活计。否则 ,我去叫斯凯契德小姐过来看。”

这些话打断了海伦的思绪 ,她叹口气 ,什么也没有说 ,站起来 ,立刻按班长的话做去了。

第七章

时间慢慢滑过,在洛伍德的第一个季度,我觉得好像有一个世纪那么长。而且在这个季度里,我不得不抗争,克服重重困难,适应各种规则和陌生的工作。我生怕出乱子,如果那样,还不如辛苦点,因为出差错比身受艰苦更让我不能忍受。但洛伍德的艰苦并不是一件小事。因此第一个季度虽然漫长有如一个时代,却并不是我的黄金时代。

在一月、二月,还有三月的部分时间,一直有厚厚的积雪。因此,一旦融化,道路就泥泞不堪。除了去教堂,我们很少到花园的围墙外面去。可是,我们却每天必须在花园里的空地上呆上一个钟头。单薄的衣服,难以抵挡刺骨的寒气;由于没有高筒靴子,雪化在鞋子里,也没有手套,双手和脚一样,都冻烂了。因此,一到晚上,脚就烫得难受。早上还得把肿胀的脚趾拼命塞进鞋里去,那真是苦不堪言。更令人苦恼的是食物不够。我们都是正在发育的孩子,食欲很旺盛,可是食物少得不够养活一个虚弱的病人。学生中因此也养成了不好的风气,年纪大一点的姑娘饿坏了,一有机会就连哄带骗地抢小一点孩子的东西吃,逼迫着她们将自己的食物分出来。这样就苦了年纪小的学生。有几次,我不得不把自己的珍贵的一小口面包分给两个向我要的人,还得把咖啡的一半分给第三者,然后,含泪咽下了剩下的一半。

天气如此严寒,星期天也没有什么意思。我们还要徒步两英里,到勃洛克尔教堂去,因为我们的保护人都在那儿做礼拜。出发时就冷得很,到了教堂就快僵了。做完早礼拜,我们就快被冻死了。由于路远,无法回到学校吃午饭,就趁早上和下午礼拜的间隙,吃点分量很少的冷肉和面包充饥。

礼拜结束后已经是下午了,我们沿着一条崎岖山道回去。凛

冽的寒风,越过北面积雪的山岭呼啸而来,毫无阻挡地吹打着我们,几乎要撕去我们一层皮。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谭波儿小姐走在我们身边,她脚步轻捷,刺骨的寒风吹打着她的格子花呢斗篷,使它紧紧地贴在她身上。她以身作则,激励着我们,要我们像士兵一样勇往直前。其他的教师和我们一样,垂头丧气。

回到学校以后,我们最需要的是温暖,可是,连这都难办到,至少对那些年龄小的学生来说是这样。一到教室,每个壁炉马上被一些较大的姑娘占领了,那些小女孩只好成群地蜷缩在她们身后,用围裙紧紧地裹着冻的失去知觉的胳膊。

吃茶点时,我们可以得到双份的面包,有整整的一片,而不是往常半片,上面还薄薄地涂上了一层鲜美无比的黄油。无论如何这是对我们的一点安慰,也是我们从这个安息日到下一个安息日的期盼。但是,我往往只能将这份丰厚的点心保留一半给自己,其余的只好贡献给别人。

星期日晚上,我们的任务是背诵教理问答书,以及《马太福音》第五、第六、第七章,还有米勒小姐的讲道。由于米勒小姐的讲道太冗长了,连她自己都忍不住直打呵欠。这表明她其实也已疲惫不堪了。在这中间,还往往有一些小插曲:五六个睡着的小姑娘,像犹推古——《圣经》中的一个少年,在听讲道中因困倦而睡着了,结果从三层楼窗台上掉下来摔死了——一样,虽然没有从三层楼上掉下来,却也是从第四排的长凳上掉下来的,扶起来时已经昏迷不醒了。于是,她们被迫站在教室中央,一直到讲道结束。但有时候,她们实在太累了以至于倒在地上,这时班长便用一条凳子将她们支起来。

我在洛伍德的第一个月里,勃洛克赫斯特先生一直没有露面。他大部分时间不在家,这次或许被他的朋友副主教多留住一些日子。他不来打扰我的生活,我已心满意足了,因此我一直没有提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位先生。是的，我有理由惧怕他。然而，他终于还是来了。

有一天下午，我正捧着一块石板坐着奋力解决一道很长的除法算术题。我顺眼望了望窗外，突然一个黑影一闪而过，本能地我马上认出那个人来。果然，不到两分钟，包括教师在内，大家全体起立。不用说，我就知道她们在欢迎谁。这时，有人走进教室，我一看，正是在盖茨海德炉边地毯上不祥地瞪着我的那根黑柱子。不错，就是勃洛克赫斯特先生。这个建筑体穿着仔细扣好纽扣的大衣，看上去比以前更细、更长，也更严肃。如今，他正竖立在谭波儿小姐的身边。

他的出现让我心悸，因为里德太太早别有用心地向他暗示过。这些暗示在勃洛克赫斯特先生的心里肯定起了不好的作用，否则他也不会答应将我的坏脾气告诉谭波儿小姐。所有这些我记得一清二楚，我害怕他是来兑现这个诺言的，因此每天我都担心这位先生的到来，他会带来有关我过去生活的点点滴滴，会让我永远甩不掉“坏孩子”这个名声。如今他真的来了。

他在谭波儿小姐耳边嘀咕了些什么，这使我肯定他是在揭露我的罪行，我痛苦极了。我一直盯着谭波儿小姐，随时准备看到向我投来的目光，我想那目光一定充满了厌恶和轻视。我使劲张大自己的耳朵，由于我坐在教室的前面，他们的谈话我差不多能听清，他们没有谈起我。这暂时缓解了我的忧虑。

“谭波儿小姐，我在洛顿买的线怎么样？我想还能用吧，这种线最适合缝布衫。我还挑了一些针，正好与它相配。请代我对史密斯小姐说一下，她让我买的织补针我忘了买了。不过，下星期就可以给她送来，无论如何，每个学生只能发一根针，多了她们就不爱惜了。对了，还有，小姐，那些羊毛袜子我希望她们爱惜点。上一次我到这里，曾转到菜园里看了一下，绳子上晾的衣服，其中有的黑袜子需要仔细补一补。从袜子上破洞的大小就可以看出，她们肯定没有经常织补。”

他终于停口了。

“一定按你的吩咐办，先生。”谭波儿小姐说。

“还有，小姐，”他又说道，“洗衣服的女人对我说，有的姑娘一星期换了两次领饰，按规定只能一周一次，这太多了。”

“关于这件事，我可以解释一下，先生。是我让她们换上干净的领饰的。因为上星期四有几个朋友请艾格妮丝和凯塞林·约翰斯顿两人去洛顿喝茶。”

勃洛克赫斯特先生微微点了点头。

“好吧，偶尔一次也就罢了。”勃洛克赫斯特先生说，“不过，下不为例。另外还有一件事，同样让我吃惊。在与总管结帐时，我发现上两个星期里，姑娘们竟然吃了两次有面包和干酪的便餐，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看了一下规章，上面没有作出这样的规定，这难道是谁订的新章程？又是谁批准的呢？”

“这事由我负责，先生，”谭波儿小姐回答道，“因为那次早饭做糊了，学生们都没有吃。我不敢让她们一直挨饿到吃饭时间。”

“小姐，请允许我占用你几分钟时间。我所培养的姑娘，不是培养她们的娇生惯养的坏习惯，而是要培养她们忍耐、吃苦、克己。即使偶尔发生这样的事故，也不应该娇惯她们的恶习。一顿饭做坏了，或者一道菜没烧熟抑或是糊了，如果用更加美味的东西，补偿失去的那点儿享受，这样感官可能满足了，学校的宗旨却被破坏了。应该利用这件事，教育她们忍受一时的艰苦，借此陶冶学生的精神。如果利用这种场合作一个简短的训话，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位好老师应该借此提起基督徒的苦行，殉道者的痛苦，主的告戒。我们是他的门徒，应该高举十字架追随着他。主告诉我们，人不应该只靠面包活着，还要依靠主的每一句话活着。他安慰我们：‘假如你们为我忍受饥渴，那你们是幸福的。’这是多么神圣的箴言！啊，小姐，你让这些孩子吃了面包和干酪，代替烧糊了的粥，虽然暂时喂饱了她们的躯壳，却让她们不朽的灵魂挨了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勃洛克赫斯特先生太激动了 ,以至于不得不住口了。刚开始时 ,谭波儿小姐一直看着坐在下面的我们 ,现在则双目凝视前方。她大理石般的脸 ,现在又苍白又冷漠 ,双唇紧闭着 ,仿佛是雕出来似的 ,眼神坚韧了。

勃洛克赫斯特先生站在壁炉前 ,反背着手 ,威风凛凛地巡视全校学生。突然 ,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他的眼角抽搐了一下 ,回过头去 ,用高促的语调对谭波儿小姐说道 :

“谭波儿小姐 ,谭波儿小姐 ,那个髻头发的姑娘是谁 ?呵 ,小姐 ,满头髻发的。”他举起拐杖 ,指着那些可怕的对象 ,他的手不停地颤动。

“那是朱莉娅·塞弗恩。”谭波儿小姐冷静地回答。

“朱莉娅·塞弗恩 ,小姐 ,为什么她们还留着髻发 ?在这个福音慈善机构里 ,她们竟敢如此大胆迎合世俗潮流 ,违犯这里的纪律梳起这么一头髻发来了 !”

“朱莉娅的头发是天生的 ,是自然髻曲。”谭波儿小姐回答道 ,神态越发凝重了。

“自然 ! 正是这样 ,可是我们是不能顺从自然的 ,这些姑娘 ,这些蒙受神的恩典的孩子 ,留这么多头发干什么 ?我说过多少次 ,头发要梳得朴素和平整。谭波儿小姐 ,我要求那个姑娘的头发得全部剪掉。明天我就找个理发匠来。我发现还有别的姑娘 ,头发也太长 ,真是个累赘——那个高个儿姑娘 ,让她背过身去 ,一班的都站起来 ,面朝着墙站好。

谭波儿小姐的脸上浮出一层笑意 ,但马上掏出手绢捂了一下嘴唇 ,仿佛要抹去那忍俊不禁的笑意似的。不过 ,她还是下了这道命令。一班的姑娘们刚开始莫名其妙 ,明白过来以后也就服从了。她们面朝墙 ,互相扮着鬼脸 ,强忍住笑。显然对他的这番行动表示不满。我坐在凳子上 ,向后稍微一仰 ,便可看到她们的小动作。不过勃洛克赫斯特先生却是发现不了的。否则 ,他也许会感到遗憾 ,

无论他怎样在外部摆弄 ,杯子里面的水远不如他希望的那样容易干涸。

他看了足足有五分钟 ,仔细研究了这些活靶子的背面 ,最后的宣布就像敲响的丧钟。

“ 把那些顶髻统统剪掉。”

谭波儿小姐似乎想提出不同意见。

“ 小姐 ,”他紧接着说道 ;我忠于我们的主 ,他的王国在另一个世界。让她们克制欲望 ,教育她们衣着朴素、行为规矩 ,这是我的天职。我们看这些年轻人 ,她们都盘着辫子 ,这是虚荣心在作祟。我重申一遍 ,这些辫子髻发一律剪掉。你们想一想在这上面要浪费多少时间 ,想想…… ”

新来了三位客人打断了勃洛克赫斯特先生的演讲 ,她们都是女客。如果她们早来一会就好了 ,她们就可以聆听他的那篇关于服装的长篇巨论 ,因为她们都是满身的绫罗绸缎 ,一个个花枝招展。其中有两位十六七岁 ,长得很漂亮 ,头上还戴着时下正流行的灰色海狸帽 ,上面插着驼毛 ,华丽的头饰下 ,是一头精心做成的浅色髻发。连那位上了年纪的太太 ,也围着昂贵的披巾 ,披巾上用貂皮镶了边 ,头上戴着法国假发 ,且是髻发。

三位女客就是勃洛克赫斯特太太和两位勃洛克赫斯特小姐。谭波儿小姐态度非常恭敬 ,请她们在教室前端的上座就坐。她们是跟那位担任圣职的勃洛克赫斯特先生一块儿坐马车来的。在勃洛克赫斯特先生与总管交涉、盘查洗衣女人和教导学监这段时间里 ,她们去仔细地检查房间。这时她们开始斥责史密斯小姐 ,因为她照管被服和检查宿舍。我已没心思听她们说些什么了 ,我的注意力在被其他一些事情吸引住。

我一边听着勃洛克赫斯特先生与谭波儿小姐的谈话 ,同时也注意保护自己。只要他们看不到我 ,我想做到这不难。因此 ,我尽量把身子往后蜷缩。高捧石板。装出做算术题的样子 ,以便把脸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遮起来。本来可以避免他的注意，偏偏那块石板与我过不去，不知怎么回事，它突然从我手中掉下，砰地一声掉在地上，大家的目光一下子全集中在我身上了。我知道这一下子全完了。我一边弯下腰，去捡摔成两瓣的该死的石板，一边做好思想准备，来应付最坏的局面。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这个姑娘真冒失！”勃洛克赫斯特先生说，跟着又加了一句：“哦，我记起来了，你就是那个新来的姑娘。”不容我缓气，他又说：“我差点忘了，关于这个学生，我还有几句话要说。”然后用一种十分可怕的声音大声喝道：“让那个打破石板的孩子站到前面来！”

我已经吓呆了，动不了地方。坐在我旁边的两个大姑娘把我架起来，架到那位可怕的法官面前。谭波儿小姐扶着我，小声安慰我：

“别担心，简，这只不过是一件偶然的事，你不会受惩罚的。”

这话像刀子似地绞碎我的心。

“不到一分钟，在她的心目中我就变成了一个骗子了，她会瞧不起我的。”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在这种想法的推动下，一种对里德——勃洛克赫斯特联合公司的愤怒在我血脉中沸腾起来，我可不像海伦·彭斯那样宽容。

“把那凳子拿过来，”勃洛克赫斯特先生指着一张很高的凳子命令道。一个班长从那长凳子上站起来，把它端过来。

“让这孩子站到凳子上去。”

不知是谁把我抱上去的，我已顾不了这么多。只知道有人把我举到像勃洛克赫斯特先生那么高，他离我仅有一码距离。在我的下方，我看见一大片五颜六色的东西在飘动，我的眼睛花了，几乎分辨不出哪是缎子外衣和银白色的羽毛。

勃洛克赫斯特先生清了清嗓门。

“太太小姐们，”他先对他的家属说了句，然后转过头，接着说：“谭波儿小姐，教师们和孩子们，大家看到这个小姑娘了吧？”

她们当然看到了 ,我像被放在了凸透镜的焦点上 ,皮肤都被烧得生疼。

“你们看 ,她还这么小 ,和我们长相一样 ,这是上帝的仁慈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是一个特殊人 ,可谁又能料到 ,她已被魔鬼看中 ,而且成了它的奴隶和代理人 ? 然而 ,我不得不说 ,这却是千真万确的。”

他稍喘口气 ,这期间我开始使自己镇静下来 ,我想 ,既然已渡过了鲁比孔河 ,也就是灾难既然已经降临 ,我只能坚强地面对了。

“我的孩子们 ,”这个黑大理石般的牧师用一种悲天悯人的口吻说 : “在这个悲惨哀伤的時刻让你们警戒是我的天职。这个小姑娘本可以成为上帝的羔羊 ,现在却成了一个小小的被流放者。她是一个异类 ,你们千万要当心 ,不要被她影响 ,有可能的话 ,不要与她待在一起玩耍或聊天。教师们 ,你们要注意她的言行举止 ,提防着她 ,惩罚她的肉体——如果她还有灵魂还可以拯救的话。你们听 ,我都有点因为害怕发抖了 ,因为这个生长在基督教国度的小姑娘 ,比许多向梵天祈祷 ,对诃里氏那神像顶礼膜拜的异教徒还要坏——她是一个撒谎者 !”

这次他停顿了足足有十分钟。我的神智十分清醒 ,我看见勃洛克赫斯特家的所有女眷都掏出手绢擦眼睛。那位上年纪的太太身体左右摇晃 ,怕要晕过去了 ,两位年轻的小姐则低声道 : “这太可怕了。”

勃洛克赫斯特先生又继续说 :

“这一切都是她的女恩人 ,也就是那位虔诚慈善的太太亲口告诉我的。这位小姑娘父母双亡 ,那位好心的太太收养了她 ,把她当作亲生女儿一样来抚养 ,这个小姑娘却以怨报德 ,忘恩负义 ,使那位了不起的女保护人万不得已把她与自己的孩子隔离开来 ,以免勾引坏了他们。她把她送到这儿是为了治疗 ,就如古时的犹太人把病人送到毕士大池被搅动过的水里一样 ,是为了根治她爱撒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病。因此 ,教师们 ,还有学监 ,我请求别让她周围的水凝滞不动。”

说完了最后这一句卓越的结束语 ,勃洛克赫斯特先生特意理了理大衣上的纽扣 ,回过头对女眷们低声细语了几句 ,她们站起来 ,对谭波儿小姐恭敬地鞠了一躬 ,然后像伟人一样 ,踱步走出教室。审判我的法官临到门口 ,又转过头来对我说 :

“ 别让她下来 ,在上面再待半个小时 ,今天其余的时间 ,谁也不许与她说一句话。”

于是 ,我就在那儿高高在上地站着。我说过 ,我绝对忍受不了站在教室中央的耻辱。现在倒好 ,我却站在这看台上 ,让别人观看。我的感受 ,这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我感到呼吸急促 ,大约又要晕过去了。这时 ,有一个姑娘从我面前走过。经过我时 ,她看了我一眼 ,眼神中充满了同情与支持。那眼光中有一种奇特的力量 ,就像一个殉道者或者一个英雄 ,在经过一个牺牲者或者一个奴隶身边一样 ,赐给了我力量。我克制住自己的情绪 ,使自己不至于发狂 ,挺起胸 ,在凳子上站稳。海伦·彭斯问了史密斯小姐一些关于活计的问题 ,因为太罗嗦而挨了一顿训斥 ,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再次经过我时 ,抬头对我笑了笑。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那是怎样的微笑啊 ,在她瘦削的脸上流露出的是大智大勇 ,是天使般的光映在了她特殊的轮廓和深陷的灰眼睛里。然而 ,当时她的胳膊上还有“ 不整洁 ”的标志 ;一个钟头前 ,我还听见斯凯契德小姐要罚她明天只吃面包和白开水 ,因为在抄习题时 ,她弄脏了练习本。人的天性怎会十全十美呢 ? 最亮的星球还有斑点呢 ;为什么斯凯契德小姐的眼睛只注意一些斑点 ,却看不见星球的万丈光芒呢 ?

第八章

半个钟头过去了,钟终于敲了五下,学校下课了,我才获准从耻辱台上下来。暮色沉沉中,我独自走到一个角落,悄无声息地在地板上坐下。一直支持着我的精神消失了,我心中的悲痛再也无法抑制,我扑倒在地上,脸朝下失声痛哭。海伦·彭斯不在我身边,大伙儿都到饭厅喝茶去了。我在教室里暗自流泪,泪水滴落在了地板上。我多么渴望做一个好孩子啊!我想交许多朋友,努力做事情,以便博得尊敬和友爱;我进步也很快,那天早上我已经坐在了我们班的第一个位子上。米勒小姐和谭波儿小姐都对我很满意,她们充满热情地夸奖我。谭波儿小姐还答应教我画画和学法语,只要我在以后的两个月里继续努力学习,我和同学们相处也很好,从没有人欺侮我。如今,我又被打倒了,还要受到践踏,我还有东山再起的日子吗?

“不会有了,”我想,我想到了死,正在这个念头要跳出来时,我发现有人走过来。我蹦了起来,是海伦——海伦·彭斯又来到了我的身边。炉火的微光照着她从空无一人的房间走过来,手里端着咖啡和面包。

“吃点东西吧,”她说。我把它全都推到一边,在这种情况下,吃一点东西都会把我噎死的。海伦带着惊讶的神情望着我。这会儿,无论我如何努力,都无法平息心头的激动。我继续放声痛哭。她坐在我身边,用胳膊抱着膝头,头倚在膝上,一声不响,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像个印度人。我先开了口:“海伦,你干嘛还来这儿找我?人人都认为我是一个撒谎的人。”人人,简?别瞎说,只有八十个人听到了,世界上有几万万呢。”

“几万万与我有什么关系?这八十个人个个瞧不起我。”

“简,你错了。没有人讨厌你。相反我肯定学校里许多人同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

“怎么会呢？勃洛克赫斯特先生说过那番可怕的话，谁还会信任我。”

“勃洛克赫斯特先生又不是万能的上帝，这里没有人尊敬他，也没有人喜欢他，他又不是一个大人物。而且他也没做过让人喜欢的事。如果他对你好，你的周围倒可能有好多敌人，明里暗里与你作对。实际上，现在大部分人都同情你，只是不敢表现出来罢了。这两天，你可能感到四周一片冷漠，没有人与你接触，但是只要你努力，不屈服，一切都会改变的，她们心里孕育着友情，不久就会显露出来。再说，简，”——说到这儿，她停了下来。

“怎么啦，海伦？我问，将手放进她的手里。她轻轻地搓着我的手，试图搓热它们。

海伦接着说：

“相信自己，即使全世界人都恨你，只要自己相信自己不坏，你就不会找不到朋友。”

“我觉得光自己看重自己还不够，如果没有人爱，那就是生不如死了——我没有勇气忍受孤独和别人的憎恨。如果能得到你、谭波儿小姐还有别人的爱，我宁愿失去一条胳膊，或者让牛用角挑我，让马用蹄子踢我也可以……”

“唉，简！你太看重这个了。你冲动又富有热情，只不过，上帝那双手，不但创造了你的躯壳，赋予了你生命，而且还赐给你这样弱小的生命其他的慰藉。除了这个尘世和人类，还有另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那就是众神的国度。它就在我们身旁，无所不在。保护我们的神灵在看着我们，痛苦、耻辱和轻蔑，无论怎样折磨我们，攻击我们，压迫我们，只要我们是无辜的，正如我所知道的你其实不是勃洛克赫斯特先生说的那样，天使心中也清楚，会看到我们在忍受痛苦。你热情的眼睛和明净的额头告诉我，勃洛克赫斯特先生只是在重复里德太太的话，而且夸张了许多，谁也不会相信他的。

等着吧 ,等到灵魂和肉体分离了 ,上帝会付给我们全部报酬的。生命如此短暂 ,死亡会引导我们进入幸福荣耀之门 ,因此我们不必沉湎于痛苦不能自拔。”

海伦说话时 ,我一直在听着。她使我的怒气渐渐平静下来。宁静中我感到一些忧郁的气氛在四周飘荡 ,在她说话时 ,我隐隐感觉到了 ,却不知它从何而来。一番话说完 ,她喘了几口气 ,轻轻咳嗽了几声 ,我对她产生了恻隐之心 ,一时竟然忘掉了自己的痛苦。

我们相偎相倚 ,我用手臂搂着她的腰 ,倾刻之后 ,刮起了一阵风 ,吹散了一天的乌云 ,皎洁的月亮露出来 ,银光从窗户泻进来 ,照在我们身上。这时 ,一个人向我们走来 ,借着月光 ,我马上认出那是谭波儿小姐。

“我正在找你 ,简·爱 ,”她说 ;到我屋里来吧。既然海伦也在这儿 ,一起来吧。”

我们去了。穿过几条回转的走廊 ,爬上一道楼梯 ,学监领着我们来到她的房间。屋子里生着火 ,暖洋洋的 ,看上去非常舒适。谭波儿小姐在一张椅子上坐下 ,让海伦在壁炉边一张低扶手椅上坐下。然后 ,她叫我到她身边去。

“结束了吗 ?”她凝视着我 ,问道 ;“伤心事和泪水一起流完了吗 ?”

“永远也流不完。”

“为什么 ?”

“因为我是冤枉的。可是 ,小姐 ,你和其他的人都会从此认为我很坏了。”

“这要看你的行动 ,你怎样表现自己 ,我们就把你看作什么人。我的孩子 ,好好干吧 ,做个好姑娘 ,你会让人满意的。”

“真的吗 ,谭波儿小姐 ?”

“当然 ,”她搂着我说 ;“现在告诉我 ,勃洛克赫斯特先生说的你的女恩人是怎么回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是我舅舅的妻子，里德太太。我舅舅去世以后，把我托付给了她。”

“这么说，收养你并非她自愿喽？”

“是这样，小姐。她因为不得不收养我而苦恼极了。听人说，她在我舅舅临终时许诺抚养我。”

“这样吧，简，你知道，至少我想要让你明白，一个人受到控告时是有权利为自己辩护的。现在有人指责你撒谎，你可以把你认为的真实情况说出来，不要添枝加叶，不要夸大其辞，来吧，当着我的面你为自己辩护吧。”

我暗自告诫自己说，这一次一定要说得恰到好处，毫无差错。我思考了几分钟，把童年的故事大致理了一下头绪，然后统统说了出来。我牢记着海伦的警告，不要沉迷于仇恨的情绪。因此我的话保持自我克制而又朴实无华，这倒更显得真实可信了。在我讲的过程中，由于情绪激动，我有点累，但说话的语气却比从前温和了许多。我一边讲一边观察，我相信谭波儿小姐是相信我的。

在叙述中，我特别提到了劳埃德先生来看我的细节，因为红房子事件在我心中打下了烙印。一提到这些，我的激动肯定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界限。我永远也忘不了里德太太残忍地把我关进那个闹鬼的屋子里，我求饶时的痛苦铭心刻骨。

我讲完了，谭波儿小姐默默地凝视着我，过了一会儿，她说：

“我认识劳埃德先生，我会写信给他的，他的回信如果与你说的相符，我会公开为你洗刷罪名。对我来说，简，你已经是清白的了。”

然后，她吻了我，让我仍呆在她身边。我欢天喜地地站在那儿，我看着她的脸，她的衣服，她的一两件饰物，她的洁白的额头，还有一绺发亮的青丝和明亮的眼睛，一看到这些我就有一种孩童般的喜悦。现在，她开始和海伦说话：

“今天晚上怎么样，海伦？咳得厉害吗？”

“还好，小姐。我觉得不太厉害。”

“胸口还疼不疼？”

“好一点了。”

谭波儿小姐站起来，按了一下她的脉搏，轻轻叹息一声，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她沉思一会，然后抖起精神，欢快地说：

“今天我要好好招待你们，因为你们二位是我的小客人。”她打响了铃。

“芭芭拉，”她对前来的女仆说，“把茶点端上来，我还没用过呢，顺便给这两位年轻的小姐多拿两只杯子。”

茶点端上来了。瓷茶杯和干净的茶壶搁在炉边的小圆桌上，茶的热气和面包香味诱人。我感到非常舒适。只是，美中不足的是，我发现面包只有很小的一块，我现在感到饥饿难忍了。谭波儿小姐也发现了。

“芭芭拉，”她说，“能多拿点面包和黄油吗？这点儿可不够三个人吃。”

芭芭拉出去了，很快回来说：

“小姐，哈顿太太说，她只能按平时的份量送来。”

这儿得补充说明一下，哈顿太太是这儿的总管，心肠和勃洛克赫斯特先生一样，是鲸鱼骨和生铁品制成。

“哦，算了。”谭波儿小姐回答说，“我看我们只好凑合一下了，芭芭拉。”那姑娘退出以后，她忽然微笑着说了一句：“幸好这次我还有办法弥补。”

她让我们坐在桌子前面，给我们每人倒上一杯茶，还有一片虽薄但味道诱人的面包。然后她打开一个抽屉，拿出一个纸包，我发现原来是一个很大的香草子饼。

“原打算让你们把这饼带回去，”她说，“可是既然面包不够，只好现在吃了它。”她说，很慷慨地把它切成小片。

那天晚上，我们美美地饱餐了一顿。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提供的食物时，她面带微笑满意地看着我们，这同样使我们感到愉快。吃完茶点，撤去盘子后，她坐在炉边，我们一边一个挨着她坐着。她与海伦开始谈话，我有幸听到她们的谈话，非常高兴。

谭波儿小姐神态优雅，气质端庄，谈吐彬彬有礼，这使她既不狂热又不急躁。凡是听到她说话或者见过她面的人，对她都肃然起敬，心灵得到了涤净，当时我就有这种感觉，我也惊奇于海伦在此刻的变化。

食物的能量，明亮温暖的炉火，与她心意相通的导师，还有她那不寻常的头脑中的某种念头，这一切都唤醒了她内心的激情。首先，它们在她脸颊上苏醒了，燃烧了，泛起了红光。在此之前，她的双颊苍白而没有血色。它们使她那双水晶般的眸子更亮，使那双眼睛一下子比谭波儿小姐的还美——那种美不是因长睫毛和描画过的眉毛以及色彩，而是一种内涵美，这种美流光溢彩，明艳照人，激情的精魂停在她的嘴唇上，她口若悬河，我也不知这些东西都来自何方。她才十四岁，怎么会有这么宽广和充满活力的胸襟，来容纳这么多广博的知识，以至成为纯洁、热情的雄辩之源。在那个值得纪念的夜晚，这就是海伦的谈话特色，她似乎想在这短暂的一夜，品尝别人一生的生活。

她们谈的事情，我从来没听说过，古老的民族，古老的年代，神秘的国度，已经发现和正在探索的大自然的奥秘，这些都让我万分惊奇。显然她们是博览群书，才这么知识渊博。她们十分熟悉法国人的名字和法国作家。而且谭波儿小姐还问海伦，她是否还抽空温习一下她父亲教的拉丁文，说着，顺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叫她读一页维吉尔的诗，并逐字翻译一遍。海伦照办了。我对她的崇拜随着她知识的展露而加深。她翻译完，钟声响了，是睡觉的时间，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谭波儿小姐拥抱了我们，她搂着我们说：

“上帝保佑你们，我的孩子。”

她长时间地拥抱海伦 ,显然恋恋不舍。她目送我们到了门口 ,我听见 ,为了海伦 ,她在叹息 !同时 ,我也看到 ,她从脸上擦去一颗泪珠。

还没到宿舍 ,我们就听到斯凯契德小姐在大声嚷嚷。我们进去时 ,她正检查海伦的抽屉。一见海伦 ,就劈头给了她一顿痛骂。并命令她明天将五六个折得乱七八糟的东西别在肩上。

“ 我的东西实在太乱了 ,真丢人 ,” 海伦对我小声道 ; 我原打算收拾的 ,可不知怎的偏偏忘了。”

第二天一早 ,斯凯契德小姐在一张纸板上写了“ 邋遢 ” 两个字 ,然后避邪符般绑在海伦的额头上。然而 ,海伦却把这惩罚看作是理所应当的 ,一直戴了一天 ,毫无怨言。下午放学后 ,斯凯契德小姐刚一离开 ,我就跑到海伦跟前 ,一把扯下那纸板 ,扔进了炉火。一天来 ,我心中的怒火在熊熊燃烧 ,我为海伦遭到羞辱流了泪 ,看到她顺从的可怜样 ,我实在难以忍受。但我的这种愤怒 ,海伦不会感觉到。

一个星期后 ,谭波儿小姐收到了劳埃德先生的信。谭波儿小姐给他的信有了回音 ,看来他所说的和我的叙述并无偏差。谭波儿小姐把全校人员都召集起来 ,当众宣布了对我所谓罪行的调查结果。她说她很高兴我是清白的。教师们都来与我握手 ,并依次吻了我。有的同学交头接耳 ,看来她们也都在为我高兴。

一个让我烦恼的包袱就这样卸下来了。以后我要继续努力 ,我决心排除万难闯出一条路子来。我的记忆力并非生来就好 ,只是通过不断练习有了改进 ,做习题也提高了我的智力。几个星期以后 ,我升到一班里去。不到两个月 ,我就被允许开始学习法语和绘画 ,我学习了动词 Etre 的前两种时态 ,同一天 ,还画了我的第一所茅屋——顺便提一下 ,那所茅屋的墙的斜度可以和比萨斜塔比美。我不辞劳苦地干着 ,我的成功和努力成正比。那天晚上 ,上床时我忘了构思一顿热腾腾的烤土豆、白面包和鲜牛奶组成的晚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从前我总这样自我安慰 ,满足一下自己的渴望。现在代之的是一幅幅想象中的图画。黑暗中 ,我欣赏这些我亲笔绘出的图画 ,其中有大笔勾勒出来的房子、树木、峻峭的岸石和废墟 ,魁普式的牲口 ,蝴蝶在玫瑰的花苞上翩翩起舞 ,鸟儿啄食熟了的樱桃 ,藏着珍珠样的鸟蛋的鸛鹑巢 ,四周围绕着嫩绿的常青藤 ,诸如此类的美妙的图画。我在内心琢磨 ,是否能将比埃夫人那天让我看的一本很薄的法国书上的故事流利地翻译出来。这个问题还没有想完 ,我就渐入甜梦了。

所罗门说的对 :“吃素菜 ,彼此相爱 ,强如吃肥牛 ,彼此相恨。”

现在 ,即使拿盖茨海德府或者别的荣华富贵来换洛伍德和它的贫困 ,我也不愿意。

第九章

洛伍德的贫困,或者说苦难,逐渐在减轻。春意渐浓,春光已到,冬日的严寒已经消退,积雪开始消融,刺骨的寒风开始柔和。我可怜脚,被一月的寒流冻得红肿不堪,掉了一层皮,连走路都一瘸一拐的。如今,在四月和煦的风中,开始愈合和消肿了。清晨和星夜,再没有加拿大式的气温来冻结我们血管中的血了。在花园里度过游戏时间,对于我们已是可以忍受的。有时碰上阳光明媚的日子,这段时间甚至让人感到舒适和愉快。棕褐色的花坛上,长出了嫩绿,一天比一天鲜艳,仿佛是希望之神在夜间降临过,每个清晨都会留下清晰的足迹。从叶簇中花儿探出头来,有雪莲花,藏红花,紫色的报春花和长着金眼睛似的三色堇。现在每逢星期四有半天假,出去散步时,可以在小路边和树篱下发现更可爱的小野花。

花园的高墙上装着铁钉,发现高墙外面的景致就会产生更大的乐趣,这种乐趣简直无穷无尽,直通天霄。四周围绕着崇山峻岭的幽谷,绿叶葱茏,浓荫匝地。清彻见底的山溪,闪亮的涡流下布满了暗色的石子。这些和冬日的苍茫的天空下的景色是多么不一样啊!那时,冰天雪地,严寒冻僵了万物,阴风凄冷,沿着紫色的山峰由东而西飘荡,直到低洼的草地和河滩上,与山谷和小溪上的凝结的雾气搅在一起,那时,山溪也是一条混浊而奔放的激流,它冲过树林,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还往往夹着暴雨和打旋的雨雪冰雹,声音粗低沉闷。两岸的树林像一排排张牙舞爪的怪物。

四月过去,五月来临,那是一个明媚、静谧的五月。五月里,每天都是碧空如洗、阳光灿烂,西风或南风轻轻吹拂。如今,植物蓬蓬勃勃,洛伍德抖开它的秀发,变得处处绿意盎然,处处鲜花怒放,从前骷髅般的大榆树,槐树和橡树都活过来,显出很威严的样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林子深处 ,植物长得很茂盛 ,洼地里青苔覆地 ,数不胜数。许许多多的野樱草花 ,像铺在地上的奇特的阳光 ,我看见它们在阴暗处闪光的金色 ,仿佛是满地的光辉。所有这一切 ,我尽情地欣赏 ,自由自在 ,没有人管我 ,而且往往是孤身一人。至于为何会有这样的自由和乐趣 ,现在我就谈谈这个原因。

我谈到这个座落于小山和树林的怀抱之中、屹立在河畔的住所时 ,不是描述得很美么 ? 是的 ,确实美不胜收 ,但是 ,是否有益于健康 ,那是另一回事。

洛伍德所在的草木繁茂的山谷 ,是雾和瘴疠的发源地 ,瘟疫随着来临的春天 ,迅速地进驻孤儿院 ,把斑疹伤寒吹进了拥挤的教室和宿舍 ,还没到五月 ,孤儿院便成了医院。

食不果腹 ,感冒又没有及时治疗 ,这使大部分学生很容易就受到了感染。八十个姑娘 ,一下子病倒了四十五个。课是不能上的了 ,纪律也松弛了。少数没得病的 ,完全放任自流了。医务护理人员坚持说 ,必须经常锻炼才能保持她们的健康。再说 ,不这样也找不到空闲的人看管她们。谭波儿小姐全部精力都被病人占去了 ,她在病房里寸步不离 ,只在深夜匆匆休息几个小时。有些姑娘还算幸运 ,亲戚或朋友愿意让她们搬离这个传染地区 ,老师们每天忙于给她们打行李 ,或者为她们动身做别的必要的准备。许多人已经得病了 ,回家也只能等死。有些死在学校的 ,马上就悄悄埋掉了。疾病的性质不允许耽搁。

这样 ,瘟疫成了洛伍德的主人 ,死神成了它的常客。围墙内充满了阴森和恐惧 ,房间和走廊里弥漫着医院的气味 ,药品和熏香徒然地想掩盖死亡的恶臭 ;而户外 ,五月的阳光灿烂 ,碧空如洗 ,陡峭的山峰和美丽的林地沐浴着阳光 ;花园里如同花的海洋。蜀葵长得和树一样高 ,百合花绽开花蕾 ,郁金香和玫瑰含羞绽放 ,花坛边点缀着粉红的海石竹和深红的重瓣雏菊 ,呈现出五彩斑斓的景象 ;早上或晚上 ,野蔷薇散发出香料和苹果的香味。对大多数洛伍德

的人来说,这些芬芳的珍宝除了偶尔提供一束放在棺木上的花草以外,毫无用处。

但是,我和其他没有生病的人,却自由自在地欣赏着这景色和季节的美好,他们让我们从早到晚像吉普赛人一样在树林里漫游;我们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干什么,想去哪儿去哪儿。生活也比过去强多了。勃洛克赫斯特先生和他的家人再也不敢走近洛伍德一步了,没有人来过问这里的日常生活,那个脾气怪戾的总管也走了,完全是对传染病的恐惧把他们都赶走了。新总管是原来洛顿药房的管事,她对这个地方的规矩还不熟悉,伙食供应也就宽了许多。再者,吃饭的人少了,病人吃得也少,我们早餐盆里盛得比过去满了。有时来不及——这种事经常发生——做午餐的时候,她就给我们一块冷馅饼,或者厚厚一块面包或干酪,于是我们带到树林里去,美美地吃上一顿。

我最喜欢坐在一块光溜溜的石头上,它宽宽的,灰白干燥,突兀地立在溪水中间,涉水才能过去。这个绝活是我光着脚完成的。这块石头宽得正好够我和另一个姑娘舒服地坐在上面。那时候和我要好的是一位叫玛丽·安·威尔逊的姑娘,她聪明机智,我喜欢和她在一起,一半因为她精明,一半因为她的举止让我感到自在。她比我大几岁,阅历比我广,能说许多我爱听的故事。和她在一起,我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对于我的缺点,她也能够宽容,不管我说什么,她都不加限制,她善于叙述,我长于分析,她爱讲,我爱问,所以我们关系不错。通过交往,我即使没多大收获,也得到了不少乐趣。

这时候,海伦·彭斯在哪儿呢?我为什么不与她在一块儿度过这自由的可爱的日子呢?难道说我把她忘了吗?还是我对她的纯洁的友谊厌倦了呢?我卑鄙么?的确,上面提到的玛丽·安·威尔逊比不上我的第一个相识,她只会给我讲一些有趣的故事,扯些我喜欢的刺激性的闲话。至于海伦,如果我说得不错的话,她能够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听到她谈话的人品味到高尚脱俗的东西。

真的 ,读者 ,我知道这一点 ,也感受到了这一点。虽然我有很多缺点 ,几乎没有多少过人之处 ,但我对海伦·彭斯从未厌倦过 ,我从未停止过对她的依恋之情 ,这种感情 ,如同其他激励我心灵的感情一样 ,是如此强烈、温柔而充满崇敬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海伦都对我忠实 ,她默默地做着她认为应该做的 ,以此表示对我的友谊。这种友谊从没因为我们偶尔的任性而遭到破坏。这样 ,我怎么可能不对她眷恋呢 ! 只因为现在她病着 ,被搬到不知哪个房间去了 ,我见不到她已有几个星期。听说 ,因为她生的是肺病 ,所以没有和伤寒病人待在一起。当时我不知道 ,还认为肺病没什么大不了的。好好休息 ,过一个时期就会好呢。

有那么几次 ,是在阳光灿烂的下午 ,天气很暖和 ,她由谭波儿小姐陪着 ,从楼上下来 ,到花园散心。当时 ,我是不允许和她说话的 ,我只有透过教室里的窗户看她 ,也看不太清楚 ,只隐约见她裹着很多衣服 ,远远地坐在廊下。这更使我相信 ,不久她的病就会痊愈的。

六月刚到 ,天气很好 ,树林诱惑着我和玛丽·安 ,我们常常不与别人待在一块 ,而是游荡到很远的地方 ,结果迷了路。在一所孤零零的茅屋前问路时 ,发现那里住着一男一女 ,他们以养猪为生。那些猪以林中的野果为食 ,由于四处乱跑 ,习性和野猪相差无几。我们回来时已是深夜 ,月亮升起来了。在花园的门口 ,拴着一匹马。我们认出那是外科医生的马。玛丽·安认定有病人危险了 ,都这么晚了还请贝茨先生来。她进去后 ,我把在森林里挖采的一把根埋在我的花园里 ,以免第二天早晨枯掉 ,这花了我几分钟时间。做好这件事 ,我又在外面徜徉一回 ,露水初降 ,花香袭人 ,多么可爱的夜晚 ,安静舒适 ,西方的残霞预示了明天的好天气 ,月亮在暗黑的东方升起 ,显得十分庄严。我欣赏着这一美景 ,观察着这一切 ,在孩子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思考着 ,脑子里第一次出现这种想法 :

“这时病危在床，是多么悲哀啊！世界这么可爱！如果离开这个世界，到另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该是多么凄惨的事。”

我第一次发挥我的智力，努力思索所谓进天堂和地狱的事，这在以前灌输得太多了。我的思想第一次感到左右为难，束手无策；它左盼右顾，发现四周像一片深渊。它只能捉摸到它所在的一点——现在，其余的都在茫茫的迷雾里，猜不透，看不明。一想到稍不注意，就会坠入那片云雾，我便不寒而栗。正在我陷入冥思的时候，前门打开了，贝茨先生从里面出来，他的身边跟着一个护士，她送他骑上马走了。正要关门，我跑过去问她：

“海伦·彭斯怎么样了？”

“情况很糟。”她回答。

“贝茨先生就是来看她的么？”

“是的。”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在这儿她不会待得太久了。”

如果是昨天听了这话，我很可能觉得是她要回家了，回到诺森伯兰去，我决不会想到别的什么意思，但现在我马上明白她要死了。我知道，海伦·彭斯不会活太久了，如果真像她所说的有另一个国度，她就要被送到诸神的世界去了。我感到一阵恐怖和痛苦。突然，我有一个强烈的渴望——我一定要去看看她不可。我问她现在在哪个房间里。

“在谭波儿小姐的房间里。”护士说。

“我可以和她说说话么？”

“噢，这可不行，孩子。回屋去吧，下露水了，再待在外面要得热病的。”

护士关上前门，我从通往教室的边门到卧室。我进去时，钟刚好敲九下，我回来的正好，米勒小姐正在安排学生睡觉。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将近十一点左右，我仍然辗转反侧。卧室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里悄无声息,大概同伴们都睡着了。我悄悄地起身,睡衣外面套了件外衣,光着脚,从房间溜出来,径直往谭波儿小姐的房间而来。我认得路,谭波儿小姐的房间在那头。天上没有一丝云,夏夜的明亮的月光从过道的窗口泻进来,光线很好,使我走起来很方便。路过伤寒病人住的房间时,烧焦的醋味和樟脑味扑面而来,使我产生了警觉,我得绕过门口,以免被守夜的护士发现,否则我就会被送回去了。我必须见到海伦,——在她死之前我一定要再次拥抱她——我必须最后再吻她一次,和她说最后一句话。

下了楼梯,穿过下面的房子,我尽量小心不发出一点声响,悄悄打开又关上两道门,来到另一道楼梯跟前。再上了楼梯,对面就是谭波儿小姐的房间,一缕微光从钥匙孔和门底下透出来,四周静悄悄的。我走到门前,发现门没有栓上,微微地开着。也许这是为了让空气流通,让病人呼吸顺畅点。犹犹豫豫向来不是我的性格,这次更因为急切而有点冲动了,我由于悲痛,心口不断颤栗。推开门,我朝里面瞧了瞧,我在寻找海伦,真害怕我见到的是一个已经死去的海伦。

屋里有一张小床,紧挨着谭波儿小姐的床,被白色的帐子半掩着。在被子的下面,隐约显出一个身影的轮廓,脸却被帐子遮住了看不清。那个护士,也就是在花园里与我说话的那一位,躺在安乐椅上睡着了。桌子上燃着一支蜡烛,上面结着灯花没有剪,屋子里有点昏暗。谭波儿小姐却不在。后来我才知道,她到伤寒病室里看一个病人去了。那人已经昏迷不醒了。我走到小床边停下来,我想在拉开帐子之前说话,我把手放在帐子上,却一时间勇气全消,我真担心见到的是一具尸体。

“海伦!”我轻轻地叫。“你还醒着吧?”

她动了一下,拉开了帐子,我的恐惧立刻消失了。我看到了一张苍白瘦削的脸,但十分平静。在我看来,她的变化不太大。

“我真不相信是你,简!”她温和地说。

“啊！”这时我想，“她不会死的，她们一定是弄错了。如果她快死了的话，她怎么能如此平静！”

我爬上她的小床，轻轻地吻她。她的额头一片冰凉，脸颊消瘦，连手和手腕也是这样。只有她的微笑一如往常。

“为什么到这儿来，简？已经十一点多了。几分钟前我听到了敲钟声。”

“我是来看你的，海伦。听说你病得很重，不与你说说话我根本无法入睡。”

“看样子，你是来与我道别的，你来的正是时候。”

“你要上哪儿去，海伦？回家吗？”

“是的，回我永远的家——我最后的归宿。”

“不，不，海伦！”我伤心欲绝，停了下来。我竭尽全力方才忍住泪水，海伦咳嗽了一阵。不过咳嗽并没能把护士惊醒，咳嗽过去了，她精疲力竭，静静地躺了一会，然后又对我说：

“简，你光着脚，快躺下来，盖上被子。”

我这样做了，她紧紧搂着我，我偎依着她，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她又对我低低地说：

“我真高兴，简，如果我死了，不要太过难过，这没有什么悲伤的。人总有一死，夺去我生命的这个病并不令我痛苦，它来势缓，发展又慢。我的心灵是宁静的，没有因为我的死而过分悲痛。我的亲属只有一个父亲，前不久结了婚，他不会思念我的。现在死了也好，年纪轻轻的，少受许多痛苦。我不能在世上做一番事业，因为我不具备这样的品质和才能，相反我很可能会做错许多事。”

“只是，你去哪儿呢，海伦？你看得见吗？你心里清楚吗？”

“我相信，我有信仰，我是去上帝那儿。”

“上帝在哪儿？上帝是干什么的？”

“他既然创造了你和我，他就不会毁掉他所创造的人。我绝对依赖他，相信他，信任他的仁慈和力量，我在估算着，最后一刻的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还需多久 ,那时我将被送到他那里 ,他会出现在我面前的。”

“ 这么说 ,海伦 ,你确信有一个天堂 ,确信死后我们的灵魂都去那儿喽 ?”

“ 我确信 ,在一个未来的国度 ,有一个仁爱的上帝 ,将我不朽的部分献给他 ,他没有一句埋怨。上帝是我的父亲 ,也是我的朋友 ,我爱他 ,相信他也会爱我的。”

“ 我死了以后 ,不知还能不能与你相见 ,海伦 ?”

“ 当然能 ,亲爱的简 ,你也会到达那个幸福的地方 ,全能的上帝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接纳你。”

我又提了一个问题 ,只不过是在心里 :“ 那个地方在哪儿呢 ?真的有这么个地方吗 ?”我伸出胳膊更紧地搂着她。我认为现在的她比以前还可爱 ,我不能让她走 ,我仿佛觉得我能够办到这一点。我把脸埋在她的脖子下面 ,就这样躺着。过了一会儿 ,她又用可爱的语气说 :

“ 现在我觉得很舒服 ,刚才那阵咳嗽使我有有点疲倦 ,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入睡了。不过别走 ,简 ,你待在我身边使我很愉快。”

“ 我和你一块 ,亲爱的海伦 ,谁也不能将我们分离。”

“ 你不冷吧 ,亲爱的 ?”

“ 很暖和。”

“ 晚安 ,简。”

“ 晚安 ,海伦。”

我们彼此亲吻了一下 ,然后马上就入睡了。

我被别人的动作惊醒了 ,抬头一看 ,天已大亮 ,我在别人的怀里。护士抱着我穿过过道 ,把我送回了卧室。没有人因为我擅自离开床铺而责骂我 ,他们都在忙别的事 ,也正因为如此 ,我的许多疑问不知找谁来回答。一两天后我才知道 ,谭波儿小姐黎明时回到自己屋子里时发现 ,我在海伦的小床上躺着 ,脸紧贴着她的肩膀 ,胳膊搂着她的脖子。我沉睡着 ,而海伦却——死了。

她的坟就在勃洛克尔墓地里。在她死后的十五年中 ,那个坟的标志——土墩上一直荒草萋萋 ,杂草丛生 ;如今 ,在这个地点上竖了块灰色的大理石碑 ,碑上镌刻着她的名字和‘复活 ’的字样。

第十章

现在 ,我已经不分巨细地记载了我生活中所发生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对我生命中的头十年 ,我用了几乎同样长的篇幅来描述它。但这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自传 ,所描述的只是那些能够引起人们兴趣的往事的回忆。现在要一下子跳过八年的时间 ,完全省略这段时间的事情。但是 ,为了不致太过突兀 ,我还得再写上几行字。

斑疹伤寒这一浩劫虽然在洛伍德渐渐平息 ,似乎绝迹了 ,但它的余波未平。它所造成的巨大危害及其所受害的人数引起公众对这所学校的极大关注 ,通过对这场灾害起因的调查 ,各种造成这一惨剧的原因逐渐暴露出来 ,激起了公众的义愤。这个地点的本身就不符合卫生要求 ,对健康是极其有害的。儿童伙食质量低劣 ,做饭用的是有咸味的臭水 ,服装粗制滥造 ,以及很差的生活设施。这样 ,所有造成灾害的因素都曝光出来了 ,这使担任学校司库的勃洛克赫斯特先生大丢脸面。然而 ,这场灾害却使学校本身因祸得福 ,受益非浅。有几位富有的慈善家捐出一大笔钱 ,选择佳处建起一幢楼 ,改善了伙食、衣服和生活设施 ,学校基金由委员会管理。勃洛克赫斯特先生虽然仍保住了司库的职位 ,但再不能独断专行 ,而是由几位心胸宽阔、富有同情心的先生来协助管理。他的督学一职也是与他人共同承担的。这些人人都知道并且都善于把通情达理和严格治学 ,讲究卫生和勤俭节约 ,慈善仁爱和耿直公正结合起来。这所学校经过这样的改造 ,终于成了一个高尚的学府。经过这次革新以后 ,我又在这里生活了八年 ,这八年中 ,有六年当学生 ,两年当教师。由于我经历了这两种不同的地位 ,所以我对这所学校的价值和重要性的认识都可以证实。

这八年中 ,我的生活几乎是一成不变的 ,但也不能说不愉快 ,

因为这种千篇一律的生活也并不是缺乏生机的。我尽一切努力来吸取知识,对某些课程的由衷喜爱,博得我所喜爱的老师的欢心时所感受到的无比喜悦,这一切都在促使我前进。我就是这样利用给我的一切有利条件,终于取得第一班的第一名的位置。后来,我被授予教师的职务,我热心尽职地当了两年教师,但是当第二年结束时,我的工作和生活却再次发生了变化。

谭波儿小姐一直担任学校的学监,在学识上,她对我谆谆教导,在生活上,她对我无微不至。她的友谊,我们彼此亲密无间的交往,是对我的极大鼓舞和安慰。在我的心目中,她就是我的母亲、保护人和伴侣。但是她嫁人了,她的丈夫是一个牧师,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是配得上这样一位出色妻子的。他们结婚后便搬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因而我便失去了她。

就是由于谭波儿离我而去,我的心绪发生了改变,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我对洛伍德家一样的感觉一下子消失了。这些年来,我从谭波儿那里学到的丰富的学识、良好的修养和和谐的思想,善于用理智控制感情等等,都在我的心灵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我忠于职守,恪守纪律,举止安详。在别人眼里,似乎是一个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的人。

可是命运让史密斯牧师把我和谭波儿小姐给拆散了。在他们举行婚礼后不久,我目送他们跨上了驿站的马车走了。我眼看着他们的马车爬上小山,消失在远山那一边,然后才回到我的房间里,在寂寥中度过了大半天时光。

我在房间内不断地来回踱步,我原以为我只是在留恋失去的一切,考虑怎样去弥补它。可是当我抬头一看,发现下午已经过去,暮色包围了一切。这时,我突然感到,在这段时间里,我已经经历了一个心灵变化过程,我的心已经抛却了从谭波儿小姐那儿承继的那种宁静和谐的气氛。如今,我又恢复了我天生的面貌,旧时满怀希冀的情绪油然而升,这似乎不像是失掉了支柱,而像是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去了动机 ,并不是我已经丧失了保持平静的能力 ,而是身边已没有平静的气氛。几年来 ,我的全部世界一直是洛伍德 ,我的生活阅历也只限于它的各种清规戒律的圈子内。现在我重新意识到 ,真正的世界是广阔的 ,是一个布满期望、恐惧、激情和兴奋的五彩缤纷的世界。这个世界正等待着那些充满蓬勃朝气、敢冒风险去寻求人生真谛的人们。

我走到窗前 ,打开窗子向外面的世界眺望。那儿有这幢房子的两翼 ,有花园 ,有洛伍德周围的边界 ,往远看 ,还有山峦起伏的地平线。我的目光最后滞留在远处的蓝色山峰上。我渴望能够飞过这些山峰 ,欣赏它们那些由险峻的岩石、树木组成的 ,似乎到处都是囚禁和流放犯人的所在。我的目光追随着那条盘旋于山脚的路 ,这路最后消失在两山的峡谷之中 ,我是多么想顺着它看到更远的地方啊 !我回想起当初我乘着马车经过那条路上的情景 ,我还记得那时正是黄昏时分。从我第一次来到洛伍德那天起 ,仿佛已经过了一个时代 ,从那一天起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它。我的假期都是在学校里度过的 ,里德太太从来不派人来接我回盖茨海德府去 ,甚至连看也没看我一次。我和外面的世界处于完全隔绝状态 ,从来不通音讯。学校的规章制度 ,学校的职责、习惯和见解以及师生们的声音、脸孔、话语、衣着、偏爱和善恶 ,这就是我所熟知的生活的一切。现在我感到这些已经远远不够了 ,在一个下午之内 ,我突然对这八年的生活惯例感到极其厌倦。我向往自由 ,渴望自由 ,祈祷自由 ,但这种自由的愿望似乎随风而逝。于是我便放弃自由 ,想出一个更低的要求 ,只要求变化和刺激。于是我几乎绝望地在内心嘶喊 :“请至少给我一份不一样的生活吧 !”

晚饭的钟声响了 ,把我引下楼去。饭后直到睡前 ,我一直无法连接上我那被打断的思路 ,到了就寝时间 ,和我同住一个房间的教师格莱斯小姐还唠唠叨叨地跟我闲聊 ,这更使我无法回到我急待思考的问题上来。我多希望睡眠能使她闭上嘴巴 ,好使我的思路

继续下去。

格莱斯小姐终于发出鼾声了。她是个粗笨的女人，过去我一直把她的鼻腔音乐看成是一种令人厌恶行为，而今天晚上她的鼾声响起，我是打心底高兴起来。因为她的酣睡解除了她对我喋喋不休的干扰，这使我那几乎泯灭的思绪重新活跃起来。

我在心中思考着：“新的生活，其中奥妙所在，不像是‘自由’啦；‘兴奋’啦；‘享受’啦那些字眼，听起来很好听，但却是空洞的，是稍纵即逝的。可是工作，那是实实在在的事。任何人都可以工作，我在这里已经学习和工作了八年，现在所要求的，只是换个地点去工作，难道我连这点愿望都实现不了吗？这件事不是完全能够办得到的吗？是的，达到这个目的并没有太多困难的。要是动动脑子，能想出达到目的的办法，那该有多好啊！”

为了让脑子清醒地工作，我在床上坐了起来。那天夜里很凉，我用披巾紧紧裹住肩膀，然后便全力以赴地重新思索起来。

“我到底想做什么工作呢？新的房子，新的脸孔，新的环境中，一个新的职位，如此而已。别人是怎样找到新的职位的呢？想必是请朋友帮忙的吧。我没有朋友，还有许多人也一样没有朋友，他们和我一样得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找机会。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

对于这样的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我也一下子答不出来，我尽量用我的脑子去寻求答案，于是我冥思苦想，脑子急速运转，我感到头上太阳穴的血管砰砰直跳。可是过了将近一个钟头，脑子里依然如一团乱麻，思虑的问题毫无结果。我这种徒劳的思索弄得我浑身躁热，我翻身起床，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儿，拉开窗帘，只见一两颗星星向我发着光辉，我感到一阵寒意袭来，于是我拉好窗帘重新爬上床去。

我刚刚躺下，像是有一位好心的仙女把我需要的主意悄悄地送到我的脑中来。这个主意就是：“你可以在《某某郡先驱报》上登个广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怎么登呢？我对登广告的事一无所知。”然而，这一回答案没
用费多大劲儿，很快就想出来了。我的计划就是把广告和广告费
装到一个信封里，然后写上《某某郡先驱报》编辑部收。再把这封
信发出去，并注明回信寄到洛顿邮局的简·爱收。信寄出去一个星
期左右，再去查问一下是不是有回信。

这个计划我反反复复考虑两三遍，在心里仔细琢磨，直到我自
己觉得轮廓清晰了，我才感到满意，然后便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晨我早早地起了床，就把广告写好装进信封，写上
地址。广告是这样写的：

兹有一位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年轻女士，欲谋求一家庭教师职
位，儿童年龄在十四岁以下。她可以胜任英国良好教育所需
各项

普通课程的教学工作，包括法语、绘画、音乐。有意者请回信
某

某郡，洛顿邮局，简·爱收。

这份东西在我抽屉里躺一天。用过茶点，我向新来的学监请
了假，借口是去洛顿为自己和两个同事办点事。征得她同意后，我
便出发了。从学校到洛顿要走两英里路，傍晚又飘起了雨，我到了
洛顿逛了两家店铺，悄悄地把信送给了邮局，然后冒着大雨回到学
校。虽然浑身湿透，心里却很舒畅，因为我终于了结了我多时的心
事。

接下来便是我在这一星期里的日等夜盼，我觉得这一星期过
得特别漫长，然而这漫长的七天，终有过去的时候，在一个令人愉
快而又忐忑的秋天傍晚，我又一次踏上了去洛顿的路途，这条路是
一条风景优美的小道，它靠着山溪的岸边，蜿蜒穿过极为幽静的曲
曲弯弯的溪谷。不过这天我却无心观赏这如画景色，我所关心的是
我的那封信是否会有结果。

这一次请假的理由是为订做一双鞋子量尺寸，所以我先去办

了这件事。从鞋店出来,便穿过整洁干净的小街,到对面的邮局去。邮局管事的是一位戴着玳瑁眼镜的老太太,我问道:“有简·爱的信吗?”

这位老太太从眼镜上方盯了我一眼,然后打开一只抽屉,翻了又翻,我都等得不耐烦了。最后,她终于拿出一封信凑在眼前,看了又看,足足有四五分钟,这才极不情愿地把它递上柜台来,同时,她还用探究和怀疑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信封上写的是简·爱。

我向老太太问道:“只是一封信吗?”

“是的,再没有其他东西了!”老太太又紧盯了我一眼说道。

我把信装进口袋里转身便走,因为按学校规定八点钟前我必须赶回学校去,而当时已是七点半了,所以我没时间看信了。

我一回到学校,便有好几件工作等着我,我得陪着学生们学习。我得念祈祷文照料学生上床,然后和其他教师一起吃晚饭。直到就寝之前,我还得听那位格莱斯小姐的罗嗦,无法逃避。我们烛台上的蜡烛只剩下短短的一小截了,我担心她说起话来没完没了,直到把蜡烛头烧完。幸好,她吃的这顿丰盛的晚餐起了催眠作用,我还没脱完衣服,她便鼾声大作了。还剩下一英寸蜡烛,我忙掏出信来看,邮戳上是一个姓氏的字首 F。我拆开信,信的内容如下:

如果上周四在《某某郡先驱报》上刊登广告的简·爱的确具备广告上所说的学识,并能提供有关其品格及能力的令人满意的证明材料,那么她可以获得一个职位,学生仅有一名不到十岁的小女孩,年薪为三十镑。请简·爱将证明材料、姓名、地址及所有详细材料寄交:某某郡米尔科特附近桑菲尔德,费尔法克斯太太。

我把这封信反复研究了几遍,它的字体是老式的,有些不够稳定,像是一位老太太的手笔。这倒是令人满意的。我心里一直暗暗担忧,唯恐我的做法会对我造成什么不良的后果。但我也暗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祈祷我奋斗的结果是正当的 ,可敬的 ,合乎规矩的。在我即将从事的 ,我所向往的事业里 ,出现一位上年纪的老太太倒也不是坏事。费尔法克斯太太 ! 我仿佛看见她身穿黑色长裙 ,戴着寡妇帽子 ,面孔也可能有些冷漠的 ,同时彬彬有礼 ,是一位典型的受人尊敬的英国老妇人。桑菲尔德一定是她的住宅名称了 ,尽管我猜想不出她的房屋的式样 ,但肯定是个古朴整洁的宅院。某某郡米尔科特 ,我在记忆中复习了一下英国地图 ,是的 ,找到了 ,郡和城市都找到了。某某郡距离伦敦比我住的这个偏远的郡要近七十英里 ,不错 ,这是个有着生活活力的地方 ,正是我所渴望的。米尔科特是一个大工业城市 ,是个很繁华的地方 ,虽然那些高耸的烟囱和烟雾腾腾的景象并不令人愉快 ,但桑菲尔德离城可能还远着呢。总而言之 ,这对我的生活将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烛台上的蜡烛塌下来了 ,灯芯灭了。

我想 ,我得马上采取下一步行动了 ,我的计划不能偷偷摸摸进行而必须公之于众。在中午休息的时候 ,我找到学监并告诉她 ,我有希望获得一个新的职位 ,薪水要比我现在高出一倍。我恳请她将这件事透露给勃洛克赫斯特先生或者委员会的其他人 ,并且征求一下是否哪位先生可以做我的证明人。她很热心地答应帮我促成此事。果然 ,第二天她便向勃洛克赫斯特先生提出了这件事 ,他要我给里德太太写封信 ,因为她是我的法定监护人。于是我便给里德太太写了信 ,她答复说 ,我可以为所欲为。这说明 ,她在我的事情上已经撒手不管了。这封信在委员会里做了传阅 ,虽然经过了不必要的延误 ,但终于同意我可以尽可能地改善境况 ,并且鉴于我在当学生和教师期间表现一贯良好 ,所以同意为我出具一份证明我的品格和能力的文书 ,上有学校的几位督学签字。

一个月之后 ,我终于拿到这份证明 ,于是我寄了一份给费尔法克斯太太 ,并很快收到了回音。她表示满意 ,约我在半个月之后去她家就任家庭教师。

我开始做各种准备工作 ,其实也没有太多事要准备的 ,除一些工作上的事要交待之外 ,我个人的衣物数量也不多 ,在最后一天装上衣箱就行了 ,这衣箱还是我八年前从盖茨海德府随身带来的。

箱子用绳子捆好 ,钉上姓名卡片。再过半小时 ,搬运夫就要把它运到洛顿去。我自己将在明天一早也要去那儿等马车。我洗刷干净我的黑呢旅行装 ,把帽子、手套和皮手筒也准备好了。我虽然忙碌了一天 ,但并不感到累 ,我太兴奋了 ,我的生活从此要翻开新的一页。

我正打算稍稍的休息 ,平静一下我的心情 ,一个仆人对我说 ,“下面有人想见你。”

我想准是搬运夫吧 ,于是我便跑下楼去 ,刚到半掩着门的候客厅 ,有个人便跑出来。

那个人拦住我 ,抓住我的手嚷道 :“是你 ,是你 ,你到哪儿我都认得出来 !”

我一看 ,是一个像仆人似的衣着讲究的已婚妇人 ,很年轻 ,长相姣好 ,乌发黑眼 ,脸色红润。“啊 ,这是谁呢 ?”我心想。那音容笑貌似乎是极熟的 ,可就是一下子认不出来。她看我认不出她来 ,便问我 :“是谁呀 ?”我还是窘得满脸通红说不出来。这时她说 :“你该不会把我全忘了吧 ,简小姐 ?”

我一下子认出来了 ,我狂喜地拥抱她 ,亲吻着她 ,“贝茜 ! 贝茜 ! 贝茜 !”这时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贝茜见我这样 ,忍不住又哭又笑 ,我们都激动万分。我们走进客厅 ,炉火边站着一个约三岁的小孩 ,穿着格子花呢外衣和长裤。

贝茜对我说 :“那是我的孩子。”

“这么说 ,你早就结婚了 ,贝茜 ?”

“是的 ,快五年了 ,我丈夫是马车夫罗伯特·利文。除了这小鲍比 ,我还有个小姑娘 ,我给她取的教名是简。”

“你还住在盖茨海德府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住在门房里，原先的看门人走了。”

我急切地向贝茜问道：“他们都过得怎样？快讲给我听听吧。”这时鲍比依偎在贝茜的身边。贝茜对我说：“里德大小姐比你高出半个头了，乔治亚娜有你两个胖。简小姐，你长得不高也不壮，准是学校里待你不太好吧？”我顾不上回答，便急忙问道：

“我想，乔治亚娜一定还很漂亮吧？贝茜。”

“是很漂亮，去年冬天她随她妈妈去了趟伦敦。到了伦敦人人都赞赏她呢，还跟一位年轻贵族谈起了恋爱，可是她的亲属们都反对这门亲事，结果他们打算私奔，但没有成功，被发现了，被截住了。是里德大小姐发现的，我想她是妒忌妹妹。现在她俩成天吵架，闹得鸡犬不宁。”

“哦，那么约翰·里德呢？”

“咳，他可不怎么好，虽然上了大学，可考试却不及格。他的几个舅舅让他当律师，学法律，可是这个小伙子太放荡了，我看这个人是有出息的。”

“他长得怎样？”

“个头很高，从外表看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不过他嘴唇是够厚的了。”

“里德太太呢？”

“里德太太表面看上去，胖乎乎的，不过我总觉得她心里并不顺心。约翰先生的行为使她很不高兴，他太浪费了。”

“是里德太太叫你来的吗？贝茜。”

“不是的，是我自己早就想来看你了。一听说你来了信，说你要上别的地方去，我就想趁你没离开这里之前来看看你，我怕以后很难找到你了。”

我们谈话间，我发觉贝茜对我虽然是关心，但并不赞美我，于是我半开玩笑地问道：“贝茜，我现在这个样子，你很失望吧？”

“不，简小姐，倒不是这样的，你很文雅，像一个大家闺秀的样

子 ,可是你知道你从小就不是个美人啊。”

听了贝茜坦率的回答 ,我笑了。虽然我不是很介意 ,但在这十八岁的年龄上不能不存有讨人喜欢的心理 ,一旦听人说自己外貌并非自己的心理所想 ,总不怎么不舒畅的。

“ 不过我觉得你很聪明。”贝茜这样说似乎是在安慰我。她又问我都会些什么 ,会不会弹钢琴。

我告诉她 :“ 会一点儿。”

屋里有一架钢琴 ,我便弹一首华尔兹舞曲给她听。她听得入了迷。

她称赞地说 :“ 那几位里德小姐可弹得不如你这样好 !我早就说 ,你的学问会超过她们的。你会画画吗 ?”

“ 壁炉架上的这幅画就是我画的。”我指着那幅水彩风景画告诉她 ,“ 为了感谢学监们的帮助 ,我把这幅画作为礼物送给她们 ,还配上了玻璃镜框。”

“ 啊 !你画得可真好看 ,简小姐 ,里德的小姐可比不上你 ,你的画可以和她们的图画教师比一比 ,你还学法文了吗 ?”

“ 学了 ,贝茜 ,能看也能说。”

“ 那你女红也都会做的了 ?”

“ 是的。”

“ 哦 ,你真成了大家闺秀了 ,简小姐 ,我早就看出你不管有没有亲人照顾 ,都会有出息的。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你是否有你父亲方面的亲戚爱家的消息 ?”

“ 我从来不曾听说过。”

“ 嗯 ,你不知道 ?这太可惜了。大概在七年前的一天 ,一位爱先生到盖茨海德府来看你。太太说你在五十英里开外的地方上学。他很失望的样子 ,因为他不能耽误 ,要坐船到外国去 ,船一两天便从伦敦开出。我看那人完全像个上等人。你知道 ,太太老说他们穷 ,他们下贱 ,依我看他们很可能跟里德家的人一样 ,是个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士呢！”

“他到哪个国家去了呢？贝茜。”

“是好几千英里以外的一个小岛，是个产酒的地方，这是管家跟我说的。”

“是叫马德拉群岛吗？”

“对，是这个名字。”

“那么当时他就走了？”

“是的，他在屋子里没坐上多久。太太对他很冷淡、傲慢。他走后太太称他为‘鬼鬼祟祟的商贩’，我的丈夫罗伯特·利文说他是一个酒商。”

“很可能是酒商，要不就是酒商的职员或代理人。”

贝茜和我又谈了一个钟头的往事，然后才不得不分手。第二天我在洛顿等马车时又碰上了她，我们又恋恋不舍地在一起待了几分钟。她去洛伍德冈顶上车返回盖茨海德，而我上马车到米尔科特去。

第十一章

十月的天气已颇有寒意了，连续十六个小时的马车旅程，我几乎被冻僵了。我是凌晨四点钟离开洛顿的，现在米尔科特城里的钟已敲过八点。

我下了马车来到米尔科特香治旅馆中的一个客厅。这房间里贴着大花纹壁纸，有地毯、家具，壁炉上印制着乔治三世的肖像，另一幅是威尔士亲王的肖像，还有其它一些图画。我无心细看，因为我感到严寒刺骨，我把皮手筒和伞搁在桌子上，斗篷和帽子都没脱就坐到了炉火边，想让身上快点暖和过来。

我原以为来到这里便会有人来接我的。可是我四下里张望，并没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向一名侍者打听是否有人问起过爱小姐，他说没有。无奈之下，我只好请他把我领到一个僻静的房间去等。我相信会有人来接我的，但此时一种无依无靠之感油然而生，那滋味是令人很痛苦的。半个小时过去了，我还是孤身一人地等待着，这时恐惧占了上风。我想到我可以打铃。

我问应声而来的侍者：“附近有个叫桑菲尔德的地方吗？”

侍者回答不知道，不过他答应，可以到柜台上去看看。

侍者走开不久便转了回来，问道：“你姓爱吗？有人来接你。”

我一跃而起，拿上皮手筒和伞，匆忙来到旅馆的走廊。一个男人站在门口边，向外看去，我模模糊糊看到一辆单马马车。这个男人一见我便指着放在走廊的箱子，有点莽撞地说：“这是你的行李吧？”

“是的。”他把箱子拎到车上，扶着我也上了车，这是一种普普通通的马车。没等他关车门，我就问他到桑菲尔德有多远。

“差不多有六英里。”

“我们要走多长时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大约一个半小时吧。”

他关好车门,然后爬到外面自己的坐位上去,我们便出发了。车子走得很慢,但我却并不着急了。我靠在这辆虽不漂亮但很舒适的马车座上,从容不迫地想我的心事。我高兴的是这次旅程终于就要结束了。我在车中猜想:从仆人和车子的朴实无华这一点来看,费尔法克斯太太不是讲求排场的人,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从来没有和讲排场的人生活在一起过。但我不知道除了小姑娘外,这位太太是否是孤身一人,如果是的话,只要对她有礼貌一些,便一定会和她相处融洽。同时我也担心,已往的经历告诉我,有时即便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往往毫无结果。在洛伍德时下过这样的决心,也取得了别人的好感。但在和里德太太相处时,我所有的努力总是遭到摒弃和拒绝。我祈求上帝,千万别让费尔法克斯太太成为第二个里德太太。但是我并不为此忧心忡忡,即使是里德太太那样的人,我并不是无路可走了,万不得已时,我还可以登广告,另择职位。

我拉开车窗,向外眺望,米尔科特已被我们抛在后面了,从那密密麻麻的灯火来看,这个城似乎是相当大的,起码比洛顿要大得多。我感到我这会儿是在一块公用的土地上行走,路两边是一幢幢房屋。我感到这里比洛伍德人多,但景致却不如洛伍德美,这里比洛伍德热闹,却缺少洛伍德的浪漫气息。

路不好走,夜雾茫茫,赶车人也不着急,她像故意让马儿慢慢腾腾地行走似的。给我的感觉一个半小时要长到两个小时。这时赶车人对我说:“现在离桑菲尔德不远了。”

我朝车外望去,发现我们正经过一座教堂,天空中衬托着低矮的钟楼,钟刚敲过一刻。我还看见山坡上有短短的一排灯光,表明那是一个村庄或是个小村落。

大约又走了十多分钟,马车停下来,车夫下车打开大门,车直驶进去,来到一幢房子前,从一扇遮着窗帘的弧形落地窗里透出了

烛光 ,其余的窗子则是漆黑一片。马车停下来 ,一个女仆把车门打开 ,我下车走进屋去。

“小姐 ,请这边走 ,好吗 ?”我随着这个姑娘穿过一间四周有高门的方形大厅 ,走进一间屋子 ,屋内炉火和烛光交相辉映 ,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幅相当舒适愉快的生活图景。

这间小屋子 ,炉火边放着一张圆桌 ,一张老式高背扶手椅上 ,坐着一位衣着极为整洁的小老太婆。她戴着寡妇帽子 ,身穿黑绸衣服 ,围着雪白的布围裙。正是我想象中的费尔法克斯太太的样子 ,只是没有那么庄严肃穆 ,给人一种非常和善之感。她此时正忙着编织她的活儿 ,一只大猫安静地伏在她的脚边。总之 ,这是一个完美家庭所需要的一切 ,既没有使人压抑的奢侈华贵 ,也没有叫人手足无措的威严显赫。

我进屋后 ,老太太站起来 ,热情地欢迎我。“你好吗 ?亲爱的 ,我想你坐车一定坐得累坏了 ,也很烦了 ,约翰赶车太慢 ,你一定冻僵了 ,快到炉火前面来。”

“我想 ,你就是费尔法克斯太太吧 ?”

“是的 ,你说对了 ,坐下吧。”

她让我坐到她的椅子上 ,然后亲自动手给我拿掉披巾 ,解开帽带。我请她不要麻烦了。她说 :

“哦 ,不麻烦 ,你的手可能冻僵了。莉亚 ,去弄点热的尼格斯酒 ,顺便再拿几块三明治来。给你贮藏室的钥匙。”

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串管家的钥匙 ,交给女仆。然后她又招呼我 :

“来吧 ,再靠近火炉一点儿坐。”她热情地问 ,“你是不是把行李都带来了 ,亲爱的 ?”

“是的 ,太太。”

“我去关照一下 ,让他们把你的行李放在你的房间里。”她说着眼便走出门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竟然把我当成客人来招待，这样的礼遇真让我出乎意料，我原来是做好受到冷漠和生硬的接待的。”我心里想道。

她回来了，把桌上的活计和一两本书拿开，腾出地方来摆放莉亚端来的盘子，然后她亲手给我食物。主人的热情使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来自我的雇主和上司的这种款待。但费尔法克斯太太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做是很自然的，而且是很恰当的，甚至是理当如此的，所以我只好默不作声地接受这种热情的款待。

当我吃过她亲手递来的食物后问道：

“我今天晚上能有幸见到费尔法克斯小姐吗？”

这位费尔法克斯太太似乎没听明白我的问话，她将她的耳朵凑近我的嘴说：

“什么？亲爱的，我的耳朵有点背，没听清你的话。”

我又高声清晰地重复了一遍我的问话。

“费尔法克斯小姐？哦，你说的是瓦伦小姐！瓦伦是你要教的学生们的姓。”

“那么说，她不是你的女儿？”

“不是，我没有亲人。”我本来想追问一下瓦伦小姐和她是什么关系，但又怕这样问太失礼，所以便没有再问。我想以后慢慢总会知道的。

费尔法克斯太太在我对面坐下来，把猫抱在膝头上对我说：“我真高兴你来这儿，现在有人和我作伴，这儿的生活会很愉快的。说实在的，这儿的生活是令人欢喜的，因为桑菲尔德是座美丽的老宅子，虽然这几年没有好好收拾它，但它仍是个相当不错的地方。可是，一到冬天，就是再好的房子，若是孤零零一个人住着也是寂寞冷清的。虽然莉亚是个好姑娘，约翰和他的妻子也是正派人，不过他们毕竟只是下人，不能和他们平等相处，作伴儿得跟他们保持一些距离，以免失掉自己的权威。去年冬天，大概你还记得那是一

个特别冷的冬天 ,不是刮风就是下雪 ,从十一月到二月这么长时间里 ,除了卖肉的和送信的 ,这个宅子没有来过外人。我一个人夜夜独坐 ,心里既烦闷又十分无聊。有几次我让莉亚念点书给我听 ,可是我感到她不喜欢这件事 ,她觉得太拘谨 ,我也就不再难为她了。”她又接着说 :

“ 春天和夏天 ,就好过多了 ,白天长 ,阳光也好 ,心里就舒畅多了。再说 ,今年刚入秋 ,小阿拉德·瓦伦和她的保姆就来了 ,房子里多了人 ,特别有了孩子 ,马上就变得热闹起来。现在你又来了 ,我真是太高兴了。”

听了她这番话 ,我对这位慈祥可敬的老太太顿时增加了一种亲切感。我把椅子靠近她一些 ,表示自己会像她期望那样和她愉快地生活在一起 ,给她作伴儿。

她说 :“ 现在十二点钟了 ,你赶了一天的路 ,一定累坏了 ,我带你到你的卧室去 ,我已经把隔壁那间屋子收拾出来给你用。那是一个小房间 ,不过比起大房间更舒适一些。虽然大房间里的家具比较考究 ,但那里太大 ,太冷清了 ,我自己是从来不到那里住的。”

我对她如此细心周到的考虑表示感谢 ,同时 ,表示愿意去休息 ,便跟着她走出房间 ,随她上楼 ,我被带到一个小房间 ,里面都是普通的家具 ,但我感到很高兴。

费尔法克斯太太慈爱地向我道了晚安 ,我问好门 ,环顾一下我的小屋 ,整天的疲劳和心中的担忧似乎一扫而净 ,我感到终于来到了安全的港湾。我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不由自主地跪在床边感谢上苍 ,并祈求上苍在我今后的日子里给我帮助赐予我力量 ,使我不辜负我所受到的恩惠。这一夜 ,由于身体的极度疲乏和心中的满足 ,我很快就沉入梦乡。一觉醒来 ,已是白天了。

阳光从印着蓝色的窗帘缝里斜射进来 ,照亮了糊着墙纸的墙和铺在地上的地毯 ,使这个小天地格外安宁、明媚 ,这和我在洛伍德住室那光秃秃的地板和斑驳的灰泥墙不可同日而语。我看到如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此令人心醉的环境 ,不觉精神振奋起来 ,我觉得自己生活中的一个比较美好的时期已经开始了 ,感到今后的时日 ,虽不免有荆棘和辛苦 ,也会有鲜花和欢乐。由于环境的变化 ,由于有希望出现一个新天地 ,我全身的器官功能都被唤醒了 ,仿佛都在欢呼雀跃。

我起床了 ,我细心地穿好衣服 ,我的衣服每件都做得朴实无华 ,这可能是出于我的天性 ,我生性喜爱简单、整洁、无华。尽管我并不是个美人儿 ,但我尽可能地让自己显得美一些、高雅一些 ,能给人以好感。我有时惋惜自己不能长得再好看些 ,盼望自己有一个白里透红脸蛋 ,挺直的鼻梁和樱桃般的小嘴 ,也很希望身材硕长 ,风度翩翩。然而 ,我却偏偏这样矮小 ,这么苍白 ,五官也不细致 ,这是我无法改变的 ,只能是抱憾终生了。所以我便在衣着上、修饰上下些功夫 ,把头发梳整齐 ,穿上黑衣服 ,虽然这黑衣服穿上像个贵格会教徒 ,但它却适合我的身材 ,使我能在平常中显出高雅来。我觉得我这样打扮 ,见到费尔法克斯太太会显得体面一些 ,我的学生也不会厌恶地躲开我。我精心收拾了一番之后 ,便鼓足勇气走了出去。

穿过铺着地毯的长廊 ,走下光滑的橡木楼梯 ,来到大厅。我向大厅四壁望去 ,见墙壁上挂着几幅画很引人注目 ,一幅是身披盔甲面色冷峻的男子 ,一幅是涂脂抹粉、戴着珍珠项链的贵妇 ,天花板上悬挂着青铜灯和一座大钟 ,钟壳是精雕细刻的橡木和乌黑油亮的檀木制成的。这一些 ,在我的眼里 ,都显得庄严和气派。然而 ,我对富丽堂皇既不习惯 ,也不欣赏。大厅的那扇半镶着玻璃的门正开着 ,我便跨出门去。这个清晨秋高气爽 ,朝阳照耀着开始枯黄的树木和仍然碧绿的田野。我走到草坪上 ,抬起头来 ,仔细观赏这座宅子的正面。这个宅子有三层楼高 ,规模虽然可观 ,但并不显得恢宏。着实是个绅士的住宅而不是贵族的府第。屋顶上四周围着一圈雉堞 ,给这宅子增添了诗意。在这灰色宅子的后面 ,是白嘴鸦栖息的树林子 ,林中的“居民”正哇喙鼓噪地飞翔 ,它们越过草坪和

庭园 纷纷栖在一个大牧场上。一道篱笆分开牧场和这边 ,那边的草地上长着一排高大的老荆棘 ,粗壮多节 ,如橡树一般大小 ,这可能就是桑菲尔德(意思是荆棘地)的名字的由来。再远一点是小山 ,显得荒凉寂静。真想不到离米尔科特这么近竟会有如此宁静的地方。一个小村落的房舍零星地散落在小山的山坡上 ,屋顶和树枝错落有致 ,教堂坐落在不远的地方 ,可以看到它那古色古香的塔楼。

我正默默地欣赏这四周的一切 ,享受着这恬静的景色和宜人的新鲜空气 ,想着这座大宅让这么一个矮小的费尔法克斯太太居住实在是太显得孤独了。就在我这样想着的时候 ,这位太太出现在门口了。

“ 怎么 ,不多睡一会儿 ,看来你是个爱起早的人。”她亲切地吻了我一下 ,然后跟我握握手。我也极为亲切地向她道了早安。

“ 你觉得桑菲尔德怎么样 ?”

我告诉她 ,我非常喜欢这里的幽静的环境。

“ 是啊 ,”她说 ,“ 这是个美丽的地方 ,可是我总怕它慢慢衰颓下去 ,除非罗切斯特先生愿意在这里长住 ,或者 ,至少来得勤一点。大宅子和好庭园都需要有个主人。”

我惊奇地问道 :“ 罗切斯特先生 ! 他是谁呀 ?”我心里奇怪 :“ 难道说这位太太不是这里的主人 ?”

“ 罗切斯特先生是桑菲尔德的主人。”她平静地回答道。然后她问我 :“ 你难道不知道罗切斯特先生吗 ?”

我当然不知道 ,我也从未听说过 ,可是这位老太太好像把罗切斯特先生理所当然地当成是众所周知的名人了。

我随口说道 :“ 我不知道罗切斯特先生 ,我以为你是桑菲尔德的主人呢。”

“ 我 ? 天哪 ,我的孩子 ,我不过是这个宅子的管家。不错 ,从他母亲方面来说我跟他家里是亲戚 ,或者至少我丈夫跟他是远亲。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丈夫在世时是个牧师 ,就在那边山上的小村庄干草村 ,那座教堂就是他的。这位罗切斯特先生的母亲也姓费尔法克斯 ,她的父亲跟我丈夫的父亲是堂兄弟。不过我从来不靠这种亲戚关系 ,我也从没有把这层关系当成一回事 ,我想自己只是个管家。当然 ,我的东家对我总是很和气的 ,所以我也就忠于职守 ,再不指望什么别的了。”

“那么 ,那小姑娘 ,我的学生又是怎么回事呢?”

“她是一个由罗切斯特先生监护的孩子。他让我给她请一位家庭教师。他打算把她抚养成人 ,于是就把她连同她的保姆一起接到这儿来了。”

谜底终于揭开了。这位和蔼可亲的矮小寡妇原来不是什么贵妇人 ,她不过和我一样 ,也是一个受雇佣的人。我因此感到更高兴 ,我们的关系是真正的平等 ,我的处境将更加自由 ,因而我便更加喜欢她了。

我正这样想着 ,从草坪上跑过来一个小姑娘 ,后面跟着她的保姆。我看着我的学生 ,而我的学生一开始并没有留意到我。她完全还是个小孩子 ,大约只有七八岁的样子 ,身材纤弱 ,面色苍白 ,五官细致 ,但过长的髻发直垂腰际。

“早安 ,阿德拉小姐 ,”费尔法克斯太太过来和这小姐说话 ,她指着我对她说 :“这位小姐要教你读书 ,使你将来有一天成为聪明的女人。”

“这是我的家庭教师吗?”她指着我对她的保姆问。

保姆回答说 :

“是的 ,当然啦!”

我听她们俩人说的是法语感到很诧异 ,于是我问费尔法克斯太太 :“他们是法国人吗?”

费尔法克斯太太介绍说 :

“保姆是法国人 ,阿德拉出生在法国 ,而且 ,她在六个月以前才

第一次离开她的出生地。她刚来的时候一点儿不会讲英语,现在才勉强能讲一点儿。我听不大懂她说的话,她常常把英语和法语混在一起说。不过你也许能明白她的意思,因为你是会法语的。”

我暗自庆幸我学会了法语,而且能相当流利和准确地使用这种语言。所以我想在这位阿德拉小姐面前不至于感到尴尬。小姑娘听说我是家庭教师,就走过来和我握手。从第一次接触中,我感到我和这位小姐会处得好的。

我带她进屋去吃早饭的时候,我用法语对她说了几句话。开始她回答得很简短,可是等我们在桌边坐定,她用她那双淡褐色的大眼睛仔细观察我十几分钟以后,突然开始欢畅地谈了起来。当然她说的是法语。

“啊,你能说我的语言,而且说得和罗切斯特先生一样好。我可以像跟他说话一样跟你说话了,还有索菲也是一样,她保准会高兴的。这儿谁也听不懂她的话,费尔法克斯太太只会说英语,索菲是我的保姆,她跟我一块儿坐着一艘大船过海的,我们在船上的时候,船上有个大烟囱的烟可厉害呢,后来我病倒了,索菲也病倒了,罗切斯特先生也病倒了。罗切斯特先生躺在叫头等舱的漂亮房间的一张沙发上,索菲和我睡在另一个地方的小床上。我差一点从床上掉下来。对了小姐,你姓什么?”

“爱——简·爱。”

“喂?咳!我说不上来,对了,后来我们的船早晨天还黑着就停在一个大城市那儿。那个城市可大了,房子都是黑乎乎的,到处都是煤烟,一点也不像我原先住的地方又干净又漂亮。罗切斯特先生抱着我跳上跳板上岸,索菲跟在我们的后面,我们上了一辆马车,把我们送到一个叫旅馆的漂亮的大房子里。我们在那等了足足有一个星期。那时我和索菲天天到公园里去散步,那公园里有一大片绿色的草地,那儿还有许多孩子,还有一个有许多美丽的鸟儿的池塘,我用面包屑喂它们吃。”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费尔法克斯太太问我：“她说得这么快，你听得懂吗？”

“我完全听得懂，太太，因为我听惯了比埃洛夫人流利的语言。”这位慈祥的太太对我说：

“我希望你问她一两个关于她父母的问题，我拿不准她是不是还记得他们。”

“阿黛勒，”我用阿德拉法文名字问她：“你是跟谁住在你说的那个干净漂亮的地方呢？”

“很久以前，我跟我的妈妈住在一块儿，可是她到圣母玛利亚那儿去了。妈妈经常教我唱歌跳舞，朗诵诗。那时经常有好多好多先生和太太来看妈妈，我就给他们跳舞，或者坐在他们的膝盖上给他们唱歌。我很喜欢唱歌，现在我就唱给你们听，好吗？”

这时她已经吃完了早饭。我们都乐于让她显一下身手。她爬下椅子，过来坐在我的膝盖上，然后将小手一本正经地拢在胸前，把她的髻发往后一甩，眼睛看着天花板，便开始一板一眼地唱起来。她唱的是歌剧里的一支歌曲。这是一个弃妇唱的歌，歌中哀叹情人的不忠贞以后，开始求助于骄傲。她要仆人用她最珍贵的珠宝和最华丽的衣服把自己打扮起来，决定那天晚上到一个舞会上去见那个背信弃义的男子，用她那欢快的举止向他证明，他的遗弃对她的影响是多么微不足道。

我很奇怪让这样天真烂漫的孩子唱这样题材的歌曲，我猜想这种表演的目的，就是想从孩子天真幼稚的嘴里唱出爱情和嫉妒的曲调，以发泄心中之气吧。但这种做法并不高明，甚至有些低级趣味，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阿黛勒把这支歌唱得十分婉转动听，而且还带着她那种年龄特有的天真无邪。她唱完之后，就跳下我的膝盖说：“小姐，我再来给你背几首诗吧。”

她摆好姿势后，开始自报题目：“拉封丹的寓言《老鼠同盟》。”接着她就抑扬顿挫地朗诵起这篇小诗来。她的声音委婉动听，动

作恰到好处，朗诵极为娴熟。这在她这个年龄上是很难得的了，这足以证明她是受过训练的。

“这篇寓言是你妈妈教给你的吗？”我问。

“是的，妈妈经常这样念：‘你怎么啦？’一只老鼠问；‘说吧！’她教我举起手，——就像这个样子——为了提醒我问话时要提高嗓门。”然后她说：“现在我给你跳个舞好吗？”

我担心她累着，忙说：“不要了，谢谢，已经很好了。”于是我问她：“你妈妈去了圣玛利亚那儿后，你又跟谁住一块呢？”

“跟弗雷德里克太太和她的丈夫一起住。她照料我，可她不是我亲戚。我看她也不很有钱，她没有我妈妈那样好的房子。我在那儿没待多长时间，罗切斯特先生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块儿到英国来住，我说愿意。因为我在认识弗雷德里克太太以前很久就认识罗切斯特先生。他一直待我很好，还送给我漂亮的衣服和玩具。可是，他把我带到英国来后，他自己却又回去了，我一直再没有看到他。”

早饭后，阿黛勒和我一同去了书房。我猜想这是罗切斯特先生特意安排把这间房子作教室的。房子中大多数书籍都被锁在玻璃橱里，只有一个书橱开着，里面放有供孩童阅读所需要的各种图书。此外还有一些文学作品、诗歌、传记、游记以及传奇之类的书。我想他可能认为家庭教师私人阅读所需要的无非就是这些了。的确，从眼前来说，它已使我感到十分满足了，这跟过去在洛伍德难得找到的几本旧书相比，这些书对我求知和消遣，简直是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这房子里还有一架崭新的钢琴，我试了试，音色极佳，还有一个画架和一对地球仪。总之，这一切，为我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就目前教学工作之需，可以说是完美无缺了。

虽然我发觉我的学生很乖巧，但不大肯用功，她对一些按部就班的活动感到不适应。所以我觉得开始对她不可限制太严，太严格是不明智的，应该循序渐进，谆谆善诱。在她学了一点东西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后，时间已近中午，我让她回到她的保姆那儿去。我自己则打算利用午饭前的时间画几张速写给她用。

我正要上楼去拿画夹和铅笔，费尔法克斯太太把我叫住了，她说：“我想，你上午的课已经结束了。”她说话时正在一个有折叠门的房间里，房门敞着。说着话，我便进入她所在的房间。这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大房间，紫色的椅子和窗幔，土耳其地毯，墙上镶着胡桃木嵌板，一扇镶着很多彩色的玻璃的大窗子，还有华丽的天花板。费尔法克斯太太正在拂拭餐具柜上几只精致的紫晶石花瓶上的尘埃。

“好漂亮的房间！”我边左顾右盼边惊叹说道。这以前我连比这差的房间也没见过。

“是啊，这是餐厅。我刚把窗子打开，让空气和阳光透进来。因为房间里不常用，里面的东西就会变得发霉。那边的客厅就像地窖似的。”费尔法克斯太太向我介绍说。

费尔法克斯太太带着我走向一个和窗子同样大小的拱门，拱门上同样挂着用泰尔紫染的帷幔，此时已挂了起来。我踏上两道宽阔的台阶，来到拱门前向里张望。我真以为自己看到了仙境，它里面的摆设金碧辉煌。然而这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客厅，里面还有一间小客厅。两个房间都铺着白地毯，地毯上似乎有一个个色彩绚烂的花环。天花板上嵌着饰有白葡萄和葡萄藤蔓图案的条纹，下面摆放着绛红的卧榻和躺椅，这红光与天花板形成鲜明对比。那放在白色帕罗斯大理石壁炉架上的摆设，是用红宝石般晶亮的波希米亚玻璃制成的。从墙上的大镜子里，映出房间红白辉映的绚丽景象。

我不禁脱口说道：“费尔法克斯太太，你把这房间收拾得多么整洁干净啊，没有灰尘，也不用布罩，如果不是觉得空气有点冷的话，还真以为每天都有人住呢。”

“喔，爱小姐，虽然罗切斯特先生不常住，但他来时总是很突然

的 ,出人意料。我知道他最讨厌样样东西都用布罩起来。万一什么时候他来了就来不及收拾了 ,所以我总是随时把房间收拾干净。”

“ 罗切斯特先生是个怎样的人呢 ?他是不是很苛刻、严厉、很不好相处的人呢 ?”

“ 那倒未必 ,不过他有绅士的习惯和癖好 ,他总是要求把一切都安排得顺心。”

“ 你喜欢他吗 ?大家都喜欢他吗 ?”

“ 嗯 ,喜欢。准确地说 ,他这家人在这儿一向受人尊重。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方圆目所能及的土地 ,就都属于罗切斯特家的。”

“ 哦 ,抛开他的地产家业不谈 ,你喜欢他吗 ?大家都喜欢他这个人吗 ?”

“ 我没有理由不喜欢他 ,我相信他的佃户也都认为他是个正派宽厚的地主 ,不过他不大跟他们一块儿生活。”

“ 难道他就没有一点怪脾气 ?他的性格好不好 ?”

“ 噢 ,我认为他的性格是无可指责的 ,也许他是有点古怪 ,我想他到过很多地方 ,见过很多世面。他也许很聪明 ,不过我很少跟他说过太多话。”

“ 他哪方面怪呢 ?”

“ 这很难说得清楚 ,因为表现得不很明显 ,不过在我跟他说话的时候 ,就能感觉出来的 ,可是你永远闹不清楚他到底是在开玩笑呢 ,还是认真的 ,到底是高兴呢 ,还是不高兴。总之 ,是无法彻底摸透他的 ,至少 ,我是不了解他的。不过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主人就是了。”

这是我从费尔法克斯太太那里听到她和我的主人的所有情况。我感到她似乎不懂得怎样概括人的性格 ,不懂得体察和描述人或事物的特点。我的问题只能使她感到困惑不解 ,问不出个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以然来。在她的心目中，罗切斯特先生就是罗切斯特先生，一位绅士，一个地主，如此而已。她对他不会再有进一步的了解和探究，对于我想对他的为人有一个更加明确的概念，她显然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走出餐厅，她要带我参观这幢房子的其它部分。我跟着她上楼下楼，边走边赞叹，因为我所看到的无不整洁、漂亮。特别是前面的几个大房间富丽堂皇，三楼的几个房间，虽然低矮，但却古色古香，别有情趣。由于时尚变化，一度弃置的家具不时被挪到这儿来，这里可以见到上百年历史的床框、橡木或胡桃木的柜子，上面雕着棕榈树枝和天使头像一类的古怪图案，看上去就像《圣经》上所记载的希伯来约柜的式样。一排排古老的高背窄椅和更古旧的矮凳，凳垫上残留着被磨损的刺绣的痕迹。所有这些遗物，使桑菲尔德府的第三层楼的那几个房间，像个容纳往事和回忆的处所。白天，我很喜欢这里的隐蔽、寂静、幽暗。可是夜晚我决不敢独自上来，尤其是在惨淡的月光下，看起来令人毛骨悚然。正如费尔法克斯太太所说的那样，桑菲尔德要是有鬼的话，这儿便是它们出没的地方。

我问道：“那么这儿是没有鬼的喽。”

费尔法克斯太太微笑答道：“这我从来没听说过。”

“也没有什么关于鬼的传说吗？”

“我也没有听说过。据说罗切斯特家族当初是个比较暴躁烈性的家族，所以他们的先人现在才安安稳稳地在坟墓里安息。”

“是啊，”我想到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剧中的一句台词：“经过了人生的一场热病，他们现在睡得好好的。”我自语道。

我见费尔法克斯太太作势要走，便问道：“这会儿你要去哪儿？”

“到铅皮屋顶上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去那儿能够眺望一下风景。”我同她走上狭窄的楼梯来到阁楼，再从那儿

爬上一个梯子 ,穿过天窗来到房顶上。啊 ,举目四望 ,清楚地见到如图画般的地面 ,绿色的草坪紧紧环拥着灰色的宅基 ,田野里点缀着株株古树 ,一条小径从枯枝黄叶的树林中穿过 ,小径上的青苔斑斓。大门外的教堂、大路 ,远处的群山 ,全都静谧地沐浴在秋日的阳光里。在地平线的上方普济人世的苍穹 ,碧空中挂着丝丝缕缕珍珠般的大理石色纹。这景色并没有奇特之处 ,但是却很令人心旷神怡。当我转过身来重新穿过天窗时 ,我几乎看不清下梯子的路了。因为阁楼与楼外明亮的阳光比较 ,像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暗地窖。

费尔法克斯太太为了关天窗 ,在后面耽搁了一会儿 ,我自己摸索着找到阁楼的出口 ,然后走下狭窄的楼梯。为了等费尔法克斯太太 ,我在楼梯下面的长走廊里来回走动。突然 ,我听到一阵笑声 ,是一种奇怪的笑声。我绝没有想到在这寂静的地方会突然发出这样奇怪的笑声来。这笑声清晰、呆板、而又忧伤。我停住脚步 ,笑声也随之停止了 ,但是停了一会 ,这笑声再次响起来 ,而且比方才的声音更大 ,响得震耳 ,仿佛要在每间冷清的房屋中激起回声似的。我禁不住喊起费尔法克斯太太来。

“你听见那奇怪的笑声了吗？那是谁呀？”

“大概是佣人吧 ,可能是格雷斯·普尔。”

“你刚才听见了吗？”我追问道。

“听见了 ,我时常听见她笑 ,她就在这儿的一间房子里做针线活儿。有时她和莉亚在一块儿 ,她们谈到一块儿时总是很热闹的。”

这时一阵低沉而又有节奏的笑声又响起 ,最后结束在一串奇特的嘟哝声里。

“格雷斯！”费尔法克斯太太叫道。

离我最近的那扇门打开了 ,走出来一个佣人。这是个三四十岁的女人 ,身材呆板、结实 ,脸面难看而冷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太闹了，格雷斯，”费尔法克斯太太说道。格雷斯默默地行了个屈膝礼，又走进去了。

费尔法克斯太太向我介绍格雷斯说，她这些地方并不是无可指责的，但她的针线活干得很好。然后她顺便问道：“今天上午你给你的新学生上课上得怎么样？”

我把上课的情况向费尔法克斯太太作了介绍，我们俩人从走廊一直谈到下面阳光普照的地方。这时阿黛勒从大厅跑过来迎接我们，嘴里嚷道：

“女士们，午饭已经摆好了！”接着又说道：“我已经饿坏了！”

我们来到费尔法克斯太太的房间里，共同吃起为我们准备好的午饭来。

第十二章

我进入桑菲尔德府后一帆风顺,这似乎预示我的前程也会是很顺利的。事实果然像我所预料的那样,熟悉了这里和这里的人以后,我的期望的确没有落空。费尔法克斯太太,个性温和,心地纯善,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平常人的智慧。我的学生阿黛勒,是个活泼可爱的孩子,由于一向娇生惯养,所以有时难免任性。可是由于她完全由我来照料,没有人对我对她的教育计划干涉、阻挠,因而她很快地改变了她那任性、胡闹的小小毛病,变得听话好学。她虽然并未超出一般孩子的天赋,没有表现出显著的个性特点,在感情爱好方面也没有非同寻常的水准和才能,但是她在这些方面也决不低于一般孩子,更没有一些孩子的那种缺陷和恶习。她一天一天地进步,对我怀有好感,甚至是爱。她那单纯而快乐的唠叨和一心讨人喜欢的努力,无形中激起我对她的爱怜之情,这样我们两人白天形影不离,处得亲密无间。

我上面说的这番话,有些人会认为过于理智了。他们认为儿童必须有天使般天性的神圣原则,认为负责教育儿童的人应该对儿童怀有偶像崇拜般的奉献精神。可是我写的这些并不是为了迎合父母的溺爱心理,也不是为了追赶时尚,或支持骗人的空话,我不过是实话实说。我的教育原则是我的学生的进步,我衷心地关心阿黛勒的幸福和点滴进步。

有时候,我一个人在庭园里漫步,有时候我走到大门跟前,朝大路张望,有时候趁保姆带阿黛勒去玩,我就登上三楼,掀开阁楼天窗,来到铅皮屋顶辽望远处的田野和山峦。每当这样的時候,我极渴望我的目力能够超越极限,看到繁华的世界,看到我曾听说却从没有亲眼看到过的充满生机的城市和地区。每当这时,我就希望我自己能够拥有比他人更多的阅历,结识更多各种各样的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虽然目前与善良的费尔法克斯太太和可爱的阿黛勒相处得很融洽,但我并不满足,我要结识世界上更多、个性更鲜明的各种善良的人。

也许有人会责备我贪心。但我天生就是不守本份的,有时我也为此烦恼。这时我唯一的排除苦恼的办法便是在三楼的走廊里来回踱步,在头脑里自己编织我向往的故事,以此来抚慰不宁静的心。

我认为,强调满足于平静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人心若想行动,即便找不到行动的机会,也要千方百计地去创造机会。女人一般都被认为是安居乐业的,可是女人的感受和男人是一样的,她也要施展自己的才能,也会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想法。她们对严厉的束缚,对于生活的一成不变,也会和男人同样感到痛苦。她们的同类一些享有较多特权、身居高位者强调她们的同胞应当将自己困囿于做布丁、织袜子、弹钢琴和绣口袋上,这未免太狭隘、太偏见了。如果想超过她们为同类所规定的范围,去做更多的事情,学更多的东西,她们就去加以责备和嘲笑,这也未免太不明智了。

我在这个家庭虽然生活上是安逸的,但我并不很快乐和满足,我所接触的一些人也索然无味。我不止一次听到格雷丝·普尔的笑声,响亮的笑和低沉的笑,以及怪里怪气的嘟哝声,虽然不像第一次听到时那样毛骨悚然,但我仍是感到高深莫测。有时我看到她从房间出来,手里端着脸盆,或者盘子,到楼下厨房去,随即又回来,经常拿着一壶黑啤酒。我几次试图和她搭讪,但她总是面容冷漠地回答一两个字,于是我的努力便化为乌有。

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如约翰夫妇,女仆莉亚和保姆索菲,都是正派人,但他们毫无特别之处。我跟索菲讲法语,问她一些关于她的祖国问题,回答往往枯燥无味,她是个不善于描绘和叙述事物的人,也许她的见识浅薄,对人生世事根本就无所见解。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就这样过去了。一月的一天下午,费尔

法克斯太太替阿黛勒请假 ,因为她感冒了 ,需要休息。我知道阿黛勒的病并不严重 ,从阿黛勒在身旁热烈的附和 ,我就感到这孩子向往有个假期。我同意了 ,我觉得在这件事上通融一下并没有什么坏处。这天天气虽然很冷 ,但却晴朗无风。上午 ,我静坐在书房看书 ,我感到有些累 ,午饭后 ,我想要出去舒散一下。正好费尔法克斯太太刚写好一封信准备寄出去 ,于是我戴上帽子 ,披上斗篷 ,自告奋勇地把信送到干草村去。出发前我发现阿黛勒在费尔法克斯太太的客厅火炉旁 ,舒舒服服地坐在她的小椅子上。我给她玩最好的蜡娃娃 ,还给了她一本故事书换换口味。她对我说 :“早点回来 ,我的好朋友 ,我最亲爱的爱妮特小姐。”我吻了她一下 ,算是回答 ,便出发了。

路面冻得铁硬 ,空气凝滞 ,我的旅途并不舒畅 ,一个人独自地快步行进。当我身上稍微感到暖和了一些了 ,便放慢了步子。这时我才有闲情欣赏周围的景色。下午三点钟 ,我经过钟楼时 ,教堂的钟响了 ,这时我离开桑菲尔德有一英里路 ,正走在一条小径上。这条小径听说夏天以玫瑰闻名 ,秋天以坚果和黑莓著称。就是现在 ,小径的两边也长着一些形如珊瑚珍珠般的野蔷薇果和山楂果。不过 ,这里冬天最迷人的还是它那绝对的寂静和树叶脱落后的安宁。哪怕是微风拂过 ,这里也是寂然无声的。因为这里没有一棵冬青 ,没有一棵常青树随风婆娑起舞。有的只是光秃秃的山植树和榛树丛 ,它们是带不起风的 ,因而是肃然伫立。再向路两旁远一些田野望去 ,空旷寂寥 ,显得毫无生气。

这条小路顺着山坡往上便是干草村 ,途中我在路边坐下来 ,想歇息一会儿。我坐着的地方可以俯瞰桑菲尔德 ,这幢有雉堞的灰色宅第是下面山谷里的主要景物 ,宅旁的树木有如黑黝黝的鸦巢耸立两旁。

当我站起身刚要迈步向干草村走去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种沉重的践踏声 ,这声音很响 ,一时打破了周围的宁静。声音是从小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边发出来的,由于小路弯弯曲曲,一时还看不见,渐渐地声响越来越近了,除了听到马蹄的“得得”声外,还听到有什么动物奔跑的声音。我脑子里立时涌出了各种光明和阴暗的幻想,童年的故事和其它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下子出现在脑际。我想起贝茜讲过的一个故事,讲的是英格兰北部一个名叫“盖特拉希”的妖精变成马、骡子或大狗的形状,专门出没在荒僻的小路上,有时会突然出现在走夜路人的跟前。我感到此时的声响似乎就是那妖怪的来临,我真有些不寒而栗了。

这时我看到一条大狗紧贴着榛树干奔了过来,它那黑白相间的毛色在树丛的衬托下显得十分耀目。完全就是贝茜讲的盖特拉希的化身。然而这条狗却出乎我的意外,从我身边无声无息地走过。接着马儿出现了,这是一匹高头大马,背上还驮着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普通的平常人。这样,立时就把我想象中的神秘气氛给驱散了,根本没有什么盖特拉希。我相信,这只不过是抄近路去米尔科特的行人。待他过去后,我便走我自己的路。

我刚走了几步路,便听到有东西打滑的声音,接着便听到:“见鬼,怎么回事?”的惊呼声,还有“砰”的一下倒地声。这些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只见人和马都倒在地上,原来他们是被覆盖路面的薄冰滑倒了。那只狗一颠一颠地跑回来,见主人陷入困境,听到马在呻吟,便狂叫起来。然后它又绕着倒在地上的人和马嗅了一阵,便朝我跑过来。我明白这只狗是在替主人向我求救。我依从了它,朝那人和马走去,这时那人正努力要从马身下挣脱出来,他使了很大的劲,还是没有成功。我想他可能受伤了。

“你受伤了吗,先生?”

他没有立即回答我,于是我又问道:

“我能为你做什么吗?”

“你站在一边吧。”他边回答边爬起来,开始是跪着,然后努力站了起来。我照他说的站在一边。随后马开始喘息、伸腿,试图挣

扎起来 ,狗在一旁吠叫着。那位行人弯下身去按他的脚和腿 ,显然他在试探自己受伤的情况 ,然后他一瘸一拐地走到我刚坐过的地方。这时那马也挣扎了起来。那只狗仍在狂吠 ,主人一声“ 走开、派洛特 !”的吆喝 ,那狗便安静下来。

我想我总是应当做些什么 ,如果我一声不响地走开 ,那是不礼貌的。于是我再一次问他 :

“ 要是你受伤了 ,需要找人帮忙的话 ,先生 ,我可以到桑菲尔德府或者干草村去找个人来。”

“ 谢谢你 ,我能行 ,我骨头没断 ,只是好像扭伤了筋。”说着他又站起来试了试他的脚 ,但他却疼得不由自主地“ 哎哟 ”一声。

夜色朦胧 ,借着明亮的月光 ,我清楚地看到他身上裹着一件皮领铜扣的骑马披风 ,具体的模样我不清楚 ,但可以看出个大概 ,他中等身材 ,胸部宽阔 ,脸是黝黑的 ,神色冷峻 ,眉头紧蹙 ,带着一副恼火和受挫的神情。他已经不年轻了 ,但也没到中年 ,大约有三十五六岁的样子。我对他并不感到害怕 ,但有些害羞。如果他是那个英俊潇洒的青年绅士 ,我就不敢像现在这样站着违背他的意愿向他提问题 ,而且主动要求帮忙。我几乎从来没有见过漂亮的年轻人 ,也从未跟这样的人说过话。理论上我对漂亮、文雅、殷勤和魅力十分推崇 ,然而一旦真的遇到了在异性身上体现出这样的品质 ,我便会本能地知道 ,他们和我身上的一切丝毫没有也不可能共同之处。我会远离他们 ,就像避开火光、闪电那样。

倘若这人在我跟他说话时跟我微笑一下或者态度很温和 ,或是对我提出的帮助笑嘻嘻地谢绝 ,我会继续赶我的路。然而这人一脸的愁容和粗暴无礼反而使我无拘无束。他挥手叫我走开 ,我却站着不动 ,并且对他说 :

“ 天已很晚了 ,在看到你能确实能够骑上马之前 ,先生 ,我是不会让你一个人留在这荒僻的小路上的。”

他听了我的话 ,朝我看了看 ,这之前他似乎没正眼看过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若是你的家在这左右的话 ,我觉得你自己倒应该赶快回去才是。你是从哪儿来?”

“我是从下面上来 ,如果你同意的话 ,我愿意为你跑一趟干草村 ,我也要到那儿去寄一封信的。” 你就住在下面那幢有雉堞的房子吗?”他指的就是桑菲尔德府了。

“ 没错 ,先生。”

“ 那是谁的房子?”

“ 罗切斯特先生的。”

“ 你认识罗切斯特先生么?”

“ 不认识 ,我还没有见过他。”

“ 这么说 ,罗切斯特先生不住在那儿了?”

“ 是的。”

“ 那么他住在哪儿呢? 你能告诉我吗?”

“ 我不知道 ,请原谅 ,先生。”

“ 当然 ,你不是那儿的仆人 ,那么你在那儿做什么的呢?”他打量我的穿着 ,我的衣着实在太朴素了 ,还比不上太太使女的打扮。我估计他在揣度我的身份。我为了解决他的困惑 ,便对他说道 :

“ 我是家庭教师。”

“ 噢 ,家庭教师! 见鬼 ,我竟忘了! 家庭教师!”说着又仔细打量起我来。

“ 我不能让你去找人帮忙。不过 ,你要是高兴的话 ,你自己倒可以帮我一下。”

“ 没问题 ,先生。”

“ 你没有伞可以让我当手杖吗?”

“ 没有。”

“ 那你想办法抓住马笼头 ,把马牵到我这儿来。你不害怕吧?”

其实我是有些害怕 ,我从来也没有亲手碰过马。可是人家吩咐我这么做 ,我即便不敢也得壮着胆子去做了。我把皮手筒放在

地上 ,走到那匹高头大马的前面 ,我想伸手去抓住那马笼头 ,可是这是一匹烈马 ,见我是生人 ,便不肯让我接近它。我一连几次去抓马笼头 ,但都未能奏效 ,同时 ,我对那马不断躁地的前蹄非常害怕 ,我此时的无能和胆怯行为惹得那人禁不住笑了起来。他说道 :

“ 我看山永远也不会走到穆罕默德那儿 ,所以你只能帮穆罕默德走到山那儿去了。请你到这儿来。”这人说的这番话的意思我明白 ,说的是伊斯兰教主穆罕默德为显示神迹 ,命令萨法山到他跟前来 ,山没有移动 ,他只好自己到山那儿去。于是 ,我走了过去。

“ 请原谅 ,我实在没有其它办法 ,只好借助你了。”他把一只手沉重地放在我的肩上 ,一瘸一拐地走到马的跟前 ,他抓住马笼头 ,马对他倒是很驯服 ,他吃力地跳上马 ,坐在马鞍上。我见他始终恶狠狠地皱着眉头 ,可能是因为伤痛的缘故吧。

他松开紧咬的下嘴唇说 : “ 把马鞭子递给我吧 ,它应该就在那边那棵树底下。”

我找到了 ,递给了他。

“ 谢谢你 ,现在快去干草村寄信去吧 ,尽量早点儿回来。”说完他用马刺一碰那马 ,那马先是一惊 ,用后腿站起 ,随即奔驰而去 ,那条叫派洛特的狮子模样的大狗一下子跑得不知去向。

我拾起皮手筒继续赶路 ,我感到方才发生的一幕虽然不浪漫也不够有趣味 ,但这却是我千篇一律生活中发生的一个插曲 ,是一个小小的波澜。有人需要帮忙 ,我帮助了他 ,我对自己的行为还是满意的 ,高兴的。何况我的行为是主动的 ,我对于完全被动的生活早已厌倦。赶路人的那张面孔 ,仿佛像陈列在记忆画廊里的一幅新画 ,而且这幅画和其它的画又截然不同。首先 ,因为他是个男的 ,其次 ,他长得黝黑 ,健壮而冷峻。我到了干草村 ,把信投入邮局 ,往回赶路的时候 ,那个赶路人的形象、言语和那惊人的一幕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从山上下来 ,快步往回赶路 ,来到出事的地方徘徊了一会儿 ,然后急步离开 ,我注意到桑菲尔德府的正面有扇窗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亮起了灯光，它提醒我时间不早了，得抓紧时间了。我边走边想着心事，我在幻想：走进桑菲尔德府，穿过冷寂的大厅，走上阴暗的楼梯，回到我那冷清寂寞的小房间，然后我去见费尔法克斯太太，我想跟这位文雅的老太太度过漫漫的冬夜，把我一路激起的那些波澜消除掉，重新归入单调、枯燥、刻板、停滞的生活中去。这种生活虽然是安逸舒适的，然而它像一具枷锁束缚着我的才能，所以我对这种生活已有些不耐烦了。当初，我曾在不稳定的奋斗生涯的风浪中起伏，充满艰辛的经历使我渴求平静的生活，而如今一旦得到了这种宁静，我却不满足了，满腹牢骚。这就像一个坐腻了“超等安乐椅”的人，想要走一趟远路，想活动活动是一样的。

我来到大门口，玻璃门上的护窗已经关上了，看不见里面的情景。大厅里的钟声响了，我推开边门，走了进去。

大厅里尚有一点光亮，一盏高挂的铜灯也没有点亮。桔红的火光照亮了大厅和橡木楼梯的下面几级，这片红光从大厅里照射出来的，饭厅的门敞开着，可以看到壁炉里熊熊燃烧的炉火，这炉火映红了大理石炉壁和黄铜炉具。炉火照在紫色的帷幔和擦得锃亮的家具上，闪烁着悦目的光。它还映出炉台周围的一群人，没等我看清他们是谁，门就关上了。

我来到费尔法克斯太太的房间，房间里生着火，但是没点蜡烛，人不知去哪儿了。我突然看见一条黑白相间如同狮子一般的大狗，它的模样就和在小路上碰到的那只叫派洛特的狗一模一样。这只狗直挺挺地蹲在地毯上，盯着火，我越看它越像派洛特了。我不由自主地叫了声：“派洛特！”这家伙马上蹦了起来，来到我的身边，用鼻子嗅着我，我大着胆子摸摸它，它竟摇动着它的大尾巴，似乎对我很亲近，友好。不过我单独和它在一起，心中仍是有些忐忑不安，这个庞然大物，太吓人了。何况我不知它是怎么进来的，是从何处来的。我打了门铃，想把这不速之客的来历问个明白。莉亚进来了。

“这是哪来的大狗？”

“它是跟主人回来的。”

“跟谁？”

“是跟主人——罗切斯特先生，他刚回来。”

“是吗？那么费尔法克斯太太呢，是到主人那里去了吗？”

“是的，还有阿黛勒小姐，他们都在饭厅里。约翰去叫外科医生了，因为主人在路上出了点意外，他的马滑倒了，扭伤了他的脚脖子。”

“是在去干草村的路上摔倒的吗？”

“听说是的，是在下山的路上，马踩在薄冰上滑倒的。”

“噢，莉亚，拿一支蜡烛来好吗？”

不一会儿，莉亚拿来了蜡烛，费尔法克斯太太也来了，她把这消息重复了一遍，还说外科医生卡特先生已经来了，现在正跟罗切斯特先生在一起。说完她便忙着出去安排茶点，我也上楼回房间脱下我的外出衣服。这时山上那一幕又浮现在脑际，我想我所碰到的赶路人无疑就是罗切斯特先生，真是太巧了。

第十三章

那天晚上,罗切斯特先生很早就上床了,这可能是依照外科医生的嘱咐早点休息,也可能因伤痛和路上的疲惫。第二天早上迟迟才起来,后来他下了楼,是为了处理一些事务。他的代理人和一些佃户来了,都在等着和他谈话。

书房被腾了出来,每天都用来接待来访的人。楼上的一个房间生上了火,我把我的书搬到那儿去,把它布置成未来的教室的样子。这天上午,桑菲尔德府变了样,一改往日的冷清,每隔不久就响起门铃声,时常有脚步穿过大厅,楼下时时传来用不同腔调说话的陌生声音。这些变化,虽然与我无关,但毕竟一改平日的沉寂气氛,我还是乐于生活这样的环境中。

这天,阿黛勒变得不太听话了,她心神不定,老是跑到门口去,扶在楼梯的栏杆上东张西望,我知道她是在瞧罗切斯特先生,然后她又找出种种借口下楼去,到书房去。后来我真有点发火了,命令她坐着一动不动,但她还是不住嘴提到她的朋友爱德华·费尔法克斯·德·罗切斯特先生。这是我第一次从她的嘴里听到他的教名。她在猜测给她带来了什么礼物。因为头天晚上他似乎暗示过,等他的行李从米尔科特运来以后,里面有一个小盒子装有她感兴趣的东西。

阿黛勒认真地说:“那里面有我的礼物,说不定还有你的,简小姐。先生问起过你的,他问我的家庭教师的名字,他说是不是一个小个儿,很瘦、脸色有点苍白。我说是的,因为他说的是真的,你说对吗,小姐?”

我和我的学生跟往常一样在费尔法克斯的客厅里吃饭。这天下午,风雪大作,我们无法出去,一直待在教室里。天黑的时候,我允许阿黛勒收起书本和作业到楼下去。因为这会儿楼下已经静下

来，没有人来按门铃，罗切斯特先生可能有闲暇了。剩下我一个人，我走到窗前，想望望外面的景色，然而雪花在暮色中飘飘洒洒，掩盖了一切，我只好回到炉子边，看着明亮的余烬所展现的图景。这图景有点像我记忆中的那幅莱茵河畔海德堡城堡的风景画。这时费尔法克斯太太的到来，打乱了我用火焰拼凑起来的镶嵌图，也驱散了我心中那沉寂孤独的沉思。费尔法克斯太太对我说：

“罗切斯特先生请你今天晚上和你的学生到客厅跟他一起用茶点。他忙了一天，没能早一点见你。”

“他几点钟用茶点？”

“六点钟。他在乡下总是早睡早起。你现在最好去换件外衣。我陪你去换吧，好帮你扣扣子。拿上蜡烛。”

“一定要换外衣吗？”

“是的，我觉的应该要换一件。罗切斯特先生在这儿的时候，我晚上总要穿件好衣服。”

这个附加的礼节似乎过于正式了，但我还是遵从了她的建议，回到我的房间，在费尔法克斯太太的帮助下，换下黑呢衣，穿上一件黑绸衣。除了那件浅灰色的衣服，这是我最好的衣服了。而按照我在洛伍德的着装观念，我只能在重要的场合才穿这件衣服，其他的一些日常场合穿上它就未免太讲究了。

费尔法克斯太太说：“你最好再别上个胸针。”我正好有一个小小的珍珠胸针，是谭波儿小姐临别时送给我作纪念的。我戴上了它，便同费尔法克斯太太相携下了楼。我一向是不习惯见生人的，像现在这样一本正经地被主人召见，觉得浑身不自在。进饭厅的时候，我让费尔法克斯太太走在前面，我隐藏在她的身影里穿过那间屋子，然后走过放下帷幔的拱门，进入装璜别致的里间。

这间屋子的桌子上燃着两支蜡烛，壁炉架上也燃有两支。炉火烧得很旺，派洛特躺在火光和热气中取暖，阿黛勒跪在它的身边，罗切斯特先生斜倚在卧榻上，一只脚放在靠垫上。他眼睛看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阿黛勒和那只狗，似乎在思考什么。炉火照亮了他的脸，他粗粗的浓眉，有一个方方的额头，一头乌发朝一侧梳过去，衬得额头更加方正，我一眼就认出这正是那位过路的人。我认出他那坚毅的鼻子，他虽然不帅气，但他那独特的神态显示的个性令人注目。我也认出他那冷酷的嘴、下巴和下颚，一点没错，正是那个令我敬畏而又不反感的过路人。他现在脱掉了披风，显现出他那方方正正的体形，这和他的脸很相配。从体育运动的角度上看，他胸宽腰细，身材很好。

我想罗切斯特先生一定知道我和费尔法克斯太太走进了他的房间，但他似乎无心注意我们的到来，他连头也没有抬。

费尔法克斯太太用平和的口吻说道：“先生，爱小姐来了。”他这时才点一下头，但他却没有看我们一眼，他仍在看着那狗和孩子。

“请爱小姐坐下吧。”他这句过于简单的话和刚才失于礼节的点头，看来很不耐烦，好像说明，爱小姐来不来这儿和他没多大关系。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温文尔雅的招待会使我不知所措，因为我不会用相应的温文尔雅的礼节回谢。他这种冷漠的态度，倒使我毫无拘束地坐了下来。同时对方的粗鲁傲慢也使我不用承担什么义务。在对方失礼的情况下，自己保持庄重的沉默就更显出自己的沉稳。再有，我觉得他这种奇怪的举止倒也很有趣的，我很想看看他葫芦里卖得什么药。

他仍像一座雕像似的，既不说话也不活动。费尔法克斯太太似乎也感到这种僵持的场面不宜太长，总得有个人表现得主动亲切些，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于是她开始说话了。她的话充满了体贴之情，她对他一整天的辛苦劳作表示慰问，又说他的脚扭伤了一定很疼，心中一定非常烦躁，然后他又称赞他处理这件事上既耐心又有毅力。这些话虽然有点平常，有奉承之味，但对一个管家婆

来说是不应挑剔的 ,是可以理解的。

费尔法克斯太太尽管说了很多话 ,但罗切斯特先生对她说的话却未置可否。他只是说 :

“太太 ,我想喝点茶。”这是他长时间说的第二句话。她赶快打铃叫人。茶盘端来后 ,她又麻利地摆好杯子、茶匙等。我和阿黛勒来到桌子旁。可是主人却没有离开卧榻。可能费尔法克斯太太为了打破僵局对我道 :“请你把罗切斯特先生的杯子给他端去好吗 ?阿黛勒可能会把茶弄洒的。”我按照她说的做了。他从我手里拿过杯子。

这时阿黛勒以为我给他端茶是个机会 ,可以替我提个要求 ,于是便叫起来 :

“先生 ,你小箱子里不是有件礼物要送给爱小姐吗 ?”

“谁说过礼物啦 ?”他粗鲁地说 :“你盼望礼物吗 ?爱小姐 ?你喜欢礼物吗 ?”他边说边用阴沉、愠怒而又挑剔的眼光审视着我。

“先生 ,我对礼物没有任何经验 ,人们一般都认为礼物是令人快乐的东西。”

“一般都认为 ?可是你是怎么看的呢 ?”

“先生 ,我得好好想一想才能给你一个能够接受的答案。一件礼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 ,总得把各方面都考虑全面 ,才能对它的性质发表看法。”

“爱小姐 ,你可没有阿黛勒那样直白 ,她一看见我就嚷嚷着要‘礼物’ ,你却要含蓄一点。”

“因为我不像阿黛勒那样自信能得到礼物。她可以靠彼此熟悉的程度提出这个要求 ,也可以根据以往的习惯提出这个要求 ,因为她说你通常习惯给她各种玩艺儿。可是我就不同了 ,因为我是个陌生人 ,又没有做过什么值得酬谢的事 ,所以我是说不出什么看法来的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哦 ,你也别太自谦啦 !我考过阿黛勒 ,我发现你在她身上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很大的功夫。这孩子并不很聪明 ,也没有明显的天赋 ,但你在短的时间内竟然使她取得大的进步 ,真是不容易的。”

听了罗切斯特先生这一番话 ,我笑着说道 :“先生 ,你已经给了我‘礼物’了 ,我很感谢你。教师最希望得到的‘礼物’ ,就是夸奖他们的学生有了进步。”

“唔 !”罗切斯特应了一声 ,觉得这个家庭教师语出惊人 ,无言以对 ,便默默地喝起茶来。

费尔德克斯太太退到一旁编织去了 ,阿黛勒拉着我的手 ,指给我看屋里美丽的书以及柜上的装饰品。此时罗切斯特说道 :

“到火炉这儿来吧。”我们服从地走过去。阿黛勒要坐到我的膝盖上 ,可是他叫她和派洛特玩。

“你在我家呆了三个月了 ?”

“是的 ,先生。”

“你是从哪里来的 ?”

“从某郡洛伍德学校过来的。”

“哦 ,这是一个慈善机构 ,你在那儿待了多长时间 ?”

“八年。”

“八年 ? 那你的生命力一定很强 ,我原以为无论什么样的体质 ,在那种地方待不了多久一定会垮掉呢。难怪你那模样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我还纳闷长得这副脸。昨天晚上 ,你在去干草村的小路上站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不知怎样竟想起了神话故事 ,我差点想问你 ,你是不是对我的马施了巫术。我到这会儿还有点不确定呢。你的父母是谁 ?”

“我没有父母。”

“我想你不是生来就没有父母吧 ,你还记得他们吗 ?”

“记不得。”

“那么昨天晚上你坐在道旁是等某个人了 ?”

“某个人是谁 ? 先生 ?”

“绿衣仙子呗。那样的月色对它们正合适。是不是因为我破坏了你们的氛围，你就在路上铺上了那该死的冰？”

“一百年前绿衣仙子就离开英国了。不管在于草村路上或是田野里，你都不会发现他们的踪迹的。我想不论夏天、秋天或冬天，月亮再也不会照着他们狂欢了。”此时我也学他那样正襟危坐地讲着神话故事。

费尔法克斯太太对我们的谈话迷惑不解，她放下手中的编织活儿，望着我们，看样子在揣摩我们说的话的意思。

“好吧，就算你觉得你没有父母，那么总该有个亲戚吧，比如叔叔姨妈之类的亲戚也没有吗？”

“没有。”

“那你的家在哪呢？”

“我无家可归。”

“你的兄弟姐妹住在哪儿？”

“我没有兄弟姐妹。”

“是谁介绍你到这儿来的？”

“我刊登广告，费尔法克斯太太给我回了信。”

“是啊，”费尔法克斯这位好心肠的太太插嘴道，“我每天都在感谢上帝指导我作这样的选择。爱小姐对我来说真是个好伙伴，她对阿黛勒来说又是位和蔼可亲的好老师。”

“你不必费心给她作品行鉴定啦，”罗切斯特先生中断费尔法克斯太太的话说道，“奉承可左右不了我，我要自己来判断。她一开始就让我的马摔了一跤。”

“什么？先生？”费尔法克斯太太听了吃惊地睁圆双眼。

“我扭伤了脚还得感激她呢。”

费尔法克斯太太此时真被弄糊涂了，她看看我又瞧瞧罗切斯特先生，仿佛要从我们的脸上找出答案来。

“你在城里住过吗？爱小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没有,先生。”

“你有没有一些社会经历?”

“没有,我只接触过洛伍德的学生和老师,还有现在桑菲尔德院里的人。”

“你看过大量书吗?”

“我看的书数量并不多,但是我很爱看书,遇到什么看什么,内容也不深刻。”

“我看你过的简直就是修女的生活,或许你在宗教仪式方面是受过严格的训练。据我所知,主办洛伍德的勃洛克赫斯特是一位牧师,是不是?”

“是的,先生。”

“你们这些女孩子大概都非常崇拜他吧,就像修女在修道院里崇拜她们的院长一样,是不是?”

“哦,并非如此。”

“那你太无情了,一个见习修女不崇拜她的牧师,听起来真有点亵渎神灵。”

“我不喜欢勃洛克赫斯特先生,而且像我这种态度的人还不止我一个。他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他的最大错误是什么呢?”

“在成立现在的委员会之前,他一个人管伙食部门的时候,老让我们饿肚子,他每星期给我们做一次长篇演讲,每天晚上还要读他自己编的书,我们都烦得不得了。他编的书里都是些猝死和遭受报应的事,吓得我们都睡不好觉。”

“你进洛伍德的时候多大了?”

“十岁。”

“那么你现在有十八岁了?”

“是的,先生。”

“像你这样容貌和神情如此悬殊之人,判断你的年龄是太难

了。那么你在洛伍德都学了些什么？你会弹钢琴吗？”

“会弹点。”

“要是你高兴的话，你就到书房去，拿上支蜡烛，开着门，坐在钢琴跟前弹一支曲子吧。”

我听从他的吩咐，照他说的弹了一支曲子。

几分钟以后，他叫到：“够了，我看，你的确会弹一点儿，就像别的英国女学生一样，或许比有些女学生还好一些，但弹得不能说是太好。”

我合上钢琴返回，罗切斯特先生接着又说：

“阿黛勒今天早上让我看了几张速写，她说是你画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都是你画的，也许是哪个老师帮你画的呢？”

“没有，的确没有！”我说。

“哈！我这样说伤了你的自尊心了，是不是。好吧，把你的画夹给我拿来，只要你能保证那里面的画都是你自己作的就行。如果你没把握就别保证，瞎拼凑的玩意儿我能分辨出来。”

“那么我一言不发，你自己去判断吧，先生。”

我从房间里把画夹拿来。

“把桌子挪近一点儿，”他说道。我把桌子推到他的卧榻前。阿黛勒和费尔法克斯太太也凑上前来看画。

“别挤上来，”罗切斯特先生对她们说，“等我看完了以后你们再接过去看，别把脸挨得那么近。”

他聚精会神地看了每张速写和每一幅画。接着把其中的五张放在一边，其余的看完便搁在一边了。

“把它们拿去，费尔法克斯太太。去和阿黛勒一起看吧。还有你，”他看看我，“还是坐到你的位子上去吧，回答我的问题。我看得出，这些画都是出自一人之手，那是你的手吗？”

“是的。”

“你哪有时间画画呢？画这些画是耗费时间的，而且画前还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构思。”

“这些是我在洛伍德的最后两个假期里作的 ,当时我没有其它事。”

“那么 ,你是从那里拿到的摹本呢 ?”

“我这些画不是编摹出来的 ,是我自己头脑想象和构思出来的。”

“就是我现在看到的长在你肩膀上的那个脑袋吗 ?”他幽默地说。

“是的 ,先生 ,就是这个普普通通的脑袋。”

“那里面还有其他相似的东西吗 ?”

“我猜可能会有的 ,我希望还会有更好的。”

他把几幅在面前摆开 ,又一张一张地仔细观看 ,思考。其实他看的这几幅画 ,我自己认为并不很优秀。但那些题材倒是从脑子中构思出来的 ,是靠我的心灵的眼睛捕捉到它们的。可是在表现出来之后便不如在脑中时那样特别美妙了。

这几张都是水彩画。第一幅画的是乌黑的云层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空翻腾 ,远处的景色隐没在一片昏暗中。远景也是一样的 ,也可说靠最前边的大浪也是这样 ,因为没有陆地。一道光线把一根半沉没水中的桅杆明显地衬托出来 ,桅杆顶上站立一只又黑又大的鸬鹚 ,双翼溅着点点浪花 ,嘴里叼着一只镶宝石的金手镯。这是我用调色板上所能调出的最亮丽的色调和我画笔所能勾勒出的最清晰的线条画出来的。在鸟儿和桅杆的下面 ,隐约地可以见到碧波中有一具淹死的尸体正在沉没。一条美丽的胳膊还看得分明 ,那金手镯就是从那儿给水冲走或被鸟儿叼走的。

第二幅画的前景只有一座隐约的山峰 ,山峰上面的草和树叶像被风吹拂似的躺倒在一边 ,山的后面和山的上面是辽阔的天空 ,是深蓝色的。一个女人的上半身直插云霄 ,是用尽可能的幽暗柔和的色调画出来的。她黯淡的前额上级着一颗星星 ,仿佛在茫茫

的雾气中隐约可见，黑黑的眸子里闪现出狂野的光彩，头发像阴影似地飘拂着，就像被风暴或闪电撕下的一片有光亮的云朵。脖子上有一片月光似的淡淡的反光，一片片薄云也闪烁着同样淡淡的光泽。在这些云朵中，低低地耸立着这个金星的幻影。

第三幅画的是一座冰山的顶峰，陡峭地伸向北极冬日的天空，一束束北极光，沿着地平线密密麻麻地竖起它们那朦胧的长矛。而这一切都被前景升起的一个巨大的头，远远地扔在后面，这个头低垂下来，靠在冰山上。两只瘦骨嶙峋的手支撑着前额，拉着一幅黑面纱遮住下半截脸，只露出一个白得像骨头一样毫无血色的额头，还有一对凹陷的眸子，一动不动，眸子神情是绝望呆滞的，面无表情。在鬓角上边缠头的黑布头巾的褶裥之间，有一圈云雾般难以捉摸的白色火苗在闪闪发光，上面还点缀着更加鲜艳夺目的点点火花。这圈淡淡的新月，就是戴在“无形之形”头上的那个“王冠的象征”。

“你画这些画的时候高兴吗？”罗切斯特先生问我道。

“我在创作这些画时简直入迷了，我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画面里了。我感到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快乐，所以应当说我是快活的。”

“你这么说倒是事实，并不夸张。根据你说的情况，你的乐趣并不多，我相信你在调试和处理这些奇怪的色彩的时候，确实沉醉在一种艺术家的梦幻之中。你每天坐下来画画的时间多吗？”

“因为放假，我别无他事，所以我从早上画到中午，从中午画到晚上。夏日白天很长，这对我专心致志作画是非常有好处的。

“你对你辛勤的劳作是不是感到满意？”

“我并不满意，我想的和我画的并非完全一样，差得很远。每次我想画的东西并没有完全实现，我感到很懊恼，每次我都想象出一些我没有办法实现的东西。”

“并不完全这样，你已经画出了你设想的轮廓，不过，恐怕也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没有充分的艺术家的技巧和知识来表现它。但是对一个女学生来说,这些画已是很难得的了。说到构思,我感到这些画可真画得独特,金星的那双眸子,你准是在梦中见到的,你怎么画得那么清澈又不甚明亮呢?是头顶上的那颗星星使得它们黯然失色了吧。而在那双眸子庄严凝重的深处又隐藏什么样的深邃意义呢?谁教会你画风的?那天空和山峰上都刮着大风。你在哪儿看到拉特莫斯山的?这就是拉特莫斯山。好吧,把画拿走吧。”

我把画夹带子系好,罗切斯特先生看看表,说道:“爱小姐,已经九点了,让阿黛勒坐了这么久?快带她去睡觉。”

阿黛勒在离开屋子之前,走过去吻吻他。他接受了这种亲热的方式。

“祝你们晚安。”他说着挥了一下手,似乎对我们已经厌倦了,让我们立刻离开。费尔法克斯太太收起编织活儿,我拿起画夹,我们向他行了个礼,他微微地点头算是回了礼,我们便退了出来。

我把阿黛勒打发上床躺下后,我又到费尔法克斯太太的房间对她说道:

“你说过罗切斯特先生的脾气并不特别怪,可我的感觉却和你截然不同。”

“怎么,他很怪异吗?”

“我想是的,他喜怒无常,态度恶劣。”

“的确,在陌生人的面前,他是这样的,不过我对他的态度却习以为常了,从来不把他这样的态度当成一回事,何况,即使他在点怪僻脾气,也应该原谅他。”

“为什么?”

“一方面因为他是生性如此,我们是不能改变他的本性的;另一方面,我猜想有使他痛苦的心事在折磨他,使他心神不定。”

“什么样的心事呢?”

“比如说家庭纠纷。”

“可是他没有成家啊！他怎么会有家庭纠纷呢？”

“现在是没有，可是以前有过，或者至少有过亲戚，他的哥哥几年前去世了。”

“他的哥哥？”

“是的，现在的这位罗切斯特先生拥有这份产业也只有九年光景。”

“九年时间已经很长了，可是他现在还是为失去他的哥哥而伤心，可见他对他哥哥的爱是很深的了。”

“哦，也许并非如此。我想他们之间有过一些误会。他的哥哥对罗切斯特先生不太公平，或许还让他父亲也对罗切斯特先生持有成见。那位老绅士爱钱如命，一心要让家产保持完整，他不喜欢因为分家而使家产减少。他还竭力让罗切斯特先生也有钱，以维持家族的声望。所以在罗切斯特先生成年不久，就采取了一些很不公正的手段，结果惹出了许多麻烦。为了让罗切斯特先生发财，老罗切斯特先生和他哥哥联合起来，使罗切斯特先生陷入一个他认为十分痛苦的境地。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痛苦，我至今也不了解，但是这种他非受不可的痛苦是他精神上难以承受的。他这个人是一个不肯忍让的人，因此他和家庭决裂了。多年以来，他一直过着不定的生活，自从他哥哥没有留下遗嘱去世，他成了这份家产的主人以后，我觉得他在桑菲尔德尔一共也没有住满过两个星期。再说他是想躲开这个老宅子。”

“他为什么想要躲避这个老宅子呢？”

“可能他觉得这里太阴沉了吧。”

费尔法克斯太太的回答并不明确，我不知她是回答不出来还是故意不回答。从谈话中我觉得她并不乐意继续这个话题，所以我也就不再继续追问了。

第十四章

在随后的一段日子里 ,我一直没有直接接触罗切斯特先生 ,他上午似乎很忙 ,大概是忙一些事务 ,下午常有人来拜访他 ,有时还留客人用餐。他的扭伤已经痊愈 ,有时骑马出去 ,大概是些回访之类的活动吧 ,经常到深夜才回来。

这期间 ,阿黛勒也很少被罗切斯特先生召唤去 ,我见到他只是偶尔在大厅里或楼梯上 ,他只是点点头 ,或者冷漠地看我一眼 ,这应当说算是对我这个家庭教师的承认了。但也有时又绅士般殷勤地鞠躬、微笑 ,他总是这样喜怒无常。但我觉得和我关系不大。

有一天 ,他和客人一起用餐 ,派人来取走了我的画夹 ,我想可能是让客人看看里面的画。但费尔法克斯太太跟我说 ,那些先生们早早就离开了 ,他们是参加米尔科特的一次公众集会。那天晚上又湿又冷 ,罗切斯特先生没有跟他们去。那些人走后不久 ,罗切斯特先生就按铃告知我和阿黛勒到楼下去。我给阿黛勒梳好头 ,把她身上收拾利落 ,而我的贵格会教徒的打扮是不必修饰的 ,包括我编起的发辫在内 ,都是沉稳朴素的 ,接着我们下了楼。阿黛勒说可能是小箱子运来了 ,果然我们一到饭厅就看到它了 ,是一个小小的硬纸盒放在桌子上 ,她凭她的直觉一眼就认出它。

“我的盒子！我的盒子！”她嚷着跑过去。

“是的 ,你的盒子 ,快把它拿到一边去 ,你自己去玩吧 ,你这个地道的巴黎女儿。”罗切斯特先生用低沉的、带有讽刺的口气说了这句话后 ,又说道：“记住 ,你不要拿解剖过程中的任何细节 ,不要用内脏状况的任何发现来打扰我。你就默默地做你的手术。你放安静点 ,孩子 ,懂吗？”

阿黛勒似乎没有太注意他的警告 ,她捧着她的宝贝退到沙发那边去 ,解开绳子 ,掀掉银色的薄包装纸 ,叫道：

“天哪！多美啊！”她此时真是心花怒放了，接着便全神贯注地玩起来。

此时，我还站在门旁，主人从座椅上欠起身对我说：

“过来吧，坐这儿。”他把一张椅子拉到身边。他接着说：“我不喜欢孩子的唠叨，因为像我这样的单身汉，听他们那种口齿不清的说话不会产生什么愉快的想象，跟一个小家伙整个晚上都面对面的谈话，我可承受不住。别把椅子拉开，爱小姐，就坐在我刚才放的地方，如果你愿意的话，咳，这该死的礼节，我老是把它忘了。我也不喜欢那些头脑简单的老太太。可是对费尔法克斯这位老太太，可是不能无礼，她总算是费尔法克斯家的人，也可以说是嫁给了一个姓费尔法克斯的人。人们说，一家人总比外人亲嘛。”

他按铃叫人去叫费尔法克斯太太。她很快就来了，手里还带着个编织篮。

“晚上好，太太，我请你来做件好事。我不允许阿黛勒跟我谈她的礼物，可她憋了一肚子话要说。你行行好，去当她的听众，跟她说说吧，这可是你做的最大好事啊。”

果然，阿黛勒一见费尔法克斯太太，她马上就把她的盒子里各种瓷的、象牙的和蜡的宝贝摆出来，用她那结结巴巴的英语一句不停地解释着，倾吐她内心的喜悦。

罗切斯特先生这时对我说道：

“现在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交谈了，也可以自自在在地给自己找点乐趣了。爱小姐，是不是把椅子再挪近我一点，你坐得还是离我太远。”

虽然我愿意待在阴暗的地方，但我还是按照罗切斯特先生的吩咐做了。饭厅为晚餐而点的枝形吊灯，把屋子照得跟过节一样明亮。炉火燃得正旺，又红又亮。高大的窗子和拱门挂着豪华的紫色帷幔。四周很寂静，只听见阿黛勒的压低声音的说话声和冬雨敲打窗子玻璃的声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罗切斯特先生坐在那锦缎面的椅子上,看上去跟以前的模样儿不一样,没有那样严厉,也没有那样忧郁,嘴角含着笑意,两眼闪闪发亮。我不知这是什么缘故。他把他那大脑袋倚在鼓起来的椅背上,让火光照着那张像用花岗石雕凿出来的脸和又大又黑的眼睛。

他盯着炉火看了足有两分钟,我也盯着他看着。他猛地调过头来,发现我正盯着他的脸。

“你仔细看着我,爱小姐。”他说,“你觉得我漂亮吗?”

我本可以用几句模糊而有礼貌的客套话答复他,可不知为什么,我却脱口而出说:

“不,先生。”

“啊!我敢说!你这个人真是有点怪异,你的样子就像一个小修女,古怪、平静、严肃和单纯。你坐在那儿,两手放在身前,眼睛总是盯着地毯。有时问你一个问题或是说一句什么话,非得让你回答一下,你就会不客气地蹦出一句话,它即便不算鲁莽,至少也是唐突的。你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先生,我说得太坦白了,请你原谅。我本该这样说,对外貌当场作出答复是不容易的,每个人的审美方法不同。我应该说美并不重要这一类的话。”

“你本来就不可这样回答。美并不重要,说得好!原来你表面上装作缓和,刚才实是对我的羞辱,安抚我,叫我平静下来,实际上却在我耳朵下面凶狠地捅上一刀。说吧,请问,你在我身上还发现了什么缺陷?我想我的四肢和五官与别人并没有两样吧?”

“先生,请准许我收回我当初的回答。我并不是故意话语中伤,我只是一时的口误。”

“正是这样,我想就是这么回事。那请你说说明白。批评我吧,你不欣赏我的额头吗?”

他把横披在额头前的黑髻发撩起来,露出一个十分漂亮的额

头 然而这个本该显示出仁慈宽厚迹象的地方 却出人意料地并没有表现出这种迹象。

“小姐 那么 我是一个笨瓜吗？”

“不 先生。要是我问你是不是一个慈善家 你以为我太鲁莽吗？”

“噢 你这是假装拍拍我脑袋的同时 又捅了我一刀 就因为我说过我不喜欢小孩和老太太作伴儿。不 小姐 我不是人们通常意义上的慈善家 但我有良知。”说着 他指指他那个器官的突出部分 他那个地方是很明显的 确实使他脑袋上半部显得很宽阔。他接着说：

“我的心曾经一度充满了天真的柔情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 我特别怜悯那些弱小、无人照顾和不幸的人。可是后来 命运重重地打击了我 使得我坚韧得像个橡皮球了 不过 还是有一两处缝隙能透透气 而且 这块东西的中心还有一个敏感点。你看 我这样子还会有希望吗？”

“什么样的希望呢？先生。”

“这就是希望我最后从橡皮球变回血肉之躯。”

“他肯定是喝多了酒。”我思考 我不知如何回答他这个古怪的问题 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还会变呢？

“你看上去好像非常迷惑呢 爱小姐。虽说你不见得比我更漂亮 不过 这迷惑的眼神对你倒是很合适的。再说 这样也有它的好处 可以让你那对爱探索的眼睛不再盯着我的脸 而去忙着盯着地毯上的绒花 就像这样迷惑下去吧。小姐 今天晚上我想找个人谈谈心呢。”

他一边这样说着 一边从椅子上站起来 把一只胳膊靠在大理石的壁炉台板上 站在那儿。他这个姿势使他的体形像他的脸一样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那非常宽阔的胸膛 几乎跟他的四肢长度不大相称。我相信大多数的人会认为他是个相貌丑陋的人 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他的举止中却流露出那么一种不经意的傲慢 ,他的神态是那樣的从容不迫 ,对自己的外表是那樣的满不在乎 ,对其内在的或外在的品质的力量又是那樣的自傲自负 ,这些都足以弥补单纯外貌的缺少魅力造成的不足 ,使你看到他 ,就会不可避免地在这种毫不在意的情绪所感染 ,甚至盲目、片面地相信这种自信。

他再次说道 :“今天晚上我想热闹一下 ,想找个人说说话 ,所以我才把你请来。因为光有炉火和吊灯跟我作伴儿是不够的 ,派洛特也不行 ,因为它们都不会说话。阿黛勒虽然会说话 ,但她远远不够格 ,费尔法克斯太太也达不到我的标准。我相信 ,只有你才可以使我满意。我请你到我这儿的第一个晚上 ,你就使我迷惑了。从那以后 ,我都快把你忘掉了。各种各样的念头把你从我的脑袋里赶出去。可是今天晚上我决定要轻松一下 ,抛开一切烦恼 ,寻一点开心的事情。现在我要打开你的话匣子 ,更多的了解你 ,这会让我很开心的 ,请你谈点什么吧。”

听了这一通表白 ,我只是笑了笑 ,我的这种示意 ,表明我是不卑不亢的。

“你倒说话呀 !”他催我。

“你让我说些什么 ? 先生。”

“随便 ,说什么都可以 ,话题由你选择好了。”

听他这样说 ,我便坐在那儿 ,什么也不说。我想他要是希望我为说话而说话 ,为找乐而说话 ,或是为了炫耀而说话 ,那他会发现自己找错了目标。

“你没有话说 ,爱小姐。”

我仍是低头不语 ,这时他朝我稍低下头来 ,看了我一眼 ,仿佛要从我的眼神里探出我不说话的原因。他终于憋不住了 ,说道 :

“你这人看来很倔强 ,还生气啦 ? 啊 ,这都是一回事 ,我用可笑的甚至是无礼的形式提出我的要求 ,爱小姐 ,我请你原谅。现在 ,干脆我跟你讲明白了吧。实际上 ,我不把你当成下等人来对待。”

此话一出 ,他感到似乎不安 ,忙改口说 :“我说的话的意思 ,我自称比你优越的地方 ,只不过是在年龄上比你大了二十岁 ,在阅历上比你长了一个世纪而已。这完全是事实 ,这就像阿黛勒说的 ;‘我坚持这点。’只是由于这一点优势 ,而且只是出于这点优势 ,我才希望你行行好 ,现在跟我聊一会儿 ,让我散散心 ,要不然 ,我的心思老是钉在一点上 ,都磨坏了 ,像一枚生锈的铁钉似的腐烂了。”

他这样屈尊地向我解释 ,等于在向我道歉 ,我对他这样降低身份的行为 ,当然不能无动于衷了。于是我说道 :

“只要我能做得到 ,我是愿意使你开心的 ,而且非常愿意。可是我不知道该谈什么 ,谈什么合适 ,因为我不知道你对什么感兴趣。请你来问我问题吧 ,我会尽量回答的。”

“好吧 ,那么 ,我问你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能否同意我有权专横一点 ,无礼一点 ,有时还可以强人所难 ?理由就是刚才说的 ,我在年龄上足可以做你的父亲 ,而且游历过半个地球 ,跟许多国家的许多人打过交道 ,而你只是在一幢房子里总跟一些人安安静静地生活。”

“先生 ,请恕我直言 ,我并不认为 ,只是由于你的年龄比我大 ,见的世面比我多 ,你就可以对我发号施令 ,可以专横 ,或者不讲道理 ,强人所难。我认为你是否比我高明 ,比我更有权威 ,这要看你怎样运用你的年龄和阅历。”

“哼 !你反应倒很快。可是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 ,因为这并不适用于我的情况 ,我对这两种长处的运用 ,即便说不上很糟 ,但至少也是不认真的。那么抛开这些优势不谈 ,你总该愿意经常接受我的命令 ,而不至于因为这种命令口气而感到愤怒和伤心吧 ,是不是呢 ?”

我听了他这种强人所难的话只是一笑了之 ,我觉得这位罗切斯特先生真是有些怪异 ,他似乎忘记了 ,他一年付给我三十英镑 ,就是让我听从他的吩咐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见我一笑,马上觉察到了这一闪而过的表情的意义。于是他催我:“可是还得说话呀。”

“我在想,先生,做主人的很少会花心思去问他们花钱雇来的下属,会不会因为他的命令而感到生气和伤心。”

“花钱雇来的下属?什么!你是我雇佣来的下属吗?哦,对,我把薪水给忘了。好吧,那么就凭借这层雇佣关系,你肯让我稍微利用点威风吗?”

“不,先生,不能凭这点,而是凭你忘记了这层关系,凭你关心一个下属处于他的从属地位上是否舒服,我从心眼里赞成。”

“那你是否同意免除那些繁文缛节,而不认为这种节省是由于傲慢无礼?”

“我相信,先生,我决不把不拘小节错当成傲慢无礼,不拘礼节是我非常喜欢的,而任何一个自由人都不能忍受傲慢无礼,哪怕是为了挣钱的缘故。”

“可是大多数生来自由的人为了薪水什么都能忍受。所以你还是说你自己吧,别去扯那些你全然无知的事物的共同点。不过,尽管你回答得不够完美,我仍然从心底里同意你的回答,这不仅是因为你回答的内容,也因为回答的态度,这种坦率诚恳的态度是很少见的。相反地,人们往往对这种坦诚报以装腔作势、冷漠,或者是愚蠢地误解人家的原意。我确信,比如在三千个初出茅庐的女学生式的家庭教师中,能像你刚才那样回答我的人大概不会多于三个。我可不是奉承你,如果你是从一个与众不同的模子里铸出来的,那也不是你的功劳,那是大自然的造化。我这样说,也许把结论作得早了一些,你或许并不比别人好,你可能有一些别人不知道的缺点,有的甚至是无法容忍的,这样,就把你那为数不多的优点全给抵消了。”

我心里想:“你可能也是如此。”当我的目光与他的目光相遇时,这个念头在我的脑子里一闪而过。他好似领会了我这一瞥的

含意，他在回答时就像他是从我口中说出而并非只凭他想象出来似的。因此我说道：

“你或许也是这样。”

“是的，你想得很对。”他说，“我自己也有很多缺点，我知道，我也不想遮盖它，我向你保证。上帝知道，我不必太苛求别人，我以前的生活和我一系列的行为以及我的生活方式等等，都是我在内心中深刻反省，它完全可以把对别人的嘲笑和非难反过来作用我的身上。在我二十一岁的时候就走上了歧途。走上这歧途的责任至少有一半归咎于厄运和逆境。从此我就没有回到正道上来了。我本来可以成为同我现在不同的人，可以像你一样的善良、聪明而又天真无邪。我羡慕你有一个宁静的心境、清白的良心和毫无污点的记忆。小姐，一个没有过污点的记忆是个无价之宝，是使人永葆青春的无穷无尽的源泉，你说是不是这样？”

“请问，你在十八岁的时候，你的记忆是什么样的呢？先生。”

“我那时候是纯洁无瑕的，没有污水涌进来把它变成个臭泥塘。那时跟你是一样的，应该说造物主本来是想把我造就成一个好人的，一个善良的人，可是现在我却不是这样。也可能你是看不出来的，这我从你看我的眼神里就看出了这一点。可是你相信我的话，我还不是一个恶棍，我之所以成这样，更多的是由于环境而不是由于本性的缘故，我成了一个平凡普通的罪人，终日沉溺于有钱人和下等人，试图用来点缀生活的种种卑劣无聊的放荡之中。我向你袒露这些你是不是觉得奇怪？要知道，在你未来的生活中，你会经常发现自己会被不由自主地选为倾听熟人秘密的人。人们会像我这样，本能地发觉，你的长处不在于谈论你自己，而在于倾听别人谈论他们自己。他们还会发现，在你倾听的时候，对于他们的不轨行为并不幸灾乐祸地表示不屑，而是流露出一种出自本性的同情。这种同情表露得并不很明显，因而很能安慰和鼓舞人。”

“你怎么知道的？你是怎么猜到这所有的？先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知道得很清楚 ,所以我才能把我的思想说出来 ,就像在日记中把它记下来一样 ,毫不拘束。你可能会说 ,我应该战胜环境 ,从理论上来说 ,我是应该这样的 ,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是命运亏待了我 ,我没有用理智使我冷静 ,这样 ,我就变得什么都不顾了 ,于是 ,我便堕落了。现在 ,我虽然厌恶那些可恨的笨蛋说的卑鄙下流话 ,但我却没法比他们好一些 ,我不得不承认我跟他们是一样的。我真希望我当初能够坚强一些 ,我真是这样想的 ,上帝知道。一个人在受到诱惑要去做坏事的时候 ,应该担心总有一天会出现悔恨 ,而悔恨是生活的毒药啊 !”

“听说忏悔可以治疗它 ,先生。”

“忏悔是治不了它的 ,而改过自新可能会治好它。我能改邪归正 ,我还有力量这样做 ,可是像我这样一个身负重荷 ,受到拖累 ,受到诅咒的人 ,想这个是没有益处的。再说 ,既然幸福已经抛弃了我 ,已经无法挽回 ,我要得到生活的乐趣 ,就是花再大的代价 ,我也要得到它。”

“如果照先生说的那样去做 ,就会进一步堕落。”

“也许吧 ,但如果我能得到甜蜜而又新鲜的乐趣 ,我为什么就一定会堕落呢 ?而且我可以获得像蜜蜂在沼泽地上采的野蜜那样 ,又甜蜜又新鲜。”

“它会弄痛舌头 ,野蜜吃起来很苦的 ,先生。”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又没有尝过。你在这类事上是一点不懂的呀 !因此 ,你没有资格对我说教 ,你这个新入教的 ,还没有踏入生活的门坎 ,对生活的奥秘你还不知道呢。”

“我这是依照你自己说的 ,我只是提醒你别忘了自己说过的话 ,先生 ,你说过做坏事会招致悔恨 ,而悔恨是生活的毒药呀 !”

“谁说做坏事啦 ?我可 not 认为刚才在我的脑子里稍纵即逝的念头是个坏事情。我确信那是灵感 ,而不是诱惑。它让我感到非常温暖 ,非常和蔼可亲。我向你保证 ,它不是魔鬼。即便它是魔

鬼,那它也是穿着光明天使的衣服的。我想,这样一位美好的客人闯入我心田,我是愿意接受的。”

“请不要相信它,因为这不是真正的天使,先生。”

“可是我问你,你怎么知道不是真正的天使的?你靠什么本能能分辨出深渊里的堕落天使和永恒宝座派来的天使,分辨出领路人和诱惑者的呢?”

“先生,我是从你的脸色判断出来的。当你说那个念头又出现了的时候,你的脸色表明很苦恼。我觉得你若是服从了它,它肯定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痛苦。”

“我以为根本不可能,它带来的是最仁慈的信息。至于其他,你又不是守护我良心的人,所以大可不必替我担心。喂,来吧,美丽的漫游者!”

他在说这话的时候,好像是在对一个除他之外谁也看不见的幻影说话。他把原来稍稍伸开的双臂交叉叠在胸前,这姿势就像拥抱一个看不见的人似的。

他说道:“我已经接纳了这位漫游者,一位乔装改扮的神。它已经给我带来好运。我的心原来像个太平间,现在就要变成神龛了。”

“先生,你说的都是些什么呀?我一点也不懂,我不能再跟你继续谈了,因为你讲的这些话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但是有一点我还能够听得明白,这就是,你说你不像你希望的那么好,并且为自己不够完美感到悔恨。同时你还说一个玷污的记忆就等于受到永久的毒害。先生,我认为只要你肯努力,到时候你就会变成你所欣赏的那种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只要立即下决心纠正你的思想和行为,那么要不了多久你便会积累起许多新的、没有污点的回忆,当你回忆起来的时候,是非常高兴的。”

“你考虑得不错,说得也对。此刻我正在拼命给地狱铺路呢。”

“为什么说是给地狱铺路?这是什么意思?”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意思是说，我正用良好的企图铺路，但有句成语说，良好的意图常为地狱铺路，意思是有良好的意图，未必会有好的结果。但我相信这些良好的意图会像燧石那样经久不衰的。当然，今后我的交往和以前有所不同了。”

“是比过去好吗？”

“是的，要比过去好，正如纯金比废铜烂铁好得多一样。噢，你似乎怀疑我，可是我很自信。我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动机是什么。现在我自创一条法律，这条法律就像玛代和波什人的法律那样不可更改，我要宣布我的目的和动机都是合理的。”

“可是，先生，要是需要用新的法令来使它们合法化，则它们就不可能是正当的。”

“它们是正当的，爱小姐，尽管说它们绝对需要一条新的法令。全新的环境就需要闻所未闻的规则。”

“听起来倒像一则危险的格言，先生，因为你一眼就能够看出，它是很容易被滥用的。”

“你简直是位作惊人之语的圣人了！是这么回事。不过我以我的家族守护神起誓，我决不滥用它。”

“你也是人，难免不犯错呀。”

“是的，我是人，你同样也是人，可那又能如何呢？”

“既然是人，就难免会有错误，就不断定自己有一种权力，而这种权力只有交给神和完人才能够让人放心。”

“什么权力？针对什么而言？”

“就是对那些怪僻的，未经准许的行为说‘算它正当的吧’。”

“‘算它正当的吧’，正是这句话，你已经道出来了。”

“那么，但愿它是正当的吧。”我边说边站起身来，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把这场使我彻底莫明其妙的对话继续下去了。再说，我完全捉摸不透这位先生的脾气，至少现在我是无法理解的，也许由于我是无知的。同时，我感到在这种场合下，伴随而来的还有一种

朦朦胧胧的不安全感。

他见我站起来要走 ,便问道 :

“你要走吗 ? 你去哪 ?”

“先生 ,我送阿黛勒上床去。她睡觉的时间已经过了。”

“不 ,你这是借口 ,我看你是怕我 ,因为我的话就像神话中让人猜谜的狮身女面怪物斯芬克斯 ,对吗 ?”

“你的话的确像谜一样使我迷惑不解 ,可是我并没有害怕。”

“你是害怕了 ,你这人太严谨 ,生怕说错了话。”

“如果从这一点上说 ,我确实有些怕 ,我怕说错话 ,我不想胡说八道。”

“你就是瞎说一气 ,神态也是庄严、祥和的 ,我会误以为你说得合情合理呢。小姐 ,你从来不笑么 ? 噢 ,你别费神回答我的这个问题 ,我看得出你是很少笑的 ,但我认为 ,你要是笑的话 ,你能笑得很开心。你不是生来就是严肃的 ,就像我不是生来就是邪恶的一样。我看 ,洛伍德的约束多少还缠绕着你 ,它控制你的五官 ,压低你的声音 ,束缚你的手脚。你在一个男人、兄弟 ,或者父亲、主人的面前 ,恐怕笑得太开心 ,生怕说话太随便、动作太迅速。不过我想到一定的时候你会和我相处得随便一些的 ,就像我发现我无法跟你讲究礼节一样。那时 ,你的神态 ,你的言谈 ,你的举止就会比现在更有生气和变化性。比方说 ,我常常透过鸟笼的密密栅栏 ,见一种奇特的鸟儿的眼神 ,那里关的是一只精力充沛、焦躁不安 ,且又意志坚定的囚犯 ,它一旦获得自由 ,就会翱翔云天。噢 ,你仍然想走吗 ?”

“钟已经敲响九点钟了 ,先生。”

“这不要紧 ,再待会儿吧 ,我看阿黛勒还不愿意去睡觉呢。我现在背靠着火 ,脸朝着房间 ,这个姿势便于我观察她。我一边和你交谈 ,一边间或看阿黛勒一眼。大约在十分钟以前 ,她从盒子里拉出一件小小的粉红色绸外衣 ,她打开这件衣服的时候 ,眼中闪烁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喜悦的光芒 ,欢乐在她血液里流动 ,渗入她的骨髓、脑髓。她嚷道 :
“我要试试 !”说着她就冲出房间。她这会儿我猜想正和索菲在一起 ,穿衣打扮呢。我断定再过几分钟她就会过来 ,我会看到她的妈妈塞莉纳·瓦伦的缩影了 ,就像当年出现在舞台上 ,在腾空……不过 ,不管怎么说 ,我那异常脆弱的感情将要经受一次震荡 ,这是我的预感。请你在这儿等一会儿 ,看看她是否会像我所估计的那样。”

过一会儿 ,就听见阿黛勒的小脚轻快地跑过大厅 ,走了进来 ,她身着一件非常短的玫瑰色缎子衣服 ,裙摆上打着许多绉褶。头上戴着一个用玫瑰花扎成的花环 ,脚上穿着长丝袜和白缎子小凉鞋。

“我这件衣服合身吗 ? 我的鞋 ,我的袜子呢 ,都漂亮吗 ?”她嚷着 ,“我可想跳舞了。”看她的样子是十分快活的。

她撑开裙子 ,舞着轻快的步子 ,一直来到罗切斯特先生面前 ,踮起脚尖在他面前轻盈地转了一圈 ,然后在他面前跪下一只腿 ,大声地说 :

“先生 ,谢谢您。”然后站起来又说道 :

“我现在装扮得就像我妈妈那样 ,是吧 ,先生。”

“噢 ,很像 !”罗切斯特先生颇有含义地说 :就像那样 ,她从我的英国裤兜里骗走了我的英镑 ,我当时还年轻 ,爱小姐 ,——唉 ,太年轻了 ,一度使我朝气蓬勃 ,一点也不比我现在所有的逊色 ,然而 ,我的青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却把那朵法国小花留在我的手上。当我情绪低落时 ,真想摆脱它。自从我发现长出这朵花卉的根只能靠金土来培育后 ,我对那个根就不再重视了 ,对这朵小花也不怎么喜欢了 ,尤其像刚刚她显得那么矫揉造作。我留下她 ,抚养她 ,不过是遵照罗马天主教的原则 ,通过做一件好事来赎还许多大大小小的罪孽罢了。我说的这些你可能不懂 ,改天我再向你解释吧。好了 ,晚安。”

第十五章

几天后 ,罗切斯特先生果然给我解释了这件事。这是一天的下午 ,我和阿黛勒在庭园里偶然碰到他 ,趁阿黛勒跟派洛特嬉戏的时候 ,他邀我跟他一块在一条长长的山毛榉林荫道散步 ,从那儿能够看见阿黛勒在玩板羽球。

他告诉我 ,阿黛勒是法国歌剧舞蹈演员塞莉纳·瓦伦的女儿 ,他对塞莉纳曾一度怀有火热的爱情 ,塞莉纳也曾宣称要以炽热的爱报答他。他满以为自己是她心目中的偶像 ,尽管他相貌丑陋 ,他却相信比起陈列在贝尔维德美术馆的阿波罗神像的优美来 ,她更喜爱他的体育家的身材。他对我说 :

“ 于是 ,我对这位法国美女竟然偏爱我这英国的丑人感到非常得意 ,甚至受宠若惊了。我把她安排在一座豪华的宅邸里 ,给她配备了仆人、马车、开司米 ,给她购买了钻石、饰花边的衣服等等。当时 ,我就像一个痴情汉 ,用那种人们习以为常的方式在毁掉自己 ,我并没有什么独创来开拓一条身败名裂的新路 ,我是笨拙地亦步亦趋地沿着别人的老路走 ,一步也没有敢偏离别人踏平了的那条中心线。最后我也和其他痴情汉一样 ,得到了同样可悲的下场 ,当然这也是罪有应得。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天晚上 ,我事先没有告知就到塞莉纳那里去了 ,她当然也没想到我会去 ,等我到了她的宅邸 ,她不在。因为我是走着来的 ,有点累了 ,所以就在她的房间坐下来等她。当时我还心情愉悦地呼吸她房间里的香水气味。但这气味使我感到喘不过气来。于是我便打开落地窗到阳台上去。外面的月光皎洁如银 ,四周非常静寂。阳台上有几把椅子 ,我便坐了下来 ,取出烟来吸着。”他说到这里 ,对我说 :“ 要是你不介意的话 ,我现在想抽一支。”他顿一会儿 ,掏出一支雪茄点着了 ,放进嘴里 ,向寒冷而阴沉的空气吐出一缕蓝色的烟雾 ,然后他接着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时我爱吃糖果，我一会儿大嚼巧克力，一会儿抽烟，同时望着一辆辆的马车沿着繁华的街道驶来驶去。不一会儿，我看到一辆由一对漂亮的英国马拉着的精致豪华的轿式马车。我一眼便认出了那是我送给塞莉纳的马车，我的心立刻急促地怦怦直跳。不出所料，马车在宅邸门口停下来了。我的相好走了下来。我在阳台上倾身，刚要低声呼唤‘我的天使’时，突然，或者说出乎我的意料——一个人影跟着她从马车里跳下来。这人身上裹着披风，然而踏在人行道上发出的脚步声却是带马刺的靴跟发出的，他头戴礼帽，显然是一个男人。”

他说到这里把话题一变，自言自语：

“你从来没有妒嫉过，是吗？爱小姐。当然没有，我用不着问。因为从没体会过爱情。这两种情感都有待于你去体验，你的灵魂还在沉睡，还需要一次震撼才能把它唤醒。你以为生活像流水一样平静的过去，就像你的青春直到现在还在那流水中悄悄溜走一样。你闭着眼睛，捂上耳朵，随波逐流，既看不见远处河床中高耸的一块礁石，也听不见礁石下面波涛汹涌。可是我告诉你，你应该记住我的话，你总有那么一天会来到河道中一个布满险峻岩石的关口。在那里，原先联成一体的生命之流会分道扬镳，成为漩涡泡沫，变得骚动和喧嚣，不是在岩石的尖角上被撞得粉碎，就得被巨浪卷起来，然后被挟带到某个比较平缓的河流中去。就像我现在这样。”他说到这里，又沉默起来，然后又说道：

“我喜欢今天，喜欢这铅灰色的天空，我喜欢这寒冷笼罩下的肃穆和寂静的世界。我也喜欢桑菲尔德的古老、幽静，包括它的古树和荆棘。它那灰宅子的外观和那一排排灰暗的窗子。然而，有好长的时间，我是憎恶它的，我像躲避一间瘟疫大病房一样躲开它，直到现在也还是如此。”

他这时咬牙切齿，停下脚步，用靴子躁着坚硬的地面，看他的样子，似乎有某种可恨的念头抓住了他，牢牢地抓住不放，使他无

法动弹。他停下来的地方 ,正是我们顺着林荫道向上走的路上 ,那宅子就在我们的眼前。他抬眼朝那雉堞投去恶狠狠一瞥 ,立刻现出他那痛苦、羞耻、愤怒、烦躁、厌恶、憎恨等各种体验。这些不同的情感 ,在他浓眉下瞪得大大的瞳孔里激烈地搏斗起来。这种搏斗是十分狂野的 ,最后还是那种冷峻而愤世嫉俗的、倔强而坚决的感情胜利了 ,他的心情平静下来 ,脸上露出坚定的表情 ,他又接着说下去。

“ 刚才我沉默了 ,我是在跟我的命运商量一件事。在我的脑中有一个巫婆 ,就像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的主人公麦克白从战场上凯旋的途中 ,在福累斯荒原上所遇到的三个女巫中的一个一样的巫婆。她伸起一只手指数给我说 :‘ 你喜欢桑菲尔德吗 ?’ 她不等我回答便在空中写下一行字 ,字是奇形怪状的 ,横贯了整个宅子的正面 ,就在上下两排窗子中间。‘ 只要你有能力 ,你就喜欢它吧 ! 只要你敢 ,你就喜欢它吧 !’ 我说 ,我喜欢它 ,而且我会恪守诺言 ,我会冲破重重阻碍去追求幸福和善良。我希望我做一个比过去和现在好一些的人 ,就像《圣经》中记录的以铁为干草 ,以铜为烂木箭的约伯怪兽那样弄断长矛、投枪和铠甲 ,把别人看作铜墙铁壁的东西当作是干草和烂木箭。”

这时 ,阿黛勒拿着羽毛球跑到他的跟前。“ 走开 !” 他粗鲁地叫道 ;“ 走开 ,孩子 ,要不就进屋去找索菲 !” 然后他默默地踱着步子 ,这时我大胆地提醒他刚才突然分开的话题。

“ 瓦伦小姐进来的时候 ,你离开阳台了吗 ? 先生。”

对这样难以回答的问题我差不多料到他会拒绝回答的。可是他从满腹心事的出神状态中清醒过来 ,把目光转向我 ,额头上的阴影也似乎消散了。他对我提出的问题并无反感的表示。

他说 :“ 哦 ,我把塞莉纳给忘了 ! 好吧 ,我接着说。我一见那位美人儿由一个男人陪着进来 ,嫉妒犹如一条毒蛇 ,咥的一声 ,从月光明亮下的阳台上盘旋而起 ,钻进我的后背 ,咬着啮着 ,两分钟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钻进我的心房。奇怪！”他刚说到这里，突然又离开了这个话题，他说：

“奇怪！我竟然会选中你来知晓我这心中的秘密，年轻的小姐。更奇怪的是，你居然安安静静地听着，不动声色，就像我这样一个男人，把自己演歌剧的情妇的故事讲给像你这样一个古怪而又没有经验的姑娘去听，是很寻常的事情一样！不过，后面这种怪事却可以解释明白第一件怪事。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你这个人庄重、体贴、谨慎，天生是个听人倾吐心事的人。再说，我清楚我挑了哪一种心灵来和我的心进行交流。我知道它是不易受到感染的心灵，一个奇怪的心灵，一个独一无二的心灵。幸好，我不想伤害它，就是我想伤害它，它也不会受到我的伤害。你跟我交谈得越多越好，因为我不能使你受伤，而你却能使我振奋起来。”说了这番话后，他才又继续回到前面的话题。

“我留在阳台上。我想他们准会到她的房间里来，于是我就把自己隐藏起来。把手伸进开着的落地窗，拉好窗帘，只留点空隙以便窥视，然后把窗子关上，留下一道缝隙，我可以偷听到里面说话的声音。我溜回到椅子旁坐下。这时那俩人进来了。我马上把眼睛凑近窗缝。我看见塞莉纳的侍女进来点亮了盏灯，放在桌子上就退了出去。这样他们俩人就清清楚楚地显露在我的眼前。那瓦伦小姐穿着一身绫罗绸缎，头上珠光宝气，光彩耀目，当然她这身穿戴饰物都是我送的。而那个伙伴却穿着军官制服，我认识，这个有子爵头衔的年轻花花公子，这个没头脑的恶少。过去在社交场合见过几次，我是根本瞧不起他的。当我一认出他，那嫉妒之蛇的毒牙一下子就断了，因为在这刹那间，我对塞莉纳的爱情之火一下子熄灭了。因为我觉得为了这样的情敌就出卖我的女人，根本不值得爱的，她只配得到鄙视。不过我觉得我受到了她的玩弄，更该受到鄙视。他们谈起话来了，他们谈的是一些琐碎无聊、利欲熏心、言不由衷、言不及义的话，叫人听了生厌。他们发现桌子上我

的名片,于是便议论起我来了。想不到他们俩竟用极其卑劣的方式粗俗地诋毁我。尤其是塞莉纳,她甚至故意夸大我外貌上的缺点,她把我的这些缺点称为残疾。而在我和她独处时她经常是热烈地赞美我所谓的‘男性美’。在这一点上她跟你完全不同,你在第二次见面时就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你认为我不漂亮。当时我就感到了这种强烈的对比,而且……”

这时,阿黛勒跑了过来。

“先生,约翰刚才说,你的经纪人来了,想见你。”

“啊!那我只能长话短说了。我推开窗子,笔直地走到他们的面前,宣布我解除对塞莉纳的保护关系,告诉她离开宅子,给她一笔钱供她眼前急用。我对她的尖叫、歇斯底里、哀求辩解、惊服一概不再搭理。我跟那子爵约好了在布洛尼树林中决斗的时间。第二天早上我同他决斗,并在他那像病鸡翅膀似的一条瘦弱胳膊上留下了一粒子弹,于是自以为和这些家伙断绝了关系。可是出乎意料的,也是不幸的是在六个月以前,瓦伦把这个小姑娘阿黛勒给了我,非说她是我的女儿。或许是的,但从她脸上看不出同我有父女关系的特征。说句不中听的话,派洛特还比她长得更像我呢。我跟她母亲决裂后几年,她扔下孩子,跟一个音乐家或是个歌唱家私奔去了意大利。我不承认阿黛勒有由我抚养的当然权利,现在我也不承认她有任何这种权利,因为我认为我不是她的父亲。可是我听说她无依无靠,孤苦伶仃,于是我把这个可怜的小家伙从巴黎那块烂泥塘里拉出来,移植到这里,让她在英国乡间花园的新鲜土壤里干干净净地成长。费尔法克斯太太找到你来教育她,不过你既然知道了她是一个法国歌剧女演员的私生女,那么你或许会对你的职位和你的学生产生不一样的看法。说不定哪一天你会通知我,说你找到了一个新职位,还请我给她找一个新的家庭教师等等,是不是?”

“不,先生,阿黛勒不应对大人的过失负责。我一向关心她,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知道了她的身世 ,她母亲抛弃了她 ,而你又不承认她 ,从某种意义上说 ,她是没有父母的孤儿 ,我会比过去更加爱护她。我怎么能不疼爱一个把自己的家庭教师当作知心朋友的孤儿 ,而去喜欢富贵人家一个厌恶自己的家庭教师的纨绔子弟呢 ?”

“ 哦 ,你原来是这样的态度 ! 好吧 ,天黑了 ,我该进去了。 ”

罗切斯特先生离开后 ,我和阿黛勒同派洛特又玩了一会儿 ,一块儿赛跑、踢毽子。进屋以后 ,我帮她脱了外衣和帽子 ,把她抱到我膝上 ,让她在我膝上足足坐了一个钟头 ,随她任意唠叨 ,甚至对她那小小放肆和轻佻也没加责备。这孩子每当别人注意她的时候 ,她就会暴露这个毛病 ,显露出她个性轻浮的一面 ,这也许是从她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 ,这同英国人的性格大不一样。可是她也有许多优点 ,对于她的优点 ,我竭力鼓励她。我想在她的容貌中找到罗切斯特先生的相似点 ,可是找不到 ,没有一点特征 ,没有一丝的表情可以证明他们的血缘关系 ,真是遗憾。如果能证明她长得像他 ,他会更加关心她的。

直到我回到房间睡觉的时候 ,我平心静气来回想罗切斯特先生对我讲的故事。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这个故事本身也许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一个富有的英国人爱上一个法国舞女 ,她背叛了他 ,这是社交场合上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在表示他心满意足的心情以及他对老宅和周围环境重新产生兴趣时 ,却突然地迸发出一阵激动的情绪 ,这里面肯定有点古怪。我对这些满腹疑惑地思索着 ,但不久我便把这个念头丢开了。不过 ,主人对我的态度却给我增添了新的困惑。他觉得可以对我敞开心扉 ,这似乎是对我的谨慎的一种赞誉 ,我是这样看待的 ,也是这样接受的。最近几个星期以来 ,他对我的态度已不像刚开始那样阴晴不定 ,我这个人似乎不碍他的事了。他也不再突然摆出那冰冷高傲的态度。我们在意外相逢的时候 ,他似乎也很高兴 ,总要跟我说几句话 ,有时相视一笑。每当正式邀请我去他那里的时候 ,我总是很荣幸地受到他的

款待 ,我感到我确有能力和他得到快乐 ,并觉得这种傍晚的谈话不仅是为了我 ,也是为了使他快活起来。

每次谈话我确实说话不多 ,但我却饶有兴味地听他谈。他生性爱说话 ,喜欢向一个未谙世事的心灵稍稍披露一点世态炎凉。我接受了他提供的新观念 ,想象他描绘的新图景 ,思想追随他穿过一个个他所揭示的新领域 ,从来没有为哪个有害的暗示所担惊受怕或困扰 ,这些都使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喜悦。

由于他的态度很随便 ,因而我也就不感到难受和拘谨。他对待我那种正派、友善、坦率的态度 ,使我很愿意接近他。有时 ,我觉得他是我的亲人 ,而不是我的主人 ;有时他也蛮横 ,但我并不介意 ,我知道他就是那个样子 ,习惯了。生活中增添了这种新的乐趣 ,我觉得满意 ,不再渴望有什么亲人了。我那灰暗的命运似乎变得明亮 ,我感到生活中的空白被充实 ,我的身体逐渐强壮 ,人长胖了 ,精力也感到很旺盛。

罗切斯特先生现在在我的眼里不再感到丑了 ,由于感激之情以及许多愉快而亲切的接触 ,我不再觉得他的脸是难看的。有他在房间里就像有燃烧的炉火使人觉得温暖。然而 ,我并没有忽略他的缺点 ,这是因为他常常在我面前暴露这些缺点。他在各方面都不如他的人在面前 ,显得高傲、刻薄、粗暴。在我灵魂深处 ,我知道他对我一片深情厚意 ,所以就把他对别人不恰当的严厉抵消了。他的抑郁 ,到了使人无法理解的地步。我被叫去给他念书时 ,不止一次发现他一个人坐在书房里 ,头低伏在交叉起来的胳膊上。他抬起头来的时候 ,那种忧悒的、几乎是咬牙切齿的愁苦神情使他脸色变得阴森可怕。我认为他的抑郁、他的粗暴以及道德上的过失都来自命运的残酷。我相信 ,比起那些具有高尚的环境 ,受到良好的教育 ,得到命运鼓舞的人来 ,他天生具有更好的志趣 ,更高尚的原则和更纯洁的趣味。我认为他身上隐藏许多优秀的素质 ,只是现在由于各种素质混杂在一起 ,那优秀的素质便被埋没了。我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能否认 ,不论他为什么悲哀 ,我都为他的悲哀而悲哀 ,并愿意不惜一切去减轻它。

这会儿 ,我已经灭了蜡烛 ,躺在床上 ,但却无法入眠 ,心里一直想着他在林荫路上停下来 ,告诉我命运之神出现在他面前问他敢不敢在桑菲尔德享受幸福时的神态。

我暗自困惑 ,他为什么不敢享受幸福呢 ? 究竟什么东西使他不敢接近这座宅子呢 ? 他会不会很快就要离开呢 ? 费尔法克斯太太以前对我说过 ,他很少在这里连续住上两个星期以上 ,可它现在已经住了八个星期了。要是他离开的话 ,那变化可真使人不快。假如他春天、夏天和秋天不在这里住 ,纵然有明媚的阳光 ,天高云淡的风景 ,那也是了无趣味的啊 !

我正这样沉思 ,也不知自己有没有睡着 ,大概是在半梦半醒的状态吧。我被一种凄惨的含糊的嘟哝声给惊醒了。我觉得这声音好像就在我的上方。这时我多么希望蜡烛还亮着 ,因为在一片漆黑中听到这种声音是分外令人胆战的。我从床上坐起来 ,侧耳倾听 ,然而那声音又沉寂了。

我想躺下再睡 ,但心中惶恐不安 ,怦怦直跳 ,平静不了。大厅里的钟敲响了两点。就在此时 ,我的房门似乎被什么人碰了一下 ,似乎有人在外面走廊里摸索着走路 ,手指从门板上摸过去似的。我问道 :“谁 ?”但没有回音。此时 ,我真是毛骨悚然了。

忽然间 ,我想起这可能是派洛特。在厨房门有时忘记关上时 ,它经常会摸索着上楼到罗切斯特先生的房门口去。有几天早上 ,我就亲眼见它躺在那儿。我这样一想 ,心里便镇定了一些 ,我便又躺了下来。当我刚要睡着时 ,我又听到了一种令人心惊肉跳的声音。

这是一阵恶魔般的笑声 ,低沉而又压抑 ,似乎是从我的房门的钥匙孔那儿发出来的。我的床头离门很近 ,开始我真以为那狂笑的魔鬼就站在我的床边 ,我惊恐万状地翻起身四下张望 ,却什么也

没有看见。我正奇怪,那怪异的笑声又响了起来。我分辨出它是从门外发出来的。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去赶紧把门关上,第二个念头就是要大喊一声:“谁?”

我肯定有个东西一会儿咯咯发笑,一会儿低声呻吟。不一会儿我又听见脚步声顺着走廊朝三楼楼梯那边走过去。我记得那儿是有一扇门把楼梯关起来的,我听见那扇门开了,又关上了,然后一切归于沉寂。

我想那是格雷斯·普尔吧?她发疯吗?我再也不能这样待下去了,得去找费尔法克斯太太。我急忙穿上衣服,围上披巾,用颤抖的手拉开了门闩,打开了门。门外有一支点燃的蜡烛,就放在走廊的地毯上。我一看,不禁大惊失色,这太危险了。这时我又闻到一股混浊的烟味和一股浓烈的燃烧东西的味道,并听到像是门“嘎吱”响了一声,我循声望去,见罗切斯特先生的门开了一条缝,浓烟和燃烧东西的气味是从那儿涌出来的。这时,我已顾不上去找费尔法克斯太太了,也无暇再去想格雷斯·普尔和她那怪异的笑声。我飞奔到罗切斯特先生的卧室里。只见火舌在他床的四周跳动着,帐子已经烧着。罗切斯特先生在烟雾之中,摊开着手和脚,睡得正甜。

我不顾一切地喊他“醒醒!醒醒!”使劲地推他,但他只是喃喃了一声,翻了个身,又睡过去了,此时也许烟已把他熏晕了。床单也着火了,再也不能耽搁了,我冲到脸盆和水罐跟前,万幸都盛满了水,我马上把水泼到床上去,泼到罗切斯特先生的身上。然后我又跑回到自己的房间,把水罐拿来,给那床再进行了一次洗礼。感谢上帝,我总算把吞噬着床的火舌给扑灭了。

火焰被水浇灭时的嘶嘶声,我倒水把水罐扔掉的破碎声,特别是我向罗切斯特身上施以淋浴,终于打断了罗切斯特先生的美梦。我知道他已经醒了,当时屋里很黑,我看不清他,但我听到了他怒气冲冲的含糊的咒骂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发大水了吗？”他喊道。

“不，先生，刚才是着火了，起来吧，你身上的火已经扑灭了。我去给你拿一支蜡烛来。”

“以基督教世界所有神灵的名义告诉我，你是简·爱吗？”他问道。“你究竟想干什么，女巫，神婆？除了你，屋里还有别人吗？你想捣鬼把我淹死吗？”

“我给你拿支蜡烛来，你就知道了，先生。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快起来吧，有人有阴谋，你得赶快起来调查一下那人是谁，他想干什么。”

“喏，我已经起来了，不过你还得冒险去拿蜡烛来。等一等，让我穿上件干衣服，可是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干衣服。好了，有了，我的衣服在这儿。行了，你快去拿蜡烛吧。”

我跑出去把留在走廊的那支蜡烛取来。他从我手中接过蜡烛，举起来看着处处烧得又黑又焦的床，烧得破烂不堪的床单和被水浸泡的地毯。

“这是怎么回事？谁干的？”他问道。

我扼要地向他讲述了刚才我发现这场火灾的前后经过：我听到走廊的奇异笑声，走向三楼的脚步声，烟和他房间的着火的气味，我所看到现场的情形以及我是怎样搬水灭火，把水倒在他的身上、床上、地下等救火的情况。

他很严肃地听着，在我讲述的时候，他脸上表现出的担忧超过了惊讶。我介绍完之后，他缄默着，没有马上说话。

“要我去叫费尔法克斯太太吗？”我问道。

“费尔法克斯太太？不，有什么不得了的事要去叫她？她能帮什么？让她去睡她的平安觉吧。”

“那么我去把莉亚找来，再去叫醒约翰夫妇俩。”

“根本用不着找他们，你就老老实实在地待着吧。你只披了一件披巾，要是还不够暖和，你可以把那边我的披风拿来裹上。到扶手

椅上坐下来 ,来 ,我给你披上。把脚搁在凳子上 ,免得弄湿了。我要离开一会儿 ,我要带上蜡烛 ,你待在这儿别走 ,等我回来 ,你要像小老鼠那样安静。我得到三楼去一下。别动 ,记住 ,也不要叫醒任何人。”

他拿着蜡烛走了 ,轻手轻脚地走过走廊 ,尽量小心地打开楼梯门 ,又随手把门关上 ,最后隐入黑暗。我待在这一片漆黑的房间里 ,侧耳听着动静 ,却什么也听不见。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我困了 ,身上虽然裹着披风 ,但也感到冷 ,我想没有必要在这里傻等 ,我顾不得违背了他的意愿他会不会生气 ,我决定回到我的卧室去。我刚要起身 ,见烛光模模糊糊映在走廊的墙上 ,我听见了他光着脚踩在地毯上的声音。我心里想着 :但愿是他 ,而不是别的什么怪物。”

果然是罗切斯特先生回来了 ,他走进屋内 ,脸色苍白 ,十分忧郁。他说道 :“我完全弄清楚了 ,跟我预料的完全一样。”

“怎么回事 ,先生 ?”我问道。

他没有理我 ,只是抱着双臂站在那儿 ,眼睛盯着地面。过了好一阵儿 ,他才用一种奇怪声调问道 :

“我都忘了 ,你刚才有没有说过 ,你打开房门时看到了什么东西 ?”

“没有 ,先生 ,只看见地上的蜡烛。”

“可是你听见怪笑声了吧 ?我想 ,你以前也听到过那笑声或者类似的声音吧 ?”

“是的 ,先生 ,那有个做针线活的女人 ,叫格雷斯·普尔的 ,她笑起来就是这样 ,她是个怪人。”

“不错 ,格雷斯·普尔 ,你说对了。就像你说的 ,她是怪 ,怪极了。唔 ,我要好好想一下这件事。另外 ,我很庆幸 ,除了我以外 ,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今天晚上这件事的详细情况。而你又不是一个多嘴多舌的傻瓜 ,关于这件事你什么也别说。这里的情况 ,我会解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现在你回你自己的屋子里去吧。我到书房的沙发上再睡一觉。快四点了,再过两个钟头,仆人就要起来了。”

“那么,晚安,先生。”我说完便要走。

“什么,你要走,就这样离开我,而且就这样走了吗?”他的话和他刚才让我走是矛盾的,于是我说道:

“是你说过,我可以走了的呀!”

“可是你总不能不辞而别啊,我总的说几句表示感谢的和友好的话啊!总之,不能这样干巴巴地一走了之啊。简,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把我从可怕而痛苦的死亡中拯救出来!你就这样从我身边走过去,仿佛我们是个陌生人!起码得握握手吧。”

他伸出手来,我也朝他伸出手去,他先是用一只手,然后用两只手紧握着。

“你救了我的命,我有幸欠了你这么一个大人情,别的我也不知该说什么。要是换了别人,给我这么大的恩惠,我准会感到承受不了。只有你不一样!我并不觉得你的恩惠是个负担,简。”

他停一下来,凝视着我,几乎看得出话就在嘴唇上颤抖,可是他却咽下了。

“先生,在这件事上,谈不上有什么人情,恩惠,负担和债务。”我对他真诚地说。

“我早就知道,你总有一天会以某种方式来帮助我。当我初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了,你的那种眼神,无形之中引起了我的注意,使我灵魂感到愉快。这可是像人们常说的天然同情心吧。我还听说过好心的妖魔,可见在神话里荒谬的故事中也有几分道理。我珍爱我的救命恩人,晚安!”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奇异的力量,他的眼神中有一种古怪的激情。我正迈步走开,他又说道:

“怎么,你要走吗?”

“我觉得冷,先生。”

“冷？对，你还站在水里！去吧，简，去吧！”虽然他嘴里这样催我走，可是他仍然握着我的手不放，我没办法抽出我的手，于是我便想出了脱身的主意来，我对他说道：

“我好像听见费尔法克斯太太来了，先生。”他听了，才松开了我的手指，说道：

“好，你走吧。”

我回到我的房内又躺到床上，睡意全无，我是在一片欢快而不安稳的大海上颠簸着，直到天亮。我觉得我的情绪很不平静，在欢乐的浪涛下面，汹涌着烦恼不安的巨浪。有时我像透过澎湃的海水见到了像彪拉（意思是结婚）的山地一般可爱的彼岸，一阵由希望唤起的越来越猛烈的风时时吹拂着，把我的心灵送往目的地，可是我却无法到达那里，甚至连想象也不能，好像从陆地上刮来了阵逆风，不停地要把我驱赶出去。理智会消除痴想，判断力会减轻热情。这话富有哲理，然而我却难以平静下来用理智控制我的情绪，用判断来制约我的行为。

我就是这样左思右想地在床上辗转反侧，一直未能成眠。挨到天亮，我便起床了。

第十六章

在那不眠之夜后的一天里 ,我很想能再见到罗切斯特先生 ,我想听听他的声音 ,同时又怕碰见他的目光。总而言之 ,我的心情是很矛盾的。一大早 ,我便来到教室 ,虽然过去他并不经常到教室来 ,可是时而也来待上几分钟。可是我有一种预感 ,这天他肯定会来教室的。

然而 ,上午像往常一样平淡无奇地过去了 ,没有任何人和任何事情来打扰阿黛勒安静的学习。只是在早饭后 ,我听到罗切斯特先生的房间那儿吵吵嚷嚷的 ,我分辨出有费尔法克斯太太的声音 ,有约翰夫妻的声音 ,有莉亚的声音。他们纷纷说 :“主人没烧死在床上真是万幸 !”夜里点着蜡烛睡觉太危险了。”他能镇静地用水罐 ,真是上帝保佑 !”他居然没有惊动人 ,但愿睡在沙发上没有冻着……”

我听到这些人闹哄哄一通之后 ,接着便听到刷洗和收拾东西的声音。当我经过这个房间下楼去吃饭的时候 ,我从敞开的门见到里面又收拾得有条不紊 ,只是床上的帐子被拿掉了 ,莉亚正在擦被烟熏黑的窗玻璃。我想知道主人是怎样解释这件事的 ,便走上前去 ,刚想招呼她 ,我突然看见格雷斯·普尔坐在床边的椅上给新窗帘钉环子。她沉默无言 ,静静地坐在那儿 ,她像平常一样穿着褐色呢料衣服 ,格子围裙 ,系着白手绢 ,还戴着帽子。她专心致志地干着活儿 ,似乎她的全部注意力都用在针线活上面。从她那严肃的额头和平凡的面容上 ,一点也看不出异常。尤其是看不出像一个试图谋杀的女人显露出苍白和绝望的神色。何况她蓄意杀害的对象在昨天晚上还一直追寻到她的住处 ,更有可能指出了她杀人未遂的罪行。我感到很吃惊 ,我被她的镇定自若给弄糊涂了。当我紧盯着她的时候 ,她抬头看了看我 ,脸上没有一点惶恐不安 ,

没有畏罪的样子和一点怕罪行败露的恐惧心理 ,甚至连一点异样也看不出来。她对我说道 :

“ 早安 ,小姐。”仍旧是往常她那种冷淡和简短的口吻 ,然后又做起她的针线活儿来。

我心中想到 ,“ 她不露一点声色 ,这个女人真是不寻常。”我在一种好奇心的驱使下 ,决定试探一下她。

“ 早上好 ,格雷丝 ,”我一边回答她的问候一边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问她 :

“ 这儿出了什么事情了吗 ?我刚才好像听到人们议论纷纷。”

“ 没有什么 ,只是主人昨天晚上躺在床上看书 ,点着蜡烛睡去了 ,结果帐子着了火 ,幸好没等烧着被褥和床架 ,他就醒了 ,并且想办法用水罐里的水把火浇灭了。”

“ 这真是怪事 !”我低声说 ,这是有意给她听的 ,看她毫无反应 ,我又说道 :

“ 罗切斯特先生没有叫醒别人吗 ?难道没有别人听到声响吗 ?”

她听我这样问 ,抬头看了看我 ,我注意到她的眼光里流露出一点有所警惕的神情。她打量了我一番 ,然后才回答说 :

“ 你知道 ,小姐 ,佣人们睡得那么远 ,他们是不可能听到的。费尔法克斯太太和你的房间离主人最近 ,可是费尔法克斯太太说她什么也没听见 ,年纪大了 ,常常睡得很死。”她停了一下 ,然后显得满不在乎的样子 ,然而我听出却是很有寓意地补充说 :

“ 可是你年轻 ,小姐 ,我想你大概不会睡得那么沉 ,你或许能听到一点声响的吧 ?”

“ 我的确听到了 ,”我的声音说得很轻 ,因为我只想让她一个人听到就行。我不想让擦窗子的莉亚听到什么。接着我便试探地说 :

“ 起初我还以为是派洛特 ,可是派洛特是不会笑的 ,我确实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到了笑声 ,而且是一种奇怪的笑声。”

她又使起一根线 ,细心地上了蜡 ,用手把线穿进针里 ,神色镇定地说 :

“我想 ,小姐 ,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 ,主人是不会发笑的。你准是在做梦吧。”

“我没有做梦 !”我有些气恼地说 ,我被她那厚颜无耻的镇定样子激怒了。这时她又看了看我 ,目光里流露出审视和警惕的神色。

“你告诉主人你听到笑声了吗 ?”她也试探地问。

“今天我没看到主人 ,没有机会和他说话。”

她似乎还不安心 ,又问道 :

“你没想过要打开房门 ,瞧瞧走廊吗 ?”

她这是在盘问我 ,想乘我不防听出一些情况来。我立刻警醒到 ,假如她发现我知道或者怀疑她的罪行 ,她也许会用同样的恶毒手段来对付我 ,我要防着她了。于是我说道 :

“我的门是上了门的。”

“那么就是说你晚上睡觉前是没有门的习惯了 !”

“她想套出我的习惯 ,好根据它来制定诡计 ,真是个魔鬼 !”我心里想道。此时我的怒气压倒了谨慎 ,于是我尖刻地回答 :

“过去倒是不经常门的 ,因为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我不觉得桑菲尔德府有什么让人担惊受怕的危险或者麻烦。但是从今以后 ,在我睡觉之前 ,我可要小心在意了 ,我得做到万无一失 ,安全第一。”听了我的话 ,她说道 :

“还是这样好 ,这是明智的。这儿附近一带跟我所知道的所有地方一样安全 ,从这座宅子造好以后 ,我还从来没听说有强盗想来打劫的事。可是谁都知道 ,单是餐具柜里的餐具就值好几百镑。你看 ,这么大的一个宅子 ,佣人又少 ,因为主人不大在这儿住。他就是来了 ,也是孤身一人 ,用不了多少人侍候。可是我总觉得小心点比不小心好 ,门门也不费什么事 ,还是门上门 ,把自己和可能会

发生的祸事隔开的好。小姐 ,有很多人 ,把自己的一切都寄托在上帝赐福上 ,但我觉得上帝并不排除采取措施 ,他总是保佑那些慎重采取措施的人。”

她的这番长篇大论 ,像是贵格会女教徒那样装腔作势。我依然站着未动 ,我被她那无可思议的镇定和莫测高深的伪善行为弄得目瞪口呆。这时候 ,厨子走进来对她说 :

“ 普尔太太 ,佣人的午饭快要做好了 ,你下来吗 ?”

“ 不用了 ,只要把我那一品脱黑啤酒和一块布丁放在托盘里就行 ,我自己会端上楼去的。”

“ 你要不要点肉 ?”

“ 只要一片 ,再来点干醋 ,就可以了。”

“ 要不要西米 ?”

“ 现在不要 ,吃茶点以前我会下楼来 ,我自己做。”

厨子又转过身来告诉我说 ,费尔法克斯太太在等我 ,于是我便离开了。

吃饭的时候 ,费尔法克斯太太说起帐子失火的事 ,我没听进去 ,因为我的脑子里在苦苦思索格雷斯·普尔迷一样的性格 ,我绞尽脑汁琢磨她在桑菲尔德的地位 ,以及为什么主人没有把她关押起来 ,或者至少也得把她辞掉 ,不让她再呆在这儿。昨天夜里罗切斯特先生几乎表示 ,他相信她犯了罪 ,但是 ,究竟是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使他不愿意去指控她呢 ?他为什么要我跟他一起保守秘密呢 ?真是怪事。按说 ,一个大胆、爱报复、傲慢、冷酷的绅士会受制于他的一个最卑微的仆人 ,是根本说不通的。更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他那么随她摆布 ,甚至在她动手要谋害他时 ,他也不敢公开指控她的谋杀意图 ,更不要说惩罚她了。

我想 ,如果格雷斯年轻美丽 ,或许会有一种比谨慎和恐惧更加温柔的感情在左右着罗切斯特先生 ,使他一心为她考虑。可是她长得如此丑陋 ,一副管家婆的模样 ,毫无动人之处。我的这种理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自然就站不住脚了。不过,我又想,她以前也曾年轻过,她年轻的时候主人也正年少。费尔法克斯太太有一次告诉我,她在这儿已经做了许多年了。可是我觉得她年轻的时候也不见得比现在好看多少,不过也许她性格上自有她的动人和奇特之处,足以弥补她相貌上的不足。罗切斯特先生喜欢性格果断而又行为古怪的人,格雷斯至少是很古怪的。也许是他的一次心血来潮的行为,像他那样别出心裁,倔头犟脑的性格,是很可能做出超乎寻常的事来的,于是便被置于她的股掌之中,而她直至现在还在对他的行为施以秘密的影响。这是他自己行为不检造成的结果,他无法挣脱,又不能听之任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又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不过,做这种猜测的时候,普尔太太那粗壮扁平的身材,难看、干枯甚至丑陋的面孔,又一清二楚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不由得矢口否认我的臆想。不,不可能!我的猜测是不对的。可是,我又在心里提醒自己:你也长得并不好看啊,而罗切斯特先生说不定很欣赏你呢。至少是自己常常感到他赞赏自己,就像昨天夜里,想想他那些话,他那神情,他那声音,我感到确有友谊的成分存在。我想到这里,他的言语、眼神、声调,此刻又生动地闪现了出来。

此时,我正在教室里,阿黛勒在绘画,我俯下身去把着她的铅笔。她吃惊地抬头看看我。

“小姐,你怎么啦,你的手像树叶一发抖,你的脸庞发红,红得像樱桃一样!”

“阿黛勒,因为我弯着腰,有点热啦!”她继续画着画,我继续我的心事。

此时,我急于把我刚才想到的关于格雷斯·普尔的令人生厌的念头从脑子里排挤出去,这个讨厌的念头不应在我的脑中占据一席之地。我拿自己和她比较,我认为我和她是不一样的。贝茜·利文说过我很像一位大家闺秀,她说得不错,我的确是大家闺秀。我现在的模样儿比贝茜看见我时要好得多,脸色比过去红润,人比过

去丰满 ,比过去更有生气 ,更加活泼 ,这是因为我有了更灿烂的希望和更强烈的兴趣。

天快黑了 ,我望望窗口 ,今天一整天也没有听到罗切斯特先生的声音和脚步声。我想 ,也许天黑前我会见到他的 ,早上我怕见到他 ,现在我倒盼望见到他 ,因为盼了这么久还没有见到他 ,真叫人有点不耐烦了。

夜色终于降临了 ,阿黛勒离开了我 ,到儿童室去找索菲玩去了 ,这时 ,我特别想看到罗切斯特先生。我听着楼下有没有响起铃声 ,听着莉亚是不是上楼来传口信 ,有几次我仿佛听见了罗切斯特先生的脚步声 ,便转身去看门 ,指望着门打开他走进来。可是门依旧紧闭着 ,然而夜色却从窗口弥漫进来。不过时间还不算晚 ,他通常在七八点钟派人来把我叫去 ,现在还不到六点钟。但愿今天晚上不要让我彻底失望才好 ,我有那么多的话要对他说 !我要再一次提起格雷·普尔这个话题 ,听听他怎样解释。我打算直截了当地问他 ,他是否相信昨天晚上可怕的图谋是她的所作所为 ,如果是的话 ,为什么还要为她恶毒的行径保密呢。至于我的好奇心会不会激怒他 ,那倒没关系 ,我懂得一会儿惹恼他一会儿又抚慰他的技巧。这是我最喜欢干的一件事 ,而且我的本能会阻止我做得太过火 ,我从来不敢越过真的会激怒他的界限 ,我总是在临界点一试身手。我能够在每一细节之处都尊重他 ,保持我应有的礼节 ,又可以毫无顾虑毫不拘束地同他辩论问题 ,我这样做对他对我都没有什么不妥。

楼梯上终于响起了脚步声 ,是莉亚来通知我 ,茶点已经在费尔法克斯太太的房里准备好了。于是我便下楼去 ,我暗自高兴 ,我想我至少可以在楼下见到或者接近罗切斯特先生了。

我来到费尔法克斯太太的房里 ,这位慈祥的妇人对我说 :

“你准是很想吃茶点了 ,你午饭吃得那么少 ,真让我担心 ,你今天好像不舒服 ,脸色绯红 ,像发烧一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哦,我很好,我从来没有感到像现在这么好呢。”

“那你得用你的好胃口来证明你身体很好,我要把这一根针织完,请你把茶壶装上水。”她把活干完,站起来拉下窗帘。然后她说:“今儿晚上天气挺好,虽然没有星光,罗切斯特先生总算挑了一个好天气出门。”

“什么,罗切斯特先生出门了吗?去了什么地方呢?”

“哦,吃过早饭就动身了。他去里斯了,是去埃希敦先生那儿,他的家在米尔科特那边,有十英里远。我想那儿肯定有一次聚会,英格拉姆勋爵、乔治·利恩爵士、丹特上校及其他一些人都会去的。”

“那么,他今天夜里会回来吗?”

“不,明天也不会回来,我看他准会住上一个星期或更长一些。那些高雅、时髦的人聚到一块儿,那儿是一片高贵、欢乐的景象,又有那么多可以寻欢作乐的东西,他们是不会急于分手的。在这种场合,尤其需要绅士们,而罗切斯特先生天赋那么好,在社交场上又很活跃,他总是大家所欢迎的人物,太太小姐们都喜欢他,她们不是看重他的长相,而是欣赏他的学识才干,还有他的财富和门第,这些足以弥补了他外貌的不足。”

“里斯那里有女士们吗?”

“有埃希敦太太和她的三个女儿,都是非常文雅的小姐。另外布兰奇·英格拉姆和玛丽·英格拉姆两姐妹,她们都是大美人儿。我在六七年前就见过布兰奇·英格拉姆小姐,那时她还是个年仅十八岁的姑娘,她来这儿参加罗切斯特先生举行的圣诞节舞会和宴会。在装饰华贵的餐厅里五十多位世家绅士和女士中,英格拉姆是大家公认的美女。”

“她长得到底怎样呢?”

“她个子修长,胸部丰满,削肩,天鹅般优雅细长的脖子,橄榄色皮肤显得黝黑、明净,容貌高贵,眼睛有点像罗切斯特先生的,又

大又黑 ,就像她身上的珍宝一样明亮。她有一头好头发 ,乌黑油亮 ,梳得光亮整洁 ,脑后盘着粗粗的发辫 ,前面垂着髻发 ,那是我看见过的最长最亮的髻发了。她一身纯白的衣服 ,肩上披一条琥珀色长围巾 ,交叠在胸前 ,在旁边打个结 ,围巾上长长的流苏直垂在她的膝盖下面。她头发上还插着一朵琥珀色的花 ,跟她那头乌黑的髻发正好相配 ,真是美极了。”

“ 那她一定受到大家的赞美了 ?”

“ 当然 ,大家赞美她还不仅是她长得漂亮 ,还因为她才貌双全 ,她是那几位唱歌的女士之一 ,她唱得棒极了 ,一位先生为她弹钢琴伴奏 ,她还跟罗切斯特先生合作了二重唱呢。”

“ 罗切斯特先生也会唱歌 ?”

“ 是的 ,他有一副漂亮的低音嗓子 ,他对音乐有很高的天分。

“ 那么英格拉姆小姐 ,嗓子怎么样 ? 她都会什么呢 ?”

“ 她的嗓子非常圆润 ,非常婉转动听 ,她还会弹钢琴 ,可惜我对音乐不会欣赏 ,只听罗切斯特先生说 ,她弹得相当出色。”

“ 这位才貌双全的小姐结婚了吗 ?”

“ 大概还没有 ,我猜想他跟他的妹妹都没有太多财产。老英格拉姆勋爵的遗产大部分都是限定继承的 ,他的长子继承了差不多所有的财产。”

“ 难道就没有一位富有的贵族或绅士看中她吗 ? 比方说罗切斯特先生。”

“ 哦 ,他们的年龄差距太大了 ,罗切斯特先生已近四十了 ,而她才二十五岁。”

“ 那有什么 ,年岁相差很大的婚姻不是很常见吗 ?”

“ 是的 ,不过罗切斯特先生不大会会有这种想法。” 费尔法克斯太太见我只顾说话 ,还没有吃东西 ,便催促我道 :

“ 你怎么什么也不吃啊 ,从开始喝茶到现在 ,你还没有吃下什么去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我不饿，吃不下，我太渴了，给我杯茶好吗？”

我本想再打听一下罗切斯特先生是否有与迷人的布兰奇·英格拉姆结合的可能时，阿黛勒走进来了，于是便岔开了这个话题。

当我独处的时候，我把所听到的情况回想了一番，并且反省了我的内心世界，解剖里面的思想和感情。我企图将我脱缰的、幻想的思绪拉回来，拉回到安全的常识范围内。

我给自己设了个法庭，自我审讯：“记忆”证实我从昨夜以来一直怀抱的企盼、心愿和感情。证实两周来我一直沉溺在无法自拔的那种思绪里。这时，“理智”站出来说话了，它以她那独有的平静口气叙述了一个朴实无华的故事，说明我是脱离了现实，把毒药当作甘露吞下。

我审问自己：“你会是罗切斯特先生所爱的人吗？你有讨他欢心的天赋力量吗？你什么方面能够被他看中呢？”我自己回答：“我的蠢笨真叫人恶心。人家偶尔有一点喜爱的表示，就沾沾自喜，而忘掉了一个出身名门、饱经世故的人与一个他的雇员、初出茅庐的人之间的鸿沟。人家做出一点暧昧的表示，我就愚蠢地信以为真，我该问问自己是不是害臊。人家说了一些溢美之辞，赞美我的眼睛，恰是我目无珠，看不透彼此的心眼儿。我应当知道一个女人受到比她地位高贵而又不可能娶她的男人的赞许不会是件好事。一个女人的爱情之火无端地在心中悄悄燃烧，那是发疯。她的这种爱情如果得不到对方的回报肯定会毁掉自己。而如果被对方察觉和得到反映，就会像鬼火似的，把自己推入泥潭而越陷越深，无法自救。”

“简·爱，你听着，下面是对你的裁决：

你把镜子放在你的面前看着自己，用画笔忠实地画下你的容貌，不要缩小一点缺点，不要省略一个难看的线条，不要遮掩让人讨厌的瑕疵。画完之后写上‘相貌平平的家庭女教师肖像’。然后你再用你的调色板，调出最鲜艳的颜色，用精致的画笔，按照费尔

法克斯太太所说的布兰奇·英格拉姆的模样画出她那美丽的形象。画上她那油亮的青丝，东方人的眼睛，希腊式的脖子和胸脯，令人沉迷的圆润的胳膊和那纤纤素手上带着的钻石戒子、金手镯。要用心描画衣服，薄薄的花边，闪亮的缎子，雅致的围巾和金色的玫瑰花。然后题上‘美丽的名门闺秀布兰奇肖像’。这样，万一你幻想起罗切斯特先生对你的好感时，你就取出这两幅画进行比较。这样，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罗切斯特先生是不会费心思念一个微不足道、相貌平常的贫苦女子的。”

我听了这一庄严的判决，我的心安静下来了。我决心按判决的要求去做，于是我立即进入了梦乡。

我用画笔对着镜子画自己的肖像。只花费了不到两个小时就画好了。而画布兰奇的肖像却用去了两周的时间才最后完成。在我画这张像时，坚强的理智和决心控制了伤感和懊恼的情绪，我这种迫使自己的感情去接受有益的锻炼的做法，为以后我能以不失体面的镇定态度去应付后来发生的事情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假如我没有做过这样的准备，恐怕其后果是不可估计的了。

第十七章

一个星期过去了,罗切斯特先生不仅没有回来,连音信也没有。十天过去了,还是不见罗切斯特先生的踪影。听费尔法克斯太太说,如果他从里斯直接去伦敦,然后再去欧洲大陆,一年也不会回桑菲尔德来。这也不奇怪,因为他已不止一次这样了。一听这话,我的心沉下去,感到浑身冰凉。我这时是放任自己去体味那种令人难受的失落情绪。但我还能够用理性,用我的原则调整我的情绪,使我的感情很快地恢复了正常。我之所以能够用理智调整自己的情绪,是因为我自己并没有用奴隶式的自卑感来贬低自己。相反,我用我的理智和我的原则告诉自己:我和桑菲尔德的主人之间,除了教育他的被保护人、接受他付给的薪水,并感谢他对我的尽职尽责所给予的尊重和厚遇外,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我和主人之间唯一能够得到他的承认的一种关系。不要把他作为自己抛洒柔情、愉悦、烦恼以及其它种种情绪的对象。我们彼此不是同一阶级的人,要记住自己的地位,待在自己的位置上,自己要自尊自重,不要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全部的爱,都浪费在不需要甚至看不起这份礼物的地方。

我继续我的工作,想安安静静的,不考虑其它的事情。但是,不知为什么,脑子里却时时浮现出朦朦胧胧的念头,要离开桑菲尔德府。我常常身不由己地考虑登广告的事,并对新的职位做出各种猜测。这些念头我认为没有必要去消除,如遇到机会我的念头是会开花结果的。

罗切斯特先生离开两个星期后,邮局给费尔法克斯太太带来一封信。费尔法克斯太太看了一下信上的地址说,是主人写来的,她说:“我想我们现在可以知道我们是不是要等他回来了。”她拆开信封,认真地读着信,那时候我们正在喝咖啡,我脸上引起一阵突如

其来的发烧 ,我把它归因于咖啡太烫。至于我的手为什么颤抖 ,不由自主地把咖啡泼在碟子里 ,我就无法解释了。正在我发窘的时候 ,听见费尔法克斯太太说 :

“ 这一下可够我们忙活的了 ,至少要忙上一阵子。’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并不着急问信中的内容。先给阿黛勒系好碰巧松开的围裙带子 ,然后给她拿了一个面包 ,往她杯子里倒满了牛奶 ,才问道 :

“ 我猜是罗切斯特先生快要回来了吧 ?”

“ 是的 ,他说这个星期四回来 ,而且不是他一个人来 ,要带很多贵客跟他一块来。他吩咐要把所有的最好的卧室都整理出来 ,书房和几间客厅也要打扫干净 ,还要我到米尔科特的乔治旅馆或其它我能找到的地方 ,去多找一些厨师来。太太小姐们会带来她们的使女 ,先生们会带来他们的听差 ,这下子 ,我们要有满满一屋子人了。’她匆匆咽下早饭 ,急步离开 ,布置去了。

正如费尔法克斯太太所说的那样 ,这几天真是忙乱极了。我原以为桑菲尔德所有的房间都收拾得整洁漂亮呢 ,其实不是 ,有些房屋要花费很大劲才能收拾好。找了三个女人来帮忙 ,把漆器又擦、又刷、又洗 ,拍打地毯 ,把那些壁画取下来除去灰尘 ,然后再挂上 ,擦亮镜子和灯器 ,在卧室里生火 ,在炉边烘被单和羽毛床垫。这样的场面 ,我以前从未见过。阿黛勒简直成了野人 ,准备迎接客人 ,等待客人的来临。她激动得几乎发疯了。她叫索菲把她的外衣都检查一遍 ,把过时的翻新 ,把新的晾晒 ,准备好。而她自己也不专心学习了 ,在各房间里外跑进跑出。我被费尔法克斯太太叫去帮忙 ,整天待在贮藏室里 ,帮她 and 厨子干活 ,学做牛奶蛋糕、奶酪饼和法国点心 ,捆扎野味翅膀和装饰甜食碟子。

这些客人预计星期四下午到达这里 ,正好赶上六点的晚餐 ,我这段时间虽然也像其他人那样活跃和快活 ,但仍然不时像泼了凉水似地冷却下来 ,我又不自主地被拖回到疑惧、险恶和不祥的猜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测境地中去。这种心境每每发生在我偶然看到三楼的楼梯门悄无声息地打开，格雷·普尔的身影从那儿走出来的时候，格雷·普尔端端正正地戴着帽子、穿着白围裙、系着手绢。我看她穿着布条拖鞋，慢慢地走过走廊。她朝杂乱不堪的卧室里的打杂女工交待一两句干活中的事，然后继续向前走去。她每天这样下楼一次，吃饭，在炉边抽上一支烟，然后拎着一壶用以自慰的黑啤酒回到她那黑黝黝的巢穴里去。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只有一小时跟楼下那些佣人在一起，其它时间都在三楼一间天花板很低的橡木房间里，就像关在监牢里的囚犯那样沉寂。

最令人迷惑的是，除了我，居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格雷·普尔的怪僻，或者对她的行为感到诧异。没有人谈起她的地位和工作，也没有人对她的孤寂表示同情。有一次我的确听到莉亚和一个打杂女工聊天，我听出他们说的就是格雷·普尔。开始莉亚是怎么说的我没听见，只听那打杂女工说：

“她的工钱挺多的吧？”

“是啊，我倒宁愿也拿她那么多钱呢。我不是对给我的这份有什么抱怨的，可是我的工钱比不上普尔太太的五分之一。她正存钱呢，每季度都要去一趟米尔科特银行，如果她想离开的话，已经攒了一大笔钱，足够自己过活了。对这些我不感到意外，她在这儿已经习惯了，她还不到四十岁，又健壮能干，她要放弃这份工作未免太早了。”

“她大概是一个好帮手吧。”打杂女工说。

“是啊，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这一点没有人能比得上她。”然后莉亚话中有话地回答说：

“但是，她的工作并不是人人都能干得了的。就是拿她那么多的工钱也不行。”

“是啊！我不知道主人是不是……”打杂女工还要往下说，可是莉亚看到了我，用胳膊肘轻轻触了她伙伴一下。

“她还不知道吗？”我听见了那打杂女工轻声问。莉亚摇摇头，她们的谈话便这样结束了。

我从她们谈话中知道，桑菲尔德府有一个秘密，而我是有意被排斥在这个秘密之外的。

星期四到了。所有的活儿在前一天的晚上都做完了。地毯摊开铺好了，帐子都系上了花饰，床上铺上了洁白的床罩，梳妆台已收拾停当，家具擦拭铮亮，花瓶插上鲜花，所有的客厅和卧室都收拾得整洁可人，大厅也擦洗一新，就连那雕花大钟，楼梯踏级和栏杆都擦得雪亮。饭厅里餐具柜中摆着闪闪发亮的餐具，大小客厅里，四周摆放了盛开的外国鲜花。

到了下午，费尔法克斯太太穿上最好的黑缎衣服，戴上手套和金表，因为她要欢迎客人，要把那些太太和小姐引到她们各自的卧室里去，阿黛勒也要装扮起来，虽然当天不见得让她见客人，但为使她开心，也让索菲给她穿戴起来，我自己，没有必要换什么衣服，不会有人让我出来见人，那是一个烦恼时刻能令人心悦的隐蔽所。

这是一个和煦的春日，是三月末四月初的那种天气，是春末夏初，阳光普照，虽然是薄暮时分，但也很暖和。我敞开窗子，坐在我的教室里。这时，费尔法克斯太太走进来说，幸好她吩咐晚一些开饭，罗切斯特先生和他请的客人还没有到达，我已经叫约翰到大门口看着了，从大门口向大路望去会看得很远。正说着话，约翰来了，告诉她，他们来了，差不多有十分钟就能到。

阿黛勒飞奔到窗口，跟我站在一起。窗子被窗帘遮住了，里面的人可以看到外面，外面的人却瞧不见屋里的人。

约翰说的十分钟好像分外地长，大家焦急地盼着，然而终于听到了马蹄声、车轮声，四个骑马的人沿着车道奔驰过来，后面跟着两辆敞篷马车，放眼一望，尽是飘拂的面纱和摆动的羽毛。骑马的人当中，有两位是很时髦的年轻绅士，第三位是罗切斯特先生骑在他的黑马美士罗身上，派洛特活蹦乱跳地跑在前面。他的身旁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位骑马的小姐，他们俩人走在这马队的最前面。她那紫色的骑马装几乎拂着地面。她的长长的面纱在微风里飘拂着，头发和面纱的透明的绉褶贴在一起，透过绉褶，可以看到那乌黑浓密的髻发在闪闪发光。

“这就是英格拉姆小姐！”费尔法克斯太太嚷道，然后赶忙下楼去执行她的任务去了。

这队人马随着车道的转变，很快转过屋角，这时屋里的人就看不到他们了，阿黛勒闹着要下楼去看，但是我把她抱在膝头上，告诉她不能这样没礼貌，除非特地派人来叫，否则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该冒冒失失地出现在太太小姐们的面前。如果没规矩地乱来，罗切斯特先生是会生气的。听了我的话，她哭了，见我的脸色十分严肃，她终于把眼泪擦掉。

我们坐在房间里，便可以听到大厅里愉快的喧哗声，先生们很低沉的嗓音和女士们银铃般的声音十分和谐地交织在一起。而在这些声音之中，可以辨认出桑菲尔德府的主人用他那宏亮的嗓门欢迎他的尊贵美丽的客人。接着，轻盈的脚步声上了楼梯，轻快的步履又穿过走廊，还有温柔的轻笑声，开门和关门的声音，随后便沉寂了。

“她们在更衣，”阿黛勒说。她一直注意听着，不放过一点响动，接着她叹了口气。对我咕哝说，她跟她妈妈在一起时，有客人来了，她总是到处随着，到客厅里，到她们房里。她常看那些使女给太太小姐梳头、穿衣。真有趣。

我问阿黛勒饿不饿，她说：

“饿坏了，小姐，我们已经有五六个钟头没吃东西了。”

“好吧，趁这会儿太太小姐们都在她们房间里，我就冒险下楼去给你拿点儿吃的东西来。”

我小心翼翼地走出我的隐蔽所，找到一条直通厨房的后楼梯下去。厨房里的炉火正红，到处是闹哄哄，汤和鱼已快做好了，厨

子弯腰在锅上忙着 ,看样子紧张得冒火。在仆人的厅里 ,两个马车夫和三个绅士的随从有的站着有的坐围在炉火边。那些侍女可能都在楼上和她们的的女主人在一起。从米尔科特雇来的几个新仆人正忙得团团转。走过这片混乱场面 ,我终于来到了放食品的地方 ,我拿了一只冷鸡 ,一个圆面包 ,几块馅饼 ,两只盘子和刀叉。然后 ,急忙往回走。我回到走廊 ,刚关上我身后的楼梯门 ,就听到一阵越来越响的嗡嗡声 ,大概那些太太小姐马上要从房间里出来了。可是她们的房间正是我的必经之地 ,我要回到教室去 ,必定会撞见她们。于是我只好一动不动地站在走廊的这一头 ,这儿没有窗子 ,天也已经黑了 ,是不会被人瞧见的。

不一会儿 ,那些房间的门打开了 ,这些美丽的客人 ,步子轻快 ,衣服在昏暗中闪闪发光。她们都走到走廊的那一头会合 ,站了一会儿 ,用活泼而清脆的声音交谈着。接着 ,她们走下楼梯 ,轻盈如燕 ,就像一团明亮的雾轻轻滚动而下。她们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高贵而优雅。

我回到教室 ,发现阿黛勒把教室门推开一道缝 ,正在朝外张望。“多漂亮的小姐呀 ,我多么想上她们那儿去呀 ,你觉得晚饭后罗切斯特先生会叫我们去吗?”

“不会 ,我看是不会的。罗切斯特先生还有别的许多事情要操心呢。今天晚上不要再想那些太太小姐了 ,你明天说不定能见到她们。来 ,这是你的晚饭。”

鸡和馅饼暂时转移了她的注意力 ,她确实饿坏了。还好我弄来了这些食物。楼下的人忙碌不堪 ,无暇顾及我们。九点之后才上甜食 ,十点钟仆人们还托着盘子和咖啡杯来回奔走。我同意阿黛勒晚一点睡 ,因为楼下的门一会儿开一会儿关 ,睡也睡不着 ,阿黛勒也不肯脱衣服睡觉 ,她说如果脱了衣服睡觉 ,罗切斯特先生派人来叫她 ,那就来不及穿了。

我给她讲故事听 ,她想听多久 ,我就给她讲多久 ,然后为了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换口味，我带她来到走廊里。这时候大厅里的灯已经点亮，她爱靠在栏杆上看下面仆人跑来跑去。夜深了，新搬来客厅的钢琴传来了乐声，我和阿黛勒静静聆听，不久，歌声伴着悠扬的琴声响了起来，那是一位小姐在唱歌，歌声非常动听。独唱之后是二重唱，接着是无伴奏重唱，间歇期间还夹杂着一片嗡嗡的愉快谈话声。我久久地听着，我虽然也在听音乐，听唱歌，但我也很注意听那杂乱的声音，我想从混乱的声音中辨识出罗切斯特先生的声音。等我耳朵捕捉到他的嗓音的时候，又想进一步分辨出他的话语。

钟敲了十下，我看一看阿黛勒，她头靠在我的肩上，眼皮越来越沉重了，我把她抱起来，送到床上。等那些先生和女士回房休息时，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

第二天天气仍然晴朗，客人们到附近一个什么地方观光去了。他们一大早就出发了，有几位骑马，其它的坐着车。我目睹他们离开时的情形。我看到和来时一样，英格拉姆小姐是唯一骑马的女士。而且跟来时一样，罗切斯特先生在她旁边奔跑着。这两个人骑着马，跟其他人稍稍相隔一段距离。当时费尔法克斯太太也和我在一起看，我把这情景指给她瞧：

“你说他们不大可能结婚，我看罗切斯特先生在那些小姐里是明显地更喜欢她。”

“是啊，大概是这么一回事。我也看得出来他是爱慕她的。”

“她也倾慕他，”我补充说，“你瞧她侧过头看他的样子，就像在说知心话儿！我真想看看她的脸，我还没见过呢。”

费尔法克斯太太告诉我说，今天晚上就可以见到她们了。她说她向罗切斯特先生提过，阿黛勒想见太太小姐们。他说吃完晚饭让她去客厅，并请爱小姐陪她一起去。

我对费尔法克斯太太说：“罗切斯特先生是基于礼貌才那么说的，我认为我是用不着去的。”

“是了，我跟他说了，你是不惯于交际的，我觉得你不会喜欢在

这样一伙吵吵嚷嚷的客人面前露面 ,而且全是些陌生的人。可是他还是那么急躁地回答 :胡说 !她要是不肯的话 ,就告诉她这是我特别希望的。要是她还反对 ,你就说如果坚持不服从的话 ,我就要亲自去叫她来。’ ”

我说 :既然罗切斯特先生执意要我去 ,就不必违背他的意思 ,我还是去吧 ,不过我不喜欢这样 ,费尔法克斯太太 ,你也去吗 ?”

“ 不 ,我要求不去 ,他同意了。你要想躲开一本正经出场时的尴尬心情 ,你最好乘太太小姐们还没有离开饭厅 ,客厅还没人的时候进去 ,挑个你喜欢的偏僻角落坐下来。在那些先生、太太、小姐进来以后 ,你不必坐太久 ,除非你愿意待在那儿 ,让罗切斯特先看见你在那儿。然后你就悄悄溜走 ,没有人会注意你的。 ”

“ 你看这些人会住久吗 ?”

“ 可能要两三个星期吧 ,我想是不会住得更久的。乔治·利恩爵士新近当选为米尔科特的议员 ,过了复活节假期 ,他就要到城里去上任 ,罗切斯特先生也许也要陪他去 ,他这次在桑菲尔德住这么久 ,真让我感到奇怪呢 ?”

我真有点害怕那个时刻的到来 ,到那时我就得带着孩子到客厅去。阿黛勒听说晚上让她去见那些太太小姐 ,从早到晚都高兴得发疯似的。直到索菲来给她梳洗打扮 ,她才安静下来。这番关系重大的程序很快便把她稳住了。一直到把她的鬈发梳得光可鉴人的 ,一束束垂下来 ,给她穿上那件粉红色的缎子外衣 ,系上长腰带 ,戴好花边无指手套 ,她的神情简直和严肃的法官一样 ,不用提醒她不要弄乱了她的衣服 ,她一穿戴好就一本正经地在她的小椅子上坐下来 ,还小心翼翼地把缎子裙撩起来 ,生怕坐皱了。她向我保证 ,在我没有穿戴好之前 ,她不会乱动。我用不了多久 ,就打扮好了 ,穿上我的银灰色衣服 ,就是为谭波儿小姐结婚买的 ,后来一直没穿过的那件我最好的衣服。我的头发梳整齐 ,别上我那唯一的首饰 ,那个珍珠别针 ,然后我们走下楼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正好客厅里有一道门,我们不必经过他们正用餐的那个餐厅。客厅里空荡荡的,大理石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欢。在装饰桌面的精美鲜花中间,一支支蜡烛明亮地燃烧着。拱门前挂着紫红色的帷幔,隔壁餐厅的那群人正在用餐,只听到他们低低的说话声音。

阿黛勒似乎被这种十分严肃的气氛所感染,闷声不响地在我指定的脚凳上坐下来。我退到窗前的坐位上,从旁边桌子上拿了一本书,准备阅读。这时,阿黛勒把她的凳子端到我的脚边,碰碰我的膝盖。

“怎么了,阿黛勒?”

“我能从这些美丽的花朵中间拿一朵吗,小姐?只是为了把我打扮得更美丽一些。”

“你对你的打扮想得太多了,阿黛勒。不过你可以拿一朵。”我从花瓶里取出一朵玫瑰,别在她的腰带上。她发出一声满意的叹息,这声叹息似乎是感到幸福的满足。我无法抑制我的微笑,这位小小的巴黎女子对于衣饰有种天生的迫切追求,既有几分可笑,也有几分可悲。

这时,拱门上的帷幔拉开了,一群女士立在门口。她们进来后,帷幔又在她们身后低垂了下来。

总共只有八个人,可是我的印象是,她们的人数要比八个人多得多。她们当中有几位个儿很高,多数人穿得一身雪白,每个人都穿着宽大的曳地长裙,使她们整个人显得大了,好比雾气使月亮变大一般。我站起来朝她们行屈膝礼,有一两位点头回礼,其余的人只是瞪着眼睛望望我。

她们在屋子里四下散开,动作轻俏活泼,这使我联想起一群羽毛雪白的鸟儿。她们有的斜靠在沙发和软榻上,有的俯下身去仔细瞧着桌上的鲜花和书籍,有的在炉边闲聊。后来我才知道了她们的名字,她们是:

埃希敦太太和他的两个女儿。埃希敦太太显然从前是个美人

儿 现在仍然保养得很好。两个女儿中 ,大女儿艾米个儿娇小 ,面容和神情都有点孩子气 ,一副调皮的样子 ,那身白纱衣服和蓝腰带很适合她。二女儿路易莎长得比较修长 ,也更优雅 ,脸蛋很标致 ,是法国人所说的“俏面孔”的那种类型。这姐妹两人都像百合花那样白嫩。

利恩夫人是个大约四十岁又高又胖的女人 ,腰板笔直 ,表情高傲 ,穿华丽闪光的缎子衣服 ,乌黑的头发上箍着缀有一圈宝石的发带 ,在一根天蓝色羽饰的衬托下熠熠发光。

丹特上校太太虽然不够突出 ,但像一位贵妇人 ,身段苗条 ,脸色虽然有些苍白 ,但很温和 ,一头金发穿黑缎子衣服 ,戴华丽的外国饰边围巾和珍珠首饰 ,比那位有爵位的贵妇人的一身珠光宝气更使我喜爱。

英格拉姆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布兰奇和玛丽 ,是这些人中最引人注目的三位 ,她们三人在这伙人中个子也最高。富孀英格拉姆夫人 ,大约四五十岁了 ,但体态仍然动人 ,头发依然漆黑 ,牙齿完好 ,谁都会承认在她那个年龄中是个美人儿。她的神情举止带着一种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高傲神气。她有着一副罗马人的面容 ,一个双下巴 ,逐渐转为像柱子似的挺着的脖子。由于她傲慢 ,横起脸孔来显出一副阴森森的样子。由于傲慢又皱起脸孔 ,下巴挺得高高的 ,简直到了不自然的程度。她还有一双凶恶严厉的眼睛 ,看到她 ,我便想起了里德太太的眼睛。她说起话来矫揉造作 ,口气夸张 ,态度专横。一件紫红色的绣绒袍加一顶用印度金绘织物做的头巾帽 ,使她有一种帝王般的气派。

布兰奇像白杨树一样又高又直 ,活像一位狩猎女神 ,我对这位小姐之所以如此注意是有原因的。首先 ,我想看看她的相貌是不是和费尔法克斯太太向我描述的相符 ;第二 ,我凭想象画好的那副肖像是不是像她 ;第三 ,是不是像我设想的那样符合罗切斯特先生的口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从长相来看 ,她确实和费尔法克斯太太描绘的 ,我为她所画的肖像基本相符。高贵的胸脯 ,低削的肩膀 ,优雅脖子 ,黑黝黝的大眼睛 ,乌油光亮的髻发 ,样样俱全。可是她的脸呢 ? 她的脸完全像她的妈妈 ,只是年轻一些 ,光润一些 ,同样低窄的额头 ,同样高傲的面容 ,同样的傲慢无礼。只是在她那傲慢的脸上没有那么阴沉 ,因为她不停地绽开笑脸。她的笑并不天真可爱 ,而是带着嘲弄的意味 ,她的嘴唇也骄傲地撇着。据说天才自己是能意识到的 ,我不能肯定英格拉姆小姐是不是天才 ,但我肯定她自己感到她已经是天才 ,这是从她的言行表现出来的。她跟丹特太太谈论植物 ,看来丹特太太没有学过这门科学 ,虽然她说爱花 ,特别是野花。而英格拉姆小姐看来是学过植物学的 ,她洋洋得意地向丹特太太卖弄植物学名称。我一眼看出她和丹特太太谈话并不是探讨植物学方面的知识 ,只是追逐丹特太太玩 ,是利用丹特太太的无知耍弄她。这种追逐表面上看来不失文雅 ,但却是心怀歹意。她弹钢琴弹得很出色 ,她唱歌 ,歌声美妙动人 ,她讲法语 ,讲得流利而发音准确。这一切都使她非常自负。

玛丽的脸比布兰奇温和、坦诚、和善 ,皮肤白一些 ,但缺乏生气 ,脸上毫无表情 ,眼睛缺乏光彩 ,话语不多 ,一坐下来就像神龛里的雕像 ,一动不动 ,穿的也是白衣服。总之 ,这位小姐缺少一种魅力和动人之处。

那么 ,英格拉姆小姐的美 ,她的才艺 ,她的高傲是不是罗切斯特先生所欣赏的呢 ,是否合他的口味呢 ? 他会不会选她做意中人呢 ? 这是我拿不准的。罗切斯特先生是否喜欢她的美我也不敢断言。但我敢说他是喜欢她的多才多艺 ,活泼伶俐的 ,如果他喜欢威严 ,那她恰是有威严的典型。

阿黛勒在那些太太小姐一进屋的时候就呆不住了 ,当我正在观察进来的客人时 ,她就站起来迎上去 ,郑重其事地行个礼 ,一本正经地说 :

“太太小姐们 ,你们好。”

英格拉姆小姐带着嘲讽的神气朝下看了看她 ,嚷道 :“哦 ,好一个玩偶娃娃 !”

利恩夫人说 :“我想这就是罗切斯特先生所监护的孩子吧 ,他提起过 ,他监护一个法国的小姑娘。”

丹特太太慈祥地拿起她的手亲了亲。

艾米·埃希敦和路易莎·埃希敦异口同声地称赞道 :

“多可爱的孩子啊 !”

于是 ,她们把她叫到沙发那儿 ,她坐在她们中间 ,一会用法语 ,一会用结结巴巴的英语 ,说个不停。她不但吸引了年轻的小姐们 ,连那些太太和夫人也对她有了兴趣。她受到宠爱 ,难免显出得意洋洋的样子。

不久 ,拱门的帷幔再次被撩起 ,男宾们也进来了。我坐在暗处 ,窗帘半掩着我 ,但我对他们的仪表却看得一清二楚。这些人也很壮观 ,他们全都穿着黑色的礼服 ,多数人身材高大 ,有几位很年轻。利恩家的亨利和弗雷德里克不愧是非常时髦的花花公子 ,丹特上校是个有军人气概的美男子。埃希敦先生是地方执法官 ,一副绅士派头 ,头发全白了 ,只有眉毛和胡子还是黑的 ,猛一看 ,像个戏剧里尊贵的长者。英格拉姆勋爵和他的妹妹一样高大俊美 ,只是有着玛丽那般的无精打采的冷漠神色 ,看起来 ,他的发达的四肢胜过精力的旺盛和脑子的灵活。

罗切斯特先生是最后一个进来的 ,他一进屋便坐下来与几位女士交谈起来 ,这我并不感到诧异。然而在他进屋后 ,我觉得他是看到了我的存在 ,但却没有正视我一眼。我忍不住地想起了上次见到他的情形。那时 ,我刚给了他所谓的重大帮助 ,他握着我的手 ,俯身看我 ,仔细打量我的脸 ,眼神里急切要吐露心中的激情 ,我也怀有同样的心情。当时我们是那样的接近。但使我迷惑的是 ,从那以后我们并没有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原先的那种关系不存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呢？现在是多么隔膜，多么疏远了啊！所以我已不指望他能跟我说话或者向客人介绍一下我这个家庭教师。

我看罗切斯特先生把他的注意力完全放在那几位女士身上了。然而当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注到他的脸上时，我简直控制不住我自己的眼睛了。当我看到他的脸庞时，有一种内心宛如刀绞般的欢乐，一种甜蜜却又辛辣的欢乐。像纯金，却有着痛苦的钢尖，像一个渴得要死的人，明知自己爬过去的那口井里放了毒药，但仍然要饮喝止渴。这就是我所感到的欢乐。

我的主人没有血色的深棕色脸庞，四方、宽大的额头，眉毛粗重，眼色深沉，粗犷的五官，坚定而严厉的嘴。这一些都显示出他的毅力、决心和意志。照一般对人相貌的标准，他并不美，简直是丑的。但他的这些独有的风度和气质，对我来说，那一般的美的标准是无法比拟的，它超过了人们通常所说的美。他的富于情趣，富于感染力，把我完全征服了，使我的感情摆脱了我的控制，去受他的支配，我并不想去爱他，我曾想方设法想把自己心灵深处对他萌发的爱情连根拔掉。可是如今，从第一眼重新看到他开始，这些萌芽就自动地复活过来，而且越发长得青翠茁壮，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我便不能自持，爱上了他。

我拿他和他的客人相比，和他那显示着与生俱来的充沛精力和充满力量的容貌比较，利恩兄弟的风流倜傥，英格拉姆勋爵的文弱优雅，丹特上校的英姿勃发，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我对他们的神情、相貌不无好感。而且在许多人看来会认为他们长得英俊、迷人，他们会觉得罗切斯特先生相貌丑陋难看，神情又愁苦。而我看到的那些先生们的微笑和大笑却无趣极了，认为是俗不可耐。

这时候我见罗切斯特先生正与路易莎·埃希敦和艾米·埃希敦交谈。她们平静地迎着他的目光，我觉得很惊讶，因为他的目光对我来说，简直如同利刃。我以为在他的注视下，她们也会垂下眼帘，脸上泛起红晕呢，可我现在发现，她们都无动于衷。这时我才

明白，他在她们的心目中同他在我的心目中是截然不同的。由此我猜测，他不同于她们那个类型，而跟我是一类人。这一点儿也越来越加肯定，我觉得我跟他很相像，我能理解他的面部表情和行动表现的内涵。虽然地位和财富远远地把我们隔开，但在我的心灵中，在我的血液和神经中，我和他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就在几天以前，我还想过，除了在他手里领取薪金，我和他没有其他关系，我也曾经命令自己，除了把他当做主人外，不准对他产生其他念头。然而这些决心，这些自律竟会失去它的力量。真是亵渎天性！我的一切美好、真诚、热烈的感情都是围绕着他喷涌而出的。我知道我自己必须掩饰自己的感情，我必须压抑自己的希望，我必须牢记他不可能非常喜欢我。我说我跟他是一类人，并不表明我也拥有那种影响人的力量和吸引人的魅力。我只是指我在某些兴趣和感觉上跟他有共同之处。所以我必须经常地提醒自己，我们之间永远隔着一道鸿沟。虽然如此，我知道只要我一息尚存，只要能思想，我就不能不爱他。

自从先生们进来以后，女士们就像百灵鸟一样活泼，谈话也越来越活跃愉快。丹特上校和埃希敦先生在辩论政治，他们的妻子在听着，两位傲慢的富孀利恩夫人和英格拉姆夫人在一块儿闲聊。乔治爵士，这位是我刚才忘了介绍的一位。他身材伟岸，精力充沛，此刻正端着咖啡站在她们的沙发边上不时插上一两句话。弗雷德里克·利恩先生坐在玛丽·英格拉姆旁边，在给她看一本装帧精美的书里的版画。她看着，不时地微笑着，但显然说话很少。高大而冷漠的英格拉姆勋爵抱着胳膊靠在娇小活泼的艾米·埃希敦坐的椅背上。她抬头望着他，像只鸬鹚似地说个不休。跟罗切斯特先生相比，她好像更喜欢他。亨利·利恩坐在路易莎脚边的长凳上，阿黛勒跟他坐在一块儿，他试着跟她讲法语，路易莎在嘲笑他说错的地方。布兰奇·英格拉姆独自一人站在桌旁，神态优雅地俯身看一本画册。她好像等人来找她，但觉得不能久等下去，便自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找伴儿去了。

罗切斯特先生已经离开了两位埃希敦小姐 ,此刻正单独地站在壁炉边。于是布兰奇·英格拉姆小姐便来到壁炉架的另一头 ,面对他站住了。

“罗切斯特先生 ,我还以为你不喜欢小孩呢。”

“的确 ,我不喜欢。”

“那你怎么会抚养这么一个娃娃呢 ?你是从哪儿把她弄来的呢 ?”

“不是弄来的 ,是别人扔到我手里的。”

“你应该送她去上学。”

“我负担不起 ,学校太昂贵了。”

“可是你还找了家庭教师 ,我方才看到有个人跟她在一块儿 ,她应该是家庭教师吧 ?”她说着眼睛向四下瞧了瞧说 :

“哦 ,没有走 ,她还在那儿 ,躲在窗帘后边。你当然得付给她薪水 ,我想你这样一样昂贵 ,很可能更费钱 ,因为你得额外负担她们两个人。”

这个时候 ,我很害怕罗切斯特先生把目光投向我 ,我不由自主地将身体向暗中退缩。可是他压根儿就没有往我这里看上一眼。

罗切斯特先生听了英格拉姆关于节省费用的话 ,回答说 :

“我尚未考虑这个问题。”

“是啊 ,你们男人根本不懂得经济常识问题。你真应该听听妈妈是怎样谈论家庭教师的。我想玛丽和我小的时候起码有过一打以上的家庭教师。她们中有一半是招人讨厌的 ,另一半都很可笑 ,全是些梦魇 ,是不是 ,妈妈 ?”

她的母亲看了看她的女儿和罗切斯特先生回答说 :

“我最亲爱的 ,别提那些家庭教师了 ,一提起这个词我就头疼 ,她们的无知和任性真让我吃尽了苦头。上帝保佑 ,我现在总算摆脱了她们。”

丹特夫人朝这位虔诚的夫人俯过身去，在她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从后面的答话来看，我想可能是在提醒她，受到咒骂的这类人当中就有一个在场。这个贵妇人毫不在意地说：

“得了！我希望这会对她有好处。”然后又压低声音，但我还是能听得到。她说：

“我看到她了，我会看相，从她的脸上，我看到了她这个阶层人的所有缺点。”

“有哪些缺点呢，夫人？”罗切斯特先生大声问道。

“我只能说给你一个人听。”她答道，同时她带着一种古怪的意味把头巾摇了摇。

“那我的好奇心就要失去胃口了，可它现在就想得到满足呢。”

“那就问布兰奇吧，她比我离你更近。”

“哦，妈妈，不要叫他来问我，对那些我只有一句话可说，那就是都让我恶心。那倒不是因为吃过她们多少苦头，我总是能够小心地扭转情势，反败为胜。西奥多和我是怎样常常施展计谋去捉弄我们的威尔逊小姐、格雷太太、尤伯特太太的啊！玛丽总爱打瞌睡，没有精力来参与我们的计划。最有趣的是我们捉弄尤伯特太太。威尔逊小姐是个病恹恹的家伙，总是哭哭啼啼的，是不值得我们再花费心机去制服她。格雷太太既粗鲁又迟钝，什么打击对她来说都不在意。可是可怜的尤伯特太太啊！我直到现在好像还看到她被我们捉弄得走投无路时的那副狼狈的样子。当时，我们泼翻茶水，弄碎黄油面包，把书扔到天花板上，拿尺子和书桌、炉具和炉栅敲打着演出一场闹剧来，西奥多，你还记得那些快乐时光吗？”

“当然，我当然记得。”英格拉姆勋爵不紧不慢地说，“那个可怜的老木头还常常嚷道：‘啊，你们这些坏孩子！’于是我们就教训她，说她什么也不懂，居然敢来教我们这样聪明的孩子！”

“我们是教训过她，西奥多，你还记得，我还帮你指控过你的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教师、那个脸色苍白的维宁先生。我们总是叫他病鬼牧师。他居然跟威尔逊小姐放肆地谈起恋爱来了，起码我们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好几次撞见他们眉来眼去，长吁短叹，我们肯定那是恋爱的迹象。我向你保证，我们很快就会从这个新发现中得到好处。我们拿它作为杠杆，把压在我们头上的这两个坏家伙撬出门外。我们亲爱的妈妈，她一听说有关这件事的风声就发觉这是有伤风化。是这样的吧，我的母亲大人？”

“当然了，我亲爱的女儿。而且我完全是正确的。相信我的话，有千万条理由说明，任何一个正经人家里，男女家庭教师之间的私情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第一……”

“啊哟，我的妈妈，别给我们一一列举了，这些理由我们都知道，什么给童年的天真带来危险啦，因双方的爱恋而分心造成失职啦，由此而产生的刚愎自用、傲慢无礼、犯上作乱及总爆发啦，等等。我说得对吗，我亲爱的英格拉姆男爵夫人？”

“我的百合花儿，你说得很对，你当然总是对的。”

“那么不用再继续下去了，换个话题吧。”

艾米·埃希敦好像没有听到这句命令式的话语，仍然继续刚才的话题，用她那细声细气的腔调说：

“路易莎和我也总是捉弄我们的那个家庭教师，不过我们那个家庭教师倒是个好脾气，她什么都能忍受，怎么捉弄她，她也不生气，她从来不发火，是这样的吧？路易莎。”

“是的，她从来也不恼火，我们为所欲为，搜查她的书桌和她的针线盒，把她的抽屉翻个底朝天，她还是不怒不恼。她的脾气总是那么好，我们要怎样，她就怎样。”

这时英格拉姆小姐嘲讽地撇撇嘴说：

“我看现在我们可以有一部关于全部现有家庭女教师回忆录的摘要了。为了消除这场灾难，我再次提议换个新话题。罗切斯特先生，你支持我的提议吗？”

“小姐，我支持你的观点，就像支持你的其它观点一样。”

“那么，这个新话题得由我来提喽。罗切斯特先生，今晚你的嗓子好吗？”

罗切斯特用意大利语说道：“比央卡小姐，只要你一下命令，它就唱。”

“那好，先生，我就传旨命你清理一下你的肺和其他发音器官，好让它为朕服务。”

“谁不愿意做这样一位圣明的玛丽的里丘呢？”罗切斯特先生话中所指的玛丽是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里丘是指意大利音乐家大卫·里丘。

“里丘算得了什么，依我看这位提琴家肯定是个乏味的家伙，我比较喜欢黑皮肤的博斯威尔。我认为，一个男人如果没有一点儿魔鬼气质，真是乏味透了，无论历史如何评价这位玛丽女王的丈夫，我反正觉得，他恰是我愿意下嫁的那种又凶又野的绿林好汉式的人物。”

“先生们，你们听！你们中谁最像博斯威尔？”罗切斯特先生大声问道。

“应该说，还是你比较合适。”丹特上校答道。

“不胜荣幸之至。”罗切斯特故作认可地回答。

英格拉姆小姐傲慢而优雅地坐在钢琴跟前，雪白的外衣像女王般很气魄地向四面铺开。起初她弹了一支出色的前奏曲，她边弹边说着话，一副踌躇满志的神态，从她的语言 and 神气来看，她不仅要获取大家的赞美，而且要听众感到惊异。

她要让大家觉得她非常大胆和潇洒。她一边快速弹钢琴一边大声说：

“哦，现在的青年人真讨厌透了！这些可怜的小东西，根本就不配走出爸爸的花园门口一步，没有妈妈的许可和带领，甚至还走不到花园门口那么远！这些家伙只知道注意他们漂亮的脸蛋、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皙的手和小巧的脚、仿佛一个男人也该讲究漂亮似的！仿佛可爱并不是女人的专利，——她们的自然属性和遗产似的！我承认，一个丑陋的女人是造物主美丽的脸上的一个瑕疵，可是那些男人呢，还是让他一心只去追求孔武有力吧，让他们把狩猎、射击和搏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吧，其他的全部是一文不值的。我要是个男人，我就要这么做。”

她这样说着，见其他人都在听着，没有一个人插嘴，她继续说道：

“什么时候我要结婚的话，我决定，我的丈夫不能成为我的对手，而只能是我的衬托，我是绝不能忍受在我的御榻旁边有我的竞争对手的。我要的是忠贞不二，他只能忠于我，他不能既忠于我又忠于镜子里看到的他自身的形象。噢，罗切斯特先生，现在唱吧，我为你伴奏。”

“我听凭吩咐。”罗切斯特先生回答道。

“这儿有一首海盗歌曲，我是最喜欢海盗的，这可能是归因于拜伦《海盗》一诗的影响吧。我要郑重向你提出我的要求，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定得精神饱满。”

“从英格拉姆小姐口里发出来的旨意，会使一杯牛奶、一杯水都精神饱满的，何况我区区一个大活人呢！”

“那么，你要小心！你要是无法使我满意的话，我就要羞辱你，让你明白你本该怎么做。”

“那倒是对无能的奖励呢，那现在我就要尽可能唱糟它。”

“你小心点儿，要是你故意唱糟了，我会有一个相应的惩罚办法的。”

“英格拉姆小姐应该大发慈悲，因为她有那种施加凡人难以忍受的惩罚的本事呢。”

“哈哈，请你说明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请原谅，小姐，不必解释了吧，你的敏锐的感觉会告诉你的，

用不着多此一举 ,你皱皱眉头就足以抵得上死刑了。”

“ 开始吧 !”她开始以热烈的情绪伴奏。

我看到这里 ,我觉得是时候溜走了 ,但是一阵划破长空的歌声把我留住了。费尔法克斯太太曾经提起 ,罗切斯特先生有副好嗓子 ,此言不虚 ,这是一种圆润浑厚的男低音 ,其中注入了他自己的感情、自己的力量 ,通过耳朵深入到灵魂 ,奇妙地唤醒了人们心底深处的激情。我被这歌声吸引住了 ,直到这支歌的最后一个深沉洪亮的颤音散失在空气里 ,我才悄悄地离开了我那不引人注意的角落 ,从附近的边门溜了出去。这儿有一条狭窄的过道通往大厅 ,在穿过过道时 ,我发现我的鞋带松了 ,于是我便停下来 ,蹲在楼梯角下的地席上系鞋带。我系好鞋带起身要走时 ,就听到餐厅的门开了 ,有个人出来 ,我马上抬身走开 ,正好和来人打了个照面 ,我一下怔住了 ,原来这人是罗切斯特先生。

“ 你好吗 ?”他问道。

“ 我很好 ,先生。”

“ 你刚才在屋里为什么不过来和我说话 ?”

我一听他的问话 ,我心里在说 :“ 这话本该反过来问问你自己才是。”但我觉得这样的话没有必要说出来 ,便答道 :

“ 我看你好像很忙 ,你要招呼那些客人 ,先生 ,所以我不愿打扰你。”

“ 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都做了些什么 ?”

“ 没干别的什么事 ,像以往一样教阿黛勒念书。”

“ 可是你比以前苍白多了 ,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是怎么了 ?”

“ 没什么 ,先生。”

“ 在差点儿烧死我的那天晚上你冻着了吗 ?”

“ 一点儿也没有。”

“ 回客厅去吧 ,你走得太早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觉得累了,先生。”

他端详我一会儿说:

“你有点儿忧郁,是怎么回事呢?告诉我。”

“没有什么,我没有忧郁。”

“可是我肯定你心情不好,你是那么忧愁,再说几句话你就要哭了。真的,你瞧,眼泪就在你眼圈上打滚儿呢,有颗泪珠已经滚出了睫毛,落到地板上了。要是有时间,不怕哪个爱嚼舌头的仆人走过来的话,我一定在这里问个明白是怎么回事。好吧,今晚上我放你走,不过,只要我的客人在这里,你每天晚上都要到客厅里来,这是我的愿望,千万别反对。现在去吧,叫索菲来领阿黛勒。晚安,我的——”他猛然停住了,咬紧嘴唇,猝然离去。

第十八章

这些天来是桑菲德府最快乐和最忙碌的日子，这和我刚来时的三个月里单调和寂寞的日子是截然不同的，所有的忧伤感觉，所有的忧郁联想都不复存在了，处处充满欢乐，喜气洋洋。过去那么安静的走廊，前面那排空空荡荡的房子，整日里人来人往。厨房、配膳间、仆役室、门厅也都很热闹。尤其连续几天的阴雨，户外的活动停止了，使室内的娱乐活动更加活泼多样。

有人建议要改变一下娱乐花样。第一天晚上，我搞不懂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玩“猜字谜”的游戏，因为我的无知，不明白是怎么个玩法。仆人们被唤了进来，撤走了餐厅里的桌子，重新安置了灯光，椅子对着拱门摆成半圆形。罗切斯特先生和其他男宾们指挥安排这些陈设，女宾们在楼梯上跑上跑下，按铃叫她们的使女。费尔法克斯太太给叫了进来，要她说出家里有多少披巾、衣服和帷幔，任何样式的都可以。于是三楼的几个衣柜都翻动了一遍，里边的东西，像带裙环的锦缎裙、缎子宽女袍、黑色薄绸服、花边垂饰等等，由使女整捆整捆地抱下楼来，经过挑选，把挑出来的东西送到客厅里的小客厅去。罗切斯特先生重新把女宾们叫到自己身边，从中挑选他这一方的人。他说：“英格拉姆小姐自然是我的喽。”随后他又点了两位，是埃希敦小姐和丹特太太。他的目光落到我的身上，我当时正在给丹特太太扣紧已经松开的手镯，恰巧离他很近。

“你加入吗？”他问。我摇摇头，害怕他非叫我参加，好在他没有坚持，仍让我悄悄回到我的老地方去。

他和他的助手现在退到幕后面，由丹特少校带领的另一方在围成半圆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男宾中有一位埃希敦先生看见了我，好像想邀我一块儿玩，可是英格拉姆夫人立即否定了这个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法。我听她说道：

“用不着，她看上去很笨，玩不了这种游戏。”

不多久，铃声响了，幕布拉了起来。只见乔治·利恩爵士粗壮笨拙的身躯上裹着一条白被单，出现在拱门里，他也是罗切斯特先生所选中的。他面前的桌子是一本打开的大书。站在他身边的是艾米·埃希敦，她身披罗切斯特先生的斗篷，手里也拿着一本书。有个看不见的人在使劲地摇着铃。接着阿黛勒蹦蹦跳跳地走上前来，把她挎在臂上的花篮里的花朵纷纷朝周围撒去。然后，英格拉姆小姐优雅的身姿出现了，她穿一身洁白，头上蒙着长长的面纱，额上戴着一个玫瑰花环。走在她旁边的是罗切斯特先生，他们一起来到桌子边，双双跪下。丹特太太和路易莎·埃希敦也身穿白色衣服，在他们俩身后站好位置。接着，他们一声不响地举行了某种仪式，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幕结婚的哑剧。表演完了，丹特上校和他的那伙人低声讨论了两分钟，然后上校大声说道：“新娘！”罗切斯特先生点头表示同意，幕便落下来了。

稍过片刻，幕又拉开。第二幕的场景比上一幕布置得更加精致。客厅比餐厅要高出两级台阶，现在在第二级台阶上面距离房间有一两码的地方，放置了一个大理石的大水缸。我认出那是暖房中的一件陈设，平时一直放在暖房的外国花草里面，里面养着金鱼。由于它又大又重，把它搬过来可真是费了劲的。

只见罗切斯特先生身上裹着披巾，头上缠着头巾，端坐在水缸旁边的地毯上。他那对黑眼睛和深色的皮肤，还有穆斯林式的容貌，跟他这身装束倒很相配。看上去，他活脱脱是一个东方的埃米尔，一个出生入死沙场的战士。不一会儿，英格拉姆小姐出场了。她也是一身东方式的装扮，一条绯红的围巾像腰带似地系在腰间，一条绣花头巾在鬓角打个结，光洁漂亮的胳膊赤裸着，一只手高高举起，扶住一只平稳而优雅地顶在头上的水罐。她体态、容貌、肤色和神态，都使人联想起宗法时代的以色列公主，毋庸置疑，这正

是她想要扮演的角色。

她走近水缸 ,弯下腰去 ,好像在给水罐装满水 ,然后又举到头上。这时井边的那人似乎在招呼她 ,向她乞求着什么。她急忙放下手中的水罐 ,让他喝水。随即 ,他从长袍衣襟里掏出一个首饰盒子 ,打开它 ,给她看里面贵重的手镯和耳环。她显出吃惊和赞美的样子 ,他跪着把珠宝放在她脚下 ,她的表情和姿势 ,表现出又惊又喜的样子。陌生人把手镯套在她的手臂上 ,把耳环戴在她的耳朵上。这是以利以泽和利百加的故事 ,只是缺了骆驼。

猜谜的一方又在交头接耳地商量起来 ,显而易见他们对这场戏表现的究竟是哪个词或哪个字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他们的发言人丹特上校要求表演一个完整的场面 ,于是幕又垂下来了。

幕第三次拉开 ,展现的只是客厅的一部分 ,其余的都用粗糙的黑布盖住了。大理石水缸搬走了 ,那儿放着一张木板桌和一张厨房用的椅子 ,蜡烛全熄了 ,唯独一盏羊角灯发出昏黄的光线 ,照着这些东西。

在这凄惨的场景中 ,一个男人坐在那儿 ,双手交握着放在膝上 ,目光紧盯着地面。这是罗切斯特先生装扮的。他蓬头垢面 ,衣衫褴褛 ,怒容满面 ,伪装得十分巧妙 ,简直让人认不出来。他一走动 ,脚镣就银铛响起 ,手腕上还戴着手铐。

“监牢 !”丹特上校大声说道 ,谜被猜中了。

为了让这些演员有足够的时间换上他们平时的衣服 ,等了很长时间 ,他们才走入餐厅。罗切斯特先生同英格拉姆小姐进来了 ,她边走边夸奖他的表演。

她满面春风地说 :“三个角色中我最欣赏的是你最后演的那个。唉 ,你要是早出生几年 ,你会是一个很有骑士风度的绿林好汉的。”

这时只听到罗切斯特先生问道 :“我脸上的煤烟都洗干净了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哦，洗掉了，这更可惜啦！暴徒的酱紫色脸膛配你的肤色再合适不过了。”

“如此说来，你喜欢绿林好汉喽？”

“英国的绿林好汉仅次于意大利的匪徒，而超过意大利匪徒的只有利凡特的海盗。”她这里说的利凡特是指地中海东部的国家岛屿，这里的海盗正是拜伦诗中所写的海盗。

“好吗，不管我是什么人，请记住你是我的妻子，我们在一个小时前，当着这么多证人的面结了婚。”她咯咯地笑了，脸上飘起了红晕。

罗切斯特又对丹特上校说：“现在轮到你们了。”丹特上校一方的人退了出去。这时罗切斯特这一伙人在椅子上坐下来。英格拉姆坐在领队人的右边，其他猜谜者坐在他们两边的位置上。现在我已无兴致等着帷幕升起，我的注意力被观众席所吸引。丹特上校那群人到底演了什么哑谜，选了什么字，表演得怎样，我没在意，也不记得，但他们下场后，观众交头接耳的情形却至今记忆犹新：罗切斯特先生转身面对英格拉姆小姐，我见她把头朝他俯过去，乌黑的髻发几乎拂着他的肩膀，擦着他的脸颊，他们低声交谈，相互交换目光，甚至我当时目睹这一情景所引起的心情，也常在我的脑海中重现。

从我的实际处境和生活地位，我学会了如何爱罗切斯特先生。我不因他不在意我，我就不爱他。他的精力完全被一位高贵的小姐所吸引，我看出这位小姐认定他要娶她为妻而洋洋自得，我断定他不久就要和这位小姐结婚了，但我还是不能不爱他。

这种令人丧气的局面却没有丝毫冷却和浇灭我对他的爱。一般的情况，通常是会极为嫉妒的，但我并不嫉妒，或者说很少嫉妒，因为英格拉姆小姐不值得嫉妒。她不值得让人嫉妒，看起来她光彩照人，却毫无诚意，她外表很美，且多才多艺，但头脑空虚，根底浅薄，任何花儿都不会在那样的土地上自动开放，任何天然的果实

都不会喜欢这片荒芜的土地 ;她既不善良 ,也没有独到的见解 ;她爱搬弄书本上的华丽词藻 ,却讲不出自己的意见 ;她大唱感情的高调 ,却不懂得同情和怜悯 ;她自视清高 ,温柔和她无缘。她常常不合时宜地发泄她对小阿黛勒所抱的恶意和反感。她暴露出的这种性格 ,只要阿黛勒偶尔靠近她 ,她就会口出恶言 ,把她一把推开 ,有时还把她驱出房间 ,平时总是待她冷漠无情。

我感到除了我之外还有另一双眼睛也在观察着她这些性格的暴露 ,这就是罗切斯特先生自己在不停地监视他的未婚妻。正因为他这么清醒这么谨慎 ,正因为他能清楚地看到他那美丽的爱人的缺点 ,而对她明显地缺乏热情 ,才使我永无止境地痛苦。

我看出 ,他只是出于门第或政治上的原因才打算娶她的。但我感觉到他并没有把爱情给予她 ,当然她也不拥有从他那儿获得这种珍宝的资格。正是这关键的所在 ,使我热烈的感情能够持续并不断高涨。

如果她立刻大获全胜 ,他也痴迷地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真诚地奉献出他的一颗心 ,那我就会向隅而泣 ,并以此了绝这份心思。倘若这位小姐是一位善良而高尚的女子 ,富有力量、热情、仁爱、理智 ,那我就只能去和两只猛虎——嫉妒和绝望。决一死战了。如果是那样 ,即使我的心被撕碎 ,被吞噬 ,我也会赞美她 ,承认她的卓尔不群 ,从此沉寂地度过我的余生 ,而且她的优势越是不可挑战 ,我的赞美之心就越深 ,我的心绪就会真正地平静下来。

然而现实到底是现实 ,眼看英格拉姆小姐使尽全身解数想使罗切斯特先生爱上她 ,眼看这种努力不断落空 ,而她自己却浑然不知 ,反而自认为自己的每支箭都射中了其所爱的人的心。因她头脑发胀 ,忘乎所以 ,自鸣得意。她不知道由于她的骄傲和自负清高 ,把她的对象越推越远。这些 ,使我陷入无穷无尽的激动和残酷的压抑之中。

在英格拉姆小姐全然不觉的失败中 ,我看到了她如何才能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功的办法。我看出那些不断从罗切斯特先生胸前闪过并掉在他脚下的没有射中的箭,要是由一个比较有把握的射手来射,早就会闪电般地射中他那颗骄傲的心了,并会在他的冷漠的眼睛里唤起爱情。她那讥讽的脸上如果唤起温柔,或者,不用任何武器就会不动声色获得爱情。

既然英格拉姆小姐有和他这么接近的有利条件,为什么她不能对他施加更大的影响呢?我想,也可能她并不真心喜欢他,并没有真心去爱他。如果出于真情,她大可不必一味装出媚笑,频送秋波,那样煞费苦心地搔首弄姿。其实她只要安安静静地坐在他的身边,并不需饶舌,也不用左顾右盼,只要能够老老实实回答他的问题,说话诚恳,不要故作姿态,像阳光一样给以温暖,那一定会博得他的欢心,他会把她做为知己。然而这位自命清高、浅薄无知的小姐却不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真是一件憾事。

我始终没有责备罗切斯特先生为了婚姻和利害关系而结婚的计划。我最初发现他有这种意图时感到诧异,我原以为像他这样深通哲理、才华横溢的人,在选择妻子时不应被那么世俗的观念所左右。后来我对他们双方的地位、教养等考虑良久,我就觉得不该谴责他们双方了。因为他们是遵照童年时代灌输的那些观念和原则行事的,他们那个阶层的人,遵从那些观念和原则是不足为怪的。

在其他一些方面,我对我的主人也是越来越宽容了。我慢慢地忘记了他的缺点,虽然我曾那样认真地观察过这些缺点。以前我一直观察他性格上的所有方面,把好的、坏的放在一起去公平地衡量,得出正确判断。现在我却对坏的一方面视而不见了,那些曾使我厌恶的讥讽和使我吃惊的粗暴,不过像一盘美味佳肴中浓烈的调味品一样,有了它们会使人觉得辛辣,而没有它们却会使人感到无味。还有那些使人捉摸不透的神情,它是心存不良呢?还是心境悲哀呢?是图谋不轨呢?还是悲观失望呢?这些都使人困惑

不解 ,特别是当你要去探测这隐约可见的神秘深渊 ,它又隐没了 ,他总是使我感到害怕、退缩 ,宛如在火山似的群山中徜徉 ,突然感到大地颤动并看到它裂开。这一幅幅景象 ,我至今依旧不时地能看到它。而每次看到它 ,我都心跳不止 ,而不是漠然视之 ,我多么强烈地希望能查个水落石出呀 !我觉得英格拉姆小姐很幸运 ,因为终会有那么一天 ,她可以从容不迫地去观察这个深渊 ,探寻这个秘密 ,辨明这个秘密的性质。

在此期间 ,我脑子里只是盘旋着我的主人和他未来的新娘 ,眼睛里只有他们 ,耳朵注意听他们的谈话 ,心里琢磨他们富有意味的举止。与此同时 ,其他客人也都忙于各自的兴趣和消遣。利恩夫人和英格拉姆夫人是一本正经地攀谈着 ;温厚的丹特太太在与性情和善的埃希敦太太闲谈 ;乔治·利恩爵士、丹特上校和埃希敦先生正在讨论政治和郡里的公事以及司法事务 ;英格拉姆勋爵跟艾米·埃希敦调情 ;路易莎弹琴唱歌给一位利恩先生听 ;玛丽·英格拉姆漫不经心地听另一位利恩先生大献殷勤。当然 ,这些人也不时地停下来看主要演员的演出。由于罗切斯特先生和英格拉姆小姐无形中成了众人的生命和灵魂 ,他们的存在与否 ,明显左右着人们的情绪 ,影响着大厅的气氛。

有一天 ,据说罗切斯特先生有事到米尔科特去了 ,要很晚才回来。他一走 ,大家都觉得缺少了些什么 ,仿佛大厅内平静了不少 ,寂寞了不少。午后飘起了雨 ,原定去看新近设在干草村的一块公有土地上的吉普赛营地 ,也只得取消了。有几位男宾上马厩去了 ,几位年轻的先生和小姐在台球室打台球 ,两位富孀英格拉姆夫人和利恩夫人安闲地玩纸牌消遣。丹特太太、埃希敦太太想和布兰奇·英格拉姆一起说话儿 ,可是这位小姐却爱理不理 ,她先是伴着钢琴哼了几支感伤的曲子 ,然后从书房找出一本小说 ,傲慢地、懒洋洋地往沙发上一躺 ,打算借助小说的吸引力打发这令人烦恼的时光。此时 ,整个宅子都静悄悄的 ,只有楼上偶尔传来打台球声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们的说笑声。

夜色降临，换装参加晚餐的时间到了，这时在我身边的阿黛勒突然叫起来：

“罗切斯特先生回来了！”

我转过身来，英格拉姆小姐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奔了过去，其他人也全都抬起头来，这时，听到湿漉漉的砾石路上传来车轮的嘎嘎声和马蹄的溅水声。一辆驿车正向这里驶来。

“他怎么会这样子回来呢？”英格拉姆小姐说：“他去时是骑着那匹美士罗走的，还带着派洛特，他把这两个动物扔到哪去啦？”她边说边把她高大的身躯和宽大的衣服紧紧靠近窗子，我只得将身体往后仰，几乎折了我的脊梁骨。她在关切中没有注意我，等发现了我，便撇了撇嘴，走到另一个窗口去了。

驿车停下来，赶车的拉响了铃，一位身穿旅行服的绅士下了马车，但是这人并不是罗切斯特先生，而是一个很时髦的绅士，一个陌生人。

“真气人！”英格拉姆小姐冲阿黛勒怒气冲天地说：“你这讨厌的猴子！”说完她又愤愤地瞪了我一眼，好像阿黛勒传错消息是我的过失似的。

不一会那位陌生人走了进来。他向英格拉姆夫人鞠了一躬，他也许认为她是在场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位。

“看来我来得不巧，我的朋友罗切斯特先生不在家。不过我是不远千里而来的，作为他的一个亲密的老朋友，我想可以在这儿住下来，等他回来。”

此人彬彬有礼，但说话的口音有点古怪，既不像英国口音，也不知是哪个地方的语音，他的年纪和罗切斯特先生相仿，脸色黄得出奇，否则他倒是个模样很不错的男人。可是仔细端详，便会发现脸上有些使人不快的地方。虽然他五官端正，但脸上的肌肉松弛，他眼睛虽然很大，但却没有光彩，他举止虽然文雅，但显得消沉和

虚无。

换衣服的铃声响了。人们四散走开，直到晚饭后才又看到了这位客人。这时他似乎已经很镇定自若了，但我觉得他心神不定，毫无生气，目光游移不定，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这更显得神情古怪，在我记忆中从未见过这种神情。这样一个长相英俊、态度温和的人，却使我感到十分厌恶。他那皮肤松弛的鹅蛋形脸上没有力量，那鹰钩鼻子和不太大的嘴没有坚毅，那低而平的额头上没有智慧，那冷漠的褐色眼睛没有威严。

我在我惯常坐的隐蔽角落里观察，壁炉架上枝形烛台的光线正好照在他身上。他就坐在一张离火炉很近的扶手椅上，虽然距离火炉很近，但还不断地蜷缩身子靠向炉火，看来他是很怕冷的。我拿他和罗切斯特先生相比，他们的差别犹如肥鹅和凶鹰，绵羊和猛兽。我真想不到他居然和罗切斯特先生是朋友，这种奇特的友谊正应了那句古老的谚语——“相辅相成”。

他和几位先生在一起交谈，我只能听到他们的零碎语句。起初我并没听出来，因为在我的身旁有路易莎·埃希敦和玛丽·英格拉姆在说着话，她俩在议论这陌生人，她们说他是个美男子，路易莎说他是个“可爱的人儿”，她喜欢他。玛丽说他的鼻子和精致的鼻子很标致，这是她心目中迷人的偶像。路易莎说他还有一个温柔敦厚的前额，那么光洁，没有她所讨厌的皱眉蹙额的怪相。她们正说着，亨利·利恩先生把她们叫到房间的另一边去，商议上次推迟去干草村公地远行的事，这才使我得以把注意力集中到火炉旁那个陌生人的身上了。一会儿，我就听出此人叫梅森，刚到英国，是从一个热带国家来的。我猜，这就是他脸黄、怕冷的原因吧。他们谈话中出现牙买加、金斯敦、西班牙城这些字样，说明他住在西印度群岛，他就是在那里初次见面并认识罗切斯特先生的，这使我大吃一惊。他还说起他的朋友罗切斯特先生不喜欢那一带的灼热、飓风和雨季。我知道罗切斯特先生是个旅行家，费尔法克斯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太曾经对我说过的。但我以为他的足迹局限于欧洲大陆 ,在此以前我不曾听说他去过更远的地方。

我正想着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 ,打断了我的思路。有人不小心地开了一下门 ,梅森先生冻得直哆嗦 ,便要求在炉子里添点煤。因为虽然余烬又红又热 ,但已经没有火焰了。仆人进来添煤 ,出去时在埃希敦先生的椅子旁站住 ,低声说了几句话 ,我只听见“老太婆”、“老夹缠不清”这样几个字眼。

“告诉她 ,她要是再不走 ,就把她铐起来。”这位地方法官说。

“不 ,等一等 ,别撵走她 ,我们正好用她来消遣消遣呢 ,埃希敦先生。”丹特上校阻拦说。接着大声向太太小姐们征求意见 :“女士们 ,山姆刚才说 ,有一位算命女人 ,正在仆人的厅房里 ,她非得给‘贵人’算命不可。你们愿不愿意?”

英格拉姆夫人大声说道 :“上校 ,你可不能纵容一个卑贱的骗子 !无论如何 ,得马上打发她走。”

这时仆人山姆说 :“可是我说什么也劝不走她 ,夫人 ,别的仆人也行 ,这会儿费尔法克斯太太正在那儿央求她走呢。谁知她在炉子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 ,说她无论如何也不走 ,除非让她到这儿来。”

“她要干什么?”埃希敦太太问。

“她说‘要给先生、女士们算命’ ,她还发誓说她一定要算 ,一定能算准。”

“她长得怎样?”两位埃希敦小姐异口同声地问。

“一个丑得吓人的老家伙 ,黑得和煤炭一样。”

“哈 ,那是个地道的巫婆!”费雷德里克·利思嚷道。“还说什么 ,让她进来好了。”

“那当然 ,”他哥哥接口说 ,“白白放过这个开心的机会那就太可惜了。”

“我亲爱的孩子们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利恩夫人惊叫起

来。

“我决不能同意这种胡闹的做法。”富孀英格拉姆随声附和着说。

“妈妈，我倒很愿意叫人给我算算命呢，所以，山姆你去把那巫婆叫来。”布兰奇用傲慢的口气自作主张地说道。

“我亲爱的布兰奇！你要想想——”

“我想过，你想说的我全想过了，我就是要按我的想法办。快去，山姆！”

“对，对，对！”所有的年轻人，男的女的都嚷了起来。“让她来，这肯定有趣极了！”

仆人山姆仍然犹豫着说：

“看上去她是那么粗俗、难看……”

“去呀！”英格拉姆小姐突然大喝一声，仆人山姆赶忙走了。

现在，许多人都很激动，山姆回来的时候，大家正在互相取笑、打趣，闹得不可开交。

山姆对大家说：“那个古怪的老女人说她的使命不是在‘庸人’面前露面，得把她带到一个房间里去，让她独个待着，谁想跟她谈就单独一个人上她那儿去。”

英格拉姆夫人，好像有了理似的对她的女儿说：

“现在你看见了吧，我女王般的布兰奇。这个家伙竟得寸进尺了。亲爱的女儿，听话，别去理她。”

“好了，就带她上书房去。当着‘庸人’的面，让她算命，也不是我的愿望。我要跟她一个人说话，这是很恰当的，那么书房生火了么？”布兰奇不听母亲的劝阻，自己决定了。

“书房里有火，——可是小姐，看起来她是个流浪汉。”仆人山姆仍然迟疑地说。

“闭嘴，蠢货！照我的吩咐去做。”

山姆又去了，神秘活跃、急不可耐的气氛再次高涨起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现在一切都妥当了，她想知道谁先去找她。”仆人山姆说道。

丹特上校说：“在女士们没去之前，我想还是我先进去看看。”于是他对仆人山姆说：“告诉他，一位先生马上去。”

仆人山姆去了，可是很快又折了回来。

“她说，先生，她是不接待先生们的，你们不必费神了。”山姆强忍住笑又说道：“除了年轻、单身的小姐外，他也不接待其他女士。”

“我的天，她还挑三拣四呢！”亨利·利恩嚷了起来。

英格拉姆小姐仪态万方地站起来说：“我第一个去。”那口气，活像个身先士卒、率先攻关的敢死队队长。

“哦，我的心肝儿，我最亲爱的！你等一会儿，再让我想一想啊！”她的妈妈喊了起来。可是英格拉姆小姐神色庄重，一声不吭地从她妈妈身边走过去，穿过丹特上校为她打开的门，径自去了书房。

英格拉姆小姐走后，立刻安静下来。英格拉姆夫人拼命地扭起手来，这是她表示苦恼烦心的动作。玛丽小姐说她是不敢前去涉险的。艾米·埃希敦和路易莎·埃希敦小声吃吃地笑着，看样子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足有十五分钟，书房的门才打开。英格拉姆小姐穿过拱门，回到大厅里来。

她是不是笑了？是不是只把她当成一场游戏？所有的人都好奇地把目光投向了她的。而这位高傲的小姐却对大家抱以冷漠的目光，看上去，她很惊恐也很不高兴。但她似乎是很不自在地回到她原先坐的椅子上去。

“怎么样，布兰奇？”英格拉姆勋爵问。

“她说什么了，姐姐？”玛丽问。

“你是怎么看的，你觉得怎么样？她真是一个算命的吗？”两位埃希敦小姐问。

“得了，得了，好人们，”英格拉姆小姐回答说：“别逼我了，你们

也太好奇和轻信了。你们大家 ,包括我的妈妈——都把这件事看得过分 ,好像以为我们这幢房子里真的来了一个跟恶魔勾搭的巫婆似的。我刚才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吉普赛流浪女人 ,她用的是老一套的方式看手相 ,跟我说了一些这一类人老生常谈的那些废话。我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 ,现在我想 ,埃希敦先生可以在明天早上去把这个老巫婆铐起来了。”说完她拿起一本书 ,往椅子上一靠就再也不理会别人了。我看了她一会儿 ,她连一页书也没翻 ,脸色越来越沉重 ,越来越沮丧 ,神情越来越恼火和失望。我猜想她大概从女巫那里得到对她不利的话。从她长时间郁郁不乐和沉默寡言来看 ,尽管她表面上装得满不在乎 ,实际上却把刚才听到的那些预言看得很重了。

此时 ,玛丽、艾米、路易莎都声称想去却不敢单独去 ,于是一场通过仆人山姆为使者作为媒介的交涉开始了 ,他来回跑地跑了无数趟 ,我想山姆的腿肚子大概都跑疼了。最后才使这位苛刻的女巫勉强同意 ,让她们三个人一起去见她。

她们这一次可不像上次英格拉姆小姐那么安静 ,只听书房里传来阵阵歇斯底里的笑声 ,还有短促的尖叫声 ,差不多过了二十分钟 ,她们猛地打开书房的门 ,好像吓得失魂落魄似的 ,跑回大厅。

“她真有点邪门!”她们嚷道 ,“她居然给我们讲那种事!我们的事她一清二楚!”她们气喘吁吁地倒在先生们赶紧给她们搬来的椅子上。

大家催她们讲详细一点 ,于是她们说 ,她给她们讲了她们小时候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 ,还描绘了她们家中卧房藏的书和首饰 ,以及亲友们馈赠的纪念品。她们一口咬定她甚至还猜中了她们的心事 ,还凑在她们每个人的耳边悄悄说出她们各自在世界上最喜爱人的名字 ,说出她们各人最希望的事。

听到这里 ,先生们纷纷要求她们把最后提到的两点说得再清楚些 ,但是先生们越是要求越使她们难以言说 ,只是脸红、惊叫、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抖和痴笑。这时 ,几位已婚的太太纷纷给她们闻嗅盐瓶、摇扇子 ,对她们不听从自己的劝告一再表示担忧。年长的绅士哈哈大笑 ,年轻的忙着抚慰这些受惊的美人儿。

正在这一伙男女忙乱之时 ,我忽然听到我身边有咳嗽声 ,转过身去 ,是仆人山姆。

“对不起 ,小姐 ,那吉普赛人说 ,房间里还有一位未婚小姐没去找她 ,她赌咒说 ,不见到所有的人 ,她就不走。我想这肯定是指你了 ,因为再没有别人。我该怎么答复她呢 ?”

“哦 ,我去。”我回答说 ,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来满足我那被激发出来的好奇心。于是我便溜出房间 ,谁也没有注意我 ,因为大家正围着刚回来的三个浑身颤抖的人忙乱着。我悄悄地随手关上了门。

“要是你同意的话 ,小姐 ,我就在大厅等你 ,如果她吓着你 ,你只要叫一声 ,我就会进去。”山姆说。

“不用 ,山姆 ,回厨房去吧。我一点也不害怕。”我确实没想到怕什么 ,不但不怕 ,我反倒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要探究一下 ,这个老女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如何使那些小姐们如此惊魂不定。

第十九章

当我进入书房的时候，屋里很寂静，那个被叫作女巫的人正舒服地坐在壁炉边的一张安乐椅上。身披一件红色斗篷，头戴一顶黑帽子，也就是宽边的吉普赛帽，用一条有条纹的头巾在脖子上系了个结。一支熄灭的蜡烛放在桌子上，她正弯腰对着炉火，好像在借着火看一本像祈祷之类的小黑书。像大多数的老妇人那样，一边看一边呢喃地读着那些词儿。我进去以后，她没有立即停下来，看来是要把那一段念完。

我站在地毯上，向着壁炉烘手，刚才在客厅里一直坐在远离壁炉的地方，感到手冰凉。我此时跟平常一样沉着，这个吉普赛人从长相上看，并没有什么引起人不安的地方。

这时她合上书本，慢慢仰起头来。她的帽檐遮住了她半个脸，但她抬起头来的时候，我还是看得出那是一张很奇特的脸。看上去整个儿是褐色和黑色的，蓬松的乱发从一条白带子下露出来，这条带子绕过下巴，半掩住她的面颊，她的目光随即朝我射来，大胆而率真地注视着。

“那么，你是要算命喽？”她的语气像她的目光一样果断，像她的面貌一样粗鲁。

“我是无所谓的，大妈，你爱怎样就怎样吧。不过我要先告诉你，我是不相信算命的。”

“你这样说，倒是很合乎你的莽撞脾气，我料到你会是这样的，从你进门时的脚步声我就听出来了。”

“是吗，你的耳朵倒很灵。”

“是的，我的眼睛也是很灵的，脑子也是。”

“干你这一行，这些都缺不得。”

“是这样，特别跟像你这样的客人打交道的时候。噢，你为什么没有颤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不冷。”

“你脸怎么不发白？”

“我没有生病。”

“你怎么不叫我算命？”

“我不愚蠢。”

这个老太婆从她的帽子和白色带子底下发出轻笑声，然后她掏出一个黑色的短烟斗，点着后，开始吸烟，尽情享受这个镇静剂。过了一会儿她直起腰来，从嘴里拿下烟斗，专注地盯着炉火，深思着说道：

“你冷，你有病，你愚蠢呢。”

“请拿出证据来。”

“我当然有证据，你听我说：你冷，因为你孤独，没有人接近你，使你激发出内心深处的火花；你有病，因为人所拥有的最美好的、最高尚的、最甜蜜的感情都与你无缘；你愚蠢，因为你尽管痛苦，却不肯让这种感情靠拢，也不敢朝它等待你的方向迈出一大步。”

她重又把烟斗衔在嘴里，津津有味地抽起来。

“你对任何一个在大户人家孤身做事的人，都是可以这么说的。这没有什么奇特之处。”

“我是可以对每个这样的人都这么说的，但不是对每个人都合适的。”

“处在我这样的情况下，是对症的。”

“是啊，处在你的情况下是对症的，可是你倒给我找出一个跟你处境一样的人试试看。”

“给你找几千个都不为多。”

“可是你连一个都找不到。你要知道你是处在一个很微妙的地位，离幸福咫尺之遥，是的，触手可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机遇使它们稍微分开了一些，它们一旦聚拢，就会幸福无比。”

“我不懂哑谜，我生来就不猜谜。”

“你要是让我说得再清楚一些 ,就让我看看你的手相。”

“我猜还得在上面放银币吧。”

“那自然。”

我给了她一枚先令 ,她从衣袋里摸出一只旧袜子 ,把钱放进去 ,扎好后又放回原处 ,然后她让我伸出手 ,我这样做了。她把脸凑近手掌 ,仔细反复端详 ,却没有触到它。

“太细了 ,像这样的手我什么也看不出来 ,简直看不到纹路。再说 ,手掌上有什么呢 ?命运又没有写在那儿。”

“我相信你这样的话。”

“是啊 ,它写在脸上 ,额头上 ,眼睛周围 ,眼睛里面 ,嘴角的线条上。跪下来 ,抬起头来。”

“啊 !你现在算是说到点子了 ,我现在开始有点相信你了。”我说着 ,照她的话做了。

我在离开她半码的地方跪下来。她拨了一下炉火 ,从拨动的煤块中发出一道光亮来。然而 ,因为她坐着 ,这道光反而使她的脸藏在更暗的阴影里 ,却照亮了我的脸。

“我不知道今天晚上你到我这里来是抱着什么心情的。”她审视我一会后又说道 ,“我也不知道当你坐在那大厅里的时候 ,看到那帮漂亮的人像幻灯里的影子似地在你面前来来去去的 ,你心里是什么想法 ,你是怎么想的呢 ?你跟他们之间 ,我断定没有什么情感交流 ,好像他们只是一些人形的幻影 ,而不是真实的躯体似的。”

“我在那场合里经常感到疲惫 ,有时还感到厌倦 ,但很少感到悲哀。”

“那么 ,你大概有什么秘密的希望支撑着你 ,偷偷预言光明的未来让你快乐。”

“没有。我最大的希望是从我的薪金里积攒足够的钱 ,有朝一日我自己租一间小房子办个学校。”

“就靠这么有限的、可怜的养料来托付你的精神 ?噢 ,你坐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个窗子上 ,我是晓得你的习惯的。”

“ 你一定是从仆人那里听来的。”

“ 你以为你很机智。好吧 ,可能我是听来的 ,我认识她们中的一个 ,叫普尔太太…… ”

听到她提到这个名字 ,我吃惊得跳了起来。

“ 你认识她 ?是真的 ?”

“ 我一提到她 ,你为什么如此惊慌呢 ?普尔太太是个靠得住的人 ,不多嘴 ,又安静 ,谁都可以信赖她。可是像我方才提到的 ,你除了未来的学校之外 ,没想到其它什么吗 ?你对客厅里的那些人一个也不感兴趣吗 ?你有没有认真看他们的脸 ,你有没有以一种好奇心去观察他们的举动呢 ?”

“ 我喜欢观察所有的脸 ,所有的人。”

“ 你有没有特别留意其中一两个人呢 ?”

“ 我留心了他们中的一两个人 ,他们的手势和神情像讲故事似的 ,我感到分外有趣。”

“ 你最爱听什么故事 ?”

“ 一般的总是那个相同的主题——爱情 ,结局也总是同样的灾难——结婚。”

“ 你喜欢千篇一律的主题吗 ?”

“ 这和我没什么关系 ,我不在乎。”

“ 怎么说跟你没有关系呢 ?我打个比喻说吧。一位小姐 ,年轻 ,健康 ,活泼 ,妩媚动人 ,生来富有 ,她笑容满面地坐在一位先生面前 ,而这位先生又是你…… ”

“ 是我什么 ?”

“ 是你认识或是怀有好感的人。”

“ 这儿的先生我都不认识。我差不多跟他们中间的哪一位都没有说过一句话。至于好感 ,我认为他们中有几位庄重可敬 ,可他们已经上了年纪。而另外几位年轻、时髦、英俊、活跃 ,可以肯定 ,

他们爱接受谁的笑脸就接受谁的笑脸 ,是用不着我去操心的 ,这些和我并无关系。”

“这儿的先生你都不认识 ,没说过一句话 ? 那么这个宅院的主人呢 ? 也是同样的吗 ?”

“他不在家。”

“你回答得很巧妙 ,这是个很好的遁词 ! 他今天早上才去了米尔科特 ,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就回来 ,难道你能把他排除在你的熟人名单之外吗 ?”

“当然不能。可是不明白 ,你谈的主题和罗切斯特先生有什么关系。”

“我刚才说那些女士们在先生们面前嬉笑 ,也有那么多笑靥融进罗切斯特先生的眼睛里 ,难道你没有注意吗 ?”

“罗切斯特先生有权利享受跟他的客人交往的乐趣。”

“这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你没发觉在有关婚姻的谣言中 ,罗切斯特先生是有幸被议论得最起劲 ,时间最长的吗 ?”

“听的人越热心 ,说的人越起劲。”我这样答复这个吉普赛人 ,也好像是对自己说的。我觉得这个老妇人那奇怪的谈吐、声音、举动 ,仿佛将我带入梦境 ,她一句话接一句话 ,使我陷入神秘的网中 ,我感到迷惘。是不是有什么看不见的精灵这几个星期以来一直驻守在我的心里 ,审视着那里的活动 ,记录每次的搏动 ?

“听的人热心 ,是啊 ,罗切斯特先生一坐一小时 ,耳朵倾听着那迷人的小嘴神采飞扬地说个没完 ,而且罗切斯特先生那么乐于接受 ,而且对于别人提供给他的这种消遣心怀感激 ,这些你注意到了吗 ?”

“我没发现在他脸上有感激的神情。”

“这么说你观察过了 ,如果不是感激之情 ,你发现的是什么呢 ?”

我不作回答。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看到了爱情,是不是?而且你往前看去,还看到了他的婚姻,看到他的新娘很幸福,是吗?”

“哼,不完全是这样,我看你的巫术有时候也不很灵。”

“那么,你究竟看到了什么?”

“别急,我是来提问的,不是来回答问题的。大家都知道罗切斯特先生将要结婚了。”

“是啊,娶的是美丽的英格拉姆小姐。”

“快了吗?”

“从各种迹象看,毫无疑问,他们会成为最幸福的一对儿。他当然不能不爱这么一位漂亮、高贵、聪明、多才多艺的小姐,而她也许也爱他,或者即使不爱他这个人,至少也爱他的财产,我知道罗切斯特先生的财产是最合她的意的。不过我在一个小时之前跟她讲了这方面的情况之后,她的表情出奇地严肃,嘴角拉下来有半尺长。我真想劝告她那位黑脸蛋的求婚者小心点,要是再来一位拥有更长久更多租金的求婚者,他可要完蛋了……”

“可是,大妈,我不是来为罗切斯特先生算命的,我是来给自己算命的,你还一点没替我算呢。”

“你的命运还有点摸不透。我细看了你的脸,上面的特征是互相矛盾的,上天已经赐给你一份幸福,这我是知道的,我来这之前就知道,它已经小心地给你留了一份,我看见它这么做了。现在就要靠你自己去把它拿过来。不过你会不会这样做,我还要研究一下。你再在地毯上跪下来吧。”

“可是你别让我跪得太久,炉火烤得我不舒服。”

等我跪下去之后,她并没有朝我俯下身来,只是靠在椅子上凝视着我,她嘴里咕哝地说:

“火焰在眼睛里跳跃,眼睛像晨露般发亮。它看起来温柔而感情丰富。它对我絮叨微笑。它很敏感,无数的表情闪过它晶莹的眼珠,微笑刚停,就露出忧郁。一种不知不觉的倦怠神情使眼皮变

得沉重 ,这意味着孤独引起的忧伤。它躲开我 ,不愿再让人细看 ,它用嘲弄的一瞥 ,似乎要否认我发现的真情实感 ,既不承认它的敏感 ,也不承认它的遗憾。它的骄傲和矜持却使我更坚定我的看法。这双眼睛是讨人喜欢的。

“至于嘴巴 ,它有时用笑声表示愉悦 ,它喜欢把脑子里的想法一吐为快 ,虽然它也会对内心的许多感受缄口不言。它灵活乖巧 ,不想在孤寂中永远保持沉默。就是这一张爱说爱笑的嘴 ,对跟它倾谈的人怀有人道的感情。这部分长得也不错。

“除了这个额头 ,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地方会妨碍幸福的结局。这个额头似乎在说 :如果自尊和环境需要 ,我可以孤独地生活。我不必出卖灵魂去换取幸福。我有着天生的精神财富 ,有了它 ,我会生活得很充实 ,即便所有外部的乐趣都被剥夺 ,或者只能用我出得起的代价才能获得乐趣。’前额宣布 :理智坚如磐石 ,它紧握缰绳 ,不让感情脱缰而跑 ,将它拖入深渊。热情可以在狂野中爆发 ,欲望也可以想入非非 ,然而判断力将对每场争论做出判决 ,对每个决定进行仲裁。我身边可能会发生风暴、地震和大火 ,可是我将始终听从那微弱的心灵之声的引导 ,它向我解释良知发出的命令。’

“说得很精彩 ,前额 ,你的声明将得到尊重。我已做出自认为是正确的计划 ,在这些计划中 ,我兼顾了良知的要求 ,理性的劝告。我明白在奉上幸福之杯时 ,只要觉察到有一点儿羞辱的痕迹或一丝悔恨的意味 ,青春就会立即消逝 ,鲜花便会马上凋零。而我绝不愿看到牺牲、哀伤和分离 ,这不合我的口味。我乐于培育而不是摧残 ,我渴望赢得感激 ,但不要带血的泪水或者苦涩的泪水 ,我的收获必须伴随着欢笑、亲热和甜蜜。我觉得我是在一种美妙的梦境中说呓语呢。我此刻真希望把这一刻延长到永恒 ,然而我不敢。到目前为止 ,我总算完全控制住自己了 ,我已经按照我内心发誓的那样表演了 ,但再演下去就会超越我的能力。起来吧 ,爱小姐 ,离开我 ,戏演完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这是在哪儿？我是醒着还是做梦？刚才我是在幻觉中吗？我现在也是在梦中吗？这个老妇人的声音变了，她的口音、手指，一切都那么熟悉，熟悉得如同镜子中我自己的脸，自己的舌头说出来的话。我站起身来，但没有离开。我看了看，拨了拨火，再抬头看看。可是她把帽子和绷带拉了拉，把脸盖得更严实，并再次挥手让我走开。火光照亮了她伸出来的手，我此时已清醒过来，我很警惕，总想找出点破绽，我一下子就注意到那只手。它不像老年人那样干枯的手。它圆润柔和，手指光滑，非常匀称。小指上有一只宽阔的戒指在闪闪发光。我朝前俯下身去看它，见到了我曾多次见过的那颗宝石。我再朝脸上看去，它已不再避开我了，相反，她把帽子脱下来，绷带扯掉，露出了脑袋。

“怎么样，简，你认得我吗？”那个熟悉的声音问道。

“只要脱掉那红斗篷，先生，那就……”

“可是带子结住了，——帮帮忙吧。”

“扯断它，先生。”

“好吧，那——脱下这些借来之物！”

罗切斯特先生脱掉了伪装。

“哦，先生，多么古怪的念头啊！”

“不过，我演得还不坏吧，呃？你不这么认为吗？”

“在那些小姐面前，你的确演得不坏。”

“可是在你面前就不好吗？”

“在我面前，你并没有扮演吉普赛人的角色。”

“那么，我演的是什么角色呢？难道是我自己吗？”

“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角色。我想你一直在套我的话，或者是让我钻进你的圈套。你一直在瞎扯一气，想让我跟着也瞎扯一气，这不公平，先生。”

“你能原谅我吗？简。”

“我得好好考虑一下才能告诉你。经过回想如果觉得自己还

没有太荒唐 ,我会尽量原谅你的。不过这终究是不妥当的。”

“ 哦 ,你没有出什么差错 ,你很小心 ,有理智。”

我真的回想了一下 ,觉得大体是这样的。这对我是一种很大的安慰。可是 ,说实话 ,从一开始见面我就加以提防了。我当时怀疑这是一种伪装。我知道吉普赛人和算命人都不像这个老妇人大谈自己的看法。此外 ,我还注意到她那乔装的声音 ,那急于遮住自己面容的行为。但是我在打量她的时候 ,心里想的是格雷斯·普尔 ,——那个谜一般的人物 ,那个神秘中的秘密。我压根儿没有想到是罗切斯特先生。

“ 你又在想什么 ? 你那庄重的笑容又代表什么 ?”

“ 我感到奇怪 ,又感到庆幸 ,先生。我想 ,现在你该允许我走了 !”

“ 不 ,等一等 ,告诉我 ,那边客厅里的人在做什么 ?”

“ 大概还在谈论那个吉普赛人。”

“ 坐下 ,告诉我 ,他们是怎样说我的。”

“ 我最好不要待得太久 ,先生 ,有十一点了。对了 ,罗切斯特先生 ,你早上离开以后 ,这里来了一位陌生人 ,你知道吗 ?”

“ 一位陌生人——我不知道 ,那会是谁呢 ? 他走了吗 ?”

“ 没有 ,他说他与你是老相识 ,你还说他可以冒昧住在这儿等你回来。”

“ 见鬼 ,他说了他叫什么了吗 ?”

“ 他姓梅森 ,先生。我猜想是从西印度群岛来的 ,来自牙买加的西班牙城。”

罗切斯特先生正站在我身边 ,握着我的手 ,似乎要把我拉到椅子跟前。我一说出这话 ,他便紧紧抓住我的手腕 ,嘴唇上的笑容凝固了 ,一阵突如其来的抽搐显然使他透不过气来。

“ 梅森 ! ——西印度群岛 !”他说这句话的语调使人感到像一个会说话的机器蹦出的一个个单词。“ 梅森 ! ——西印度群岛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句话他又重复了一遍。后来他又重复了第三遍这句话，每说一遍，脸色就变得更加煞白。看样子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觉得不舒服吗？先生。”

“简，我受到了打击，——我遭受了打击，简！”他的身体也不稳了。

“哦，靠着我，先生。”

“简，以前你让我靠在你肩膀上，现在让我再靠一靠吧。”

“好的，先生，好的，还有我的胳膊。”

他坐下来，叫我坐在他身边。他用双手握住我的手，轻轻地抚摩着，用异样不安和忧郁的目光凝视着我。

“我的小朋友，”他说；“但愿我只跟你在一起，我俩人呆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远离烦恼、危险和可怕的回忆。”

“我能帮助你什么吗？先生。我可以用我的生命为你效劳。”

“简，如果需要你的帮助，我会求助你的，我向你保证。”

“谢谢你，先生，告诉我该怎么做，我会尽力而为的。”

“好，简，你到餐厅去给拿一杯酒来，他们会在那儿吃晚餐，你看一看梅森是不是跟他们在一起，他在做什么。”

我照罗切斯特先生的嘱咐去了。就像罗切斯特先生说的那样，所有的客人都在餐厅里。他们没有坐在桌子跟前，——晚餐放在餐具柜上，谁爱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们三五成群地站着，手里端着盘子和酒杯。每个人都是兴高彩烈的，到处都是欢声笑语。梅森先生站在炉火旁边，正在跟丹特夫妇谈着，看来和其他人一样开心。我倒了一杯酒。在我倒酒时，英格拉姆小姐皱着眉头看看我，大概是认为我这个不属她那一类的人竟在他们尊贵的先生、太太、小姐使用的餐具柜上倒酒，未免太过分了。我端着酒杯返回书房，我发现罗切斯特先生极度苍白的脸色消失了，他又变得坚定和刚毅。他接过我手里的酒杯。

“祝你健康，救护天使！”他说完，一饮而尽，把杯子给了我。随

即问道：

“他们都干什么，简？”

“他们有说有笑，先生。”

“他们的神情不像是听了什么古怪的事那样，显得严肃和神秘吗？”

“没有。他们都在说说笑笑，非常愉快。”

“那么梅森是什么表情呢？”

“他也在笑。”

“要是所有的人都联合起来唾弃我，你怎么办，简？”

“只要我办得到，我统统把他们撵走，先生。”

他微微一笑：“要是我到他们那儿去，他们只是冷眼看我，轻蔑地交头接耳，然后一个个都撇下我走了，你也跟着他们走吗？”

“我想我是不会的，先生，我会留下来跟你在一起，这样还更快一些。”

“你这样是为了安慰我吗？”

“是的，先生，我要竭尽所能来安慰你。”

“要是他们因为你支持我的缘故也谴责你呢？”

“我也许根本就不在乎他们的谴责。”

“那么，你能够为了我而置责难于不顾吗？”

“为了值得我支持的朋友，我是不会惧怕责难的，我的性格你应当知道。你正是值得我支持的朋友。”罗切斯特先生感激地点点头说：

“你现在去餐厅悄悄走到梅森面前，凑到他的身边小声告诉他说，罗切斯特先生来了，想见一下他，你把他领到这儿，然后就走吧。”

“好的，先生。”

我执行了他的命令。我从那伙人中间走过的时候，大家都看着我。我找到梅森先生，传达了罗切斯特先生的口信儿，带他出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餐厅 ,走进书房 ,然后我就上楼去了。

夜深了 ,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 ,听到客人都陆续回卧室去了。这时 ,我听见了罗切斯特的声音 ,只听他说 :“走这边 ,梅森 ,这是你的房间。”

听罗切斯特的语气 ,是高高兴兴的 ,这愉快的语气使我安下心来。我很快就入梦了。

第二十章

平常我总是放下帐子和窗帘 ,但我今天却忘记了 ,所以 ,浑圆透亮的月亮透过无遮无挡的玻璃窗直射入室内 ,窥视着我 ,那耀眼的月光把我惊醒了。深夜醒来 ,看见那银白清亮的月光 ,它真美但是太肃穆了。我坐起身来 ,伸手去拉帐子。

上帝呀 ! 那是怎样的叫声呀 !

夜 ,——寂静而安详的夜——被一个响彻整座桑菲尔德府的狂野、尖利、刺耳的声音给打破了。

喊声消失了 ,没有再听到。说实话 ,那恐怖的喊叫 ,不管它喊的是什麼内容 ,都不会马上再重复一遍的。我的脉搏好像停止了跳动 ,心脏也停止不动了 ,伸出去的胳膊也僵直了。那喊叫声 ,哪怕安第斯山上翅膀最大的秃鹰 ,也没能力连续两次叫出声来 ,它也得歇口气才能重新再叫一遍。

喊声来自我头顶上的三楼。没错 ,就在我头顶上的三楼有天花板上那个房间里 ,正传来一种搏斗的声音 ,从声音上可知道那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 ,紧接着是一个差不多要窒息的叫喊声 :

“救命 ! 救命 ! 救命 !”急促地一连叫了三遍。

“怎么没人来啊 ?”那人喊道。然后 ,传来了狂乱的跌跌撞撞的脚步声 ,穿过灰泥和地板我听到 :

“罗切斯特 ! 罗切斯特 ! 看在上帝的份上 ,快来呀 !”

一扇门打开了 ,紧接着有人沿着走廊跑了过去 ,准确地说是冲了过去 ,楼上地板上又响起了另外一个人跌跌撞撞的脚步声 ,好像什么东西猛然倒下了 ,接下来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虽然我被吓得浑身颤抖 ,但还是穿上衣服走出了房间。睡觉的人都被喊声惊醒了 ,每个房间都发出了惊呼声和惊吓后的低语。房门都先后被打开了 ,人们纷纷地探出头来 ,向外张望 ,走廊已被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挤满了。先生们和女士们都起了床。“哦！怎么一回事？”——“谁受伤了？”——“发生了什么事？”——“点个火呀！”——“失火了吗？”——“强盗来了吗？”——“我们往哪儿逃呀？”乱糟糟的询问声、喊叫声在各处响起。幸好有月光，否则人们眼前会一团漆黑。他们来回乱闯，挤成一堆，有人抽泣，有人跌跤，乱作一团。

“罗切斯特先生到底上哪儿去了？”丹特上校喊道。“我在他床上没见到他。”在这儿！在这儿！”有人大声地叫道。“大家放心，我在这儿。”

走廊尽头的门被打开了，罗切斯特先生拿着一支蜡烛走了过来，他刚从三楼下来，就有一位女士径直向他跑去，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那是英格拉姆小姐。

“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她说；“快说！马上将最坏的消息告诉我们！”

“可别把我拖翻或者勒死呀，”他回答道。此时两位埃希敦小姐也紧紧地抓住他，而那两位穿着宽大白色晨装的富孀正像两张满帆的小船似地朝他驶了过来。

“没什么！——没什么！”他喊道。“不过是演了一场《无事生非》而已。太太小姐们，快让开，要不然我可真要发火啦。”

他瞧上去的确很凶，两只黑眼睛像是在冒火。他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补充说：

“一个佣人作了噩梦，如此而已。她是一个容易激动，神经质的人。可以相信，她把梦魇当成了实在的幽灵，或者诸如此类的事，吓得发疯了。好吧，现在我得亲眼看着你们各位回到各位的房间去，因为只有你们回屋安静下来，我才能去照料她。先生们，请你们为女士们先做出个榜样。英格拉姆小姐，我相信你是不会被这种无聊的担忧吓倒的。艾米和路易莎，就像一对鸽子那样回到自己的窝里去吧。太太们，”他对两位富孀说；“你们要是再在这冰冷的走廊站下去，肯定会感冒的。”

就这样 ,连哄带骗 ,他最后设法使他们又重新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去了 ,不等他说完话 ,我就悄悄地走回到自己房间去了 ,一如刚才我悄悄地离开他一样。

可是 ,我并没有上床睡觉 ,与此相反 ,我开始细心地穿好了衣服 ,刚才那声尖叫以后我听到的响动和有人发出的叫喊声 ,大概我是唯一听到了全部的人 ,因为那声音正好是从我楼顶上的那个房间里发出来的 ,但是它们使我相信 ,造成整个楼一片恐慌的声音 ,决不是什么佣人做了噩梦。罗切斯特先生所做的解释 ,只不过是抚慰客人们而编造出来的谎言。于是我穿好了衣服 ,以备万一。穿好衣服以后 ,我长久地坐在窗前 ,看着外面悄悄的庭院和银色的田野 ,自己也不晓得在等什么 ,我总觉得在出现奇怪的喊声、搏斗和呼救以后 ,总会发生什么事情似的。

然而平安无事 ,寂静又笼罩着庄园 ,各种窃窃私语和走动的声响也渐渐停止。大致一个小时以后 ,桑菲尔德府又像沙漠一般沉寂了 ,看来 ,睡眠和黑夜重新又控制了它的帝国。这时 ,月渐西沉 ,眼看就要下山了。我在寒冷和黑暗中坐着 ,并不怎么舒服 ,于是我离开了窗口悄无声息地走过地毯 ,我刚弯下身去脱鞋准备和衣而卧 ,这时有人小心翼翼地轻轻敲门。

“是叫我吗 ?”我问。

“你起来了么 ?”那声音是我期待的 ,也就是我主人的声音。

“是的 ,先生。”

“穿衣服了吗 ?”

“穿好了。”

“那就出来吧 ,别出声。”

我顺从地走出了房门。看见罗切斯特先生正拿着蜡烛站在走廊上。

“我需要你的帮忙 ,”他说 ,“别有声响 ,到这边来 ,别忙。”

我穿的是一双很薄的拖鞋 ,在铺着地席的地板上 ,走起路来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以像猫一样无声无息。他悄悄地沿着走廊走了过去，爬上楼梯，在那阴森三楼的低暗走廊里停了下来。我紧随着他，在他身旁停了下来。

“房间里有海绵吗？”他低声问。

“有的，先生。”

“你有盐——嗅盐吗？”

“有。”

“回去把这两种东西拿来吧。”

我又折了回去，在脸盆架上找到了海绵，又在抽屉里翻出了嗅盐，然后又顺原路走上了楼。他在那里等着我，手里拿着一把钥匙。走到其中一个黑窄的门前，他把钥匙插进了锁孔。他停下来，对我说：

“你看见血不会发晕吧？”

“我想是不会的，不过我还从来没有试过。”

回答他的问话时我有点毛骨悚然，但并不感到冷，也不觉得眩晕。

“手伸过来，”他说；“冒着使你晕倒的危险可不行。”

我把手指让他的手握着，又暖和又稳定。”他评价道，于是开始扭转钥匙，门打开了。

这间房子我以前曾经见过，那还是费尔法克斯太太带我参观房子时来过。它挂着帷幔，不过此时的帷幔有一部分被绳环系了起来，露出一扇门，上次门是被遮住的。门敞着，有烛光从里面透出来。我听到那里有咆哮和抓挠的声音，好像是狗在抖威风。罗切斯特先生放下蜡烛，对我说了一句“等一会儿，”便走进房间去了。他一进去，就有一阵大笑声迎接他，起初很响亮，最后却是格雷·普尔那怪里怪气般的“哈！哈！”声。如此看来，是她在那儿了。他默默地安排了一些事，没有说话，可是我听到一个低语声与他说话。走出来后，他随手把门关上了。

“上这儿来，简！”他说，我绕过一张大床，走到它的另一端，这张床连同它垂下的帐子遮住了房间的大部分。床头有一张安乐椅，一位男人坐在椅子上，衣着齐整，但没穿外衣，他头往后仰着，双目紧闭一动不动。举着蜡烛的罗切斯特先生将烛光照在他那张苍白而无气的脸上，我发现他便是那个陌生人——梅森。我还看到，他的半边衬衫和一条胳膊几乎都浸在血泊里了。

“快拿住蜡烛。”罗切斯特先生说道。我把蜡烛接了过来，他从脸盆架上端来了一盆水吩咐道：“端着这个。”我顺从地接过脸盆。他将海绵浸水之后，轻轻地擦了擦那死人般的脸。他跟我要那嗅盐瓶，把它放在那人的鼻子前。没过一会儿梅森先生睁开了眼睛，痛苦地呻吟起来。罗切斯特先生解开受伤者的衬衫，那人的胳膊和肩膀都被绷带裹着，他用海绵迅速地吸掉正在下淌的鲜血。

“还有危险吗？”梅森先生低呻道。

“啐！没有，——只不过是有点擦伤而已。老兄，别像丢了魂似的，打起精神来！我马上就去给你找个外科医生来，我要亲自去，我希望明天早上就能让你离开了，简。”他继续说道。

“先生？”

“你呆在这个房间陪一陪这位先生，需要一两个小时。如果血再流出来，你就照我刚才那样用海绵把它吸干。如果他感到眩晕，你就把架子上那杯水放在他嘴边，把嗅盐瓶放到他的鼻子前。无论如何都不能跟他说话。而你——理查——你要是张嘴说话，使自己情绪激动，就会有死去的危险，对此我可不会负责。”

这位可怜的人又呻吟起来。他一动也不敢动，死亡或者其他什么东西造成的恐怖几乎使他瘫痪了。罗切斯特先生这时把那块浸了血的海绵放在我手里，要我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他凝视着我，过了一会儿说：“千万记住——别说话。”随即离开了房间。钥匙在锁孔里喀嚓一响后，他那脚步声也渐渐听不见了，我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呆在三层楼，被锁在一间神秘的小房间里，夜色笼罩着，一幅苍白和血淋淋的情景就在我眼前和双手之下。一个女凶手与我只有一门之隔。是啊——快吓死人了——别的我都可以忍受，但一想到格雷·普尔会冲出来扑向我，我就吓得全身发抖。

但是，我得坚守自己的岗位，必须看着那个死人般的面孔，——这张被禁止开口的发青、僵硬的嘴巴，——这双眼睛忽睁忽闭，一会儿朝屋内四处张望，一会儿死盯着我。我只得一次又一次地把手浸到那盆血水里去，擦掉流淌下来的血。我还得让那支未剪烛花的蜡烛越来越暗地照着我在干的活儿，眼看我周围那古色古香的绣花帷幔上的阴影越来越浓，那张旧式大床的帐子底下越来越黑，我还要注视着对面大柜上的门在奇怪地抖动。那柜子正面被分成十二块嵌板，上面画着狰狞恐怖的十二使徒的头像，每块嵌板像画框似地镶着一幅头像。在它们之上的柜顶上，竖着一个黑色的十字架和垂死的基督。

随着晃动的阴影和忽左忽右飘忽不定的烛光，一会儿可以看到带着胡子的路加医生垂着头，一会儿可以看到圣约翰的头发在飘动，一会儿又能看到嵌板上伸出犹大那张魔鬼般的脸来，它仿佛已经复活了，预示着最大的叛逆者撒旦将以他的化身出现。

每当这时，我不仅要听，还得看，听那边小房间野兽或者恶魔的声响。可是，自从罗切斯特先生进去以后，它似乎被符咒压住似的。一个晚上，我只听到相隔时间很长的三次响声，——一次是脚步声，一次是重新响起的短暂的像狗叫的咆哮声，还有一次是人发出来的沉重的呻吟声。

接下来，我被多种复杂的想法困扰着。这个被赋予人形潜伏在这座与世隔绝的宅子中、主人既不能将它赶走又无法制服它，它究竟是什么呢？——这个在夜深人静之时，一会儿用火、一会儿用血的方式爆发出来的谜又究竟是什么呢？这个伪装成普通女子的脸和身体，时而发出像嘲弄人的魔鬼的笑声、时而发出像猛禽的叫

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我倾力照看的这个人——这个平庸安静的陌生人——怎么会陷入这张恐怖之网的呢？复仇女神为什么要袭击他呢？在他应该在床上睡觉的时候，是什么原因使他不知不觉地寻到这个房子的角落里来的呢？我亲耳听见罗切斯特先生是指定他睡在楼下的一个房间里的——究竟是什么原因把他引到这儿来的呢？受到如此残酷的暴行和暗算，他为什么还如此唯命是从呢？而罗切斯特先生又为何要隐瞒事实真相呢？他的一位客人遭到伤害，他自己上次也差点儿遭到暗算，而这两次犯罪企图他为什么悄悄地掩盖起来，要将它们遗忘！还有最后一点，我看得出梅森先生对罗切斯特先生点头哈腰，后者的坚强意志完全能控制了前者的软弱性格，通过他们之间交谈中的寥寥数语我就可以判定这一点。很明显，在他们以前的交往中，一方的被动性格已经习惯于受到另一方的主动精神的影响，既然这样，那么，罗切斯特先生在听到梅森先生来了时，为什么要惊慌失措呢？为什么在几小时以前，他一听到这个对他并无妨碍的名字，这位他只需一句话就能制服的人的名字时，他竟然像遭雷鸣电击一样呢？

哦！我记得他喃喃说道：“简，我受到了打击，——我受到了打击，简”时的那副神情和苍白的脸。我忘不了他那胳膊放在我肩膀上时哆嗦得如此厉害。能够使费尔法克斯·罗切斯特先生这样坚强意志屈服、强健身体颤抖的，决不会是件不重要的小事。

长夜漫漫，这位流血的病人在衰竭、呻吟、神志不清，而天却迟迟未亮，救护的人也没见踪影。我的内心在一次次地呼叫：“他为什么还没来呢？他究竟什么时候来啊？”我一次又一次把水送到梅森先生那无血色的嘴唇边，反复地用嗅盐给他闻，我一次次的努力仿佛都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身心两方面的折磨，加之失血过多，三方面累加在一起，他的体力在迅速地衰竭。他呻吟不止，看上去是那样衰弱、狂乱和绝望，我担心他就要死了，而我却不能跟他说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句话。

蜡烛燃尽了。之后 ,我发现窗帘边上透出了一道灰朦朦的光 ,黎明到来了。过了一会儿 ,我听见下面院子里远处狗窝中传来的派洛特的叫声 ,心头燃起了希望 ,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大约在五分钟以后 ,钥匙咔嚓一响 ,门开了 ,预示着我的守护任务已经结束。加起来时间不过两个小时 ,却好像比几个世纪还要长。

罗切斯特先生进来 ,后面跟着他请来的那位外科医生。

“喂 ,卡特 ,当心点 ,”他对后面的人说道 ;“我只给你半个钟头 ,包扎伤口 ,上绷带 ,把病人弄下楼去 ,什么都包括在内。”

“但能让他移动一下吗 ,先生 ?”

“没问题 ,又不是什么重伤。他情绪好紧张 ,得让他振作起来。来 ,快动手干吧。”

罗切斯特先生推开了厚厚的窗幔 ,拉起了亚麻布窗巾 ,这时阳光照进来了。这时晨曦早已来临 ,玫瑰色的霞光照亮了东方 ,我禁不住又惊又喜。随后他朝梅森先生走了过去 ,此时医生已经在动手治疗了。

“喂 ,我的好朋友 ,怎么样了 ?”他问道。

“恐怖快要我的命了。”那是气息微弱的回答。

“没事的 !——顶住 !两个星期以后 ,你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你流了一点血 ,如此而已。卡特 ,告诉他没有危险 ,叫他安心吧。”

“我可以凭良心这么说。”卡特说道 ,这时他解开了绷带。“我要是早点来 ,他是不会流这么多血的……可这是怎么回事 ?肩膀上的肉撕开了 ,这伤口不是刀捅出来的 ,而是让牙齿咬出来的 !”

“她咬我 ,”他愤愤地说 ;“罗切斯特先生从她手中夺下刀子 ,她像只老虎似地咬我。”

“你不应该退却 ,你应该马上跟她搏斗。”罗切斯特先生说。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你又能怎样呢 ?”梅森回答道。“唉 ,真恐怖 !”他哆哆嗦嗦地补充道。“我没想到会有这种事 ,乍看上去她是

那么安静。”

“我忠告过你，”他的友人答道；“我讲过；你走近她的时候，要提防着点儿。再说，你本可以等到明天，我与你一块去，可你却非要今天晚上见面，而且一个人去，真是太傻了。”

“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做一点有用的事。”

“你觉得！你觉得！好了，听这话真叫人不耐烦。可是，你已经吃亏了，你不听我的忠告，多半是要吃苦头的，所以我也不说更多的了。卡特，快——快！太阳马上就要出来了，我得让他离开这儿。”

“马上就完，先生，肩膀刚包扎完毕，我现在处理一下胳膊上的另一个伤口，我想，这儿她也咬了。”

“她吸血，她叫喊着要把我心里的血吸干。”梅森说。

我这时看见罗切斯特先生的脸上充满了厌恶、恐惧、憎恨，脸像是变了形，手也在发抖，他只是说道：

“行了，别提了，理查，别去管她那些没头没脑的话了，不要再说了。”

“但愿我能忘掉它。”

“你一告别这个国家就会把这忘掉的。等你回到了西班牙城，你就当她已经死了，埋掉了，——或者不去想她。”

“这一夜可真是难以忘怀呀。”

“这还是有可能的，振作一下，朋友。两个小时以前你还以为自己像鲑鱼一样没命了，可现在却好好活着，还说着话。喏！——卡特已经给你包扎完毕了，快好了，我马上就可以把你打扮得整整齐齐的。简，”他把头转向我；“拿上这把钥匙到楼下的卧室去，直接到我的更衣室，打开柜子最上面的一个抽屉，取出一件干净衬衫和一条围巾，拿到这儿来，快一点。”

我回去找到了他说的那个柜子，找到了他要的东西，便拿了回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现在，”他说，“在我给他穿衣服的时候，你到床的那边去，别离开房间，可能还需要你。”

我依他的吩咐退到了一边。

“你下楼时有人走动吗，简？”没过多久，罗切斯特先生问道。

“没人走动，先生，非常安静。”

“我们要偷偷地把你送走，狄克，不管是对你，还是对那个可怜的人，这样对谁都有益处。很久以来，我总是在竭尽全力避免暴露，我不愿意弄到后来还泄露了出去。来，卡特，帮他穿上这背心。你把你的皮披风放在哪啦？要知道，在这该死的寒冷日子里，没有它你连一英里都走不了。在你的房间里吗？——简，快到梅森先生的房间里去，——我隔壁的那套房间，——在那儿会看到一件披风，快把它拿来。”

我又回去跑了一次，拿来一件由皮子制做的大披风。

“现在，我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去处理，”我那主人不厌其烦地说，“你还得再到我的房间去一趟。幸好你穿着丝绒鞋，简！——这节骨眼上叫个腿脚不便的人跑腿可不行。你快去打开我梳妆台中间的那个抽屉，把那里的一个小药瓶和小玻璃杯拿来，——快！”

我飞快地跑去又返回来，拿来了他要的东西。

“棒极了！现在，医生，我可要斗胆为梅森用药了，这事由我来干。这种兴奋剂是我从罗马的一个意大利江湖医生那儿弄来的，你肯定会反对使用这东西的，卡特，这玩意儿不能乱用，不过偶尔用一下还是非常有效的，譬如眼下的这种情况。简，去拿点儿水来。”

他把那个小水杯拿了过来，我将脸盆架上的水瓶中的水倒出半杯给了他。

“好啦，现在把瓶口擦一下。”

我照他说的做了，他滴下了几滴深红色的药水，送给梅森先生。

“理查，喝下去，它会使你增添勇气的，维持一两个小时。”

“可是，它对我有害吗？——会不会引起发炎呢？”

“喝吧！喝吧！喝吧！”

梅森先生答应了，显然拒绝是没有用的。他现在已经穿戴整齐了，全身的血污也不见了，只是脸色看上去依然很苍白。他喝下药水后，罗切斯特先生又让他坐了三分钟，然后扶住他的胳膊。

“我相信你现在能够站起来了，”他说；“试一试。”

病人真地站了起来。

“卡特，从那边腋下搀住他。理查，振作起来，迈开步伐，——对！”

“我觉得好一些了。”梅森先生说。

“我相信你会强一些的。这样吧，简，你在前面带路，从后楼梯走。拉开边门的门闩，你会看到院子里的驿车车夫、或者就在院子外面，因为我嘱咐过他，不要让车轮子嘎嘎直响地走到石子路上去。你叫他准备一下好了，我们马上就来。另外，简，如果旁边有人，你就到楼梯脚下咳嗽一声。”

时间已是早晨五时半，太阳已冉冉升起，但是，我发现厨房里依然很黑，很静。边门闩着，我尽量不作声地将其打开。整个院子一片寂静，院门大开着，外面停着一辆驿车，马已套好了，车夫坐在赶车的座位上。来到他近前，我告诉他，先生马上就到，他点了点头，然后我谨慎地向四下张望了一番，倾听四周有无声响，所有的一切都在早晨宁静的氛围中沉睡着，仆人们的房间窗户上垂着窗帘，小鸟在白花点缀的果树上唱歌，如同白色花环一般的树林垂在院子一边的围墙上，关在马厩中的拉车马不时地用蹄子踏几下地，除此以外，万籁俱寂。

这时几位先生出来了。在罗切斯特先生和外科医生的搀扶下，梅森先生走得还算稳当。他们扶他上了马车，卡特也跟着上去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要细心照顾好他，”罗切斯特先生对后者说，“让他待在家里，直到完全康复。过一两天后，我会骑马来看望他的。理查，你现在感觉好吗？”

“新鲜的空气使我的精神好多了，费尔法克斯。”

“把他旁边的那个窗子打开，卡特，透透风。再见，狄克。”

“费尔法克斯……”

“唔，还有什么事吗？”

“好好照顾她，尽可能使她得到体贴关怀，让她……”他的泪水流淌出来，话说不下去了。

“我会尽力而为的，过去如此，今后也是如此。”他回答道，然后把马车门关上，马车向远方驶去。

“希望上帝让这一切都结束吧！”罗切斯特先生关上并锁好非常沉重的大门，同时又说了这样一句话。

门锁好了，他拖着缓慢的步子，神情恍惚地朝果园围墙上的一扇门走去。我以为我的任务大功告成了呢，便准备起身返回我的房间去。然而，我又听到他叫了一声“简！”他已经打开门，站在那里等我了。

“来，在这待一会儿，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他说，“那房子简直就是一座地狱，你不这样觉得吗？”

“我觉得它是一幢漂亮的房子，先生。”

“经历之浅薄遮住了你的眼睛，”他回答说，“你透过被施了魔法的迷雾去看它，你看那镀金只是烂泥，那丝绸帷幔只是蛛网，那大理石也只不过是肮脏的石板，那闪光的木器只是树皮木屑。而这儿（指我们刚进去的那座郁郁葱葱的园子），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可爱而又纯洁。”

他沿着一条小路漫步而行，小路一侧种着黄杨、苹果树、梨树和樱桃树，另一边是花坛，种着各种常见的花草，有紫罗兰、石竹、报春花、三色堇，夹杂着青蒿、多色蔷薇和各种香草。在四月绵绵

不断的阵雨和阳光之后 ,又迎来了一个春光艳丽的清晨 ,这些花草此时显得娇艳欲滴。五彩缤纷的阳光刚刚映到地面上 ,透过枝叶缠绕、露珠闪烁的果树 ,洒在幽静的小路上。

“简 ,送你一朵花好吗 ?”

他摘下枝头第一朵蓓蕾初放的玫瑰 ,递给了我。

“多谢了 ,先生。”

“你喜欢这日出吗 ,简 ? 喜欢这天空和那在天空中高高飘浮 ,转瞬即逝的云朵吗 ? 喜欢这温馨宁静的气氛吗 ?”

“喜欢 ,非常喜欢。”

“你度过了一个奇特的晚上 ,简。”

“是的 ,先生。”

“它把你弄得面无血色。我丢下你一个人陪梅森 ,你害怕吗 ?”

“我害怕有人从里屋窜出来。”

“可是我锁上了门 ,——钥匙在我的口袋里 ,如果我让一头羊羔——我心爱的小羊羔——没有任何保护地呆在离狼窝很近的地方 ,那我真是一个粗心的牧羊人了。你是非常安全的。”

“格雷斯·普尔还会呆在这儿吗 ,先生 ?”

“哦 ,是的 ! 别想她的事了 ,——别为她操心。”

“但我觉得 ,只要她呆在这儿 ,你的生命就不安全。”

“别担心 ,我会照料好自己的。”

“昨晚你担心的危险 ,现在过去了吗 ? 先生。”

“我不能肯定 ,这要等梅森先生离开英国 ,即便这样 ,也不好说。简 ,对我来说 ,生活就像是站在火山口上 ,说不定哪天它就会裂开 ,喷出火来。”

“不过梅森先生好像是一个好相处的人。先生 ,很清楚 ,你能够影响他 ,他决不会跟你作对 ,或者存心伤害你。”

“哦 ,不会 ! 梅森不会跟我作对 ,也不会明知故犯地伤害我 ,可是 ,他可能无意之中说出了一句不谨慎的话语 ,就一下子——即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夺去我的生命 ,也会永远夺去我的幸福。”

“叫他小心一点 ,先生 ,让他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告诉他如何避免那个危险。”

他嘲讽地笑了起来 ,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随即又放开了。

“傻瓜 ,如果我能这么做 ,那么还会有什么危险呢 ? 即便有危险也会马上无影无踪的。自从我结识梅森以后 ,我只要对他说一句 ‘干这件事’ ,他会立即去干。但在这个问题上 ,我却不能命令他。我不能说 ‘小心别伤害我 ,理查 !’ 因为我不能让他明白这样会伤害我。现在你听起来好像很糊涂 ,我还会让你更困惑不解呢。你是我的小朋友 ,对吧 ?”

“我喜欢为你做事 ,先生 ,在所有正当的事情上 ,我都愿意听你的吩咐。”

“确实是这样 ,我看你是这样做的。从你的步履、神态、眼睛和脸色上 ,我看得出你是真心真意地帮助我并让我高兴的 ,像你说的那样 ,在所有正当的事情上 ,你都愿意为我做事 ,跟我生活在一起 ,如果我吩咐你去做你认为是不正当的事情 ,你就不会那么步履轻捷 ,手脚麻利了 ,也不会有活泼的眼神和富有朝气的神情了。在这时 ,我的朋友会镇静而又脸色苍白地转过身来对我说 : ‘不 ,先生 ,这可不干 ,我不能这么做 ,因为这是不正当的 !’ 并且会变得像一颗恒星似地无可动摇 ,是啊 ,你也有能力控制我 ,并可以伤害我。但是 ,我不敢使你清楚我何处容易受到伤害 ,否则 ,即使像你这样忠实和友好的朋友 ,也会给我以致命的打击。”

“如果你对梅森先生的惧怕并没有超过对我的惧怕的话 ,先生 ,那么你是非常安全的。”

“但愿上帝保佑会这样 ! 简 ,这儿有个凉亭 ,咱们坐下吧。”

凉亭是墙中的一个拱形建筑 ,上面爬满了藤萝 ,亭内摆放着一张粗木凳子。罗切斯特先生坐下后 ,为我腾出了地方 ,可我仍旧站在他的面前。

“坐吧，”他说，“这把凳子能够坐两个人，你不会因坐在我身边而感到不乐意吧，对吗？这是不正当的吗，简？”

我认为拒绝是不明智的，因此一言不发地坐了下来。

“我的小朋友，现在太阳正在吮吸着露水，这古老的花园里所有的花儿都已苏醒，争芳斗艳，鸟儿正在从桑菲尔德为它的孩子衔来早饭，勤劳的蜜蜂正在忙着它们的第一件工作，而我要为你说一件事，你要尽力想象这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首先你必须看着我，告诉我你很放心，不担心我会有什么不正当的地方，或者你留下来会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

“不，先生，我很乐意。”

“好吧，简，让我的想像力来帮助你吧。设想你不再是一个受过良好教养的姑娘，而是一个自幼就被娇惯坏了的野孩子，设想你是在一个遥远的异国他乡，设想你在那儿犯了大错误，不管它属于什么性质，或是出于什么动机，它的后遗症将跟随你一生，玷污你的生活。请注意，我不是讲罪恶，我不是说杀人流血或其他犯罪行为，那会使罪犯受到法律制裁。我说的只是错误。你所做的事情，有的后果迟早会使你完全无法忍受。你采取各种措施来寻求解脱，这些措施是非同一般的，但它既不违法，也无可指责。可是你仍旧痛苦，因为在生活的范围内，你被希望抛弃了。你人生的太阳正处于中午，却因为日食而变得黯淡无色，而且你感到日落之前无法摆脱它。痛苦和自卑的想法油然而生。你到处流浪，在放逐中寻找安宁，在放荡的生活中寻找幸福——我说的是那种没有爱情，只有肉欲的生活。它使人神志不清，感情麻痹。你是那样心力憔悴，在经过多年自我流放之后，你回到了故乡。你找到了一个新朋友——别管是在哪儿或如何找到的。在这位陌生朋友身上，你找到了许多闪光的优良品德，这些品德你已经寻找了20年，可从来没有碰到过。它们全都那么清新、健康，没有蒙上尘埃或受过污辱。这样的友谊使人复活和新生，你感觉到美好的时光回来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了比较高尚的愿望 ,比较纯洁的情感。你企盼重新开始你的生活 ,用比较合适的方式安度你的余生。为此目的 ,你是否能够消除习俗的障碍——那种既不被你的良心所认可 ,又不为你的判断力所赞同的纯属世俗的障碍呢 ?”

他说完等待我的回答 ,但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哦 ,但愿善良的神明帮助我做出明智而又满意的回答吧 !这无聊的空想啊 !而风在我周围的藤萝间悄声细语 ,但却没有一位爱丽儿借助风的声息来传递消息。鸟儿在树梢间歌唱 ,不论它们的歌声多么委婉动听 ,却都无法让人理解其中的底蕴。

罗切斯特先生又提出问题。

“ 这位以前到处流浪 ,罪深孽重 ,而现在痛改前非并寻求安宁的人 ,为了使自己永远和这位温馨可亲的陌生朋友在一起 ,从而取得他自己心灵的宁静和生命的复苏 ,是不是可以向世俗的观念挑战呢 ?”

“ 先生 ,”我答道 ,“ 一个流浪者的安宁或者一个犯罪者的悔过自新 ,一定不能依赖它的同类。无论男人女人都会死亡的。哲人也会有智穷力竭之时 ,基督徒也不免有善行不足之处。要是你知道有什么人做了坏事 ,在受苦受难 ,就该告诉他到高于同类的地方去寻求力量来改过自新 ,寻求安慰来治愈创伤吧。”

“ 可是器械——治疗器械呢 !干这事的上帝指定了器械。我本人就曾经是一个庸俗、放荡、不安分的人 ,我这么说不是打比喻 ,我相信我已经找到了医治我创伤的器械 ,在……”

他的话突然停了下来。鸟儿还在歌唱 ,树叶仍在沙沙地作响。我感到有点奇怪 ,它们为何不停止唱歌和低语 ,来聆听这篇暂时中断的自白。但是它们得等上几分钟 ,——沉默持续了好长时间。最后 ,当我抬头望一下这位说话迟缓的人时 ,他正急切地望着我。

“ 小朋友 ,”他说道 ,声调完全变了 ,——脸色也变了 ,所有的温柔和严肃都烟消云散 ,变得粗暴和嘲讽 ,——“ 你注意到我对英格

拉姆小姐的爱慕之情了吧 ,要是我娶了她 ,你认为她能使我重新开始新生活吗 ?”

他一下子站了起来 ,几乎走到了小路的尽头 ,他走回来的时候 ,嘴里哼着一曲小调。

“ 简 ,简 ,”他在我面前停住 ,说 ,“ 你通宵未睡 ,脸色苍白 ,你不会因为我打搅你休息而责怪我吧 ?”

“ 责怪你 ? 决不会的 ,先生。”

“ 为了证明你这句话 ,咱们来握握手吧。多么冰冷的小手啊 ! 昨晚在那个神秘的房间门口握着它们的时候 ,它们还是很暖和的。简 ,何时你能和我一起守夜呢 ?”

“ 只要你需要 ,什么时候都可以 ,先生。”

“ 比方说 ,我结婚的前一夜 ! 我相信那一夜我肯定睡不着。你同意来陪我守夜好吗 ? 我可以跟你谈谈我那可爱的人 ,因为现在你已经认识她了 ,也看见过她了。”

“ 是的 ,先生。”

“ 她真是世上少有的人 ,是吗 ,简 ?”

“ 是的 ,先生。”

“ 一个健壮的人——一个真正健壮的人 ,简。高大、褐色的皮肤 ,健康的身体 ,头发像迦太基女人一样。不好了 ! 丹特和利恩在马厩里 ! 你穿过那片灌木丛 ,从那扇门进去吧。”

我走一条路 ,他走另一条路 ,我听见他在院子里兴奋地说道 :

“ 今早梅森可赶在了你们的前头 ,太阳没出来他就离开了 ,我四点钟就起床给他送行了。”

第二十一章

有一种东西很奇怪,那就是预感,同样奇怪的还有心灵之感应,加上征兆,这三方面加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神秘莫测的谜,对这样的谜,人类至今仍无破解之术。我一生之中对预感从来没有嘲笑过。因为我自己就曾有过一些奇怪的预感。我确信令一般人疑惑不解的心灵感应现象是存在的(例如远隔天涯,久未谋面,完全生疏的亲戚之间,尽管他们已经疏远,但要溯本求源,却会毫不含糊地声明他们原本是同祖同宗)。至于征兆,可能就是大自然与人类之间心灵感应的体现吧。

当我是六岁小姑娘的时候,有一天夜里我听到贝茜·利文对玛莎·阿葆特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小女孩,而梦见小孩一定是个不祥之兆,不是自己有祸便是亲戚有难。如果不是紧接着就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牢牢地记住了这个说法,可能我也会渐渐地把它淡忘了。第二天贝茜被叫回家,去探望临终的妹妹。

近来我多次回忆起这种说法和这件事,由于一个星期以来,差不多每天夜里我都要梦见小孩:有时是小孩被我搂在怀里哄着,我叫他不要哭闹,有时是将他放在膝上颠来颠去,有时看着他在草坪上摆弄着雏菊,或者看着他把手放在流水中玩耍。这晚上是一个哭嚎不止的小孩,转天晚上又会是笑声不断的顽童,他忽而紧紧地靠着我,时而又从我身边跑开;可是无论心情怎样、长相怎样,一连七个晚上,只要我进入梦乡,他就会马上迎上前来。

我厌恶这个驱之不散的念头,更讨厌这个梦景重复地出现。每当晚上上床时间来临、这一幻觉来临的时候,我就变得紧张起来。听到可怕叫声的那个月光明亮的夜晚,在我醒来之前那个幽灵似的孩子正与我相伴。结果第二天下午我就被叫下楼,被告之在费尔法克斯太太的房间里有人想见我。到那里之后,我见到的

是个男人。他的穿着像是一个绅士的仆人，戴着重孝，手里拿着的一顶帽子上有一圈黑纱。

“小姐，恐怕你记不清我了。”当我走入房门时，他站起来说。“我姓利文，八、九年前你在盖茨海德时，我是里德太太的车夫，现在我依旧住在那儿。”

“哦，罗伯特！你好！我依然记得你，当时你经常允许我骑乔治亚娜小姐的栗色小马哩。贝茜可好？你和贝茜结婚了吗？”

“是的，小姐。我妻子的身体很健康，谢谢你。大概两个月前她又为我生了个娃娃——现在我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大人和孩子都很好。”里德府上的人都好吗，罗伯特？”

“很遗憾，我真的没有什么好消息可对你讲，小姐，他们目前的情况非常不好——遇到大麻烦啦。”

“不会有谁去世吧。”我瞧了一眼他身上的丧服，说道。他也低头看了看自己帽子上的那圈黑纱，答道：

“约翰先生去世了，到昨天正好去世一个星期，他死在伦敦的寓所里。”

“约翰先生？”

“是的。”

“他母亲能经受住打击吗？”

“你知道，爱小姐，这绝不是一件平常的丧事。他的行为一直很放荡。最近三年他总不走正道，他的死真叫人震动。”

“我从贝茜那里得知他过得不太平静。”

“平静！他的生活简直是糟透了。他与最坏的男女鬼混在一起，毁坏了自己的身体，败坏了产业。他欠过债，坐过牢，他母亲曾两次帮他出狱，可是刚一出狱就又回到了那些狐朋狗友身边，老毛病又复发了。他脑子不好使，跟他在一起的那些无赖把他骗得好惨哇，那样的骗法我以前从未听说过。大致是三周前，他来到盖茨海德，想让太太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他，太太回绝了。她的资财早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被儿子给大量地挥霍掉了 ,于是他又回去了 ,接着就听到了他的死音。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只有上帝知道 !——听说他是自杀的。”

这消息真恐怖 ,我没有说话。罗伯特·利文继续说道 :

“一个时期以来 ,太太自己的身体一直很差 ,虽然看上去很胖 ,但她并不结实 ,经济上的损失加上贫困的折磨 ,已经把她完全拖垮了。约翰先生又是以这种方式去世的 ,消息来得太突然了 ,结果使她患了中风 ,整整三天不能说话 ,但上个星期二她似乎有所好转 ,似乎想说什么 ,不时地对我夫人打手势 ,嘴里还咕咕哝哝。直到昨天早上贝茜才听出她在叨念你的名字 ,最后才明白她的话。‘把简带来——把简·爱找来 ,我要跟她说几句话。’贝茜不能肯定她的神智是否清醒 ,她的话是否当真。不过贝茜还是将这件事告诉里德小姐和乔治亚娜小姐 ,并且叫她们派人找你。起初两位小姐只是推辞 ,可是她们的母亲非常烦躁不安 ,老是说 :‘简 ,简 ,’最后她们只得同意了。昨天我离开了盖茨海德 ,如果你准备快的话 ,小姐 ,我打算明天一大早就陪你回去。”

“好的 ,罗伯特 ,我会做准备的 ,看来我应该回去一趟。”

“我的想法也是这样 ,小姐。贝茜说你肯定会同意的。但我觉得 ,在你起身之前还必须请个假 ,是吗 ?”

“是这样的 ,我现在就去。”我将他带到仆役室 ,把他拜托给约翰夫妻照料 ,自己则直接找罗切斯特先生去了。

我寻遍了房间、院子、马厩和园子 ,都没有发现他。我去问费尔法克斯太太是否看见过他。她说看见过 ,并说他正在和英格拉姆小姐在打台球。我急忙奔向台球室 ,球室里果然传来了台球的碰击声和人语的嘈杂声。罗切斯特先生 ,英格拉姆小姐 ,还有两位埃希敦小姐以及她们的崇拜者都在忙着打球。在大伙儿玩得正高兴时请假 ,确实需要一些勇气。然而时间容不得我再耽搁了 ,所以 ,我便向站在英格拉姆小姐身边的主人走了过去。我走近时她扭过头来 ,高傲地注视着我 ,那双眼睛好像在问 :‘这个卑贱的人这

会儿跑来想干什么？”我低声地说了一句“罗切斯特先生”，这时她做了个动作，像是情不自禁地命令我走开。我依然记得她那时的样子——非常优雅，非常醒目：她身着一件天蓝色的绉纱晨衣，头上扎着淡青色的纱巾。她玩得非常起劲，虽然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脸上依旧是一副盛气凌人的表情。

“那个人是找你吗？”她问罗切斯特先生。罗切斯特先生转过头来看见我时，做了一个奇怪的鬼脸（这是他那些奇怪而隐晦的表情之一），然后扔下球杆，跟着我离开了台球室。

“有什么事吗，简？”他把教室的门关上，背靠着门说。

“如果您同意的话，先生，我准备请一至两周的假。”

“什么事？——到哪儿去？”

“去探望一位生病的太太，她差人来召唤我了。”

“什么生病的太太？——她住在哪儿？”

“是某某郡的盖茨海德。”

“某某郡？有一百多英里的路程呢！她是谁呀，居然让人跑这么远去探望她？”

“她姓里德，先生——里德太太。”

“盖茨海德的里德？以前有一位盖茨海德的里德，是个地方法官。”

“是他的遗孀，先生。”

“可你跟她有什么关系？你是怎么结识她的？”

“里德先生是我的舅舅，我母亲的哥哥。”

“他是你舅舅！你从前可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你一直都说你没有亲戚。”

“我没有任何意愿承认我的亲戚，先生。里德先生去世了，他妻子把我赶出了门。”

“为什么？”

“因为我穷，是个负担，另外她也讨厌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是里德身后留有子女吗？也就是说，你有表兄妹吗？昨天乔治·利恩爵士还说起过一位盖茨海德的里德呢。他说那个里德是城里有名的典型无赖。英格拉姆提到那个地方有一个叫乔治亚娜·里德的，因为她漂亮，前两个季节在伦敦很受人羡慕。”

“先生，约翰·里德已经去世了。他毁了自己，也差不多毁掉了全家。人们怀疑他是自杀。噩耗使他的母亲大为震惊，结果患了中风。”

“但你能给她带去帮助吗？这是胡扯，简！我绝不会考虑让你跑到一百英里之外去看一个也许还没赶到就已经咽了气的老太太，再说了，你说过是她把你驱赶出门的。”

“是的，先生。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当时的情况与现在不同，现在对她的愿望我置若罔闻，我会感到内疚的。”

“你需要去多长时间？”

“尽可能快，先生。”

“我只准许你一周的假。”

“我不敢保证能及时回来，免得食言。”

“无论如何你都要回来，你不会找个什么借口，永远跟她住在一起吧？”

“哦，不会的！”

“你总不会孤孤单单一个人赶一百多英里路吧？”

“不会的，先生。她派来了自己的车夫。”

“这个人可以信任吗？”

“可以，先生。他在里德家里已经有十年了。”

静静地考虑了一会后，罗切斯特先生说道：“你想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一大早，先生。”

“好吧，你要带上点钱，路上没钱是没有办法的，大概你没多少钱吧，我还没付你工资呢。你一共有多少钱，简？”他笑着问。

钱包里几乎一无所有，我掏了掏。“五先令，先生”，我说。他拿过钱包，把钱倒在手心，冲着钱格格地笑了起来，似乎钱少反而使他很高兴。紧接着他掏出了自己的皮夹；“拿着”，他一边递给我一张票子一边说道。那是一张 50 镑的钞票，而他只欠我 15 镑。我对他讲我没有钱找。

“你知道，我不要你找的，收下你的工钱吧。”

我不乐意接受超过工钱以外的款额。开始他皱起眉头，随后，好像想起什么似地说道：

“对，没错！最好一下子不要给你这么多，免得你有了 50 镑会离开三个月的。给你十镑吧，这足够了吧？”

“够了，先生，不过现在是你欠我五镑啦。”

“那就回来领吧，我给你存 40 镑。”

“罗切斯特先生，既然有这个机会有，我要跟你说一件正经事。”

“正经事？我倒很愿意听一听。”

“先生，事实上你已经告诉了我了，不久你就要结婚了。”

“是啊，那又说明什么呢？”

“那样的话，先生，阿黛勒就该上学去。我想你肯定知道这样做的必要性。”

“别让她阻碍我新娘的路，否则我的新娘会踩上她一两脚。这个建议可能有道理，毫无疑问地有道理。正如你所言，阿黛勒应该上学了，而你当然就得去——见鬼了？”

“我不希望这样，先生。只不过我必须在别的地方另谋一个职位。”

“当然！”他鼻音很重地喊道，脸上出现了一副古怪而又荒唐可笑的怪表情。他盯着我好半天。

“我预料你会恳请里德太太或她的女儿——那两位小姐为你谋个职位吧？”

“不会的，先生。我同那些亲戚的关系还没有达到请他们帮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地步 ,但我有必要登个求职广告。”

“你想爬到埃及的金字塔吧！”他大声吼道；“登求职广告你必须担风险的！真希望刚才我给你的不是十镑而是一镑。还给我九镑 ,简 ,那九镑我有用。”

“我也有用呀 ,先生。”我把双手和钱包一起藏到身后答道；“这钱我是不会给你的。”

“小吝啬鬼！”他说道；“向你要点钱都不肯！那么给我五镑吧。简。”

“五先令都不给 ,先生 ,即使五便士也不给。”

“那就让我看看那钱吧。”

“不 ,先生 ,我不相信你。”

“简！”

“先生？”

“答应我一件事。”

“先生 ,只要我能做得到的 ,什么我都可以答应。”

“不要登广告 ,把求职这件事交给我好了 ,到时候我会给你谋个职位的。”

“我很乐意这样做 ,先生 ,只要你答应在你的新娘进门之前 ,我和阿黛勒都平安地离开。”

“很好！很好！对此我可以保证 ,那么 ,你明天就出发吗？”

“是的 ,先生 ,一早就出发。”

“晚饭后 ,你可以下楼到客厅来一趟吗？”

“不行 ,先生 ,我必须赶快准备行装了。”

“看来你和我就得暂时分别了？”

“我想是这样的 ,先生。”

“人们是怎样举行告别仪式的 ,简？教我吧 ,我对此不是很精通。”

“人们常说‘再见’ ,要么以他们喜欢的任何其它方式告别。”

“那就说声‘再见’吧。”

“再见，罗切斯特先生，暂别了。”

“我该怎么说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先生，也这样说好了。”

“再见，爱小姐，暂别了。这就可以了么？”

“是的。”

“在我看来这好像有点吝啬，显得有点干巴巴的不够友好。我希望有点别的内容，给这个仪式添加点什么。比方说，假如能握握手，不过这还不够——这还是不能使我满足。那么，除了说句‘再见’，你就不愿再有别的表示吗，简？”

“这就足够了，先生，一句衷心的问候能与很多话所表达的意思相媲美。”

“这可能也有道理，但只是‘再见’，我认为既空洞又冷淡。”

“你愿意在那扇门背上靠多久呢？”我心想，“我该去准备行李了。”晚饭的铃声叫了，他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是那样匆匆。那一天我再也没见到他。第二天早晨我就出发了，这时他还没有起床。

五月一日下午五时左右，我到达盖茨海德宅邸。进屋之前我先走进了小屋。屋里非常整洁，假窗上挂着很多小小的白窗帘，地板被打扫得干净极了，炉栅和炉具擦得发亮，炉火烧得很盛。贝茜坐在炉边，在给她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喂奶，小罗伯特和他妹妹在角落里安静地玩耍。

“谢天谢地！——我就猜想你一定来的！”我一进屋，利文太太这样喊道。

“是的，贝茜。”在吻过她之后我说，“我觉得我来得还不算晚吧。里德太太情况怎样？——我希望她还在世。”

“是的，她还活着，跟前几天相比，现在清醒多了。医生说她还能延续一两个星期，他认为她不可能再恢复健康了。”

“她最近提起过我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今天上午她还提起过你了,期待着你来。但是她现在睡着了,或者确切地说,十分钟之前我在楼上时,她正睡着。一般她都错睡一个下午,到六七点钟才能够醒。小姐,你先在这儿休息一个钟头,然后我就陪你上楼,可以吗?”

这时候,罗伯特进来了,贝茜把睡着的孩子放进摇篮,迎上前来,一定要我摘掉帽子,用些茶点。她说我现在显得很苍白,疲惫。对她的殷勤款待,我很高兴地接受了,并像小时候让她为我脱衣服一样,顺从地让她卸去了我的旅行袋。

贝茜跑来跑去地忙活着——摆放茶盘,摆上她最喜欢的瓷器,切好面包和黄油,烤了一块茶点糕饼,还不时地拍一下或推一把小罗伯特或简,和从前对待我一样——看看手脚不停的贝茜,往事忍不住涌上心头。贝茜还像往日那样行走如风,容貌还是那样美丽,那急躁的脾气也丝毫没改。

在茶点准备齐全之后,我正想到餐桌那边去,可是她却用过去那种命令的口吻要我坐着别动,说要把东西端到炉边给我,随后她在我面前摆放了一张小圆茶几,茶几上放着我的杯子和一碟烤面包片,与从前她将偷来的美味食品放在儿童室的椅子上让我吃一样,而我也像以前那样微笑着听从她的安排。

她向我问起在桑菲尔德的情况,比方说女主人是什么样的人,我告诉她那里只有一位单身汉时,她又问我他是不是一位作风正派的绅士,我是否喜欢他。我告诉她,这个男人的外貌实在不太漂亮,但他是一位很好的绅士,还告诉她这个人待我很好,我很满足。接下来我继续向她讲述了近来在府上逗留的那群快乐客人。这些细节贝茜听得津津有味,这正是她所乐意听的东西。

我们就这样说着,不觉中一个钟头很快就过去了。贝茜把帽子等递给我,我在她的带领下离开了这间屋子,向宅子里走去。大约在九年前,也是在她的陪伴下,我在同是这条路上走下来。那是正月里的一个黑暗、阴冷、雾蒙蒙的早晨,满怀绝望、痛苦的心情,

带着被放逐和差不多是被抛弃的感觉 ,我离开了这座对我不友好的宅院 ,去寻找洛伍德冷漠和保护——那个遥远而陌生的目的地。现在矗立在我面前的依旧是那座充满敌意的住宅 ,我的前途还是吉凶难卜 ,我的心依然隐隐作痛 ,我依然觉得自己是大地上的一个流浪者 ,但现在我对自身所具有的力量已经有了更坚定的信心 ,对压迫已经不再感到害怕。我那因受委屈而绽开的伤口如今已经完全愈合 ,愤恨的烈火已经熄灭了。

“你可以先到早餐间去。”贝茜在前面引导 ,穿过大厅时对我说 ,“两位小姐都应该在那儿。”

没过多久 ,我已经到了早餐室 ,里面的摆设和我第一次被介绍给勃洛克赫斯特先生时一样 :他踏过的那块地毯仍然在炉旁铺着。朝书橱望去 ,仍旧能分辨出依克的那两卷《英国禽鸟史》 ,它们仍旧被放在第三格的老地方 ,还有《格列佛游记》和《一千零一夜》 ,恰好摆在那两卷的上边。那些无生命的东西都一动未动 ,而那些有生命的东西可就面目皆非了。

站在我面前的两位小姐。其中一位个子修长 ,差不多同英格拉姆小姐一样高 ,也瘦 ,脸色苍白 ,神态阴冷 ,神色中给人一种苦行僧的感觉 ,她的穿着更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印象——一件极为平常的黑呢女服 ,配上一件筒裙 ,脖子上是圈上过浆的麻布领 ,头发从两鬓梳到后面 ,像修女似地戴着一串黑檀木念珠和一个十字架。我觉得这位一定是伊丽莎 ,虽然从那长而无血色的脸上我已经很难找到与以前有丝毫相似的地方。

不用说 ,另一个肯定是乔治亚娜了 ,不过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乔治亚娜——那位 11 岁 ,身材苗条 ,美若仙女的小姑娘。现在已经是一位如花似玉、十分丰满的妙龄女子了 ,标致得好像是一个蜡人儿 ,有着漂亮端庄的五官 ,一双含情脉脉的蓝色眼睛 ,金色的卷曲发 ,加上一身黑色的衣服 ,但是式样和姐姐截然相反 ,她姐姐的衣服看上去很像清教徒们的。而她则既潇洒又合体 ,看上去非常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时髦。

姐妹的身上都有一处像母亲：瘦小苍白的大女儿有她母亲水晶似的眼睛；花容月貌的小女儿的腮颊和下巴轮廓像妈妈，可能多少柔和了一些，可仍是为她的容貌增添了一种难以形容的严酷，不然，那容貌会更加妩媚、圆润了。

我走上前去，两位小姐都起身迎接我，都叫我为“爱小姐”。伊丽莎的问候简短明了，面无表情，随后又马上坐了下来，两眼注视着炉火，好像我已经不在跟前了。在说完“你好”之后，乔治亚娜又与我寒暄了几句，用拉长的语调问我一路上的情况及天气，一面寒暄，一边斜眼睛不住地从上到下打量着我，眼神一会儿扫过我那淡褐色毛呢做的皮领大衣的折痕，一会儿又徘徊在我那顶乡间帽子的素净饰物上。不用说什么，就能让你明白她们觉得你是一个“滑稽可笑之人”——这是小姐们掌握的奇特技巧。不必明白地在语言上和行动上表现出无礼来，只要是某种神情上的傲慢，态度上的冷漠或者语调上的冷淡，就能完全表现出她们所要表现的感情。

但是无论是明里讥讽，还是暗地嘲笑，现在都不具备以前那种左右我的效力了。虽然一位表姐对我根本不予理睬，而另一位客套之中又带讥讽，我却惊讶地发现，坐在两位表姐之间，我是那样坦然镇静。

伊丽莎没有使我感到屈辱，乔治亚娜也没有能够让我感到生气。说句实在的，我有别的方面考虑：在最近的几个月中，我的情感海洋中掀起了强大的波澜，而两位表姐妹所造成的感情波折远远不能与此相比，我心中的痛苦与欢乐，是她们所不能分享的，反过来，她们的心情极差，我根本不会在乎。

“里德太太的病情怎样？”我马上问道，同时以平和的神情望着乔治亚娜。她觉得这种开门见山的谈话方式是对她的一种蔑视，甚至是一种想象不出的放肆。

“里德太太？啊！你说的是妈妈呀，她的身体不好，我觉得在

今晚你不一定能去探望她。”

“如果你能上楼告诉她我已经到了,我将十分感激。”我说。

乔治亚娜吃惊得差点跳了起来,一双蓝色的眼睛睁得又圆又大。我又接着说道:“我知道她想见到我,要不是有极特殊的情况,我觉得应当尽快满足她的愿望。”

“妈妈讨厌别人在晚上去打扰她。”伊丽莎说。我立即站了起来,在没人让我脱衣服的情况下,我就自己默默地脱下了帽子和手套,接着我告诉她们我要去找贝茜,我想请她去弄明白里德太太今天晚上是否愿意见到我。这样,我连忙出去找贝茜,打听她在哪里,以便进一步采取行动。在此之前,碰到傲慢,我总是习惯于退缩。如果是一年以前让我领教今天的傲慢接待,我会马上决定第二天离开盖茨海德,可现在我不同了,那样太愚蠢了。我不远百里来看望重病在身的舅妈,我就要呆到她病体康复或去世,至于她们女儿傲慢无礼的态度,我尽可以不屑一顾,让自己不受影响。于是我告诉女管家,请她给我安排一个房间,我大概要住上一两个星期,让她把我的箱子搬到我住的房间里,我跟她去房间的路上,碰上了贝茜。

“太太醒着,”她说道,“我已经把你的消息告诉她了,我们去看她是不是还认识你。”不用其他人带路,我便能找到那个熟悉的房间,因为过去我曾经常在这个房间里接受惩罚或被谴责。我快步走到贝茜的前面,轻轻地推开房门,因天色已晚,一盏有罩的灯已摆放在桌子上,早先那张有琥珀色帐子的四柱大床还在老地方,梳妆台、扶手椅、脚凳等摆设同往日一样。就是在这张凳子上,我曾经上百次地为自己并未犯的错误罚跪、求饶。向近旁的一个角落看去,想要看看那根曾使我害怕的细细杖条还在否,以前它藏在那里,像个小魔鬼一样伺机而出,抽打得我直发抖和畏缩。我站在床旁掀起床帐,俯下身来,想急切地寻找那个熟悉的形象,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里德太太的脸。时间是伟大的,它能消磨复仇的火焰,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息愤怒与厌恶的冲动 ,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想当年在悲伤与憎恨之中 ,我离开了这个女人 ,而今我又回来了 ,所有对我的伤害我尽已忘记 ,只有带着巨大痛苦的同情 ,非常希望能言归于好 ,亲亲热热地握握手。

这是一张再熟悉不过的脸 ,仍旧那么冷酷无情——目光还是那么固执和顽固不化 ,微微上翘的眉毛 ,看上去专横暴虐。这是一张向我投来无数次威胁和憎恶的脸 !望着这副严峻的轮廓 ,童年时代的恐惧与悲伤忍不住涌上心头 ,但是 ,我还是弯下身去吻了吻她。静静地注视着。

“是简·爱吗 ?”她问道。

“是的 ,里德舅妈。亲爱的舅妈 ,你好吗 ?”

我以前曾经发誓不再管她叫舅妈 ,但我现在违背了誓言 ,我并不觉得这是罪过。我握住她放在被旁的一只手 ,如果她能慈祥地回握我的手 ,这时候我一定会体验到真心的快乐 ,然而她的秉性使她还是那么冷漠 ,先天的禀赋是很难一下子消除的。里德太太将手移开了 ,同时也将目光移开了我 ,将脸转向里面 ,说是晚上有点儿热。她再一次注视我 ,那冷漠如冰的目光使我一下子清楚了 :她对我的看法、感情没有任何的改变 ,也不可能改变。她那冷酷的眼神——一点不为柔情所感化 ,也不为泪水所动。看得出她依然认为我坏 ,直到死去为止 ,因为承认我好并不能给她带来什么快乐 ,恰恰相反 ,只会给她带来一种耻辱的感觉。

我感到很痛苦 ,接着是愤怒 ,然后我觉得应该下决心征服她——不管她的性情和意志 ,我应该让她服从我。就像我小时候 ,眼泪已经在眼眶中打圈圈 ,但我还是要将它压下去一样。于是我将一把椅子移到床边 ,然后坐了下去 ,朝枕头俯下身去。

我说 :“你派人唤我来。现在我来了 ,并打算住下去 ,好让我知道你病情发展的结果。”

“哦 ,当然 !我女儿你看到了吗 ?”

“是的。”

“好吧，我希望你住下去，你让她们知道，你住下去，我得把心事向你倾吐一下。今天不早了，而且回想起这些事也是很困难的。但有件事我早就想跟你说——让我想一想——”

那飘忽不定的眼神与迥然不同的语调，说明她那曾经健壮的身体已经不复存在了。她不耐烦地翻起身，用被单紧紧地裹着自己。刚好我的胳膊放在一个被角上，压住了被单，她立即暴跳如雷起来。

“坐端正点！”她说道，“别死压着被单，叫我发脾气——你是简·爱吗？”

“我是简·爱。”

“谁都不会相信，那个孩子给我带来这么多的烦恼。这么一个累赘居然落到了我的身上——她的性格变幻莫测，时常突然大发脾气，一直用邪恶的目光注视着别人的一举一动，每时每刻都给我添来了数不尽的烦恼！我记得她有一次曾像个疯子或魔鬼似地对我说话——没有哪个孩子像她那样说话或看人，我把她从家里撵了出去，我很高兴。不知在洛伍德他们是怎样对待她的？那里发生过伤寒，好多学生死了，但她还没死。但是我认为她已经死了——但愿她死了！”

“这个愿望太奇怪了，里德太太，你怎么这样恨她呢？”

“我向来不讨厌她的妈妈，因为她是她丈夫唯一的妹妹，他非常喜欢她。当她下嫁一位下等人时，因家里反对，大家都与她断绝了交往，听到她死的消息，他哭得像个傻瓜。他死活坚持要把她的遗孤接来，虽然我抽出钱寄给这个孤儿，但他硬是把她的遗孤接来了。我第一眼看到那孩子就烦她——一个病恹恹、哭啼啼、又瘦又弱的小家伙！她一夜夜地在摇篮中啼哭——还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哭得痛痛快快，而是一个劲儿地呜咽哼唧。里德同情她，一直照顾她、关怀她，好像是他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说实在的，就连自己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孩子那么大的时候 ,他都没那样关心过。他常想办法使我的孩子们对那个讨饭花子表示友好 ,但我的宝贝们受不了这个。当他们对她流露讨厌之情时 ,他就冲他们发脾气。在他生病的最后时刻 ,还不断地让人把她抱到自己的床头 ,即使在他临终的一个小时 ,他还坚决地发誓要继续收养这个小家伙。我宁可收养济贫院的小穷鬼 ,也不收养这个小东西。但是他天性懦弱 ,心肠好。约翰可不像他父亲 ,这点我还真高兴。约翰像我及我的兄弟们——像吉布森家的人。哦 ,希望他不再用要钱的信来折磨我 !我已经没有钱给他了 ,我们正在走向没落。我得裁减一半的佣人 ,把部分房屋关闭或者出租出去 ,我确实不想这样做 ,但我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我必须用收入的三分之二支付利息。约翰没完没了地赌 ,一直在输——可怜的孩子 !他被骗子缠住了。约翰算是没救了 ,变坏了——他那副样子太恐怖了——见到他 ,我就为他感到耻辱。”

她越说越激动。“我还是离开她好。”我对站在床另一边的贝茜说。

“可能你还是离开好 ,小姐。晚上她总是这个样子说个没完 ,早上她会平静一些。”

我准备要走。“别走 !”里德太太喊道 ;我想说说另外一件事。他经常威胁我——经常以他自己的死或者我的死威胁我 ;我经常梦见给他入殓 ,他喉咙上有着很大的刀口 ,或是乌黑、肿胀的脸。我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 ,遇到前所未有的麻烦。怎么办啊 ?怎么才能得到金钱啊 ?”

贝茜全力劝说她吃一剂镇静药 ,费了好多口舌她才同意。没过多久 ,里德太太变得安静多了 ,终于进入了昏睡状态 ,我立即离开了她。

一连十几天我均没能再同她说话。她要么处于虚妄状态 ,要么昏睡不醒 ,医生不许她做任何使她痛苦和激动的事情。这十几天的时间里 ,我设法能与乔治亚娜和伊丽莎友好相处。开始她们

待我很冷。伊丽莎常常坐上半天，埋头做针线活、看书或写东西，却很少对我或她妹妹说上一句话。乔治亚娜经常冲着她的金丝鸟胡说，一说就是一个钟头，根本不与我说话。但我决心不使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我随身带来了自己的画具，既可以使我有事可做，又可以让我消磨时光。

在平时，我拿起一支画笔，几页纸，与她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在靠近窗户的地方坐下来，然后勾画一些自己想象中的图画，描绘出不断变幻的想象中瞬间出现的画面：两块礁石之间大海的一瞥；初升的明月及穿行在月轮之中的船；一丛芦苇和蒿蒲与戴着荷花桂冠从其中冒出的仙女头；山楂花花环下，坐在篱雀窝里的小精灵。

一天清晨，我在画一张脸，这原本是无所目的，也不知自己会画出一个什么样的脸来。我拿起一支黑色软铅笔，把笔尖变粗，不停地画了起来。纸上很快显现出一个空阔而凸出的额头，又勾出了方方正正的下部线条，这个轮廓让我感到高兴，我开始随手添置面部器官。在那个额头下是一双笔直的眉毛，紧挨着画上的是轮廓分明的鼻子，鼻梁挺直，鼻孔很大；之后是一张样子灵活、不大也不小的嘴，还有一副刚毅的下巴，下巴中间有一条明显的凹痕；当然还要加上一些黑色的胡须，以及浓密得可以遮住两鬓、呈波浪状盖在额头上方的乌发。在画眼睛的时候，我非常认真，把眼睛画得很大，样子很漂亮：睫毛画得又长又黑，眼睛又黑又大又亮。“很好！但还不算是最好的。”我将阴影部位描深，以便突出明亮的部位——又巧妙地润色了几笔便结束了这幅画。这时候，一位朋友的脸展现在我面前，那两位小姐不理我显得太不重要了。瞧这副脸，面对这张逼真得维妙维肖的画，我高兴地笑了。我看得出神，内心也非常满足。

“这是你的一位熟人像吗？”伊丽莎问道，在我毫无察觉的时候她已经走过来了。我回答说这只是一个虚构的人头像，说完便将它赶快放到其它画纸的下面。当然，我没说真话，实际上这幅画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张逼真的罗切斯特先生的画像。不过,这幅画,除了我自己,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意义。乔治亚娜也凑过来看。其它的画她都很喜欢,唯有这张人头像,她把他称为“一个丑男人”。她俩对我的绘画水平感到吃惊。在我表示同意之后,她们按顺序坐好让我画了铅笔素描,乔治亚娜还拿出她的藏画册,我答应画一幅水彩画让她收进画册。这使她立即高兴起来。在她的建议下我们到庭院里散了散步,在不到两个钟头的时间内,我们推心置腹地讲起了自己的心里话。她主动向我谈起了两个季节前她在伦敦度过的辉煌冬季——她所引起的羡慕,所受到的注目,她甚至暗示她赢得了有爵位人的迷恋。到了下午和晚上,这类暗示变得愈来愈明显,讲起了各式各样情意缠绵的交谈,描绘了多情的场面。总而言之,那天她为我即席创作了一部反映上流社会生活的小说。她天天旧话重提,主题却是一样的——她本人、她的爱情与苦恼。奇怪的是她只字不提她母亲的病、她兄长的死,或者目前她家黯淡的未来。她的思维好像完全停留在了对昔日欢乐的追忆和对未来放荡生活的热望上。一天当中,她仅在她妈妈的病房里呆五分钟左右,一秒钟都不肯多呆。

伊丽莎依旧少言寡语,显然她没时间瞎聊。她是我所见到的最为忙碌的人,但又很难说清楚她在忙些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很难看出她的勤奋有什么结果。一天清晨,她的闹钟把我吵醒,我不知道早晨这段时光她在忙些什么,但吃过早餐后她就将自己的时间有节奏地划为几部分,每个小时都有指定的任务。有本小说她每天都要念上三遍,通过仔细观察,我发现这是一本《祈祷书》。有一次我问她这本书有什么巨大的吸引力,她回答说是其中的“礼拜规程”。她每天要用三个钟头的时间做针线活儿,用金丝线为一块紫红色的方布缝边,那块布几乎有一块地毯那么大,当我问她这块布的用途时,她解释说那是一块圣坛的布罩,是为建在盖茨海德府附近的一座新教堂缝制的。她平常每天要花两个钟头写日记,

两个钟头独自在菜地里干活 ,花一个钟头整理帐目。她似乎不要有人陪伴 ,也不需要交谈。我相信她是自享其乐。这个周而复始的程序使她心满意足。她最不能忍受的是强迫她改变这种固定的生活规律。

有一天晚上 ,她的言语比平常要多 ,向我讲述她极度苦恼的根源是约翰的行为 ,家庭面临的衰落 ,但她说目前她的心情已经安静下来了 ,并且做出了决定。她谨慎地看护着自己的那份财产 ,她平静地说她母亲已经完全不可能病愈或拖延许久 ,她要实施一个设想很长时间的计划 :在她母亲去世后 ,选择一个幽静的地方 ,使得自己所遵守的习惯不受干扰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让自己与浮华尘世永远诀别。

我问乔治亚娜能否会陪伴着她。

“ 绝对不会 ,乔治亚娜和我毫无共同之处 ,从来没有。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她陪伴的 ,自找累赘。乔治亚娜应该走她的路 ,而我——伊丽莎 ,也将走自己的路。”

乔治亚娜不找我吐露心事时 ,部分时间是躺在沙发上 ,为家中的生活沉闷乏味而发愁 ,热切地盼望她的吉布森姨妈邀请她到伦敦去。“ 只要能躲开一两个月 ,等一切都过去了再回来 ,那该多好呀 !”她说。我没有问她“ 一切都过去了 ”的内容是什么 ,不过我猜想她指的是预料之中的她母亲去世这一件事以及接踵而来的阴郁的葬礼。在平时 ,伊丽莎并不注意她妹妹的懒散与抱怨 ,就像眼前根本没有这么一位满腹牢骚、懒洋洋地躺着不动的人似的。但是 ,有一天 ,当她收拾起帐本 ,摊开刺绣活儿之后 ,突然指责开她来了 :

“ 乔治亚娜 ,我敢说人世间没有比你更自负、更愚蠢的畜生了 ,你根本没有资格诞生 ,因为你只是在空耗生命。一个有理性的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目标 ,满足于自己的生活 ,去自谋生路 ,而你却不是这样 ,你只是想依靠别人的力量来分担你自身的软弱无能。如果没人愿意负担这么一个肥胖懦弱、自负而没用的家伙 ,你便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吼起来,觉得你受到了亏待,人们忽视你,你感到沮丧和悲哀。而且你还以为你的生活必须是在不断变化的并充满了刺激,不然人间就是地狱。你必须被爱慕,被追求,被奉承——必须有音乐、跳舞、社交——否则你就憔悴,萎靡。难道你就不觉得需要设法自强不息而不依赖别人的努力和意志么?你拿出一天,把它分成两块,每一块都分配上工作,不让哪怕是五分钟闲来无事——把所有的时间都充分计算在内,有条理、有规律地依次去完成每件工作。这样,你还没有感到一天开始,而整天的时间就已经过去了,而你就不用再感谢别人帮你打发剩下的时光了,也不必去寻找别人陪伴你,与你谈话,同情你,宽容你。总而言之,这才像一个独立的人应该过的生活。接受这番忠告吧,你就不会需要我和任何别人了,无论情况如何不妙,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忠告。不听这个忠告,继续像以前那样一味地渴望、抱怨、懒散,将有可怕结果等待你去品尝,不管这后果有多么糟,多么难以忍受。我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认真听着,虽然我将不再重复我今天要讲的话,但我将坚定地按这话去做。妈妈去世之后,就是从她的棺材被抬到盖茨海德教堂的墓穴那天起,我将同你一刀两断,我们就可以分手了,以后我们彼此并不认识。你千万别以为我们碰巧是一母所生,就来连累我,哪怕你提出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我也会置之不理。我要郑重告诉你,哪怕是整个世界都灭绝了,只留下我们俩在地球上,我也会让你留在这个旧世界,而我本人将去新世界。”

她停下不说了。

“你根本用不着饶舌地长篇大论地跟我讲。”乔治亚娜答道,“谁都认为你是世界上最自私、最没良心的家伙。我太了解你对我仇恨了。以前我就承受过你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比方说在埃德温维尔勋爵的事情上,你对我耍了无耻的手段。你不能忍受我的地位超过你,有贵族头衔,被接纳进入你所不敢露面的那些社交圈子。于是你充当了奸细和告密者的角色,永远地毁掉了我

的前程。”乔治亚娜掏出手绢 , 擤了一会儿鼻涕。伊丽莎毫无表情 , 无动于衷地坐着 , 忙着手里的活儿。

的确 , 有些人把宽厚的情感看得分文不值 , 但是此处所展示的两种性格都缺少了它 , 一个刻薄得令人无法忍受 , 另一个又乏味得可鄙。没有判断力的感情的确淡而无味 , 但未经感情处理的判断却又太苦涩、太粗糙 , 让人无法下咽。

一个风雨大作的午后 , 乔治亚娜在沙发上看小说睡着了。伊丽莎则出去参加了新教堂里举行的圣徒节礼拜——在与宗教有关的事情上 , 她是个刻板的形式主义者 , 天气从来没有阻挡住过她 , 不管天气好坏 , 每个礼拜她都要去三次教堂 , 平常如果有祈祷仪式她也一定会去。

我想到楼上探望一下病危的舅妈 , 她躺在楼上差不多没人照顾 : 佣人们只是有空时才去看上一眼 , 临时雇来的护士由于没有人监管 , 一找准时机就溜出屋去。贝茜是忠诚的 , 但是她还得照顾自己的家 , 只能偶尔到院子里来。果然不出我所料 , 病房里空无一人 , 不见护士的踪影 , 病人一动不动地躺着 , 看起来在昏睡着 , 那张发青的脸深陷在枕头里 , 壁炉中的火已奄奄一息。在添了燃料后 , 我又整理了一下被褥 , 注视了她一会儿 , 而她却没有注视我 , 随后我转身向窗户走去。

风刮得很猛 , 雨重重地敲打着玻璃。“有个人躺在那儿 , ”我琢磨着 ; 她即将远离尘世中风风雨雨的搏斗。那个灵魂正在挣扎着要离开肉体而去 , 当它获得拯救时 , 将去何方呢 ? ”

想到这个奥秘时 , 我又忍不住联想到了海伦·彭斯 , 想到她临死时的话——她的信念——她那关于离开了肉体的灵魂都平等的说法。联想中我又听到了她那熟悉的声音。我想起她临终前躺在床上 , 低声诉说着渴望回到上帝的怀抱时 , 她那苍白而神圣的表情 , 她那憔悴的面容 , 那庄严的目光。这时在我背后传来了有气无力的声音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谁呀？”

里德太太已好几天不讲话了，难道她苏醒过来了吗？想到这儿，我匆匆走了过去。

“是我，里德舅妈。”

“谁——我？”她答道；“你是谁？”她惊诧中有点惊慌地注视着我，但神态安详。“我根本就不认识你，——贝茜在哪儿？”

“她在门房，舅妈。”

“舅妈！”她紧接着重复了一遍；“谁在叫我舅妈？你不是吉布森家的人，不过我认得你——那张脸，还有那双眼睛和额头，这我都熟悉。你像是——啊，你像是简·爱！”

我没说话，担心说出自己的身份会导致她昏迷过去。

“不过”，她接着说；“我恐怕是搞错了。我的思想总是在骗我。我希望见到简·爱，于是就凭空将别人当成是她，再说了，都八年了，她一定完全变模样了。”这时我语气平缓地向她说明我就是她脑子里猜想和想见的那个人。看得出她明白了我的话，她的神智是很清醒的，于是我便向她讲述贝茜怎样叫她丈夫把我从桑菲尔德接来的经过。

“我知道我病得很厉害。”不一会儿她就说道；“几分钟之前我曾想翻个身，却发现一点也动弹不得了。在我离开人世之前，让我放下心事也好。我们身体健康时不太关心的事，到了现在这样的時候就会涌上心头。护士在吗？屋里除了你没有别人了吗？”

我告诉她只有我们俩人，叫她放心。

“唉，我有两件事情对不起你，为此我现在感到很懊悔。我曾经向我丈夫允诺过把你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成人，可我违背了诺言，这是其一。另一件是——”她顿了一下；“也许那终究没什么要紧的，”她小声含糊地自言自语着；“再说我还可能会好起来，在她面前这么低声下气可是太痛苦了。”

她挣扎着想换个姿势，但没能如愿，她的面容变了颜色，好像

经历着内心的什么感觉——也许是临死前某种内心悲痛的征兆吧。

“唉，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完。我已快命归黄泉了，最好把这件事情告诉她了。快把我的梳妆盒拿来，把它打开，将里面的一封信拿出来。”

我依着她的指点做了。“读一读那封信”。她说。

信很短，是这样写的。

夫人：

望能惠告舍侄女简·爱之通讯处，并劳驾告知其近况。我拟最近写一封信，嘱其来马德拉我这里。承蒙上帝之关怀，怜我辛勤，赐我薄产，因鰥居无嗣，想在我有生之年将她收为螟蛉，并在去世之时将我所有资财遗赠给她。

约翰·爱谨启于马德拉

信笺所签的日期在三年以前。

“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这封信呢？”我问道。

“因为我恨你，恨得不可化解，恨得刻骨铭心，我不愿意帮你一把，让你交好运。我永远记得你对我的所作所为。简，忘不了你对我大发脾气的那一次，忘不了你当时所说的话——你说我是世界上你最憎恨的人，忘不了你以一种绝对不是孩子所具有的神态和声调断言；一想起这些就倒胃口，说我无耻、残酷地虐待了你。我忘不了你怒气冲冲，腾地跳起向我发泄你心中的毒液的情景，我自己心中的感受——我感到恐怖害怕，就像我打过或推搡过的一只小动物在用人的眼睛望着我，用人的声音诅咒我……快给我拿点水啊！哦，马上！”

“亲爱的里德舅妈，”将水端到她眼前时我说道，“别再提这些事了，让它们都在你心中消失吧。请原谅我当时所说的气话，那时我毕竟还是个孩子，再说事情早已过去八九年了。”

我的话她一点都没听进去。她喝了一口水接着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告诉你我忘不了，所以我要报复你。把你过继给你的叔叔，过上幸福生活，我无法忍受这件事。于是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我说我很对不起，简·爱已经死了，她患上了伤寒，死在了洛伍德。现在你要做什么就随你的便吧。你可以写信来揭穿我的谎言。我觉得，你生来的目的就是来折磨我。我临终时还要受到这件往事的折磨，如果不是你，这件事我一定会顶住诱惑不去做的。”

“舅妈，不要去提这些了，你要以慈爱和宽恕的心肠对待我——”

“你的脾气坏极了，”她说，“直到现在我仍不能明白，你在九年中不管别人怎样欺侮你，你都能忍受，安安静静，我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你到第十年突然发作，火冒三丈了。”

“我的脾气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坏，虽然我爱激动，但不记前嫌，小时候，很多次你只要答应我爱你，我就会非常高兴那么做的。现在我真心地希望同你和好，吻吻我吧，舅妈。”

我的脸放到她的唇边，可她不愿意碰它。说我这样压得她难受，接着她又要喝水。我把她扶了起来喝水，又扶她再躺下时，我把手放在她冰凉的手上，可她那瘦弱的手指却缩了回去，呆滞的双眼避开了我的注视。

“那么，爱我还是恨我就由你吧，”我最后说，“我完全宽恕你，现在该请求上帝的宽恕，安下心吧。”

可怜痛苦的女人！对她来说，现在她努力改变一贯的心态，但是已经太晚了，活着的时候，她一直恨我，死到临头，她依然恨我。

护士进来了，贝茜跟在后面。我又在她身边看守了半个小时，盼着有和好的迹象，但她毫无表示。接着她很快转入了昏迷状态，神智再也没有清醒过来。那天半夜就去世了。我没有在她身边看着她闭上眼睛，她的两个女儿也没在身边。第二天早晨人们告诉我们一切都过去了。这时候，她的遗体已经大殓完毕。我和伊丽莎去看她。突然乔治亚娜大声地痛哭起来，说她不敢去看。萨拉·

里德过去那健壮、精力充沛的躯体僵硬地躺在那里，冷漠的目光被冰冷眼皮遮蔽了，那强硬的表情与专横的容貌依然可以看出她那冷酷的心灵。在我看来那具尸体像个奇怪而严肃的东西。我悲痛地望着它，它丝毫不能使人感到温和、感到亲切、令人同情、给人以希望或让人心平气和的感觉，但它却引起了我为她的悲哀而不是我失去的所感到的强烈痛苦，和对这样死去所感到的愕然，我感到心里惨然但却没有眼泪。

伊丽莎平静地俯视着她的母亲。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她说道：

“她应该活更长一些年龄。从她的体质来看，但她的寿命被烦恼给缩短了。”一阵子痉挛使她的嘴收缩了一下，痉挛过后，她回身离开了房间。我们谁也没有掉一滴眼泪，随后我也跟着离开了。

第二十二章

在我请假时 ,罗切斯特只答应我一周 ,但当我离开盖茨海德时 ,一个月已过去了。原来我打算葬礼过后立刻动身就走 ,可是乔治亚娜恳求我待在她的身边 ,直到她能动身去伦敦的那天。吉布森 ,她的舅舅从伦敦赶来亲自操办妹妹的葬礼并处理家中的一些善后问题。乔治亚娜在舅舅的说服下终于去了伦敦。她说单独同伊丽莎在一起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说是在伊丽莎那儿 ,伤心得得不到同情 ,恐惧时得不到鼓励 ,在为去伦敦准备时也得不到照顾。于是我尽量容忍着她的软弱的惶恐和自私的悲哀 ,尽力帮她做针线收拾行装。事实是 ,我在忙而她却在呆着 ,我想 :假如命运中安排我和你永远住在一起 ,那就应该把位置换一下 ,把事情另做打算。我不会那么温顺、那么克制 ,我要把你该做的那一份工作分配给你 ,并强迫你去完成 ,否则就那么放着。我还会坚持把你那些似是而非的抱怨收回去。我为什么让自己那么耐心 ,温顺地容忍你呢 ? 只是我们的相遇碰巧 ,交往非常短暂 ,又是在这个悲伤的时刻罢了。

我终于送走了乔治亚娜 ,可伊丽莎又恳求我再陪她一星期。她说她将动身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这个计划要占去她的全部时间和精力 ,她整天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除了装箱子、倒空抽屉、烧文件 ,什么都不干。她希望我能帮助她照顾家 ,接待家人 ,回复吊唁信 ,如此等等。

终于 ,一天早晨 ,她说你自己的事情可以随意安排了。你对我宝贵的帮助和办事的周到我很感激。你和乔治亚娜是不同的 ,在生活中你能尽自己所能而不连累别人。明天我就起程去大陆了。我在里尔附近一个修道院找了所房子——你大概喜欢修道院。在那里不受干扰 ,我将身心清静 ,并用一段时间潜心研究天主教的教

义,认真思索那套教义体系的作用。如果我觉得那个体系确实能够保证把任何事情都做得规规矩矩,有条有理——虽然现在我对此还不能完全相信——我就接受天主教的信条,也许还要当修女。”

我对这个决定既未表示惊讶,也没有阻拦。“这种职业对你正合适”,我说;“但愿它对你大有好处!”

我们分别时,她说:“再见,简·爱,希望你幸福。你是很有主见的。”

我随即答道:“你也很有见识,不过,伊丽莎表姐,我想你的见识再过一年就会被一座法国的修道院整个禁锢在里面。但是这与我没有关系,而且这对你非常适合——我也就无所谓了。”

“你讲的很对。”说完这些话我们就各走各的了。因为以后我不再有机会提起她和她的妹妹,所以应该在这里交待一下,因为妹妹很看重金钱,嫁给了一位老头,是上流社会的富翁。姐姐真的做了修女,现在已经当上了院长,她把自己的财产也赠给了她度过见习期的那个修道院。

我不知道人们经过了长短不一的离别后返回故里有什么感受,因为我从未有过这种体验。我只记得小时候在外面长时间地散步忘了时间,回来时因为模样很冷漠或忧郁而挨骂;后来,从教堂回到洛伍德,本指望有一顿丰盛的饭菜和温暖的炉火,结果却一样也没有,这两种回家都不令人感到愉快和向往。没有把我像磁铁一样吸引住,我离它越近对我的吸引力就越大。至于返回桑菲尔德的感受如何还有待于去体味。

归途开始了而令我非常厌烦:第一天,五十英里,在客店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又五十英里。开始的十二小时,我总想起里德太太她临终的模样,那张变了形、苍白的脸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那变得古怪的声音总是在耳畔响起。我回忆着那天葬礼的情形:棺材,灵车,身穿黑丧服的佃户和仆人的队伍(亲戚的人数很少),敞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开的墓门，沉寂的教堂，庄严的仪式。后来我又想到了伊丽莎和乔治亚娜：她们一个是在舞厅里很惹人注目的人物，另一个则是修道院小屋里的房客。我揣摩并分析着她们身上各自的特点。到达某个大镇时这些思绪全没了。随着傍晚的到来这些思绪的方向转变了，我躺在小客店的床上，抛开了回忆，开始想今后的事。

我着急回到桑菲尔德，但我能在那停留多长时间呢？肯定不会很久，这一点我心里很明白。在我出来的日子里，费尔法克斯的信使我了解到：宅子里的聚会已经散了；三个星期前罗切斯特先生已经去了伦敦，只不过人们当时以为再过两周他就可以回来，费尔法克斯太太猜想他是去为自己的婚礼做准备的，因为他曾说起过要买一辆新马车。她说，她一直认为他与英格拉姆小姐结婚的打算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她眼见的现实以及别人的谈话中，她已没有怀疑的理由了。我心里认为：我坚信这一点，如果你仍旧怀疑的话，那便是你太多疑了。

紧接着的问题是：“我该去哪里？”我一晚上都梦到英格拉姆小姐。在早晨，一个记忆非常清楚的梦中，我梦到自己被她关在了桑菲尔德大门之外，然后她给我指了另一条路，而罗切斯特先生却在一旁视而不见，似乎还在冲着她和我冷笑。

我并没有事先告诉费尔法克斯太太我的确切归期，因为我并不希望马车到米尔科特来接我。我计划默默地独自一人步行回去。在将箱子交给客店的车夫保管之后，在六月的一个夕阳西坠之时，大约六点钟，我悄无声息地踏上了回桑菲尔德的归程。那是一条穿过田间的道路，现在走的人已经不太多了。

一个阳光淡薄的夏日黄昏，沿路有很多晒干草的人。天空虽不是万里无云，却显示出连日将有好天气的先兆，空中露有蓝天的地方蓝得清澈而柔和，云层薄而高远，西边的天空也透着融融的暖意，没有潮气的闪光给它抹上寒意，好像是点燃着一片火，如同有个祭坛在大理石似的雾气屏障后面燃烧，透过那屏障的缝隙闪耀

出一道夺目的光辉。

离归途的终点越来越近 ,我内心非常激动 ,我曾止步问自己为什么这样激动 ,同时理智告诉我 ,这并非是回自己的家 ,不是到一个能长久安身立命的家 ,也不是回一个好友们翘首驻足期待我归去的地方。“ 不错 ,费尔法克斯太太将以安详的微笑来欢迎我 ” ,我想 ,小阿黛勒也会鼓掌蹦蹦跳跳地来见我 ,可是我心里非常清楚我想的不是她们而是另外一个人 ,但他却不想我。”

还能有什么像青春那样冲动呢 ? 还有什么像没有经验那样盲目呢 ? 这两者都断定 ,无论罗切斯特先生肯否用眼睛正视着我 ,能有幸与他相会 ,我就够愉快的了。“ 快 ! 快 ! 珍惜时间 ,多和他在一起 ,最多再有几天或者几个星期 ,他将永远与我分手了 ! ” 于是我极力控制住一种刚刚萌发的痛苦念头——一个我不能说服自己去承认和培育的畸形儿——继续向前跑去。

在桑菲尔德的草场上 ,有很多晒干草的人们 ,准确地说 ,此时的雇农们正肩扛着草耙收工回家。再经过一两块田地 ,我就可以踏上大路 ,到达大门口。树篱上绽开的玫瑰花太多了 ! 但我没时间去采摘它 ,因为我急于走进宅院里。我从一株高高的野蔷薇房经过 ,它把枝繁花茂的枝条伸到路的对面 ,我看到了用石砌的跨过围栏的阶梯 ,我看见——罗切斯特先生坐在那儿 ,手里拿着笔正在本子上画着什么。

噢 ,虽然他不是什么幽灵 ,但我的每根神经都在烦躁不安 ,有一阵子我竟全然失去了自制力 ,这到底是为什么 ? 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一看见他就浑身发抖 ,也没想到在他面前我什么话也说不出 ,动弹不了。两条腿一起向前挪动 ,这不是出丑吗 ,我立刻退了回去 ,因为进院子还有另一条路。然而 ,哪怕我知道有二十条路也没有用了 ,因为他已经瞧见我了。

“ 嗨 ! ” 他喊道 ,马上收起了纸和笔。“ 你来啦 ! 请过来吧。”

我是过去了 ,但我想不起来自己是怎样过去的。因为对我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己是怎样过去的，我脑子中几乎是空白一片。心中只想镇定下来，尽力控制住面部肌肉的活动，但我感到它们在肆无忌惮地违背我的意志，顽固地显露出我决心想掩饰的东西。这时我戴着的面纱助了我一臂之力，它恰好放了下来，行为不失体面，我也勉强做到了内心镇静。

“这真的是简·爱吗？你是从米尔科特刚回来的，并且是步行回来的？完全正确——这肯定又是你耍的一个鬼把戏。不让车去接你，更不喜欢像普通人那样坐着车咯咯吱吱地从街上回来，却在黄昏里悄悄地溜回家，就好像你是一个梦幻中的影子似的，这一个月你都做什么了？”

“我一直在陪我舅妈，先生，她已去世了。”

“非常标准的简短回答！愿仁慈的天使保佑我吧！她刚从另一个世界来——从死人的住处来，她趁黄昏暮色单独回来遇见我时想要对我讲的就是这个！要是我胆子大，就上去摸一摸她，看一看你是真正的人，还是一个鬼魂，你是一个小淘气！我应该到沼泽地里去试一试自己的胆子，抓一把蓝色的鬼火。你真是个擅离职守的人！”稍作停顿后，他又接着说道：“离开我整整一个月，我敢断定，你肯定把我忘到九霄云外！”

我与主人之间的相逢是非常快乐的。罗切斯特先总是有一种使人感到愉快的魅力，这一点至少我是这样想的。虽然这种愉快被搞得不太有序——因为我担心他很快将不再是我的主人了，还因为我知道对他来说我算不了什么，但我就像离群的小孤鸟得到了他撒给我的面包渣儿，这也算是享受优待了。他最后说的那句话使我感到欣慰，它好像暗示着我是不是记着他，他还真有些当回事。同时他将桑菲尔德说成是我的家——但愿它真正是我的归宿。

他仍站在那儿，我也不大愿意请他下来让我过去，所以我马上问他是否去过伦敦。

“去了。谁告诉你的？”

“是费尔法克斯太太在信里告诉我的。”

“她对你讲我去干什么去了？”

“哦，他跟我说了，先生，谁都明白你去那里的原因。”

“你肯定得看看那辆马车，简，而且告诉我，你觉得它给罗切斯特太太坐是否合适，仰靠在那些紫色的背垫上看上去她是否像傅阿迪西亚女王。简，但愿我能变得略微美貌一点，好在外表上与她相配。既然你是个仙女，那么请你告诉我，你能否给我施点魔法，或是一种有神力的药，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让我变成美男子呢？”

“这是魔力所做不到的，先生。”我说。但在我内心却暗自叹道：“充满美的眼神就是你所要求的全部魔力，在这样的目光下，你已经是完美无缺了，或者说，你的严肃冷峻具有一种超越美的力量。”

有时候罗切斯特先生能以敏锐的目光洞察出我想说而未说出口的想法。就拿眼睛的情况来说吧，他并未注意我那信口开河的回答，而是用他那独特的具有深长意味的微笑对着我笑。他难得有这种微笑，似乎是它太珍贵了而不能轻易表露。它此时用纯真的感情阳光，洒在我的身上。

“过去吧，简妮特。”他说，同时给我让出一个地方叫我走过了阶梯。“回家去，在你朋友的家里停一停你那因四处游走而已疲惫的小脚吧。”

眼前我所能做的只是沉默地服从，再多谈什么显得毫无必要。我默不作声地跨过了阶梯，打算就这样不作声地离开他，但是一股冲动紧紧地攫住了我，一种无形的力量迫使我扭过头来。我说道，或者我心里的某种东西不顾我的控制在替我说话：

“罗切斯特先生，感谢你的深厚情意，回到你身边我感到非常高兴。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我唯一的归宿。”

我快速向前跑开了，即使他想追赶我，也难以追上。小阿黛勒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见我回来 ,几乎高兴得发疯。费尔法克斯太太用她那特有的纯朴友好的目光迎接我。莉亚微笑着 ,包括索菲也高兴地对我说了句 :“ 晚安。”这太令人高兴了 ,没有哪种幸福能比得上被你的同类所接纳 ,并且感到你的存在使他们得到了安慰。

那天夜晚 ,我坚持闭眼不看未来 ,充耳不听那连续不断的警告——那声音在告诉我离开的时间已经迫近了 ,悲伤即将降临。晚饭后 ,费尔法克斯太太拿起了她在编织的东西 ,在她身边的一个矮凳子上 ,我坐了下来 ,阿黛勒跪在地毯上紧紧地依偎着我 ,一种相亲相爱的祥和氛围围绕着我们。我内心在默默地祷告着 ,希望我们不要分别得太远、太快。正当我们坐着的时候 ,罗切斯特先生没有打招呼就进来了。他望着我们 ,好像他被我们几个人如此和睦相处的气氛感染了。他说他料想老太太看见自己的养女回到身旁一定会心满意足了 ,又说他看见阿黛勒正准备把她的英国小妈咪大口大口地吞下去。此时我甚至奢望即使在他完婚之后 ,他也会把我们安排在某个地方聚在一起 ,得到他的庇护 ,而不会让我们完全离开他那阳光的沐浴。

回到桑菲尔德两个星期之后 ,生活安静得令人疑惑。没人提及主人的婚姻大事 ,我也没看见有谁为主人的婚姻大事做任何准备。我差不多每天都要问费尔法克斯太太 ,是否听到有什么事情要付诸实施 ,而她总是回答说没有。她说她的确曾对罗切斯特先生说过 ,先生究竟计划什么时候把新娘娶到家 ,可是他的答案却只是一句玩笑或是一种他特有的古怪表情 ,她也弄不清他到底是什么想法。

使我特别感到惊诧的是 ,那就是他没有去英格拉姆邸园拜访 ,也没有接续不断地旅行。英格拉姆邸园确实在二十英里之外 ,位于另一个郡的边界上 ,但这么一点路程对于一双热恋的情人来说又算得上什么呢 ?对于像罗切斯特先生这样一个熟练、出色的骑手 ,充其量是用一个上午的路程。我开始怀有一种我无资格拥有

的希望 ,那就是希望这桩亲事吹了 ,希望那是谣传 ,希望一方或双方都改变了注意 ,我经常观察我主人的神色 ,看他脸上是否悲伤或愤怒 ,可是 ,我记不得过去他何时脸上像现在这样没有一丝愁容 ,没有一点不好的情绪。我及我的学生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我郁郁不欢 ,陷入难以自拔的不快心绪时 ,他甚至会变得快活起来。他把我找到眼前去的次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 ,我在他眼前时 ,他对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亲切——唉 ! 我比以往更爱他了 !

第二十三章

仲夏的烈日照耀着英国 ,连日来晴空万里 ,碧空如洗 ,阳光灿烂 ,这个被海波包围着的岛国往往难有这样的好天气 ,似乎是意大利的天气降临到了英国——就好像是一群美丽的候鸟从南方飞来 ,要在英伦三岛的悬崖上度假一般。干草已全部收获完毕了 ,桑菲尔德四周的各种庄稼也已经收割完毕了。大地呈现一片翠绿 ,大路在太阳的照射下又白又硬。树木葱茂 ,树篱和树木枝繁叶茂 ,苍翠欲滴 ,同洒满阳光的光溜溜的草场形成了色彩鲜明的对照。

在施洗约翰节的前夕 ,由于在“干草径”采了半天草莓累了 ,阿黛勒 ,太阳落山时就上了床。见她睡着了 ,我便关门离开她去了花园。

这刻是“白昼耗尽了它炽热的烈火”——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中最可爱的时刻 ,清凉的露水憩息在喘息的平原和被烤焦的山顶上。在夕阳下落的地方 ,没有绚丽的浮云 ,没有华丽的装饰 ,只有铺就了一片凝重的紫红。一座小山巅上 ,我好像看见一小块地在燃烧 ,闪现在红宝石和熔炉烈焰一般的光芒。那片紫红在扩张着 ,愈来愈高 ,愈来愈远 ,愈来愈柔和 ,终于铺就了整整半个天空。

东方天空的湛蓝 ,自有它令人悦目的诱人之处 ,也有它质朴的宝石——一颗正在独自跃升的星 ,很快又拥有了一轮引以自豪的明月 ,不过这明月此刻却不在地平线以下。

在布满卵石的小径上 ,我散了一会儿步 ,一缕熟悉的幽幽香味儿——雪茄的烟草味儿——从某扇窗子里飘来。我看到图书室的窗户露着一条巴掌宽的缝隙 ,我知道可能有人在那儿偷看着我 ,于是我立即走了出去 ,去往果园。整个庭院里再也没有哪个幽静的地方能比果园更隐蔽 ,更像伊甸园。在这里树木葱郁 ,鲜花到处开放。一堵高墙将它与庭院一分为二 ,另一边有条山毛榉的林荫道

保护着它 ,又将它与草坪分开。果园的尽头有一道矮篱 ,这是把它与空阔田野隔开的唯一界线。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通向那堵矮墙 ,小路两旁生有月桂树 ,路的一端挺立着一棵高大的七叶树 ,围着树有一圈坐椅。你在这里散步不会有人看见。在这露水滴落、万籁俱寂、暮色茫茫的温馨时刻 ,我觉得自己好像可以永远在这片浓荫下驻足。果园中有一个高处比较开阔 ,初升的月亮在那儿洒下了一片光芒 ,我不禁被这景色深深吸引了 ,于是我穿行在花坛、果圃之间 ,而脚步却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不是因为我听到了什么 ,看到了什么 ,而是我嗅到了一丝丝香味——闻到了一股带有警告意味的香味。

蔷薇、青蒿、茉莉、石竹、玫瑰从黑夜降临时起 ,就一直散发着芳香 ,但我闻的香味既不是灌木的香气也不是花香 ,而是我非常熟悉的那种——这是罗切斯特先生的雪茄香味。我环顾四周 ,侧耳倾听。看到的只是坠着成熟果实的树木 ,听到的只是半英里之外树林中一只夜莺的歌唱 ,看不见人的踪迹 ,也听不到走过来的脚步声 ,可是那股香味却越来越浓 ,我得逃走。我往通向灌木丛的边门走去 ,却看见罗切斯特先生正走进来。我赶紧躲进在常青藤深处 ,他不会在这里逗留很长的时间 ,会很快回去 ,只要我不出声儿 ,他绝不会发现我。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暮色对他如同对我一样令人喜悦 ,古老的果园 ,也使人同样感到留连。他继续信步前行 ,还时而拿起醋栗的枝条 ,看一看枝条上大如李子的累累硕果 ,时而从墙上摘下一枚熟透的樱桃 ,一会又对着一簇花弯下腰去 ,要么闻闻它们的芳香 ,要么欣赏一下花瓣上的露珠。一只很大的飞蛾从我身边嗡嗡地飞过 ,刚好落到罗切斯特先生脚边的一株花草上。他看到了它 ,俯身去观察它。

“此时他背对着我 ,”我想 ;又聚精会神地看着那只飞蛾 ,也许只要我轻轻迈步 ,就能悄悄地溜掉 ,不被他发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路上的卵石发出了响声。为了防止将我暴露 ,我只踏着路边的草丛走。他站在花坛里 ,距我的必要之路只有一两码远 ,他一定是被那只飞蛾吸引住了。“我能够很顺利地走过去了。”我默默地想 ,还没有升起的月亮把他的身影长长地投射在地上 ,当我跨过他的影子时 ,他并未转身却轻声地说 :

“简 ,过来瞧一瞧这只小家伙。”

我刚才没有弄出声响来 ,他身后也没有长眼睛 ,难道他的影子有感觉吗 ?开始我吓了一跳 ,但马上又向前走去。

“看一看它的翅膀。”他说 ;“它使我想起一种生活在西印度群岛上的昆虫。在英国 ,人们只能偶尔看见如此大、色彩这么鲜艳的夜游神。瞧 !它飞了。”

蛾子飞远了 ,我也立刻退身离去 ,但罗切斯特先生却紧跟在我身后 ,当我们走到边门时 ,他说 :

“再回去走吧。有这么美丽的夜晚陪伴 ,憋在屋里太可惜了 ,而且在这美丽的夕阳西下的时候 ,我想肯定没有人想去睡觉。”

有时候我虽然能机敏地应付 ,但这时却不能为自己找个理由 ,这是我身上的一个缺点。这种失误总是出现在紧要时刻——当我非常需要用一个充足的理由来摆脱目前的难堪的局面的时候。我不想这个时候单独与罗切斯特先生在这座丛林茂密的果园里散步 ,但是我又找不到借口让我离开他。我故意跟在他的后面缓缓走 ,心里盘算着如何脱身 ,但我看他却那么镇静 ,那么庄重 ,反倒为我自己的心猿意马而羞愧起来。现在看来如果有邪念也只会在我的心中出现 ,而不会出现在他的心中 ,因为他很平静。

“简” ,我们慢慢的走着 ,踱上了两旁满是月桂树的小道 ,朝着矮篱与七叶树那边走去 ,他又开口说道 ;“桑菲尔德的夏天是个非常舒服的地方 ,你说是吗 ?”

“是的 ,先生。”

“你对这座房子一定非常依恋了吧……你真是一个重感情的

人。”

“我的确依恋它。”

“虽然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但是我发现你对那个蠢孩子阿黛勒和头脑简单的老太太费尔法克斯已经有感情了 ,是不是 ?”

“是的 ,先生。我对她们俩人的感情都很好 ,但方式不太一样。”

“如果离开她们你会非常难过吧 ?”

“是的。”

“非常遗憾 !”他说 ,叹了口气并停顿一会儿。“人世间的就是这样 ,你刚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安顿下来 ,就有一个声音把你叫起来。因为你假期的期限已经到了 ,你应该起身上路了。”

“我必须立刻离开吗 ,先生 ?”我问道 :“我必须离开桑菲尔德吗 ?”

“简妮特 ,我很对不住你 ,你必须得离开这儿。”

这是个很大的打击 ,但我并未被它击垮。

“好吧 ,先生 ,如果你什么时候让我走 ,我马上就会走的。”

“就今天晚上。”

“因为是你结婚了吗 ,先生 ?”

“的确如此 ,因为你一向很敏锐 ,你一语道破了它。”

“你很快要结婚了吗 ,先生 ?”

“非常快 ,爱小姐 ,你是否还记得 ,我第一次明白向你暗示我想把我的脖子放进神圣的套索 ,将英格拉姆小姐揽在怀里 ,从而进入神圣的婚姻生活的人生阶段 ,总之 ,像我刚才讲的那样——听着 ,简 ,你把头转过去不是在找更多的飞蛾吧 ,是不是 ? 那只是一只瓢虫‘在飞回家’ ,我想告诉你也是你带着那使我敬重的慎重对我说的 ,我如果与英格拉姆小姐结婚 ,你和小阿黛勒最好马上离开 ,你对我说这些话时的态度非常审慎 ,也符合你的责任和从属地位的预见 ,耐心而谦逊 ,我对你这些品德非常敬佩。确实 ,当你离开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时,我想尽力地忘掉它,只记住其中的明智,并作为我行动的规范。阿黛勒必须上学校,你也必须找到一份新的活儿干。”

“没错,先生,我将马上登广告寻找工作,我想——”我想说,“在我找到新的工作以前可不可以先寄居住在这里。”但我没有说,因为我不想承担风险。这时我语言中枢已不太听指挥了。

“距离我结婚的时间还有一个月左右了。”罗切斯特先生继续言道;在这段时间里,我会亲自关注你,给你找一份工作和住处。”

“那就太感谢你了,先生,我深感抱歉,给你……”

“哦,不用道歉!我认为,像你这样对工作负责的下属,应该有权力请示雇主为她提供帮助,当然他轻而易举就能做到。说实话,我未来的岳母那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适合你的工作。它的工作就是教狄奥尼修斯·奥高尔太太的五个女儿,她们居住在爱尔兰康诺特省的苦果山庄。听说那里的人都很热心,我想你会对此感兴趣的。”

“那个地方太远,先生。”

“没关系——像你这么有见识的姑娘肯定不会对远路和旅行反感的。”

“我不是怕旅行,而是路太远了,而且中间还隔着海……”

“隔着什么,简?”

“英格兰,桑菲尔德,另外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您,先生。”

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说出了几个字,眼泪也禁不住夺眶而出。但是,我没有哭出声,怕被他听见。我极力抑制住抽泣。我一想到奥高尔太太和苦果山庄心就发凉。想到那条汹涌澎湃的大海将把我与他隔开,像命中注定似的,我就觉得心酸,虽然此时我正与他一起散步,但想到横在我和他不由自主爱上的人之间更宽的鸿沟——财产、地位、习惯,我感到非常的凄凉,心里非常酸楚。

“那个地方非常远。”我又重复道。

“的确很远。如果你到了爱尔兰康诺特省的苦果山庄,我们就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简,这点是肯定的。因为我不太喜欢那个国家,因此我从未去过。我们终归是好朋友,对不对,简?”

“没错,先生。”

“分别的前夕,好朋友总要在一起度过剩余不多的时光。来吧……你看天空中的星星在那边闪烁发光,我们可以好好地谈谈这件事,可以说上半个多钟头。在那棵七叶树的底下放着一个长凳,过来,我们今晚就安安静静地坐在这儿,我想我们以后再也不会有机会一起坐在这儿了。”他让我坐下,自己也坐了下来。

“爱尔兰的确很远,简,我很抱歉让我的挚友去做令人疲惫的旅行,但是我的确是别无它法了。因为我没有更好的安排了,你不认为我们有些地方很相似,简?”

我心里很激动,一个字也说不上来。

“有时候我对你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说。“特别是我们离得很近的时候,好像我身体里的某一根弦与你瘦弱的身体里的某根弦紧紧地扣在一起,分不开。如果波涛澎湃的海峡和两百英里的陆地距离将我们远远地隔开,那根赖以沟通的弦就会断开,我就会有一种不安和紧张的想法,我的心里就会流血,我认为你会忘记我的。”

“永远不会,你也知道的,先生……”我说不下去了。

“你快听!简,听到夜莺在树林中鸣唱了吗?”

我听着听着就抽泣起来,因为我心里的悲哀再也无法抑制了,只好屈服了。我的心里极度凄苦,浑身颤抖着。等我能开口说话的时候,我只是向他表示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只当我从未来到这个世界上,从未来到桑菲尔德。

“离开它使你感到难受,是吗?”

我心中的苦痛和因爱而激起的强烈感情正激励着我,正在苦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苦挣扎着想完全控制我的行为 ,它固执地认为可以控制我。它要胜利 ,要存在 ,要上升 ,最后要称孤道寡 ,要为我说话。

“我深恋桑菲尔德 ,因此离开它我很痛苦。因为我在这度过了一段不长但很充实和快乐的生活 ,因此我爱它。我没受到蔑视或粗暴的对待。我没有被僵化 ,没有被做弄 ,没有被排斥在光明、活力、崇高的一切交往之外 ,他们很愿意同我交际。我曾同那些我所敬重和所喜爱的人倾心而谈 ,包括与一个有独到见解、生气勃勃、开朗大度的心灵交谈。罗切斯特先生 ,我认识了你 ,但一想到要永远离开你 ,我就感到痛苦和恐惧。我明白我必须走 ,就等于我必须死亡一样。”

“你从哪看出来的 ?”他突然问我。

“从哪儿 ?先生 ,你已经把它放在了我的面前。”

“以什么方式 ?”

“英格拉姆小姐的形式。你的未婚妻——一位高贵而漂亮的女人。”

“新娘 ! 什么样的新娘 ,新娘我并没有啊 !”

“但你会有有的。”

“——我会有的 ! ——我会有的 !”他咬紧牙关说。

“所以我必须走。——这是你亲口说的。”

“你必须留下来 ! 我发誓——这誓言保证遵守。”

“我告诉你我必须走 ,”我有些生气地驳斥道 ; “你认为我会留下来吗 ? ——一个对你毫无用途的人 ,你认为我只是一台没有感情的机器吗 ? 你认为我能容忍让别人把面包从嘴边夺走 ,把我杯子里的生命之水泼掉吗 ? 你认为我穷 ,出身低贱、长相丑、矮小 ,就没灵魂、没有心吗 ? ——我想你错了 ! ——我们的灵魂是一样的 ,心灵也是同样健全的 ! 如果上帝再赐给我一点美貌和大量的财产 ,我会让你感到不愿离开我 ,就像我现在不想离开你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这些 ,不是从习俗、惯例、甚至凡人的肉体 ,而是你我心灵

之间的交流 ,就像我们已进入了天堂 ,平等地俯在上帝的脚下——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平等的!”

“我们本来就是平等的!”罗切斯特先生重复了一遍说;是这样的。”他补充说 ,一把将我抓住揽进怀里 ,他深深地吻了我 :就是这样 ,简!”

“是这样的 ,先生。”我答道 ;可是你不能这样 ,因为事实上你是一个结了婚的人 ,娶的那个女人根本配不上你 ,何况志趣也不相投 ,你真爱她吗?我不相信 ,因为我亲眼看见过你讽刺她。我蔑视这样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 ,因此你不如我——让我走!”

“去哪儿 ,简?去爱尔兰吗?”

“对——去爱尔兰。我可以去任何地方了 ,因为我把我想说的话都对你痛痛快快地说了。”

“简 ,镇静点 ,别这么苦苦挣扎 ,你就像只小鸟在绝望中撕自己的翅膀 ,狂躁不安。”

“我并不是什么鸟 ,也没有落入罗网中。我是一个自由的人 ,有着独立的意志 ,这种意志帮助我远离你。”

我从他的怀抱里挣扎出来 ,挺挺地站在他面前。

“你的意志将决定你的未来 ,”他说 ;我向你求婚 ,我要把心灵和全部的财产都赠送给你。”

“你在做戏 ,我看了只有蔑视。”

“我请求你作我的知心人 ,作我人间最后的情侣 ,在我身边度过这未尽生命。”

“对这样的事你已经做出了决定 ,所以你必须遵守它。”

“简 ,你别这样了 ,我们都需要安静。”

月桂树中间的小径吹来一阵风 ,在穿过摇拽着的七叶树树枝之后 ,悠悠而去 ,吹向遥远的地方 ,无影无声了。唯一的聲音就是那只夜莺的歌唱 ,听到这声音 ,我不觉落下眼泪。罗切斯特先生默默地坐在那儿 ,温柔而又严肃地望着我 ,好长时间他保持安静 ,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最后说道：

“简，到我身边来吧，让我们解释一下，以便互相都能理解。”

“我决不会再回到你那儿，我现在已经忍痛离开了，就不能回去了。”

“但是，简，我呼唤你是让你作我的妻子，我想娶你为妻，并且只有你。”

我沉默不语，心里想他是在戏弄我。

“来吧，简——过来。”

“我们之间被你的新娘给隔开了。”

他站起来，一步踏到我的面前。

“我的新娘就在这里。”他说，将我拉入他的怀抱，“因为和我平等的、同我相爱的人就在这儿，简，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仍不作声，还是挣扎着想挣脱开他，因为我还是不相信这是真话。

“你怀疑吗，简？”

“非常怀疑。”

“你不信任我？”

“一点也不相信。”

“在你的眼里难道我是个无赖？”他动情地说，“小多疑者，你一定会相信的。我对英格拉姆小姐哪会产生什么爱情呢？不会，这你应该是清楚的，反过来，她又对我有什么爱情呢？同样没有，这正是我想方设法所证明的。一种说法是我制造的，说我的财产还不到人们所预料的三分之一多，这个传闻到了她那里，随后我便赶到她那里看一看效果。其结果是她和她母亲对我冷若冰霜。我不会，也决不能娶英格拉姆小姐为妻。只有你，这个脾气古怪的似乎并不属于俗世的小家伙，才是我至亲至爱的！我爱你如同爱自己的身体！尽管你很穷，身材矮小，地位低下，又称不上美丽，可是我却恳求你接受我作你的丈夫。”

“什么，我！”我忍不住喊出声来，看到他的热切渴望，尤其是他的粗鲁，我才相信他的真心。“怎么会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我除了你连一个朋友也没有——如果你算是我的朋友的话——除了我的那点工资，连一个先令都没有啊。”

“简。我一定叫你属于我——完完全全地属于我。你愿意属于我吗？请你赶快说你愿意。”

“转过脸去，罗切斯特先生，对着月光，让我看一看你的脸。”

“为什么？”

“让我认真观察一下你脸上的表情。转过去！”

“看吧，你将看出它不一定比一张皱巴巴、乱糟糟的纸更容易看明白。仔细看吧，只是请你快一点，因为我感到难受。”

他满脸涨得通红，五官在抽动，显得焦躁不安，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辉。

“哦，简，你这是在折磨我——用你那锐利而又忠诚、慷慨的眼神在折磨我！”

“我怎么会折磨你呢？要是你是诚实的，你的求婚是发自内心的，我对你的感情必然只有感激和爱恋，这绝不是折磨。”

“感激！”他立刻喊了起来，接着又发疯似地说：“快答应我，简，说，爱德华——我更喜欢你称呼我的教名——我同意嫁给你。”

“这些话你是真心实意说的吗？你确实喜欢我吗？你是确实实地希望我成为你的妻子吗？”

“对，如果我发誓会使你满足的话，那么我就发誓。”

“好吧，先生，我同意嫁给你。”

“叫我爱德华——我的小妻子！”

“亲爱的爱德华！”

“快到这里来——完全投入我的怀抱中吧。”他说着，随后一边用他那最深沉的语调在我耳畔继续往下讲，一边把脸贴在我的脸上，“使我幸福吧，我会使你幸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天哪，宽恕我吧！”他很快又接着说：“人啊，不要干涉我了。我要拥有她，我要守住她。”

“没有人会来干涉，先生，我没有亲属来阻挠的。”

“没有——这就太好了。”他说。假如我爱他爱得并不那么深沉，我会感到他那欢欣的语调和表情是残酷的。然而，坐在他身边，像是刚从噩梦中醒来，进入了结合的伊甸园，我像是在大海中畅游，感到莫大的幸福。他一遍又一遍地问：“简，你幸福吗？”我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幸福。”接着他就低语说道：“我会赎罪的——会赎罪的。难道不正是我发现了她生活孤独，心中凄凉，无朋无友的吗？我不是一心要保护、珍爱、抚慰她吗？是我心中的爱和决心都不够坚决吗？在上帝的法庭上我可以弥补我的过错。我知晓上帝会同意我这样做的。至于尘世间如何评价，我可以不知道它。对别人的议论，我可以蔑视不管。”

但这夜晚是怎么的呢？月亮还没有落下去，但我们却被笼罩在阴影里面。尽管我们靠得很近，却几乎看不见他的脸。是什么使那棵七叶树烦恼？它在呻吟着、挣扎着。风在月桂树中间的小路上呼啸，快速地从我们的头顶上掠过。

“天气变了，我们该进屋了。”罗切斯特先生说。“本来我是可以和你在一起坐到天明的，简。”

“我也有这个想法。”我想。可能我会把这句话讲出口，但此时我正看到一块云中闪出一道强烈的银白色的闪光，紧跟着是两声砰然的爆炸声和一连串的轰隆声。我只想着把被闪电照亮的眼睛在罗切斯特先生的肩下藏起来，这时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他催促我赶快沿小路穿过庭院，跑到房子里去。但当我们跨过门坎之前，全身早已湿透了。在大厅里，他正替我摘下了披巾，抖掉散落在我头发上的雨水的时候，这时费尔法克斯太太从她自己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开始我并没有看见她，罗切斯特先也没有注意到她出来。灯亮着，时钟正打十二点。

“在你回房间之前，你赶紧脱掉你的湿衣服。”他说，“晚安——我亲爱的！晚安。”

他雨点般吻我。当我离开他的怀抱，抬起头时，看到那位寡妇，只见她脸色苍白，神情严肃而又惊讶地站在那里。我只冲她笑了笑，心想“以后找个时间再作解释吧”就径直跑上楼去。但当我迈进自己的卧室，想到她会暂时误解刚才看见的情形时，一阵悲哀从我心中倏然而生，但这种情绪很快就被刚才的欢乐给冲淡了，尽管在连续不断的两小时暴风雨中，有吼声刺耳的狂风，有时而深沉时而响亮的雷鸣，凶猛而频繁的闪电，像瀑布倾泻的大雨，这些并不使我感到恐怖和畏惧。在风雨大作的时刻，罗切斯特先生曾三次来到我的门前，问我是否安全、宁静——也许这就是安慰，它有可以战胜一切的力量。

清早，我没起床的时候，小阿黛勒便跑来告诉我，果园最里面的那棵高大的七叶树夜里被雷劈了，被劈掉了一半。

第二十四章

在穿衣的时候 ,我还在想昨晚发生的事情 ,真怀疑那只是一场梦而已。直到又见到了罗切斯特先生 ,听到他又重复着那样的话和承诺 ,我才肯定这件事情的确是真实的。

我在梳头时 ,对着镜子看自己的面颊 ,感到它再也不那么平淡没有特色了 ,它的容颜中蕴藏着希望 ,生机勃勃 ,眼睛似乎看到了丰收的源泉 ,而且在那源泉的波光里反射出了光彩。过去我一直不愿意看到我的主人 ,因为我害怕他不喜欢我的模样 ,但我现在相信我可以冲他抬起脸来 ,而不至于让我的表情降低他对我爱的温度。我穿上了一件洁净而又轻便的夏装 ,这是我从抽屉里取出来的 ,这种衣裳好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穿得合身 ,因为从来没有哪套服装是我在这样喜悦的时候穿上的。

从楼下大厅里看去 ,是暴风雨之夜过后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六月清晨 ,感觉阵阵清新芳香的微风正从那敞开的玻璃门吹进 ,这些并没有使我感到惊奇。我真是欢乐极了 ,大自然也一定感到很高兴。沿小路正走来一个要饭的妇女和她的小男孩 ,俩人面色苍白 ,衣衫褴褛。我赶紧跑了过去 ,将钱包中的所有钱都给了他们——虽然总共有三四个先令 ,但无论怎么说 ,他们也该分享一下我的欢乐 ,一些鸟儿在吟唱 ,白嘴鸦也在呱呱地大声歌唱 ,然而没有什么能像我这欢愉的心那样兴高采烈 ,那样富于音乐的魅力。

费尔法克斯太太叫我感到吃惊 ,只见她脸色沉郁地从窗口向外张望 ,很严肃地说道 :“请过来吃早餐吧 ,爱小姐。”吃早饭时 ,她表情漠然 ,沉默寡言。但我必须等我的主人先向她做出说明 ,所以我此时不准备向她解释什么 ,因此 ,她也只好等待。虽然我心思不在吃饭上 ,但我还是吃了一些 ,随后就急急跑上楼了 ,和正从教室出来的阿黛勒相遇了。

“上课的时间已经到了，到哪儿去了你？”

“罗切斯特先生让我去儿童室。”

“他现在在哪儿？”

“他在那儿。”她指了指自己刚出来的那个房间，我走进去，看见他正站在那里。

“过来对我说声‘早晨好’。”他说道。我兴高采烈地走上前去，这次我得到的回应已不仅仅是一句冷淡的问候，甚至也不是简单的握一握手，而是拥抱和亲吻。能感受到他的如此爱护，受到这样深情的爱抚，似乎很自然，也很舒服。

“你看上去粉面含春，笑容可掬，非常迷人，简。”他称赞道，“今天早晨你的确漂亮。难道这就是我那个脸色苍白的小精灵么？这个小姑娘面带笑容，唇若玫瑰，容光焕发，栗色的秀发如同缎子那样光滑，褐色的眼睛熠熠闪光，这就是我那个芥果子仙女吗？（读者，其实我的眼睛是绿色的，不过请您原谅他的错觉，他还以为我的眼睛变了颜色呢！）

“先生，这就是简·爱。”

“你很快就要成为简·罗切斯特。”他补充道，“再过四个礼拜，一天都不会推迟，简妮特。听到了吗？”

我听见了。但我却难以全面地相信，因为它使我感到眩晕。那句话给我带来的感觉是一种不同的快乐，比快乐更强烈的东西——一种突然袭来的、令人难以适应的东西。我认为那差不多就是恐惧。

“你的脸，简，先前红晕，现在又面色苍白，到底为什么？”

“你给了我一个新名字——简·罗切斯特，听上去那么不可思议。”

“是的，罗切斯特太太。”他说，“罗切斯特太太非常年轻——费尔法克斯·罗切斯特的未婚新娘。”

“这绝对不可能，先生，这话叫人难以置信。尘世间，人是绝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能享受美满的幸福。我也绝不会跟我的同类有不同的命运。幻想这样的福气正降临到我的头上,那只能是童话——是白日做梦。”

“我坚信我很快就可以把它变为现实,我今天就准备。你说呢?今天一大早就给我在伦敦的银行家写了一封信,通知他把替我保存的一些珠宝带来——那是送给桑菲尔德历代夫人人们的传家宝。我希望再等一两天就能将它们一股脑儿地全交付给你;如果我要娶你,就如同要娶一位贵族的女儿,将她应享受的一切特权和关爱都给你。”

“哦,先生,别去管什么珠宝!我讨厌提起这些东西,给简·爱珠宝,听起来这个主意矫揉造作,古里古怪,我宁愿不要那玩意儿。”

“我打算亲自将钻石项链戴在你的脖颈上,把环饰围在你的额头上——你戴它一定非常漂亮,简,因为大自然至少在这个额头上印下了高贵的贵族专利证。还要把手镯戴在这两个纤细的手腕上,这些仙女似的手指还要套上戒指。”

“不,不,先生!想点别的话题,换个调子,讲点别的事。别将我当成美人似地跟我说这些。我只是你的,并不美丽的,教友派教徒似的家庭教师。”

“你是个美人,至少在我眼里,是我寻找良久的既娇小又飘逸的美人儿。”

“你认为我是弱小且微不足道的吧。先生,你是在说梦话,还是在挖苦我。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讽刺嘲笑了!”

“我还要让大家承认你是个美人儿。”他接着说道,而且他的语调令我感到不安起来,因为我觉得他不是在哄骗自己就是在试图哄骗我。“我要用缎子和花边把我的简打扮起来,给她的秀发上戴满玫瑰,我在我最心爱的女人头上蒙上无价的面纱。”

“那你就认不得我了,先生。我将不再是你的简·爱了,而是一

个穿着小丑套服的猿猴或是身着借来羽毛的一只鲚鸟。如果我穿上一身宫廷贵妇的装扮,我反倒也想看看你穿上一身戏装的样子,罗切斯特先生。如果那样的话,尽管我非常爱你,但也不能奉承你。你也不要奉承我。”

他对我的反感态度毫不在意,顺着自己的话茬儿继续地说着:“今天我就将用马车把你带到米尔科特去,去那里你一定要为自己选上几套称心如意的衣服。我对你讲过四个星期以后我们就结婚了。婚礼将静悄悄地举行,就在那边的教堂里,婚礼之后我将带你进城,在那儿稍事休整,然后我就把我的宝贝带到阳光明媚的地方,去意大利的平原和法国的葡萄园,她将游览从古到今的一切著名的东西,她还将享受一下各种城市的优越,通过与别人作公平的比较而正视自己。”

“我能旅行吗?并且是和你一块去,先生?”

“你可以在巴黎、在罗马、在那不勒斯游览,在佛罗伦萨和维也纳停留,凡我过去曾漫游过的地方你都要去的。凡是我那双大脚走过的地方,你那双小巧的脚也都要走过。十年前,我疯狂般地跑遍了欧洲,陪伴我的是厌恶、痛恨和愤怒的情绪;而今我心情舒畅了,旧地重游,与我在一起并使我安慰的将是一个真正的天使。”

听完这番话,我冲他笑了起来:“我不是天使。”我断然否认,“我这一生都不想成为天使。我就是我自己,罗切斯特先生,别指望或强求在我身上具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因为你在哪里得不到它,就像我从你那儿也得不到一样,我根本就不期望你具备这样的东西。”

“那你期望我具备什么?”

“有那么一段时间——那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或许你会和现在一样,接着你会变得冷淡,随后又将变得喜怒无常,再随后就变得十分严肃,我要煞费苦心才能讨你喜欢,但等你对我完全习惯了,你可能还会喜欢我——我说的话是喜欢我,而不是爱我。我想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对我的爱大概在半年以后或者不到半年的时候就会云散烟消,也许一个丈夫的热情最长也只能这样,这个观点是我从一个男人写的书中读到过的。但无论怎么说,作为伴侣和朋友,我希望自己永远不能变得使我忠爱的主人感到非常讨厌。”

“讨厌!不!我认为我对你会永远喜欢下去,同时我将用事实表明我不仅仅是喜欢你,而是爱你,情真意切,热烈持久地爱你。”

“你不会反复不定吧,先生?”

“用相貌取悦我的女人,我可能会这样,当我觉得她们既没有灵魂又没有真情实意时,当她们向我显示出平庸、浅薄,也许还有粗俗、暴躁、愚昧的时候,那时我就变成了一个魔鬼。可如果面对这清澈的目光,雄辩的口才,火一样的心,柔刚相济的性格,我将永远是善良、忠诚的。”

“你曾经遇到过这种性格的人吗?先生,你过去曾经爱过这种性格吗?”

“我现在正爱着。”

“这也需要看我是否具有那苛刻的标准,但在我之前呢?”

“我没有碰到过与你相似的人,简,你使我着迷,你叫我喜欢,在你面前,我变得恭敬,你给人的那种柔顺感使我喜欢。当我把这束柔顺的感觉缠在手指上时,它所引起的激动会顺着手臂一直钻到我的心田。我被感动了——被征服了,这种感动要比我语言所表达的更甜蜜,这种征服所具有的魅力超过我取得的任何胜利。你干嘛微笑,简?你这种神秘的叫人难以理解的表情变化想表达什么意思?”

“先生,我在想,请原谅这个想法,它是不经意冒出来的——我联想到了海格拉斯和参孙以及迷住他们的美女——”

“竟然有这样的想法,你这个精灵——”

“嘘,先生!你现在讲的那些话可不太明智,就和海格立斯和参孙做得不太明智完全一样。但是,假设他们结了婚,毫无疑问,

他们会用做丈夫的严厉去代替求婚时的温存。我担心你也会这样。我想预知在一年之后 ,如果我求你做一件你不便做或不愿做的事 ,不知道你会怎样 ?”

“ 现在你求我做什么事——哪怕最小的事 ,我都万分愿意被你请求——简妮特。”

“ 我已经想好了 ,我确实有请求 ,先生。”

“ 讲吧 !要是你用这样的表情抬头微笑 ,说不定没等我听明白你的请求 ,我就答应了你 ,那我就要现丑了。”

“ 绝对不行 ,先生。我只有一个要求 :别让人送那些珠宝来 ,别让我的头上满是玫瑰花朵。那样的话 ,还莫不如你在平常的手绢上镶上金花的花边。”

“ 这相当于‘给金子镀金’。这我知道。就这样 ,我同意你的请求——姑且同意。我将放弃我给我那个银行家的命令。但你还没有要任何东西 ,你只是要求取消了一件礼物 ,只一件 ,别的还有吗 ?”

“ 好吧 ,先生 ,请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 ,它主要集中在一件事情上。”

他似乎不安起来。“ 什么 ? 什么 ?”他急急地说 ;“ 好奇心可是一个危险的请求 ,好在我没发誓同意每一个请求——”

“ 但同意这个请求并没有危险 ,先生。”

“ 简 ,说出来吧 ,我但愿你是希望要我的一半家产 ,而不仅仅是询问什么秘密。”

“ 亚哈随鲁王 ! 好啦 ,你那一半的家产对我有什么用呢 ? 难道你觉得我是一个放高利贷的犹太人 ,要做有利可图的田产生意吧 ? 如果你同意向我敞开心灵 ,那我要求深入观察你的全部秘密 ,你绝不至于对我隐藏什么吧 ?”

“ 你可以得到我内心所有值得你知道的秘密 ,简。不过 ,看在上帝的份上 ,不要硬往自己身上加码了 ! 不要偏偏想喝毒汁——不要硬把一个地道的夏娃塞给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先生，干嘛呢？你刚才还对我讲你怎样愿意被征服，你感到被说服是快乐的。我最好趁此机会进行一番表白，开始是哄劝请求，必要的话，甚至于哭闹、绷着脸生气，目的是表现一下我的威严——我有必要这样试一试吗？你说吧。”

“依我看，你不一定敢做这样的尝试。你如此肆无忌惮，不通情达理，那么一切就都结束了。”

“是吗，先生？你现在马上就后退了。现在你看上去是那么严厉啊！你的双眉紧锁、足有我的手指那样粗，你的前额就像‘乌云层叠的雷霆，’——这是我曾在某篇惊人诗作中看到的诗句。我认为这就是你婚后的模样，先生。”

“要是我婚后是这个模样，作为一个基督教徒，我将马上放弃娶一个纯粹的小精灵或者小火妖的想法。但你要问什么呢，小东西？说吧！”

“看，你现在就开始粗鲁了，与奉承相比，我以为我还是喜欢这样。我宁愿是个小东西，也不愿成为天使。我要问的是这么一件事，你为什么费尽心机让我相信你打算娶英格拉姆小姐呢？”

“原来是这个问题！感谢上帝，还好！”此时此刻他那黑黑的双眉舒展开了，低下头冲我笑着，还抚摸着我的头发，好像是在避开危险后而感到高兴似的。“我想我可以坦白一切，”他接着说道，“尽管我这样可能使你感到有点愤怒，简——我已经领教过你愤怒时的样子，活活一个小火妖。昨晚当你向命运挑战时，说你的地位是与我平等时，在清凉的月光下你就激动得火冒三丈。简妮特，同时说明一下，严格地讲向我求婚的是你。”

“不错。不过请不要离题太远，先生——英格拉姆小姐是怎么回事？”

“噢，我是假装向英格拉姆献殷勤，因为我希望使你心生醋意，就像我痴心地爱你那样。我知道达到此目的，嫉妒是我最好的同盟。”

“真高明！现在你已经非常渺小，小得像我的手指头尖一样，这样做事是极不受欢迎的，是奇耻大辱。你难道就一点也不考虑英格拉姆小姐的感情吗，先生？”

“她心中的情感只有一种——傲慢，指望别人对她低三下四，你真的嫉妒过吗？简。”

“这你不要问了，罗切斯特先生。知道这个对你肯定不是有什么意思的事。你回答我时要真诚可信：你认为英格拉姆小姐不会由于你那虚假的殷勤而感到痛苦，是吗？她没有被抛弃的感觉吧？”

“绝不可能！我告诉过你，恰恰相反，抛弃我的是她。一听说我要破产，她的热情劲儿马上就冷却下来，或者不如说不见踪影了。”

“你真是稀奇古怪、狡诈多端，罗切斯特先生。大概在有些处理方法上你的原则是偏颇的。”

“我从来没有用偏颇原则，简，它们可能有时因为关照不够稍微长歪了一点儿。”

“请您再一次郑重地回答我的问题，如果这件好事降临到我的身上，是否就不用担心有谁会遭受我自己刚才感受的那种痛苦？”

“你放心好了，我善良的小姑娘，在人世间没有人比我对你的爱更纯洁了——因为我的灵魂上涂满了令人鼓舞的油脂，简——对于你这油脂就是对你的爱的信任。”

我扭头吻了吻那只放在我肩上的手。我深深地爱着他，这爱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

“还有什么要问的，你尽管说，”他随后说道，“我高兴被请求，高兴屈服于请求。”

我再一次准备好了我的请求：“请把你的打算告诉费尔法斯太太，先生，昨天晚上在客厅里，她碰到我和你在一起，感到很突然。在我下次见到她之前，你最好对她解释一下吧，我非常痛苦被这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位好女人所误解。”

“到你的房间去，把帽子戴上。”他说；“我要你今天上午和我去米尔科特，趁你准备的这段时间，我会向老太太说明白，消除她的误会。她是否认为，为爱情你献出了这一切很不合算的呢？”

“我想她认为我重视自己的地位以及重视了你的地位，先生。”

“地位，身份！见鬼去吧——不论现在还是将来，你的地位就在我的心里，高于那些想侮辱你的人，去吧。”

我不一会儿就穿戴整齐了，听到罗切斯特先生离开费尔法克斯太太的寝室时，我就赶忙下楼向那里跑去。看来老太太刚才一直在读她早晨要读的《圣经》经文——这是她每天的必修课。《圣经》展开在她面前，眼镜放在上面。罗切斯特先生的解释把她的功课打断了，此时她好像完全忘记了《圣经》，她正双眼盯着对面空荡的墙壁，因这非同寻常的消息打乱了一颗平静的心，所以她流露出了惊讶的目光。当看到我时，才明白了过来，尽管露出微笑，说几句祝贺的话，但那笑很快就消失了，话也只说了一半。她把眼镜收起来，合上《圣经》，把椅子放回了原处。

“我感到非常意外。”她开始说道；“真不知道该对你说些什么才合适，爱小姐。这不是在梦里，对吗？有时我独自坐着的时候，时常会朦朦胧胧幻想出许多没有发生的事。好像不止一次，我那已过世十五年的丈夫在我打瞌睡的时候就走进来，坐在我的身边，我甚至还听到他叫我的名字麦丽斯，他去世前经常有人这样叫我。你能否告诉我，罗切斯特先生是真心实意向你求婚了？请不要笑话我，他的确五分钟之前到过这儿，还说再有一个月你们就要结婚了。”

“他对我也是这样说的。”我回答。

“他说过？你真相信他的话吗？你同意他了？”

“是的。”

她迷惑地看着我。

“我的确没有想到。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罗切斯特家的人都非常骄傲。人们总说他的父亲不够大方，因为他非常爱财。他打算娶你为妻？”

“他是对我这么说的。”

她把我从上到下看了一遍，从她的目光里可以看得出她并未破解这个谜，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使人着迷的地方。

“真是难以置信！”她接着说：“既然你说这件事是真的，那它肯定存在了。我很难说它能否成为现实。这种事情很难说。你们这种情况最好是门当户对。再说他比你大二十岁，几乎可以做你父亲了。”

“不像你说的这样绝对不是，费尔法克斯太太！”我愤怒异常，大声说道：“他根本不像我父亲！我们在一起，无论谁看见了都绝不会这么想。罗切斯特先生看上去就像二十五岁的人那么年轻。”

“他确实是因为爱你才要娶你的吗？”她问。她的冷淡和怀疑极大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的眼里含着泪水。

寡妇接着说：“我使你伤心了，真对不起。你还非常年轻，对别人缺乏了解，我是希望你提高警惕。有句老话说：闪光的东西不一定是金子，’在这件事上，我的确害怕你遇到我预料不到的事情。”

“为什么？难道我的相貌不好吗？”我说：“罗切斯特先生难道不会真心真意地喜欢我？”

“不，你很好，现在比以前更好。我看罗切斯特先生非常喜欢你。我不时注意到你就像一只小动物被他宠着。有时候，我对他这种明显的宠爱感到不安，这都是为你好。我以前就告诉你应有所警惕。但我并非觉得会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我知道这种想法会让你感到吃惊，你也许还会生气。因为你是那么谨慎、那么端庄、那么明智，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要保护自己。昨天晚上，我找遍了每个角落，就是找不到你和主人；后来到了半夜，我才看见你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起进来了 ,我当时的痛苦简直没法对你说。”

“好了 ,现在别提这件事了 ,”我极为不耐烦地中断了她的话 ,
“一切都是正当的 ,这就足够了。”

“我真心希望到最后也不会发生意外。”她说 ;“但请你相信我 ,
你要非常小心。一定要和罗切斯特先生保持一段距离。不要相信
他 ,也不要相信你自已。像他这样的绅士一般是不会娶自己的家
庭教师的。”

我真的愤怒起来 ,幸好这时阿黛勒跑进了房间。

“我也要去米尔科特 ,让我也去 !”她叫着 ;“罗切斯特先生不答
应 ,尽管新马车里有那么大的地方。去求求他让我也去吧 ,小姐 ,
行吗 ?”

“我会求他的 ,阿黛勒。”我匆匆忙忙领着她跑了出去 ,非常高
兴躲开了那位忧心忡忡的告诫者。马车已经准备好 ,他们正在把
它赶到房前来。主人在卵石道上慢慢踱着步 ,派洛特前前后后地
跟着他。

“让阿黛勒与我们一起去 ,行吗 ? 先生。”

“我已经跟她说不可以。我不想带着小孩子 ! 我只想同你一
个人去。”

“就让她去吧 ,罗切斯特先生 ,这样更好。”

“不行 ,她会碍事的。”

从他的举止和声音中表现了专断和暴躁。费尔法克斯太太的
警告和怀疑就像一股寒流向我袭来 ,我的希望被一种朦胧的、虚无
飘渺的东西所笼罩着。我感到已经失去了驾驭他的能力。我不再
争辩。准备机械地服从他。当他扶我上马车时 ,看了看我的脸。

“什么事发生了 ?”他问我 ;“阳光完全从你的脸上消失了。你
真希望让她跟着去 ? 她不去你会感到难过吗 ?”

“我希望她去。”

“好吧 ,拿你的帽子 ,快点 ,要像闪电那样马上回来 !”他冲阿黛

勒喊到。

她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这一切。

“毕竟她只妨碍我们一个上午，关系还不大，”他说，“因为我想很快就把你——你的思想、言语、陪伴——终生都归我所有。”

阿黛勒一上车就马上吻我，算是表达感激之情了。她很快被他塞到角落里。于是她偷偷地向我这边窥视，很不自在地坐在那么严厉的人身边。她明白他现在很容易发火，不敢跟他小声说话，也不敢向他问这问那。

“就让她坐在我这边吧。”我请求说，“她也许会打扰你的，先生，这边还有很大地方。”

他把她抱了过去，就像抱一只小狗一样。“我还要送她去上学。”他说，这时他已面带笑容。

听了这句话，阿黛勒便问是不是不和小姐在一起了，一个人去上学。

“是的，”他回答，“完全没有小姐在身边，因为我想带小姐到月亮上去，到了月亮上，我想找一个山洞——在火山山顶之间的白色山谷里，小姐和我，只和我们两个人住在那里。”

“她会没有饭吃的，她会被你饿坏的。”阿黛勒说道。

“每天的早晚我会采集吗哪给她，月亮上的平原和山坡上遍地是雪白的吗哪，阿黛勒。”

“她会挨冻的，从哪儿才能找到火呢？”

“火可以从月亮的山上冒出来，她如果冷了我就抱她到山顶上，把她放到火山口的附近。”

“哦，她在那里会多难受，多不舒服啊！另外的问题是衣服，它总会有穿破的时候，新衣服到哪儿去弄呢？”

罗切斯特先生装作为难的样子。“哟！”他说，“那你说该怎么办呢，阿黛勒？动一动脑筋想个办法吧。如果用白云或粉红色的云彩做件衣服行吗？用彩虹也可以做一条很美丽的头巾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还有现在这个样子好。”想了一会儿，阿黛勒做总结似的说：“再有，在月亮上她只跟你一个人住在一起会厌烦的。如果我是她，就绝对不会跟你去。”

“她已经同意了，而且已经发了誓。”

“但你毫无办法把她带到那儿。因为周围都是空气，没有路可走，你们又没有长翅膀。”

“你看这片田野，阿黛勒。”这时我们已经驶出了桑菲尔德的大门，正沿着通向米尔科特的平坦大路迅速平稳地往前走，路面上的灰尘被暴风雨刷洗得非常洁净，路两边低低的树篱和高耸的大树显得十分清洁，亮晶晶地闪着青翠。

“阿黛勒，就在两个礼拜之前的一个傍晚——就是你在干草园的草地上帮我晒过干草的那个傍晚，那天非常晚了，我独自一人在田野里散心，因为我耙草耙累了，我就坐在围栏的台阶上休息。我掏出了笔记本和一支铅笔，开始写下很久以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不愉快的往事，以及我对将来幸福生活的憧憬。虽然光线越来越暗，但我仍然很快地写着，这时有一样东西沿着小路走来，它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我看了它一眼。这个小东西的头上戴着一块薄纱。我让它过来，它很快就来到了我面前。我没有跟它说话，它也沉默无声，但它的眼神我已经看明白了，它也看懂了我的眼神。我们无言的交往大概是这样的：

“它说它是个仙女，它的任务是使我幸福。我应该远离世间跟它到一个清朗的地方——比如说月亮，它向干草冈上方慢慢升起的月牙点了点头，并向我描述了月亮上雪花石膏的山洞，白银的山谷，说我们可以住在那里。我表示很愿意去，但就像你提醒我的一样，我说没有翅膀是行不通的。

“哦，那仙女说：那没有关系！这里有一件法宝，可以克服所有困难。她拿出一枚漂亮的金戒指，说道：把它戴在我左手的第四个手指上，这样我就成为你，你就成为我了。我们要离开这里，

在那里建造我们自己的乐园’。她向月亮点点头。阿黛勒,那枚戒指就在我衣服的口袋里,目前先变成一枚金币,并且我想尽快的再把它变成戒指。”

“这跟小姐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对仙女并不在意,你说过要把小姐带到月亮上去……”

“那仙女就是小姐,”他神秘地低声说道。这时我告诉阿黛勒别睬他,他在开玩笑;而阿黛勒却完全显出真正法国式的怀疑精神,她把罗切斯特先生描绘成“一个真正的撒谎者”,并对他说他的“仙女故事”她根本不予理睬,又说:“也没有什么仙女,即使有的话”,她敢保证她们也不会出现在他的面前,更不会把戒指给他或提出想与他一起在月亮上住。

我感到在米尔科特度过的一个小时非常难堪,我被罗切斯特先生硬拉着去一家绸缎庄,并命令我挑选了半打儿衣服。我不想这样,请他以后再说,但他不答应,非要立刻就买。我尽力地小声恳求,终于从六件减少到两件,而他执意要亲自挑选这两件衣服。我焦急地看着他的眼睛停留在那些华贵的绸缎料子上面,他的目光被一块最艳丽的紫晶色绸料所吸引,还有一块华丽的粉红色面料。我又连声向他恳求,告诉他还不如马上为我买一件金外衣,银帽子,反正我永远也不敢穿在身上。费尽口舌(因为他像块石头一样顽固),我才把他说服了,换成了一块朴素的黑色缎料和一块浅灰色绸料。“暂时应付一下吧。”他说道。但他还想看到我穿的衣服像花园那样花团锦簇。

好不容易使他离开了绸缎庄,我特别地高兴,然后又在我的催促下走出了珠宝店。他给我买的礼物越多,我的脸就越发烧,因为我感到烦恼,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我们又上了马车,我觉得发烧,疲倦地靠在座背上。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我叔叔约翰·爱寄给里德太太的那封信,他要把我收为养女并且让我继承他的遗产,因为各种忧喜交集的事情纷至沓来,所以这件事竟然被我忘得一干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净。“如果我有可能独立一些的话，我想这的确也是一种安慰。我真的不能忍受罗切斯特先生把我打扮得像个丑小鸭，或像个达那厄那样，每天让金雨浇个透。回家后我要马上往马德拉写信，把我要结婚的消息告诉他，以及要和谁结婚。以后如果我能使罗切斯特先生的财产增加一部分，那么尽管我目前靠他奉养，也不会觉得难以接受。”这个想法多少给了我一些安慰（我马上就按这个想法办了），于是我就有了自信心，再次和我的主人兼情人的眼神碰到了一起。其实虽然我一直避开脸不去看他，但他的眼睛却始终搜索着我的目光。他笑了，我认为他的笑像一位苏丹的笑——像苏丹在充满幸福与温情的时候，赐给那些他用金银珠宝抬高身价的奴隶时的微笑。他的手一直在寻找我的手，我用力捏了捏，然后就把这只被深情握红了的手推了回去。

“罗切斯特特别老是这副神气。”我说，“如果你坚持要摆出这个样子，那我只穿我的洛伍德旧衣裳，一直穿着。我结婚时要穿这件浅紫色的条格布衣。你自己可以用那块浅灰色布料做件晨衣，用黑色布料做许多背心。”

他抿着嘴低声笑了。他搓着手说：“哦，用眼睛望着她，用耳朵听她说话真有意思！”他高声说道：“她很古怪吧？她很泼辣吧？我不愿用这个英国小女孩去换土耳其后宫里的所有女妃，尽管她的眼睛像羚羊那样大，身段像女神那样美，无处不佳，无处不妙！”

他提到东方嫔妃，我又被伤害了。“我可比不上你的嫔妃，”我说道，“所以也不要把我与那样的人相提并论。假如你喜欢养嫔蓄妃，先生，那你应该立刻到伊斯坦布尔的市场去，把你不知怎样才能花掉的闲钱带在身边，痛痛快快的买一大批女奴回来。”

“在我为求得那么多的黑眼睛而讨价还价的时候，简妮特，你在干什么呢？”

“我将收拾一下，出去做个传教士，向被压迫的人——其中包括你后宫的那些嫔妃们——宣传自由的观念。我将到你的后宫

里去 ,煽动她们造反 ,尽管你是个三尾帜夏 ,先生 ,也会在片刻之间被我们擒住。就我个人而言 ,除非你同意签署一个民权宪章 ,一个独裁君主所发布的最自由宪章 ,不然的话我拒绝打开你的镣铐。”

“我等候你的恩赐 ,简。”

“如果不是你用那种眼神告饶 ,罗切斯特先生 ,我是一定不会原谅你的。如果你拿出这么一个姿态 ,我敢预言 ,不管你被迫颁布了什么样的宪章 ,一旦获释 ,你的第一个举措就是破坏它的条款。”

“啊 ,简 ,你还有什么要求 ?我担心在圣坛前举行婚礼后 ,你可能还要逼迫我再举行一次不公开的婚礼吧。我想你是要规定一些特别条件——它们的内容是什么 ?”

“我只想求得内心的安静 ,一颗不被过多的恩赐所压碎的心 ,先生。你还没有忘记你说塞莉纳·瓦伦的那些话吗 ?——有关你送的那些钻石、开司米衣料的那番话 ?我不愿成为英国的塞莉纳·瓦伦。我将继续担任阿黛勒的家庭教师。这样我可以挣得三十磅年金和食宿费 ,去自食其力。我要将这笔钱用来装点我的衣橱 ,你不用给我什么 ,除了——”

“喏 ,除了什么 ?”

“尊重。如果我能得到你报答的效果 ,那这两笔债就可以相互抵偿。”

“嘿 ,在镇定的爱顶撞的天性和内在的高傲自尊方面 ,你确实是无与伦比的。”他说。此刻我们快到桑菲尔德了。“今天你跟我一块进餐吗 ?”我们走入大门后 ,他问道。

“不必了 ,谢谢你 ,先生。”

“如果我可以提问的话 ,请问为什么要说‘不必了 ,谢谢你’ ?”

“我与你从未在一块吃过饭 ,先生 ,现在我不清楚有没有必要 ,直到——”

“什么 ?你总是说半截话。”

“直到我被迫这样做的时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否认为我吃东西像吃人的魔王或吃死尸的恶鬼那么恐怖，所以才不敢与我一块吃饭？”

“先生，我绝对没有这样想。只是希望像原来一样再过一个月。”

“你该马上放弃家庭教师这个苦差。”

“请原谅，先生，说真的，我不会这样做的。我要像过去那样接着工作下去。我还要照过去的习惯，整天都不见你。你愿意看我的话，可以在傍晚差人去召唤我，那时我会来的，但是其他的时间不行。”

“这个条件压得我几乎透不过气来了，我真想抽一支雪茄，简，要不来一撮鼻烟也行，好得到一点点安慰，就像阿黛勒常说的：‘让我镇静’。不巧的是我既没带雪茄盒，也没带鼻烟壶。但你听着——听我悄悄地谈——现在是你占上风的时候，小暴君，很快我就会占上风。你一旦被我完全控制了，为了避免你逃跑，打个比方说，我就会把你拴在像这样的链条上。”他摸了摸他的表链；“对了，亲爱的小仙女，我要把你放入怀中，免得把我的宝贝丢了。”

他在说话的同时把我扶下车。然后，趁他抱走阿黛勒的时候，我走进房子，没有阻挡地走回了楼上。

傍晚，他准时把我叫到了他的眼前。我事先已经想好了一件事让他做，因为我决心不把光阴花在卿卿我我的谈话中。我想起他有一副好嗓子，我知道他喜欢唱——唱得好的人一般都喜欢唱。我自己唱的歌一点儿提不起来，要是依他那吹毛求疵的评定，在乐器上也得算外行。如果别人唱得好，我还是乐意欣赏的。当充满浪漫气氛的夜晚刚将它布满繁星的蓝旗映在窗前时，我就站了起来，打开钢琴，请他给我唱支歌。他说我是个善于变化的女巫，他宁愿在别的时候再唱，但我却断言说目前最合适。

他问我喜欢他的嗓音吗？

“非常喜欢。”我本不愿意纵容他那敏感的虚荣心，但这次例

外 ,只能暂且这样了 ,甚至要鼓励它 ,奉迎它。

“ 那么 ,你必须为我伴奏 ,简。”

“ 好吧 ,我试试看 ,先生。”

我的确试了试 ,但马上就被从琴凳上拉了下来 ,并且获得了“ 小羊羔 ”的称号。我被毫不礼貌地推到一边 ,其实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他夺取了我的位置 ,他的琴弹得和唱得同样出色 ,他开始自弹。我赶忙走到窗前坐下 ,望着窗外那静悄悄的树和朦胧的草地 ,在优美的曲调下 ,圆润的歌喉唱出了如诗的歌词 :

心灵深处炽热如火 ,
蕴藏着坦白至诚的爱情。
真诚的爱欢快地涌腾 ,
将每根血管送入如波涛的生命。
她的来到是我每天的热望 ,
她的离去令我痛苦。
如果她偶尔姗姗来迟 ,
我的血都将因此而凝固。
我爱她 ,也盼望她爱我 ,
梦想着难以描述的幸福美满。
我执著地追求这美丽的目标 ,
盲目、热切地奋力向前。
虽然 ,我们的命运如此多舛 ,
像没有边际的广漠地带。
像隔着一片喷吐着泡沫的海洋 ,
碧涛滚滚水势凶险。
像盗寇出没的小路 ,
走过荒原 ,穿过林莽 ,
这都是因为强权与公理、不幸与天惩 ,
蛮横地将我们的心灵阻拦。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但我蔑视障碍与凶恶，
我向危险挑战。
一切威胁、一切折磨警告，
统统扔在脑后边。
我踏着彩虹疾行如光，
像在梦中遨游云端。
因为我看到前方已雨过天朗，
灿烂的朝阳已经出现。
那温柔而庄重的欢歌像明媚的阳光，
照耀着乌云般的凄凄苦楚。
我已不在意什么灾深难重，
不怕它们困扰纠缠。
在这甜蜜的时候，
我轻松自然胸中坦然。
即使我的敌人气势汹汹，
发出了要来报复的战书。
即使傲慢的仇恨要将我冲垮，
公理又不许我上前晋见。
即使残暴的强权横眉立目，
发誓与我不共戴天。
我心爱的人怀着高尚的忠诚，
已经把她的小手放到我的大手上面。
她誓与我风雨同舟，
让婚恋的神圣纽带系紧良缘。
我心爱的人已用神圣的一吻，
誓与我同生同死共度余生。
我爱她，也被她爱，
终于获得了难以描述的幸福美满。

他站起来向我走来,看得出来他激动得面庞通红,圆圆的鹰眼熠熠发光,表情里充满了柔情和爱恋。一瞬间我有点儿畏缩了,但马上又振作起来。我不希望出现温柔的场面和大胆的表达,但我正处于进退维谷之间。我必须准备好防御的武器——我想好了犀利的问话。当他走近我时,我严肃地问道:“你现在想跟谁结婚?”

“这问题由我亲爱的简说出来,真令人吃惊。”

“真的吗?我反倒认为这是很自然很必要的事儿。他说他的未婚妻将如何和他共同赴死。这种异教徒式的想法有何用意?我可不计划与他一块死——这一点,你可以相信。”

“哦,我所希望的所祈求的只是与她一起共生!她那样的人是永远会死的。”

“事实上也是如此。跟他一样,我也有权在自己寿到尽头时死去。我要等到那时候,而不是急忙地去为丈夫殉情而死。”

“我可以原谅这个自私的想法,能用和解的吻表示原谅吗?”

“我不愿意,非常对不起。”

我听到他称呼我为“冷酷的小东西”时,接着还听到他说:“所有其他的女人听到这样赞美她的歌早就感动到了骨头里。”

我准确无疑地告诉他我生来冷酷——心硬得要命,别盼望我会有什么改变,另外,我还决定以后的四个星期里,让他看到我性格中各种粗暴的地方。趁他还来得及解除这门亲事,他应全面地了解这是怎样的一桩婚约。

“愿意安静地、尽情合理地谈一谈吗?”

“要是你同意这样的话,我会安静下来,至于尽情合理地谈谈,我可以不太谦虚地说我此刻谈得就很合乎情理。”

“很好。”他烦恼得呿啊啞的,我想:“随你发脾气、烦躁,都悉听尊便。但我坚信这是对付你的最好办法。虽然我对你一片情深,爱得几乎是无法言传的,但是却不愿让严肃的爱陷入堕落的境地。用这根巧辩的刺,也许能挡住你走近那深渊的边缘,同时,在这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痛的帮助下 ,我可以使你我之间保持彼此都真正有益的距离。”

我步步紧逼 ,弄得他十分恼火。于是 ,在他怒气冲冲地退到房间那边时 ,我站起来像平常一样自然而又谦恭地说 :“晚安 ,先生。”随即从边门溜了出去。走了。

这种办法 ,我在整个试探期之内一直沿用 ,效果十分明显。确实 ,这样做常常弄得他大动肝火 ,但总的说来 ,我看得出他还是感到相当快乐的。如果温顺得像个羊羔 ,温柔得像只雄鸡 ,那他就会更加独断 ,而不会使他在判断上更加满意 ,在理智上更加满意 ,在情调上甚至不会使他更加适宜。

当着别人的面 ,我会像以往那样恭恭敬敬 ,温文尔雅 ,绝没有任何越轨的行为。只有当晚上相见的时候我才会对他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每当钟敲响七下时 ,他就会准时将我叫去 ,虽然我现在站到他的面前时 ,他不再用亲热的“亲爱的”、“宝贝儿”等称呼我 ,而代之的词是“惹人发火的木偶”、“狠心的小精灵”、“小妖精”、“小丑八怪”等等。还有 ,代替爱抚的 ,是现在他做的鬼脸 ;代替握手的 ,是在胳膊上扭一下 ;代替在脸上吻一吻的 ,是狠狠地拧一拧我的耳垂。这样更好 ,到目前为止我更喜欢这些猛烈的宠爱方式 ,而不喜欢得到更温柔的某种表示。看得出来费尔法克斯太太赞成我的处理方式 ,她对我所表现的忧虑消失了 ,因此我觉得我干得很棒。与此同时 ,罗切斯特先生硬说我把他折磨得皮包骨了 ,威胁说在马上到来的某个时候 ,要对我目前的行径进行凶猛的报复。对于他的恐吓我偷偷感到可笑。“既然我现在能约束你 ,让你保持理智 ,”我想 ,“将来我也不容置疑地能够做得到。如果这一办法失效了 ,我会想出许多别的主意来。”

但是任务毕竟很艰难 ,许多次我都宁愿去讨他欢心而不去捉弄他。我未来的丈夫正在成为我的整个世界 ,还不止是整个世界 ,差不多正在成为我天堂般的希冀。因为有了他 ,我忘记了还有什么宗教 ,就像日蚀时人们无法看到明亮的太阳一样。在那些美好

的时间 ,虽然上帝造就了他这个人 ,我却记不得上帝 ,而把他当成了偶像。

第二十五章

一个月的时间在热恋中过去了，结婚的最后时刻已经进入倒计时状态，即将到来的日子——一婚礼已经不能再拖了，一切的准备都已经安排妥当，至少我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做了。我已经将自己的那几个箱子装好、锁好、捆绑好，在我的小屋的墙边一字排开。明天这个时候，它们就将在去往伦敦的路上了，如果每件事都顺利的话，我也将这样——或者更准确地说不是我，而是一位我迄今仍不熟悉的叫简·罗切斯特的人。现在只剩下没有粘上地址标签，那是四张小纸块，仍然放在抽屉里。罗切斯特先生已经亲自在每张上面写好了姓名、地址：“罗切斯特太太、某某旅馆，伦敦。”把它们粘上去，或是请别人粘上去，我都觉得有点儿难为情。罗切斯特太太！她并不存在，要到明天上午八点钟以后的某个时候她才能诞生的，我得等到她确实已经被人们接受，才能把这些财产归到她的名下。在梳妆台对面的那个壁橱里，据说一些已经属于她的衣服已经取代了我从洛伍德穿来的黑呢上衣和草帽，这确实够我受的了。那套结婚礼服并不属于我——那浅灰色长袍薄雾似的婚纱此时却都占领了整个衣架。我关上橱门，以便把里面那古怪的幽灵一般的衣服隐藏起来。夜晚九点钟这个时候，这套服装向我屋里的暗影发着像幽灵似的微光。“那么你独自呆在这儿吧，你这乳色的梦。”我说。我浑身燥热。外面在刮风，我必须出去吹吹风。

我身上的燥热不仅是准备时的忙乱导致，也不仅是对那巨大变化（明日即将到来的新生活）的期待。使我坐卧不安的当然有这两方面的原因，但第三个因素对我心情的影响巨烈。

我心中忧虑着一件怪异的事情，这件事现在依旧没有琢磨透，这件事除我之外没有人知晓。这件事发生在昨天夜里。罗切斯特

先生一夜没回家 ,并且到现在仍未回来。他到离这三十英里以外的一个小庄园办事去了 ,那儿有他的一个庄园 ,两三个农场 ,有件事需要他到英国之前亲自去处理。此时我正等着他归来 ,以便卸下心上的包袱 ,让他帮我解答心中的疑团。各位读者 ,请先耐心等待他回来 ,当我向他讲述心中的秘密时 ,您就能够一起听到了。

在风的吹动下 ,我跑向果园 ,去那里躲避。狂猛的南风已经不停歇地刮了一整天 ,但没能带来一滴雨丝。随着夜幕的降临 ,风势非但没有减轻 ,似乎反而越刮越猛烈 ,呼啸得更加厉害。树木被吹得全都一个劲儿地向一个方向弯着腰 ,根本扭转不了方向 ,差不多一个小时也不往另外的方向甩动一次树枝 ,都将它们枝冠茂盛的头指向北方 ,持久不变。天空中云层翻滚 ,由南向北急速地追逐着。在那七月的一天 ,头上连一片蓝天都没看见。

风推着我跑 ,在心中我有些狂喜 ,因为我把心中的烦恼扔给了铺天盖地、呼啸奔突的狂风。沿着月桂树中间的那条小路跑过去 ,眼前出现了那棵七叶树的残躯 ,它站立着 ,面目焦黑 ,裂成两段 ,树干从中间劈开 ,狰狞地张着大口。裂开的两部分并没有彼此完全分开 ,因为坚固的树基和粗壮的树根把它们下面连结在一起 ,虽然共有的生命力已被摧毁 ,但仍可以说它们是一棵完整的树——一棵被毁坏的但依旧完整的树。当然树浆已经停止向外流淌了 ,两边的大树枝已经死去了 ,这年冬天的暴风雪肯定会将一边或者两边刮倒。

“你们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这样做完全正确。”我说 ,仿佛这高大的两半棵树是有生命的东西 ,能够听懂我的话。“我想 ,尽管你们看上去被烧坏了 ,又焦又黑 ,你们身上一定还有点儿生命的迹象的 ,一定还有从那忠诚可靠的根部再生的生命力。可是你们再也不能伸展出绿叶 ,也不会有鸟儿在你们的枝头筑巢 ,唱一曲曲赞美田园的欢歌 ,你们那充溢着欢乐和爱情的时光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了 ,但你们也并不孤独 ,在你们腐朽时 ,一直有个伙伴对你们深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同情。”我抬头望着它们时，月亮刚巧露了出来，好似挂在林树缝隙后面的那块天上。月儿圆圆，月轮呈血红色，一半被乌云掩着。它好像用迷惑、疲倦的目光扫了我一眼，随后就马上钻入厚厚的云端里去了。有一段时间，桑菲尔德周围的风势变小了，但远方的树林和河流上空却传来了狂暴凄惨的呼啸声，听起来叫人不寒而栗。我从树下跑开了。

在果园里我到处乱跑。许多苹果撒落在苹果树下的草丛里，我将它们采集了起来，然后又把生的和熟的分开。我把这些苹果拿回屋里，放进了储藏室。之后我去了图书室，看一看炉火生得怎样，因为我知晓尽管是夏天，但在这样一个阴晦的夜晚，罗切斯特先生看到炉火还是会很高兴的。火早就点着了，而且烧得很旺。我将他的扶手椅放在壁炉的旁边，把桌子也推了过去，放下窗帘，把蜡烛拿了进来，以便它随时都能被点燃。安排一切妥当之后，我倒觉得心神不安起来，难以平静地坐下来等他，甚至难以在屋子里待下去，房间里的一只小钟和大厅里的那只老钟已经同时敲响了下。

“时候已经这么晚了！”我说；“我应该到大门外去，有时外面还会有月光，我可以从大路口眺望很远的地方。也许他这时正要回家了，去接他可以省去一些牵挂。”

大门之外有几株高树，遮蔽了大门，在树梢之间，风在怒吼着，我极目向大路的两旁远望，左右两边一个人的踪影也没有，一片寂静，只有月亮从云层里探出头，一片云影照在大道上，除此之外，这条大路就是一条灰白色的长线，不见丝毫的变化，上面连一个动弹的黑色也没有。

我左顾右盼着，像孩子一样地流下了眼泪，视线模糊不清了——这是失望和焦虑的眼泪，我自己都感到很害羞，赶快把眼泪擦掉了。我徘徊着，厚厚的云层密无缝隙，把月亮紧紧地裹在闺房里。夜色愈来愈黑，雨借风势，来势凶猛地狂泻下来。

“但愿他快回来！但愿他快回来！”我喊着，心中满是疑团，充满了不祥的预感。我猜想在下午进茶之前他就会回来的，可现在到了深夜还没有回来，是什么事把他缠住了呢？难道会有什么意外吗？昨天夜里的情形又呈现在我的眼前，我认为那是灾难的先兆，我怕我的希望太美好了，不会实现。我最近得到了这么多的幸福，或许我的运气好过头了，现在到了相反的时候了。

“咳，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屋里去。”我想；狂风暴雨之夜他外出未回，我怎么能一个人坐在火炉旁呢？我宁可让腿受点累，也总比让心里紧张不安好受得多，我要前去迎接他。”

我出发了，并且走得很疾，可是没走多远，也就是不足四分之一英里，我就听到了马蹄声。一个骑马的人疾奔过来，旁边跟着一只飞跑的狗，去见鬼吧，不祥的预兆！正是他，他回来了！是的，骑着美士罗，派洛特跟在后边跑着。他看见我了，一块蓝色的牧场被月亮在天空中拓展出来了，他正在那块牧场上骑马兜风，明晃晃的，水旺旺的，非常带劲。他摘下帽子，在头上挥舞抡动着。我马上跑上去迎接他。

“喂！”他一边喊着，一边伸出手，从马背上俯下身来；很显然，没有我就不行了吧。踩住我的靴尖，递给我你的小手，上马！”

我听从他的吩咐，喜悦使我变得敏捷起来，我一跃而起，坐到了他的前面。表示欢迎，我得到了一个狂热的吻以及几句自鸣得意的吹嘘，我硬着头皮听了下去。他最后还是控制住狂喜的心情问道：“这么晚了你还出来接我，有什么要紧的吗？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的。我只是感到你将永远回不来了。我忍受不了独守空房，特别是在这么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

“确实是风雨交加！你浑身都湿透了，像是一个美人鱼。把我的斗篷拉起来裹在身上。我觉得你在发烧，简，你的脸和手都滚烫，我再问一遍，有什么急事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现在什么事都没有 ,我现在不担心也不忧愁了。”

“那么说你原来一直在又担心又忧愁呀?”

“是的。过一会儿我就会全部讲给你听 ,先生 ,可能你会因我的痛苦而嘲笑我。”

“明天之后我才会取笑你的 ,现在我怎么敢呢 ,我的胜利果实还没确实实到手呢。我眼前真的是你吗?确实是上个月中滑得像鳝鱼、刺多得像蔷薇的你吗?我无论用手触到哪里都会挨扎 ,而现在我好像将一只迷途的小羊抱在怀里 ,你是从圈里跑出来寻找你的牧人的吗 ,简?”

“我是需要你 ,但你可别自吹自擂。已到桑菲尔德 ,让我下去吧。”

他把我放在石子路上 ,约翰上来牵走了马 ,他跟着马走进了大厅 ,这时他召唤我赶快去换上件干衣服 ,然后去图书室找他。我正要上楼 ,他又喊住我 ,非得叫我保证别耽搁太久。我确实去的时间不长 ,五分钟之后我就回到了他身边 ,我看他正在吃晚餐。

“坐着陪我一块吃吧 ,简。吃上这一顿 ,明天早上再用一餐 ,很可能你就要很长时间不能在桑菲尔德进餐了。”

我在他的身边坐下 ,但告诉他我吃不下。

“简 ,是不是在考虑出门旅行或者到伦敦去的事 ,因此没有食欲?”

“我还预想不到今后的事 ,先生 ,并且我差不多知道我脑子在想什么 ,生活中的一切似乎都是虚无的。”

“我是很真实的——你摸摸看 ,我是例外的。”

“先生 ,你最像是幻影 ,最不真实。你只不过是梦境。”

“这是梦境吗?”他哈哈大笑 ,伸出手来 ,边笑边将手送到我的眼前。他的手健壮有力 ,手臂又长又壮。

“是的 ,我摸得到它 ,但它仍然是梦。”我把它从眼前移开 ,放下 ,说道 :“先生 ,您吃完晚饭了吗?”

“简，吃完了。”

我按铃叫仆人收拾餐桌。之后我们单独坐在一起，我拨动了一下火苗，然后在主人膝旁的一张矮凳上坐了下来。

“快到午夜了。”我说。“对。可你请记住，简，你答应过我在结婚的头一夜将伴我守夜。”

“我是答应过，我遵守承诺，至少和你呆一到两个小时。我现在并不想睡。”

“你全都准备妥当了么？”

“是的，先生。”

“我也都准备完全了。”他说，“我已经将一切都准备好了，明天我们就离开桑菲尔德，从教堂回来后的半个小时之内我们就离开。”

“先生，很好。”

“你说‘很好’这个词儿时，你的笑容是多么特别啊，简！你的脸蛋儿多么红润，眼睛又亮得多么奇特啊！你身体感觉好吗？”

“我相信很好。”

“相信！到底怎样？告诉我你感觉如何？”

“我说不出来，我难以用合适的词儿来告诉你我的感觉如何。我只希望眼前的景象永远不要结束，谁知道接下来的会是什么命运？”

“真是多疑症，简，你是不是太激动或者是太疲倦了。”

“先生，你现在平静、快乐吗？”

“没有——平静。可是快乐——非常快乐。”

我抬头望着他，他的脸色很红，充满着激情，脸上写满了幸福。

“简，请相信我，”他说，“把你心中的负担交给我，让它得到解脱。你有什么可担心的？担心我成不了你的一个好丈夫？”

“根本不是那回事。”

“是不是你对即将到达的新的一切不适应——对即将开始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新生活感到担忧？”

“不是。”

“简，你把我弄糊涂了，你这大胆而悲戚的目光和语调使我感到困惑和伤感，我希望你能把话说出来。”

“先生，那就请你听着。昨天晚上你没有在家里过夜，对吧？”

“没错，这我知道。你刚才暗示过我，我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我想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却令你感到不安了。讲给我听一听，可能是费尔法克斯太太说了什么？或者，你无意之中听到仆人们的议论？而恰好是这些事使你那敏感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不是的，先生。’时钟在打十二点——在听到小钟的清悦声和大钟的粗重声安静下来以后，我才继续说下去。

“昨天我忙了一整天，非常快活，并不像你所想象的这样。由于心里一直对新环境怀有恐惧而感到不快。我把与你共同生活当作是一件我十分渴望、也极为高兴的事情，因为我爱你。别，先生，现在别碰我，让我好好往下说。昨天我非常相信上帝，感到一切都是那么顺利和谐，对我们俩儿都非常有利。可以回顾一下，昨日的天气十分晴朗——地上没风，天上无云，让人觉得担心外出的安全和舒服显然是多余的。吃过茶点后，我到小路上去散了一会儿步，在心里想你。在我的想象中，你总是离我非常近，差不多感到你无时无刻都在我身旁。我想到了出现在我面前的生活——你的生活——比我的生活更宽阔、更激动人心的生活，先生，就好像深沉的大海比流入它的又窄又浅的小溪广阔、激动人心得多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传教士把这整个世界比作一片沉寂的荒野，对我而言它却是有如盛开的玫瑰。就在太阳夕下的时刻，天气变凉了，空中也出现了乌云，我便回到了屋内。索菲把我唤到楼上，让我去看看结婚的礼服，那是她们刚刚送来的，在衣服盒子内，礼服的下面，我看到了你给我的礼物——你像王子那样奢侈，让别人从伦敦送来了

婚纱。我想 ,由于我不愿意要珠宝首饰 ,你才决定骗我接受这样一件同样贵重的东西。打开它时我笑了 ,想怎样取笑你那贵族式的做法 ,以及你把自己的平民新娘用贵夫人的服饰打扮起来所费的心思。而想着我将如何把那块没有绣花的网眼本色方纱巾拿给你 ,那是我本人为我这卑微出身而准备的头巾。今天我要问问你 ,对于一个既不能给丈夫带来财富 ,也不能给丈夫带来姻亲 ,又没有姣好的容貌的女人来讲 ,这样的方巾是否已经是很好了。我了解你会有什么神情 ,并且能听到你那激烈的共和主义者式的回答 ,你傲慢地说 ,你没必要靠娶富豪的女儿或贵族的千金来聚敛财产提高你的身价。”

“你简直是我肚里的蛔虫 ,你这个小女巫 ,”罗切斯特先生中间插话道 ;“不过 ,除了绣花之外 ,你在那条婚纱上又发现了什么呢 ?难道你发现了毒药和匕首 ,以至于让你现在看上去如此愁眉不展的 ?”

“不 ,没有 ,先生。它既精美又华丽 ,我还在上面发现了费尔法克斯·罗切斯特的得意 ,我对此一点都不恐惧 ,因为我对这个魔鬼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 ,先生 ,夜晚来临时 ,天刮起了大风 ,昨晚的风刮得和现在不同 ,现在的风吹得既狂暴又猛烈 ,而昨天晚上的风要比现在令人恐怖得多 ,带着鬼哭狼嚎似的叫声 ,我真希望你在家。来到这个屋子里 ,我发现椅子是空的 ,壁炉里没火 ,内心不由得发冷。在上床后的一段时间里我难以入睡——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一直围困着我。风越刮越大 ,我好像听到风声中夹带着低沉的哀嚎。开始我分不清那声音发自屋内还是外面 ,但是每当风声一停 ,这声音就会出现 ,隐隐约约 ,凄凄惨惨。后来我断定那是远方的一只狗在嚎叫着 ,它终于停止不叫了 ,我很高兴。睡着后 ,我一直梦见漆黑的刮着大风的夜晚 ,我很希望跟你在一起 ,而且有一种奇怪的遗憾 ,总感到有什么东西横在我们中间。在睡觉时的梦境里 ,我沿着一条陌生的、曲曲折折的路向前走去 ,周围一切模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清，雨拍击在我身上，我还抱着一个婴儿，一个很小的婴儿，他又小又弱，不能走路。他在我冰凉的怀里颤抖着，在我耳旁可怜地哭叫着。先生，我以为，你就在这条路的前面，离我很近很近，我奋力要追到你身旁，一次又一次拼命呼唤着你的名字，求你停一下，可是我被束缚得走不了，话也说不出，而你，我意识到，却离我越来越远了。”

“现在，我在你身边，简，你还受这些梦的折磨，使自己心情沉重吗？神经过敏的小家伙！丢掉梦幻中的苦恼吧，只享受现实中的幸福吧！你说你爱我，简妮特，不错，这我不会忘记，你也得确定我是不会忘记的。那些话你虽未说出口，却并没有在你嘴边消失，我听见了它们，清晰又温柔，虽然或许有点严肃了，可是却如同音乐那样悦耳动听——我觉得和你生活在一起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爱德华，因为我爱你。’——你爱我吗，简？再说一次。”

“我爱你，先生——全部身心地爱你。”

“喔，”他沉默良久，继而说：“这很奇怪，但那句话确实痛苦地刺伤了我的胸膛。为什么？我觉得那是因为你说的太真挚、太虔诚了，因为此刻你抬头对我的注视传递了最崇高的忠诚、真情和爱恋，让我坐卧不安，似乎有位神灵来到我的身边，做出些顽皮的动作。简，这你不是很在行吗？拿出你那无所顾忌、忸怩羞怯、令人恼怒的微笑来吧。对我讲你恨我、挖苦我、激怒我，就是不要使我感动。我宁可被激怒，也不想因感动而惹起悲哀。”

“等我把这个故事说完了，我会狠狠地取笑你、激怒你，让你感到心满意足，但你得听我说完。”

“我觉得，简，你已经都告诉了我。我认为在你的一场梦里找到了你忧郁的根源！”

我摇了摇头。“什么！还有别的吗？但我怀疑那不是什么事。我预先告诉你，我不会相信。讲下去吧。”他那不安的神情和急躁中夹杂的几分忧虑举止让我吃了一惊，可我依旧继续

说了下去。

“我还做了另外一个梦,先生,梦见桑菲尔德成了一片凄凉的废墟,变成了蝙蝠和猫头鹰栖息的地方。那气势不凡的庄园正面好像只剩下了一堵薄壳似的高墙,很高,样子不太结实,在月色下我来回穿行,信步穿过院内长满青草的场地,不时被大理石壁炉绊一下,时而又几乎被落到地上的断片檐板绊倒。那个陌生的孩子我仍旧抱在怀里,他被包在一个被巾里。不管我的手臂是多么疲劳,无论给我造成多大的负担,我也找不见合适的地方把他放下,只能这样一直地抱着他。听到远方的路上传来了马蹄声,我判断那一定是你。你正要离去,要去遥远的地方,一去就是好多年,我不顾危险,发疯似地匆匆往那堵薄墙上爬,想从墙顶上能马上望你一眼。我脚下踏着的石头滚落了,我抓着的常青藤也折断了,那孩子惊恐地紧紧抓着我的脖子,差不多将我勒断气了。最后我到底爬上了墙顶,终于看到了你,奔马在那条白色的路上,你就像一个黑点,而且愈来愈小。风势很大,刮得几乎难以立脚,于是我坐在了狭窄的壁架上。那个孩子坐在我膝盖上吓坏了,经过我哄劝,才得以安静。你在路上拐了个弯,我于是向前探身想再看你一眼。墙塌了,我的身体猛然晃动了一下,坐在我膝盖上的那个孩子掉了下来,于是我失去了平衡,向下跌落,接下来我就醒了。”

“简,讲到此为止吧,好了。”

“这仅仅是序言,先生,接下来还有正文呢。当我醒来时,一道亮光在我眼前晃动。我以为——哦,这是早晨来临了!但是我错了,那是一支蜡烛的光亮。我想可能是索菲进来了。梳妆台上立了一支蜡烛,壁橱的门敞开着,在我上床之前,刚将结婚礼服和婚纱挂在里面,听到那里有些动静,我便问:‘索菲,你在吗?’没有回答,但有个人影从壁橱里出现了,手中拿着一支蜡烛,高高地举起,端详着挂在衣架上的礼服。‘索菲!索菲!’我又喊道,仍是一片寂静,无人答应。我已经坐了起来,将上身向前探出,先是感到惊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后来感到迷惑 ,接着周身的血液都变得冰冷了。罗切斯特先生 ,那不是索菲 ,也不是莉亚 ,更不是费尔法克斯太太。对 ,不是的——绝对不是 ,我当时和现在都敢肯定 ,甚至也不是那个怪女人 ,格雷·普尔。”

“一定是她们其中的一个。”我的主人插进话来说。

“不是的 ,先生。我郑重地向你发誓 ,绝对不是。在桑菲尔德过去我从未见过那个浮在我面前的人影。那身形、那轮廓 ,我太陌生了。”

“描述一下吧 ,简。”

“先生 ,那似乎是个女人 ,高高大大 ,浓密的黑发长长地拖在背后。我不知晓她穿的是什么 ,笔挺的 ,但到底是长袍 ,还是被单 ,还是裹尸布 ,我难以形容。”

“你看见她的脸了吗?”

“开始我没看见。可是没有多久她就从衣服架上摘下了我的婚纱 ,将它举在手中望了半天 ,接着她把婚纱披在自己的头上 ,对着镜子转过身去。从发暗的长方形镜子里此时我还是比较清晰地看到了她的整个面部。”

“是什么模样?”

“我感到她模样极为恐怖 ,几乎像鬼一样——咳 ,乌发 ,额头上横着一条条沟样的皱纹 ,眼睛充满血丝 ,两道浓眉高高挑起。要我告诉你她让我联想到什么了吗?”

“说吧。”

“那个德国妖怪——丑陋的吸血鬼。”

“啊!——她来干什么?”

“先生 ,她将我的婚纱从她那丑陋的头上拿了下来 ,将它一撕两半 ,甩到地上 ,用脚踩它。”

“后来呢?”

“她将窗帘扯到一边 ,向外张望。大概她看到天快亮了 ,于是

就拿起了蜡烛 ,向门口走去。当靠近我的床边时 ,她停了下来 ,那血红的眼睛狠狠地盯住我。把蜡烛嗖地举近我的脸 ,在我的眼前将它熄灭了。我感到她那灰白的面孔热烘烘地接近了我的脸 ,我失去了知觉 ,这是我一生当中第二次——仅仅是第二次 ,被吓昏了过去。”

“你醒来的时候 ,谁在你身边 ?”

“没别人 ,先生。只有从窗外射进的明媚阳光。从床上起来 ,我用水冲了头和脸 ,喝了一大杯水。身体虽然觉得软弱乏力 ,但还没有生病。于是我决定 ,除了你 ,我对谁也不提及昨天夜里我看见的情景。先生 ,告诉我 ,那个女人是谁 ,从哪里来 ,是干什么的 ?”

“这勿庸置疑 ,是你脑神经过于激动紧张所造成的结果。我必须小心地保护你、疼爱你 ,我的宝贝 ,你那脆弱的神经是经不住磕磕碰碰的。”

“先生 ,我发誓我的神经什么毛病都没有。那个东西确实有 ,这件事也确实发生过。”

“可你前面的那些梦呢 ,它也是真的吗 ?桑菲尔德府是废墟吗 ?我和你是被不可逾越的障碍阻隔吗 ?我是没有一滴眼泪、一个吻 ,一句话离你远去的吗 ?”

“还没有。”

“你能想象我会这样去做吗 ?行了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牢牢地连结在一起了。等我们结合在一起 ,那就再也不会有什么心理恐怖的现象出现了 ,关于这一点儿我可以向你保证。”

“心理恐怖现象 ,先生 ,我也希望相信那是一种心理恐怖现象 ,既然你都无法向我说清那个可怕的来访者之谜 ,我其实更希望如此。”

“如果我都无法解释的现象 ,简 ,那一定是假的。”

“先生 ,今早我起床时也对自己这么说过。我将房间的四周环视了一下 ,想在大白天看一看那些熟悉的东西 ,瞧一瞧它们那令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愉快的样子 ,以便从它们身上得到点儿勇气和安慰。可是在那儿 ,在地毯上 ,我却看见我的婚纱 ,确实是被扯成了两半。”

我感到罗切斯特先生确实害怕了 ,身体颤抖了起来。他一把把我搂入怀中。“ 谢天谢地。”他叫道 ;即使昨天夜晚有什么邪恶的家伙降临你身边 ,也只是那条婚纱遭了殃。啊 ,简直不敢想象会发生这情况 !”

他呼吸急促起来 ,紧紧地将我搂在怀抱 ,我几乎被他抱得透不过气来 ,几分钟沉默之后 ,他才高兴地继续说 :

“ 哎 ,简妮特 ,这一切我都向你解释 ,它一半是梦 ,一半是现实。我并不怀疑有个女人闯入了你的房间。那个女人是——肯定是格雷斯·普尔。你自己也觉得她很奇怪 ,从你所知道的一切看 ,完全有理由相信是由她干的——瞧 ,她是怎样对付我的 ? 又是怎样对付梅森先生的 ? 在睡意朦胧间 ,你又看见她闯进了你的房间 ,看到了她的举止行为。但由于你在发烧 ,可以说是有点儿迷迷糊糊 ,你就给她装上了一副妖怪的面具 ,这相貌与她本人不太一样 :乱糟糟的长发 ,又肿又黑的脸 ,夸张的身材 ,这些全都是虚幻中的东西 ,是梦的结果。不怀好意地撕烂婚纱是真事 ,这等事她干得出来的。我知道你要问为何我要把这么一个女人留在家中 ,等我们结婚满一年我再慢慢告诉你 ,现在说这些还不是时候 ,你满意了吗 ? 简 ,你对我这个解释满意吗 ?”

我想了一会儿。在我看来这确实是唯一能讲得通的解释。我并不怎么满意 ,但为了使她高兴 ,我竭力装出满意的样子——我确实感到了安慰。于是我对他满足地笑了一笑 ,算是作了回答。现在 ,由于早已过了半夜一点钟 ,所以我打算离开他。

“ 索菲不是跟阿黛勒一起在儿童室休息吗 ?”我点燃要举走的蜡烛时 ,他问道。

“ 对 ,先生。”

“ 阿黛勒的小床上有足够的空间容你睡。今天晚上你一定要

和她一块儿睡 ,简。你讲的那件事肯定会使你神经紧张 ,我不愿让你独自一个人睡 ,答应我 ,到儿童室去。”

“我愿意这么做 ,先生。”

“从里面把门插死。上楼时叫醒索菲 ,借口嘛 ,就说请她明天准时将你叫醒 ,因为你必须要在八点钟以前穿好衣服 ,用完早餐。行啦 ,别那么双眉紧锁了 ,丢开烦恼吧 ,简妮特。狂风已经远去了 ,只剩下温和的飒飒声。玻璃窗上再也不会会有暴雨的砰砰的敲击声。看——”他掀起了窗帘 ,“多美的夜色呀 !”

夜色的确很美。半个天空没有云彩 ,风已转向东 ,云儿已经排成长长的一行 ,是一行行白色的纵队 ,被风吹着向东飘走。恬静的月亮照耀着大地。

“啊 ,现在我的简妮特心情如何 ?”罗切斯特先生用探询的目光盯着我的眼睛。

“像夜色一样宁静 ,先生 ,我也一样。”

“那么今晚你就不会再梦见离别和忧愁了 ,而会梦见快乐的爱和幸福的结合啦。”

这个说法只对了一半。我确实没有梦见忧愁 ,但也没梦到欢乐 ,因为根本没有睡意。我把小阿黛勒抱在怀里 ,望着她带有童年独特韵味的酣睡——那么安宁 ,那么沉稳 ,那么天真。我一边看 ,一边等待黎明的降临 ,我所有的生命力都十分清醒活跃。太阳刚跃出地面 ,我就起来了。现在我仍然记起离开阿黛勒时 ,她紧紧地抱住我 ,我没忘记我一边将她的小手从我脖子上放开 ,一边吻着她。我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冲着她哭泣了起来 ,因为担心自己的哭声会扰乱她依然酣睡的梦 ,我离开了她。她好像是我往日生活的象征。而他 ,这位我马上就要打扮起来去迎接的人 ,则是我不清楚的明日的象征 ,使我敬畏又爱慕。

第二十六章

早晨七点钟 ,我梳洗完毕 ,这件事的确不容易做 ,花了很长时间 ,还是索菲协助我完成的 ,我料想罗切斯特先生可能早就无法等待了 ,便叫人上来催问为何我迟迟还不下楼。那条没有绣花的网眼本色方纱巾 ,此时正由索菲用针把它别在我的头上。她刚别完 ,我就匆忙地想下楼去。

“ 等一等 !”她用法语说道 ,“ 照一下镜子 ,自己是什么样子你还没看见呢。”于是我在门口转动身体 ,看到自己穿着礼服 ,笼罩着婚纱 ,确实与平时不大一样 ,好像换了一个人。“ 简 !”传来一声呼喊。我赶忙下了楼 ,罗切斯特先生在楼梯口迎住了我。

“ 磨磨蹭蹭的人。”他说 ,“ 我快急死了 ,而你却磨蹭了这么长时间 !”

他带我进入餐室后 ,用敏捷的目光将我全身打量了一番 ,说我爱得像迎春花 ,是他生活的骄傲 ,而且是他眼睛向往的焦点。然后他又对我讲 ,他只允许我用十分钟的时间吃早点。他按了一下铃 ,几位新近雇用的仆人中的另外一个应声而入。

“ 约翰套车准备好了吗 ?”

“ 是的 ,先生。”

“ 行李呢 ?”

“ 他们正在搬 ,先生。”

“ 你到教堂去一次 ,看一看牧师伍德先生以及教区的执事是否都到齐了 ,然后快点儿回来告诉我。”

正如读者所知晓的 ,教堂离大门口没多远 ,那个男仆很快就回来了。

“ 伍德先生正在更衣室里穿法衣 ,先生。”

“ 马车准备好了吗 ?”

“正在套马。”

“去教堂的路上我们不用它,但我们一回来就得准备出发,所以箱子行李现在就得放好捆牢,让马车夫整装待发。”

“是的,先生。”

“简,你准备好了吗?”

我站起来,和罗切斯特走向教堂。不用等亲戚们列队,也不用等男女宾相们引路,只有我们两人去教堂,在我们走过大门时,费尔法克斯太太站在那儿,我想跟她讲几句话,然而我的手被一只铁钳一样的大手紧紧地攥着,被催赶着向前走,那步伐我勉强才能跟上。只要看一眼罗切斯特先生的面庞便能感到,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就连耽搁一秒钟他都不能忍受。不晓得有哪个新郎看上去会像他那样——如此义无反顾,如此不屈不挠,也不知道是否有谁在两道如剑的黑眉下,显露出一双那么灼热发亮的眼睛。

顺着车道下行时,我既没有仰望天空,也没有俯视脚下,所以我不清楚天气是好是坏。我的心紧随着我的目光,好像一起钻入了罗切斯特先生的心灵中。我想看到那些看不到的东西——我们向前走去,他好像一直在凶恶地盯着它。我想体察到他心里的思想活动——他好像正在竭力抗拒它们的力量。

在教堂墓地的角门旁,他停了下来,看到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我的爱是否有些太残酷了?”他说,“喘口气吧,靠在我身上,简。”

直到今天,我仍然能回想起当时的一切:一座静穆耸立着的灰色古旧教堂,一只白嘴鸦正绕着教堂的顶尖飞旋着,映红天空的朝阳远远照着那些草色青青的坟墓,在那些坟墓间有两位陌生的人,正在辨认着依稀可数、长满青苔的几块墓碑上的碑刻。我注意到了他们,是因为他们一看见我们就拐到了教堂后侧,我认为他们打算从侧门进入教堂观看婚礼。罗切斯特先生并没有注意到他们,他正热切地凝望着我的脸,可能我的脸在这时候一片苍白,血也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然 ,因为我觉得自己的额头上正在冒冷汗 ,脸颊和嘴唇都在变冷。不久我就恢复了过来 ,于是我就和他一块儿慢慢地沿着小路向教堂的走廊走去。

教堂是简陋的 ,显得非常静穆 ,我们进来时 ,身着白色法衣的牧师正在低低的圣坛那儿等待着我们的到来。我的猜测一点儿没错 ,那两个陌生人已经先于我们进入了教堂 ,这时他们正站在罗切斯特家的墓室边 ,背对着我们 ,隔着栏杆望着那座被岁月涂上了污斑的古老大理石墓。在那里有一个跪着的天使 ,守护着戴德·罗切斯特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的遗骸 ,戴德在内战中阵亡于马斯顿荒原。

我们站到领圣餐的栏杆前面。此刻我听到身后响起了谨慎的脚步声 ,忍不住回头看去 :一个陌生人 ,很明显是绅士的先生正在踏上圣坛。仪式开始了 ,先是解释了婚姻的含义 ,随即牧师向前迈进一步 ,向罗切斯特先生微微倾斜上身 ,继续说道 :

“我要求并责令你们二位——因为在可怕的末日审判到来时 ,当所有心中的隐私都要被揭开时 ,你们最终要回答的——如果你们当中哪一个知道存在某种阻碍 ,使得你们不能合法地结为夫妻 ,现在就请务必坦白。你们应该相信 ,凡是《圣经》上不准许结合的夫妻 ,都不是由上帝指定结合的夫妻 ,因此他们的婚姻当视为非法的婚姻。”

按照惯例进行 ,他暂停了下来 ,那句台词的后面停歇是否曾被回答打断过呢 ?大概一百年以来都没有一回吧。其实牧师的目光并未离开过他那本圣典 ,他只是暂时屏息以待 ,随后便继续进行了。他开口提问 ,他的一只手已经向罗切斯特先生伸了过去 :“你愿意娶这个女人做你正式的妻子吗 ?”——这时有一个清晰的声音从近处传来 ,说道 :

“我宣布婚姻存在障碍 ,婚礼因此不能进行。”

牧师抬起头来望着发言人 ,哑口无言地站着 ,执事也目瞪口呆

呆，罗切斯特先生的身体晃了一下，好像在他脚下发生了地震。他在站稳脚跟后，头都没回，连眼珠也没移动一下，便说：“继续进行。”

他这句语调深沉的话一出口，教堂里便鸦雀无声了。没多久时间，伍德先生继续说道：

“对刚才提到的事在没有经过调查、确证它的真假之前，我不能使婚礼继续举行。”

“这个仪式该彻底完结了。”我们身后的声音补充道：“我能够证明并断言，这个婚姻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障碍。”

对此罗切斯特先生充耳不闻，他铜浇铁铸般地站着，一动未动，只是紧握着我的手。他的手热得像火焰在燃烧，握得那么有力啊！他那苍白、坚毅、宽阔的前额像是开采出来的大理石啊！他的眼睛熠熠发光，依然炯炯有神，却又隐含着何等狂野的神色啊！

伍德先生不知怎么才好。

“是什么性质的阻碍呀？”他问；“也许可以排除——可以通过解释得到解决？”

“不可能，”对方答道；“我已经说过它是不能征服的，这样讲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说话者慢慢走近，倚靠栏杆。他继续往下讲，字字都讲得清楚、镇静、速度适中，但声音并不洪亮。

“这个障碍在于已存在的婚姻状态：罗切斯特先生现在有一位依然在世的妻子。”

这语调虽然不高，但我的神经立即开始剧烈地颤动了，过去我听到雷声都未曾像今天这样紧张过。这句话使我周身的血液经历了无以名状的冲击，以前我遇到寒霜和烈火都没有像今天这样难受过，但我依然镇定自若，没有昏厥。我向罗切斯特先生看去，并且让他看到我，他的整个脸像是一块无颜的岩石，眼中冒火，他什么也没有否认，好像正准备向一切敌人挑战。他没有跟我说什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也没有微笑 ,好像忘了我这个活人是他的未婚妻 ,他只是用手臂揽住我的腰 ,紧紧地将我搂在身旁。

“你是谁 ?”他对闯入者发问。

“我是布里格斯 ,是伦敦某某街的律师。”

“你想塞给我一个妻子吗 ?”

“我只是想提醒您尊夫人的存在 ,先生 ,即使你不承认这一存在 ,但法律却承认。”

“那就请说明一下她的个人介绍吧——姓氏 ,父母 ,住处。”

“当然可以。”布里格斯先生冷静地从衣袋里拿出了一份文件 ,用带有鼻音的官腔继续说道 :

“我断言并能证明 ,在公元某年十月二十日(十五年前) ,英格兰某郡费恩迪安庄及其郡桑菲尔德府之爱德华·费尔法克斯·罗切斯特 ,同我的姐姐——盲人乔纳斯·梅森及其妻克里奥尔人安托瓦妮特的爱女 ,伯莎·安托瓦妮特·梅森 ,在牙买加西班牙城的某教堂结婚。其记录可在该教堂的登记簿中查到 ,我手里现有该记录的抄件一份。签字 理查·梅森。”

“如果你能证明那份文件是真的 ,它可以证明我结过婚 ,可是它却不能证明其中所提到的那个被称作我妻子的女人还在世上。”

“在三个月前她还活着。”律师回答。

“你怎么知道 ?”

“这个事实我有个证人。先生 ,恐怕他的证言连你也无法反驳。”

“请他出来 ,否则的话就见鬼去吧。”

“我先让他出来 ,就在这里 ,梅森先生 ,请到前面来。”

听到这个名字 ,罗切斯特先生牙关紧咬 ,身上还出现了一阵强烈的痉挛性的颤抖。因为紧靠着他 ,我觉得传遍他周身的是止不住的愤怒和绝望的颤抖 ,一直在后面来回走动的另一位陌生人这时也走上前来 ,只见一张苍白的脸从律师的肩后朝这儿张望——

不错，是梅森。罗切斯特先生扭过头对他怒目而视。我曾多次说过他的眼睛是黑色的，然而现在他的黑眼珠上却透出茶褐色，不，血红色的光来。他的脸涨得通红，好像那铁青的脸颊和他那光泽的额头得到了从内心传来的红光——那颗心正如同烈火在蔓延升腾。他转动了一下身躯，高抬起强健的臂膀——他本来能给梅森一击，将他击倒在教堂的地板上，但无情的一切震慑得他说不出话来。这时梅森已经吓得缩在一旁，胆怯地祈祷：“上帝啊！”罗切斯特先生禁不住产生了一种鄙视的感觉，这时他冷静了，愤怒的情绪慢慢消失了，就好像被枯萎病弄枯萎了一般，他仅仅回问道：“你有什么要说的？”

梅森从苍白的嘴唇间泄出一句几乎无人能听得清楚的回答。

“如果你不能明白地回答就是在故意捣乱。我再重复一次，你有什么要说的？”

“先生，先……生。”牧师赶忙说，“要记住你是在一个神圣的殿堂。”然后又马上用温和的语气对梅森先生说：“先生，你是否清楚地知道这位绅士的妻子依然还活着？”

“大胆说吧，拿出你的勇气来。”律师催促道。

“她现在就在桑菲尔德府！”梅森用较为清楚的声调说：“我今年的四月份还曾经探望过她，我是她的弟弟。”

“桑菲尔德府！”牧师吃惊地说：“不可能！先生，作为一名这里的老居民，我至今从未听过在桑菲尔府有一位罗切斯特夫人。”

我看到罗切斯特先生的嘴角咧向一侧，露出难以觉察的狞笑，他嘟哝道：

“是，一点儿没错！我不想使任何人知道这事，为此我做了小心谨慎的周密部署，同时也不让别人知晓她有这样的称呼。”他陷入沉思，静静地思量了将近十分钟，最后下了个决心，并将它宣布了出来。

“够了——干脆把一切都挑明吧，就像把子弹从枪膛里痛痛快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快射出来一样。伍德 把你的书合起来吧 ,脱去你的法衣。”然后对执事说道 :“约翰格林 ,离开教堂吧 ,今天没有婚礼了。”那人服从了。

罗切斯特不顾一切地继续讲道 :“重婚是个罪恶的字眼 !然而 ,我决意要成为一个重婚者 ,现在命运战败了我 ,或者说上帝阻挡了我——或许确实是天意如此。现在 ,我并不比魔鬼强多少 ,正如牧师要对我说的那样 ,毫无疑问 ,我应当受到上帝最无情的审判 ,甚至应该受到不灭的火和不死的蛆的无尽折磨。先生们 ,我的计划失败了 !这位律师和他的当事人说的都是实情。我已经结过婚 ,而且 ,同我结婚的女人还活着 !伍德 ,你说你从没听过在那边的房子里住着一位罗切斯特太太 ,可是你或许已经多次听别人谈论过那儿看管着的一个神秘的疯子吧 ,谈过她怎样地被囚禁在那所房子里 ,一定有人偷偷地跟你说她是我的异母私生的姐姐 ,可能还有人说她是我遗弃的情妇 ,现在我告诉你 ,她就是我十五年前娶的妻子——伯莎·梅森 ,也就是这位果敢男士的姐姐 ,此时他正在用发抖的四肢 ,苍白的脸色向你们昭示 ,男子汉可以有怎样坚强的心。振作起来吧 ,狄克 !不要害怕我 !我不愿打你 ,就像我不想打一个女人一样。伯莎·梅森是个疯子 ,她诞生于一个由疯子组成的家庭——三代人中每一代都有白痴和疯子 ;她的母亲是个克里奥尔人 ,是个疯子加酒鬼 !我是娶了她女儿后才发现的 ,因为在这之前 ,我对她家中的家史一无所知。伯莎像个孝顺的孩子 ,从两方面继承了她妈妈的特点。我有一个可爱的伴侣——纯洁、聪慧、端庄。你们可以想象到我是一个多么幸福的男人 ,我经历过何等丰富多彩的生活 !哦 !我的经历真是棒极了 ,只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可我不必再作进一步解释了。希里格斯、伍德、梅森 ,我邀请你们大驾光临寒舍去访问一下普尔太太的病人——我的妻子 !你们能够看到 ,作为上当受骗的男人我娶了个怎样的妻子 ,从而就能断定我是不是有权利终止这桩婚姻的契约 ,有资格去寻求一个至少有

人性的同情。伍德，这位姑娘，”他看着我接着说：“跟你一样也不晓得这件令人厌恶的秘密。她本来认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正当合法的，做梦也没料到自己会落入圈套，要同一个被骗的不幸男人结为虚假的婚姻，没想到那不幸的男人已被束缚在如野兽一样可恶的疯女人的结合上！好吧，请各位跟我去吧！”

离开教堂时，他依旧牵着我的手走，三位绅士跟在我们后面紧跟着。来到大厅的正门前，我们看到了那辆马车。

“把它赶到马车房去，约翰。”罗切斯特先生冷冷地吩咐：“今天我不需要它。”

我们进入大厅时，费尔法克斯太太、阿黛勒、索菲、莉亚都迎上前来向我们祝贺道喜。

“走——统统都走！”主人喝道：“让你们的祝贺见鬼去吧！谁要你们的祝贺？反正我不要。它们晚了十五年！”

他依旧紧握着我的手，我们继续往前走，登上楼梯，他依然示意三位绅士跟上他，他们紧跟在我们的后面。登上第一道楼梯，沿着过道走过去，一直走到第三层楼。一把万能钥匙在罗切斯特先生的转动下，一扇低矮的黑门被打开了，大家进入了那间挂有绣帷、摆放一张大床和一个彩绘图案组成的大柜的屋子。

“这个地方你并不陌生，梅森，”我们的向导说：“就是在这儿她咬了你，并且用匕首刺了你。”

掀起墙上的绣帷，第二道门出现了，他又将这道门打开了。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有一个壁炉，炉子前用又高又结实的围栏围着，正燃烧着火，在天花板上有由铁链吊着的灯。格雷斯·普尔冲着火炉弯着腰，很明显是在用平底锅做什么好吃的。屋子的那一边暗影里，有一个什么东西在来回窜动着。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人还是野兽？起初看上去谁也分辨不清。它好像用四肢着地爬行着，像个什么奇怪的野兽乱抓乱叫，可是它又穿着人的衣服，密密的头发中夹杂着白发，蓬乱得像鬃毛遮盖着头和脸。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普尔太太！早晨好，”罗切斯特先生说。“你照看的人今天表现如何呀？”

“我们还行，先生，谢谢你，”她小心地将沸腾的食物端放到炉边的铁架上去，“有时要咬人，可并不算残暴。”

这凶猛的叫喊声好像在告诉别人刚才她所说的话是不真实的，这个穿衣服的鬣狗爬了起来，用后脚高高地立住。

“啊，她看见你了，先生，”格雷斯基道：“你最好别呆在那儿。”

“只是待一会儿，格雷斯基，你得让我待上一小会儿。”

“先生！那就小心点儿，看在上帝的份儿，要当心！”

疯子怒吼了起来。把她浓密蓬乱的鬓毛从脸上分开，怒视来访者。我清楚明了地认出了那张紫色的脸。——肿胀起来的五官。普尔太太走上前来。

“站在一边。”罗切斯特先生一把将她推到一边，说道：“我猜她现在没带刀吧？另外我也是有准备的。”

“谁也甭想知道她举着什么，先生，她非常狡猾，人的判断力和猜测都难以识破她的诡计。”

“最好我们还是离开她。”梅森先生偷偷地说。

“见你的鬼吧！”他姐夫冲他喊道。

“注意！”格雷斯基叫道。那三位绅士同时向后退去。罗切斯特先生赶快把我拉到他的身后。疯子杀了过来，凶狠地扼住了他的脖子，同时用牙咬住他的脸。他们搏斗着。她是个身材高壮的女人，身材差不多和丈夫一样高，而且胖得很。互斗中她显示出如男人一样的力气——尽管她非常强壮，还不止一次地几乎被他掐死。他原本完全能够选准攻击点使她一举就犯，可是他不愿出手伤人，他只跟她搏斗，最后还是扭住了她的胳膊。格雷斯基·普尔递给他一根绳索，他将她的双臂反捆在背后，又顺手拿根绳子把她固定在一把椅子上。捆绑的过程中，疯子拼命地尖声嚎叫，凶猛地撞击着。于是罗切斯特先生转过身看着来访者，用怨愤、凄怆的笑看着他

们。

“这便是我的妻子。”他说；“这就是我能够拥有到的夫妻间的拥抱——这就是能在我空闲的时间给我快乐亲热的表示！而这位才是我希望得到的妻子。”他将手放到了我的肩上；“这是一位非常庄严、从容地站在地狱之门，镇定自若地目视一个魔鬼跳跃的姑娘。在那凶猛的一道浓味菜肴之后，我想通过她换一换口味。伍德、布里格斯，看看这两者的不同之处吧！比较一下这双清澈的眼睛和那一双红球球——这张面庞和那张面具——这个娇小的身材和那个肥胖的大块，然后再对我进行一下评判吧，不过请记住，你们虽然能评判别人，但别人也要对你们评判的公正性做出评判！你们现在可以走开了，我现在必须把我捕获的东西关起来。”

除罗切斯特先生之外，大家全都退了出来，他在后面逗留一会儿，以便对格雷丝·普尔再做些指示。向楼下去时律师向我说明了一些情况。

他说：“小姐，你毫无过错。你叔叔得知这一点儿会非常高兴的——假如梅森先生回到马德拉时，他们都健在的话。”

“我叔叔！他怎么样？你认识他吗？”

“梅森先生认识他，因为爱先生是他家在丰沙尔所设商号的多年老主顾。你叔叔接到你的信，得知你要和罗切斯特先生结为夫妻时，梅森先生恰巧同他在一起——梅森先生是在回牙买加的路上为马德拉治病的。爱先生说起这件事来，是因为他知道我这位当事人有一位叫罗切斯特的绅士，你完全可以理解，梅森先生既惊讶又痛楚，就将事情的全部真相全盘托出。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你叔叔现在事实上已经病得不能起床了，从他所得的病症——痼病——的性质和轻重来看，他康复的可能性极小。因此他不能亲自赶到英国把你从罗网中解救出来，只好请求梅森先生立即采取行动阻止这桩欺诈的婚姻，他让我从中帮助，我从速办理，结果我们到达的时间还不太迟，我们感到很欣慰，不用说你一定也感到很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慰。如果不是我坚信在你赶到马德拉之前你叔叔就已去世的话，我一定要说服你与梅森先生一起回去。到了这步田地，我想你最好还是呆在英国，观察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这消息或许由爱先生直接给你，或者听到关于他的什么消息再说，还有什么事需要我们继续留在这吗？”

“没了，没了——我们快离开吧！”是梅森先生焦急的回答。没等与罗切斯特先生道别，他们就走出了大厅的门口。牧师留下来与他那位高傲的教区子民聊上几句，不知道是责备还是告诫，尽到责任后他也就离开了。

回到自己的屋子后，站在半开半关的门后，听见他的离去。三位来访者全部都离去，我把自己关在房间内，插上门闩，不准别人闯入。开始我——没有哭泣，没有悲叹，我还很平静，不至于会那样——而是开始机械地脱掉结婚礼服，换上昨天的那件旧的呢外套，而在昨天我还认为是最后一次穿着它了。于是我坐下来，感到浑身虚弱无力，疲惫不堪。我把胳膊靠在桌子上，头枕在胳膊上。现在我应该好好地回想一下。在此之前，我只是在听、看、活动——由别人领着或拉着去这儿或者到那儿像木偶一样，看了一件件事情发生，一个个的秘密暴露出来。而今天，我一定要好好想一想了。

这个早晨的确异常平静——只是除了和疯子在一起的那短短的一幕：发生在教堂里的过程并没有人吵闹，没有人大发脾气，没有大声争吵，没人彼此争辩，没有相互挑畔，没有眼泪，也没有哭声。只是有人说了些话，而其他人对婚事平静地表示了反对。在罗切斯特先生提出了几个严厉而干练的问题后，对方进行了回答解释，拿出了证据，接下来就是我的主人坦诚地承认了事实，随即又探察了活证据，最后是介入者退场，所有的都终结了。

同过去一样，我依旧待在我的房间里，还是原来的我自己，没有明显的改变，不存在受到打击、损伤、残害的痕迹。但是，昨天的

那个简·爱到哪儿去了呢？她的生活在哪呀？她的前途又在何方？

简·爱 ,曾经有一度是那么热情奔放 ,满怀希冀 ,几乎就成为了新娘的女孩 ,又变成了一个冷静、孤单的姑娘。她的生活出路呢 ,她的前途是在哪里 ? 盛夏出现了圣诞节时的严寒 ,六月间刮起十二月才有的暴风 ,冰给成熟的苹果增了光 ,积雪压坏了怒放的花朵 ;干草地和小麦田上蒙上了一张冰冻的尸布 ,昨天还开满鲜花的小路 ,而今已经盖上了未经蹂踏的白雪 ,路在哪里呀 ? 十二小时之前 ,树林还像热带丛林那样绿叶婆娑 ,芳香四溢 ,如今却像冬天挪威的松林般地无助 ,成为了白茫茫的一片。我的希望全都幻灭了——不可揣测的厄运将它击得粉碎 ,就像埃及那块土地上的所有头生子一夜之间全都遭到了灭顶之灾那样再也不能向他伸手了 ,因为忠诚已给摧毁 ! 信任已经破灭了 ! 就我而言 ,罗切斯特先生已经不能同以前的他同日而语了 ,我不愿意把造成这样结果的责任加在他的头上 ,我不想说是他欺骗了我 ,但在我的心目中 ,他已不再纯洁无瑕 ,我一定要离开他 ,对于这一点我再清楚不过了。至于何时起身 ,怎么走——走到何处 ,我尚不清楚 ,但我坚信这一点 ,他本人还会要求我继续留在这里。看来 ,他对我不存在真正的爱 ,有过的只是一时的热情 ,所以准确地说是热情遭到了打击 ,他不再需要我了 ,我现在以至于对他在我面前的路上走过都感到害怕 ;见到我 ,他一定感到很厌恶。哦 ,我真是瞎了眼睛 ! 我的行为是多么柔弱呀 !

紧紧合上自己的眼睛 ,黑暗笼罩着我 ,在我周围浮动 ,思潮像一股浑浊的湖水一样向我涌来 ,我好像是躺在一条大河的干涸的河床上 ,听任自己躺在那儿 ,懒散无为 ,我听到远处的山洪爆发了 ,洪水一泻而下 ,可是没有逃跑的决心 ,更没有逃跑的力量 ,我虚弱无力地倒着 ,希望死去 ,只有一个想法在我心中还像有生命似地搏斗着——想起了上帝。这个念头使我开始默默祈祷 ,想讲点话 ,然而这些话就是说不出来 ,好像在暗淡无光的天空来回地徘徊着 ,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为我没有所依靠的力量将他表达出来 这句话是——

“别离开我 因为危难已经靠近了我 没有人可以帮助呀！”它确实是马上就来了 因为我没有恳求上帝把它推开——因为既没合手 也没跪下来 更没有张开我的嘴唇——它来了 那滚滚洪流来势凶猛 一下子倾泻在我的全身 我意识到我的生活已经变得孤独无望了。丢失的爱情 破灭的希望 几乎不能继续的忠诚 这整个的意识形成了阴沉沉的一大片乌云 在我的头顶上岌岌可危地悬挂着。那痛苦的情景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确实是 大水淹进了我的心灵 我陷入了深深的泥潭 感到脚下无处立足 我陷入了洪流之中 洪水吞没了我。

第二十七章

下午 ,我抬起头 ,环顾四周 ,发觉夕阳灿烂的金光 ,在墙上映出日暮的迹象 ,心里在想 :以后我该何去何从呢 ?”

我的心灵立刻作出了回应 :立刻离开桑菲尔德。”它作出的回答是那么快 ,那么可怕 ,我急忙捂住耳朵。现在的我 ,已经无法忍受这样的字眼 ,我不去做爱德华·罗切斯特的新娘 ,这只是我痛苦中最少的部分。我为自己辩解道 :从美好的梦幻中醒来后 ,发觉这一切都是空虚和徒劳的 ,这种可怕的心境是我能够忍耐和控制住的 ;可是要我必须坚决地、快速地、完全地离开他 ,这一切却是我难以忍受的 ,无法做到的。”

可就在这时 ,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声音断然地说 ,我能够办到 ,并且必须办到。我同自己的内心深处决定搏斗着 ,为了避免走这条让我更痛苦更可怕的路 ,我宁愿成为一个软弱的人 ,这条路就摆在我的眼前。可“爱情”的喉咙 ,对她辱骂道 :你现在还只是把那双漂亮的小脚踏进泥潭。可我发誓要用我的双臂把你按进那无底的痛苦的深渊中。

“那么 ,快一点把我拉走吧 !”我喊叫着 ;“快帮帮我吧 !”

“不 ,你必须依赖自己的努力 ,没有人能够帮你 ,必须自己动手挖出你的右眼 ,砍掉自己的右手 ;你的心将被挖出来做为祭品 ,由你自己——一位牧师 ,亲自来将它刺穿。”

孤独中 ,竟会出现如此无情的裁决 ,充满如此可怕的声音 ,天哪 !我猛地站立起来 ,当我站直后 ,一阵发晕。由于过分的激动和饥饿等原因 ,我感觉到自己已经病了。整整一天 ,我既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 ,我竟连早餐都没吃。我带着奇怪的悲痛回想起来 ,我虽然在这里自闭了这么久 ,却没有人来问我怎么样了 ,也没有人请我出去 ;甚至连小阿黛勒也没有来敲敲门 ,就连费尔法克斯太太也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来找过。“朋友们常常忘记那些被命运所遗弃的人。”我心里默默地念着，然后拉开门慢慢地走了出去，忽然被一个阻碍物绊了一下，我的头仍在发晕，眼前一黑，四肢感到软弱无力。但我并没有摔倒在地，一只胳膊却被拉住了。我向上看了看——我被罗切斯特先生扶住了，他正坐在横放在我卧室门口的一把椅子上。

“你终于出来了，”他说，“你让我等了很久，而且我一直在注意听着。可我没有听到任何轻微动静，就连啜泣声也没有听到。如果这种沉寂再延长五分钟的话，我就会像窃贼那样撬门而入。你把自己关闭起来独自伤感，是不是在躲避我？可我宁愿你出来狠狠骂我一顿，你是个感情丰富的人，我预料你会和我大吵大闹，我已经准备承受你的热泪；不过我会让它淌在我的胸口上，可现在却被无知觉的地板和湿透的手帕代替了，不过事实是我错了，你根本就没有哭过，我只能看到你苍白的脸和失神的眼，却没有泪痕。我想，你的心一定在流血！”

“简，你怎么了？难道连一句责难的话都没有吗？没有一句辛辣的、刻薄的语言吗？没有一句伤感的、指责的话吗？你静静地坐在那儿，用这么疲劳而消沉的眼光看着我。

“我根本无意去伤害你。简，假设男人只养着一头仅有的小母羊，他对这只小羊像对他亲生女儿一样疼爱它，让它吃他盘中的面包喝他杯中的水，还依偎在他的怀里，而他却错误地在屠宰场把它宰杀了。对于他自己酿的血腥罪行，他所感到的悔恨也无法超越我现在感受到的悔恨，你能原谅我吗？”

读者啊！——我当场毫不犹豫地就宽恕他了。在他眼中流露出这样深刻的忏悔，声调中充满了真挚的悲感，他的举动表现出男子汉的气概，他的神态和举止流露出坚如磐石的爱情——我完全原谅了他；不过不是用言语，也不是用表情，而是在心灵的最深处。

“你也许把我当成一个无赖了吧，简？”过了一阵，他充满渴望地问道——我猜想，他大概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沉默这么驯服，其

实这一切并不是故意这样做的 ,只是因为我身体虚弱而已。

“ 先生 ,是这样。”

“ 那你就坦诚地、毫不保留地和盘托出 ,别可怜我。”

“ 我做不到 ,我累极了 ,而且病了。我需要喝一些水。”

他发出了深深的战栗的叹息 ,然后把我抱到了楼下。开始 ,我两眼昏花 ,一切都很模糊 ,我并不清楚他把我抱进了哪个房间 ,过了一阵 ,我感到了使人复活的炉火的温暖 ,因为虽在夏季 ,刚才在我的房间里 ,我已经冻僵了像冰块一样。他把酒送到了我的唇边 ,我只喝了一口 ,便觉得精神好多了。原来我是在图书室里——正坐在他的椅子上面——他就在我身边。“ 如果现在不必经过过分的痛苦 ,就能失去生命 ,那该多好啊 !”我想 ;那样我就不必将我的心弦从罗切斯特的心弦上强行扯下来 ,把它们折断。看来 ,我必须离开他 ,虽然我是多么的不情愿离他而去啊。”

“ 简 ,你现在感觉怎样 ?”

“ 先生 ,好多了 ,我过一阵儿就会好的。”

“ 简 ,再喝点儿酒吧。”

我很乖地照办了。然后他把酒杯放在桌子上 ,他站在我面前 ,全神贯注地看着我。他突然背转身去 ,发出一声模糊的、充满激情的喊叫。他急切地走到房间的另一头 ,然后又回来。他弯下身体 ,仿佛要吻我 ,但是我很清楚 ,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再亲昵了。于是 ,我将他推开 ,并转过脸去。

“ 简 ,你怎么了 ?”他急切地嚷道 ;“ 哦 ,我知道了 ! 你是不愿亲吻伯莎·梅林的丈夫吧 ? 你是想 ,我已经心中另有他人 ,我的拥抱已另有所属了。”

“ 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机会享用这种权利了 ,先生。”

“ 如果你要是这样想的话 ,你一定是对我有一种奇怪的看法了 :你把我当作是一个诡计多端的、卑鄙无耻的流氓 ,并假装出无私的胸怀 ,使你落入我故意设下的陷阱 ,剥夺你的自尊心和荣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感。你想说什么？我想你什么也说不出来，第一，你还很虚弱，连呼吸都很困难；第二，你还不习惯责备和辱骂我，而且泪水的闸门已经无法关闭了，你若多说话，泪水就会汹涌而出；另外你也无意责骂、吵闹，你在思考该采取什么做法，认为说话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了解你——我已经戒备了。”

我用颤抖的声音回答道：“先生，我不想用什么行动来对付你！”

“用我的话来说，你是正在毁灭我。你等于说我是个结过婚的人——而作为已婚的男人，你一定要逃避我，躲着我，刚才你拒绝我的亲吻。你打算永远只作为阿黛勒的家庭教师住在这所房子，而使我们成为形同陌路的过路人吗？假如我对你讲一句友好的话，并对你表示一种友好的感情，而使你能再度接近我，你就会说：‘那个人几乎使我做了他的情妇。我必须用冷酷无情的态度对待他’，于是你就好像变成了冰冷的岩石。”

为了使声音变得平静些，我清了清嗓子回答说：“我周围的一切都变了，我也要变——这是不容置疑的。为了避免以后再出现感情纠葛，那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必须给阿黛勒重新请一位家庭教师。”

“哦，阿黛勒应该去学校，桑菲尔德府——是个被诅咒的地方——是个亚干的帐篷——是个昏暗的墓穴，它硬要把残喘的阴暗面奉献给明媚的晴空，这个可恶的地狱，它里面的魔鬼比我们想象中的魔鬼更加可怕。简，你不能再住在这儿，我也同样如此。当初将你带到桑菲尔德府来，这是我的过失，因为我知道这儿常常闹鬼。在你来到这以前，我就嘱咐他们，把这里有关闹鬼的事情隐瞒住。因为我为你担心，阿黛勒的任何一个家庭教师一旦知道了她同疯子住在同一幢房子里，都不会长久的工作下去。而我的计划是不能使我把疯子移到别处去，虽然我有一座比这里还阴森偏僻的芬丁庄园。我可以把她十分秘密地安排在那里，但那地方对

……不利健康 ,那样安排会使我受到良心的谴责。每个恶人都有所不同 ,我的坏处就在于不愿间接杀人 ,哪怕杀一个我最深恶痛绝的人。

“ 然后 ,我对别人说疯子是我的邻居 ,就像用一个斗篷盖好一个孩子 ,把他放在血封喉树旁一样 ,那树的四周都被毒化了 ,而且毒气经久不散。现在我决定把前门钉死 ,将窗户安上木板 ,关闭桑菲尔德府。我给普尔太太一年两百英镑 ,让她和我的妻子住在一起 ,你是这样称呼那个可怕的丑婆娘的。为了钱 ,格雷斯将很卖力 ,我妻子发病的时候 ,她让她的儿子 ,那个格里姆斯比疯人院的总管也来帮助她。我妻子在发狂的时候 ,她常受到鬼巫的驱使在夜里把人烧死在床上 ,用刀捅死他们 ,把肉从骨头上割成一块块的 ,等等。”

“ 先生 ,”我打断他的话 ,“ 你对你那位不幸的夫人太无情了 ,你谈起她的时候 ,满怀仇恨 ,这太残忍了——她的发疯是难以自制的 ”

“ 简 ,我的宝贝 ,你对你所谈论的这个人没有什么了解 ,我并不是因为她疯了我才怨她 ,你错怪了我。如果你疯了 ,你认为我会恨你吗 ?”

“ 我的确这样想 ,先生。”

“ 那么你就错了 ,你不但不了解我的性格 ,而且一点也不了解我所拥有的爱情。你身上的每个细胞都震颤我 ,它即使在病痛中 ,也仍然可亲。你的心灵是我的宝库 ,即使破碎了 ,也仍旧是我的宝库。假使你疯了 ,制约你的将是我的胳膊而不是紧身绳索 ,你狂乱的抓咬 ,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魅力。要是你像今天早晨那个女人那样 ,朝我疯狂地猛扑过来 ,我将会用拥抱来对待你 ,爱你的程度同管束你的程度相仿。我不会像厌恶她那样躲开你 ;在你安静的时候 ,你不会需要人来看管 ,只需要我陪伴在你的左右 ,而你不需要用微笑来回报我 ,我会久久地凝视你的双眼而不厌烦 ,尽管你的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眼没有表达一丝认识我的光彩。——唉，说了这么多费话。我刚才讲到要让你从桑菲尔德府搬出去。你知道的，一切都准备好了，可以立刻动身了，明天早晨你就走。我只要求你再在这所房子里忍受一夜，之后我们就同这痛苦和恐怖永远分手。我有个可以离开这令人憎恨的地方的避风港。在那里，不会有不受欢迎的人闯入，也不会有虚伪和诽谤。”

“那你把阿黛勒带走吧，先生，”我插嘴道，“她可以和你作伴。”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同你说过，简，我打算把阿黛勒送到学校去。我为什么要让个孩子来陪伴呢？而她只是个法国舞女的私生子，根本不是我自己的孩子。你为什么要替她向我求情？你又为什么指名让阿黛勒陪我作伴？”

“先生，你说到要隐退，隐退的生活既孤单又苦闷，尤其对你来讲，那就更苦了。”

“孤单，孤单！”他烦恼地念叨着，“我有必要作一下解释。我不知道你脸上会露出怎样的说不清的表情，但我一定要讲清楚：你我共享孤独，你清楚吗？”

罗切斯特先生显得非常激动。我摇摇头，但这需要很大的勇气。本来他在房间里急速地来回走着，这时候却一下子停了下来，仿佛被钉住在那里似的。他用严厉的目光长时间望着我。我从他身上将视线移开，只看那火堆，极力装出并保持一副安静和镇定的样子。

“此刻，简的性格不再是以前的她。”他比我预料要平静得多的神态淡淡说道，“这卷丝本来转动得很平滑，但我知道，它迟早会打个结，会出现难题，现在它果然到来了，苦恼、愤怒和没完没了的麻烦来了。上帝！我真希望用全身的力气，把这一团乱丝像拉绳子一样扯断。”

他开始又安定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但又立刻停了下来，这次竟停在了我面前。他再次俯下身，嘴唇凑近我的耳边，“简，你愿意

听我讲道理吗？因为，如果你不愿听，我只好动用武力了。”他的声音非常低哑，那神态好像一个要挣脱长久被束缚的人，是那样的毫不顾及。我明白，再过一会儿，只需再有一次这样疯狂的冲动，我就没有办法应付他了，只有趁现在，——趁这一晃而去的短短时间，把他约束并控制住；只要有一丝的害怕、拒绝和逃避的动作都会改变我的命运——和他的命运。可是我并不畏惧，丝毫不害怕。我感到体内有一种冲动，一种能控制对方的感觉在支持我。这种紧要关头是危险的，但也是独具魅力的，这种感觉如同和一个印第安人驾驭独木舟在激流中滑行时感受的魅力一样。我挣脱他那紧握的手，扳开他弯曲的手指，极力安慰他说：

“先生，请您坐下来。只要您愿意，您愿意对我讲多久就讲多久。”

他坐了下来，但他并没有马上开口讲话。因为我已经忍了很长时间的眼泪，我知道他不希望我流泪，我做了很大努力才忍住泪水。可是，现在却觉得应该让泪水自由地流出来，那样会更好，于是我不再抑制自己，便大哭起来。

这样一来，我就听见他真诚而又恳切地求我安静下来。我说，看到他这样恼怒，我不可能安静下来。

“简，我只是爱你太深了，并没有和你生气啊。我无法忍受你那紧绷着的苍白的面孔，还有那副坚决的、冷冰冰的神气。好了，别再哭了，擦干眼泪吧。”

我从他那温和的声音中感觉他已经驯服了，所以，我也安静了一点儿。他要把头靠在我肩上，可是我没让他靠。于是，他把我拉向他身边，这可不行。

“简！简！”他语气非常哀伤地说着，这使我听后感觉到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难道你不再爱我了吗？你看重的仅仅是我的名声和作为我妻子的名分吗？那么你已经认为我没有资格成为你的丈夫了，你就躲避我，不让我碰你，似乎我是个怪物似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的这些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可是，我又能做些什么或说些什么呢？也许我不该做些什么或者说些什么，可是我却因为刺痛他的心而后悔，我真切地希望我能为他抚平创伤。

“亲爱的，我比以前更加爱你，”我说，“但现在的我不能表达这种情感、放纵这种情感。这是最后一次，我不得不向你表明。”

“什么，最后一次？简！我认为你能够每天都和我生活在一起，每天安慰我。假如你依然爱我，不能这样冷淡和疏远我！”

“不，先生，我不能这样，我认为只有一条路能够走下去，但我讲出来，你会生气的。”

“哦，你讲吧！如果我发火，你就把哭的本领使出来。”

“罗切斯特先生，我必须走，我必须离开你。”

“多久，简？几分钟，去梳理一下头发——它们的确很乱了，去洗一个脸——你现在发烧了，是吗？”

“不，绝不，我得离开阿黛勒和桑菲尔德府。我必须永久地离开这里。我必须在陌生的人和环境重新开始我自己的生活。”

“当然，我说过你应该离开阿黛勒和桑菲尔德府，但离开我，那是不可能的，我不会答应的，我的意思是你将成为我的一部分，开始新的生活，那是好的，你还要成为我的妻子，我还没有结婚，你将成为我的妻子。你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罗切斯特太太。我将守护着你，白头到老。你和我将生活在法国南部的一幢白色别墅里。你会在那里过得幸福、安全、无忧无虑，不必担心我会引诱你走上歧途——做我的情妇。你为什么摇头？简，你应该通情达理，不这样的话，我又会发疯了。”

他的声音和手都在剧烈地颤抖，他那大大的鼻孔在一张一合，他的眼睛在冒火。可我还是硬下心肠说道：

“请你不要忘记，先生，你妻子还活着的这个事实。假如我像你希望的那样同你结婚了，那样我只能成为你的情妇，说别的只能是骗人的诡辩。”

“我的脾气暴躁，简，——你忘了这一点儿，我的忍耐力是有限的，我并不冷静，不会不发火。求你可怜可怜我，也可怜可怜你自己。把你的手指放在我的脉搏上，摸摸它跳得多么厉害！”

他将手腕伸给我，他的脸和唇都没有了血色，变得很苍白。这一切都让我难过和痛苦。他痛苦源于我的拒绝，可我只能用这个激怒他，这的确太残忍！让步呢，又不可能。我做着人们通常在穷途末路时凭本能所做的一切——向高于人类的神灵求助，我不由自主地说道：“上帝，帮帮我吧！”

“太愚蠢了！”罗切斯特突然喊了起来，“我一直对她讲我没有结过婚，可又从没解释过为什么。我忘了她并不了解那个女人的性情，也不知道我同她的结合是怎样的一种该死的情形。哦，我能肯定，简知道了我的情况后，她一定会同意理解我的看法的。简妮特，请让我紧紧握住你的手，让我像看到你那样触摸到你，让我相信你就在我的身边，然后我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你肯听我说吗？”

“好的，先生，只要你愿意讲，听几个小时都可以。”

“我只需要几分钟就行了。简，你听说过或知道我不是家里的长子，我还有一个哥哥这件事吗？”

“我想费尔法克斯太太曾经对我讲过这件事。”

“那你有没有听她讲过我父亲是个爱钱如命的人呢？”

“她的谈话中流露出过类似的意思。”

“好了，简，正因为他是这样的人，他决定要拥有完整的家产，他无法容忍将他的部分田产分给我的这种想法。他决定他死后田产将由我哥哥独自占有。但他这样做，他的另一个儿子将会是穷人了，这也是他无法忍受的。那就必须给我寻求一家有钱的人结亲。不久他便给我找了一个对象。他的老朋友梅森是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又是个精明的商人，他肯定梅森先生拥有巨额而且可靠的财产，并做了调查。他了解到梅森先生有一儿一女，还从梅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先生那儿知道,他可以并愿意给女儿三万英镑的财产;那就足够了。我大学一毕业,就被送到牙买加,去娶这个已经订好亲的新娘。父亲没有提起过她的钱;只是告诉我,梅森小姐是个出了名的美人儿,这倒是实情。我发现她是个美丽的女人,同布兰奇·英格拉姆是一个类型的人:高高的,黑黑的,而且气质不凡。因为我的家世好,她家里也非常满意,她也这么想。他们安排我在舞会上结识她,她穿着华丽。但我很难单独见到她,更没多少机会单独同她交谈。她极力向我讨好,拚命展示她的魅力和才华。她周围的那些男士似乎都在追求她,并嫉妒我。我被表象迷惑了,我的感官兴奋起来,由于无知和幼稚,又缺乏经验,我认为我爱她。在社交场合里疯狂的竞争,年青人的好色、冲动和盲目会使人什么糊涂事都干得出来。她的亲戚鼓动我,竞争者也刺激我,另外她引诱我,我几乎在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就和她结婚了。哦,我一想起这个举动,对自己就非常不满!——一种在心底蔑视自己的痛苦就会刺痛我。我从没有喜欢过她,从没有尊敬过她,甚至从没有了解过她。我从没有确定她的品德中是否有什么人的品格存在,在她的心灵或者举止中,我看不到谦逊、仁慈、坦率、雅致——然而,我却同她结了婚。我真有个最蠢、最贱、最瞎的大傻瓜!如果当初我多动动脑筋——不过,还是让我记住现在还在同谁讲话吧。

“我从没有见过新娘的妈妈,我以为她已经过世。度完蜜月后,我知道我错了,她的母亲原来是个疯子,住在一家疯人院里。她还是个弟弟,完全是个哑巴白痴。你看见的那个弟弟,迟早有一天也会发疯。我的父亲和哥哥罗兰,其实早就什么都清楚。可他们心中想的是那三万英镑,于是就勾结起来坑害我。

“这是些令人恶心的发现。但是,如果她不隐瞒真相来欺骗我,我也就不会用这些来责怪她了。我发现她的性格与我迥然不同,我十分反感她的趣味,她的心灵平庸、卑鄙、狭窄,特别是不能引导到高一点的层次、高一点的境界。我发现我不能同她美好地

度过一夜或者白天的一个时辰。夫妻之间无法进行和气的对话，因为我不管从什么话题开始，立刻便会从她那儿听到粗俗陈腐、乖戾低能的反应。我发现我永远不能拥有一个平静安定的家，因为她不断凶蛮无理地发脾气，或者用一些苛求、荒谬、矛盾的命令折磨人，仆人们也都难以忍受这些。当我发现这种种情形时，我还是克制住了自己，我避免责怪、少作规劝，我努力地将悔恨和厌恶吞进肚子里，把深深的厌恶压制在心里。

“简，我不想用这些讨厌的小事来烦扰你，几句简单的话就可以把我的意思表达得一清二楚。我同楼上的那个女人共同生活了四年。四年中，她无时不在折磨着我。她的坏性格在以可怕的速度递增着、发展着。她的邪恶日渐增长，速度极其迅速，只有残忍才能抑制得住，而我，却不愿运用这种手段。她的智力如同侏儒，极其低下，而她的怪癖又高又大像个巨人，她的怪癖带给我的是可怕的厄运。伯莎·梅森——一个声名狼藉的母亲生养的女人——硬让我经历了所有的可憎、可耻的痛苦烦恼，经历了一个娶了放纵、淫荡的妻子的男人所必然感受到的烦恼和苦楚。

这段时间里，我的哥哥死了，在四年快结束时，我父亲也去世了。现在我富有了，——但，又非常的贫穷。我所见到过的最粗俗、最下流、最堕落的性格和我结合到了一块儿，并被法律和社会所认定。我不能运用任何法律手段来摆脱它，因为医生已经认定我的妻子已发了疯——她的放纵使疯病的胚芽过早地发展起来——简，你看上去好是像病了，是不是厌倦我的叙述——让我把其余的事改天再讲吧！”

“不是的，先生，请接着讲吧！我想听你说，真的！”

“简，你知道，同情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从某些人那儿得来的同情，是一种讨厌的、侮辱性的礼物，你完全可以朝送给你的脸上扔回去。那是无情自私所固有的怜悯，那是感到不幸时所混杂的难受的自负心情。那不是你的怜悯，简，你的整个脸上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充分表露的 ,你那双眼睛所表示出来的 ,让你心潮起伏的 ,让你双手颤抖的 ,并不是那种感情。亲爱的简 ,你的同情 ,是爱情的受苦难的母亲 ,它的苦楚是神圣的恋情分娩时的阵痛。我需要它 ,简 ;让她的女儿自由地降生吧——我张开双臂来拥抱她。”

“ 先生 ,请接着讲下去。你发现她疯了以后怎么处置呢 ?”

“ 简 ,当时我的精神就要崩溃了 ,只是那一点儿仅剩的自尊没使我坠入那痛苦的深渊。在外人的眼里 ,我被蒙上了肮脏的耻辱 ,可我决心永远不受她的秽行的玷污 ,在自己的眼睛里要保持清白 ,和她的精神上的缺损割断联系。可是 ,社会还是把我的名字同她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不仅每天能看到她的身形而且还能听到她的声音 ,她吐出的空气混杂在我吸入的空气中。而且 ,令我最憎恶的是 ,不管在当时和现在 ,我曾经一度被称作她的丈夫。但更可悲的是 ,我知道 ,只要她活着 ,我就绝对不可以再娶一个更好的女人。尽管她比我大五岁 ,但却可能和我活的一样长久 ,她的精神虽然不很好 ,但身体却很结实。因此 ,我早在 26 岁时 ,就对生活感到绝望了。

“ 一天晚上 ,我被她的歇斯底里的尖叫惊醒了——那是在西印度群岛一个热得如火的夜晚 ,这种气候是热带风暴来临的预兆。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 ,便起来打开窗子。空气中弥漫着仿佛是硫磺的蒸气——没有比这清新的气息。蚊子飞来飞去 ,在屋子里绕着圈子嗡嗡地叫着。远处的海岸发出地震似的轰响 ,乌云将它的黑影投在海洋上空。月亮硕大红艳 ,它像一颗正在下沉的炮弹——把它最后的血红的一瞥投向那让暴风雨震颤得发抖的世界。我的身心受到周围气氛和景象的刺激。耳朵里充满了那疯女人尖叫声 ,她不停地诅咒着 ,咒骂声中夹杂着我的名字 ,音调里充满了恶魔般的憎恨和不堪入耳的下流闲话。虽然我的房间同她的房间中间隔着两间屋子 ,可我每个字都听得见——西印度群岛的房屋那薄薄的墙只稍稍能遮挡一点儿她那狼嚎般的叫喊。

“‘这种生活简直是地狱，’最后我说到；这种声音 这种空气，都应属于地狱！’——如果不能的话，我就应该摆脱这种生活。这种生活的种种苦痛将同现在拖累我灵魂的笨重的肉体一起脱离我。宗教信徒心目中那团永不熄灭的地狱的火焰，我并不害怕！任何一种来世的状况都会比现在的要好——让我摆脱这里的一切，回到上帝那里去。

“我一边说着，一边在一个箱子前面跪下，打开箱子，里面是两支已经上了子弹的手枪：我想开枪自杀。可这种念头只在脑海中显现一刹那就消失了，因为，我还没有发疯、绝望，还没有绝望到非得自杀这种地步。

“刚从欧洲归来的一阵清风吹进了屋内，暴风雨突然降临，雷雨交加，而空气却纯净了。我的心听到那呼啸声便舒展开来，并洋溢了新鲜的血液——我的生命希望更新——我的灵魂渴求洁净的甘露。我看到希望复活了，——感到了再生的可能。我从花园尽头的一个繁花环绕的拱门，我眺望着大海：那比天空还湛蓝的海水，海的那一边就是欧洲，美好的前景就铺在我的脚下——

“‘去吧，’希望说；再回欧洲生活去吧，那里没人会知道你有一个被玷污的名字，也不知道你身上背负着一个怎样肮脏的累赘。可以把疯子带到英国去，把她关在桑菲尔德府，适当地加以照料和防范。然后，你就能够随意地安心去旅行，并按你的心愿去认识别的女人。那个女人如此任性地使你长久地忍受折磨，如此地玷污你的名誉，如此地摧残你的生命之树，她不是你的妻子，你也不是她的丈夫。适当地照顾她的日常所需，你就已经做到了上帝和人道所要求你做的一切。让她的身份，她和你的关系，永远都被遗忘，绝不能将这一切告诉任何人。把她安排在舒适安全的环境中，用秘密来掩盖她的罪恶，然后离开她。’

“我认真地按这个计划行动。因为我在告诉他们我结婚的事的第一封信里，就有这个迫切要求，要求他们保守秘密。所以他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没把我的婚事通告亲戚和朋友 ,当时我就预感到这门亲事的后果可能是一颗恶果 ,从这一家人的性格和体质看 ,我的生活将是一片黑暗。不久 ,我父亲为我挑选的这个妻子的种种丑行 ,使他也羞于接受她是他的儿媳了。他非但不愿宣布这层关系 ,而且还同我一样急于隐瞒。

“因此 ,我将她送到了英国。带着这样一个魔鬼 ,那是一次可怕的旅行。令人欣慰的是我终于将她带到了桑菲尔德府 ,将她安全地安排在了三楼的那间房子里 ,我感到心情轻松了些。至今为止 ,她已在这住了 10 年 ,她把那间房子弄成了一个野兽窝 ,一个妖怪洞。费了我许多周折之后 ,终于找到一个人照顾她。因为必须找一个忠实可靠的人 ,因为她发疯后一定会暴露我的秘密 ;再说 ,她也有清醒的时候 ,有时会清醒几个星期 ,这种时候她就会从早到晚的辱骂我。最后 ,我只好从格里姆斯比疯人院雇来了格雷·普尔 ,只有她和外科医生卡特知晓这个秘密。费尔法克斯太太大概有些猜疑 ,但她却无法知道事情的真相。总的来说 ,格雷确实是个称职的看护人 ,尽管她有一个看来无法治愈的 ,而且是于她这种职业的人常有的疏忽 ,她不止一次地放松和丧失警惕。这个疯女人从不放过利用看护一时疏忽的机会。有一次她藏起一把小刀 ,刺伤了她的弟弟 ,有两次她偷了房间的门钥匙 ,半夜偷溜出来。第一次她试图把我烧死在床上 ;第二次她对你进行了可怕的拜访 ,多亏上帝保佑你 ,她只是把怒气倾泄到你的结婚礼服上 ,也许是那些礼服使她回忆起她自己做新娘时的情景 ,可那时也许会有其它事发生 ,我无法想象。我一想到今天早晨掐住我脖子的那个家伙 ,正用她又黑又红的脸俯在我的鸽子的巢上 ,我浑身的血就凝聚了……”

“先生 ,”他停下时我问 :“把她安排在这里以后 ,你又做了些什么呢 ? 你去了哪里呢 ?”

“我干什么去了 ? 简 ,我把自己变成了游魂 ,我像三月里的鬼

魂那样四处游去。我去了欧洲大陆 ,到处乱走 ,走遍了所有的地方 ,我坚信我能发现和寻找一个我爱的美丽而又聪明的女子 ,一个和我留在桑菲尔德的那个疯女人完全不同的女人…… ”

“ 但你却不能够再结婚的 ,先生。”

“ 我已经打定主意了 ,而且相信 ,我不但可以 ,而且应该结婚。我原本并没有打算对你隐藏起来 ,而是把我的故事清楚地告诉你 ,公开地向你求婚。我应该有爱与被爱的自由 ,我想这应该是合理合法的。我总会找到一个女人 ,她愿意并且能够完全理解我 ,并且接纳我一个可怜的男人 ,对这些我从没有怀疑过。”

“ 是吗 ? 先生。”

“ 简 ,你询问的时候 ,你总让我发笑。你像只睁大眼睛的小鸟那样 ,不时地弄出一些不安的举动 ,仿佛你在嫌言语表达的不够畅快 ,要直接去读别人心中的话。但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 ,希望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说‘ 是吗 ,先生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 这是你常挂在嘴边的口头语 ,它常常引得我没完没了地讲下去 ,可我不清楚这到底是为什么。”

“ 我的意思是 ,后来怎么样了 ? 你接下去干了什么 ? 这件事的结果又是怎样的 ?”

“ 正是这样 ,好了 ,现在你想知道些什么 ?”

“ 你有没有找到你的意中人 ? 你有没有求婚 ? 她讲了些什么呢 ?”

“ 我告诉你吧 ,我是否找到了意中人 ,告诉你我有没有向她求婚 ,可她是怎样回答的 ,却有待于记录在我的命运册上。在我长达十年的漫游生活里 ,我先停留在一个都市里 ,而后再转移到另一个都市 ,有时候住在圣彼得堡 ,更多的时间是住在巴黎 ,偶尔在罗马住一阵儿、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有着许多钱和名门望族这张通行证 ,我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愿意结交的人群 ,任何圈子都不会对我关门。在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的贵族中寻找我的意中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但一无所获。有时候,在幻觉中,我仿佛瞥见了一个会意的眼神,听见了一个声音,看见了一个完美的身形,但回到现实,一切又消失了。你不要以为我的希望过高,渴望那个人会十全十美,我只是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个适当的人,和那个克里奥尔人恰恰相反的人。但我的希望落空了。在那些人中间,我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值得求婚的人。虽然当时的我很自由,但我已受过那不相称的婚姻的危险和厌恶的警告了,失望使我不安。我开始了放荡的生活历程——但不是淫荡,我在过去和现在都痛恨淫荡。由于对淫荡和我妻子的深恶痛绝,这使我在寻欢作乐时也很节制。仿佛任何近似于淫荡的享乐,都是对她和她的罪恶的一种模仿,因此我远远地躲避那种生活方式。

“可是,我不能一辈子都孤独地生活,于是,我试着找情妇作伴,我选择的第一个女人叫塞莉纳·瓦伦,这件事叫人回忆起来就会蔑视自己,你已经知道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了,我们的同居生活又是怎样完结的。在她之后,另外还有两个被公认的美人儿,一个是意大利的嘉辛达,另一个是德国的克莱拉。可几个礼拜过后,她们的美对我便不存在任何吸引力,嘉辛达无礼蛮横,只三个月我们就分手了,克莱拉倒是文静老实,可她却很愚蠢,让人感觉迟钝,没有智慧,不合乎我的口味。我很愿意地塞给了她一笔钱,并为她找了一个不错的职业,就这样体面地摆脱了她。但是,简,从你的表情看出,此刻的你对我产生了反感,认为我是一个无情的、不讲信义的放荡公子,对吗?”

“我的确不像以前那样喜欢你了,先生。先找个情妇乐上几天,然后甩掉再找一个,你认为这种生活方式很正确吗?可你讲起这些事情时好像天经地义。”

“这就是我当时的生活,可你认为我喜欢这种卑下的生活方式吗?我不愿再重复那样的生活。花钱租一个情妇是仅次于购买奴隶的坏事,这两种人不仅天资比较低劣,而且地位也是低贱的,同

低劣的人生活在一起,会让人下地狱的。我现在不愿回忆同塞莉纳、嘉辛达和克莱拉一起生活过的那段时光。”

我感觉这些话是真实的,并且从中推断出一种结论:如果我原谅自己,忘掉曾经灌输给我的教导,因此,受到任何诱惑来作任何借口和辩解,去踏入那几个姑娘的后尘,那么,总有一天他会用现在的口气回忆这种感情来对待我。我没有把这种想法明白地说出来,感觉到就够了,我会把它铭刻在心中,当我受考验时,它会提醒我。

“简,你现在为什么不再说‘是吗,先生’了?我并没有讲完啊。看上去你心事重重,我知道了,你还是看不起我。让我谈原来的话题吧。今年的一月,我摆脱所有的情妇,回到了英格兰,当时我的心情粗暴而沮丧。那是多年以来的漫游、空虚孤独的生活经历给我带来的恶果,我的心失望极了,对所有的人,尤其是女人都怀有敌意。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我骑着马走向桑菲尔德府,多么讨厌的地方!在那儿我没有任何的安定和快乐。我看到一个安静的小人儿坐在那长满枯草的小径旁边的台阶上,我漫不经心地从她身边经过,就好像经过一棵枯树。我无法预料她对我意味什么,内心里没有任何直觉让我知道,我生活的主宰——无论好坏,她都将守护我——她正穿着粗劣的衣服静静地等在那里。甚至当美士罗出了事儿,她走到我的面前,庄严地提出需要帮助我时,我还不知道。真是孩子气十足的小巧的人儿!好像一只红雀跳到我面前,建议用她那纤细的翅膀背负我。我的态度很粗鲁,但她却不走,她用那种奇怪的坚韧不拔的态度站在我身边,一副不容抗拒的样子。我的确需要有人帮助,而且就需要那只手的帮助,我得到了它。

“我一旦按住那纤弱的肩头,就有一种全新的东西,一种清新的活力和感觉,悄悄地溜进身体。我知道这个精灵会再一次回到这里——因为她是从坡下我的房子里走出来的——这非常好,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然的话 ,也决不能让她从我手底下溜走 ,看着她的朦胧的背影消失 ,我会感到遗憾的。那天晚上 ,我看见你回来 ,简。尽管你没有意识到我在思念你、在凝视你。第二天 ,你在楼道里和阿黛勒玩的时候 ,我躲在背后 ,偷偷地观察了你半个多时辰 ,我清楚地记得 ,那天由于飘雪 ,你们没有办法出去。我在房间里 ,门微敞着 ,能看见你们。有些时候你表面的注意力在阿黛勒身上 ,可我猜到你的心思在别的地方。但你对她却非常有耐心 ,简 ,你同她说话 ,逗她玩了很久。最后她离开了你 ,你立刻就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你开始在楼道里慢慢地走来走去。在经过窗子时 ,你不时地向外面瞥上一眼 ,看看那纷乱的雪花 ,听听那怒吼的狂风 ,然后再缓缓地向前走 ,回到你的沉思之中。我想 ,你的光芒 ,脸上显示出微微兴奋的神情 ,这些表情在诉说你的沉思中没有痛苦、忧伤和悲愁。你神情中流露出的是美的遐想 ,你的心灵随着希望的翅膀高高地飞翔 ,飞上了理想的天堂。费尔法克斯太太在那里和仆人们的说话声惊扰了你 ,你的脸上露出奇怪的微笑 ,而且是在笑自己 ,简妮特 ! 你的微笑里有多重的涵义 ,它很尖刻 ,似乎在嘲笑你的想入非非。它仿佛在说 : 我的美好的梦想非常美丽 ,但我知道那是虚幻的。在我的脑海里 ,我有一个玫瑰色的天空和一个鲜花盛开的青翠的伊甸园 ,但外面的世界呢 ? 我非常清楚 ,我脚下的路是那样的崎岖不平 ,我所要对抗的是我周围聚集的黑暗的狂风。'你跑下了楼 ,让费尔法克斯太太给你找些事做 : 我想大概是清理一下每周家庭帐目这种事情吧。你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 ,我因而有些恼火。

“ 我不耐其烦地等待夜晚的来临 ,因为那时我就可以约你相见。我想你的性格对我来讲是一种全新的、不寻常的出现 ,我急切地需要更深入地探索它。你进屋后 ,神情立刻羞怯起来 ,你却很有主见。你穿的非常古怪 ,和现在差不多。我有意开始和你谈话 ,很快就发现你身上充满了奇怪的反差。你的穿着和举止非常循规蹈矩 ,你的神情时常流露出胆怯。有的人天生文雅 ,却不习惯社交 ,

害怕自己失礼和做错事而丢人现眼 ,你同这种人一样 ;可是 ,你同别人交谈时 ,你却抬起那双敏锐、大胆、清澈的眼睛正视对方 ,你给人的每一瞥都具有洞察力和庄严。面对别人紧逼的问题 ,你却对答如流。你似乎很快就习惯了我 ,我相信 ,你认为我和你严厉、易怒的主人间存在着共鸣 ,简 ,令人吃惊的是 ,你很快便显出愉快和闲适来 ,你的态度明显地平静了。尽管有时我对你咆哮 ,但你对我的坏脾气却没有一点点的惊讶、害怕或不安。你望着我 ,不时地流露出一种我无法形容的单纯并且大方的微笑。我对你既感到满意 ,又受到鼓舞 ,我喜欢你更希望时常可以见到你。但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有意同你保持着距离 ,很难找你来作伴。我是个需要在精神上享乐的人 ,希望将这个新奇结识的喜悦延长下去。除此以外 ,有一段时间 ,还有另外一种担心时常困扰着我 :要是我随意地不爱护这朵花 ,它就会凋谢——那种可爱的清新的魅力就会消失。我当时并不清楚 ,它不是可以随意凋谢的花 ,而是那种灿烂的、坚不可摧的宝石花。我还想知道 ,如果避开你 ,你会不会主动找我——可你却并没有来 ,你只是整天地呆在教室里 ,安静得仿佛是那没有生命的桌椅和画架。有时我偶尔碰见你 ,你只是为了不失礼而稍微对我打个招呼便立刻走开。在那段日子里 ,简 ,你脸上老是流露出沉思的表情 ,但不是无精打采 ,虽然你没生病 ,但也不轻松愉快 ,因为你生活中没什么希望 ,也没有什么真正的乐趣。我很想知道你是怎样看我的 ,或是你是否想起过我。为了找到答案 ,我开始又一次接近你。你同我谈话时 ,你的眼光和举止增添了亲切和愉快的成分。我看出你的本性是喜欢与人交往的 ,是孤寂的教室和单调的生活让你变得忧伤。我让自己尽情地享受由于对你的亲切而带来的欢乐。我的和蔼激起了你的情感 ,你的表情柔和多了 ,你的语调温顺。当你用激情而幸福的声音唤出我的名字时 ,我是多么的愉快呀。那个时候 ,简 ,我常常品味与你偶遇的快感 :你的举止 ,总有一种有趣的迟疑。望着我时 ,你的眼里常常伴着一种困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种难以把握的迟疑。你想了解我的反复无常究竟是什么——是摆出主人的架子对你严厉粗暴呢，还是做为朋友对你和蔼可亲！我当时太爱你了，乃致于在脑海中连摆架子的念头都没有。当我真诚地伸出双手时，你那年轻而充满期待的脸，立刻写满了美丽、明亮而又幸福的红晕。我常常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克制住把你揽入怀里的念头。”

“不要再提那些日子了，先生。”我打断他的话，并悄悄地拭去了眼角的泪水。他的话使我很难过。因为我清楚我该怎么做，而且必须立刻去做，所有的回忆，所有的这些感情的表露，只能令我要做的事更加困难。

“对，简，”他回答说：“既然现在很可靠，既然未来是光明的，那就没有必要沉迷过去。”

听到他这么痴迷地断言，我不禁打了个冷颤。

“你现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是不是？”他继续说：“我的青年和中年，一半是在难以形容的苦痛中，一半是在无聊的寂寞中熬过，自那以后，我第一次找到了我真正喜欢的人——我找到了你。你是我的同情者——我的更完美的自我——我的善良天使——一种强烈的依恋把我同你连结在一起。我认为你美好、有天赋、无比可爱。我心中萌发了一种强烈、庄严的热望，它靠近你，把你拉向我生命的中心和本源，让我全部的生命以你为中心——并且燃烧起纯洁猛烈的火焰，将你我熔为一体。

“正因为我感到并清楚这一点，所以才决定娶你。他们对我说我已有一个妻子，难道那不是个毫无意义的嘲笑，你现在知道了，我拥有的是一个可憎的魔鬼。我错在对你有所隐瞒，但那是因为害怕失去你的缘故。我怕引起你的偏见。我想在娶了你之后，再冒险地说出真情，这是怯懦的行为，我本该一开始就在你的高尚和宽大的面前坦白心迹，就像现在这样——全部地说出我痛苦的生活——向你表达我饥渴地追求高尚、有价值的生活的迫切心情

——向你表明我的决心 ,表明我不可抗拒的心意 :在我能得到真诚的、深深的爱的回报的地方 ,我要深爱。随后我要你接受我真诚的誓言 ,同时也把你的誓言给我 ,简——现在把它给我吧。”

又是一阵沉默。

“ 简 ,你为什么不说话 ?”

我正经受着一次严峻的考验 :一只火烫的铁手抓住了我的要害。可怕的时刻 ,充满了挣扎、黑暗和可怕的燃烧 !世上没有人得到比我更美好的感情 ,而这个爱我的人是我绝对崇尚的 ,但我却必须拒绝这爱和爱的偶像 ,一个伤心的字包容了我全部的无法忍受的责任——“ 走 !”

“ 简 ,你明白我所需要的是什么呢 ?我只需要你的一句承诺 :我愿意成为你的妻子 ,罗切斯特先生。”

“ 我不愿成为你的妻子 ,罗切期特先生。”

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 简 ,”他再次开口说道 ,语气中的温柔让我悲痛欲绝 ,还有一种不祥的恐惧让我浑身颤抖——这种平静的声音正像慢慢站立起来的狮子的喘息的叹息——“ 你的意思 ,简 ,是说你和我将成为陌路人 ?”

“ 不错。”

“ 简 ,你现在还是这么决定的吗 ?”他抱住我说道。

“ 是的。”

“ 现在呢 ?”他轻吻我的额头和面颊。

“ 是的—— ”我彻底地快速地挣脱出他的手臂。

“ 唉 ,简 ,你太绝情了 !这——这是种罪过 ,但爱我是无罪的。”

“ 接受你才是真正的罪过。”

一种狂野的神情使他竖立起眉毛。他站起来 ,可他还是抑制着自己。我双手紧紧地抓住椅背来支撑住自己 ,我发抖 ,我害怕——可是我已经下定决心。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等等 ,简。尝试着想象你走了以后我的可怕生活吧 ,你带走了所有的幸福。剩下些什么呢 ? 只有楼上那个疯婆做我的妻子 ,你还不如让我去陪伴一个墓地里的死尸。我该怎么活下去 ,简 ? 哪里去寻找那个伴侣、那份希望呢 ?”

“你我这样 相信上帝和自己。寄希望于上天 ,希望将会在那里同你重聚。”

“这么说 ,你是不愿意让步了 ?”

“对。”

“那么你就是宣布我活着要遭罪 ,死后要受诅咒了 ?”他提高声调 ,嚷了起来。

“我奉劝你只要活得清白 ,才能死得安心。”

“那你一定要把纯真和爱从我这带走 ,把我留下 ,用肉欲当爱情 ,用作恶当消遣了 ?”

“罗切斯特先生 ,我不会强加给你这种命运 ,正如我不会把它当作是自己的命运那样 ,我们活着就是要斗争要受苦难的——你我都是如此。就这样吧。在我忘记你之前你很快就会把我忘记的。”

“你说这话是把我当成撒谎的人了 ,你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说过我永远不会变心的 ,可你却当面对我说我不久就会忘记你。你这么做 ,表明了你的判断是错误的 ,你的想法是荒谬的。把你的同伴逼向绝境 ,难道比违抗只不过是人为的法律还好吗 ? 况且这种违法并不伤害别人 ,你没有任何亲戚和熟人 ,和我交往 ,不必担心会触犯任何人 !”

这倒是真的。当他说话时 ,我觉得自己的良心和理智也在反抗我 ,责备我这样残忍地拒绝他 ,简直是犯罪。它们的责备声不亚于感情的呼喊。感情正在疯狂地叫喊 :“哦 ,服从他吧 !”它说 :“想一想他的痛苦吧 ,想一想他的危险 ,看一看他的处境吧 ,不要忘记他那粗鲁的性格 ,考虑一下随着绝望而带来的后果——安慰他 ,救

救他 ,爱他 ,告诉他你爱他并会成为他的。世界上还有谁关心你 ? 你所做的一切又将伤害谁呢 ? ”

然而不可屈服的内心却这样回答 : “ 我自己关心自己。我越孤独 ,越没有朋友 ,也越没有依靠 ,就越要尊重自己。我遵守上帝颁发的、世人认可的法律 ,我还遵守那些原则 ,它们是在我清醒时 ,而不是现在这样迷茫地接受的。法律和原则并不是用在没有诱惑的时候 ,而是用在像今天这样的肉体和精神都对抗它的严肃的时候。既然它们是那样的严肃 ,为什么还要违抗它们呢 ? 如果我为自己的私事而破坏它们 ,又有什么价值呢 ? 它们一定是有价值的——我坚信。假定我现在不相信了 ,那一定是因为我疯了——彻底疯了。我的血管里蔓延的是火 ,我的心跳得极快了。原来的想法 ,以前下定的决心 ,是我此刻坚守的一切 ,我要牢牢地把握住自己。 ”

就这样决定了。罗切斯特先生审视着我的表情 ,判断出我的决定后 ,他被彻底地激怒了 ,他这时候不计较后果如何而要发作。他从房间的那一边走过来 ,抓住我的胳膊 ,搂住我的腰 ,仿佛要用那冒火的眼睛把我一口吃下去。一瞬间 ,我在肉体上感到软弱无力 ,好像一棵受到炉火和炽热烤灼的小草 ,——精神上 ,我控制住我的心灵 ,相信它最终将是安全的。幸亏眼睛能表达灵魂 ,虽然常常是不由自主地 ,但却是绝对忠实的。我抬起眼睛看着他的双眼 ,我看着他那凶狠的脸 ,并不由自己地叹息着 : 他把我抓痛了 ,由于我用力过度 ,也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力气。

“ 从来没有 , ” 他狠狠地说 ; “ 从来没有过什么东西如此纤弱 ,可又是这样的不屈服。抓在手里就像是一根芦苇 ! ” (他用力地抓紧我 , 并摇着我) 我只需两个手指就可以把她捏弯 , 但虽然把她捏弯了 , 再把她拨出来揉碎 , 又有什么用处呢 ? 看着那对眼睛流露出来的坚决、大胆、不顾一切的神气 , 它们在蔑视我 , 不仅仅是勇气 , 还有一定的胜利感正在蔑视我。不管怎样 , 都无法以将它抓进笼子 ! 如果我将那囚笼捣碎、拆毁 , 我的暴行也只会放走她。我可以征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房子，可我在能够自称这幢土屋的占有者之前，它的居住者早魂飞天国了。我需要的是你的灵魂——连同意志、力量、美德和纯洁的灵魂——而不是你脆弱的躯壳。如果你想这样，你可以悄悄飞过来，依偎在我的怀中，如果违反你的意愿抓住你，你就会像香气一样从紧握中逃逸——而我还没来得及呼吸芬芳，你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哦，过来！简，来吧！”

他边说边松开我，只是望着我。这凝望比那疯狂的拥抱更糟，更加难以抗拒。可是，只有白痴才会屈服。我曾经面对过他的愤怒，此时必须逃避他的悲伤，我退回到了门边。

“简，你要走吗？”

“是的，先生。”

“你要离开我吗？”

“是的。”

“你会回来吗？——你不想做我的安慰者、我的拯救者了吗？我的深深的爱情，我的狂暴的悲伤，我的发疯般的祈求，对你都没有用了吗？”

他的声音中饱含了无法形容的悲伤！要坚决地再说一次“我要走了”是多么的困难啊！

“简！”

“罗切斯特先生。”

“那么，走吧，我同意——可你要知道，你把我留在这独饮痛苦了。回到你楼上自己的房间去吧，再仔细地想一想我说的话，然后，简，看看我所遭遇的痛苦——为我想一想。”

他转过身，扑倒在沙发上。“哦，简！我的希望——我的爱情——我的生命！”他痛苦地从嘴里说出了这几句话。接下来是一阵深沉、强烈的抽泣。

我已经走到了门口，可是，读者，我又返了回去——像我走出时那样坚决地走了回去。我跪在他的身边，把他的脸从靠垫上转

向自己，我在他的脸上吻了一下，用手抚平他的头发。

“上帝会保佑你，我亲爱的主人，”我说，“上帝会让你不受到伤害，不犯错误——他指导你，安慰你——为你过去对我的善良好好酬谢你。”

“我的简，你的爱才是我最好的酬谢，”他说道，“失去它，我的心就破碎了。但简会把她的爱给我的，会的，高贵而又慷慨地给我。”

血涌到他的脸上，眼里闪出了火光，他跳起来站得笔直。他伸出了双臂，可我躲开了他的拥抱，立刻逃了出去。

“别了！”当我离开时，我在心里这样喊到，随后又绝望地补充道，“永别了。”

那天夜里，我本不想睡觉，可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梦中，我回到了童年：我躺在盖茨海德府的红房子里，里面一片漆黑，我满怀着奇怪的恐惧。几年前把我吓昏的那道亮光，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好像移动着要爬过墙，而且颤抖着停在昏暗的花板中央。我抬头看着，屋顶变成了云层，高高的、淡淡的云层，那道光好像是即将破雾而出的月亮照在云彩中的光芒。我望着她过来——带着她期待的心情观望着，好像有什么决定我命运的词语写在她的圆盘上。它冲了出来，而月亮却从没有这样从云朵里冲出来：先伸出一只手，推开乌黑的云层，然后，并不是月亮，而是一个白色的人体，她把发亮的额头俯向大地。她久久地凝视着我，她对着我的心里说话，语调深不可测，可又如此之近，就在我的心房里低语：

“我的女儿，逃避诱惑吧！”

“母亲，我会逃避的。”

当我从迷茫的梦境中醒来后这样回答。外面仍旧是黑夜，可是七月的夜是那样的短暂，刚过午夜不久，黎明就降临了。“现在去做我自己该做的事不会太早吧？”我想。我起床了，衣服早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已穿好了，因为昨晚我上床时除了鞋子外什么也没脱，我知道该到抽屉里找几件衬衣，一个小金挂盒和一枚戒指。在找这些东西时，我碰到了罗切斯特先生几天前强迫我接受的那串珍珠项链。我把它留在抽屉里，它不属于我，它属于那已在空中消散的幻想的新娘的。我把其它东西装成一个小包裹，并把只剩下 20 先令的钱袋放进了口袋。所有这些东西便是我的全部财产。我系好草帽，披好围巾，拿起包裹和一双暂时并不想穿的便鞋，从屋里悄悄溜了出来。

“别了，善良的费尔法克斯太太！”我悄悄走过她的房门时喃喃念着。“别了，亲爱的阿黛勒！”我向儿童室望去。克制住进去抱抱她吻吻她的想法。我要瞒住那只敏锐的耳朵：说不定它正在倾听呢。

我原来可以毫不停留地走过罗切斯特先生的卧房。可是来到他的门口时。刹那间，我的心脏不再跳动，双脚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那里面毫无睡意笼罩，里面的人正在不安地踱来踱去。我仔细地倾听了一会儿，他正在不停地叹息着。只要我愿意，那里面便会是天堂。——一个短暂的天堂——在等待我。我只要走过去，说，“罗切斯特先生，我愿意一辈子爱你并将永远和你生活在一起，一直到老。”同时，一阵狂喜的甘泉会立刻涌到我的唇边，我这样想着。

那好心的人，正难以入睡，他迫不急待地等着天明，到了早上，他会让人来叫我，可那时我已经走了。他会想办法寻找我，却不会再有结果。他会感到自己被抛弃了，他的爱遭到了拒绝。他会很痛苦，也许从此以后便绝望了。我这样地思索着。我的手向房门伸去，可很快便缩了回来，继续悄悄地向前走去。

我伤心地转弯抹角地下了楼。我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我机械地照办了。我在厨房里找到了边门的钥匙，另外还找到了一瓶油和一根羽毛，给钥匙和锁上了油之后，我又找了一点儿水和

面包，因为我也许要走很远的路。我的体力近来大大减弱，可千万不要垮下来。我悄悄地准备着这一切。我打开了边门，走了出去，然后轻轻地将它关好。朦胧的黎明的光晕闪烁在院子里。大门闭紧又上了锁，但其中的一扇门上的小门只开着。我从小门溜了出去，把小门也关好，现在，我完全离开了桑菲尔德府。

在田野那边的一英里外，有一条小径沿着与米尔科特相反的方向延伸。我从没走过那条路，但常常注意到，并希望知道它通向何处。我朝前那条路走去。现在不允许思考，不能有后顾之忧，也不能有丝毫的畏缩，对于将来和过去，连想一想都是不允许的。那过去的一面是那样的甜蜜，如天国一般，又是如此悲伤，好像地狱一样。只要在上面读一行便会使我丧失勇气，而未来的一页又布满了可怕的空白，好像这世界被洪水淹没一样。

我沿着田地、树林、小径一直朝着走去，直到太阳升起。我肯定这又将是个可爱的夏日的清晨。我知道，离开屋子所穿的鞋子不久便会被露水沾湿。可我既不想看日出，也不想看笑盈盈的天际，更不想看刚刚苏醒的大自然。通过美丽的景色而被押到断头台的人，他是不会注意路边那微笑的花朵的，他所想的只是砧板和利刃，想着骨肉分离的情景，想着等待他的墓穴。我想着凄惨的出走和无家可归的流浪——哦，想到我抛弃了那里的一切，我痛苦万分。想着他在屋子里正在看着日出，盼望我立刻回去并对他说我愿意留下来，同他住在一起，并且永远属于他。我想回去。现在还不晚，我还来得及避免他失去亲人的悲痛。因为我相信，他还没有发现我的出走，我可以回去，成为他的安慰者——他的骄傲，将他从痛苦、打击中挽救出来。哦，我害怕他自暴自弃——那比我自己自暴自弃糟得多——这种担忧强烈地刺激着我，如同一支带倒刺的箭射入我的胸口，往日的回忆会使它刺得更深，我心烦意乱，当我想把箭拔出时，却又感到它撕裂般的疼痛。树林中的小鸟唱起歌儿来。鸟儿都忠实于自己的伴侣，它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爱情的象征。我是什么？在内心的痛苦中，在维护道义的努力中，我憎恨我自己。我损害了——伤害了——背弃了我的主人。可我并没有转过身去，没有回头走一步。一定是上帝在指引我。因为我的意志或良心，早已被无穷的悲伤扼杀了。沿着那条小路，我孤独地走着，大声地哭泣，像个神经错乱的人那样走得飞快。从心头涌现的软弱，开始延续到四肢。它控制了我，我倒在了地上，躺了几分钟，脸颊紧压着湿漉漉的草地。我有些害怕——又希望——我会死在这里。但我很快就爬了起来，并用手和膝盖慢慢地爬行，接着又站了起来，像刚才那样，急匆匆而又坚决地朝着大路走去。

到了大路，我只得坐在树下休息一会儿。这时，我听到了车轮声，我看见一辆马车朝这驶来。我站了起来，举起手，马车就停了下来，我问车夫去哪儿，他告诉我说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我知道那地方没有罗切斯特先生的亲朋好友。我问去那儿需要多少钱，他说30先令。我告诉他我只有20先令。他同意了，收了那20先令。他还同意让我坐在车厢里面，因为车子是空的。我进了那车厢，他关上了车门，马车继续向前驶去。

善良的读者，但愿你不会受到我当时的心境的影响！但愿你的双眼永远不会像我当时的双眼，流淌出倾盆大雨般的、灼热的、痛苦的泪水，但愿你向上帝的祈祷不会像我当时说出的那么痛苦、那么绝望，因为你们永远不会像我那样，害怕自己成为全心爱护你的人堕落遭殃的责任者。

第二十八章

两天后的一个夏日的黄昏，车夫让我在一个叫惠特克劳斯的地方下车。由于我只有 20 先令，付不出更多的钱，所以只能在那个地方下车了。马车离开我一英里远了，我还木然地站在那里。这会儿我才发现我忘了把我的小包裹从车厢拿出来了，那时我为了安全起见才把它放在那里；它一定还留在那儿，这样，我真的一无所有了。

惠特克劳斯称不上个镇，甚至可以说是个小村落；它只是十字路口的一根石柱；刷成了白色，我想那是为了在远处和黑暗中看得清楚吧。有四块路牌在它的上面，根据那上面的文字说明来看，最近的镇子离这也有十英里，最远的则有二十英里。据这些熟知的镇名，我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我所在的郡是北方中部的一个部，处在幽暗的沼泽和崇山峻岭环绕之中。我身后和两边都是大片的荒原，我脚下的山谷的一边还有重重起伏的山峦。这里一定人烟稀少，我在路上没有看见过往的行人。宽广而孤寂的白茫茫的路向四周伸展而去。它们穿过了沼泽，路边石楠十分杂乱地生长。这时可能会有一个旅行的人经过这里，但我并不希望有人在这种时候看到我，陌生人肯定会奇怪——我在这里干嘛，总是漫无目标地徘徊在路旁，不知该走向哪里。他们大概会问我，但除了讲一些令人难以相信并引起怀疑的话以外，我什么也不能说。这个时候，我失去了与整个人类社会联结的纽带——没有任何的希望和吸引力将我召回到我的同类中去——看到我的人不会对我有任何良好的心愿和仁慈的念头。除了万物之主大自然以外，我再没有别的亲属了。我要投向她的怀抱，去寻找安息。

我径直向石楠丛中走去，在褐色的沼泽边上，我看见有一条深沟，深深的坑道往前延伸。我顺着这条过膝的黑暗的石楠丛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难地走着。我沿着沟转了几个弯，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我发现了一块布满黑色苔藓的花岗岩。我在花岗岩的下面坐了下来，附近是长满沼泽的高高的堤岸，花岗岩在上方保护着我的头。

即使是在这样的地方，我还是许久才平静下来。害怕附近有野兽或是狩猎者发现我。一阵风吹扫过来，我会立刻警觉地抬起头来，以防有野兽扑向我，如果有鸟的鸣叫声，我便会想象成人说话的声音。我终于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黄昏渐逝，夜幕降临，一片深沉的静默使我安静下来，我又恢复了信心。此前，我无法思考，我只是听着、看着、恐惧着。现在，我又恢复了沉思的能力。

我该做什么呢，该到哪儿去呢？在我没办法，什么地方也去不了的情况下，这些问题让我无法忍受。在我到达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以前，我的发抖的疲倦的双腿还要走很远的一段路；在我能找到一个住处之前，还要先祈求施舍；在别人能够倾听我的故事，或满足我的需要以前，还要先求得别人的怜悯，可能还会引起别人的厌恶。

我摸了摸石楠丛，非常干燥，还保留着夏日阳光的余温。我看了看纯净的天空，一颗温柔的星星在沟边的上空闪烁着。慈祥而温柔的露水初降，没有轻拂的微风，我发现大自然对我很仁慈，虽然我无家可归，但她却爱我，而我从人类那里只能得到鄙弃、怀疑和侮辱。我怀着子女般的眷恋投向她的怀抱。至少今夜我要作她的客人——我是她的女儿，她不会要任何代价却会收留我。我还有一口面包，那是中午马车路过一个小镇时，我用仅有的一个便士买的面包卷上剩下的。我看见成熟的越桔混杂在石楠丛中，我抓了一把越桔，和着面包一块儿吃。这本是隐士吃的食物，虽然不多，但也不那么饿了。吃完以后我便做祈祷，然后找个地方睡觉。

岩石旁边的石楠很深，我躺了下去，双脚正好埋在里面；两

边的石楠长得很高，夜风只能沿着那窄窄的一条空间袭人。我把围巾当作毯子盖在身上，岩石上有一处微微隆起并长满苔藓，正好作个枕头。我在夜幕降临时没有感觉到冷。

本来躺在这休息是十分舒适的，然而却被悲痛的心境破坏了。它在怨诉自己撕裂的伤口、内心的流血和折断了的心弦，它因罗切斯特先生和他的命运而发抖。它满怀怜悯为他哀叹。它用无穷的渴望呼唤他，尽管它像折翅的鸟儿那样无力柔弱，但它仍旧抖动残存的翅膀，去作无助的寻找。

这个时候，我悲痛欲绝，折磨得我无法入睡，我跪了起来。夜已经深了，星辰已经升起，好一个孤寂、安全的夜。太安静了，连恐惧都不存在了，我清楚，上帝无所不在，但当他的作品在宏大的范围中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才能感到他的存在。正是在这个皎皎月夜，他的世界静静地向前运转，我们才能清楚、明了他的全能、他的无限、他的无所不在。我默默地为罗切斯特先生祈祷着，我抬起头，泪眼模糊，望着宏大的银河，想起了那是由无数淡淡的光痕划过夜空的星星组成的，我感到上帝力量的伟大。我相信他有能力拯救他的万物。我越来越坚信，地球和它珍藏的灵魂，都不会被毁灭。我把祈祷词变成了感恩词，生命的源泉也就在于灵活的救星。罗切斯特先生会平安的，上帝会保佑他的，他是属于上帝的。我再次躺在大地的怀抱里，一会儿，便在睡梦中忘记了烦恼。

但明天，生命的需要苍白而赤裸地光顾我了。在小鸟离巢以后；在蜜蜂趁露水未干在晨曦中采石楠蜜，在这以后很久——早晨的光影缩短，阳光已经普照大地，我向四下打量着，便起身了。

那是一个安静、完美而又炎热的白天啊！四周平伸的沼泽就像一片金色的沙漠，到处都是阳光。我真希望自己能够长久地居住在阳光里，以阳光为生。我看见一只蜥蜴跑过那块岩石，一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蜜蜂正在甜越桔中忙碌。此时，我希望自己是一只蜜蜂或蜥蜴，这样我就可以找到合适的食物和栖身之所。但我偏偏是活生生的人，有人类的七情六欲，我不能在这无法满足人类需要的地方久留。我站起来看看身后的“床”，前途毫无希望，我只希望——昨天晚上我睡着时，上帝发慈悲带走了我的灵魂，我希望我的疲惫的身躯能从死亡中解脱出来，不需要再与命运斗争，只需要安静地腐烂，安静地融入草原的泥土之中。但是，我仍旧拥有生命，生命仍有所需求，我背着所有的痛苦和职责。痛苦还要忍耐，需要还得满足，责任还要完成。我出发了。

又回到了惠克劳斯，我沿着一条背阳的路走去。太阳炙烈难耐，没有任何情况可以由我选择了。我走了许久，觉得自己已经走了很远了，可以心安理得地屈服于几乎压垮我的疲劳——可以松弛一下这种勉强的行动了，于是我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毫不抗拒地屈服于心底、身体的麻木——此刻，我听到了教堂的钟声。

我朝传来钟声的方向望过去，那儿是一片富有浪漫色彩的小山，中间有一片村落和一个尖顶。但在一小时前，我因疲劳而没有注意到山的变化和景象。我右边的山谷布满了田地、牧草和树林。一条闪闪发亮的溪流，蜿蜒地在不同层次的绿色、成熟的麦田、牧场、林地中流淌着，一阵车轮声将我的思绪带回到眼前这条大路上，我看见一辆满载货物的车子正吃力地爬上小山，前面不远处是拉车的两头母牛和驾车人。我靠近了人类的劳动和生活了，我得向前挣扎，像别人那样专心地劳动和努力地生活了。

大约下午两点，我终于走进了那座小村庄。在一条街的尽头，我看见了一家小铺子，橱窗有几块面包，我渴望得到一块面包。有它充饥，我会恢复一些精力，没有它，就难以前进了。我一到同类中间，希望有力量 and 精神的愿望就又来了，我清楚，假若昏倒在路边是很丢人的。难道我没有任何东西能换回一个面包

卷吗？我仔细地想了想。我头上还有一块丝巾，手上还戴着手套。我实在无法想象人们在陷入极端贫困中该怎么办，不知道人们是否会接受我的这两件东西，但我必须试一试。

走进铺子，里面有一个女人。她看见走进一个穿戴整洁的女人，便猜想是位小姐。她热情地迎了上来。她将会怎样招待我？我突然害怕起来，我怎么也说不出早已想好的请求。我不敢拿出那揉皱的丝巾和早已半旧的手套，并且我觉得，这样做是荒谬的。我只是请求她让我在店里坐一会儿，因为我已经累坏了。她原想我是一个顾客，现在很失望了。她冷冷地答应了我的请求，指了个座位给我，我疲惫地坐了下去。我难过得直想哭，可觉得这样做很没脸面，便忍住了。过了一阵儿，我问她：“村子里有女缝衣工或女服裁缝吗？”

“有两三个，干这行的人不少呢。”

我想了想。我现在被逼到了正题上来。我必须面对生存的需要了，我已是走投无路了，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枚硬币。我必须找个事做。但做什么？去哪儿找事做呢？

“你知道附近谁家需要佣人吗？”

“不知道。”

“这地方大部分人，主要从事什么职业？”

“一些人种庄稼，还有一些人在奥立佛先生的针厂和铸造厂工作。”

“奥立佛先生需要女工吗？”

“那里只有男人干的活。”

“那女人都干些什么呢？”

“不知道。”她答道、“有的干这个，有的干那个。穷人总是要想办法生活的。”

她似乎对我的问话显得很不耐烦。是的，我又有什么权利无休止地追问她呢？两个邻居进来，好像需要我的椅子，我不得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站起来离开那儿。

我沿着大街而行，边走边打量左右的一幢幢房子，但我找不出任何的借口或理由走进其中的一间房子。我徘徊在小村的附近，有时走得稍微远一点儿，然后再走回来，约摸走了一个多小时。此时我疲惫不堪，饥饿难当。我走到另一条小路上，一下子瘫坐在树篱下。但没过几分钟，我就硬撑着站了起来，继续去寻找——找一个办法，至少应该找一个能指引我的人。小路的尽头，有一幢漂亮的小房子，它前面是一座花园，收拾得整齐干净，花儿五彩缤纷。我站在小屋的门前。我有什么理由走进那白色的小门。或者去碰那闪亮的把手？屋里的人怎么才可以产生兴趣来帮助我呢？但我还是走近它，轻轻地敲了一下门，一个衣着整齐、面容和善的年轻女子为我开了门。我用绝望的心和衰弱的身子所能发出的声音——一种低微而颤抖的声音问道——您这儿需要佣人吗？

“不，”她说，“我们不需要佣人。”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能在什么地方找个活干吗？”我继续问，“我是个外地人，在这里没有一个熟人，我想找个工作，干什么都可以。”

但是她没有义务为我操心，找个合适的职业。并且，在她眼中，我的性格、地位、以及我的叙述一定值得可疑。于是她摇摇头说：“我不想告诉你什么，对不起。”结果白色的小门十分轻柔而又礼貌地关了起来，但它却把我关在了外面。如果她把门再打开一会儿，我相信一定可以讨到一块面包，因为我现在已经十分卑下了。

回到那卑贱的村子我是受不了的，况且，也不必指望在那儿得到帮助。我情愿到那不远处的那片森林去，那浓密的绿荫看来能为我提供一个藏身之地。此时的我是多么多么虚弱，多么难受，被饥饿折磨得已十分憔悴，本能迫使我去能找到食物的地

方，饥饿这只兀鹰把它的喙和爪子深入我的身体，孤寂将不再是孤寂，休息万万不行。

这样地我走近那些房屋，而后又离开，然后再走近，又慢慢地走开。我想到我没有权利要求，也没有权利希望别人对我的悲惨命运感兴趣，这种想法驱使我离开。就在我像只丧家狗那样徘徊时，下午飘然而逝。我在一块田地中横穿时，前面突然出现了教堂的尖顶。我赶忙向它走去。在教堂基地附近，花园的中心，有一所很小但造得十分漂亮的房子，我想那一定是牧师的住宅。我知道，一个陌生人到了没有朋友的地方，常会请牧师帮助介绍一份工作。帮助——至少指导——需要资助的人，我似乎有权利在这里寻找劝告。我于是重新鼓起勇气，凝聚我残存的力量，快步地向前走过去。我走到房子前面，敲了敲厨房的门，一位老太太打开了门，我说：“请问这儿是牧师的住宅吗？”

“对。”

“牧师在家吗？”

“他出去了。”

“去很远的地方吗？”

“有三英里路，不太远，他的父亲突然过世了，他是被叫回去的。他现在正在莫尔府，可能要住下两个星期的样子。”

“这里有女主人吗？”

“不，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人，我是这里的管家。”

读者啊！尽管我快饿晕了，但我还是没法厚着脸皮向她行乞。我不能要饭。我慢慢地走开了。

我又一次地解下我的丝巾——又一次地想起那个小铺的几片面包。啊，只要一片面包皮，哪怕只是一口也行，缓解一下我的饥饿的痛苦。我本能地再次走向村庄，我又看见那家小铺了。我走了进去，除了先前那几个人，又多了几个人在场。我硬着头皮提出了请求：“能用这条丝巾换块面包吗？”她用疑惑的目光看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不行，我从来不这样卖面包。”

我哀求她哪怕给我半块面包也好，几乎绝望了，但又遭到了她的拒绝。“因为我并不知道这丝巾的来历。”她说。

“那么用我的手套呢？”

“不，手套对我没有用。”

读者啊，讲到这些细节令人多么心酸！曾有这样的说法，回忆过去的痛苦经历别是一番滋味，但直到现在，我还都不堪回首。道德的堕落和肉体的痛苦夹杂在一起，变为一种极为痛苦的回忆，我现在不想再多讲一句。我并不责怪那些拒绝我的人。我觉得那是意料中的事，也是无可奈何的。乞丐常常要遭人们怀疑的，穿着整齐的乞丐也是不可避免这种命运的。虽然我所乞求的只是一个职业，但这又是谁的责任呢？当然不是不知道我的品性的、第一次看见我的人的责任。至于那个不愿意换给我面包的女人，她也是有道理的。既然她认为我的请求对她无利，那么她也是对的。让我长话短说吧，我对这件事已经厌烦了。

我经过一家农舍时，夜幕已降临，农夫坐在敞开的门前，面包加奶酪，吃着晚饭。我停了下来，说：

“你能给我一片面包吗？我已经饿坏了。”他惊异地看了我一眼，并没说什么，便从他的面包上切了厚厚的一片，并递给了我。我想他并没认为我是个乞丐，不过是个怪女子，喜欢他的黑面包而已。我走到远离他房屋的地方，立刻坐下吃起面包来。

我并不奢求在房子里过夜，我到前面提到的那个树林去找个住的地方。但那一夜却是惨透了，根本没有休息好。地是湿的，空气是冷的；再加上不止一次有人从我的身边走过，我不得不更换地方；没有一丝的宁静感和安全感。凌晨，天下起了雨，整整下了一天，读者啊，我不想再详细地叙述那天的情景了。和昨天一样，我寻求工作，遭到拒绝，也像昨天一样的挨饿，但我还是吃过一次东西。在一家农舍门前，我看见一个小女孩正要把一些

冷粥倒入猪槽。我连忙问她：“可以给我吗？”

她瞪着眼看我：“有个女人让我把粥给她，妈妈。”她叫喊道。

“孩子，”里面的一个声音说，“你就给她吧，如果她是要饭的。猪并不需要它。”

小姑娘把冷粥倒在我的盒里，我很快把它吃了下去。

暮色渐浓，我停留在一条冷清的马路上，在那条道上我已经徘徊了一个多小时了。

“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我自言自语，“我再也走不动了。今晚上我还得在外面过夜吗？这么大的雨，难道要让我把头枕在又湿又冷的地上吗？但我又没有其它的办法；没有人会接纳我，可是，那将是十分可怕的，怀着虚弱、饥饿寒冷，还有孤苦——完全绝望的感觉。不过，也许用不上早晨我就会死去。为什么我不甘心去迎接死亡呢？我为什么要挣扎着求生呢？因为我知道，或者是相信，罗切斯特先生还活着；再者，因为贫困和寒冷而死亡，这种命运是我的天性所不能忍受的。上帝啊！再支持我一会儿吧！帮助——指引我！”

我用痴呆的目光看着雨中朦胧的夜色。发现我已经远离了村庄，几乎看不见它了。村子周围的耕地也不见了。我经过了无数个岔道和路口，再次地走近了那片无边的荒原。现在只有几块田地横在我和黑沉沉的小山之间了。它们同那片石楠地一样，荒芜着而未被开垦。

“对，我宁可死在小山那儿，也不愿死在街上或者是人来人往的大路上。”我想着，“宁可让乌鸦和渡鸦——若是这里有渡鸦的话——从骨头上把我的肉吃光，也比装进救济院的棺材里，放到乞丐的墓地强。”

于是，我便转身走到了小山前。我该做的就是找一个小沟，之后躺下去，虽然不很安全，但也不会被人发现。但整个荒山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表面都是平整的，除了色调不同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青绿色的是长满灯芯草和苔藓的沼泽地；暗黑色的是长满石楠的干土。天渐黑，我还是可以看出这些变化，不过只是光与影的不同，因为颜色早已随阳光消退了。

我的眼睛环视着昏暗的小山丘，并沿着荒凉的沼泽地边缘扫视过去。此时，远处沼泽和山脊之间，出现了一点儿亮光。激动中的幻觉？这是我的第一个念头。我想它一会儿就会消失，但它还是稳稳地亮着，既前进，也不后退，“那么，是刚点燃的篝火了？”我想。我仔细地看了看，看那亮光是否会扩大。但它却没有扩大，也没有变小。“可能是房间里的烛光吧？”我又这样想着，“就算是这样，我也绝对走不到那儿去，它太遥远了；即使离我很近，又有什么用呢？我敲门后无非是把自己再次地关在门外罢了。”

我在我所站立的地方倒了下来，脸埋藏在草地上。我静静地躺了一阵儿。夜风从小山上和我的身上吹过，低吟着在远方消失了。雨下得更大了，我的全身都被淋湿了。我僵硬得像那冰霜一样——死一样地麻木——那雨点可以继续猛落下去，我不再有任何知觉的。但我那有生命的肌肤在雨点寒冷的影响下颤抖起来，我很快爬了起来。

亮光还在那儿，浑浊而稳定。我努力地向前走着，用那双疲惫的腿缓慢地走向亮光。它引导着我穿过了小山，穿过了荒芜的沼泽。这个沼泽地在冬季根本无法行走，甚至在盛夏，也一步一滑，满是泥浆。我跌倒了两回，然而每次都爬了起来，并重新振作起精神。那光亮是一种希望，我必须努力走过去。

走出沼泽地，我看见荒野中有一条白痕，我向它走过去。那是一条大路，也可能是条小路，直通向那个亮光。现在那亮光在一个土丘上的树丛中发着光——那树是冷杉，我在黑暗中从树形和叶子上得出结论。当我走近时，我的星却消失了：有一种障碍

物挡在我和它中间。我用手摸摸那黑糊糊的东西，感到那是一堵矮墙的粗石头——上面是栏杆之类的东西，里面则是高而有刺的篱。我顺墙摸索着向前走去。又有一种发白的东西在我前面闪光，那是一道门——一个小边门；我碰了碰它，它便在绞链上摇动起来，门的两面都是黑的灌木——冬青或紫杉。

进了门，经过灌木丛，我看到的是一座房屋的侧影。低低的，黑黑的，却很长；我没有找到刚才指引我的亮光，一片漆黑。里面的人都睡着了？我正怕这件事。找门时我过一个拐角。那美好的光亮终于出现了，它从一扇小窗子的菱形玻璃里映射出来，窗子距地面大约一英尺，它的四周爬满了类似长春藤之类的植物，它们把窗子衬托得更小了。有窗子的这面墙布满了枝树，窗子被遮挡得更小了，使它根本不需要窗帘或百叶窗子。我弯下去，拉开挡在窗口的叶子时，就可以看见里面的一切了。这间房屋的地板打磨得很光亮，一张胡桃木的餐具柜，上面整齐地放着一排排锡盘，反衬出泥炭炉里红亮的火光。我还看见一张白松桌子，一口钟，几把椅子。那曾经指引我的光亮是一只桌上正在燃烧的蜡烛，一个老妇人正在烛光前织袜子。她的样子看上去十分粗俗，但她同周围的东西一样收拾得很干净。

我简单地看了看这些东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更有趣的是有两个人坐在火炉旁，静静地笼罩在玫瑰色的温暖和宁静中。两个年轻高雅的女人——从各方面来讲都是小姐——一个坐在低矮摇椅上，另一个坐在更矮一些的凳子上。两个人都穿着黑色的丧服。黑色的衣服却衬托出她们那白晰的脖子和脸。一条短毛猎狗把大大的脑袋枕在一个姑娘的腿上——另一个姑娘的怀里抱着一只猫，黑的。

真让人感到奇怪！这样几个人待在这简陋的厨房里，她们是些什么人呢？她们不会是桌边那个老妇人的女儿，因为她看起来像个农妇，而两个姑娘却显得斯文有教养。我从没有见到过她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样的脸；但是，我仔细凝望她们时，好像很熟悉面部上的特征。我不能说她们很美——用很美这个词来讲，她们太忧郁和苍白了。她们都在低头看书。她们不时地翻动着那两本厚书，好像是在查阅词典一样。那场面如此安静，这生火的房间好像是一幅图画，而屋里的人都好像是画上的投影。这样的静寂，我可以听见炉渣从炉栅里落下，钟在黑暗的角落里滴答地响，我甚至能听到老妇人手中的针的碰撞声。因此，一个声音打破这寂静时，我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黛安娜，你听着，”两个人中的一个学生说，“费朗茨和丹尼尔在一起过夜，弗郎茨正讲那个将他吓醒的梦——听着！”她用低沉的声音读起来，我根本听不懂，因为那是一种陌生的语言——不是法语，也不是拉丁语，也许会是希腊语或德语，我说不准。

“真有力量的，”她读完以后说，“我很喜欢它。”另外一个姑娘刚才抬着头听她说话，现在却望着炉火，重复着那一句诗。后来，我知道了这种语言和这本书，所以在这里我要把这行诗引述出来。虽然我第一次听见时，对我来说，好像铜器的敲打声一样——毫无意义。

“‘他的外貌如同夜晚的星星，一个人走了出来。’好，真好！”她叫道，她那深邃的眼睛闪闪发亮。“好像一个隐约的、高大的天使正站在你面前。我想，一行诗能抵上一百页浮夸的文章。‘我站在愤怒的天平上，我用激怒的砝码，权衡这种思想，权衡这种行为。’我真是太喜欢它了！”

两个人又都沉默了。

老妇人停下手中的编织，抬起头问道：“有哪个国家的人讲过这样的话？”

“是的，汉娜——一个比英格兰还大的国家，那儿的人都这样讲话。”

“哦，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之间怎么听得懂。我想你们有谁去过那里，一定能够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吧？”

“他们可能能听懂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因为我们没有你想象得那么聪明，汉娜。我们不会德语，假若没有词典的帮助，我们不会看懂的。”

“这对你们有什么用吗？”

“希望以后我们能教德语——或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教初级德语，我们那时就会比现在多挣些钱了。”

“对，可现在别学了，今天晚上学得够多了。”

“我想是这样的，至少我累了，玛丽。你累吗？”

“太累了，没有老师而是靠词典去学习一门外语，毕竟是件不容易的事呀。”

“是的，特别是学德语这样一门难懂而又出色的语言。不知道圣约翰什么时候回来？”

“10点了，他一定快回来了。”

“汉娜，雨越下越大，麻烦你到客厅去看看火好吗？”

老妇人站了起来，打开一扇门，门外隐约是条通道，很快就听见她在里面一间房屋里拨火，她很快又回来了。

“啊，孩子们！”她说，“去那间屋子，真使我很难受，那张椅子空空地缩在角落里，看上去是那样的凄惨。”

她用围裙擦了擦眼睛。那两个姑娘一开始时显得很庄严，现在却很悲伤。

“不过他去了更好的地方，”汉娜继续说，“我们不应该再期盼他再回到这里，再说，任何人也没有他死得那样安宁。”

一个小姐问道，“你说，他死时没有提到我们吗？”

“孩子，他没来得及，他不到一分钟就走了——你的父亲。他像头一天那样有些不舒服，可不要紧。圣约翰先生同你们的哥哥去卧室看他时，他已经僵硬了。唉，孩子们，他问是否希望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们找一个回来陪他时，他还取笑他呢。第二天，他才觉得头有些发沉——两个星期以前——便去睡觉，再也没有醒过来。他是老一辈人中的最后一个了，因为你们和圣约翰先生与那些死去的老一辈人，似乎不是一个类型的人，虽然你们很像你们的母亲，她也读了许多书。你很像你母亲，玛丽，而黛安娜比较像你的父亲。”

我认为她们长得很像，不知这位老妇人从哪里看出了不同。两个人都是白白的皮肤，苗条的身段，两个人都有漂亮的脸蛋，其中的一个发色比另一个深一点，发式也不同：玛丽的淡褐色头发从中间分开，编成光滑的辫子；黛安娜稍深一些的头发却满是小卷，盖住了脖子。

“我知道你们想吃晚饭了，”汉娜说，“圣约翰先生一进门也要吃的。”

说完，她就动手去做晚饭。两位小姐站了起来，她们好像要去客厅。此前，我一直专心地注视着她们，她们的相貌和谈话深深地吸引了我，差点儿忘记了自己的处境。相比之下，我觉得自己似乎比以前更孤独、更绝望。让这屋子里的人感动得关心我，让她们相信我的悲哀和贫苦是真的——让她们答应让我不再流浪，让我休息，看来是多么不可能啊！当我摸到了门，迟疑地敲门时，我感到我的想法近乎于妄想。汉娜打开了门。

“有事吗？”她吃惊地问道，借着手中的烛光打量着我。

“我能同女主人讲话吗？”

“你同女主人讲什么？你应该告诉我，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是个陌生人。”

“这个时候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想在外屋或者随便一个地方住上一宿，还想要一些面包。”

我所害怕的那种不信任的表情出现在汉娜的脸上。“我会给

你一片面包，”她停顿了一下，说道，“可我们不能收留一个流浪的人过夜，这不行。”

“请你让我同女主人讲话吧。”

“不，不行。她们能为你做什么事呢？这个时候你不该到处乱跑的，这很不好。”

“但是，你赶我走，我该怎么办呢？我没地方去啊！”

“哦，你一定知道该干什么，去哪儿，只是别干坏事就可以，喏，这是一便士，现在请你离开吧！”

“仅一个便士，我无法生存，而且我已经没有力量继续向前走了。别关门！——哦，看在上帝的面上，请你别关门！”

“雨淋进来了，我必须关门——”

“告诉小姐们——我要见她们——”

“我不会去告诉她们的，你真不老实，老实的人不会这样大吵大叫的。快走！”

“可是让我走开，我就会死的。”

“你不会死的。我怕你的心里正打着坏主意，所以这么晚还在人家房子前转来转去。假若你身后还有什么人——强盗一类的——藏在这附近，你可以去告诉他们，这屋里不只这几个人，还有位先生，几支枪，几条狗。”说到这里，这位老实而又古板的老妇人“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还上了门。

真是糟透了！一阵极度的疼痛——一阵彻底的绝望——冲击、撕裂着我的心。我真正地疲惫了，一步也走不动。我跌坐在那被雨淋湿的台阶上，万分痛苦地呻吟着，我绞着双手哭泣着。哦，死亡的阴影来了！哦，临终前的一刻，竟在如此的逆境中渡过！那么孤独——竟被自己的同类拒绝，太令人失望了。那一会儿，我不仅失去了希望，而且连坚强的意志也都没了。但不久以后，我又重新希望恢复这份意

“我只能等死了。”我说，“相信上帝，让我默默地等着他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旨意吧！”

我不只在心里想，而且还说了出来。我把全部的痛苦都埋进心里，让它安静而沉默地呆在那儿。

“所有的人都会死的，”附近的一个声音说，“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这样过早地而又痛苦地死去，假如你在这儿因为贫困而死的话。”

“谁？或是什么东西在说话？”我被这意想不到的声音吓了一跳，问道。现在无论发生了什么，我都不希望得到帮助了。身旁有个人影——什么人呢？漆黑的夜和我那衰弱的视力让我看不清。新来的人在门上长久而又有力地敲打起来。

汉娜问道：“是圣约翰先生吗？”

“是的——是的，快开门。”

“好的，这种坏天气，你肯定又冷又湿了！快进来——两个妹妹都在为你担忧呢！我知道附近还有坏人，刚才就有一个要饭的女人——我想她还没走——就躺在那儿。真丢人！起来！喂，你起来！”

“别出声，汉娜，我有话要对她说。把她赶走，你已经尽了你的责任。让她进来，这是我的责任。我刚才就在旁边听着你们的对话。我想这是个特殊情况——至少我应该问个明白。起来吧，姑娘，走在我前面进屋去吧。”

我顺从了他，艰难地进了屋，马上就站在干净明亮的厨房里了——就站在火炉边。我难受极了，浑身颤抖，知道自己的样子非常可怕，粗野，饱经风霜。两位小姐，他们的哥哥圣约翰先生，老妇人，都在看着我。

“圣约翰，她是什么人？”我听见一位小姐问。

“我也不知道，我在门口发现她的。”圣约翰说。

“她的脸没有一点血色。”汉娜说。

“像泥土或者死人那样的苍白。”黛安娜说，“她要倒了，让

她坐下来。”

我真的感到一阵头晕，跌倒了，但一张椅子接住了我。我虽然说不出话可意识还清醒。

“也许喝点水，她会好一些。把水拿来，汉娜，可是她瘦得太厉害了，一点血色也没有。”

“简直像个幽灵！”

“她是病了呢？还是饿坏了呢？”

“我想她是饿了，把牛奶给我，汉娜，再拿一片面包。”

黛安娜拿着一块面包，在牛奶里蘸了一下，送到了我的嘴边。她是在俯下身子，我看见长长的卷发垂在我和炉火之间才认出来的。她的脸紧挨着我，在她的脸上我看出了怜悯和同情，从她那简短的话中体会出了安慰：“尽量吃一点儿。”

“尽量吃。对！”玛丽温柔地重复着。她动手脱掉我湿透了的帽子，扶起我的头。我尝了尝他们给我的东西，开始无力地咀嚼着，一会儿就大口地吃了起来。

“一开始别太多——少吃点儿，”哥哥说，“她吃够了。”他把牛奶和面包拿走了。

“圣约翰，再让她吃一点儿吧——看她眼里的馋劲儿。”

“妹妹，现在不能再吃了。看看她能不能说话——问问她的名字。”

我觉得自己可以说话了，便回答说：“我叫简·爱略特。”我像前两天那样害怕别人知道我的身份，早就决定用一个假名了。

“你的朋友在哪儿？你住在哪儿？”

我沉默着。

“我们让人去找一个你认识的人来，好吗？”

我摇摇头。

“可以告诉我你的身世吗？”

不知怎么搞的，我跨进这个家的门槛，同它的主人们见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感觉到自己不会再无家可归、四处流浪、被世界抛弃了。我敢于抛弃乞丐的形象——重新恢复我的个性和举止，又能找回我自己了。圣约翰先生让我讲——可是我现在太虚弱了，没有办法回答——略顿了一下，我说：

“今晚我无法详谈，先生。”

“那么，你想让我为你做什么呢？”

“不用。”我回答。我的力气只能让我说这么一句话。黛安娜接过这话说，“你的意思是说，”她问，“你所需要的帮助，我们现在已经给你了？我们又可以让你回到雨夜的沼泽地去了？”

我望着她。我发现她有一张出众的脸，善良又充满生机，忽然我有了勇气。我用微笑回答她那同情的注视，说道：“我相信你。假若我是一条失去了主人的迷路的狗，我想你也不会把我从你们的火炉旁赶走。事实上，我也不害怕，随便你怎么对我，照顾我，只是请你们原谅我不能多说话——我气急了——说话有点痉挛。”他们三个人都默默地望着我。

“汉娜，”最后圣约翰开口说，“让她就这样坐着，不要让她说什么。再过十分钟，把面包和牛奶给她，玛丽和黛安娜随我回客厅去，咱们商量一下。”

他们走了，不久，一位小姐又回来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我坐在暖和的炉火旁，一种愉快的昏昏然悄悄地笼罩着我。她小声地吩咐了汉娜几句。一会儿，我被人扶着上了楼，给我脱掉了湿透的衣服，我躺在一张温暖而干燥的床上。感谢上帝——我在难以言表的疲惫中体会到了一阵感激的喜悦，我睡着了。

第二十九章

以后的三天三夜，我毫无记忆。我能回想起那段时间的一些感觉，但那时都干了什么，想了什么，却已记不得了。我只记得自己呆在一间小房子里，睡在一张窄小的床上，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像块石头一样。如果让我同小床分开，简直无异于杀了我。我并没感觉到时光的流逝——毫不注意上午到中午，中午到傍晚的变化。然而我却能看到人的走动，我甚至能够说出他们是谁。他们走过来和我说话，我也能够听懂，然而我却没办法回答，要动嘴或是动一下四肢，都是同样的不可能。汉娜，那个老妇人，来看望我的次数最多，她的光临打扰了我。我有种感觉，她希望我离开那儿。她对我抱有成见，不了解我和我的处境。黛安娜和玛丽每天到这里来一两次，她们在我床边悄悄地说这样的话：

“我们收留了她，真是做了件好事。”

“是啊。如果把她关在外面一整夜，第二天早上一定会发现她死在门口。我们不知道她受了什么苦。”

“我想一定是我们世人无法想象的苦难——可怜的、憔悴苍白的流浪者。”

“从她的言谈和举止来看，我想她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她的口音极纯正，虽然她脱下的衣服又脏又湿，却很少穿过，而且做工极好。”

“虽然很消瘦憔悴，但她的容貌很特别，我还是很喜欢她。我想当她身体恢复健康，充满生机以后，她一定会讨人喜欢的。”

在她们的对话中，我没听到过一个音节表示对细心照顾我而感到后悔，也没有听到对我的身份表示怀疑和厌恶的话，这使我感到很安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圣约翰先生只来过一次。他望着我，说我的昏睡是长久的疲劳过度而引起的。他肯定说不必请医生。他相信一切会好转，顺其自然。他只用了几句话便讲出了这个意思，声音是低低的、深沉的。停顿了一下，他又用不习惯长篇大论的那种语气补充道：“她的相貌有些不一般，但并非粗俗或堕落。”

“的确不是，”黛安娜接着说道，“说实在的，圣约翰，我一见到这可怜的小人儿，心里就感到热乎乎的。希望我们能多为她做点事。”“这好像不太可能，”圣约翰说，“你将来可能会发觉她是一位小姐，和她的亲友产生了冲突，由于一时的冲动而离开了他们。假若她不固执，我们也许能把她送回到她的亲友那里。但从她的脸上我看出来，她是个有主见的人，我怀疑她不会听从我们的安排。”他站在那里若有所思地看了我几分钟，然后加了一句，“她看起来很敏感，但并不美丽。”

“她的身体很差，圣约翰。”

“无论是好是差，她都不算漂亮，她的五官缺乏那种优雅和谐的美感。”

到了第三天，我好些了；第四天，我能说话了，并可以在床上坐起来。我猜想大概是吃午饭的时间了，汉娜端给我一碗粥和烤面包片，我吃得津津有味。此前不管吃什么，我都有一种反胃的感觉，而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我觉得自己不但有了力气，而且精神也好多了。不久，一种腻烦躺着而渴望活动的心情在我心里蹿动起来。该起床了，可我穿什么呢？我只有那件沾满污泥的湿衣服，我就是穿着它睡在地上，躺在沼泽地里，我不好意思在我的恩人面前穿这样的衣服，可是，有人为我免去了这种忧虑。

床边的一张椅子上是为我准备的衣物，整洁而干燥，我的那件黑绸外衣挂在墙上，已经洗去了污泥，因潮湿而压成的皱痕已经被烫平了，而且更体面了。连我的鞋袜也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能穿出去了。房子里有洗脸的用具，还有整理头发的梳子和刷子。我开始忙碌起来，每五分钟都得休息一下，但最后终于穿戴好了，我瘦了很多，所以衣服显得很宽松，于是我用披巾掩饰了这个不足之处。我又一次清爽体面了——没有降低我身份的污迹了。我扶着栏杆吃力地走下石头楼梯，穿过一条狭窄的通道，便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厨房。

一股烤面包的香气扑鼻而来，厨房里的炉火正旺，温暖宜人。汉娜正在烤面包，大家都知道，在没有受过教育耕耘的心田里，成见是最难消除的，它们就像石头中间的野草那样牢固地生长在那里。汉娜开始时对我又硬又冷，最近对我略微和气起来。她看见我穿得整洁干净地走过来，甚至笑了起来：

“怎么，你已经起床了？”她问，“这么说，你好了。你要是愿意，可以坐在火炉边我的椅子上。”

她指着那把摇椅，我坐了下来，她还在忙着，不时地用眼角瞟我一眼。她从烤箱中拿出面包时，转过身对我直接了当地说：

“你以前要过饭吗？”

我一听很生气，但我知道是不能发火的，况且，我的确以乞丐的身份出现在她的面前。我平静地回答，语气十分生硬：

“假若你认为我是乞丐，那你就错了。就好像你和你家的小姐一样，我根本不是乞丐。”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道：“这我就不懂了，我想你既没有房子也没铜子吧！”

“没房子和铜子？我想你说的铜子是指钱吧，然而没钱并不是你所说的要饭的啊！”

她马上又问道：“你读过书吗？”

“是的，读过很多书。”

“但你没上过寄宿学校吧？”

“我上了八年的寄宿学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么，你为什么养不活自己呢？”她把眼睛睁得圆圆的。

“我养活过自己，而且我相信，我还可以继续养活自己。你用这些醋栗做什么？”我问，我看见她拿出了一篮醋栗。

“拿来做饼馅儿。”

“我来拣，给我。”

“不，你什么也不用干。”

“可我必须做些什么，把它给我吧。”她照办了，还将一块干净的毛巾铺在我的衣裙上。她说：“假若不这样，会弄脏你的衣服。”

“从你的手上看出你不是佣人。”她说，“你是个女服裁缝吧？”

“不，你又错了。不要管我是干什么的，请别再为我费心了。你能告诉我，这座房子的名字叫什么？”

“莫尔府，或者叫它荒原小庄。”

“住在这里的先生叫圣约翰吗？”

“不，他住在莫尔顿，那是他自己的教区，他只在这儿住一阵子。”

“那个村庄在几英里以外，是吗？”

“是的。”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教区牧师。”

我想起了我要去见牧师时牧师住宅里那个老管家的答话。
“那么，这里是他父亲的家了？”

“是的，老里弗斯先生住在这儿。老里弗斯先生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都生活在这里。”

“这么说，这位先生的全名叫圣约翰·里弗斯了？”

“是的，圣约翰可能是他施洗时的名字。”

“他的妹妹叫黛安娜·里弗斯和玛丽·里弗斯？”

“对。”

“他们的父亲去世了？”

“三个星期前中风而死的。”

“他们的母亲呢？”

“女主人早已去世多年了。”

“你和这一家人生活很久了吗？”

“30多年了，这三个孩子都是由我带大的。”

“看来你一定是个忠诚老实的仆人。虽然你很不礼貌地把我叫作是要饭的，但我还是要称赞你。”

她又一次瞪着眼睛惊异地看着我。她说：“我知道，虽然我错怪了你，但你还要谅解我，外面有许多骗子。”

“而且，”我严肃地说，“你在连狗都不应该关在门外的夜里，竟把我拒绝在门外。”

“唉，那的确是有点狠心了，但也没办法，我为那几个孩子担心，而不是为我自己，可怜的孩子！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照顾他们，我不得不多留点神。”

我沉默了一会儿。

“你不要把我想得太坏。”她又说。

“但我的确把你想得很坏，”我说，“我告诉你原因吧——并不完全是因为你不留我过夜，或把我当作骗子，而是因为你刚才说我没有房子和铜子，并把这看成是一种见不得人的事。世界上很多好人同我一样一无所有，假若你是一个基督教徒，就不该认为贫穷是一种罪过。”

“我再也不会那样了，”她说，“圣约翰先生也是这样告诉我的，我知道我错了——不过，我现在已经改变了以前对你的看法。你看上去是个真正的体面的小人儿。”

“好吧！我现在可以原谅你了。让我们握手言和吧！”

她把她那长着老茧、沾满面粉的手放在我手里，她那粗糙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脸上露出了真诚的微笑。从此我们就成了朋友。

汉娜显然是很健谈的。我拣着醋栗，她和面预备做馅饼，她不停地和我拉起了家常：关于已过世的男主人和女主人，以及家里的“孩子们”——几个年轻人。

她说，老里弗斯先生是个忠厚朴实的人，但又是个一本正经的绅士，出身于最古老的家族之一。莫尔府建好后就属于里弗斯家。而且她断言：“尽管它看上去是一所简陋的小房子，根本没办法同下面莫尔顿各地奥立佛先生的大宅院相比，但它大概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

她还清晰地记得，比尔·奥立佛的父亲是位缝衣匠，而里弗斯家则在亨利时代就已经是绅士了，这谁都知道，只需查一下莫尔顿教堂事物室的登记簿便可以了。但是，她承认，“老主人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喜爱打猎，喜欢种地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女主人就不同了，她非常刻苦地读过许多书，“孩子们”也和她一样，这周围没有像他们那样爱读书的，从来就没有过。这几个孩子几乎从会说话时就热爱学习，而且总是有“他们自己的个性”。圣约翰先生长大后就上了大学，并成为一名牧师。两个姑娘中学毕业后，当了家庭教师。因为她们告诉过她，她们的父亲为了所信托的人破了产，使她们家损失了不少财产，她们的父亲已经没有什么钱留给她们，她们只能自个儿想办法养活自己了。她们很少住在家里，现在只是为了父亲去世的缘故回来几星期。不过她们十分喜欢莫尔府和莫尔顿，喜欢这里的沼泽地和小山。她们到过伦敦和别的大城市，可她们常说任何地方都没有家乡好。而且，她们姐妹俩很合得来——从不吵闹，她从没见过像这样融洽和睦的家庭。

拣好醋栗后，我问汉娜，两位小姐和圣约翰先生现在到哪里去了？

“他们去莫尔顿散步了，不过，三十分钟后就要回来用茶

点。”

他们果然在汉娜预料的时间内回来了，她们从厨房门走进来，圣约翰先生看见了我，只是对我鞠了个躬便走了，两位小姐却停了下来，玛丽温柔而亲切地说，她很高兴我能自己走下楼，黛安娜握着我的手，对我摇摇头，说道：“你应该在我允许后才可以下楼。你看起来还是那么苍白——那样消瘦！可怜的姑娘！可怜的孩子！”

在我听来，她的声音仿佛是鸽子所发出的悦耳的声音。我十分喜欢她的眼睛，当她看着我时，我很乐意接受她的眼神。在我看来，她的整张脸都充满了魅力。玛丽的容貌同样很漂亮——五官也一样的秀丽，但她的表情比较矜持，她的态度虽然温和，但却让人觉得疏远。黛安娜的说话和举止都带着一种权威性，很明显，她很有主见。我生性就喜欢服从像她那样的令人信服的性格，在不违背自尊心和良心的前提下，服从某个积极的意志。

“你在厨房里干什么？”黛安娜问，“这里不是你呆的地方。玛丽和我有时来这里坐坐，因为在家里我们可以随便一些，甚至是放肆——可你却是客人，应该坐在客厅里。”

“我觉得在这里很不错。”

“一点儿也不好——汉娜忙来忙去，弄了你一身面粉。”

“而且炉火对你也太热了。”玛丽插嘴说道。

“确实是这样，”她的姐姐补充说，“过来，你应该听话。”她拉着我的手，将我带到了里屋。

“坐在这儿，”她把我扶到沙发上，“我们去换衣服，然后准备茶点，这是我们在沼泽地的家中享有的另一种特权——在汉娜烤面包、洗衣服、酿酒或者熨衣服时，就由我们自个儿做饭。”

她关了门，屋里只有我和圣约翰先生。他坐在我的对面，手捧着一本书或报纸。我仔细看了看客厅，然后又打量着坐在那儿的主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客厅比较小，陈设也简单，但让人感到舒适，因为非常整洁干净。老式的椅子擦得非常亮，胡桃木的桌子像镜子一样反光。墙上挂着几幅奇怪的旧时代的男男女女的画像，玻璃门的橱柜里是一些书和一套古色古香的瓷器。室内没有一件时兴的家具，除了一张花梨木女式书台和一对针线盒放在靠墙的边桌上，每一样东西（包括地毯和窗帘）看上去都很陈旧，但保养得相当好。

圣约翰先生静静地坐在那儿，就像墙上灰蒙蒙的画像。他紧闭着双唇，眼睛紧盯着他所读的书页上。他的样子很容易让人仔细地审视。即使他是座雕像而并非活人，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让人细细地审视。他看起来很年轻，大约在 28 岁到 30 岁之间，身材修长。他的脸很吸引人：一张轮廓完美的希腊人的脸，笔直的古典式的鼻子，雅典式的嘴和下巴。是的，英国人的脸面这样贴近古代人模型的实在是太少了。他的脸长得那么协调，看到我不规范的脸，很可能会感到吃惊。他的双眼又蓝又大，长长的睫毛，高高的前额像牙一样洁白，几绺金发随意地垂着。

读者啊，难道这不就是一幅柔和的写生画吗？但是，画中所描绘的对象却没让人感觉出他有驯服、温柔、敏感甚至恬静的印象。虽然现在他平静地坐在那儿，可我却感觉到，他的嘴、鼻孔和前额都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显示着他内心的躁动不安，坚决严厉和渴望的成份。在他妹妹回来之前，他没有和我讲一句话，甚至没有看我一眼。黛安娜走来走去，忙着安排茶点。她给我一块在炉顶上烘好的小蛋糕。

“吃吧，”她说，“你肯定饿了。汉娜说你早晨只喝了一点稀粥。”

我没有拒绝，我已经恢复了胃口，并且很强烈。这时候，圣约翰合起书，走近桌子，坐了下来，用他那深蓝色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他那凝视的眼神有一种不礼貌的直率，一种坚定的观察入微的神色，这说明他先前不是出于害羞，而是故意的回

避。

“你肯定是饿了。”他说。

“是的。”这是我一向出于本能的方法——以简短来回简短，以直率来对直率。

“三天的低烧使你吃不下东西，这对你是件好事儿，一开始就放任食欲的渴求是十分危险的。现在你可以吃了，但还是节制一点。”

“先生，我相信自己不会长久地吃住在这儿。”我粗鲁、笨拙地回答道。

“是不会，”他冷冷地说，“等你把你亲友的地址告诉我们以后，我们可以写信给他们，你就可以回去了。”

“我坦白地告诉你，这是我办不到的事儿，因为我没有家，也没有朋友。”

三个人都看着我，但并非不信任，也不是怀疑，而更多的是好奇，尤其是那两位小姐。圣约翰的眼睛，从表面上看很明净清澈，可细细看来，却是深不可测。他的双眼似乎是探索别人思想的工具，而不是用来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它们很敏锐、含蓄，极容易让人窘迫，而不容易使人受到鼓舞，“你是孤身一人，而没有任何亲戚朋友？”他问道。

“是的，跟任何一个活人都没有联系，没有权利进入英格兰的任何一个家庭。”

“像你这样的年龄，这种处境是少有的。”

这时他的双眼注视着我放在桌上的手。我不知道他在找什么，但他的话让我立刻就明白了他的用意。

“还没有结婚？你还是个姑娘？”

黛安娜笑了，“圣约翰，你说什么呀？她不会超过十七八岁的。”她说。

“我快 19 岁了，但我没有结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觉得脸在发烧。一提到这个词，就勾起了痛苦和甜蜜的回忆。他们都看见了 my 激动和窘迫。黛安娜和玛丽的眼睛从我发红的脸上离开，让我不再尴尬。但她们那冷静而又严厉的哥哥却还盯着我，他盯得我意乱心慌，脸如火烧，到最后是泪水涟涟。

“你最后住的是什么地方？”他又问。

“圣约翰，你也太能追根问底了。”玛丽低声说。可他却靠在桌上，更加坚锐而严厉地望着我，要我回答。

“我同谁住在一起，那地方叫什么，这些都是我的秘密。”我不想多说。

“我想，假若你愿意，无论是圣约翰还是别人问你，你都有权保守秘密。”黛安娜说。

“但是我不知道你的身世，我就没办法帮助你。”他说，“而且你是需要帮助的，是吗？”

“我在寻求，而且需要帮助，先生——只求真正的慈善家能帮我找到我可以胜任的工作，酬劳可以养活我自己，即使只能得到生活的必需品也行。”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是一个真正的慈善家，但我愿尽力帮你实现你的愿望。不过，你应该告诉我你以前的职业，你还能做别的工作吗？”

我一口气喝完杯中的茶。它让我精神振奋，就像巨人喝了美酒一般。我那松弛的神经重新有了活力，让我能够安稳从容地同这位洞察力很强的年轻审判官说话。

“里弗斯先生，”我转向他，坦然而自信地说道，眼睛直视着他，就像他直视我一样，“你和你的妹妹给了我很多帮助，那是人类能够为同类所能做的最大的帮助。你们用崇高的礼遇将我从死亡中救了出来，你们所给我的这样的恩惠，使你们有权利接受我的感谢，你们有权利了解我的秘密，只要不影响我内心的安宁——包括我自己和别人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安全，关于你们所收留

的这个流浪者身世，我会尽量告诉你们。

“我是个孤儿，牧师的女儿，我很小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过世了。我是依靠别人抚养长大的，在一个慈善学校里受教育。我还可以告诉你那个慈善机构的名字——某某郡的洛伍德孤儿院，在那儿我做过6年学生，两年教师。里弗斯先生，你知道那儿吧，——罗伯特·勃洛克赫斯牧师是那儿的司库。”

“我知道勃洛克赫斯先生，也去过那个学校。”

“在一年前我离开了洛伍德，做了一个私人家庭教师。那是个不错的职业，我十分高兴从事这项工作。我是四天前被迫离开那儿的，然后就到了这儿。我无法解释离开那儿的原因，即使解释也没用，也很危险，再说听起来也没人会相信。不过我像你们三个人一样是清白的，没有犯过任何过错。我很痛苦，而且必将长久地痛苦。因为我原以为那家人家是天堂，可结果却是可怕而奇怪的灾难，将我赶出来的是那场灾难。我离开时只注意了两点——迅速和秘密。为了保证这两点，离家时，我留下了所有的东西，只带了个小包裹。可它却由于我的惊慌和匆忙而丢在我去惠特克劳斯的马车上了。所以，我一无所有地来到这儿。在露天里我睡了两夜，流浪两天没进过一家人家。在这段时间里，我进过两次食物。正在我衰弱、饥饿、绝望之时，是你，里弗斯先生，收留了我，没让我饿死在门外。那以后你的两个妹妹为我做的一切我都清楚——因为我表面昏睡但我并没有失去知觉——我对于她们那发自内心的真诚和怜悯所欠的情份，如同对于你的福音的慈善所负的代价一样大。”

“圣约翰，不要让她再多说话了。”黛安娜在我停下来时说，“现在不能让她太激动了。爱略特小姐，到沙发这儿来吧。”

听到这个名字，我不由得愣了一下。我回忆起我的新名字，这似乎没有逃过里弗斯先生的双眼，他马上注意到了这一点。

“你的名字简·爱略特？”他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的，我提到过的，我想现在叫这个名字方便，但这不是我的真名实姓，因此我听到时，一时觉得陌生。”

“你不想说出你的真姓名？”

“不。我现在害怕的是暴露自己，我要避免造成这个后果。”

“你是对的，我相信，”黛安娜说，“现在，哥，你就让她安静一会儿吧！”

但圣约翰沉思一会儿后，又像以前那样敏锐而冷静地问起我来。

“我知道，你不想长期依靠我们生活，你想尽快摆脱我妹妹们的照顾，特别是尽快免去慈悲，我非常清楚你强调的这种分别，我不会对此不满，因为它是对的，你希望独立而不依靠我们，是吗？”

“的确是这样，我已经说过了。指点我怎样工作，怎么去找工作，这是我现在唯一的要求。然后让我离开，即使是去居住最简陋的茅屋，我也愿意——只是在找到工作前，让我住在这儿，我害怕再次领略无家可归的痛苦。”

“你可以住在这里，真的。”黛安娜说，她边说边把白皙的手放在我的头上。“你应该住在这儿的。”玛丽也重复了一句，语调中显露出一种不外露的真诚，这种语调对她来讲是很自然的。

“你看，我的两个妹妹都希望你留在这儿，”圣约翰先生说，“就像一只被冬天的风从窗外刮进来的冻僵的鸟，她们喜欢收留和爱护它一样，我也希望你能够独立生活，并且会尽力实现这个愿望。但是你看，我的帮助一定是不足挂齿的，因为我只是一个穷教区的牧师。如果你不想干小事生活，那就去找个比我有能力的人帮你吧！”

“她已经说过了，她愿意干她能做的、体面的工作，”黛安娜替我回答，“而且你知道的，圣约翰，她找不到别人来帮她，所以只得忍受你这个坏脾气的人。”

“假如找不到好一些的工作，那我可以做女服裁缝，做女工，做普通的活儿，我还能做佣人，小保姆。”我回答。

“好，”圣约翰先生的口气冷冰冰的，“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我答应帮助你。在适当的时候，我会想办法帮助你。”

他这时又去看他喝茶之前所看的那本书了。我立刻站起来告辞，因我讲得太多了，坐得太久了。

第三十章

通过这些天来对莫尔府的主人们的了解，我愈发喜欢他们了，而且我的身体也恢复得很快。我能够整天坐着，偶尔还能够出去散散步，并能够参加黛安娜和玛丽的一切活动。我能够同她们长久地交谈，如果她们允许，不时地帮她们的忙。和她们交往我觉得很高兴，我第一次体会到这种喜悦——来自情趣和做人准则的完全一致的乐趣。

她们喜欢的书我也喜欢，她们所欣赏的东西我也喜欢，她们所赞成的事情我也尊重。她们爱她们静谧的家园，而我也从那古老的、灰色的结构，从那低矮的屋顶、格窗、破败的墙壁，从那长满杉树的林荫道——杉树被风吹得向一边倾斜，从那紫杉与冬青长得葱翠茂盛的花园——在那儿只有生命力最强的花木才会开花，我在这里发现了持久而强烈的魅力。她们依恋着住宅后面和周围的大块儿紫色荒园，依恋着她们门前卵石道所通向的深谷。那蜿蜒曲折的马道，先经过羊齿草丛生的路堤，再经过几块牧草地，一群灰色的绵羊和小羊羔们赖以生存的荒原。啊，她们正是用这种眷恋之情依恋着这片景色。我理解这种感情，而且也分享着它的动人和真诚。我感觉到了它的魅力，感受到了它孤寂的神圣。我的眼睛饱览着这高低起伏的地势，饱览着山谷中的那一片一片天然的色彩，那苔藓、石楠花零星地长满鲜花的草地、鲜艳的凤尾草和花岗岩形成的美景，这景色对于我正如对她们一样——是无数纯洁而甜美的欢乐的源泉。无论是狂飙与和风、雨天与晴天，不管是日落或日出、明星闪耀或月黑风高，这对于我和对她们都产生了一样的吸引力——迷住了她们的那种魔力同样迷住了我的整个身心。

在家里，我们也同样情投意合。她们都比我更多才多艺，书

也读得比我多。我顺着她们在我前面踏出的知识的才学之路急切地追赶着。我专心致志地读着她们借给我的书。我白天看书，晚上同她们讨论心得体会，这一切使我感到非常满足。总之，我们三个人的意见、观点总是不谋而合。

假如说我们三个人中有一个最强的首领，那就是黛安娜。在体格上她比我强，她长得既漂亮又健壮，精神旺盛，精力充沛，这使我无法理解，也使我赞叹不已。晚上，我可以同她们谈上一阵儿，可一阵活跃而畅快的谈话过后，我总是舒服地坐在黛安娜脚边的一张矮凳上，把头靠在她的膝上，听着她和玛丽的交谈，而她们却透彻地谈论着我刚刚触及到的题目。黛安娜提议要教我德语，我也十分愿意跟她学习。我看出她喜欢当老师，而且也很适宜做教师。我们的性情相投，彼此亲密无间。她们发现我会画画，便拿出了自己的画笔和颜料盒给我用。我只有这点儿技艺比她们强，这使她们感到了惊喜。玛丽看我画画可以坐上几钟头，于是她又要跟我学画画，并成了一个听话、聪明、勤奋的好学生。我们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感觉很有趣儿，时光流逝得很快，弹指一挥，几个星期便过去了。

圣约翰先生对我与他妹妹之间很快就自然地结下的亲密友谊漠然置之。我同他明显地疏远的原因之一是他很少呆在家里，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拜访他教区里的一些分散居住的病人和穷人。

做这些远巡，他风雨无阻。无论阴天还是晴天，在早晨晨读时间一过，他便戴上帽子，由他父亲的老猎犬卡洛跟随着，出去尽爱或义务的使命——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看待这种使命的。有时，天气糟透了，他的妹妹们便劝阻他，而他总是带着奇怪的、庄严多于愉快地微笑说道：

“假若我为这一阵风或几滴雨就放弃这简单的工作，这种懒惰叫我如何为自己所设计的未来做准备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黛安娜和玛丽对这样的回答总是叹息一声，然后神情忧郁，一阵沉思。

除了他常常不在家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使我和他很难发展友谊。他似乎有一种内向、心不在焉，甚至常常沉思默想的性格。他喜爱做牧师这项工作，生活和习惯都无可挑剔。可他却没有那种心理的安宁和内心的满足，而这些却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和实际的慈善家所应有的报酬。常常在深夜里，他坐在窗边的书桌旁，面前摊着纸。他停止阅读和写作，双手托着下巴，沉浸在我不能理解的思绪中，他的眼睛不停地闪动，睁得大大的，可以看出他的思绪是令人激动而烦恼的。

此外，我进一步地认定，自然界对于他，不像对于他妹妹们那样，是快乐的宝藏。有一次，而且就那么一次，他表达了对山峦的魅力的强烈印象和对自己家的暗黑屋顶和破墙壁的依恋之情，但是在表达这种感情的语言和口气中，忧郁多于欢快。周围的荒原能让人感到安慰，可他从不漫游——从不去寻找或迷恋于荒原给予人们的无数种宁静的乐趣。

由于他的不爱说话，使我很久以后才有机会探知他的内心世界。那是在莫尔顿他自己的教堂里听他讲道，我第一次对他的品性有所了解。

布道开始是平静的——从讲的语气和声调来说，自始至终都是平静的，但不久就感觉到有一种真挚的而且是被抑制的热情从清晰的语言中流露了出来，这使他的声音铿锵有力。这种热情逐渐变成一种凝重、精练并控制自如的力量。布道者的力量使我心灵颤抖、头脑震惊，然而我却没有受到感动。整个布道从头至尾都有一种奇怪的痛苦感，缺少安慰心灵的温和，他常提到加尔文派的教义，提到上帝的选拔、命中的注定和上帝的遗弃等等。当他讲完后，我没有因为他的话感到更好、更安静、更明白，我有的只是莫名的忧伤。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与我有同感，我似乎觉得

我所听到的声音是从某个深渊发出来的，在那个深渊里，有失望的浑浊沉渣，有不满足的渴求和不安者的渴望，这种恼人的冲动在活动着。我敢断定，圣约翰·里弗斯先生——尽管他言行谨慎，生性廉洁，虔诚热情——他还是无法找到那种上帝的安宁。的确，他和我一样都没有找到，我对我那破碎的偶像和失去的乐园，感到隐隐的、令人痛苦的惋惜——我避免在他们面前提到这种惋惜，可它实际上却仍然主宰着我，无情地奴役着我。

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黛安娜和玛丽不久便要离开莫尔府，回到英国南部时髦的大城市里去做家庭教师，等待她们的是新的环境和生活。她们各自在一家人家任教，那些人富有，傲慢，主人们只把她们当成卑微的仆人看待，他们既不知道也不探求她们的美德，只把她们学得的才艺像欣赏厨子的手艺和侍女的情趣一样来欣赏。圣约翰先生只字未提给我找工作的事儿，而我却越来越紧迫地需要一份工作。有天早晨，有几分钟，只有我和他在客厅里。我大胆地走向窗口的凹处——那里放着他的书桌，像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书房——我正准备开口说话，虽然我并不知道该怎样提出我的要求——因为任何时候要打破他性格外面的坚冰都是不容易的——这时他却开始了谈话，免去了我的担忧。

我走过去时，他抬头问道：“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是的。我想知道，你可听到有什么工作让我去试试吗？”

“在三个星期以前，我就给你想到了，或者说找到了一个工作。可是你在这里过得很愉快，对我们又很有帮助——我的妹妹们显然喜欢你，而且和你的接触使她们非常愉快——我认为不应该破坏这种愉快气氛。她们很快就要离开莫尔府了，而你也不得不离开这里了。”

“她们三天后就离开这儿，是吗？”我问道。

“是的，她们走后，我就要回到莫尔顿的牧师住宅去了。汉娜和我一起回去，这座老房子就要关闭起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等了几分钟，希望他继续说开始提到的那事儿，可看上去他在想别的事情了。他的神情表明他的心思已经不在我和我的事情上了。我不得不再次提醒他回到刚才的话题上，因为那是我非常关心的事。

“你为我所设想的是怎样的工作呢，里弗斯先生？我希望不会因为耽搁了这么久，而使我得到这个工作增加了困难吧。”

“哦，不会的，因为决定这份工作的关键只在于我给不给和你喜欢不喜欢。”

他又停下了，似乎有点不想再说不去。我有些等不急了，不安地来回走着，用那种急迫和焦虑的眼神盯在他的脸上，那眼神同说话的作用一样，有力地表达了我的心情，却减少了很多麻烦。

“你不必忙于打听，”他说，“我老实告诉你吧，我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或者有工作推荐给你。你在我解释之前，先回想一下我清清楚楚说过的声明：如果要我帮你，这就像瞎子帮助跛子一样。我很穷，因为我发现我还清了父亲的债务后，父亲留给我的遗产只是这座要倒塌的田庄，后面的那排歪倒着的杉树前面的一块沼泽地，以及紫杉和冬青。我出身卑微，虽然里弗斯是个古老的姓氏，可它现存的三个后裔，有两个在为陌生人做下属混饭吃，另一个将远离家乡——不仅要生活在他乡，而且要死在他乡。是这样的，不得不认为自己是被命运所厚待的，只希望有一天那脱离世俗羁绊的十字架将放在他肩上，到那时那位也是最卑微的成员之一的教会征士的首领会发号施令：‘跟我走！起来！’”

圣约翰先生讲这些话时，就像在布道时一样，深沉而安静，但眼睛却闪烁着光芒。他接着说：

“既然我是贫穷卑微，那么给你找的工作也将是贫穷卑微的。他也许会认为这会降低你的身份——因为我现在发现，你的习性算得上是文雅的那一种，你的趣味也偏于理想化，你所接触的人

都是受过教育的——但我认为，只要是能改善人们素质的工作都不是降低身份的。我是这样认为的，假如一个基督教劳动者被指定耕耘的土地越贫瘠，越没有成就——那么他的辛苦劳动带来的报酬越少——荣誉也就越大。这时，他的命运是先驱的命运，而最早的福音先驱则是各位使徒们——他们的首领就是救世主耶稣。”

“哦？”当他又停下时，我说，“请你接着讲下去。”

他看了看我，是的，他像是在从容地阅读我的脸，似乎我的脸上的五官和线条是书面上的字。仔细地察看得到的结论，在他下面的话里体现出来了。

“我知道，你会接受我为你提供的这份工作，”他说，“暂时干一阵儿，不会长的，正像我不会长久担任这个狭隘的、使人思想狭隘的——平静的、默默无闻的英国乡村牧师职位一样，因为你的性情和我的性情中有着同样的不囿于安静的成份，不过是属于另一种类型罢了。”

“请说说这份工作吧，”他再次停下来时，我催促道。

“好的，你会听到我为你所找的工作是多么可怜——多么微不足道——又多么约束人。现在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凡是都由我作主，因此我不会长久地留在莫尔顿。可能我在 12 月份左右就要离开那里。可是，只要在那儿一天，我就要为它尽我的一份力。我两年前来莫尔顿时，那儿没有一所学校。穷人的孩子没有任何条件得到发展。我给男孩子办了一所学校，现在我计划为女孩子们再办一所。我已经租好了房子，另外，在学校的隔壁我还租了两个房间作女教师的宿舍。女教师的年薪是 30 镑，好心的奥立佛小姐已经为女教师的屋子买好了家具，家具虽然简陋，但却够用。奥立佛小姐是我教区里唯一的富人奥立佛先生的独生女，奥立佛先生是山谷里的制针厂和铸造厂的老板。这位小姐还从孤儿院里请来一个女孩子，为她付服装费和学费，条件是让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帮助女教师做些家里和学校的杂活，因为女教师忙于教课，没有时间去杂活。你想做这样的教师吗？”

他仓促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以为这个建议可能会遭到愤怒的，至少是轻蔑的拒绝。他虽然猜到了我的一些心思，但并不完全了解，所以他不知道我对这份工作的意见。这个职位虽然有些微不足道——但它有房子住，而我正需要一个安全的立锥之居，工作是辛苦的——可是与在富人家当家庭教师相比，人格却是独立的。我惧怕为生人做仆人，这样的恐惧使我的心仿佛被烙铁烫了一下似的。它并不是低下的工作——有价值，不会让人觉得压抑难受，我决定接受了。

“非常感谢您，里弗斯先生，我诚心地接受这份工作。”

“但你真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他说，“那里是一个乡村学校。你的学生只是穷人的女孩子——村民的孩子，最好的也只不过是农民的孩子。编织、缝纫、读书、写作、计算，这些都是你要教的，这对你是学以致用吗？你将怎样处置你剩余的大部分的心灵、感情、兴趣呢？”

“我会把它们保留到有用处的那一天。”

“那你已经知道你要担任的工作了？”

“是的。”

他此刻微笑着，但不是痛苦而忧伤的微笑，而是十分高兴、极其满意的微笑。

“那么你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呢？”

“如果你愿意，我明天就去我住的地方，下星期就开学。”

“就这么决定吧，太好了！”

他站起身向房间的另一头走去。他停下时，又打量着我。他摇了摇头。

“里弗斯先生，你不满意吗？”我问道。

“你不会长久地待在莫尔顿的，不会，绝对不会的。”

“为什么？能告诉我你的理由吗？”

“因为你的眼睛告诉我，你不是那种希望平静地过日子的人。”

“但是我并没有丝毫野心。”

听到“野心”两个字时，他惊跳了一下。他说道：“不，你为什么想到野心这两个字？谁有野心？我想我有野心，可你怎么知道呢？”

“我是说我自己。”

“好，要是你没有野心，你就是——”他又停了下来。

“是什么？”

“一个多情的人，我想说的就是这句话。不过你或许会不高兴的，而且会误解这个词。我是说，你的身上强烈地表现着人类的爱和同情。你不会在孤寂里虚度闲暇的，而且不会满足工作时间只做全无刺激的简单工作的，就像我一样。”他加重语气补充道，“我不满足这里的生活，把自己埋在沼泽里，闭塞在群山之中——上帝赐给我的天赋被扭曲了，上帝赐给我的才能无法得以施展。你现在知道我是多么的痛苦了，我劝别人要满足卑微的命运，我以替上帝服务为理由，为砍柴担水这样的职业辩护——而我，上帝任职的牧师，却几乎因内心的烦躁不安而发疯。唉，自然习性和做事原则用什么办法才能协调呢？”

他离开了房间。在这短短的一个小时里，我对他的了解超过以往的整整一个月。可是，我对他还是存有疑问。

黛安娜·里弗斯和玛丽·里弗斯变得更加忧郁和沉默，因为离开哥哥和离开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她们都努力使自己显得同平常一样。但是她们所要抗拒的悲痛，却是不能完全克服和隐藏的。黛安娜说，这次的离别会和以前的任何离别都不一样，因为对圣约翰来说，这或许是一别多年，甚至是永远的分别。

“他会牺牲一切来实现已经考虑很久的决定的，”她说，“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天生的情爱和激情仍然更有力地左右着他。圣约翰看起来很平静，简，可是他的内心中埋藏着一种狂热。你可能会认为他很文雅，可是在有些事情上，他像死神一样铁面无情，最糟糕的是，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劝说他放弃他的决定。是的，我无法责备他的这个决定。它是正确的，崇高的，符合基督精神的，然而，它使我心碎。”她那美丽的眼睛涌出了泪花。正在做活的玛丽也把头埋得更低了。

“我们现在没了父亲，不久就要没有哥哥了，没有家庭了。”她喃喃地说。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小事，真所谓“祸不单行”，给她们的悲伤中再加入一份苦恼，那真是雪上加霜。圣约翰一边读着信，一边从窗前走过来。

“我们的约翰舅舅去世了。”他说。

姐妹俩好像都呆住了，没有吃惊和恐慌。对她们来说，这件事与其说是悲痛，不如说是沉重。

“死了？”黛安娜不停地说道。

“是的。”

她搜索地盯视着哥哥的脸，低声问道：“还有什么呢？”

“黛，还有什么？”他说道，脸上的表情像大理石一样不动声色。“还有什么？看——什么也没有了。你自己看吧。”

信扔到她的膝上。她匆匆地看了一遍，然后递给玛丽。玛丽默默地、仔细地读完后，把信又还给了哥哥。三个人彼此相望，接着又都微笑——满是忧伤、愁苦的微笑。

“天哪，我们还是要活下去。”黛安娜最后说道。

“不管怎样，我们都要比以前过得好。”玛丽说。

“但是，它却可以将发生的景象强烈地铭刻在心中，”里弗斯先生说，“和现实的景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他折好信锁进了抽屉，出去了。

好几分钟都没人说话，然后黛安娜转过身对我说：

“简，你对我们的迷惑感到奇怪吧，”她说，“你一定觉得我们很薄情吧，失去了亲人居然没有一点悲伤。可是你不知道，我们从没跟他见过面。他是我母亲的兄弟，我父亲很久以前同他大吵过一场。正是因为听信了他的话，我父亲把大部分财产拿去做投机生意，结果破了产。他们互相责备，一气之下分了手，从此再也没有和解。他后来的生意比较兴旺，好像有二万镑的财产，他没结过婚，除了我们和另外一个人，没有其它亲人了，而那个人也不见得比我们关系更亲近。我们的父亲常常这样想，认为他会把财产留给我们，弥补他的过错，可那封信却告诉我们，他把财产都留给了那个亲戚。只拿出 30 畿尼给我们，用以购买纪念戒指。他这样做本来无可厚非。可我们得知真相后，我们失望极了。玛丽和我若有一千镑，我们就会觉得很富有了；对于圣约翰，这一千镑也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他可以用它去办不少事情。”

作了这些解释以后，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里弗斯先生和他的妹妹们都没有再提起它。第二天，我就去了莫尔顿。又过一天，黛安娜和玛丽出发到遥远的贝城去了。一星期后，里弗斯先生和汉娜去了牧师住宅，于是，留下的只是一座古老的田庄，苍凉而孤寂。

第三十一章

啊，小小的一座茅屋，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这间小屋，地板也被打磨过，四把油漆过的椅子和一张桌子，一口钟，碗柜上面摆着三只碟子和一套荷兰式釉蓝彩陶茶具。楼上的卧室与楼下的厨房差不多大小，里面有一张松木床和五斗橱。柜子很小，可是用来放我那几件衣服已是足够大了。我那几位善良而大方的朋友出于好意给我增加了几件必要的衣服，斗橱里便充实了不少。

正是傍晚时分。我把为我当侍应的小孤女打发走了，临别时送给她一个橘子，然后我一个人坐在火炉边。这天正是第二所乡村学校开学了。我有 20 个学生，其中只有三个人有点阅读能力。没有人会写或算。有几个能编织，少数几个稍微会点儿缝纫。她们说话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目前，她们和我要听懂对方讲话都有困难。她们有些人粗鲁、无知、难以管教，可是大部分还很听话，读书也还认真，性情举止很令我满意。我知道这些衣着粗陋的小农民也和最高贵的名门望族的后裔一样有血有肉，她们心里，同那些出身最好的人心中一样，孕育着天然的美德、优雅、智慧和仁慈感的胚芽，培育这些胚芽便是我的责任。我在履行这份职责时，肯定会发现好多乐趣。展现在我面前的生活里，我不指望会享受到快乐，但如果我约束一下自己的心，尽我应尽的力量，毫无疑问，生活会酬报我一些东西，使我更有信心生活下去。

一天到晚，我都是在那简陋粗劣的教室里度过的，我真快乐、安定、满足吗？我不再自欺欺人，我必须回答。不，我并不快乐，而且感到有几分凄凉。我觉得——对，我是个白痴——我觉得降低了身份。我走出的这一步使我在社会上的地位降低了。我感到恐惧，因为我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无知、贫穷和粗俗。

但我不能因为这种情绪而过于痛恨和蔑视自己吧，我知道这种感情是不对的——这就已经是一大进步了，我还要努力克服它们。我相信，明天情绪将会变好，几星期后，也许坏心绪会完全被克服。再过几个月，看到我的学生取得进步、变好，那时我的心情会愉快满意的。

那时候，我总是暗地里想：哪一种选择更好？屈服于诱惑，听任激情支配，不作痛苦的努力？还是落入温柔的吊床，在覆盖吊床的鲜花丛中入睡，在南方的温馨中醒来，置身于富丽堂皇的别墅里的一切奢华享受之中？现在住在法国，做罗切斯特先生的情妇，平时迷恋在他的爱情里——因为他会——啊，是的，暂时他会很爱我的。他是爱过我，决不会再有人这样爱我，我再也感受不到这种给予美丽、青春和优雅的甜蜜敬意，因为再没有别人会觉得我有这样的魅力。他喜欢我，以我为骄傲，除他以外，再不会有人这样了。可是我想到哪去了？我在说什么呀？特别是我怀着什么感情啊？我扪心自问，究竟是在马赛一个令人愚蠢的天堂里当奴隶——这一刻因为骗人的幸福兴奋得发狂，但接下来就窒息于悔恨和羞愧的伤心热泪里好呢？还是自由并自尊的生活在英格兰中部的微风拂拂的山坳里，当一名乡村女教师好？

是啊，我现在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我遵守原则和法律，蔑视和消除了狂热时的那种疯狂冲动。在上帝的指引下，我作出了正确的选择，感谢上帝！

我在傍晚时的冥想中最后想到这一点，便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收获时节的落日，望望我的小屋前宁静的田野，小屋和学校离村子大约半英里。鸟儿正在唱着它们最后的歌：

和风温馨，

露水甘芳。

我看着，感到十分幸福，不久却吃惊地发现自己在哭泣——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为了那把我从依恋的主人旁强行拉走的命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为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为了他那绝望的悲痛和致命的狂怒——这是我出走的结果啊！也许这种悲痛和狂怒正在拖着他离开正路走得太远，从而使他无法自拔。想到这里，我转过脸不再看傍晚可爱的天空和莫尔顿的荒凉山谷。说它荒凉，是因为在我看到的那一带山谷里，除了掩映在树丛间的教堂和牧师住宅，同最远处住着奥立佛先生和他女儿的谷府的屋顶以外，再也没有其它建筑物了。我垂下眼睛，把头靠在石头门框上。过了一会儿，从我的小花园与外边的牧草地隔开的小门边，有个细小的响动，使得我抬起头来。一条狗——我一眼就认出是里弗斯先生的那条猎狗老卡洛——正用鼻子拱开小门，圣约翰先生则抱着双臂靠在门边。他锁着眉，用严肃的、几乎不高兴的目光看着我。我请他进来。

“不，我不能呆得太久的，我只是把一个小包裹交给你，是我两个妹妹留给你的。我猜里面肯定是颜料盒、铅笔和纸。”

我走过去把它收下，好一件受欢迎的礼物！在我走近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在严厉地审视我的脸，我想，我脸上的泪痕肯定是很明显的。

“你觉得第一天的工作比你想象的要困难吗？”他问。

“哦，不！刚好相反，我觉得我这些学生早晚会接受我并和我相处得很好的。”

“也许你住的地方——这所小茅屋，这些家具使你失望了吧？的确，它们是太少了，可是——”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的小房子干干净净，能遮风挡雨；我的家具也方便够用。我所有的一切使我感激而不是沮丧。我绝不是那种只追求享乐，因为没有地毯、沙发和银盆就感到懊恼的人，再说，五个星期以前我还一无所有——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一个乞丐，一个流浪者。现在我有熟人，有了家，有了工作。我为上帝的仁慈、朋友们对我的慷慨而感到惊叹，毫无怨言。”

“可是你感到孤独吗？你身后的那所小房子又黑又空。”

“我几乎没时间来享受一下孤独的宁静，更不用说会变得不耐烦了。”

“很好。我希望你感觉到你所说的那种满足。不管怎样，你自己的良知会告诉你，现在就像罗得的妻子那样动摇害怕，还为时过早。在我认识你以前，你放弃了什么，我当然不会知道。可是我要劝你，要坚定地抑制使你往后看的每一种诱惑，要坚持不懈地把你的工作做下去，哪怕只是几个月。”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回答。圣约翰接着说：

“要控制癖好，改变天性，是很难的。但是根据我的经验，这并不是做不到的。上帝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我们创造自己命运的力量。当我们的精力需要一种它们得不到的食物的时候，当我们的意志力要走一条路却又走不通时，我们没有必要在食物不足中饿死，也不应在无望中停滞不前。我们可以寻找另一种精神食粮，这食粮与心灵渴求的禁果的味道同样强烈，或许还要清醇，我们可以为探险的双脚开辟出另一条路，它与被命运之神给我们堵住的那条路比，即使稍微崎岖一些，但同样是可以带我到达目的地的。”

“我在一年前也很痛苦。因为我认为自己当个牧师是错误的，它那千篇一律的职责简直让我烦透了。我渴望更活跃的世俗生活，渴望更令人激动的文学创作生涯，渴望自己能成为艺术家、作家、演说家，渴望除了牧师以外的任何一种职业。对，在我牧师的法衣下跳动的是一颗政治家、军人、醉心荣誉、渴望成名、贪图权力的心。我想过，我的生活简直太可怕了，如果不变，我会去死。在黑暗与痛苦中挣扎了一段日子后，光明突然出现，希望降临了，我狭隘的生活一下子豁然开朗，以后的日子仿佛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平原——我的能力听到了上帝的召唤，它们骤然奋起，鼓足全部力量，展开翅膀，飞向那超越视界的远方。上帝交给我一个使命，要我把它带到遥远的地方，很好地完成。于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技术和能力、勇气和雄辩，军人、政客、演说家所有的最好的条件全必须具备，因为一个好的传教士必须具备这一切。

“我决定当一名传教士。从那时起，我的精神状态便发生了改变。束缚我全身的桎梏都瓦解、跌落了，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折磨人的痛苦——这只能让时间去医治。我父亲曾反对这个决定，可是自他去世以后，我便没什么合法的障碍要对付了。我把一些事情安排了一下，给莫尔顿找了一个代替的人，再了断一两桩感情上的纠纷——这是与人类弱点做最后的斗争，我知道我肯定会战胜它们的，因为我已经起誓：我必须获胜。这以后，我便能离开欧洲到东方去了。”

他说这些话时，声音很奇怪，抑扬顿挫，说完后，他不是看着我，而是看着夕阳，我们一块儿看着，残阳如血，苍山如海。我们都是背朝着从田野通到小门的那条小径，没听见杂草丛生的小道上的脚步声，我们都沉醉在山谷里唯一的潺潺流水声中。这时一个欢快甜蜜、如银铃般悦耳的声音把我们吓了一跳——

“晚上好，里弗斯先生；晚上好，老卡洛。你的狗比你更快地认出了朋友，先生，我还在田地那一头的时候，它就竖起耳朵来，摇着尾巴，而你现在还背对着我。”

这倒是真话。虽然里弗斯先生一听到那音乐般的声音就吃了一惊，好像一声霹雳驱散了他心头的乌云。可是，在她说完这些话时，他还保持着说话人最初使他吃惊时的姿势——手臂靠在门上，脸向西方。最后，他终于从容不迫地转过身去。我觉得，这就像是一个穿洁白衣服的形体、一个年轻充满青春活力而又优雅的形体：丰满，曲线优美。这时她弯下身去抚摸卡洛，然后抬起头，把长面纱甩到身后。于是，他眼前出现了一张美丽的脸，鲜花盛开般的脸。说它完美无缺夸张了点，但我却又不想收回或修正。因为英格兰温润的大风和多雾的天空孕育和保养的玫瑰和百合花的纯净肤色塑造出最完美的五官，在这个例子上，正用得上

这个说法。这个姑娘千娇百媚，端庄秀丽，眼睛的形状就像画里的一样，黑黑的，圆圆的，浓黑的长睫毛温柔围住美丽的眼睛，眉毛经过一画鲜明而清晰；脸虽浓艳但配上光滑的额头却平添了几分安详和文静；脸颊呈椭圆形，娇嫩而光滑；红润、娇嫩的嘴唇很健康，整齐发亮的牙齿没有一点缺陷，小小的下巴上还有个凹靥；再配上一头浓密秀美的长发——总之，凡是能综合起来构成美的一切优点，她全包括了。我看着这个美人，感到吃惊，我整个心都崇拜她。大自然一定是怀着偏爱的心情创造了她，大自然像小气的后母一样，只给人以少量恩赐，比如说对我，而带着贵妇人的慷慨，把一切都给了她。

圣约翰·里弗斯对这位人间仙女又是怎么看的呢？看见他朝她转过身去看着她，我不由得这样问自己。我看着他的脸，希望能找到答案，这时他的眼睛已经离开了这个仙女，他在望着长在小门旁边的一丛普通的雏菊。

“可爱的夜晚，但是你一个人出来，太晚了。”他边用脚踏到了几枝闭合了的雪白的雏菊头，边说。

“哦，我今天下午刚从斯市回来。我爸告诉我你的学校已经开学，新的女教师已经来了，所以我吃了茶点后就戴上帽子，沿着山谷跑来看她。她就是女教师吧？”她指着我问。

“是的。”圣约翰说。

“你觉得你会喜欢莫尔顿吗？”她问我，语调和神态都流露着直率和质朴，尽管有点孩子气，却很招人喜爱。

“我希望我会喜欢，许多理由使我这样做。”

“你觉得你的学生像你想象的那样专心听课吗？”

“是的。”

“你喜欢你的房子吗？”

“非常喜欢。”

“布置得还好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布置得很好，真的很好。”

“叫爱丽思·伍德来侍候你，她还不错吧？”

“是不错，也肯学又灵巧。”（那么，我猜她一定是女继承人奥立佛小姐了，她的财产和天生丽质一样得天独厚。我不知道一些星辰是怎样幸运地结合起来，照耀她出生的？）

“有时我会帮你教书，”她补充说，“时常来看看你，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的改变，我是喜欢变换环境的。里弗斯先生，我在斯市逗留期间，真是快活极了。昨晚，还不如说是今天早上，我跳舞一直跳到两点钟。第一团从骚乱以后就一直驻扎在那儿，那些军官们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我们那帮磨剪子的商人跟他们没法比。”

圣约翰先生似乎嘴唇不再向前突出，上嘴唇往上翘了一会儿。当这个姑娘笑吟吟地告诉他这件事时，他的嘴看来的确闭得很紧，下半部脸色显得非常严峻而正经。他将目光从雏菊上移开，抬起头来看她，那是一个没有笑意的、搜索的、意味深长的凝视。她对他的凝视报以又一阵朗笑，使她增添了几分青春魅力，她的脸颊也更红润、酒靥更深、眼睛更亮。

他一声不响地站着，脸色严肃。她又弯下身去抚摸卡洛。“可怜的卡洛是爱我的，”她说，“它对朋友没那么严厉和冷淡，假若它会说话，它一定会说的。”

她带着天生的优雅弯下身去拍着狗的脑袋时，我看出那个主人的脸上升起一阵红光。我看到他庄严的目光被突如其来的热情软化了，带着无法抗拒的激情闪出了光芒，他眼睛发亮，脸颊微红，显示出男人的美与女人的美不相上下。他的胸脯起伏着，仿佛那颗巨大的心对专横厌烦了，不顾意志的反对，要放纵一下，为了获得自由而剧烈地跳动着，但是他还是管住了它，我认为就像一个果断的骑手管住一匹用后腿站立起来的骏马，对奥立佛小姐这种温柔的进攻，他默然无应。

“爸爸说你现在再也不来看我们了，”奥立佛小姐抬起头来继续说，“你已经成了谷府的陌生人了。今晚他一人在家，又觉得身体不舒服，你可以和我一起去看看他吗？”

“这个时候不大合适吧？”圣约翰说。

“这时候不合适？可我觉得正合适。这时候爸爸正好最需要人陪。厂门关了，他也没什么事可做，哦，里弗斯先生，来吧，你干嘛那么拘谨、忧郁呢？”接着，她又用自己的回答来填补了他一时的沉默。

“我忘了！”她嚷起来，摇着美丽的鬓发，仿佛对自己大吃一惊似的，“我真粗心大意，请原谅我。我忘了，你没心思和我闲扯。黛安娜和玛丽离开了你，莫尔府又关闭了，你肯定很孤独，我真的很同情你。请去看看爸爸吧。”

“今晚不去了，罗莎蒙德小姐，今晚不行。”

圣约翰先生就像一架自动机似的说话，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要这样拒绝人，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好吧，既然那么固执，我就只得走了，因为我不敢耽搁太久，已经开始降露水了。晚安！”

她伸出手，他只是轻轻碰了她一下。

“晚安！”他重复一遍，声音又低，又空，就像空谷的回声。她转过身去，但很快又回过头来。

“你身体好吗？”她问道，也难怪她要问这个问题，他的脸色跟她的衣服一样白。

“身体很好。”他说，然后鞠个躬就离开了大门走了，她走一条路，他走另一条路。她就像仙女般轻快地走过田地时，两次转过头来看他，他坚定地大步朝前，一次也没回头。

我的思绪完全被眼前他人的痛苦和牺牲给凝固了，一时间完全忘了自己的痛苦。黛安娜·里弗斯曾指出她哥哥“像死人一样无情”，看来她没有言过其实。

第三十二章

我尽可能积极、忠实地从事乡村教师的工作。开始的时候，这项工作的确不容易。虽然我做了不少努力，但去理解学生们的性格还是用了一段时间的。我发觉这些孩子完全没受过教育，迟钝得几乎毫无希望，乍一看，全都一样蠢笨。可不久我就发现我的判断是错的。她们中也像受过教育的人一样存在着差别，等我们彼此之间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这种差别很快就扩大了。她们一旦对我、对我的语言、规矩、习惯失去了惊异感之后，我就发现其中有几个原来一脸蠢相、张口结舌的乡下孩子醒悟过来，成为聪明伶俐的姑娘。许多女孩子显示了和气可亲的天性。我还发现她们中有不少姑娘能力很强，而且懂礼貌，懂自尊，这赢得了我的喜受，也激起了我对她们的善意。这些孩子很快就乐于做好功课，保持个人卫生，按时上课，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有几个人进步很快，简直令人吃惊，我从中体会一种真正的、令人愉快而欣慰的骄傲。此外，我私下开始喜欢上几个最好的姑娘，她们也喜欢我。那些孩子有好几个是农民的女儿，几乎都已长大成熟像年轻妇女了。这些人已经能够阅读、书写和做针线活，我教她们语法、地理、历史，还教比较精细的针线活。她们中有几个个性很可敬——有求知欲，上进心强。在她们家里，我们一起度过许多愉快的夜晚。他们的父母（农民和他们的妻子们）对我关心而体贴。接受他们质朴的好意，用体贴去回报他们，小心谨慎地尊重他们的感情，这是很有意义、也很有乐趣的事。他们或许对这些关怀并不习惯，但是它却对他们有好处的，因为，它一方面使他们自己看到他们的身份提高了，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努力使自己的言行不能错过这样的机遇。

我觉得乡亲们开始喜爱我了。无论什么时候出门，都能听到

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招呼声，人们用热情、友好的微笑欢迎我的到来。生活在大家的关怀中，这种关怀来自劳动人民，使我感到像“沐浴在宁静可爱的阳光下”，恬淡闲适的心情在阳光下发芽、开花。在这段时期，心情大都是感激而兴奋的。不过，读者啊，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们吧，在这种宁静而有益的生活中，在认真而努力地教导学生中渡过一天，然后独自画画或读书打发黄昏。我常常会在梦里陷入各种各样的奇妙的幻想中，这些梦五彩缤纷，焦躁不安，充满了理想的、激动人心的、暴风雨般的事儿——在梦里那些奇特的经历、提心吊胆的冒险和传奇式机遇的奇特场景中，我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遇见罗切斯特先生，感到自己在他怀里，听见他的声音，遇上他的目光，触摸他的手和脸颊，爱他并且被他爱着——希望在他身边过一辈子，这种感觉和希望又像初恋时那样复活了，火热地有力地复活了。接着，我就醒了，我意识到自己在哪儿，我的境况如何，然后我在那没有帐子的床上坐起来，颤抖着、哆嗦着，然后那黑沉沉的静夜就会目睹绝望的战栗，听到热情的抽泣。第二天早上九点钟，我又会准时打开校门，平静而安定、按部就班地准备一天的工作。

罗莎蒙德·奥立佛小姐果然很守诺言，常来拜访我。她一般是在早上骑马的途中光临学校的。她骑着马慢跑到门口，后面跟着一个骑着马、穿着制服的仆人，再也想象不到什么东西比她的外貌更美的了。她身着紫色衣服，长长的鬓发吻着她的面颊、飘垂在她的肩头，头上优雅地戴着一顶乌绒女战士帽，她就这样来到简陋校舍，那样潇洒，从一排排看她看得目眩神迷的乡下孩子中间轻盈地走过来。她常常是在里弗斯先生每天给孩子们上教义课的时候才来的。我很担心这位女客的锐利眼光会刺穿这个年轻牧师的心，甚至在他根本还没看见她来的时候，好像就有一种本能会告诉他，她来了。他没看门而是看着别地方时，只要她一出现在门口，他的双颊就会涨起红潮，虽然他把脸绷得像大理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愿松懈，但还是难以形容地有了改变，静止的五官下面有强抑制住的热情，比活动的肌肉和闪烁的眼光表达得更为强烈。

当然，她是知道自己的力量的。这一点，她的确无法对她隐瞒。尽管他尊奉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可是当她走上前来跟他说说话，并且欢乐地、鼓励地、亲热地朝着他的脸微笑，他的手会发抖，他的眼睛会燃烧，他似乎不是用言语，而是用那忧郁而坚决的神情在告诉她：“我爱你，我知道你也喜欢我。并不是因为我没有成功的希望，我才保持沉默。如果我献上我的心，我相信你一定会接受它。可是那颗心已经放在圣台上了，周围已是熊熊大火，它不久就将成为一个焚毁的牺牲品罢了。”

这时，她就会像一个失望的孩子那样撅起嘴，满面春风和喜气洋洋的活泼马上被一阵愁闷的阴云所笼罩。她会马上把手从他手里缩回去，一时生气似的转过身去，而不再看他那英勇无比像殉道者般的脸色。当她这样离他而去的时候，毫无疑问，圣约翰愿意放弃一切去叫住她、留下她，但他不想放弃一个进入天国的机会，也不想为了进入她的爱情乐园而失去真正的、永恒的天堂。另外，他也不能把他天性中的一切漫游的爱好、进取精神、诗人的气质、牧师的素养——都包括在一种热情的范围内。他不能也不愿拿传教士征战的荒蛮之地去换取谷府宁静的客厅。我有一次大胆地向他袭击，让他说出心里话，在他那儿我知道了许多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奥立佛小姐已经多次光临我的小屋，我对她的性格有了全面的认识，它并不神秘，也不做作；她爱卖俏，但并非无情；她很苛刻，却不自私；她从小娇生惯养，但并未完全被宠坏。她性子急，但是脾气好，自负（朝镜子里看的每一眼都让她看到自己的可爱的脸蛋，她不可能不自负），但并不因富有而骄傲；她直率、聪明；她愉快、活泼、不爱动脑。总之，甚至在我这样的一个与她同性别的冷眼旁观者看来，她都是十分动人

的。可是她却不能引起大家很大的兴趣，也没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的心灵与圣约翰的两个妹妹相比是完全一样的。不过，我仍然喜欢她，就像喜欢我的学生阿黛勒一样，只有一点不同：我对于受自己管束和教养的孩子，那份感情要比对吸引自己的同龄女伴更为亲近一些。

她突然对我亲热起来。她说我像里弗斯先生（当然，她承认我连“他十分之一的英俊都没有，虽然我是个惹人喜爱、整洁的小人，但他却是个天使”）。但是，我跟他一样善良、聪明、镇定而坚强。她断言说，我做乡村教师是个“不合适的反常现象”。她确信我以前的历史如果公之以众的话，一定是一部有趣的小说。

有天晚上，她又像以往一样带着那种孩子般活泼、轻率而不叫人生气、反感的好奇，乱翻我的小厨房里的餐具柜和桌子的抽屉。她先发现了两本法语辞典，后来又翻出了我的绘画用具和几张速写，包括一张用铅笔画的漂亮的小天使一样的女孩，那是我的一个学生的头像，还有几张是莫尔顿山谷和周围沼泽地的自然风景画。她先是惊奇地呆住了，接着又惊喜若狂。

“这些画是你画的吗？你还懂法语和德语？你真是个可爱的人，太奇妙了！你画得比我好——比市小学里最优秀的老师画得还好。你愿意为我画一张速写给我爸爸看看吗？”

“当然可以，”我说，一想到能有这么个完美而光彩的模特儿写生，我就会感到一阵艺术家的欢乐。当时她穿着深蓝色绸裙衫，胳膊和脖子裸露着；她唯一的装饰就是那一头栗壳色的鬈发，天然卷曲，自然优雅，波浪似的一直垂到肩上。我拿出一张精细的白纸，认真地勾画好了轮廓。我预感到为这个轮廓上色一定是一大乐趣，然而，当时天已晚了，我只好让她改天再来，坐下来让我好好画。

她回去后把我的情况告诉了她父亲，所以第二天晚上，奥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佛先生就亲自陪她来了。他是个身材高挑，五官宽大，头发灰白的中年人，他可爱的女儿站在他身边，看上去仿佛是一座古塔旁的一朵鲜花。他看上去是个沉默寡言、或许还十分高傲的人，但对我很和气。他很赞赏他女儿肖像的速写轮廓，他说，我得把它画成一张完美的画。他还坚持邀请我第二天到谷府做客。

我到了谷府后，发现那是一幢宽大、漂亮的房子，里面许多名画家的作品显示出主人的财富。我在那里的时候，罗莎蒙德一直充满了欢乐和喜悦地陪伴着我。她父亲也和蔼可亲，用过茶点后。他开始与我交谈，他用有力的言词，对我在莫尔顿学校里做的事表示赞赏。他还说，据他所闻所见，他只是怕这个职位委屈了我，怕我很快就离开它去谋求更合适的工作。

“真的！”罗莎蒙德嚷道，“她那么聪明，是可以到高贵人家当家庭教师的。”

我想——我宁愿在这儿住下去，也不愿到世上任何一个高贵人家去。接着奥立佛先生用极其尊敬的口气谈起里弗斯先生——谈起里弗斯一家。他说，里弗斯是这一带一个古老的姓氏，这家人的祖先很富有：曾经整个莫尔顿都属于他家。甚至现在，他都认为只要这家愿意的话，可以和这里最好的人家结亲。他认为，那么优秀有才华的青年却一定要去实现当传教士的理想，真是太可惜了，这是把一条宝贵的生命抛弃了。这样听来，她的父亲不会反对罗莎蒙德和圣约翰的结合的，奥立佛先生显然认为，这个年轻教士的良好出身，古老姓氏和神圣职业，已足以弥补财产的不足了。

11月15日是休息日。我的小仆人帮我打扫好房子后，拿着一个便士的酬劳心满意足地走了。四周收拾得一尘不染，冲洗过的地板，擦亮的炉栅，椅子也抹得十分干净。我也把自己收拾得非常干净整洁。现在整个下午都属于我了，我可以随意打发。

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翻译了几页德文书，然后我拿起调色板

和画笔，比较轻松愉快地完成罗莎蒙德、奥立佛的肖像画。头部已经画好，只剩下背影要渲染，服饰要加阴影衬托，红润的嘴唇上还要添一抹胭脂红，头发上还加几个柔软的发卷，天蓝色的眼皮下睫毛的浓荫还要加深一点。我正专注地画着这些美好的细节，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然后里弗斯先生推门进来了。

“我想来看看你是如何度过这个假日的。”他说，“我希望你没在胡思乱想吧？看起来真的没有，很好，你画画就不会感到孤独了。你瞧，我还是有点低估了你，虽然你到现在为止一直很好地经受住了考验。我给你带来了一本书，晚上可以消遣消遣。”他拿出一本新书放在桌子上——一部长诗，一部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的幸运的读者经常有幸读到的纯粹的文学创作之一。唉！我们这个时代的读者就没有受到那样的优惠。不过，别灰心！我绝不会停步不前，而一味指责和埋怨的。我知道诗歌没有死亡，天才也不会消失。金钱并没能控制两者，把它捆绑起来或者杀掉。总有一天，它们又将双双宣布它们还活着，它们就在眼前，它们有自由，它们有力量，强大的天使安然无恙地生活在天堂里！当卑鄙的灵魂获得胜利，而弱者为自己的毁灭哭泣时，它们在微笑。诗歌被摧毁了吗？天才被放弃了吗？不！平庸得势了吗？不，别让嫉妒促使你产生这样的想法。不，诗和天才不仅活着，而且统治着、拯救着世界。没有它们遍及各处的神圣影响，你就会置身于地狱里——你天性的卑鄙猥琐所造成的地狱里。

当我急切地浏览着《玛米昂》的光辉篇章时，圣约翰弯下身来细细看我的画，可很快地像被什么吓了一跳似的，高高的身体又弹直了。他没说什么，我抬头看看他，他躲开我的眼睛。我非常了解他在想什么，可以清楚读懂他心中的每个句子。这时候，我比他更镇定而冷静，当时我暂时地对他占有优势。如果可能的话，我想为他做点好事。

“尽管用全部的坚定克制自己，”我想，“那是他过于折磨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己了，他把每一种感情和痛苦全埋在心里——什么也不表达，什么也不吐露，我肯定，跟他稍微谈谈他认为他不该要的可爱的罗莎蒙德，会对他有好处，我要设法让他开口。”

于是，我说：“请坐，里弗斯先生。”可是，他像往常一样表示，他不能停留。“很好，”我心里回答，“你愿意站，那就站着吧。然而我已下决心不让你现在就走。孤独对你来说，至少与对我一样是坏事。我要试试我是否能发现你吐露心事的秘密根源，然后在那大理石胸膛上找一个小孔，好让我滴一滴同情的止痛剂进去。”

“这张画画得像吗？”我单刀直入。

“像！像谁？我没看清楚。”

“你再仔细看看，里弗斯先生！”

他几乎被我这古怪而突然的冒昧吓了一跳，惊讶地看着我。“哦，这还算不了什么呢，”我心里嘀咕，“我不打算被你那点儿固执吓退；我还想在这个话题上好好走上一段路。”我继续说，“你仔仔细细、清清楚楚地看过了，可是我并不反对你再看看。”我站起来，把画塞在他手里。

“这画真不错，”他说，“色彩清晰而柔和，线条优美而准确。”

“对，对，这我全知道。可是像不像呢？像谁呢？”

他迟疑了一下，回答道：“大概奥立佛小姐吧？”

“当然是她啦。现在，先生，为了奖励你猜对了，我答应照这张画再仔细、忠实地画一张给你，只要你想要这样一件礼物。我不希望在一件你认为毫无价值的礼物上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

他继续看着那张画，看的时间越长，他把画抓得越紧，有点爱不释手。“很像！”他喃喃地说，“眼睛处理得好，颜色、光线、表现，一切都完美。她还在笑！”

“有这样一张画，会使你得到安慰呢，还是会使你痛苦？告

诉我，当你身处马达加斯加，身处好望角，或者身处印度的时候，有着这样一个纪念品，对你来说是一个安慰呢，还是一看到它就会勾起令人颓废而痛苦的回忆呢？”

这时他悄悄地抬起眼睛瞥了我一眼，他的眼神游移而烦乱。他又去低头看那张画。

“我愿意接受这张画，这是肯定的。至于是不是很明智，那是另一回事。”

我知道罗莎蒙德是真的喜欢他，而且她的父亲也多半不会反对这门亲事，那么我——我的观点可不像圣约翰那么崇高——我内心已经很强烈地希望能促成他们的姻缘了。在我看来，要是能成为奥立佛先生巨大财产的继承者，他用这笔财富所做的好事决不会亚于到热带的骄阳下去虚掷自己的精力，埋没自己的天才。出于好意的劝告，我回答道：

“就我所能看到的，你如果能马上就得到这幅画的本人，那你将更为聪明、更明智。”

此刻，他坐了下来，他把画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用双手托着额头，痴痴地盯着画。可以看出，他现在对于我的大胆既不生气也不吃惊。我甚至还看出，一个他认为不可触及的题目被我这样毫无拘束地谈论着，他开始感到一种新的乐趣——一种意想不到的安慰在降临。拘谨内向的人常常比开朗健谈的人更真切地需要与人们交流感情和悲哀。表面上最严肃的禁欲主义者毕竟是一个人，带着大胆和善意“闯”入他们灵魂的“沉默海洋”，就去用最好的情愫关怀他们。

“她喜欢你，这点我保证！”我站在他椅子后面说，“她父亲也敬重你。而且，她是个甜美可爱的姑娘——尽管不大爱动脑，可是，有你来为自己、为她思考，也已经足够了。你应该和她结婚。”

“她真的喜欢我吗？”他问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当然啦，她比谁都更喜欢你，她总是在谈论你，再也没有别的话题使她这么喜欢了。”

“听你这么说我真是很愉快的，”他说，“很愉快，再谈15分钟吧。”他真的拿出表来放在桌上，看着时间。

“但是就我一个人讲有什么用呢？”我说，“说不定你在准备什么铁器，要来反击，或者打一条新的锁链把你的心锁起来。”

“别把事情想得那么糟。你应该设法想象我现在正在软化和屈服。凡人的爱情像新开的源泉在我心里涌上来，那甜蜜的洪水漫透了整个心田，在那儿我曾仔细而辛勤地耕耘，苦苦地计划播下善意而克己计划的种子。然而现在，甘甜的洪水正在那儿泛滥，幼芽被淹没了，美味的毒药毒杀了它们，现在我看见自己躺在谷府客厅里的软榻上，在我的新娘罗莎蒙德·奥立佛的身旁。她正用甜甜的声音跟我说话，用那双眼睛、被你灵巧的手描绘得如此之美的眼睛看着我，用珊瑚般的嘴唇对我笑着。她是我的，我是她的。这眼前的生活，短暂的世界，已经使我心满意足。嘘！不要说话，我心中充满了快乐，我的感官给迷惑住了——让我安静地度过这15分钟吧。”

我听从他，只能听到表的嘀嗒嘀嗒的声音。他的呼吸忽儿急忽儿轻微。我静静地站在那儿，15分钟一会儿就过去了，他收好表，放下画，起身来到火炉旁。

“好了，”他说，“刚才这段时间是给痴迷和幻想的。我把鬓角靠在她那充满诱惑的胸脯上；把脖子自愿地伸到她用人花做的颈轭里，我品尝了她的美酒。她的乳枕是灼人的，花轭里有毒蛇，酒是苦涩的，她的诺言是空幻的——她的奉献是虚假的，我看见而且知道这一切。”

我看着他，满脸惊讶。

“太奇怪，”他断续说，“我如此疯狂地爱着罗莎蒙德·奥立佛——的确带着初恋的全部热情，热恋的对象又这么的美貌无比，

可与此同时，我却冷静而清楚地认识到，她不会成为我的好妻子，她不是那种适合我的伴侣。不用一年我就会发现这一点，12个月的狂喜之后，随之而来的肯定是终生的遗憾，这一点我很清楚。”

“你真是太古怪了！”我禁不住嚷了起来。

“我心的某一部分，”他接着说下去，“被她的魅力所刺激的同时，别一部分却深深地感受到她的缺点。这些缺点是：我所追求的东西，她不会支持，我所从事的工作，她不会合作。罗莎蒙德是一个受苦者，一个劳动者，一个女使徒吗？罗莎蒙德会成为一个传教士的妻子吗？不！”

“但，你不一定非要当传教士啊！你可以放弃那个想法。”

“放弃？什么！放弃我的圣职？我伟大的工作？放弃我为了天堂里建造大厦而放在人间的奠基石？放弃我的希望，放弃去成为那支队伍里的一员？那个队伍里把所有雄心壮志并成一个光荣志向，就是去改善他的同类，把知识带给蛮荒的地方，用和平代替战争，用自由取代束缚，宗教代替迷信，用向往天堂取代对地狱的恐惧。我得把这一切都放弃吗？这比我血管里的血还宝贵，它是我所追求的，是我生活的目标。”

我沉默一会儿后说：“那么奥立佛小姐呢？她的失望和悲哀你一点都不在乎吗？”

“奥立佛小姐老是被身边很多的追求者和奉承者围着，不到一个月，我的形象就会在她心里淡淡隐去。她会忘了我，会嫁给一个或许能比我使她幸福得多的人。”

“你说很乖巧，可是你却在这个矛盾中受苦，这会把你折磨得憔悴下去的。”

“不，如果说我是稍微瘦了点儿，那是为我还没完全确定前途而焦虑，那事儿还没有确定，我的动身一拖再拖。就在今天早上，我还得到消息，我早就在等待的那个接替我的人三个月内还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能准备好来上任，而且三个月说不定还要拖到六个月。”

“奥立佛小姐一走进教室，你就涨红了脸，浑身发抖。”

他一脸惊诧。他想不到一个女人竟敢对一个男人这样说话。至于我，我觉得这样说话很自在。在跟一颗坚强、谨慎、高尚的心灵交流时，不管对方是男性还是女性，不突破那常有的沉默寡言的外围之事，不跨过推心置腹的门槛，不在他们的心底里赢得一个位置，我是决不罢休的。

“你真是怪人，”他说，“胆量挺大。你很有几分勇敢精神，你的眼睛就像能看透入的心一样。但是，请让我向你说明白，你有点误解我对奥立佛小姐的感情了，你把它想象得有点离谱了。你给予我的同情和怜悯远远超过我实际应得的范围。我在奥立佛小姐面前脸红、发抖的时候，我并没有可怜自己。我觉得那是可耻的，那只是肉体的软弱，我蔑视这种软弱。我声明，那不是灵魂的震颤，灵魂像磐石般一动不动，牢牢地嵌在汹涌澎湃的海洋深处。要按我的本来面目来认识我，我是个冷酷无情，心如铁石的男人。”

我不相信他的话，只是笑了笑。

“你已经用突然袭击的方式逼我说出了心里话，”他继续说，“那么，它就只好由你说了算了。剥掉基督教那件用来遮盖人类弱点的黑袍，就暴露了我的本来面目——一个冷酷无情、野心勃勃的男人，在所有的情感中，只有天然的爱才对我具备永久的力量。理智的感情才是我的导向。我的野心是无边的，我的欲望是比别人爬得更高些，比别人做得更多些，这种欲望是无止境的。我尊重忍耐、坚毅、勤劳、才干，因为只有依靠这些良好的素质，人们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才能登上显赫的地位。我满怀兴致地关注着你的工作，这是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精力充沛、有条理、勤劳的女人，而不是因为我同情你过去的经历和现在忍受的痛苦。”

“你简直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异教哲学家了。”我说。

“不，在我和自然神论的哲学家之间有一种不同：我既有信仰，也相信福音。你用词不当，我不是异教的哲学家，我是一个基督教的哲学家，耶稣教派的一个信徒。作为耶稣教的信徒，我热爱它的纯洁、怜悯、慈悲的教义。我赞成它，并且发誓要传播它。青年时代我就被宗教所征服，它培养了我的原始品质，把幼小的胚芽——天然的爱，发展成为仁慈博爱的参天大树；把人类正直的强健的根，培养成为神圣的正义感；把自私的野心，变成了要扩大主的王国、获得十字架旗帜的胜利而奋斗的志向。宗教培养了我的天性，使我这身原始的材料得到了最好的利用。但是它不管为我作了多少事，它是不能泯灭天性的，天性也不会被泯灭，直到‘死亡成为永生的时候’。”

说罢，他拿起放在调色板旁边的帽子。他再次看着画像。

“她的确是很可爱的，”他低声说，“她的确称得上是世界的玫瑰。”

“那么是否要我为你画一幅呢？”

“算了，这又有什么用呢？”

画画时，我为了避免把画纸弄脏，常常把手放在一张薄纸张上，他这时把那张薄纸盖在画上。究竟他在这张纸上看到了什么，我是说不清的，可是的确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他猛地抓起了白纸，看了看纸边，迅速地看了我一眼，那神情显得非常奇怪，而且让人难以捉摸。他闪电般敏锐地把我从上到下扫视了一遍，好像要把我身体的每一点都看个明白并且记牢。他张着嘴，好像要说什么话，但不管是要说什么，他都把那要说的话咽下去了。

“怎么啦？”我问。

“没什么，”他回答，又把那张纸又放到桌子上，同时迅速地

从纸边上撕去窄窄的一条，然后放到了手套里。他匆匆地说了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下午好”，就不见了。

“喂！”我喊道，用的是当地一句土话，“真是莫名其妙！”

我转过身仔细地看那张纸，可那上面除了我试画笔而涂脏的几点色污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对这件怪事思索了几分钟，但发现是没有答案的，并且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就不去想它，不久就完全忘了。

第三十三章

圣约翰走时，天开始下起雪来。夜晚时分就变成了暴风雪，并且一直持续到天亮。第二天，刺骨的寒风又带来几阵漫天迷茫的大雪，黄昏的时候，山谷里的雪已经堆积起来，简直无法通行。我把百叶窗关紧，又在门上挡了一张席子，防止雪从门缝下面吹进来，我把炉火拨旺，坐在炉边听着暴风雪在外面低抑沉闷地怒号，坐了将近1小时。然后，我点起一支蜡烛，拿出那本《玛米昂》读了起来：

夕阳的余辉照耀在诺汉堡的峭壁上。

宽广的特威德河，美丽、深邃，

契维奥特山孤独幽寂；

岸然站立的塔楼和要塞，

同围绕着的边绵不绝的墙垣，

一起沉浸在金黄的余辉中，闪闪发光。

诗的优美意境很快使我忘掉了暴风雪的呼啸。

我听到一阵响声，我想那一定是风吹动门的声音。不，是圣约翰·里弗斯先生，他拉起门闩，从凛冽的狂风、呼啸的黑暗中走进来，站在我面前。雪白的披风裹着他高高的身体，像块冰甲。我被吓了一大跳，因为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想到还会有客人从冰封雪冻的山谷中过来。

“有什么坏消息吗？”我问，“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你真太敏感了！”他边说边脱掉披风，把它挂在门上，又不慌不忙地把刚才进门时弄斜的席子重新推回到门上，然后把靴子上的雪跺下来。

“瞧我把你的地板弄脏了，”他说，“但是你必须原谅我的行为。”他靠近了炉火，“费了好大的劲，我才走到你这儿，真不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他在炉火上烤着手，“不小心踩进了一个雪堆，一直陷到腰里，幸亏雪还比较软。”

“那你为什么要来呢？”我急切地问道。

“对客人说这样的话，可是不太礼貌呀！可是既然你这么问了，那我就告诉你吧，我只不过是来和你简单聊会儿天，我看倦了那些不说话的书，住够了我的空房间，而且，从昨天开始，我的心情一直十分激动，就如同一个人听了一半故事，急于了解后一半情节一样。”

我在他坐下之后想起了他昨天离开时的古怪行为，开始担心他的脑子是否有问题。不过，即使他疯了，他也是一个非常冷静和镇定的疯子。当他把前额被雪打湿的头发拨开、任火光在他苍白的前额和脸颊上跳动时，我悲哀地看到，操劳和忧郁现在已经在那儿十分明显地刻下了凹痕，他的脸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更像大理石雕像，我等待着，我想他能说出几句至少我能理解的话来，可是他却一只手托住下巴，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陷入了沉思，我发现，他的手看上去和他的脸一样憔悴，这令我很吃惊，心里涌起一阵也许是不必要的怜悯，情不自禁地说道：“有时我真想黛安娜和玛丽能回来和你在一起生活，你孤零零的一个人太糟了，而你又不照顾自己的身体。”

“没有的事，”他说，“我现在好得很，必要的时候我会照料自己的，你看出我有什么地方不妥吗？”

他说话时的态度似乎满不在乎，心不在焉，这说明他认为我的关心是多此一举，于是我便不再说话了。

他的手指还在嘴唇上慢慢移动，眼睛仍然梦幻般地盯着亮闪闪的炉栅，我觉得必须立刻和他谈点什么，便问他此刻是否察觉有风从背向的门那儿吹进来。

“没有，没有。”他的回答简短又有点不耐烦。

“好吗，”我想，“既然你不愿说话，你就自己呆着吧，我看

我的书，你自己随便吧。”

于是我剪了剪烛芯，重新读起《玛米昂》，不一会儿，他沉不住气了，我的眼睛立刻给他的动作吸引过去，只见他掏出一本摩洛哥皮封面的小袖珍本，从中抽出一封信来，默默地看了看，然后把信折好，重新夹在本子里，又沉思起来，有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呆坐在身边，简直使我一个字都读不下去了，我不愿意再这样沉默下去，他虽然可以阻止我，但我还是要说话。

“最近你收到黛安娜和玛丽的信了吗？”

“只有一星期前我给你看过的那封信，这以后，再没收到过信。”

“你的计划没有什么改变吧，不会使你提前离开英国吗？”

“我想不会，真的，提前离开这种事真是太好了，但我不会这么做。”话不投机半句多，我只好改变话题。我想可以谈谈我的学校和学生。

“玛丽·加勃特的母亲身体好多了，因此玛丽今天早上又回学校来了，下星期，我又会有四个新学生，是从铸造厂区来的。要不是下雪，她们今天就要来的。”

“是吗？”

“奥立佛先生资助其中的两个人学习。”

“哦？”

“他准备在圣诞节那天宴请全校学生。”

“我知道。”

“是你的主意吗？”

“不是。”

“那是谁的主意呢？”

“可能是他女儿吧，我想。”

“好像是她，她真是太好了。”

“的确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又是一阵沉默，钟打了八下，钟声唤醒了他。他把架着的腿放下了，坐正了身子，面朝着我。

“把书放开一会儿，过来靠近炉火一些。”他说。

我觉得惊异，也很惊奇，并觉得整个晚上都是怪怪的，但我还是依了他。

“半个小时以前，”他说道，“我跟你说过我急于想听故事的后一半，后来一想，觉得这件事还是由我来讲，由你来听比较好，在这之前，我最好让你有个思想准备，这故事你听来大概会觉得它熟而又熟，简直太陈旧了，但是陈旧的细节由新的人来讲述，往往又有几分新鲜感，至于其他方面，不论它是平淡还是新奇，反正故事并不长。

“20年以前，一个穷苦的牧师，我们暂时不管他的名字，爱上了一个富翁的女儿，她对他也心心相印，并且不顾所有亲友的阻挠，嫁给了他，结婚后，她的亲友们马上宣布与她脱离关系。还不到两年，这一对鲁莽的夫妇就相继去世了，默默合葬在一块石板底下（我曾经见过他俩的墓，已经成了一座大墓地里来往过道的一部分，那个大墓地就在某某郡一个过度发展的工业城市里，围着一座阴森可怕、被煤烟熏黑的古老的大教堂）。他们有一个女儿，这女孩刚生下不多久，慈善机构就把她收留了，不过慈善机构的裙兜冷酷得就像今晚差点把我冻僵的雪堆一样。慈善机构就把这无亲无故的小女孩送到了她母亲的有钱的亲戚家，由一位舅母抚养（我现在要说出名字了），舅母就是盖茨海德府的里德太太，你吓了一跳，是听到什么动静了吗？

“一定是隔壁教室里椽子上有老鼠跑过，在我把它修改成教室以前，那儿还是个谷仓，谷仓是老鼠经常出没的地方。我再接着说，里德太太收养了这孤儿十年，至于这十年中那孩子幸福不幸福我无从说起。因为从来没有听说过，反正十年之后，那个女孩就被送到了一个你知道的地方——不是别处，就是洛伍德学

校，你自己也在那呆了很长一段时间，看来，她在那儿的一段经历还很不错，像你一样，先是学生，后来是教师——真的，我忽然觉得这人的身世和你有许多相似之处，后来她又离开洛伍德学校，当了家庭教师，瞧，你的命运和她又是相同的，她负责教育一位叫罗切斯特先生收养的孩子。”

“里弗斯先生！”我打断他的话。

“我能理解你此刻的心情，”他说，“可是请再克制一会儿，故事马上就要完了，听我把它讲完，对于这位罗切斯特先生是何许人也，我一无所知，只知道一个事实，他宣称要郑重体面地娶这位年轻姑娘为妻，可就在临走上圣坛之前，她发现他已有妻子，而且还活着，虽然是个疯子，他以后怎样行动和求婚，那纯粹是猜测的事，但是，事情传了出来，非找到那位女教师的下落不可，这才知道她已经走了，什么时候走的，到哪去了，是怎么走的，谁也不知道，她是在深夜离开桑菲尔德府的。他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她的行踪，但都白费力气，乡下很远的地方都找遍了，还得不到有关她的任何消息，然而必须找到她已经变成十分紧迫的事，所有报纸都登了寻找她的广告，我自己就收到了一位布里格斯先生写来的信，他是律师，告诉了我刚才说的详细情况，这个故事是不是很有意思？”

“请告诉我一件事，”我说：“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这么多，你肯定可以把这件事告诉我——罗切斯特先生怎样了？他在哪儿？他的情况怎样？他现在在做什么？他身体好吗？”

“至于罗切斯特先生，我的确一无所知，信中一点也没提到他，只提到我谈的那个欺诈性的不合法的婚姻企图，你还不如问问那个家庭女教师叫什么名字，问问她非要出走的那件事究竟是怎样底细。”

“那么，没人去过桑菲尔德府？没有人见过罗切斯特先生？”

“我想是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么他们总通过信吧？”

“当然。”

“谁有他的信？信上怎么说？”

“布里格斯先生在信中说，回信的并不是罗切斯特先生，而是一位署名叫‘爱丽思·费尔法克斯’的夫人。”

我觉得后背发寒，如坐针毡，我最担心害怕的事可能已经成了事实，他完全可能离开英国，在绝望中不顾一切地跑到大陆上他以前经常出没的地方去，他为减轻剧烈的痛苦找到了什么样的麻醉药？他那炽烈的感情发泄到了谁身上？我不敢考虑这个问题，哦，我可怜的主人！几乎成为我丈夫的人！我经常叫他“我亲爱的爱德华”的人！

“他肯定个坏人。”里弗斯先生说。

“你不了解他，不要这么武断。”我生气地说。

“很好，”他平静地回答，“我的脑子里的确在想别的事，还顾不上他。我的故事还没说完呢，既然你不愿问家庭教师的名字。我只好自个儿把它说出来了，等一下，这有她的名字，看到几个要点都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写下来，总是更能令人满意的。”

他把那个小袖珍本不慌不忙地掏出来打开了，前后翻了个遍，终于从里面的，页中抽出一张匆匆忙忙撕下来的纸条。从纸的质地和上面蓝色、红色、紫色的斑痕上，我认出了这纸条就是从我盖画的纸上撕下来的纸边，他站起来，把纸条递给我，那上面是我用墨汁亲手写下的两个字：“简·爱”——这无疑是心不在焉地写下的。

“布里格斯写给我的信中提到了简·爱，”他说，“几个广告上要找的人也是简·爱，我知道有一个简·爱略特，我承认我猜测过，可是只是在昨天下午才得到证实，你承认这个名字，取消化名吗？”

“对！对！，但你告诉我布里格斯先生在哪？可能他比你多知

道一些罗切斯特先生的事情。”

“布里格斯先生在伦敦。我看他未必知道什么关于罗切斯特先生的事，他关心的并非罗切斯特先生，你现在老是逼问这些小事，把要紧的事却忘了，你怎么不问问罗切斯特先生为什么要找你，他找你干嘛呢？”

“是啊，他找我干什么呢？”

“只是为了告诉你，你的叔叔——马德拉群岛的爱先生去世了，他把他的所有财产都给了你，你现在富了，就是这件事，没有别的。”

“我有钱了？”

“对，你有钱了——不折不扣的一位财产继承人。”

接下来一片沉寂。

“不过，你得证明你的身份。”圣约翰接着又说，“这个手续并不复杂，然后，所有权就是你的了。你的财产全买了英国公债了，布里格斯那有遗嘱和必要的文件。”

命运之神又翻开了一张新的牌，读者啊，忽然间由穷变富是一件大好事，一件非常好的事，但却不能让人一下子明白或者能享受其乐趣的事，而且人生中还有另外一些机会比这更能叫人狂喜战栗，可这件事却是现实世界中实实在在的一件事，没有什么假想的成分，与它有关的却是可靠的、现实的，它所引起的实际行动也是如此，当一个人听到她得到一笔财产，并不会跳起来，蹦起来，不会欢呼雀跃，她只会开始考虑责任，考虑事务，在放心满意的基础上考虑某些重大事务。于是我们克制自己，神色严肃地反复思考我们的好运。

况且，“遗产”、“遗赠”这类词儿总是和“死亡”、“葬礼”这类字眼联系在一起，这个叔父，我也只是听说过罢了，现在已经死了。他是我唯一的亲人，自从我知道这么个叔父以后，我就幻想有朝一日能见到他。现在，这个希望也实现不了了，他的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笔钱只是给我的，不是留给我和一个欢欢喜喜的家庭，只是给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巨大的福气，而且不依赖于别人是件光荣的事，是的，我已经体会到这一点了。想到这里，我的情绪高涨起来。

“你终于不再愁眉不展了，”里弗斯先生说，“我原以为美杜莎（希腊神话中的蛇头女怪，谁看一眼，那人会变成石头。）看了你一眼，你正在变成石像呢！可能你现在要问你拥有多少财产了吧？”

“我有多少财产？”

“哦，不算多，当然不值一提，我想他们说的是二万镑。你怎么啦？”

“两万镑！”

又是一个意外！我原以为最多四五千镑，这个数字令我一时透不过气来了，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圣约翰笑过，可这时候他却笑了起来。

“咳，”他说，“要是你犯了谋杀罪，我来告诉你罪行败露了，你大概不会这么吃惊吧？”

“这是一笔大数目，你没搞错吧？”

“一点也没错。”

“说不定你把数目读错了，也许是 2000？”

“不是阿拉伯数字，而是用字母拼成的——两万。”

此时我感到自己如同一个胃口平平的人独自坐在可供一百人吃喝的宴席前，里弗斯先生站了起来，穿上披风。

“今天晚上天气要不是这么坏的话，”他说，“我会让汉娜过来陪陪你，你似乎很激动，不应该让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可是汉娜，可怜的人！不能像我这样能在风雪中走来，她的腿不够长，所以我只好任你一个人与悲哀在这儿作伴了，晚安。”

他刚拉起门闩，我突然想到了什么。

“请等一会儿！”我喊道。

“什么事？”

“还有一点我没弄明白，为什么布里格斯先生要给你写信来打听我？他是怎么认识你的？他是如何想到你这个住在与世隔绝的地方的人会有法子帮他找到我？”

“哦，我是个牧师，”他说，“牧师总是为别人解答稀奇古怪的各种事情。”

“不，这么回答消除不了我的疑问，”我大叫。的确，他没有作出更多解释的搪塞，不仅没有消除我的疑惑，反而更加激起我的好奇心。

“这件事太奇怪了，”我又说，“我必须知道多一些。”

“改天再说吧！”

“不，今天晚上，就在今天晚上！”他听我这么说，从门那儿转过身来，我跑过去拦着他，他看上去有点尴尬。

“你不把一切都告诉我，你今天就别想走！”我说。

“现在我不愿意告诉你。”

“你应该对我说！——你必须对我说！”

“我让黛安娜和玛丽告诉你。”

他这样推脱，不用说，越是吊起了我的胃口，它必须满足，而且不能拖延，我对他这样说了。

“但是，我告诫你，我是个不好说话的人，”他说，“是难以说服的。”

“可我是个强硬的女人，是不可能被糊弄过去的。”

“而且，”他又说，“我冷酷，没有一种热情能感染我。”

“而我却是火热的，火能使冰融化，火已经把你披风上的雪全化掉了。你瞧，这雪水都流到地板上了，把地板变成了泥泞的大街，里弗斯先生，你把打磨过的地板弄得这么肮脏，要想让我宽恕你的罪行，还不赶紧告诉我你所知道的一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么，好吧，”他说，“我让步了，不是为了你的热诚渴望，也不是为了你的坚韧不拔，就像不断滴水能把石头滴穿一样，而且，你总有一天会知道，现在知道和以后知道都一样，你的名字是叫简·爱？”

“当然，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可能，你没注意到我和你同名吗？——我受洗时的名字是圣约翰·爱·里弗斯？”

“没注意，的确没注意，现在我想起来了，你几次借书给我，我却看见你的名字缩写中有个 E 字，然而我从没问过它代表什么名字，可是那又会怎样呢？难道——”

我停住了嘴，我简直不敢想象，更不敢说出一个突然冲进我脑子里的想法，它马上就具体而形象化了，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硬梆梆的事实，各种情况混杂在一起，相互吻合，很快就条理分明，那根迄今为止像散乱的链环，此刻给拉直了——环环相扣，完美无缺，圣约翰在说出第一个字以前，我已经本能地悟出了整个儿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不能要求读者也有这种直觉的洞察力，因此我得把他的解释重述一遍。

“我的母亲姓爱，她有两个弟弟，一个和盖茨海德府的简·里德小姐结婚了，另一个是约翰·爱先生，他生前在马德拉群岛的半沙尔经商，布里格斯先生是爱先生的律师。今年八月份写信告知我们，我们的舅舅已经过世了，信中说他已经把遗产留给他哥哥的孤女，因为他和我父亲发生过争吵，又一直没有和解过，所以在遗产分配上忘了我们，几个星期前他写信给我，说那位女继承人失踪了，问我是否知道关于她的下落，一个偶然的机，一个写在纸边的名字帮助我发现了她，其余的事情你就知道了。”他又准备走了，我却把背紧紧地靠在门上。

“请让我说几句吧，”我说，“但我得喘口气，想一想，”我停下了，他站在我面前，手拿着帽子，镇静自若，我接着说：

“你的母亲是我父亲的姐妹？”

“对。”

“那么她就是我的姑妈了？”

他点点头。

“我的约翰叔叔就是你的约翰舅舅了？你、黛安娜和玛丽，是他姐姐的孩子，而我是他哥哥的孩子？”

“对。”

“那么你们三位都是我的表哥、表姐，我们双方都有一半是相同的血统？”

“对，我们是表亲。”

我细细地看着他，看样子我找到了一个哥哥，一个我引以为豪和值得我爱的哥哥，还有两个姐姐，在我把她们当作陌生人相识的时候，她们的品质就引起了我真心的爱戴和敬慕，我跪在湿地上，透过莫尔府厨房低矮的格子窗，怀着痛苦绝望而又有几分兴趣的心情凝视过的两位姑娘，居然是我亲近的亲人，而曾在我濒死之际救我于他家门前的这位年轻而严肃的先生，这个事实对于一个孤苦伶仃的可怜人来说真是不得了了，这实实在在是一笔财富——心灵的财富——一个纯洁、温馨的源泉，这是一个辉煌、生动、令人惊喜的幸福！——不像那沉重的金钱馈赠，尽管它使人富裕而受人欢迎，但它的重压使人沉重，而在这突如其来的狂喜中，我不禁猛拍起手来，我的脉搏蹦跳，我的血管发抖。

“哦，我高兴——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喊道。

圣约翰笑了。“我不是说，你只顾及逼问小事，却把重要的忘了？”他问，“我告诉你得到一笔遗产时，你显得严肃而郁闷，现在为了一件琐碎的小事，你却兴奋起来。”

“你怎么能这么说？这件事对你来说可能不重要，你有姐妹，多不多个表妹没有什么关系，但它对于我，以前我什么也没有，现在我的生活中一下子多了三个亲人，或者说，两个，如果你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愿意的话，而且都是成年人。我再说一遍，我真兴奋。”

我在房间里起来走去，我停住了，脑子里全是一些快得我都来不及接受、归纳和理顺的念头，快得我连气都透不过来。它们告诉我我能够怎么样，会怎么样，该怎么样，我看着空无一物的墙壁，那儿仿佛是一片天空，满是初升的星星，每一颗星星都为我指引了一个方向，或者带给我一个快乐，到现在为止，那些救过我生命的人，我只能空爱着而不知怎样报答，然而现在，我可以报答他们了。他们身受约束，我可以帮他们解脱；他们是分散的，我可以帮他们团聚；我可以让他们分享我的独立、富足。我们不是有四个人吗？平分这两万英镑，每个人五千——足够了。这样可以达到公平，彼此都获得了幸福。这时重压我的不是那财富了，我不仅得到了财富，它还是生活、希望、快乐的精神馈赠。

我满脑子是这些想法时，不知是一种什么状态。但是我知道里弗斯先生在我身后放了一把椅子，轻轻地拉我坐下来，他劝我冷静些，这是在暗示我别那么神经质。我觉得很可笑，我甩开他的手，又开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明天就给黛安娜和玛丽写信，”我说，“要她们马上回来。黛安娜曾经说过，她们俩要是有一千镑，就会觉得富有了，那么五千镑会使她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告诉我，我在哪儿可以给你倒杯水，”圣约翰说，“你真的需要安定一下情绪了。”

“胡说！这笔遗产对你又有什么作用呢？它能让你留在英国，使你有能力娶那位奥立佛小姐为妻，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平静地生活吗？”

“你乱扯些什么？你的头脑迷糊了。我不该突然告诉你这个消息，让你兴奋得难以自控了。”

“里弗斯先生！你让我不耐烦了，我很理智。你误解了我，

或者是装作误解。”

“你假若能把自己的想法解释得更清楚些，我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你。”

“解释，有什么好解释的？你不会明白，这两万英镑的遗产，是由一位外甥、两位外甥女和一位侄女来平分，每人正好五千镑。我的要求是，你写信给两个妹妹，告诉他们所得的财产。”

“你的意思是说你应得的那份财产吧？”

“我已经说出了，这就是我的意见，我不可以改变主意了。我并不是残忍自私，昧心拿钱，忘恩负义的人。而且，我希望有个家和亲人。我喜欢莫尔府，我要居住在莫尔府，我喜欢黛安娜和玛丽，我要一辈子和她们在一块儿。有五千镑，让我高兴，使我受益，有两万镑，却让我感到痛苦和压力。况且，这钱在法律上虽然属于我，但这两万镑全留给我一个人，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把对我来说是多余的那部分让给了你们。不要再反对和讨论这件事了，让我们取得一致的意见，马上决定这件事吧。”

“你这是一时的头脑发热，你必须多用些时间仔细地考虑一下这件事，然后你所讲的话才有效。”

“哦，如果你所怀疑的只是我的同意，那我就放心了。你认为我所做的是公正的了？”

“我的确看出了一些公正，然而它却和常规相左。再说，你有权利继承整个财产，它是我舅舅靠自己努力所得到的，他想留给谁就留给谁，他现在把它留给了你，你完全可以接受它，可以问心无愧地认为它完全是你的财产。”

“对我而言，这是良心也同样是感情的问题。”我说，“我要考虑我的感情，我很少有机会顺应感情。即使你争辩、反对、厌烦我一年，我也不会放弃这种欢愉的乐趣，我已经看见它——部分报答别人的情谊，为自己赢得终生可依的朋友的乐趣。”

“现在你的想法，”圣约翰说，“是因为你不知道拥有钱财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怎么回事，所以你也就不知道靠它享受是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两万镑会使你身价倍增，在社会上占有怎样的地位，它能给你展现怎样的前途。你还不……”

“可你，”我不想让他再说下去，“却无法想象我多么渴望兄弟姐妹的爱。我从未有过家庭的温暖。我现在必须有而且希望拥有这些，你不会不乐意接受我，承认我的，是吗？”

“简，我愿意做你的哥哥，我的妹妹们也同样愿意做你的姐姐，但你不必牺牲你的正当权利来满足这一切呀！”

“哥哥？是啊，在千里以外的地方！姐姐？是啊，在陌生人家做奴仆！我有钱，让那些既不是我挣来的又不是我应得的黄金塞得满满的！可你们却一点钱都没有！多光荣的平等与博爱！紧密的结合！亲热的相爱！”

“不过，简，你想要的亲人关系和家庭的幸福，可以用别的方法来实现，你可以结婚啊！”

“又胡说了！结婚！我不想结婚，而且永远不会结婚。”

“这话说得太绝了。这种不顾后果的断言正说明你太兴奋激动了。”

“我并没有说得太绝。我了解自己的感情，我连‘结婚’的念头都没有。没有人会因为爱来和我结合，我也不会让别人作为金钱的投机目标来对待。需要的不是陌生人——没有共同语言，格格不入的外人，我要我的亲人和我了解的人，我同他们在一起有着了解的人。请你再说一遍你愿意做我的哥哥，你这样说时，我非常满意、快乐。如果你愿意，请再说一遍，真诚的重复一遍。”

“毫无问题。我知道我爱自己的妹妹，而且知道该怎样建立对她们的爱——建立在对她们品质的尊重和崇拜她们的才能上。你也同样有品格和才智，你的趣味和习性很像黛安娜和玛丽，看见你时我很愉快，同你谈话时使我受益、快乐。我觉得我可以容

易而自然地在我心里为你留出位置，做我第三个年轻的小妹妹。”

“非常感谢，今晚有你这话我就心满意足了。现在你可以走了，因为如果你再呆下去，你或许又会有什么不信任的犹豫来激怒我。”

“那座学校怎么办？爱小姐，我想现在必须关门了？”

“不，我继续做女教师，在你找到合适的人以前。”

他微笑着表示赞许。我们握了握手，他告辞了。

为了按我的心愿去处理这些遗产，我所用的努力就不必详谈了。这是很困难的，但是由于我的坚持，我的表哥和表姐最后也看出我是真诚的，不可更改的决心——他们在内心中也一定觉得这种意图是公正的，而且自然地感觉假若她们是我的话，也会像我所做的那样去做，他们最终妥协了，同意把这件事交付仲裁。所选中的仲裁人是奥立佛先生和一位精干的律师。他们俩人的意见和我一样，我实现了自己的目的。转让财产的法律文件拟定好了，我们四个人都有了一份财产。

第三十四章

圣诞节到时，一切都已办好，这时莫尔顿学校也放了假。我希望在与学生们离别时自己能有所表示。心情愉快，花钱也大方起来。人一旦有了丰厚的收获，拿出一点和别人一同分享，那也是给自己激动的心情一次难得的发泄机会。我一直很高兴，有这么多乡村小孩喜欢我。在与她们分手时，我已感觉到了她们对我的那种强烈而质朴的爱。在她们纯洁的内心世界能留给我一个位置，这使我很自豪。我答应今后每星期要看她们一次，还要在学校里给她们上一小时课。

各班的六十个女孩子争相奔出教室之后，我锁好门，手拿着钥匙与我最要好的五六个学生一一告别。这几个体面、可敬、谦逊而有学识的学生，是英国农民阶层中较优秀的姑娘。在整个欧洲的农民里，英国农民是最有教养、最有礼貌、最自尊的，而她们几个又是这其中的佼佼者。后来我领教过法国和德国的“农妇”，她们中即使是最优秀的，与我的莫尔顿姑娘们相比，也会黯然失色，俗不可耐。

这时里弗斯先生走了过来。

“你觉得这段时间的辛苦劳动得到报偿了吗？”女孩子们一走，里弗斯先生问道，“趁自己年轻力壮时做些有益的事，一定令人很快乐，对吗？”

“毫无疑问啦！”

“而你也不过做了几个月！假若你终生都致力于改善同类的工作，岂不更有意义吗？”

“我想也是，”我说，“可我也不能总是这么辛苦下去呀！在培养别人的同时，我该先享受一下自己的技能。现在我就这么做，要把学校从我脑中、身体上统统忘掉。我已离开了学校，准

备度长假了。”

“你怎么啦？一时兴起想去干什么呢？打算去哪儿、干什么？”他很严肃地问道。

“行动，我要尽可能地行动起来。首先我必须请你给汉娜放几天假，你再另找人来服侍你吧。”

“你需要她？”

“对，我带她一起回莫尔府。黛安娜和玛丽一星期后要回来啦，我要在她们到达前，将这里的一切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你要去哪儿旅行呢！那好，汉娜就跟你一块儿去吧。”

“那你叫她明天准备好。哦，给你教室的钥匙，明儿一早我会将我房间的钥匙给你。”

“瞧你将钥匙交出来时有多高兴，”他接了钥匙说道，“我很难理解你如此轻松的心情，不知你要找个什么工作来代替你已放弃的学校工作。你现在的的目标、打算以及生活信心是什么？”

“第一个目标，我要搞个大扫除，把莫尔府从卧室到地窖进行彻底清扫。第二，我要用蜂蜡、油和无数的抹粉将莫尔府统统擦一遍，使它们重新闪光发亮起来。第三，要像作数学题一样准确地安排好室内的每一把椅子、每一张桌子、床和地毯的位置。然后，要让每个房间的火炉烧旺起来，所用的煤、炭足以令你破产。最后，在你两个妹妹到达的前两天，汉娜和我要竭尽全力来处理搅蛋、拣葡萄干、磨香料、做圣诞蛋糕、剁肉饼馅等事宜，还要举行一些烹调仪式。我用仪式这个词可使你这个门外汉能够较完整理解这一概念。一句话，在黛安娜和玛丽下星期四回来前，我要准备好一切，使她们一进屋就感到心满意足。”

圣约翰冷漠地一笑，似乎不太满意。

“目前你的一切想法都不错。”他说，“然而你仔细想想，在一阵欢快地冲动之后，你一定会看得更远些，而不仅仅局限于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庭的亲热与乐趣。”

“可这两样东西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我反击道。

“不，简，不，这个世界不是给你来享受的，别想把它变成享受的地方；这世界也不是让你来休息的，不要让自己变懒。”

“恰恰相反，我要不停地忙着。”

“简，现在我能理解你。给你两个月时间，使你能充分享受一下你的家庭中的新角色，体验一下和亲戚们相处的喜悦。然后，我希望你能看得更长远一些，放到莫尔府、莫尔顿及姐妹团聚以外，放到安逸的文明富裕生活和舒适的肉体享乐以外。我希望旺盛的精力重又唤起你内心的不安。”

我看着他，很是吃惊。“圣约翰，”我说，“你这么说我觉得简直就是邪恶。我只想像女王一样心满意足，而你却总是搅得我心烦意乱！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只想让你利用上帝赐给你的才能而有所收获，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叫人向他诉说一切。简，我要密切关注着你，这是我要先告诉你的。你不要过分热衷于庸俗的家庭乐趣。对尘世不要恋恋不忘，而要把精力和热忱用于更适合你的事业，千万别把精力浪费在平淡短暂的琐事上。听见了吗，简？”

“听见了，你好像在对我说希腊语。我想我已经有了令我快乐的、适合我的事业，我要快乐！再见！”

在莫尔府我的确很快乐，我拼命地干活，汉娜和我一样。她看见我在乱七八糟的房子里忙来忙去，而且还那么快乐——又刷、又扫、又洗、又烧。又经过一两天更糟的混乱之后，最终在这一片杂乱无章中渐渐地现出了模样来，真是令人高兴。我事前去了一趟S市，买了几件新家具。表哥表姐已委托我全权办理，随心所欲，为此还提供了一笔专款。我不想改变起居室和卧室原有的模样。我知道保持这些老式桌椅、床，比起时髦的新家具更会令黛安娜和玛丽感到亲切、欢喜。不过，略微改变一下还是必

要的。我买来新的漂亮窗帘和地毯，将精心选好的瓷、铜古董摆上，又将买来的新的罩布、镜子、梳妆盒换上，一切摆放有序，叫人看上去既新鲜又不扎眼，我将备用的客厅和起居室用老桃花芯木家具和紫红色窗帘椅套装饰一番，再在过道上挂上油画、楼梯上铺上地毯等等。一切整理完毕后，莫尔府从内部看可称得上是明亮、质朴、舒适的典范，然而就其外部而言，它却是冬日里荒芜及沼泽地中凄凉的样本。

星期四，不平凡的一天终于来了。他们大概要在天黑时才能到家。天快黑时，楼上楼下炉火都烧起来，厨房中一切就绪。汉娜和我穿戴一新，一切准备就绪。

第一个到家的是圣约翰。我要求他要等一切收拾好后才能回来。事实上，如果他想想这满屋又脏又乱的情景，那一定会吓跑他。看到我在厨房里正察看茶点糕点烤制的程度，他便朝炉子跟前靠过来，问道：“干这些脏活，你这下可以满足了吧？”我避而不答，而是请他来看看这段日子以来我的劳动成果。我费了很大劲才使他耐心地在房里转了个圈。而他也只是打开门朝里望望，楼上楼下转圈时也不过说几句诸如“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让房子变化这么大，你一定受累不少”等等；至于住所改观后的面貌，他却未表现出多大的热情。

他沉默不言的样子令我很扫兴。我猜想也许目前的变化打乱了他对往昔美好的回忆吧，我略带几分沮丧的语气问他是不是这样。

“不，完全相反，看得出你小心地顾及到了每一个联想。其实，我不过是想你在这方面花费如此多的心思是不值得的。比如说，你花了多长时间来考虑这房间的布置？顺便问一句，这本书在哪儿？你能告诉我吗？”

我指着书架上的那本书，他取下来，退到了他喜欢待的那个窗口凹处，看了起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哦，读者，我不喜欢他这种样子。圣约翰是个好人，但我已感到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个冷酷无情的人。生活本身对他没有任何吸引力，生活中的舒适宁静也不会使他动心。他只是为追求而活着，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当然他的追求是美好而伟大的。可他的追求永无止息，而且他还不赞成他身边的人可以去休息享受。望着他高高的额头，苍白如石膏般天然俊美的脸——刹时我想到，他不会成为一个好丈夫，他的妻子也一定会吃苦头。我像是突然受了启示似的，弄懂了他对奥立佛小姐的爱是什么性质，那只是一种精神之爱，我同意这是他的心里话。我理解了当这种爱在他身上产生强烈反映时他是怎么贬低自己，并且一心想扼杀它，摧毁它，他不相信这爱会给他和她带来幸福。我懂了，大自然用一种材料雕琢出她的英雄，基督教或异教的英雄，雕凿出她的立法家、政治家及胜利者，而他正是用这样的材料造就的。你可以把他当作干大事、能寄以重任的坚强堡垒，然而在家中的火炉边，他却一脸冰霜，像块木头，既乏味又碍事。

“这间客厅对他是不合适的，”我想，“也许到喜马拉雅山、南非丛林或瘟疫成灾的几内亚海岸去对他更合适，避开家庭生活会更好些。在这儿，他的才能会被扼制，无法施展，而只有在险恶的需要勇气去奋斗的地方，只有在需要考验、表现个人才能，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的地方，他才会大喊、去行动，最终成为领导者、带头人。而在家里、在这温暖的火炉边，一个快活的孩子也会比他有意思。传教士职业对他最合适了，我现在才知道他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来了！她们回来了！”汉娜敞开客厅门大声嚷道，老卡洛此时也兴奋地汪汪叫起来。我奔了出去，天已黑下来，但可清楚听到车轮朝这边驶来的声音。汉娜急忙点起提灯。车子已到门前，车夫打开门。熟悉的身影从车中闪出，接着又是一个。我将脸凑到她们的帽子下，先吻了玛丽柔软的面颊，又触到了黛安娜的卷

发。接着她们又都吻了我和汉娜，拍拍兴奋的老卡洛，向大家一一问好后便急冲冲地进了屋。

从惠特克劳斯坐车回来，漫长的旅途颠簸，又加上夜晚刺骨的寒风，早已让她们浑身冰凉，一看到可爱的火炉，她们原本就欢愉的面容更加可爱了。车夫和汉娜将行李拿进来，此刻她们想起了圣约翰，便问起他。当 he 从客厅里走出来时，她俩双双奔过去拥抱他。他平静地吻了她们，又低声说了几句欢迎的话，然后站着跟她们说一些话。最后他说，他相信她们很快也会到客厅里去的，便像逃避般地退回客厅。

我点好了蜡烛，准备带她们上楼，可黛安娜非要嘱咐汉娜好好招待车夫，才双双跟我上楼。当看到重新布置和装饰过的房间，她们高兴极了，对新换的窗帘、地毯以及色彩艳丽的瓷花瓶交口称赞。我也为我所做的一切能博得她们的赞赏而欣慰。

那一晚真是快乐极了。两个表姐异常兴奋、喜悦，口若悬河地述说和谈论着。欢快的谈话忘记了圣约翰的沉默，能见到妹妹们 he 从心里感到高兴，可他却没办法与她们热情洋溢、欢乐喜庆的心境共鸣。这天黛安娜、玛丽回来 he 很高兴，可相伴而来的喧闹气氛却使他厌倦，看得出他在期盼着宁静的明天早点到来。晚上当欢乐达到顶峰时，汉娜走过来说：“有个穷孩子来得真不是时候，他想请里弗斯先生过去看看他母亲，她快不行了。”

“他家在哪儿？汉娜。”

“在惠特克劳斯山顶上，差不多有四英里路，而且路上到处都是荒芜和沼泽。”

“告诉他我马上去。”

“说真的，先生，你最好别去，天黑后这段路很不安全，泥塘上那段更没法走。再说今晚又这么冷，风这么刺人，你还是叫那孩子带个话回去，先生，就说你明天去。”

但他已来到了过道上，披上披风，一句话没说就走了，这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刚好九点钟。一直到半夜他才回来，冷得直打颤，但看上去他感觉很好。他尽了一份责任，作了一次努力，他为自己能克己做事而感到满意。

也许接下来的整个星期他都会不耐烦。这一周是庆祝圣诞节，什么正事也不用去干了，我们尽情地玩乐着。荒原的空气，家里的自由，兴旺发达的开始，好像给黛安娜和玛丽注入了能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一天到晚，她们都眉飞色舞，说说笑笑。机智的谈话，精辟、新颖独到的见解，我听得津津有味，间或插几句，或者什么事也不想干。圣约翰虽然对这些未加干涉，但却远远地避开。他很少呆在家里，教区很大，住户不集中，他每天都有事做，到各区去看病人、穷人。

一天，吃过早饭，黛安娜略作沉思后问道，“圣约翰，你没改变计划吧？”

“没有，绝对没有。”他说。后来他又告诉我们，他已决定明年离开英国。

“可罗莎蒙德·奥立佛呢？”玛丽言出无意，话一出口她后悔地做个手势像是要收回来。圣约翰手拿书本，他正吃着饭——这是他的习惯，他合上书，抬起头来。

“罗莎蒙德·奥立佛，”他说，“她要嫁给格兰先生了，是弗雷德里克·格兰比爵士的孙子和继承人。在斯市住，社会关系好，本人又很受尊重。昨天我从她父亲那里知道的。”

两个妹妹相对而视，又转向我，我们三人一起看着他。而他却异常平静，显得无动于衷。

“这门婚事定得这么仓促，他俩一定认识得不会太久的，”黛安娜说。

“才两个月，是在十月份斯市举办的舞会上认识的。从各方面看，他们的结合应该可以算得上完美、如意，这件婚事便不会拖得太久。老弗雷德里克爵士送他们一栋府第，一旦装修好，他

们便成亲住进去。”

这次谈话后，第一次发现圣约翰一人呆着时，我便忍不住要去问他会不会为此事而难过，可他看上去却没有需要人同情之处，那表情令我不敢多问一句，而且一想起从前的种种冒失行为，不免有些羞怯。现在我不大愿意与他说话了，他的沉默不语如冰雪覆盖了一切，也将我的坦率给封闭起来。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并没有把我当成他的妹妹，而是常在我与他妹妹间作些细微而又令人心寒的区别。他这样待我，令我无法与他建立起一种真挚的亲情来。总之，他现在把我当亲戚看，与他住在一块儿，但却让我感到我与他之间的距离比他视我为乡村女教师时还要大得多。一想起从前在他那儿曾得到过的许多知心话，我便无法理解如今他为什么会对我如此冷若冰霜。

在这种心态下，当他猛地从俯身的书桌上抬起头对我讲话时，我不免吃了一惊。他说：

“你看，简，仗打过了，我赢了。”

听了他的话，我很吃惊，没作声，犹豫一下，说道：

“你能肯定，你和那些付出太多代价的胜利者不一样？再打一次也不会毁了你？”

“当然不同了。即使一样，也没什么，决不会再有这样的仗让你去打了。冲突的结局是决定性的，我面前的道路扫清了，为此要感谢上帝！”说完他又埋下头重新陷入沉思。

当欢乐渐趋平淡之后，我们又恢复了以往起居、学习的习惯。圣约翰呆在家里的时间多起来。他与我们同坐在一间屋里，一坐就是几小时。玛丽在画画，黛安娜则继续攻读百科全书（这些令我又敬畏又惊奇），我在认真学德语。他在努力探索一种神秘学问，一种东方语言，要实现自己的计划，他觉得他必须掌握它。

大伙各忙各的，他安静而专注地坐在角落里，然而蓝蓝的眼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睛不时离开书本。转来转去，偶尔盯着我们——他的这群同学身上，好像要看出点什么。一旦触到谁的眼光，他马上回避开。没一会儿，他重新又回到我们身上，对此我很不理解，更让我搞不懂的是他会为一件小事——我每星期去一次莫尔顿学校，他每次都显得非常满意。令我纳闷的是，每当天气恶劣，下雨雪或刮大风时，表姐们都不让我去，唯有他嘲讽她们，并且鼓励我不畏恶劣的天气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简可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懦弱，”他说，“她能经得起风吹雨打的，不比我们差。她体质强壮，适应能力强，比起许多更强壮的人来，她也许更能适应天气的变化。”

我有时也会感到疲倦，并且被风雨吹打得够呛，但我却不敢抱怨一声，我知道那样会令他不快。无论在什么时候，我都要表现得坚强，他就会满意，反之他会格外恼怒。

可是有一天我破例被允许呆在家里，因为我感冒了。他的两个妹妹替我去了莫尔顿。我坐在那儿读着席勒的诗，他则研究那些难懂的东方文字。当我翻译完准备做练习时，无意间看了他一眼，才发现原来他一直在注视我。我不知道他这样观察了我多长时间，只觉得他的目光锐利而冷漠，以致迷茫间我似乎感到自己像是与迷信中的怪物坐在一块儿。

“简，你在干什么？”

“我在学德语。”

“我希望你放弃德语，先学学印度斯坦语。”

“你在开玩笑吧？”

“不是开玩笑的，并且要你必须这么做。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要学它。”

接下来他耐心地讲解着，印度斯坦语是他现在正研读的语言。一旦学深了，那么前面所学的浅易的就有可能忘掉，所以他要教个学生，这能使他一遍遍复习以前的基础知识，并能牢牢记

住，这对他将是莫大的帮助，选来选去，他终于选中了我。这是因为我比她们更有耐心坐下来去做一件事。这个忙我愿意帮吗？或许我不会因为他牺牲太多的时间，因为还有三个月他就要离我们远去啦！

圣约翰不是一个轻易可以拒绝的人。让人觉得，任何人在他脑中有一点印象，无论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他都会深深牢记在心中，并且永不会忘记。我答应了他。黛安娜和玛丽回来时，发现自己的同学已成了哥哥的弟子时都笑了。她们都说要是她们决不会对哥哥妥协的。他也平静地说：

“我很清楚你们不会。”

我发现他是一个很有耐心、很有自制力，又十分严格的老师。他对我要求太严格，每每达到他的要求，他便会按他自己的方式加以赞赏。不知不觉地，我开始觉得出他的影响了，他的赞扬与关注比其冷漠更约束人，我已失去了自由思维的能力。只要他坐在我身边，我便不会自由地说笑，因为有一种无法摆脱又十分厌烦的本能告诉我，无拘无束（至少对我）会令他不快。我知道他喜欢严肃认真、一本正经的行为，在他面前我不能想别的事或做点别的事。我感到自己正受控于一种冰冷的魔力之下，他说“去”，我就去；他说“来”，我就来；他又说“做这个”，我便去做，完全失去自我。但我从心里讨厌被人使唤。许多次我希望他能忘掉我，像以往一样。

有天晚上临睡前，我们三人转站在他跟前，向他道晚安。像往常一样，他吻两个妹妹，同时又将手伸给我。黛安娜心血来潮，想开个玩笑（她个性强，与圣约翰完全不一样，她决不会受他控制），说道：

“圣约翰，你不是常叫简三妹吗？可你并没把她当三妹看呢，你也该去吻她的。”

我被她推到他面前。我想黛安娜真讨厌，这叫我多难受。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当我思想和情绪不自主跳跃的时候，圣约翰俯身下来，将他那希腊式的脸对着我，敏锐的双眼看着我，吻了我一下。天下决没有一个吻会像冰、像大理石那样冷那样硬，如果有，那么便只有表哥会这样。然而或许世上有种实验性的吻，他便属于实验性的。他吻后想看看结果，结果一点也不惊人，我料到自己面不改色心不跳，不过脸色却有些苍白，他的吻就像镣铐上的封铅。此后，晚安这一礼仪便成为惯例，我也默默地接受了，这反而令他觉得有些魅力了。

至于我，每天都在加倍地讨好他，这么做已令我失去了一半天性，抹杀了自己的才能，它迫使我不得不重新去培养自己的兴趣，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研究。他要把我训练成他所期望的高度，而这是我远远达不到的。为达到他的高标准，我每时每刻都在受煎熬。这是无法办到的事，就像要把我不端正的五官塑造成他那古典风格，还要把我的绿眼睛变成他的蓝眼睛一样。

而目前，控制我的不仅仅是他。最近几天，我常常陷入迷茫之中。有个害人的恶魔占据了我的心，它要彻底夺走我的幸福——这便是忧心忡忡。

读者，你可能会认为我已忘掉了罗切斯特先生，因为我的环境和命运的变化。不，我一刻也没有忘记。对他的思念，决不是阳光所能驱散的雾气、暴风雨能冲掉的画在沙滩上的人像；它像刻在大理石上的名字一样持久绵长。渴望知道他的情况的想法时刻伴随着我。在莫尔顿的每个晚上，一回到小屋便想起他，如今在莫尔府，每晚临睡前我都会忧心思念。

为遗产之事，得经常给布里格斯先生写信，信中向他打听罗切斯特先生眼下的境况。然而正如圣约翰预料的那样，他对罗切斯特先生的情况一无所知。此后我又向费尔法克斯太太询问，想打听些消息。我满以为能达到目的，从她那儿能探知些什么。已过去两星期了仍毫无消息，这使我非常吃惊，又过两个月，天天

盼邮车，而它带给我的只是失望，我陷入了万分痛苦、烦恼之中。

由于第一封信的遗失，我又写了一封信。新的信发出又燃起我新的希望，像前一次那样，心中期盼几个星期，而后又同前次一样心灰意冷，连一个字、一行字也未收到。半年时间中我就这么在苦盼、失望中渡过了。我终于绝望了。

夏季来临了。春光明媚，而我却感受不到。黛安娜看我气色不好，便想办法让我快乐些，并说愿意陪我去海滨。而圣约翰不同意，他说我需要的不是游乐而是一份正式工作，现在的我生活漫无目的，需要树立目标。这样或许是为了作些弥补，他又加开了我的印度斯坦语课程，并且对我更加严格。而我却像个木头似的，从没想过要反抗他，而且我也没办法反抗他。

一天，我无精打采地坐到桌边，这是由于我过度失望造成的。今天一早汉娜告诉我有一封信。想到我盼望已久的消息终于有了消息，我急忙去取，结果那只是一张布里格斯先生汇来的有关财产事务的无关紧要的便条。这当头的一盆冷水令我痛苦地哭了。现在当我面对眼前这难懂的印度文字，热泪竟又止不住了。

圣约翰叫我朗读课文。我虽做了努力，但就是发不出声，哽咽地呜呜哭起来。那时客厅里只有我们俩人。黛安娜在练钢琴，玛丽在园中侍弄花木。这天是五月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万里无云。而我的同伴对我激动的情绪一点不惊讶，也不问原因，只说道：

“过几分钟，等你平静了再念，简。”我赶忙将感情收回，他平静而耐心地靠在书桌上，就像医生观察病人疾病中一种意料之中又完全可以理解的危机似的。我强忍泪水，止住啜泣，含糊地掩饰说，自己今天早上不舒服，而后又开始上课，直到上完。圣约翰将书收好，锁上书桌，对我说：

“简，现在我要你陪我去散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去叫黛安娜和玛丽。”

“不，我只要一个人陪我去，你赶紧去穿好衣服，从厨房的门出来，沿着通往幽谷尽头的那条路走，我马上就到。”

我不知道有什么折衷方案。在同与我性格完全相反又十分严酷的人交往中，除了绝对服从便是坚决反抗，而从不知道有什么折衷办法可以解决。我总是忠实地服从，直到坚决反抗那一瞬，有时会像火山爆发般猛烈。目前情况既没有要我反抗的理由，也没心情去反抗，我便只有小心服从圣约翰的意愿。十分钟后，我和他肩并肩走在了那条寂静的小径上。

微风从西边吹来，带着石楠和灯芯草的芳香吹过。碧空万里无云，几场春雨使小溪水涨起，沿山谷奔腾而下，碧波清澈，撒下道道金光。往前走，离开小径，踏上柔软的草地，那如苔藓般细嫩、翡翠般碧绿的草地上夹杂着朵朵白色小花，到处闪烁着星星点点的黄花。不知不觉中我们来到了群山中心，幽谷的尽头。

“我们在这儿坐会儿吧。”圣约翰说。此时我们正在一片岩石的边缘处，这里是个关隘要地。岩石那边，是奔腾直下的瀑布，再往里便是光秃秃的高耸入云的山峰，只有石楠作衣裳，岩石作装饰了。那里，荒野变成了荒蛮之地；生机盎然掉换成严峻郁闷；孤独仅存的希望受着护卫，宁静的隐避所藏在里头。

我在圣约翰旁边坐下。面对眼前的隘口，身后的山谷，他的目光随溪流远望，又收回仰视碧空万里的天边。他摘下帽子，任微风吹着他的头发，轻吻他的额头，好像在与这里常住的守护神交谈，用目光向什么告别。

“我会再见到它的，”他高声喊道，“我会在梦中，在恒河边，在更遥远的地方，在另一条更阴沉的河流边，当我又一次熟睡时，我会再见到它。”

奇怪的爱，奇怪的语言！这就是一个奇怪爱国者对祖国独有的感情！他坐了下来，有半个小时一言不发。又过了一段时间，

他开口道：

“简，六星期后我要离开这儿了。我已订好‘东印度人号’舱位，启航时间为6月20日。”

“上帝会保佑你，因为你在为他而工作。”我答道。

“是的，”他说，“那里有我的荣耀和欢乐。我在给一个从不犯错误的主人作奴仆。我不是受某人指引才出去的，我不会受同类不健全法规的左右。我的皇上、我的立法人、我的领袖是完美无缺的。我感到难于理解的是我周围的人为什么不愿意站到这面旗帜下，投身到这项事业之中。”

“并不是人人都像你一样有能力，弱者和强者不可能并肩前进，否则太愚蠢。”

“我不会同弱者说话，也不想他们，我只会和配得上且有能力干这项工作的人说话。”

“这种人毕竟太少了，而且不容易发现。”

“是的。一旦发现，就应该鼓励他们，督促和规劝他们去努力，让他们看到自身的才能，让他们明白上帝为什么赐给他们这些才能，并将上帝的旨意告诉他们，在选民中给他们应有的位置。”

“假若他们真有此资格的话，他们的心早就会让他清楚的。”

我感到好像有一种可怕的魔力正在我周围和上空形成、扩大，我心惊肉跳，我想他会说出什么致命的话来固定这个魔力。

“那你的心怎么说呢？”圣约翰问。

“我的心不会说，它不会说话。”我回答道，担心他一语道破我担忧的事。

“那我只好替它说了，”低沉而无情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简，跟我一块儿走，去印度，我要你做我的妻子和助手陪我一同去。”

我仿佛觉得大地旋转，幻觉中好像上帝在召唤我，仿佛有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像马其顿的使者向我宣布：“请过来帮帮我们！”而我不是教徒，用肉眼看不到先驱者，也无法接受他的呼唤。

“哦，圣约翰！”我惊呼，“请你发发慈悲！”

然而我面前的这个人，在执行他所信奉的职责时，是没慈悲和同情可讲的。他又说道：

“上帝和大自然有意让你做传教士的妻子。他们赐给你精神的天赋而不是肉体的。你只是为工作而不是因为爱情而造就的，你必须而且应该挑起传教士的妻子这个担子。你属于我，我要你，只为替我主工作，而决不是为了享乐。”

“这角色不适合我，我没这方面才能。”我说。

他早已知道我会如此，所以他一点不生气，他双臂抱在胸前，背对岩石，不露声色，看得出他已做好准备来对付任何反抗，他会耐心地坚持立场直至最后结局，然而，他一旦下了决心便会最终获胜。

“谦卑，简”，他说，“基督教美德的基础。你说得对，这工作不适合你。那么谁适合呢？曾受到召唤的人，又有谁相信自己配受召唤呢？就像我，只不过是一粒尘埃而已，在圣保罗面前，我是最大的罪人，然而我不让这种自卑情绪影响我，使我心灰意冷。我知道我的主强大而公正，他既然选中一件脆弱的工具去完成使命，那他肯定会从自己的宝藏中取出一些来补偿，使之最终完成使命。像我这样，简，相信你自己。我要你依靠的是一块永久性岩石，它会为你承担人类的不足。”

“我不太清楚传教士的生活，而且从未研究过他的工作。”

“至于这方面，我虽很卑微，但一定会给你一些你所需要的帮助。我会时刻在你身边，为你布置好每一小时的工作，努力帮你。开始我可以这么做，但不久（我清楚你的能力）你就会像我一样坚强、一样适应了，也就不再需要我的帮助了。

“可我觉得自己没这个能力，我的能力在哪？刚才你对我说

的时候，我心里没有任何反应，内心也没有一丝豁然开朗的感觉，生命活动没有加速，没什么可鼓励和劝说我的。哦，希望你能明白，我的心灵好像昏暗无光的地牢，只有畏缩和恐惧，你千万别硬劝我去做我难以胜任的事。”

“我现在要回答你，听着，从第一次我们相遇以来，我就注意你了。到现在为止，我已观察研究你十个月了。这期间我对你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考验。我看到了什么？有什么传神论？在乡村学校里，你可以正直而认真地做好不适合你兴趣的工作。你能约束自己，又能赢得人心。当你知道自己突然富有时，心如止水，这使我看到了一个纯洁的心灵，与底马（《圣经》中贪恋尘世生活的典型）相反，钱财对你不起作用。你心甘情愿地将财产分成四份，自己只留一份以表示公正，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以牺牲自己帮助别人为荣的灵魂。你顺从地按我的旨意，放弃了你所喜欢的课程，而为了我而改学另一门课程，并且始终如一、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你用自己的韧性和努力来克服种种困难，这便是我在寻找的品质。简，你温顺、勤勉、无私、诚实、坚贞、勇敢、有教养又富有牺牲精神。别不相信自己，我完全相信你。你可以作为一个印度学校的女管理员、女助手，对我而言，你的帮助是无法估价的。”

我的周身仿佛被铁的裹尸布缠得很紧，他在一步步说服我。虽然我视而不见，然而他最后说的那些话却把原被我堵塞不通的路给打开了。我原本搞不清楚当初他要我做工作的目的，现在随着他细细道来，渐渐清晰、明确起来。他在等着我作出答复。我要他给我 15 分钟考虑时间，然后我会无所顾忌地答复他。

“我很乐意。”他答道。他站了起来沿小路走出几步，在石楠地上的一个凸起的小坡上躺下，一动不动。

“他要求的事我能做到，我承认，”我暗想，“就是说，假如能促使生命，我会做传教士的妻子的。但是我担心自己的身体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受不住印度严酷的烈日。那时候该怎么办？对于我的死活他不会在乎的，当我的生命即将完结时，他会平静而神圣地将我交给创造出我的上帝。我非常清楚我面对的是什么。离开英国，我只是离开了一个心爱而又空旷的土地，罗切斯特先生不在这儿，即使他在这里，又能怎样呢？没有他，我依旧可以生活下去。一天天地混日子，似乎期望环境会发生变化，使我与他能重新团聚，看我如今是多么荒唐而软弱。当然（正如圣约翰曾讲过的），我得寻找一个能代替这个兴趣的。他建议给我的这份工作，正是人所能接纳和上帝指派的最光荣的工作。这一崇高的动机和后果不是最适合像我这样被剥夺了爱，又被打破希望所留下来的一片空虚吗？我想我只能说‘行’，但我却忍不住要发抖。唉！如果我追随圣约翰左右，我会丧失一半自我。如果我真的去了印度，那就是自寻死路。从英国到印度再从印度到坟墓，这期间我该怎样度过呢？哦，我早已看得明明白白，一切都了如指掌。为赢得圣约翰的欢心，我会累得腰酸背疼，我会令他满意的，我会满足他所希望的最关键的中心内容和最细致的外围琐事。如果我真的按他安排的那样作出牺牲。我就得做好一切，我要献出全部——我的心及五脏六腑。他永远都不会爱我，而只有赞赏。那时我会使出前所未有的精力和智慧，是的，我能和他一样埋头苦干而毫无怨言。”

“那么，我可以答应他了。只是有一点，可怕的一点，就是他要我作他的伴侣，而他所能给我的心，还不如对面山溪中的那块打皱的巨石，也不过就像士兵爱护自己的枪支武器一样。嫁给他，我会伤心一辈子，哪怕只是按他的计划去完成结婚仪式，我都受不了。我能心安理得、毫不介意他精神不悦而去接受他的新婚戒指，忍受爱的形式吗？我能忍受他仅是为了原则而表现出他的亲热吗？不，这太荒唐了，我无法接受。假若作为妹妹我可以陪他去，而决不是妻子，我必须向他声明这一点。”

我朝土坡望去，他仍像根柱子似的躺在那儿，一动不动。他把脸转向我，双目锐利而警觉，他一跃而起，向我走来。

“如果你让我以自由人的身份去的话，我会随时都可以去。”

“你应该再解释一下，”他说，“不太明确。”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把你当义兄，而我是你的义妹，让我们维持这种关系而不要结婚。”

他摇头说：“在这种情况下，义兄妹关系是行不通的。如果你真是我的妹妹，情况就不一样了。我就不会再找妻子，只是带上你一块儿走就行了。然而现在，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结合关系，只有婚姻才能固定它、神圣它，否则是行不通的，其他任何方法都会被现实阻塞的。简，你不清楚这一点吗？再想想，你坚强的理智会指引你的。”

我反复考虑后，发现我跟刚才没什么不一样，事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并不相爱，所以不该结婚。“圣约翰，”我对他说，“你只能是我哥哥，我只是你妹妹。我们只有这样相处下去。”

“不能，我们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他急促而严厉地答道：“这不可能。你答应过我，愿意陪我一块儿去印度。别忘了，这可是你说的。”

“我说的时候是有条件的。”

“是，是。只是重要的一点——愿意和我一块儿离开英国，做我的助手帮我一起去完成未来的工作，对吧？你已将手放在犁头上，要说到做到，不可临阵脱逃。并且你要牢记住应该只有一个目标——怎样将你的复杂兴趣、情感、信念、愿望目标以及你所有的思想活动都汇集到一个目标——有主动权、充满信心地去完成主的使命。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的是一个助手而不是哥哥，不能是兄妹关系，而应该是丈夫；而我也同样不需要妹妹，如果是妹妹，迟早有一天你会从我身边走掉的。我要的是妻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唯一的伴侣，我能影响她，直到死她都完完全全属于我。”

他的话使我浑身颤抖，好像他的意念已钻进我的骨髓，抓住了我的四肢。

“圣约翰，你可以该找一个比我更好，更适合你的人。”

“找一个适合我工作目的的人，也就是说，要适合我的职业。我再说一遍，我并不是以渺小的个人愿望——以一个男人自私的愿望要求结婚的，我是因为传教士的需要而结婚的。”

“我愿将自己的全部的力量都献给传教士，而我不能将自身送给他，那只是加在果仁外面的果皮果壳而已，他并不需要这些，还是留给我自己吧。”

“你不能、也不该这么说。献半个祭品你以为会让上帝满足吗？残缺不全的献礼他不会接受。我拥护的是上帝的事业。我是在他的旗帜下才召你入伍的。我不能代表上帝接受你的半心半意，你必须是全心全意的。”

“哦，我想把心献给上帝，而你不需要它。”我说。

读者啊，我说这话时的语气和流露的情感肯定带有讥讽的意味。此前，我一直敬畏圣约翰，那时我还不了解他，捉摸不透他。他身上究竟有几分圣贤？我捉摸不透，现在一切都明白了，我看到了他的本性、他的缺陷，同时我可以理解这缺陷。坐在石楠地的边上，面对眼前这个英俊的身影，我明白了，我身边坐着的这位和我一样会犯错误。掩饰在他脸上的无情而专制的面纱被揭下。发现他这些品性，我才认识到他并非十全十美，这倒增加了我的勇气。我是同一个与我平等的人——一个我可以与之争辩，如果我认为合适，可以与之反抗的人在一起。

当我说完最后一句话后，他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我大胆地看了他一眼。他正盯着我，表情严厉、逼人，好像说：“她在讽刺、挖苦我吗？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别忘了，我们是在做一件严肃的事，”一会儿他又说，“这

件事哪怕只是轻率地想、说都是有罪的。我相信你说的，简，愿把心献给上帝，这个正是我需要的。一旦将你的心从身上分离出去，将它固定在造物主的身上，使造物主的精神王国在地球上宏扬起来，那么这也将成为你的主要兴趣和目标，你不会为此而随时去做任何事。而我俩的结合也会让你看到我们的努力会产生动力，并且也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两人的客观命运同主观设计达到一致。你一旦摆脱了感情上的反复无常，战胜障碍和脆弱——不要只看到个人的爱好、类型、力量和温情等等性格方面因素，那你就会立刻同意与我结合。”

“会吗？”我反问自己。看着他的脸，那么匀称而美丽的脸，但也免不了有些过于呆板、严肃，甚至有些可怕；他的额头，威严而不舒展；他的眼睛，明亮、深沉、敏锐，但不温柔，再看他那堂堂仪表，修长挺拔，我能做他的妻子吗？哦，绝对不可能！假若只作副牧师、同伴倒还行，那样我和他可以远渡重洋去从事那一事业。头顶东方烈日，和他一起在亚洲沙漠中辛勤工作，崇拜他、效仿他的勇气、真诚和过人的精力；默默地服从他；对他的野心宽容地报以微笑；努力去区分他身上基督徒和普通人的双重特征，尊敬前者，谅解后者。很明显，这样我会经常吃苦，我的身体会受束缚，然而我的心灵却是自由的。寂寞时，我还可以求助于我的自我，与我自由的内心进行感情交流。我还有些只属于我自己的不需隐蔽的角落，那儿思想感情丰富而健全，不会被摧残，践踏。而一旦做了他的妻子——时时陪伴在他身边，受他的限制、阻拦，被迫压制自己的天性，只得在内心燃烧而不敢外露，以至最后禁锢之火将烧光五脏六腑，我会忍受不了的。

“圣约翰！”想到这里，我说道。

“怎么样？”他冷冷答道。

“我重申一遍：我只会作为同事答应陪你一块儿去，但不是妻子，我不会与你结婚，成为你的一部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必须成为我的一部分，”他不容置疑地回答，要不然，整个事都泡汤了。我还不到 30 岁，怎么可能带一个 19 岁的姑娘去印度？除非她是我的妻子。假若我们不是夫妇，又怎么能生活在一起，时而我们独处，时而又要到原始部落。”

“太好啦！”我简单答道，“假若那种情况，你完全可以把我当成是你妹妹，或是一个和你一样的男人，一个牧师。”

“问题在于你并不是我妹妹，大家都很清楚，我也不能这么将你介绍给大家，如果这么做，只能伤害我们。就算你的头脑是男人，而你的心却是十足的女人，这样是不行的。”

“行得通，”我面带讥讽，“完全行得通。我的心虽然是女人心，而它却用在和你无关的地方。我对你只有同伴的忠诚，好像同一队伍中士兵间那种坦率、忠实和友爱，如果你不反对，我会像个新教士尊敬和服从她的导师一样对待你，就这样，请你放心。”

“我需要这些，”他喃喃地说，“这正是我需要的。而要实现这些必须扫除障碍。嫁给我，简，你不会后悔的，请相信我。我们只能结婚，我再说一遍，此外我们别无选择。一旦结婚会有足够的爱，甚至那时你还会认为我们的结合是对的。”

“你真让我瞧不起，”我大叫道，起身背靠岩石，站在他面前。“我蔑视你，你的感情不真实，是的，圣约翰，你所说的爱情观，让我瞧不起你。”

他双唇紧闭，一动不动看着我。是愤怒？还是吃惊？我说不清，因为他在尽力克制自己。

“没想到你会这样说话，”他说，“我并不认为自己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而令你瞧不起。”

他平静温和的语气让我感动，我又一次被他那崇高坦然的神态所震慑。

“圣约翰，对不起。不过，是你引我说出这些冒失的话的。

你所提的事，我俩很难达成一致看法，我们不要再争论下去了，一触及爱情字眼，我们就会有分歧。假如能实际一点儿，亲爱的表哥，放弃你结婚的打算，忘掉它吧。”

“不，”他说，“我已想了好久，要达到我的最后目标，我全靠这个计划了，只是我现在不能强迫你。明天我去剑桥，那儿有许多朋友，我去向他们告别，两星期后回来。好好利用这段时间认真考虑一下，请记住，如果你拒绝我，那便是拒绝上帝。上帝让我为你开辟一条光明之路，而你只有成为我的妻子，才会走上这条路。假若你拒绝成为我的妻子，那你只能生活在自私安逸而又默默无闻、一事无成的小径上。那么这样，你很可能会变成抛弃信仰的人们中的一员，这会比不信教的人更惨。”

说完，他走了，头也不回。他又一次看看群山，看看流水。

他又一次将感情锁在心里，他不会再说什么给我听了。我与他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的冷峻让我悟出了他对我的全部心情：他原以为以他的苛刻、专制个性完全可以说服我，让我顺从他，可没想到会碰钉子，对此他深感失望。他很不满意别人不同意他固执、冷酷的想法、观点。一句话，作为一名普通人，他指望我会服从他，他宽容我的顽固，给我这么长时间考虑和忏悔，只因他是个基督徒。

那天晚上，他吻过两个妹妹后，烦得都不想跟我握手，就走了，一声不响。尽管我不爱他，可对他还是有较深友情的。他有意这么做深深地伤害了我，我泪流不止。

“简，看得出你与圣约翰一定吵嘴了，”黛安娜说，“一定是去荒原散步的时候。快追上去，他现在还在过道上徘徊呢，在等你，你们会和好的。”

这时，我应顾全大局，放下自尊，向他走去。他正在楼梯脚下站着。

“晚安，圣约翰。”我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简，晚安。”他冰冷答道。

“可以握一下手吗？”我又说一句。

他敷衍地触了一下我的手指，那么不屑一顾！白天的事让他耿耿于怀，此刻热情与眼泪对他不起作用。看来和解是不可能的了，就别想得到他的微笑和谅解。他是个耐心而温和的基督教徒，当我问他是否会恨我时，他说他已经没有仇恨的习惯了，他已经没有什么要仇恨的。

他说完就走了，留下背影给我，然而我却更希望他能够把我打倒在地。

第三十五章

他并没有第二天就离家去剑桥，他把去剑桥的时间整整推迟了一个星期。这段时间里，他让我感觉到一种严酷的惩罚，一个善良却苛求、公正而又无情的人对冒犯他的人所做出的惩罚。虽然不是仇视行动，也没有责难的话，但他却使我时时都有一种感觉：我是他所宠爱范围之外的人。

并非圣约翰对我怀有非基督教徒的报复心理，不是说他会伤害我一根头发，虽然他可以那样做。不管是天性，还是道义原则，他都不致于去寻求卑鄙的复仇的喜悦。我所说过的瞧不起他和他的爱情的话，他已经原谅了，可他对那几句话自身的含义记得一清二楚，只要他活着，他就不会忘记它。当他转过头来看我时，我便会从他和我之间的空气中感觉到这句话的存在，不管我说什么，在他听来都有那句话的味道，而他的每一句回答，也总带着那句话的回声。

他并不故意回避同我谈话，和平常一样，他甚至每天早晨叫我到他的书桌前去，然而我害怕他心里那个堕落的人有一种快乐，不是他内心里的基督教徒所能参与承受的，这种快乐就是：在言行表面如常时，却从每一件事和每一句话里抽除关注和赞赏的精神，这种精神以前曾给他的言语和举止一种严肃的魅力，对我来说，他现在已不再是肉体，而是大理石雕像，他的眼睛像冷亮的蓝宝石，他的舌头是说话的工具——如此而已。

这一切对我都是一种折磨，细细的、漫长的折磨。它保持着一种愤怒之火，让人忧伤得要命。它让我烦恼并且压垮了我。我知道，假若我做他的妻子，这个纯洁得如同不见阳光的深泉的好人，不用在我的血管内抽走一滴血，便会把我杀死，而他那水晶似的良心也不会留下一点犯罪的痕迹。在我企图与他和解时，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我的慈悲没有引起他的怜悯。他不为疏远我而痛苦，也没有和解的想法，尽管我多次用泪水打湿我俩共同看着的书页，可对他却毫无作用，他仿佛一副铁石心肠，但同时他对他的妹妹比平常更多了亲切和仁慈，似乎怕仅用冷淡不足使我相信我是怎样被排斥的，还要加上对比的力量一样，但我相信他不是出于恶意，而是为了信念。

他离家的前一天晚上，我碰巧看见他一个人在花园里散步，我看着他，想起他曾救过我的命，虽然现在他对我很疏远，然而他毕竟是我的近亲，一阵冲动使我试图作最后的一次努力，恢复同他的友谊。他靠着小门站着，我走到他跟前，直接了当地说道：

“圣约翰，我很不高兴，因为你还在生我的气，我们和解吧！”

“我希望我们现在还是朋友。”看着初升的月亮，他毫不动情。我走向他的时候，他一直在看着月亮。

“圣约翰，不，我们现在不像以前那样是朋友了，你不知道的。”

“不是吗？这话不对，对我而言，我希望你什么都好，而不希望你不好。”

“我相信，圣约翰，我相信你不会希望任何人不好。但我是你的亲戚，我希望我能比陌生人多得到一点爱。”

“当然，”他说，“你的愿望是合情合理的，而我也没有将你看成是陌生人。”

他这番话语的调非常冷淡、平静，这使我感到屈辱、困惑。如果我让自尊心的愤怒所驱使，马上就会离开他，然而我内心却有比感情更强烈的东西在驱使我，我深深地敬重表现的才能和信念。他的友谊对我十分重要，失去它我会很难受的，我不想过早地放弃。

“难道我们一定要分离吗，圣约翰？在你去印度的时候，你就这样离开我，就没有一句更体贴一些的话吗？”

“我去印度，我要离开你，简，你在说什么？难道你不去印度吗？”

“你说过，假若我不嫁给你，就不能去。”

“你不愿意嫁给我？还坚持那个决定？”

读者啊，你们是否和我一样，知道这种铁石心肠的人提出的冷酷的问题会令人毛骨悚然吗？知道他们的愤怒里有多少山崩、雪啸吗？他们不高兴时又多么像冰海被砸碎？

“不，圣约翰，我坚持我的决定——不嫁给你。”

冰雪在动摇，并向前滑动，但还没崩塌。

“为什么拒绝？我再问一次。”他问我。

“开始时拒绝，是因为你不爱我，现在仍然拒绝，是因为你几乎憎恨我了。假若我嫁给你，你就会杀死我，你现在正在杀我。”

他脸色煞白——白得厉害。

“我会杀死你？我正在杀你？你说了这种不该说的话，凶暴，不真实，这不应是女人说出的话，这流露出一幸的心态。你说出了这样的话，要受到严厉的谴责，是不可饶恕的。然而人的责任是原谅他的同伴，哪怕是无数次地原谅。”

糟糕，本来我希望从他的心中将上次冒犯他的痕迹抹掉，可结果却是在那不易抚平的心灵上，划了一道更深的痕迹。

“你现在更憎恨我了，”我说，“现在已经不可能同你和解了。你会永远把我当成仇人的。”

这句话又伤害了他，而且更糟，因为说到了他的痛处，他那苍白的嘴唇抖动得近乎痉挛。我心里非常难过。

“你完全误解了我的话，”我说，我抓住他的手，“我不想使你伤心或痛苦，真的，我实在不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苦笑着，坚决地把手抽了回去。他停了许多，然后说：“你取消了你的诺言，不想去印度了？”

“不，我愿意去，作为你的助手。”

接下来又是长久的沉默。在这沉默中，我说不清他心里人性和神恩在进行着怎样的搏斗，只看见他的眼中闪耀着奇异的光芒，奇怪的阴影掠过他的脸。终于，他说话了：

“我以前就跟你说明了，你这样年龄的单身女子同我这样的单身男子一同出国，是很荒谬的。我用那样的言辞向你表明，以为会阻止你的想法的，可你又提出来了，我为你感到遗憾。”

我不想让他再说下去。任何责备的话都让我立刻鼓起勇气。“要通情达理，圣约翰，你简直是在胡闹！我假装对我的话感到吃惊，实际上并非如此。以你那高明的头脑，不会那样迟钝或者自负到误会我的意思。我再说一遍，假若你愿意，我可以做你的副牧师，而不是做你的妻子。”

他的脸色越发苍白，但和刚才一样，他又很快控制住了感情。郑重而又平静地说：

“一位女副牧师，但不是我的妻子，这是不合适的。那么，看来你是不能去了。但是，如果你的要求是真诚的，我会趁我在城里的时候，去和一个已婚的牧师谈一谈，他的妻子需要一名助手。你有财产，可以不依靠教会的救济。这样也可以防止你不遵守诺言、抛弃答应加入团体的这种耻辱。”

但是我从未许下过什么正式的诺言，读者所知道的，也没有答应加入过什么团体。这样的情况下，他说出这些话实在太生硬、太独断了。我答道：

“在这件事上我没有不遵守诺言，没有什么不光彩的，我没有抛弃什么。我没有义务非去印度不可，特别是和陌生人同去。我愿意冒险和你同去，那是因为我相信你，崇拜你，而且像妹妹那样爱你。然而我确信，不管同谁去，什么时候去，我是活不长

的。”

“啊，原来你担心自己。”他边说边撇了撇嘴。

“是的，我担心自己，上帝给我生命，并不是让我抛弃它。我现在想，按照你所希望的去做，那简直就是自杀。再说，在我明确决定离开英国之前，我还要明确无误地知道，我留在英国会不会比离开英国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你是什么意思？”

“解释是无用的，但有件事，让我长久以来一直抱着痛苦的疑团，我必须想办法了结，否则我哪里也不去。”

“你所向往的是什么，你所牵挂的是什么，我都知道。你所关怀的情感是不合法的、不神圣的。你早就该把它消灭了，现在提到它，你应该害羞。你是在想罗切斯特先生？”

这是真的，我默认了。

“你想去找罗切斯特先生？”

“我一定要知道他现在的境况。”

“那么，”他说，“我只能在祈祷中想你了，而且真诚地请求上帝，别让你成为一个堕落的人。我原来以为我看出你是上帝的一个选民，然而上帝和人的看法不同，按他的旨意办吧。”

他拉开门走了出去，沿着幽谷信步而去，一会儿就看不见了。

回来时，我看见黛安娜站在窗子前面沉思。黛安娜比我高，她把手放在我的肩上，俯下身看着我的脸。

“简，”她说，“你现在总是脸色苍白，心神不宁。告诉我，你和我哥怎么了？我站在窗口看了你半个小时，你要原谅我的行为，但一直以来我都在胡乱猜想，自己都不知道在想什么。圣约翰是个怪人

她停了一下，我没有说话。一会儿她又接着说：

“我哥哥对你有一种奇怪的看法，这我肯定。他老早就对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特别注意和关心了，他从未这样对待别人。他为什么这样呢？他可能是爱上你了，简，是不是？”

我把她冰凉的手放在我发烫的前额上，说：“不，黛，根本不是。”

“那他为什么一直都用眼睛追随你，为什么常常和你单独在一起，老是要你呆在他身旁呢？我和玛丽都认为，他希望你嫁给他。”

“他是希望——他已经提出要我做他的妻子。”

黛安娜拍起了手。“那我们猜的没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你肯定是愿意嫁给他的，简，对吗？这样，他就会住在英国了。”

“远不是这样，黛安娜。他向我求婚，唯一的念头是要找一个同伴，一块儿去印度工作。”

“什么？他希望你去印度？”

“是的。”

“疯子！”她喊道，“我肯定你在那儿活不过三个月的。你绝不能答应，你没答应吧，简？”

“我拒绝嫁给他。”

“他因此而不高兴了？”她说。

“非常不高兴。我看他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了。不过，我提出作为妹妹陪他去。”

“简，你这样做真是糊涂，想想你的工作，那是无休止的疲劳，强壮的人都会被累垮的，何况你又这样瘦弱。圣约翰，你知道他的，会迫使你做不可能做到的事。同他在一起，即使是在炎热的中午也不准休息。然而不幸的是，我已经感觉到了，他让你做的事，你都会强迫自己去做。我奇怪你竟会有勇气拒绝他的求婚。那么你一定不爱他了，简？”

“不是对丈夫的那种爱。”

“但他是一个漂亮的男人啊！”

“黛，我不漂亮，我们是不相配的。”

“不漂亮！你？一点也不。你十分可爱，性格也很好，不能让加尔各答的骄阳把你活活烤死。”她又一次郑重地求我放弃和她哥哥同去的想法。

“我不得不放弃它。”我说，“因为我刚才又提出给他当副牧师的时候，他却对我的要求感到吃惊。他认为我不嫁给他而同他去是品行不端，似乎我一开始就没有希望他做我哥哥，而且一直以来也是这样看待他的。”

“你凭什么说他不爱你呢，简？”

“你应该听听他对这件事的看法。他一再解释，他一次次地解释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工作，而不是为他自己找一个伴侣。他对我说，我是为工作，而不是为爱情创造的。他这样说是真实的，正确的。但是在我看来，既然我不是为爱情而创造的，毫无疑问，那我也就不是为结婚而创造的。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黛，把自己同一个男人拴在一起，而他又把你看成是一件有用的工具。”

“这简直难于忍受，不合人情，不可能。”

“现在我对他虽然只有妹妹的感情，”我接着说，“但是，假若被迫做了他的妻子，我可以想象，对他可能会产生一种难免的、奇怪的、痛苦的恋爱。他很有才干，他的神情、举止、谈话常常带有一种英雄的威严气质。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命运会变得说不出的不幸。他不需要我的爱，而且我有爱的表示，他也会说这是一种多余，他不需要，对我也不合适。我知道他会这样做的。”

“但……圣约翰是个好人。”黛安娜说。

“他是个善良而伟大的好人，然而他在追求自己伟大的理想时，他忘掉了小人物的情感和要求了。所以，对不重要的人来说，最好还是离开他，要不然，他前进时，会把他们踩死的。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了，我该走了，黛安娜。”我看见他走进花园，便匆忙跑上了楼。

但吃晚饭时，我又不得不再见他。吃饭时他和往常一样镇静。我想他不会同我说话，我还肯定他放弃了结婚的计划。然而以后的事却表明我在这两方面都错了。他和平常一样对我说话，或者用最近的平常态度对我说话：拘谨，礼貌。无疑，他一定又求助了神灵的帮助，压住了我在他心里燃起的怒火。我确信他又原谅我了。

晚祷前的读经，他选了《启示录》第21章。他嘴里读出的圣经，听起来真是令人愉快。他那副嗓子从来没像宣读上帝和神谕时那样又甜润又洪亮。他那朴实高贵的举止从不会这样使人难以忘记。今天晚上，他的嗓音尤其显得庄严，他的态度有种激情的味道。这时候，他就坐在他家人的中间，俯身看着那本巨大的《圣经》，从书页上描述新天地的美景：上帝与人同住，上帝要他们擦去一切泪水，并许诺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哭泣、悲伤和痛苦，旧的世界已经过去了。

他接下去说的话很使我震惊。特别是我从他那微小的、不易觉察的声音的改变中，感觉到他一面说一面把目光移向我的时候。

“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作他的上帝，他要作我的儿子。”他慢慢地念道，一字一顿，“唯有胆怯的、不相信的、可憎的……他们的部分就在燃着的硫磺的火湖里，这便是第二次的死。”

此后，我知道了圣约翰在担心我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了。

一种平静的、沉着的得意，夹杂着一种渴望的热情，在他诵读这章书最后几节经文时表现出来。读的人相信自己的名字已经写在耶稣的生死册上了，他渴望着那个时刻到来，那时他会被容许进入地上国王将自己的荣耀归与的那个城市；那个城市不用日

月的光亮，因为有上帝的荣光来照亮它，而耶稣便是那城里的光。

念完这一章以后的祈祷，他集中了所有的力量，他唤醒了那可怕的激情。他真诚地向上帝祷告，决心作一个征服者。他为中心软的人寻求力量；为迷途的羔羊祈求指引；为那些被世俗的肉体诱感到邪路的人祈求回头是岸。他请求、敦促，要求把那灼人的烙铁从火中拿开。真诚永远是庄严的，一开始，听着他的祈祷，我只是惊奇他的那种热诚；当声调增强时，我却被它感动了，到最后使我敬畏了。他真诚地感觉到了自己目标的伟大与善良，别人听到他这样祈祷后，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祷告结束后，我们都向他道别，他明天很早就要动身。黛安娜和玛丽同他吻别后，走出了房间。我想，她们是受了他的暗示才走的。我伸出手，祝他旅途愉快。

“谢谢你，简，我已说过，两星期后我从剑桥回来，这期间留给你好好考虑一下，假若我听从自尊心，我就不会再多说让你嫁给我的话了。但我只听从我的责任，并且坚定地看着我的目标——为上帝的荣耀，要做一切事情。我的主是长期受苦的，我也要这样，我不能听任你成为遭天罚的人堕入地狱；忏悔吧——下决心吧，还来得及。我们受了吩咐，要在白天工作——主警告我们，‘黑夜到了，就没有人能工作了。’记住那世俗富人的命运是怎样的。上帝给你力量选择那不可能从你那儿拿走的更好的一部分！”

他说到最后一句话时，将手放在了我的头上。他说得温和真诚；他的眼神，也不是那种情人间的眼神，而是牧师召回自己迷路的羔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守护天使看着自己所负责的灵魂的那样的神情。一切有天赋的人，无论他们感情是否丰富，不管他们是狂热者，还是野心家，或是暴君——只要他们是真诚的——他们都有崇高的时刻，此时，他们就能够征服、统治别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对圣约翰感到尊敬——如此强烈的尊敬。它一下子便把我推到了我长期回避的那点上。我不由得要停止同他的斗争了——顺着他的意志的急流，将我冲进他生活的漩涡，把我淹没。我被他紧紧地围困着，就像以前被另一个用不同方法围困一样，这两次我都像傻瓜一样。假若头一次我屈服了，那会是一种原则上的失误；假若这一次屈服了，那便是判断上的错误了。现在从安静的时光流逝中回顾着这两种危急时刻，我才明白这一点的。然而在那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傻瓜。

我木然地站着，接受牧师的触摸。我忘记了自己的拒绝——我克服恐惧了——我的抗争瘫痪了。不可能的事——我和圣约翰结婚的事——即将变成可能的事。一切瞬息万变应接不暇。宗教在召唤——天使在招唤，上帝在命令，生命像书卷一样卷了起来。死亡的门打开着，里面显示着永生，那好像在说，为了那边的平安和幸福，这里的一切都可以立刻牺牲。昏暗的房间里充满了幻想。

“现在你可以决定了吗？”传教士问。那询问的声音十分温柔，他也同样温柔地把我拉到他身边。哦，那份温柔啊！它比暴力要强多少啊！我可以抗拒圣约翰的愤怒，可在他的温柔之下，我却软得像风中的芦苇。可我心里一直都清楚这些，若是我现在屈服了，以后还是有一天会同样要我忏悔以前的反抗。一点庄严的祈祷不能改变他的本性，它只是崇高一些而已。

“我能够决定，”我回答，“只要我肯定，我嫁给你是上帝的旨意，那么我现在就可以嫁给你——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

“我的祈祷有效了！”圣约翰喊道。他的手紧紧地压着我的头，好像已经确定我属于他了。他用胳膊搂住了我，简直像他爱我一样。我和我内心的思想搏斗着，视觉前还有云雾在翻滚。我热烈地、真诚地、深深地渴望，我所做的是正确的。“指示我！指示我道路！”我向上帝祈求。我从未这样激动过，至于以后发

生的事是不是激动的结果，请读者来判断吧。

整所房子寂静无声，我相信除了圣约翰和我之外，所有的人都已进入梦乡。蜡烛渐趋熄灭，屋里满是月光。我的心急速地跳着，我听到了它的跳动声，突然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使它停止了跳动，接着一阵颤栗传到了我的大脑和四肢。这种同电击一样锋锐、奇怪和吓人，它影响我的感官，好像它以前的极度活动都是迟钝而麻木的蠕动，只有现在它们才听到召唤，在强制下觉醒。它们起来期待着，眼睛和耳朵在期待，肌肉在骨头上颤抖着期待。

“你听到什么了？你看到什么了？”圣约翰问。我什么也没看见，但我听见这里有个声音在喊叫——

“简！简！简！”再没有别的了。

“哦，这是什么？”我喘着气。

我还可以问：“它在哪儿？”因为这声音好像不在房内，也不在这所房子里，不在花园。它不是从空气中来的，也不是从地下，也不是从头顶上来的。我听到了它，在什么地方，或从什么地方来，这好像永远也说不清！这是人的声音——是熟悉的，亲爱的，刻骨铭心的声音——是爱德华·费尔法克斯·罗切斯特的声音，是在痛苦与悲伤中发出来的声音，是狂野、凄惨、急近地呼喊出来的声音。

“我来了！”我叫道，“等着我，我来了！”我飞奔到门口，向走廊那边望去，那里一片黑暗；我又跑进了花园，花园里寂然无声。

“你在哪里？”我喊道。

泽谷那边的群山传过来微弱的回声——“你在哪里？”我听着，风在杉树间低低地叹息，只有沼泽地的荒凉和午夜的寂静。

“一边去吧，迷信！”当那阴影像幽灵一样在门口旁的紫杉边升起的时候，我在心里暗自提醒自己，“这不是你的诡计，也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你的巫术，这是大自然的杰作。她被唤醒了，而且做出——并非奇迹但却是最好的事。”

圣约翰跟着我，想要阻拦我，但我挣脱了。现在是我占优势了。我的力量开始起作用了，它正再发挥威力。我告诉他不要再对我唠叨不休，我希望他离开我，我只想一个人待着。他马上就服从了。只要有力量下命令，总是能够得到服从的。我上楼到自己屋里去，把自己锁在里面。我跪了下来，用我自己的方式祈祷，同圣约翰的方式不同，但却有效。我好像来到一个强大的灵魂面前，我的灵魂感激地拜伏在上帝脚下。我感恩后起来，并有了一个决心，然后心里明白了，毫无恐惧地躺了下来，心渴望黎明的到来。

第三十六章

我起身时，东方已泛白。忙了一两个钟头，我把房里、抽屉里、衣柜的东西都整理了一遍，整理成我短时间内离开时的那种样子。在我收拾东西时，听见圣约翰离开他的房间，在我的房门口停下，我担心他会敲门，但是没有，而是把一张纸条从门下塞过来。我拾起纸条，纸上写着这样的字：

昨夜你突然离开我。如果你能再多留一会儿，就可以把你的手放在基督的十字架或天使的冠冕上。在我两周后回来的时候，希望得到你的答复。在这期间里，你要留神且祈祷以免陷入诱惑。我深信灵魂是愿意的，然而在我看来，你的肉体是脆弱的。我将在每时每刻都为你祈祷

——圣约翰。

我是愿意去做任何正当的事，但是我的肉体，我有充足的勇气去执行上帝所行使的旨意，只要我能充分地认识。不管怎样，它都可以摸索、询问、探索出一条路来，并能出现一片广阔的晴空。”我在心里回答。

那一天恰巧是六月一日，可是清晨便是乌云滚滚，还带着几分袭人的寒冷。雨点密集地击打在窗子上面。我听见前门开了，圣约翰走出去，我望着窗户外，看他一直穿过花园走过来，踏着朦朦胧胧的荒原走向通往惠特克劳斯的路，他将在那里换乘马车。

“再过几小时，我就要尾随你之后走向那条路，表哥。”我想，“在我将要永远离开这以前，我在英国也有人去问候，之后我也会到惠特克劳斯去换乘马车。”

还有两个小时就吃早餐，这期间，我在房里轻轻地踱步，想着昨天夜里我计划的那件事的出现。我想起昨晚所经历的感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能想起来，想起那种难于言表的滋味。然而我能想起，那是一种说不出的奇异的声音。我是从哪里听到的呢？我问自己，那声音是从哪传来的？可是和以前一样，得不到任何的回应，这种印象好像是在我的内心，而不是来自于外面世界。我问自己，那是一种幻觉？一种错觉吗？我不能设想，我不相信，它更像一种启示。那种奇异的感情震动好像是保罗和西拉的牢房地震一样，它打开心灵牢房，解脱了束缚，将灵魂从昏睡中唤醒，让它颤抖地从睡眠中跳出，呆呆地倾听着，然后连续三次的呼喊震动着受惊的耳朵，钻进我颤抖的心里，传遍我的灵魂，我的灵魂好像并没有害怕或惊骇，反而好像摆脱了累赘的肉体，为成功、独立地做出一次努力而感到愉悦。

“几天过后，”我沉思着说，“我可以知道他的消息，好像昨晚有他的声音在呼唤我。书信证明已经无效了，那需要亲自去一趟才行。”

吃早饭的时候，我向黛安娜和玛丽说，我要去旅行一次，至少要离开四天。

“一个人去吗，简？”她们问。

“对，我为我的一个朋友担心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想去看望他，去问问他的消息。”

我想她们本来会说，她们认为我除她们以外而没有别的朋友，我猜她们心里一定是这么想的，实际上我也常这样说，然而她们出于真心的体贴，并没有这么说。只是黛安娜问我是否真的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好，可以出门去旅行了。因为我由于心情焦急而脸色很苍白外，并没有什么不舒服。我希望这种焦虑很快就会消失，不久就可以放下心来。

进一步做起程准备是很容易的了，因为并没有询问、猜测来打扰我。目前我还不能向她们解释，我不能将我的计划向她们讲明白。她们好心而聪明地接受我对她们的沉默，在同样情况下也

给了我自由行动的权利。

下午三点钟我离开了莫尔府，四点过后，我已站在惠特克劳斯的路标下，等着马车到来，载着我去远方的桑菲尔德府。在孤寂僻静的荒山的沉寂里，我听到那辆马车从很远的地方驶近了，碰巧是一年前的夏日傍晚我在此地下车的那辆马车。那时我是多么的孤独、绝望、漫无目的啊！当我向它招手时，它停下来。我上了车，这回可不必拿全部的钱来当车费了。当又一次踏上去桑菲尔德府的路时，我觉得自己好像回家去的信鸽那样。

在路上用了 36 个小时，星期二的下午从惠特克劳斯出发，星期四的清晨马车在路旁一家客店门前停下来给马饮水。客店坐落在一片秀美的景色中，绿色的树篱，广阔的田地，牧草遍地的山丘，与北方中部的莫尔顿荒原相比，它是多么柔和，多么青翠！这里美好的一切仿佛像熟悉的面容一样映入我的眼帘。是的，这美丽的景色太熟悉了，我相信我的目的地已近在咫尺了。

“到桑菲尔德府还要有多远的路啊？”我问客店里的马夫。

“还有两英里了，小姐，田野的那一边便是了。”

“我的旅行快要完了。”我暗自想。我走下马车，把自己随身带来的箱子交给马夫保管，等我来取。我付了车费，刚要走，我看到了晴朗的日光照着的客店招牌，那上面用金字写着“罗切斯特纹章”。我的心急跳起来，我已经来到我主人的领地上了，但心又落下去了，它想到：你主人大半已经去了英吉利海峡的那边，而且你匆匆赶赴的桑菲尔德府，那儿还有谁呢？他的发疯的妻子。你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了，“你又不能和他说话、去和他见面。你枉费精力，还是别再往前去的好。”我的告诫者竭力劝阻。向客店里的人问一问消息吧，他们可以把你知道的一切问题告诉你，他们可以马上解决你的疑惑。到那个男人那里去问问，罗切斯特先生是否在家。

这个提示切实可行，可是我不能勉强自己。我很害怕答话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使我失望得支持不住，延长疑虑也就是延长希望。我还要在星光之下再看看桑菲尔德府。面前就是阶梯——再来到其间的田野。那天早上，我从桑菲尔德府逃出来。复仇的怒火焚烧着我，我又聋又瞎又疯狂，匆匆走过这些田地。但我还没决定要走哪条路，就已经来到田野中间了。我走得何等快啊！有的时候是怎样地跑啊！我是怎样期待能第一眼看见那熟悉的树林啊！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欢迎我认识的一棵棵的树和树丛间露出一丛丛牧草地和小山啊！

树林终于耸立在我眼前了，白嘴乌鸦黑压压地簇拥在上面，一声响亮的鸦叫打破了清晨的静谧。奇异的喜悦刺激着我，我匆匆忙忙地往前走。又经过了一块田地，穿过一条蜿蜒的小径而去，那就是院墙，后面就是房屋了。“我第一眼看见宅子正面，”我下决心，“在前面，雉堞将一下子就出现在眼前，在那儿我可以看到我主人的窗子，也许他正站在那儿，他早晨起得很早，也许他正在果园或者是前面的石路上散步。假若我看见他该有多好啊！——哪怕只是一会儿呢！我若是看见他肯定会发疯地朝他跑过去。我说不清，我不知道。即使我跑去了，那又能怎样呢？我再尝试一下眼光赋予我的生活，又会伤害谁呢？我在做梦吧？没准儿他正在看比利牛斯山或南方无潮海洋的日出吧！”

我沿着果园更低的矮墙向前走着，转过拐角正好来到一扇门前，那儿可以通到牧草地去。门旁两侧有两根石柱，石柱上面顶着石球。站在石柱后面望过去，可以静静地看见宅子的正面。我小心地向前伸出头，想看看是否有卧室的窗帘拉起来。雉堞、窗子、长长的宅子正面，从这个隐蔽的地点任凭我随意观望。

在我观看的时候，我头上盘旋的乌鸦正瞅着我，我猜不出它们在想什么。它们一定认为我十分小心胆怯，后来渐渐地变得非常大胆和鲁莽。先是小心向前探头看着，之后便长时间地瞪着眼睛看着，接着我离开隐蔽处，信步走到牧草地上。忽然在大宅子

的正前方停下，久久地盯着我看。“一开始是装模作样的谦虚？”它们可以这样问，“现在却又何等笨拙鲁莽。”

读者，请听一个比喻吧！

一个情人发现他的爱人熟睡在苔藓遍地的河边，他想不惊醒她，看一看她美丽的脸。他轻轻地从草地上走过去，留心不发出一点声音，然后停下来——以防她被惊动了，便又退回来，不管怎样也不能让她发现。一切都悄无声息，他又向前弯下身子，俯身看着她，她脸上蒙着一层轻纱。他揭开面纱，又向前弯下身子，此时，他希望看到美人，看见温暖、可爱的、娇艳、正在休息的美人。他第一眼望去是多么的匆忙啊！然而却又是那么地凝滞！他是怎样的惊讶！他突然而又猛烈地拥抱住一分钟前还不敢用手一碰的形体！他狂热地紧抱着，叫嚷着，哭喊着，凝视着，因为他不再害怕任何声音能把她惊醒。他原以为他的爱人在甜蜜地睡着，但他发现，她早已断了气。

我怀着胆怯的喜悦朝一所宏伟的房屋偷望，而我看到的是一处处暗黑的废墟。

用不着缩在门柱后面了，是的！不用窥视卧室的窗格，害怕后面有生命的活动！不用听开门声去幻想着铺道和砂石小路上的脚步声！草坪荒芜，花园被践踏，门道空空的，房子的正面像我在梦中见过的一样，只有薄得堵壳似的墙，很高并且看来很弱，墙上有许多无玻璃的窗洞，没有房顶、雉堞，也没烟囱，全部都坍进去了。

四周是死一般的静寂，是荒凉田野般的凄凉冷落，所以写信寄到这里的人们绝对得不到回信，如同将信寄到教堂过道中的墓穴一般。石头的暗黑色告诉人们桑菲尔德府曾经遭受了怎样的灾难，它是遭到严重的火灾才坍塌的，然而大火是怎么烧起的呢？有谁能了解灾难后面的这个故事呢？大理石，灰泥和木头建筑大部分被损失外，还有什么其它损失呢？人命和财产是否也一起遭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难呢？若有，那又会是谁呢？可是这里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不会说话的各种喑哑的标志，无声的迹象，一切都沉默。

绕过断壁的墙，我穿过曾经被灾难洗劫过的房子内部，我发现了一些迹象，这场灾难并非近期发生，我想，冬季的雪曾飘过那空空的拱门，冬雨也曾飘落过那空空的窗棂，因为在湿的废物中已经长出了春天的植物，在石块与塌下的椽木中间到处蔓延着荒草。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受难的主人又会在哪儿呢？在哪片土地上生存？又在受谁的保护呢？我的眼睛不由得移到大门附近的教堂的塔顶上，我问：“他也住进了戴默·德·罗切斯特的那拥挤狭窄的大理石的小屋吗？”

这些问题必须得到回答，此外并没有其它地方可以找到答案，我立刻回到客店。店老板把我的早餐送到了客厅里。我请他关上门，让他坐下来帮我解决一些问题，但我却不知怎样开始。我害怕自己听到的答案，然而在我离开那堆废墟时已经对不幸的故事有所准备了。店老板是个中年人，可敬又稳重。

“你知道桑菲尔德府吗？”我终于想出了自己所要问的问题。

“我知道，小姐，我以前在那儿住过一段时间。”

“是吗？”不是我在的时候，我想，因为我并不认识他。

“我是已故的罗切斯特先生的总管。”他又加了一句。

已故的！我要避免的打击仿佛向我砸来了。

“已故的！”我喘着气说，“难道，他死了？”

“我说的那位先生是爱德华的父亲。”他补充道。我的呼吸又平稳了，血液也正常流动了，这些话让我放心了，爱德华先生——我的罗切斯特先生至少还活着。不管怎样，是“现在这位绅士”令人兴奋的话！我已经比较平静地在听他向我讲述的一切，不管说什么，既然他并不在坟墓里，我想就是听说他在安提波德斯群岛，我也可以挺住的。

“罗切斯特先生现在还住在桑菲尔德府吗？”我问，我自然知道他要回答的是什麼，然而我想避免直接问他罗切斯特先生到底在哪里。

“不，小姐，哦，不！现在并没有人住在那儿。我想你对这一带一定很陌生吧！要不然你一定听说过去年秋天的事情。桑菲尔德府已是一座废墟了。正在秋收时节，它被烧了，许多的宝贵财产都被毁了，那是场可怕的火灾，所有的家具都没有抢救出来。火在深夜时烧起来，在米尔科特的消防车赶来的时候，房子已是一片火海，那情景真叫人害怕，是我亲眼见到的。

“在深夜里！”我自言自语道。这是桑菲尔德府致命的时刻。“有人知道火是怎样烧起来的吗？”我问。

“小姐，人们在猜想，人们只是猜想而已，实际上，说实话，我认为那是毫无疑问的事，并没有什么可疑的。你可能并不了解，”他把椅子向我挪动几下，小声说：“有一位妇人……一个……一个疯子生活在府里。”

“我听说过一点儿的。”

“她被很严密地禁锢起来，小姐，许多年来大家都不知道府里还有个这样的人。没有见过她，大家只是从谣传中听说桑菲尔德府里还有这个人。至于她是谁，是做什么的，人们很难猜到。他们说是爱德华从外国带来的，也有人认为她是他的情妇，但一年以前，府里却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一件非常怪的事。”

我怕听到有关自己的事，我尽量把话拉回正题上。

“这位太太究竟是什么人呢？”

“小姐，这位太太，”他回答说，“原来就是罗切斯特先生的妻子！这件事是非常奇特地被发现的。府里曾有一位年轻小姐，是府里的家庭教师，罗切斯特先生爱——”

“那场火灾呢？”我问。

“别着急，小姐，”他答道，“原来是爱德华先生爱上了那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小姐。仆人们都说从没见过他那样爱得着迷。他不停地追求她，他们常常观察他，小姐，仆人们是这样的。他重视她胜过一切，虽然除了他以外，并没有人认为她很漂亮，她真像个小不点，听说小得好像一个孩子，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她，但我曾经听莉亚提到过她，莉亚很喜欢她。罗切斯特先生已经 40 岁了，但这位小姐还不到 20 岁，你知道，他这样年岁的绅士爱上了一个小姑娘，这种事仿佛是中了魔一样的。喔，他却要娶她。”

“等以后再告诉我这件事吧！”我很想知道发生大火的那件事，“是不是怀疑这位疯子，罗切斯特的太太，这场大火与她有关呢？”

“小姐，你说对了，那火肯定是她放的，除了她没有别人会那样干的，有一个女人照料她，那人叫普尔太太，听说她是个很能干的人，非常可靠的人，但她有个毛病——她那样的护士和看守都有的缺点——她私下里藏了一瓶杜松子酒，时常还要多喝一口，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她过的日子也不好受。然而这是很危险的，因为普尔太太喝过酒后便熟睡起来，而那疯女人却像狡猾的女巫一样，把钥匙从普尔太太身上取下来，溜出房间，在房子里到处乱转，只要脑子想什么，她就干什么，什么大祸都敢闯。据说，有一次她差一点把自己的丈夫烧死在房里，我并不知道这件事。那天夜里，她先把隔壁房间的账幔点燃，然后跑到下面二楼，跑到教师的那间房子里，她把那张床点燃，但幸亏那张床没有人睡。女教师两个月以前就已经走了。尽管罗切斯特先生到处寻找她，仿佛她是他心中最宝贵的东西似的，然而她一点消息都没有。他变得特别的狂暴，因为他十分失望，他以前从来不是这个样子的。可是自从她走了以后，就变得十分危险了。他要一个人待在家里，他把管家费尔法克斯太太打发到一个远方的朋友家去了。他出手大方地安排了她一辈子的终身养老金，他干得很精彩，这也是她应该得到的，她是个非常好的人。还有受她保护的

阿黛勒小姐被送进了学校。他与所有的朋友断绝来往，像个隐士一样把自己关在房子里。

“什么？他没有离开英国吗？”

“离开英国？天哪！没有，他连房子都不想跨出一步，除了在半夜里，像个鬼魂似地在院子和果园里走来走去，好像发了什么神经似的，因为在碰到那个女教师之前，小姐，从来没有比他更敏捷、更勇敢、更精神的绅士。他不像有些人成天喝酒、打牌或赛马，他长得并不潇洒，可是他有一种勇气和意志，具备男人所拥有的一切。你知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我常常盼望那位小姐来到桑菲尔德府之前就已经淹死在大海里了。”

“那么，在失火的时候，罗切斯特先生正在家里？”

“是的，他当时是在家里，在整幢楼都烧起来的时候，他还爬到楼顶上去了，把佣人们从床上叫起来，扶他们下楼，然后又要回去把疯女人从小屋里救出来。这时候，他们告诉他，她在房顶上，她就站在那儿，在房顶上挥着胳膊，大声叫喊着，那声音在一英里以外都能听到。我亲眼看见她，亲耳听到她在叫，她很高的个子，头发又长又黑，她站在那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她的头发在火光映照下飘动，我们亲眼目睹罗切斯特先生从天窗爬到了屋顶上，我们听见他喊着‘伯莎！’我们看见他朝他跑去，然后，她喊叫着，纵身跳了下去，刹那间落在石路上，摔得稀烂。”

“死了？”

“死了！是的，一动不动地死了，如同沾满了她的脑和血的石头一样。”

“啊呀！”

“小姐，可以这么说，那实在太可怕了。”

他打了个寒噤。

“后来呢？”我催他快点说下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咳，小姐，后来房子烧成了一堆废墟，现在有的只是断垣残壁。”

“还有别的人在火中丧生吗？”

“没有，也许有或者能更好些。”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可怜的爱德华先生！”他突然失声叫道，“我没想到还会看见这样的事！有人说他对第一次婚姻保密，头一个老婆还活着，却要娶第二个老婆，这是对他的公正的报应，但是，我还是很可怜他的。”

“你说他还活着？”我问道。

“是的，他还活着，但是很多人认为他还不如死了的好。”

“为什么？怎么呢？”我的血液凝固了。

“他现在在哪儿？”我问，“还在英国吗？”

“是的，他在英国，他没有离开英国，我想他已经固定在这儿了。”

这多么折磨人啊！然而他好像有意要拖延下去似的。

“他已经瞎了。”他终于说出来，“是的，他瞎了，爱德华先生瞎了。”

我原来担心更糟的事，我怕他发疯了。我鼓足勇气问他为什么会这样。

“都怪他自己太勇敢了，从某一方面来说，小姐，也怪他的心地太善良了，他要在所有人都离开这里时他才离开。在罗切斯特太太从雉堞上跳下来以后，他才最后从楼梯上跳下来。就在那时，轰隆一声——整个房子就倒塌了。他从废墟下被拖了出来。人还活着，但伤势太重了，一根房梁倒下来，正好保住了他的性命，可是一只眼睛给打了出来，一只手也给压烂了，外科医生不得不把它当场截掉，随后另一只眼睛发炎，也失了视力，又瞎又残，他现在已经毫无指望了。”

“他在哪里？他现在住在哪儿？”

“在芬丁，在这 30 英里以外他的农庄的住宅里，那个地方十分荒凉。”

“他与谁住在一块儿呢？”

“老约翰和他的妻子，其他的人他一个都不要，听说，他身体已经完全垮了。”

“你有车子吗？随便哪一辆都可以。”

“一辆轻便马车，很漂亮的。”

“让他们马上准备好，要是你的车夫能够在天黑以前把我送到芬丁，我将付给他们多一倍的工钱。”

第三十七章

芬丁庄园，不算大，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一座十分古老的建筑。它隐藏在一座树林里，我以前常常听罗切斯特先生提到它，经常还上那里去。他们的父亲为了猎物特地买下了这份产业，他本想把房子出租，但是由于地点不好，对健康不利，并没有找到房客，因此芬丁就一直空着，屋里并没有陈设家具，只布置了两三个房间，供老爷在打猎季节居住在那里。

黄昏，天空阴沉沉的，凛冽的寒风透着几许凉意，绵绵细雨下个不停。天，马上就要黑了。我朝那房子走去，我已经按照我所说的去做了，付了双倍的车钱把车和车夫打发走了。剩下一英里的路程我是走着去的，甚至走到离宅子很近的地方还是什么都看不见。四周黑森森的林子长得那么稠密。石柱中间的铁门指示我可以从那里走进去。进去之后，我发现自己身处于笼罩着密林的朦胧的暮色中，在古老多节的树干中间，在树枝的拱环下面，有一条蔓草丛生的小径伸向森林深处。我顺着小径走下去，希望能很快走到住宅跟前，小径一再延伸，蜿蜒曲折，无穷无尽，看不到一点住房或庭园的迹象。

我以为我走错了路，迷失了方向，昏暗的森林越来越浓密地笼罩着我。我向四处张望着，想再找到一条出路，没有路，只有交织在一起的树干、夏日的丛叶，任何地方也没有通道。

我继续前行，前面的路终于开阔起来，树稀些，不一会便看见一个栏杆，见到房子了，在朦胧的月色下，房子与树木根本分不出来，它的颓败的墙是那么潮湿发绿，走过一道上门的门，站在一块围起来的地方中间，树木呈半圆形从这里铺展下去，没有花，也没花坛，只有一条宽阔的沙石道绕着一片草地，四周森林浓密，房子前面露出两个尖顶，窗子很窄，有格子，前面也是窄

窄的，只有一级台阶，整个看来正像“罗切斯特纹章”的店老板说的那样是个非常荒凉的地方，静得就像平常日子里的教堂一样，树叶上渐沥的雨声是唯一可以听到的声音。

“这里有人吗？”我问。

是的，这里有某种生命，因为我能听到一点动静，那扇狭窄的门在慢慢打开，有个人影从房子里出来。

门慢慢地开了，一个人走来，站在台阶上，他伸出手，仿佛想看一下天是否在下雨，尽管天色朦胧，我还是认出他——我的主人爱德华·费尔法克斯·罗切斯特！

我停住了脚，站着看他，屏住呼吸，仔细地打量着他，但他并没有看见我，这次突然的会面，一次痛苦完全压倒了欣喜的会面，我压住我的声音和脚步，竭力不让自己喊出声来或者奔向前去。

他的身体和从前一样，还是那么的强壮结实，他的体态仍然挺直，他的面貌也没有什么改变，头发乌黑发亮。在一年的时间里，不管怎样的忧伤都没有消除他强壮的体魄，也没有摧毁他那富有朝气的青春活力。在他的脸上可以看出绝望和忧思，让人想起被虐待或受束缚的鸟儿和野兽，在它恼怒悲苦中，接近它是十分危险的，被残酷弄瞎一双金眼的笼中雄鹰，看上去就像眼前这位失明的参孙吧。

读者，你以为在他失明后的凶暴中，我会害怕吗？假若你这样认为，那你就太不了解我了。我的悲哀混和着一些希望，过了不久就敢去吻一下那岩石般的额头和额头下紧闭的双唇，但暂时还不行，我还不想马上与他谈话。

他走下一级台阶，缓慢地摸索着向前走去，他那矫健的步伐如今哪里去了呢？他好像不知要转向哪一边。他举起手，睁开眼睛，努力茫然地望着天空，伸出右手（那截过的左臂一直藏在怀里）。他茫然对着圆形阶梯式的树林，可以看出，这里的所有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象对他来说都是一片空虚黑暗。他仿佛想摸出周围有些什么，但他摸到的是一片空虚，因为树离他还有几码远，他放弃了这个念头，在雨中静静地站着，抱着胳膊。雨点猛烈地打在他的头上，此刻，约翰不知从哪里跑来了，向他走过去：“要我扶你一下吗，先生？”他说，“天就要下大雨了，你是不是进屋里去呢？”

“不用管我。”他说道。

约翰退了回去，没有发现我。罗切斯特先生想试着往前走，没有用，一切都太难把握了。他摸索着朝屋子走去，进了屋，关上门。

我走进房门口轻轻地叩着门，约翰的妻子打开了门，“玛丽，”我说，“你好吗？”

她吓了一跳，仿佛见了鬼一样，我让她平静下来，“小姐，真是你吗？天这么晚了，你还到这么荒僻的地方来？”我握着她的手作为回答。我跟着她走进了厨房，约翰此时正坐在一盆炉火前，我用简短的几句话向他们说明了，我已知道了我离开桑菲尔德府后所发生的事情，我是来看看罗切斯特先生的。我让约翰到我下车的那个收费站把我留在那里的箱子取回来。然后我脱下帽子和披巾，并问是否可以让我在这一夜过。我知道这么办对她来说有些困难，但还是勉强可以的，于是我就告诉她我在这里住下，此刻，客厅里的电铃响了。

“你进去的时候，”我说，“告诉你的主人，有个人想和他谈谈，但千万不要说出我的姓名来。”

“我想他不会见你的，”她回答说，“他拒绝见任何人。”

她回来的时候，我问她说了些什么。

她说：“要你先说出姓名和来意。”她倒了杯水，把水和几支蜡烛一起放在托盘里。

“他按铃要东西吗？”我问。

“是的，他虽然瞎了，然而每到天黑的时候总叫人把蜡送进

去。”

“把盘子给我吧，我把它送进去。”

我从她手里接过托盘，她指给我他房间的 door，我拿着托盘，托盘抖动着，水从杯子里泼溅出来，玛丽替我打开了房门，等我进去后又把门带上了。

房间里看上去显得非常阴沉，一团没有人照看的炉火在炉堂里微燃着，屋里的主人把头靠在炉上，他的那条派洛特的老狗躺在身边，它并没有吠叫，蜷缩着，似乎怕被踩着。我一进去后，派洛特马上竖起耳朵，紧接着一跃而起，呜咽着，朝我直跳过来，几乎把我手里的托盘撞翻在地，我赶忙把托盘放在桌子上，然后轻轻抚摸着派洛特，轻声说：“别动，躺下。”罗切斯特先生机械地转过身来，大概是想知道这骚乱是怎么一回事，可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他无奈地转过身去，叹息了一声。

“玛丽，把水杯递给我。”他说。

拿着只剩下半杯水的杯子，我朝他走过去，派洛特跟着我，仍然显得十分兴奋。

“怎么回事？”他问。

“躺下，派洛特！”我又说了一遍。他还没有把水送到嘴边，就一下子停了下来，好像在听着什么，他喝了口水，放下了杯子，“玛丽，是你吗？是不是你？”

“玛丽在厨房里。”我回答。

他迅速地把手伸过来，但他看不见我站在什么地方，也没有摸到我。“这是谁？这是谁？”他问，仿佛尽力用自己那双没有视力的眼睛看看。多么无奈、痛苦的努力啊！“回答我！再说一遍！”他蛮横地大声命令着。

“还要一点儿水吗，先生？杯子里的水被我泼掉了一半。”我说。

“谁？是谁在说话？”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派洛特认识我，约翰和玛丽知道我在这儿，我是今天晚上才到的。”

“天哪！——我面前有了怎样的幻觉啊？我是让什么甜蜜的疯狂控制住了啊？”

“没有幻觉，也不是疯狂，你的心灵很坚强，先生，不会有幻觉的，你的身体也很好，不会疯狂的。”

“可是说话的人在哪里呢？只能听见声音，唉，我看不见，可以让我摸摸吗？要不我的心将停止跳动了，我的脑子要爆炸了，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什么，让我摸摸吧，否则我就活不下去了。”

他摸索着，我抓住他那只乱摸的手，紧紧地握住它。

“是，是她的手指！”他叫道，“又小又纤细，正是那手指！如果是这样，那就决不限于这些。”

他的强有力的手挣脱了我的束缚，我的胳膊被抓住了，我的肩膀、脖子、腰，我被整个儿地搂住了，紧紧地靠住了。

“这是简吗？那是什么？那是她的身材，那是她的个儿。”

“这是她的声音，”我又说，“她整个都在这里，她的心也在，先生，上帝保佑你！我真高兴又可以靠近你了。”

“简·爱！简·爱！”这是他所说的一切。

“亲爱的主人，”我说，“我是简·爱，我又找到你了，又来到你的身边。”

“先生，你已摸到我，你已抱住我，并且抱得很紧，我可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简。”

“我活着的亲爱！这真是她的四肢，这的确是她的五官，但在我遭到这么大的不幸后，我不可以有这么幸福。梦，这是梦，是在夜里我曾经做过的梦，我梦见过曾像现在这样把她搂在怀里，并且像这样拥着吻她，我感觉到她是爱我的，她不会离开我。”

“永远不会，这是幻想吗？但我一觉醒来，总发现这是个幻觉，我被遗弃，孤独、凄凉，我的生活孤寂，暗淡、没有希望；我的灵魂干渴，却不准喝水；我的心灵饥饿，但没有吃的东西，柔和温存而迷人的梦啊，偎依在我的怀里，你也会飞走吗，像你以前一样飞走吗？但是，在你离开我之前，简，请吻吻我好吗？”

“哪，先生，哪！”

我把唇贴在他那一度明亮而现在无光的眼睛上，我把头发从他的额头上拨开，吻着他的额头。他仿佛突然振作起来，他不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

“是你吗？真的是你，简？那么你又回到我的身边了！”

“千真万确。”

“你没有死在哪条溪流的河沟里面？你不是陌生人中间的一个憔悴的流浪者？”

“不是，先生，我现在是个独立的人。”

“独立，简，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马德拉的叔叔去世了，他留给我五千英磅的财产。”

“上帝呀，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他大叫道，“我做梦也不会想到的，还有她那奇特的声音，既兴奋又那么刺激、那么温柔。它让我枯萎的心欢快起来，使它重新有了生气。什么，简妮特，你是个独立的人？一个有钱的人了？”

“先生，很有钱，假若你不跟我住在一起，我可以在你的房子旁盖一所我自己的房子。你晚上要我陪伴的时候，可以过来在我的客厅里坐坐，聊聊天。”

“既然你有那么多的钱，简，你一定会有许多的朋友，他们都会照顾你的，他们不会让你跟一个瞎子在一起浪费时间。”

“先生，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但有钱，而且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你要和我守在一起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当然——除非你不愿意，我要做你的护士，你的邻居，你的管家，我觉得你很寂寞，我来陪伴你，陪你散心，给你读书，守在你的身边，侍候你，做你的眼睛和手。不要再那么忧伤了，我亲爱的主人，只要我还活着，你就不会再有孤独寂寞了。”

他没有说话，看上去好像很严肃，似乎有点儿心不在焉，他叹了口气，半张着嘴想要说什么，又把嘴闭上了。我觉得有点发窘，可能我过于鲁莽地跳过世俗，而他像圣约翰一样，在我的轻率中发现了不端庄的地方，我所提出的建议确实源于这种想法。他希望并且要求我做他的妻子，这念头我认定他一定是属于我的，并没有表现出来而欠准确，它使我有勇气，但他并没有流露出这方面的暗示。他的脸色变得更忧郁了。我突然想起，我完全弄错了，而且或许愚笨的扮演着傻子。我慢慢开始地从他怀里挣脱出来，但他急忙把我抱得更紧。

“不，不，简，你千万不能走，不，我摸到你了，听到你了，觉得有你在我身边，我感到安慰，你的抚慰使我很愉快，我自己余生不多，我不能放弃这些快乐，我必须有你，人们可以嘲笑我可以说我糊涂、荒唐、自私，但这些都不重要，我的心需要你，它需要得到满足，否则他要向他的躯壳狠狠地报复。”

“好吧，我愿意和你待在一起，先生，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是的，不过和我待在一块儿，你理解的是一回事，而我理解的又是另一回事，你或许可以下个决心守护在我的手和椅子边，待在我的身旁，像个精心的小护士一样侍候我。（因为你有一种宽宏大量的精神和一颗充满深情的心，促使你为你同情的人作出牺牲。）这毫无疑问地满足了我，我想，我现在对你有父亲般的爱护，你是这样想的吗？来，告诉我。”

“先生，你希望我照你所喜欢的想法去做，我可以满足你只做你的护士，只要你认为这样比较好的话。”

“但你总不能一辈子都做我的护士啊！简，你还年轻，你总有一天会结婚的。”

“我才不关心结婚的事呢！”

“简，你应该关心，假若我眼以前一样，我要使你关心，但是，一个瞎眼的木头！”

他又阴郁起来，而我却相反，变得更快活起来，并且又有勇气。最后几句话我知道了问题的困难所在，而这些对于我不是什么困难，我从窘迫中脱离出来了，我又快活起来。

“现在应该有人把你重新变成人了，”说着我把他浓密而没有剪的长发分开，“因为我看你已变成狮子一类的东西了，你有野地里的尼布甲尼撒的类似东西，这毫无疑问，你的头发使我想起鹰的羽毛，关于你的指甲是否像鸟爪我倒并不在意。”

“我这只胳膊既没有手也没有指甲，”说着，他从怀里掏出那截断的胳膊给我看，“只有一截残肢，看起来真是可怜啊！你看是不是，简？”

“看见它真可怜，还有你的眼睛，你前额上的烧伤的疤痕。最糟的是，虽然有这一切，人家还是有太爱你的危险呢！”

“简，我以为，看见我的胳膊和这张伤痕累累的脸，你会讨厌的，会感到恶心的。”

“是这样吗？不要对我这么说，不然我要对你说些贬低的话了。现在让我离开你一会儿，将火生得旺一些，把炉边收拾干净。火被烧旺时，你能感觉得到吗？”

“可以，我的右眼可以看到一点亮光——模模糊糊的红光。”

“你也能看见蜡烛吗？”

“很模糊——每根蜡烛像片发亮的云。”

“你能看见我吗？”

“我的仙女，不能，但是能听到和抚摸着 you，我这就很满意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什么时候吃晚饭？”

“我不吃晚饭。”“但，今天晚上你得吃一点东西，我已经饿了，你也许也饿了吧，只不过你忘记了。”

我把玛丽叫来，不久房间就被收拾得一干二净，也给他做了一顿可口的饭菜，我兴意盎然地吃着晚饭，晚饭吃得很久了，我一直愉快地和他聊天，与他在一起，我一点也没有约束感，轻松自在。我知道我很合他的意，我所说和所做的一切都能给他安慰，也许能给他带来朝气。能感觉到这一点，真是令人兴奋啊！他让我整个天性充满生机并显露出来，只有在他身边，我才真正地生活着，他也是这样。虽然失明，欢乐还照耀着他的脸庞，笑容在脸上荡漾，面容也变得温柔而热情。

吃过晚饭，他开始问我一些问题，我一直都在哪儿，都做了一些什么，我是怎样才找到他的，但是我只简单地回答他。那天夜晚时间太晚了，不能细谈，而且，我也不希望触到太深层的心弦——在他心里发掘新的感情，我现在唯一的念头是要使他高兴起来。他现在高兴只是一阵阵的，只要片刻的沉默，他就感到不安起来，抚摸着，然后叫声“简”。

“简，你完全是一个人吗？你能肯定吗？”

“我确实这样认为，罗切斯特先生。”

“但，在这个阴郁、黑暗的夜晚，你怎能突然地来到我孤独的炉边呢？我伸手从佣人手里接过一杯水，可水却是你递给我的。我问了一些问题，等着约翰的妻子回话，结果耳边却响起了你的声音。”

“我是代玛丽进来送盘子的。”

“我现在同你在一起的时间里，似乎有什么魔力在做怪。有谁知道，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呢？有谁提到了呢？整天无所事事，什么也不期盼，不分日夜，唯有炉火熄灭的时候才觉得冷，忘了吃东西的时候才感觉到饿。接着便是不断

的悲哀，有时，我疯狂得想再见到我的简。是啊，我是多么希望看到她，远远胜过于恢复我失去的视力。简和我在一起，说她爱我，她不会像来时那样突然吗？明早，我真担心再也看不见她了。”

在他目前的心境中，我相信，给他一个和他自己混乱想法无关的普通而实际的回答，才能使他安下心。我用手抚摸着他的眉毛说，眉毛被烧焦了，我要在上面涂点药，让它像以前一样重新长出又粗又黑的眉毛。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对我好，又有什么用处呢？好心的精灵啊！总有一天，你又会丢下我不管了，像影子一样过去了。上哪儿，怎么去，我都不可能知道，而且以后再也找不到你。”

“你身上有小梳子吗，先生？”

“简，干什么？”

“把这些蓬乱的黑鬃毛梳理好。我仔细瞧你，觉得你有些吓人；你说我是一个仙女，可是我敢说你更像一个棕仙呢。”

“简，我很可怕吗？”

“很讨厌，先生，你一向是这样吗？你知道。”

“哼，不管你在哪，也改不掉你的调皮劲。”

“但是，我是跟好人在一起，他们都比你好几倍的人，有着你从来都没有过的思想和见解，比你更高雅、更文雅得多。”

“见鬼啊，你跟谁在一起？”

“你如果要这样扭来扭去的话，头发就会被我拔掉了，那时，我看你就不会再怀疑我的存在了。”

“简，你到底跟谁在一块儿？”

“今晚你从我这里打听不出来了，先生。你知道，你要等到明天，我只讲了一半的故事，这就算是一种保证，等到明天吃早饭时在桌边把它讲完。顺便说一下，我不是只端着水出现在你的炉边，至少还要带个鸡蛋，更不用说带煎火腿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这个仙人生、凡人养、爱嘲弄人的丑孩子！你让我感受到了一年来从未体验过的感觉。要是你当他的大卫，那不用竖琴就可以把魔鬼驱赶走了。”

“喏，先生，你收拾之后就整齐了、体面了，现在我得走了，我已经赶了三天的路，我很累了，晚安！”

“简，我想问你一句，你待过的那个地方只有女人吗？”

我大笑着逃路了，奔上楼梯的时候还在不停地笑着。“好主意！”我欢快地想着，“我看以后我有办法让他焦虑不安了，只有这样才能摆脱他的忧郁。”

第二天上午，我就听见他起床了，从这间屋走到另一间屋子。玛丽一下楼，我便听见他问：“爱小姐在这儿吗？”然后又问：“你让她睡在哪个房间里，她在屋子里干吗？她现在起床了吗？问她什么时候下来吃早饭，去问她要干什么。”

我想该到吃早饭的时候了，我便下楼去了，轻手轻脚地走进屋子，在他发现我来之前就看见了他。看他那样强健的精神屈服于虚弱的身体，实在叫人伤感。他正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但内心却不安宁，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他那刚毅的脸上表现出常有的愁容。他的面容看起来像一盏将要熄灭的灯等待重新点燃。唉！不是他自己所能点燃这盏活泼的表情之灯了，他是靠别人来办这件事的。我是想轻松愉快，无忧无虑一些，但这个坚强的人丧失了力量却使我痛彻肺腑，可是，我还得尽量轻松活泼地向他打招呼。

“先生，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说，“雨停了，雨后的太阳和煦地照耀着，等一会儿可以出去散散步了。”

我唤醒了那光辉，他容光焕发。

“你真的在这里？哦，我的百灵鸟！快过来，你没有走，没有消失吗？在一个小时以前，我听到你的同类在高高的树林中歌唱，然而它的歌声没有音乐，对我来说，就像太阳对于我没有阳

光一样。在我看来，在世界上所有的音乐都集中在简的舌头上（我真高兴它不是生来就沉默不语的），我能感受到所有阳光都集中在她的身上。”听着他这样勇于承认自己的依赖性，泪水不禁涌上了我的眼，就像一只高贵的鹰被困在栖木上，不得不恳求一只麻雀给它觅食一样，但我不愿流泪，我赶忙挥去泪水，忙着准备早餐。

那天上午大部分时间是在外边渡过的。我带着他走出阴湿的荒野森林，来到风景秀丽的田野上，我给他讲述，田野的青翠美丽，花儿和树篱的清新，天空的晶莹剔透。我在一个可爱而隐蔽的地方为他找了一个位置，那是一棵干枯的树，他坐下来以后，拉我坐在他的膝盖上，我们靠近在一起比分离快活，我为什么要回绝呢？派洛特躺在我们身边。周围一切都是那么安静，他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突然说道：“多狠心的逃跑者啊！哦，我发现你从桑菲尔德府出走后，到处都找不到你，查看你的房间之后，知道你身上并没有带钱，也没有带走任何东西，我心里有多么的痛苦啊！我送给你的一条珍珠项链还原封不动放在盒子里，你的箱子仍然像准备蜜月旅行时那样捆扎着放在原地。我问，我的宝贝孤苦零丁又没钱，她该怎么办呢？现在你告诉我好吗？”

经他这么一催，我便讲起我这一年来的痛苦历程，流浪受饥的那三天，我极力地轻描淡写讲给他听，因为全部讲给他听会给他增加不必要的痛苦，但我所讲的那一点也还是刺痛了他那颗忠诚的心，比我想象的还要深。

他对我说，我不应该不带路费就偷偷地离开他，我应该把我的想法告诉他，我应该相信他。他决不会迫使我做他的小情妇。他在绝望之下，尽管显得那样粗暴野蛮，然而事实上，他却对我爱得那么深，决不让自己成为我的暴君，他愿意把自己的财产分我一半，而不需要一个吻作为报答，也不想让我无依无靠地闯入那茫茫的人世之中，他相信我所受的苦要远远胜过我向他讲述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些。

“算了，不论我吃了多少苦，那都是以前的事情，反正现在都已经过去了。”我说道，接下来又讲述了我是怎样被莫尔府收留，又是怎样成为女教师的，等等。又依次讲述了财产，发现亲戚的事情。当然，在讲的过程中要不断提到圣约翰·里弗斯的名字，我讲完后，他马上就问起了这个名字。

“看来，这位圣约翰是你的表哥啦？”

“是啊！”

“你很喜欢他吗？你总是提起他。”

“我怎么能不喜欢他呢？他可是一个好人。”

“一个好人？那是不是说他是个品行端正、受人敬佩的 50 岁左右的男人？不然又是什么意思？”

“先生，圣约翰只有 29 岁。”

“还很年轻呢！如法国人所说，他是个身材矮小、冷淡、迟钝、平庸的人吗？只是一个没有罪过，并不非品行出众的人吧？”

“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生来就要做一番伟大的事业。”

“但是他的脑子呢？或许有些迟钝吧！他人品倒不错，但你只要一听见他讲话就得轻蔑地耸耸肩膀，是吗？”

“先生，他虽然沉默寡言，但他只要一说话就能切中要点，他的头脑是一流的，虽然不容易触动，但却坚强有力。”

“这么说来，他是个很能干的人了？”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

“是个很有教养的人吗？”

“博学多才。”

“我记得你曾说过，他的态度、举止是不太合你的口味——古板，一副牧师腔？”

“我并没有提过他的举止，但是，除非我的口味特别糟，不然他的举止应该是很对我的口味的：平静、文雅、有绅士气派。”

“他的外表呢，我忘记你是怎样形容他的长相的，他是一个粗野的教士，几乎让白领带闷死，脚穿一双厚底高帮的皮靴，对不对？”

“圣约翰长得非常好，他长得很漂亮很潇洒，高高的个儿，一双蓝眼睛和希腊式的身材，的确很帅。”

他自言自语道：“这该死的！”然后问我：“简，你喜欢他吗？”

“是的，罗切斯特先生，我喜欢他，这你已经问过了。”

我自然知道他的用意，嫉妒笼罩了他，也同时刺痛着他，这种伤害是有益的，可以把他从忧郁的深渊中解脱出来，所以我并不想马上去制止他。

“可能你爱小姐并不愿意坐在我的膝盖上吧！”紧接着他说出我有些没有料到的问题。

“罗切斯特先生，为什么不呢？”

“你刚才所描述的情景让人产生强烈的反差，你的话活脱脱地描绘出一个优美的阿波罗，你心中思念的是他——高大、白皙、蓝眼睛，还有希腊式的身材，而你的眼睛却看着一个铁匠——肩膀宽阔，皮肤棕黑，外加瞎眼和残废。”

“这些我过去并没有想过，先生，不过你有点像火神。”

“好吧，你现在可以走了，不过在离开之前。”他比原来更紧地拥着我，“请你回答我一两个问题。”

“罗切斯特先生，是什么问题？”

接下来是一连串的盘问。

“圣约翰是在不知道你是他表妹之前就让你当了莫尔顿的女教师？”

“对。”

“他常去学校吗？你经常能见到他吗？”

“每天都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赞同你的各种设计吗，简？我知道这些设计都是聪明的，因为你是个很狡猾的家伙。”

“他当然赞同。”

“他会发现你身上有许多东西是他所没有想到的吧？你的一些才能不是一般的。”

“这个我倒拿不准。”

“你说在学校附近有一间小屋，他常去那里看你吗？”

“常去。”

“晚上也去？”

“去过一两次。”

停了一下。

“从发现你们是表兄妹以后，你和他的妹妹住一块儿有多久？”

“五个月。”

“里弗斯和他家的女仆在一起的时间多吗？”

“多，后边的那间客厅就是他的书房，同时也是我们的书房，他就坐在窗前，我们坐在桌边。”

“他博览群书？”

“是的。”

“都读些什么书呢？”

“印度斯坦语方面的书。”

“他在看书的时候，你都做些什么？”

“开始我学德语。”

“他教你吗？”

“他没有学过德语，帮不上这个忙。”

“他什么也没有教你？”

“教过我一点印度斯坦语。”

“里弗斯教你印度斯坦语吗？”

“是的，先生。”

“那么，他也教他的妹妹吗？”

“不。”

“只教你？”

“只教我。”

“是你自己要学的吗？”

“不是。”

“他要教你？”

“是的。”

又一次停下来。

“他为什么非要教你，印度斯坦语对你很重要吗？”

“他要我跟他一块儿去印度。”

“哈！我现在才知道事情的根源，他是要娶你吗？”

“他向我求过婚。”

“是你编出来用于气我的吧！这难道是真的吗？”

“对不起，这确实是实话，他不仅一次向我求婚，而且十分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几乎跟你以前一个样子。”

“我可以再说一遍，爱小姐，你现在可以离开这里了，这句话还要我重复地说下去吗？我已经叫你走了，你干什么还要坐在我的膝盖上？”

“因为我在这儿很舒服。”

“简，不，你在这里并不舒服，因为你的心并不在我这儿，它到你的那位表兄——圣约翰那儿去了。唉，直到如今，我还认为简完全是属于我的，甚至于她离我而去还是深爱着我的，这就是我痛苦中的一丝丝安慰吧！我们已经分别那么久了，尽管我们曾为我们的离别流过泪，我可绝对没有想到我为失去她而悲痛的时候，她却在爱着另外一个人。可是伤心也是无用，离开了吧！简，去嫁给里弗斯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么，先生，你是在赶我走，把我推开吧，因为我自己是不会走的。”

“简，我一直还是喜欢你的声调的，它现在还是复活的希望，它听起来是那样的诚挚。我听到它，仿佛又把我带回一年以前，我忘了你已经有了新的约束，但是，我并不是个傻瓜，走！”

“先生，我到哪里去呢？”

“走你自己要走的路，跟着你选中的人一起。”

“他是谁呀？”

“难道你不清楚？那位圣约翰·里弗斯。”

“他不是我的丈夫，永远都不是，他并不爱我，我也不爱他。他爱着（像他所能爱的那样，而不是像你那样的爱着）一位叫罗莎蒙德的年轻貌美的小姐，他娶我只是认为我会是个合适的传教士的妻子，而她却不行。他善良、伟大而且很严厉，对于我来说几乎像冰山一样冷。先生，他并不像你，在他身旁，无论接近他，还是我同他在一起，我都没有快乐。他对于我既无宽容也无宠爱，他看不出我有什么迷人的地方，甚至看不到青春，只能看到几个有用的心灵的特征。情况是这样，我还能离开你到他那里去吗？”

我不自由主地颤栗起来，本能地更紧紧依偎着我那失明的然而是最亲爱的主人。他高兴地哭了。

“什么？这都是真的吗？简，你跟里弗斯之间真是这么一回事吗？”

“先生，绝对没有问题！哦，你不用嫉妒，我只是想逗你一下，让你不要那么忧伤，我认为愤怒比悲伤要好，但是如果你希望我爱你，那么你只要看看我是多么爱你，你就会感到满足和骄傲了。我的整个心都是你的。先生——它属于你，哪怕命运把我身体的其它部分从你那全部儿赶走，它也会留在你身边的。”

他再次吻了我，一些痛苦的念头使他的面容显得阴郁起来。

“我的眼睛烧坏了，我这残废了的身体！”他无助地喊叫着。

我抚摸着，拥着他，想以此来安慰他，以使他的心平静下来，我清楚他在想什么，想替他说出来，但又不敢说，他把脸朝向一边，我看到他紧闭的双眼满是泪水，我心里一阵难过。

“我并不比桑菲尔德果园里那棵被雷劈的老树好，”过了一会，他说，“那枯树残桩有什么权利要在刚发芽的严冬用葱绿去掩盖它的腐朽呢？”

“先生，你不是枯朽的残桩，也不是遭雷击的树，你长得茂盛，充满生机，不管你是否愿意，草木都会在你丰满的树荫下生长，喜欢依偎着你，倾向于你，因为你的力量给了它们那安全的支持。”

我给了他一些安慰，他又一次开心地笑了。

“简，你是说朋友吧？”他问道。

“是的，是说朋友，”我有些迟疑地答道，因为我知道我所说的并不是朋友，但是我用什么字可以来代替它呢？他帮我解了围。

“啊，简，但我需要一位妻子。”

“是吗，先生？”

“难道你不觉得新鲜吗？”

“那当然，你以前并没有说过。”

“那已是不受欢迎的新闻了。”

“那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先生——最爱你的人。”

“那我至少也要选择，简，我最爱的人，你愿意嫁给我吗？”

“是的，先生。”

“一个比你大 20 岁，需要你来照顾的残疾人？”

“是的，先生。”

“真的吗，简？”

“先生，完全是真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哦，我亲爱的，上帝保佑你，报答你。”

“罗切斯特先生，如果我一生中做过一件好事，有过一次好想法，做过一次真诚无过的祈祷，有过一个真正的愿望，那我现在就已经得到了报答。对我来说，做你的妻子就是我在世上的最大幸福了。”

“是因为你喜欢牺牲。”

“牺牲，我牺牲什么呢？牺牲挨饿得到了食物，牺牲期待着满足，有权拥抱自己珍爱的人，用双唇亲吻自己心爱的人，靠自己所信赖的人，这便是作出牺牲了吗？假若这样的话，我十分乐意作出牺牲。”

“简，还要忍受我的病弱，忽视我的这些缺点呢！”

“我对这些并不在乎，先生，现在我比以前更加爱你了，因为我现在能真正地对你有用了。而以前你是在那样的骄傲独立状态中，除了给予者和保护者外都不屑于任何角色。”

“以前，我一直都讨厌让别人来帮忙，——让别人来领路，从今以后，我觉得它不再可恶了。以前我不喜欢让人们把自己的手牵来牵去，但现在简的小手指会让我感到心满意足了。过去我孤单一个人，不愿意让别人来作伴，而简现在温柔体贴的照顾对于我来说是件多么愉快的事，简合我的心意，不知道我是否也合她的心意呢？”

“你并没有让我觉得不合意，就连生命中的每一个细小的纤维都感到满意。”

“假若是这样，我们还等待什么呢？我们结婚好吗？”

他望着我好像在等待着我的回答，显得那么急切。

“我们必须马上结为夫妇，简，没有什么耽搁了，只要领到证书，我们就结婚了。”

“罗切斯特先生，我发现太阳已经偏西了，派洛特已经回去吃饭了，我看看你的表。”

“简妮特，把它放在你的腰带上吧！以后就留着它，我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

“快到下午四点了，先生，你不饿吗？”

“简，大后天就该是我们结婚的日子，现在不用管华丽的衣服和珍贵的珠宝，那些东西都是一文不值的。”

“先生，太阳把雨珠都晒干了，没有一些风，可真热啊！”

“简，你知道吗，你的那颗小珍珠项链现在还戴在我领带下面那铜色的脖子上。我从失去唯一宝贝的那天开始，我就一直都戴着它，以示对她的一种纪念。”

“我们穿过树林回家去吧，那是一条最凉爽的路。”

他并没有注意到我的话，只是继续沉思。

“简！你大概认为我是一条没有宗教信仰的狗吧！但我这时对主宰大地的仁善上帝充满感激。他看待事物不像世人那样，他看得清清楚楚，他所判断的事物，也不像世人那样，他判断得聪明得多。以前我错了，我玷污了我的无辜的花朵，让它纯洁的上面留下罪过，于是上帝把它从我这里夺走。而我在这个强劲的反叛中，简直诅骂了这种神意，不但不向命令屈服，却与它反抗，上帝的公正裁判终于落在我的身上，我被迫穿越死亡的幽谷，他的惩罚是有力的，一次打击就使我永远都抬不起头来。你知道我一直以自己的力量为骄傲，但眼下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只有把它交给别人去引导，就像孩子般的软弱，简，近来——只是——只有最近，我才看到并承认，上帝主宰着我的命运。我开始受到良心的谴责，开始忏悔，觉得要和我的创造者和解，我开始祷告，虽然是很简短的，但是却很真诚。

“在几天以前，不，我可以说出准确的日子，四天，是星期一的晚间，一种奇异的心情向我袭来，一种悲哀取代了疯狂，忧伤代替了恼怒的心情。很久以前我就有这种印象：既然我到处找不到你，你肯定是死了，那天夜里，大概是十一二点左右吧，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孤零零地在睡觉之前祈求上帝，假若他认为合适的话，尽快把我从尘世带走，让我离开这个世界，带我到还有希望与简重逢的天国去。”

“那时我在自己的房间里，靠着打开的窗边，夜晚的香气让我觉得欣慰，即使我看不见星星，但却可以凭借一片朦胧的光亮知道月亮的存在。简妮特，我渴望着你！唉！我的灵魂和肉体都在渴望着你。你在苦痛与谦卑的心情下祈求上帝我所经过的孤寂、苦难的折磨还不够吗？是不是在不久的将来还能让我尝受一次幸福的安乐的滋味？我承认，我是罪有应得，然而我没法再忍受下去了。我恳求，我的内心全部希望都不由自主地从唇间冒出来，‘简！简！简！’”

“你是大声说出来这几个字的吗？”

“是的，简，假若有人听见我说，他会认为我疯了，我是用那样疯狂的力量喊出来的。”

“是星期一晚上差不多接近午夜的时候。”

“是的，然而时间并不重要，但后来发生的事情才是奇怪，你可能会说我迷信，我是有些迷信，以前也有过的，可是这件事却是真实的，至少我刚才所叙述的话我真的听到了。

“就在我喊‘简！简！简！’之后，有一个声音回答我说：‘我来啦，等着我！’我不清楚这声音是从哪来的，但我很清楚这是谁的声音，过了一会儿，风儿又送来了这样的低语：‘你在哪儿？’”

“要是可能的话，我会告诉你这些我心头的思想和画面，但是，我却很难把我所要表达的东西说出来。你看到了，芬丁是埋在深密的浓林中，在这里，声音变得沉闷，不发出回音就消失掉了。‘你在哪里？’这话像是从山谷中传来的。因为我听到有座小山送回这样的回音。山风似乎更清凉、更清新地吹拂着我的额头，我真的可以断定，我和简是在一个荒寂地方相遇了。简，在

那时，你的灵魂来安慰我，你在毫无知觉地熟睡着，只是那是你的声音——和活着时一模一样，那是你的声音！”

读者，正是在星期一的午夜——我听见那个神秘的呼唤，这些都是我回答他的话。我听着罗切斯特先生讲着，并没有向他讲出真情。我觉得这样巧遇太让人敬畏而且难以理解，简直不能讲出来或者议论。我说给他听，那个故事肯定会在听者心上留下极深的印象，而他那颗饱受苦痛和忧郁的心不需要更黑暗的阴影，于是我便把这事埋藏在心灵的深处。

“现在你应该不会觉得奇怪吧，”我的主人继续说，“昨天晚上你突然来到我这里，我很难相信这只是一种声音和幻觉，不只是一种子虚乌有的东西，就如同从那午夜的低语和山谷回声消失的，现在，我感谢上帝！我知道不是这样了，是的，我感谢上帝！”

他把我从膝盖上放下，站了起来，恭敬地把帽子取下来，在沉默中虔诚地祷告着，我只听见几句祷词：“我感谢我的创造者，他在惩罚中也记住了怜悯，我谦卑地请求我的救世主给我力量，带着我从此以后过一种安详纯洁的生活。”

于是他伸出手来让我领路，我握着他那温暖的手，把它放在唇上，然后让他搂住我的肩膀，我的身材比他矮得多，所以可以支撑他又可以带路。我们走进树林，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第三十八章

亲爱的读者，罗切斯特和我终于结婚了。一个安静的婚礼，只有我和他、牧师和教堂执事，这便是参加婚礼的全部成员。在从教堂回来后，我走进厨房，玛丽正在做饭，约翰在抹着餐刀，我说：“玛丽，今天早上，我和罗切斯特先生结婚了。”管家和她的丈夫都是不轻易流露感情的、那种有礼貌的人，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告诉他们一件惊人的消息，也不会引起刺耳的喊叫声，也不会被惊讶的言语表达所震惊。玛丽抬起了头，睁大了眼睛看着我，她正在用勺子给两只在火上烤着的鸡涂油，手中的勺子停下几分钟，同时，约翰的刀也曾停下过一会儿，可当玛丽重新烤鸡时，她只是说：“是吗？小姐，喔，那当然！”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看见你跟主人出去了，但我不知道你们去教堂了。”说罢又继续低下头，我回过头来看约翰，他正咧嘴朝我笑呢！

“我对玛丽说事情会怎样。”他说，“我知道爱德华先生，（约翰是老佣人，在主人还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的时候就很熟悉他了，所以常常用名字称呼他）。我肯定知道他不会等得太久，依我看来，他并没有做错，小姐，我祝你快乐！”说完，他有礼貌地拉拉额发。

“约翰，谢谢你，罗切斯特先生要我把这个给你和玛丽。”我把一张五镑的钞票递给他，没等他说什么，我便离开了厨房。不久，我在他们屋门前经过时，听到了这样的话：在他看来，她比哪个阔小姐都要好，虽然长相并不算漂亮，但她并不是个傻瓜，脾气很好，而在他眼里看来是很美的了。这又有谁看得出来呢？

我马上给莫尔顿府和剑桥写信，将我在这里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充分地说明了我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断。黛安娜和玛丽毫

无疑地表示赞许，黛安娜还说，她只给我度蜜月的时间，蜜月一过便来看我。

“简，她最好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我把信读给罗切斯特先生听时，他说：“那样的话，就太晚了，因为我们的蜜月照耀着我们的一生，它的光辉只会在我坟墓中黯淡下去。”

我不知道圣约翰听了这个消息后怎样，一直都没有收到他的回信，半年以后，他来信了，但是一点都没有提关于罗切斯特先生的事，也并没有提起我的婚姻，而他的那封信写得很平静，虽然很严肃，但是却很亲切。自从那以后，他经常和我通信了。他希望我幸福，并且相信我不是那种只关心世俗的人，没有上帝也可以活在世上的人。

读者，你还没有忘记小阿黛勒，对吧？我是没有忘记，不久我请求且得到罗切斯特先生的同意，到她的那所学校去看望她。她又见到我时欣喜若狂，让我很激动。她显得有点苍白而消瘦，她告诉我说，她在这里并不快活，对于她那样年龄的孩子来说，这所学校的课程太紧张，校规太严，我便把她带回家来，我想继续当她的教师，但我不久就发现这不太符合实际，现在另外一个人——我的丈夫是需要我用整个身心去照料他，因此我找了一所制度比较宽松一点的学校，离家不远，我可以经常去看她，有空儿可以把她带回来，我注意她的生活是不是缺少什么东西。她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生活得很好，学习成绩有了提高。随着年龄的增长，完善的英国教育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她的那些法国缺点。她离开学校时，我发现她已是一个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品行端正的好孩子，她出于对我们一家的感谢，很早就报答我了。

我的故事已经快完了，再谈谈关于我婚后的故事，简短地提一下这篇文章中经常出现的几个人的命运，我就可以结束了。

“到现在我结婚已十年了，我知道在我和世上最珍爱的人一起生活、并完全为他而生活是怎么回事，我认为自己非常的幸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幸福到无法用语言表达，因为我完全是我丈夫的生命，就像他生命中必须有我一样。没有任何女人比我更亲近自己的丈夫，更彻底地变成他的骨中骨、肉中肉，我和爱德华在一起的时候从来都没有感到厌烦，就像我们各自的胸膛里那颗心的跳动永远不知疲倦一样，所以，我们从不分离。对我们来说，两人在一起就像独处时那样自由，又像和同伴在一起时那样幸福、欢快。我相信，我们整日在一起交谈，彼此之间不过是增加一种更充实，更能听得到的思考，我完全地信任他，他的信赖也完全奉献给我了，我们性情相投，结果自然是合谐完美的。

我们婚后的两年间，罗切斯特先生的眼睛依然是瞎的，正因为这种情景，我们才如此亲密，才结合得如此亲密，因为那时我就是他的眼睛，就像现在还是他的右手一样，说得具体些，我就是他的瞳孔，他经常这样叫我，他通过我可以看见大自然，读书，而我从来不知厌倦替他凝望，用语言向他表达田野、树林、城镇、云彩、阳光、河流——我们面前的景色、天气给人的印象，用声音来让他的耳朵得到光线所无法获得的东西，我读书给他听，带他去他想去的地方，替他做他想做的事，这些对我来说从来不知疲倦，我从自己的劳动中得到一种安慰，因为他所要求我为他做的事情并没有流露出令人痛苦的羞愧或者令人沮丧的屈辱，他那么真心爱着我，他清楚接受我的照顾根本不需勉强，他感到我是多么地爱他，这样的照料就满足了我的愿望。

在两年之后的一天清晨，我正根据他的要求在写一封信，他向我走过来，俯下身子说：“简，你的脖子是不是戴着一条发亮的首饰？”

我回答说：“是的。我戴着一条金项链。”

“你身上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衣服吗？”

我于是告诉他是这样。近来一段时间他觉得蒙着的一只眼睛已经变得不再那么严重了，现在他可以确定这点了。

我和他一块儿去伦敦，他接受了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的诊治，那只眼睛的视力终于恢复了，他现在看东西还不是很清楚，也不能多写字，多看书。但他不再依别人的帮助走路了，对他来说，天空不再是一片昏暗了，大地也不是一片空白了。当他把头一个孩子抱在怀里的时候，他可以看出那个男孩子继承了他过去曾经拥有的大眼睛，他当即激动地再一次感谢上帝已仁慈地减轻了惩罚。

我和爱德华过得非常幸福，特别使我们幸福的是，我们最心爱的那些人也一样的幸福，黛安娜和玛丽都结婚了，黛安娜的丈夫是一个海军上校，他是个英武潇洒的军官，也是一个很仁慈的人。玛丽的丈夫是一位牧师，是她哥哥在大学时的朋友，从他的品行与道义来说，这门婚事很美满。菲茨詹姆士上校和华顿先生都很爱他们的妻子，她们也很爱他们。

至于圣约翰·里弗斯，他离开英国到印度去了，他最终踏上他为自己选择的道路，现在在这条路上走着，他在岩石和危险中工作，再也没有比他更坚定、更不知疲倦的人了，充满坚定、真诚、忠实，他为同类勤勉地工作着。他们为他们开辟前进之路，他像巨人般把阻塞在道路上的邪恶和种族偏见砍倒。

他可能还是那么的严厉，也许还是很苛刻，但他仍然野心勃勃，正是忠心侍卫着他所护送的香客免受亚坡伦的攻击，他的苛刻是使徒的苛刻，使徒为了上帝，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他的野心是崇高的主的精神的那种野心，它的目标是在那些被拯救的尘世的人们的前一排占一席位置。他们带着无罪之身站在上帝的宝座之前，共同分享耶稣最后的光辉胜利。他们都是被选中、被召唤的人，是忠贞不渝的人。

圣约翰没有结婚，他现在再也不会结婚了，他一直满足自己辛劳的工作，而那工作马上就要结束，他那光辉的太阳匆匆地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落。我从他那接到最后一封来信使我激动地流下了泪水，但又让我心中充满神圣的快乐，他正期待着自己所能得到报酬，他那不朽的桂冠，我知道，下一次将由一个陌生人写信给我，告诉我，那淳朴、善良的仆人终于被召去享受他的主的快乐了，可为什么还要为此哭泣呢？不会有死亡的恐惧使圣约翰畏惧，他的希望是可信的，他的信念是始终不渝的，他自己的话就证实了这一点。“我的主已经先警告过我了。”他说，“他每天都更加明确地宣告。”我肯定很快就要回来了，而我每个小时都在急切地回答：“阿门，主啊，耶稣快些来吧！”